拉康研讨班 · 第十二期

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

Problèmes cruciaux pour la psychanalyse

1964—1965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十二期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Problèmes cruciaux pour la psychanalyse，1964—1965）共24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Problèmes cruciaux pour la psychanalyse；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Crucial Problems for Psychoanalysis；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64年12月2日 6
第2课 · 1964年12月9日 32
第3课 · 1964年12月16日 62
第4课 · 1965年1月6日 95
第5课 · 1965年1月13日 132
第6课 · 1965年1月20日 165
第7课 · 1965年1月27日 196
第8课 · 1965年2月3日 230
第9课 · 1965年2月24日 261
第10课 · 1965年3月3日 294
第11课 · 1965年3月10日 319
第12课 · 1965年3月17日 351
第13课 · 1965年3月24日 376
第14课 · 1965年3月31日 425
第15课 · 1965年4月7日 465
第16课 · 1965年4月28日 488
第17课 · 1965年5月5日 534
第18课 · 1965年5月12日 553
第19课 · 1965年5月19日 573
第20课 · 1965年5月26日 595

第21课 · 1965年6月2日 639
第22课 · 1965年6月9日 678
第23课 · 1965年6月16日 708
第24课 · 1965年6月23日 739

第1课 · 1964年12月2日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无色的绿色观念狂怒地沉睡）

Furiously sleep ideas green colorless（狂怒地沉睡，观念绿色无色）。”[注1] [诺姆·乔姆斯基：《句法结构》]

> [注1] 诺姆·乔姆斯基：《句法结构》，巴黎，瑟伊“Points”丛书，1979年。

“Songe, songe Céphise, à cette nuit cruelle（想想吧，想想吧，塞菲斯，想想那残酷的一夜，

Qui fut pour tout un peuple une nuit éternelle——对整个民族而言，那是一个永恒之夜）。”[注2] [让·拉辛：《安德洛玛克》]

> [注2] 让·拉辛：《安德洛玛克》（1677），第三幕第八场，第997—998行。

如果我面对的不是法语听众，我马上就可以说：“这才叫说话！”

但我不得不假定：尽管双语能力在我们的文化中显然不可或缺，这里仍有一些人不懂英语。因此，我要给出一个逐词对译。

- 第一个词［colorless］意为：没有颜色的；
- 第二个词［green］意为：绿色的；
- 第三个词［ideas］意为：观念（复数）；
- 第四个词［sleep］可以意为“睡眠”；

也可以意为“睡觉”，条件是在它前面加上 to［to sleep］；还可以意为陈述式现在时第三人称复数的“睡着 / 沉睡”。你们会看到，我们为什么要停留在最后这个意义上。

英语中的不定性质并不以词形表达，因此到这里为止，可以逐词译成：“无色的绿色观念沉睡……”；随后还要加上一个由于词尾而显然是副词的词［furiously］：狂怒地。

我刚才说：“这才叫说话！”可这真是“说话”吗？我们怎样知道？这条能指链正是为了弄清这一点而被造出来的——我甚至几乎不敢称它为一个“句子”。造出它的是一位名叫诺姆·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家。这个例子见于一本名为［《句法结构》］(http://books.google.fr/books?id=a6a_b-CXYAkC&dq=&pg=PP1&ots=V6Rxz3heEoT7PVW9dqW5KwgIg&prev=http://)的小书，由海牙的穆东出版社出版。这里涉及什么？相信我，涉及的是结构主义，涉及的是句法结构、句法。这本应立即得到更精确的说明，我现在只先把它指出来。

从结构主义的视角看，句法应当被放置在一个确切的层次上：

- 一方面，是我们所谓“形式化”的层次；
- 另一方面，就组合段（syntagme）而言：组合段就是从各要素如何接合这一方面来考察的能指链。

《句法结构》所做的，就是把这些连接形式化。这些要素之间的所有连接都是等价的吗？

换言之，任何要素都能同任何一个能指直接相邻吗?

答案显然更倾向于否定，至少就这条能指链的某一种用法而言——比如说，它在话语中的用法。

这个例子出现在该书开头。它引入了一个应当同这项工作的最终目标区分开的东西；后者是建立、开启或勾勒一套关于句法结构的推理，而这个例子引入的则是一个应与之区别的概念：合语法性。

作者在开启《句法结构》的论述时，为它规定了一个目标：怎样建立一种形式化——不妨说，建立一些代数符号，这样你们马上就会看清所涉及的东西——使它们能够在英语中生成一切合乎语法的形式，同时阻止任何不合语法的链条产生。

我在这里不能贸然评判作者通过这项事业取得了什么。我能指出的是：英语这种实定语言——我是说实际说出来的语言——为他提供了若干特殊条件。问题不在于抽取英语的逻辑，而在于建立某种至少在今天可以装进电子机器的装置，使其中只能生成语法正确的句子；而且，更雄心勃勃的是，使它能够生成英语——我是说英语为说英语的主体——所提供的一切可能形式。

这本书读来十分迷人，因为它让人看到，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会带来怎样一种严密性，会怎样把某种实在——语言的使用——强加进来；它还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极其巧妙、诱人而扣人心弦的可能性：把语言铸入一些公式之中，例如那些能够处理英语特有形式同最复杂的助动词组合的公式。

怎样毫无错误地生成从主动式到被动式的转换，又怎样同时运用一种表示当下正在进行的现在时形式——说到“读”，它把“I read（我读）”同“I am reading（我正在读）”区分开来——并以完全机械的方式生成：

例如“I have been reading（我一直在读）”。这是通过一系列转换做到的；这些转换不是把词简单并列起来，而是把它们组合起来。

这里有某种非常诱人的东西，但我并不打算走上这条路。因为我感兴趣的是：这个例子究竟为何而造。它的用途是把“合语法的”同作者在意指层面引入的另一个词区分开来；这个词在英语里叫作“meaning”。

作者认为，造出这个句子便等于给出了一个没有意指的句子，理由是：

- colorless（无色的）同 green（绿色的）相矛盾；
- 观念不可能睡觉；
- 而且“狂怒地睡觉”看来颇成问题。

令他感到惊异的却是：他能够从一个主体那里得到判断——他询问这个主体，或者佯装询问他，但无疑要以他为凭据——即这个没有意指的句子是一个合语法的句子。

我取用这个历史性的例子，是因为它确实进入了历史，处在语言学当下的工作与进路之中。

它不是法语，这使我有些为难；不过，这种歧义同样构成我们立场的一部分，你们很快就会看到。对于不懂英语的人，我请你们费点力气，设想一下词序完全颠倒的情形；那就不合语法了：

“我们在天上的父，请待在那里！”

“那里请待天上在的父我们。”

这就是那个颠倒句所对应的情形；雅克·普雷韦尔的这句话相当有名[注3]。

> [注3] 雅克·普雷韦尔：［《天父》］（Pater noster），载诗集《话语》，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07年；本课末尾附录全文。

很清楚，这里的合语法性并不建立在——至少不只建立在——若干词的屈折形式上：例如 ideas 末尾的“s”，又由 sleep 末尾没有“s”加以印证；这构成一种英语使用者能够辨认的形式一致。还有 furiously 的“ly”词尾，它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副词。

因为这些特征在第二个句子里仍然保留着。然而，对于英语使用者的言说经验来说，它同第一个句子属于完全不同的层次。它不合语法，也不会比普雷韦尔那句带有讽刺、甚至亵渎意味的祷词提供更多意义。但请相信我，假以时日，人们会替它命名：“这个句子一经颠倒，其中那句‘请待在那里！’是多么恭敬啊！”

这提醒你们顺便着重留意我刚才表述中的“意义（sens）”一词。

我们会看到，今天它将对我们有什么用处，也会看到我借此在这里引入什么。乔姆斯基的事业当然受到讨论。其他语言学家已经指出——

而且指出得完全有道理——把这个句子规定为 meaningless、即没有意指，多少有些滥用；至少，围绕这种规定，讨论完全可以展开。

毫无疑问，没有语法的地方，意指便彻底熄灭；可在有语法——我是说，有语法构造——的地方……

这种构造由主体感受到、承担起来；受询问的主体在这里被召来充当裁判，坐到大他者的位置上——

这也重新引入了我们去年讲述中作为参照提出的一个词项[注4]——……在有语法构造的地方，我们能说那里没有意指吗？

> [注4] 参见1964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基础》；瑟伊出版社于1973年以《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为题出版。

我仍以文献为据；只须请你们参看雅各布森的一篇文章[注5]——尼古拉·吕韦给出了它的法译——你们便能在汇编为《普通语言学论文集》的文章中、在其中“语法”部分第205页，找到对这个例子的讨论。

> [注5] 罗曼·雅各布森：《普通语言学论文集》，巴黎，午夜出版社，1963年；或巴黎，瑟伊“Points Essais”丛书，1995年。

要在英语用法中提出各种各样的佐证，对我来说很容易：

- 例如马维尔写过［Green thought in a green shade］(http://www.luminarium.org/sevenlit/marvell/marvbib.htm)；他随即在括号里译出——或者更确切说，是译者译作——“绿荫中的绿色思想……”

- 还有某些俄语表达［参见雅各布森《普通语言学论文集》］，也完全类似于据说写进这个句子里的矛盾。

其实无须走得这么远。只要注意到，在英语里说 a round square（一个圆形的广场）——这也是同一位作者采用的例子——事实上根本不矛盾，因为 square 很常用来指一处广场，而一座圆形广场完全可以是一个 square。不过，这会把我们带进什么呢？你们看，会带进各种等值关系。归根结底，如果我试图说明这个句子可能具有某种意指，我无疑会走上更精细的路径。

我会从语法本身出发。我会看到，这个句子之所以合语法，例如是因为其中看似以形容词出现的 colorless green 位于名词之前；而在这里，无论英语还是法语，我们都面对若干尚待规定的效应。暂且，我仍称它们为“意义效应”。

也就是说，在形容词同名词的这种关系中，我们用希腊语 ἐπίθεσις［epithesis］来称呼形容词，也就是［修饰语（épithète）］(http://www.cnrtl.fr/lexicographie/epithete)。

英语、法语乃至一切语言的用法都向我们表明——尽管具体用法因语言而异——要规定形容词同名词接合所产生的意义效应，位置问题十分重要。例如在法语里，一个可以说同实体相认同的形容词会放在名词之前：“belle femme”同“femme belle”并不是一回事。

我们不妨把形容词前置的用法称为 épicatathète（前置修饰语）[注6]，并把它同形容词后置的 épanathète（后置修饰语）区分开来。后置修饰语——也就是跟在后面的形容词——把女人同美的关系单独标示出来；而在“belle femme”中，美已经处在她的实体内部。还须区分第三种

情形，即 épamphithète（同位修饰语）或情境性用法；它表示这个女人在某些情形下显得美。换言之，以下三种说法并不相同：

> [注6] 参见雅克·达穆雷特、爱德华·皮雄：《从词到思想》，全八卷，巴黎，弗兰出版社，2000年：épicatathète = 前置修饰语，épanathète = 后置修饰语，épamphithète = 同位形容词。

- Furieuse Hermione（狂怒的爱尔米奥娜）；
- Hermione furieuse（爱尔米奥娜是狂怒的）；
- Hermione, furieuse（爱尔米奥娜，狂怒着）……

在英语里，真正的 épamphithète 才允许把形容词放在名词之后。Épanathète 和 épicatathète 都总是放在名词之前，但 épicatathète 总是更靠近名词。人们会说：

“一个外表俊美、蓄着漂亮胡须的老男人。”

正因为“老（vieil）”更靠近“男人（homme）”，所以他蓄着漂亮胡须这件事才构成一种光彩照人的外表。这样一来，仅凭语法的路径，我们已经能够区分两个层次，因而不必让 green 与 colorless 在矛盾中相撞……此外，我还为你们记下了谢里丹[注7]的一点材料，出自蒂兹尔夫人与丈夫彼得爵士之间的一段对话……

> [注7] 理查德·布林斯利·巴特勒·谢里丹（1751—1816）：《造谣学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巴黎，欧比耶—蒙田出版社，1993年双语版，第二幕第一场。

当然，人们记下来的笔记，总是在该用的时候找不到……这段对话足以告诉我们：蒂兹尔夫人抗议别人拿那些 elegant expenses 来折磨她。

把它们译成“优雅的开支”正好让我们注意到，在口语用法中，当涉及 épicatathète 时，形容词与名词的关系在英语里或许不能像在法语里那样理解；你不能把 elegant expenses 译成“优雅的开支”，而必须把二者的关系严格倒转，译成“费钱的讲究”。

甚至在丁尼生那里[注8]，我也替你们记下了一个 glimmering strangeness；说话者从梦中醒来时冒出这句话，显然应当译作“奇异的微光”，而不是“发光的怪异”。

> [注8]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英国诗人、剧作家。

因此，这里涉及的也许正是那种绿色的观念——一种观念性的青翠；相对于它，colorless 更显衰退：仿佛有一些观念的影子在游荡，渐渐失去颜色；一言以蔽之，它们苍白无血。

它们就在那里游荡……是在游荡，不是吗？因为它们在沉睡。

只要你们饶过这场文体练习的结尾，我便不难向你们证明：如果我们赋予 sleep——“沉睡”——某种隐喻意义，那么一种伴随着几分狂怒的睡眠完全可以设想。

再说，这不正是我们每天都会体验到的吗？

归根结底，如果你们也免去我这段空洞论述的尾巴——我把编造它的工作留给你们——那么，在沿着语法同意指的联系追问时，我难道不能在这个句子中找到无意识自身的召唤吗？

无意识若不正是一些观念、一些思想——Gedanken——又是什么？这些思想具有极端的青翠……

弗洛伊德[注9]不是曾在某处告诉我们："冥府召来的影子抵达白昼后，要求饮血以重新获得颜色"吗？ [Um mich eines Gleichnisses zu bedienen: es gibt für sie keine andere Art der Vernichtung als für die Schatten der odysseischen Unterwelt, die zum neuen Leben erwachen, sobald sie Blut getrunken haben.（借用一个比喻：要消灭它们，只有一种办法；正如奥德修斯冥府中的影子一旦饮血便苏醒过来，重获新生。）《释梦》第七章C节注1] ……这里所涉及的不正是那些狂怒地沉睡着的无意识思想吗？

> [注9]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释梦》（Die Traumdeutung），第七章C节注1；法国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470页、2004年版第607页；勒费弗译本，瑟伊出版社2010年版第596页。

好吧，这一切本可以成为一场很漂亮的练习；但我之所以一路做下来——我不会说做到尽头，因为我已经缩短了它——只是为了把它一口气吹散，因为它纯粹是十足的蠢事。无意识同这些隐喻性的意指毫无关系，无论我们把它们推进多远；而且，在一条合语法的能指链里寻找意指，是一项异常徒劳的事业。

因为，我能借着面对这群听众这一事实赋予它刚才那种意指，也同样能赋予它完全不同的意指，理由很简单：一条能指链——无论是哪一条，只要合乎语法——总会生成一种意指；我还要说，它能够生成任意一种意指。因为只要改变……

周围环境与情势条件可以无限变化，对话情境更是如此……我就敢保证，能让这个句子说出任何我想让它说的东西；例如，在某个场合，它甚至可以表示我在嘲弄你们。

注意！在这个极端处介入的，难道不是某种有别于意指的东西吗？

我可以在某种语境中让任意意指从中涌现，这是一回事；但这里涉及的真是意指吗？

至于刚才那个意指，我为什么说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它？恰恰因为我刚刚赋予了它一个意指。相对于什么赋予的？相对于一个对象、一个指涉对象，也就是我为论证需要而在那里唤出的某种东西：无意识。

当我谈语境、谈对话时，我让问题所在——即意义的功能——消失、隐没、摇曳起来。

这里要更紧密把握的，正是二者之间的区分。归根结底，究竟是什么使这个句子——它的作者亲自选中了它——如此轻易地获得一个颇可怀疑的断言作为支撑，即：它没有意义？

一位语言学家甚至无须诉诸极端例子——例如我刚才提到的“圆的方形”［round square］——便应当发现：那些最容易得到承认、最能形成意义的事物，会彻底漏掉对任何矛盾的察觉。他又怎么会这样做呢？

人们不是会在普遍赞同之下说“一个年轻的死者（une jeune morte）”吗？正确的说法本可以是：她死得年轻。

但若按法语中置于名词之前的形容词所具有的含义，把她规定为“一个年轻的死者”，就应该使我们格外困惑！她是作为死者而年轻吗？

我曾问自己，这个句子的区分性特征是什么，因为我无法相信，把它当作范式提出的人会如此天真。他为什么选了一个显然是人为造出的

范式？就在我追问这个句子究竟凭什么具有范式价值时，我请人教会我怎样把它正确地念出来。

我的英语语音谈不上特别典范。这项练习对我有一个用处：免得撕裂那些熟悉英语语音之人的耳朵。

而在这项练习中，我发现了一件事：每个词之间，我都必须稍稍换一口气。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为什么我必须换气？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否则就会变成 ss'gr……idea(s's)leep：一个“s”接上另一个“s”，随后又是 p'furiously。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

于是，我开始对辅音产生兴趣。无论怎样理解，有一件事总可以说：这段文字患有“无乐感（amusie）”——可以从音乐来听，也可以从缪斯来听……正如格诺所说[注10]：“同艺术在一起，我们寻乐；同蜥蜴在一起，我们寻思。”[注]

> [注10] 原文完整引句为：“Nous lézards aimons les Muses. Elles Muses aiment les Arts. Avec les Arts on s'amuse. On muse avec les lézards.”雷蒙·格诺：《眼睛》（Les Ziaux），载《致命瞬间》，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89年；“七星文库”第1卷，第52页。

> [注] 法文在 les Arts / lézards、s'amuse / Muses、muse 之间连续谐音，中文只能部分保留“寻乐 / 寻思”的呼应。

而当我注意并数起这些辅音时——colorless 的 C、两个 L，green 的 G、N，又一个第三个 L、第四个 L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 ——我想起了写在黑板下方的两行诗；我希望你们同我一样喜爱它们。它们极其精确地动用了那个造句中的辅音组：“想想吧，想

想吧，塞菲斯，想想那残酷的一夜；对整个民族而言，那是一个永恒之夜。”

[Songe, songe, Céphise, à cette nuit cruelle qui **fut** pour **tout** un peuple une nuit éternelle.]

我很容易反过来做一遍刚才做过的工作，向你们表明：谈论“残酷的一夜”同谈论“圆的方形”一样奇怪；“一个永恒之夜”无疑在词项上构成矛盾。可是，这两行诗之所以动人，本质上在于：

- 首先，在于黑板上标出的四个咝咝作响的“s”的回荡与重复［Songe, songe, Céphise...］；
- 在于“Céphise”在第二行“**fut**”中的回荡；
- 在于“t”四次回荡、“n”在 nuit 中两次出现，以及原初唇齿音“f”在“fut”和“Céphise”中以较弱形式得到提升；
- 还在于“pour tout un peuple（对整个民族而言）”这几个词的和鸣；它们以某种方式使某种东西振动起来，而这无疑就是这两行诗的全部意义——诗的意义。

这足以迫使我们更切近地靠近能指的功能。

当然，这两行诗丝毫不声称给出那条语言学公式的意指；但它们迫使我们追问：我们是否借此更加靠近了构成该公式之意义的东西，尤其是更加靠近了它的作者确信其非意义时真正立足的那个点。[注]

> [注] Non-sens 此处译“非意义”，不等于“没有意指”（sans signification）。米勒整理本（Seuil，2025年，第25页）在同课后文也明确维持这一区分：非意义并非无意指，而是意义趋向指涉时所遭遇的拒绝面；故不能泛化为日常的“无意义”。

因为在某个层次上，意义的要求也许不同于它最初呈现给我们的样子；也就是说，在意义这个层次上，无乐感构成一项根本反对理由。

正是由此，我决定以这种想法开场，好让你们听出我所谓“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的调子。去年，我讲的是精神分析的基础。

我谈到了那些在我看来对于结构化精神分析经验至关重要的概念；你们已经能够看到：

- 在这些层次中的任何一个层次上，它们都不是真正的概念；
- 只要我把它们变得严密，就无法让它们固定在任何一个指涉对象的位置上；
- 以某种方式说，处理这些概念的主体总是被卷入他自己的话语本身；
- 我无法谈论无意识的开启与闭合，而不在自己的话语中被卷入这种开启与闭合；
- 我无法谈论作为重复之原则的遭遇——正是它自身的缺失构成了这一原则——

而不让规定这种重复的那个点本身变得无法把握。

但丁……

他承继前人、先于后人，也先于许许多多后人，在［《论俗语》］(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843263.capture)中引入了语言学最深刻的问题；我们今年还会谈到这部作品……但丁说，每一门科学——在他那里确实涉及一门科学——都必须能够陈述那个应译作"它的对象"的东西；这一点我们都同意。

不过，"对象"若要在但丁[注11]使用的拉丁语中取得其价值，在那里叫作 subjectum。

> [注11] 但丁：《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巴黎，伽利玛"七星文库"，1965年。

而在精神分析中，问题的确在于主体。这里不可能发生任何把主体变成对象的移置。

语言学中的情形也一样；这一点既没有逃过任何语言学家的眼睛，也没有逃过但丁及其读者的眼睛。但语言学家可以设法以不同于我们分析家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正因如此，语言学才越来越深入刚才那位作者的工作所标示的道路——形式化的道路。因为在形式化的道路上，我们试图排除的正是主体。

可是，我们分析家的目标必须恰恰相反，因为主体正是我们实践的枢轴。

不过你们知道，在这一点上我并不畏惧困难。因为归根结底，我提出——去年我已经以足够清楚的方式阐明过这一点[注12]——主体最终不

可能是别的，只能是那个思想着“所以我存在”的东西。这意味着，主体一词的支点——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它的脐点——严格说来只是主体在意义之下隐没的时刻：意义使它作为存在而消失，因为“所以我存在”只不过是一个意义。

> [注12] 参见1964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基础》，4月22日与6月3日课。

关于存在的讨论，难道不正可以支撑在这里吗?

我一向认为，意义同能指的关系必须保持在我们经验的核心。为了不让我们的全部话语发生退化，在我这项朝向一种实践的努力中心，我放置了能指概念。

那么，怎么会就在不久前，在我的学生们的一次聚会上，我还能听到其中一人说……

况且我已经不记得是哪一个了；说到底，我很清楚，他并不是唯一这样说的人……对他来说，在他心目中，“拉康的能指概念”仍给他留下一些不确定。

如果真是这样——尽管像《无意识中字母的动因》这样一篇文章，我请你们重读一遍——那就只能说，我的文本确实随着年岁增长而变得越来越清楚。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说——这是一个不止一人、即便不是人人都能作证的事实——这篇文章清楚得令人赞叹。其中那个“男士—女士”的例子表明：这一对能指通过彼此配对，唤起的是一处公共便所的意义，而不是两性对立；

但由于这一意义受到遮蔽，当两个孩子乘火车经过一座车站时，它就在他们刚刚穿过的地点上写入一道从此无法弥合的分裂：

- 一个坚持说，他经过的是“男士”；
- 另一个则说，她经过的是“女士”……在我看来，这终究是一则专为打开耳朵而讲的故事！

还有一些不那么局限于寓言的表述，例如：符号……

无论它以何种方式构成，即使它自身包含能指—所指的划分……符号就是为某个人表征某物的东西。也就是说，在符号层面，我们处在你们想要的任何层次上：心理层次、认识层次，而且你们还可以继续细分：

- 有真正的符号，例如烟表示火；
- 有迹象，例如“羚羊的脚留在沙地或岩石上的痕迹”；
- 而能指是另一回事。

至于“能指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这个表述已经足够坚实；只要你们迫使自己在其中找到方向，它就会产生某些后果。既然如此，为什么这套关于能指的话语仍能保留某种晦暗？例如，是因为我曾在一段时间里故意让它如此吗？是的！那么，这个“我”又是谁？

它也许内在于这样一个语言之结：当语言必须说明自身的本质时，这个结便产生出来。

也许在这种会合处，某种损失必然会发生。我所谓“能指同主体的关系”之意义，正要从这里标明：它同损失问题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同每当语言试图在一段话语中说明自身时发生的那种损失结合在一起。

我把一切倾向于遮蔽这种损失的根本性质及其起源性功能的东西称为“哲学”。任何企图遮蔽这种损失、至少旨在收回其效应的辩证法——尤其是黑格尔辩证法——都是哲学。

除了声称要对这种损失有所作为，还有别的做法：把目光转向别处，尤其是转向意指；把主体变成一个名为“人类精神”的实体，并把它放到话语之前。

这是一种古老的错误，它最近的化身叫作发展心理学；若要举例说明，也可以叫作皮亚杰主义！

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在它自己的场地上展开批判。这是我希望今年为精神分析作出的一项贡献的例子：表明我们为精神分析而推进的这套话语要求作出选择，尤其要求排除若干有关实在的立场：

- 这些立场是错误的，而且它们的错误并非没有原因；
- 我们采取的立场也许是唯一能在最根本的基础上奠定意识形态概念的立场。

今天，我不会让你们离开而不给出一个可以写在黑板上的公式——尽管这是一枚多余的护符；既然我终究把它写在了那里，公式就是这样。如果下列两点为真：

- 能指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同另一个能指的关系；
- 能指本身既然区别于符号，就只对另一个能指有所意指，并且除了主体之外从不意指任何别的东西……那么，这方面理应有极其充足的证据。

我想下一次便从批判皮亚杰的层面，尤其从自我中心语言的功能出发，向你们提供这些证据。我先用一幅图来表示——一幅简化的、标示我们将要走过之道路的图。

而 S/s——能指在所指之上——这个公式，从来都应当毫无歧义地解释为：能指有一套自身的参照秩序，它所参照的是我去年所谓的另一个能指。这正是能指的根本定义。

［参见1964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基础》，6月17日课。］

那么，所指是什么？不能只从它同主体的关系来设想所指。

能指同主体的关系，只要牵涉到意指功能，就要经过一个指涉对象。

指涉对象意味着实在；而实在并不只是一团粗糙、不透明的物质，实在显然具有结构。

不过，在我们尚未拥有能指以前，我们完全不知道这种结构究竟是什么。

但我并不是说，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我们就同这种结构没有关系。

在动物性的不同层级上，这些结构被称作倾向、需要；而且我们必须……

甚至必须经过那个无论有理无理、连动物心理学也称作“智力”的东西……必须经过这种结构。智力——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在这件事上犯了错误——无论对我还是对所有人而言，智力当然都是非言语的。

下一次，为了批判皮亚杰，我会试着向你们表明，有一件事绝对不可或缺……

为了不犯这种错误：以为儿童的发展依照永恒者自始便预定的意志，只是要让儿童越来越能够同皮亚杰先生对话……必须提出、即便尚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前言语的智力怎样同前智性的语言打成一个结？

眼下，我只指出：要在意指方面理解任何东西，首先必须抓住……

这一点并不穷尽任何问题，也不迫使我们搭起一套脚手架，更不迫使我们永远维持同一套东西……必须注意到，能指相对于指涉对象有两种用法：

- 指称（dénotation）用法，它类似于一种力求双向一一对应的关系；不妨说，是一道标记，是烙在指涉对象身上的印记；
- 还有涵义（connotation）用法，也就是：一个能指怎样能够在同指涉对象的关系中引入某种有名称的东西——概念。你们下一次会看到，我们批判皮亚杰的例子将围绕这一点展开。这就是一种涵义关系。

因此，我们正是以能指同指涉对象的关系为中介，看见所指涌现出来。

不存在一种有效的意指实例，可以不围绕某个指涉对象作一次循环、绕一次路。

因此，正如有人在评论我时所说的，那道横杠并不只是一个仿佛从天而降、在这里被实体化了的障碍；它首先是对返回回路提出的“问号”。但它又不只如此；它还是能指的另一项效应：能指只是表征主体。

至于主体，刚才我已让它化身于我所谓的意义中；它在那里作为主体而隐没。好，这就是问题所在：意义效应在横杠的层次上产生。我今天以那个例子为起点，是要向你们表明：如果开头没有指涉对象，所指效应可以向任何方向弯折；但意义效应是另一回事。

它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它朝向所指的那一面，严格说来并非unmeaning——非意指性的——而是 meaningless；既然我们说的是英语，确切对应的就是“nonsense（非意义）”这个表达。

只有看清在我们的分析经验中受到探索的是什么，才能准确断开其中的节拍：

- 它不是意指的海洋、无边无际的意义之海；
- 它是精神分析在向我们揭示非意义这道屏障的整个范围内所发生的事情。“非意义”并不是没有意指，而是意义朝向所指一侧显露出的拒绝面。

正因如此，在经过心理实验这次探测之后——我们会试着表明，皮亚杰由于误认语言同智力的真实关系，怎样错过了事实——我们将换一个角度照亮问题。我们会从一种经验出发；它无疑同心理学一样有别于精神分析，具体说就是文学经验。我们会尝试赋予所谓“nonsense”以自身的地位——因为它不是我们发明的，它确实存在——并追问《爱丽丝梦游仙境》或这个领域某位优秀作者的作品；由此，我们将看到，它怎样帮助我们照亮能指的地位。



雅克 · 普雷韦尔

我们的天父，您在天上

请留在那里

我们则留在地上

地上有时如此美丽

有纽约的神秘

还有巴黎的神秘

它们完全不逊于三位一体的奥秘

有乌尔克那条小运河

有中国那道万里长城

有莫尔莱的河流

有康布雷的“蠢事”薄荷糖[注]

> [注] Bêtises de Cambrai 是法国康布雷出产的一种薄荷糖；bêtises 同时意为“蠢事”。

有它的太平洋

还有杜伊勒里花园里的两个水池

有它的好孩子和坏家伙

有世上的一切奇迹

它们就在那里

简简单单地留在地上

献给所有人

四散各处

连它们自己也惊叹自己竟是这样的奇迹

却不敢向自己承认

就像漂亮的裸体姑娘不敢显露自己

还有世上骇人的不幸

它们多如军团

带着它们的军团兵

带着它们的刑讯者

带着这个世界的主人

主人们带着他们的神父

他们的叛徒与雇佣骑兵

还有四季

还有岁月

还有漂亮姑娘和老混蛋

还有贫困的稻草，在大炮的钢铁中腐烂。

[返回正文]

第2课 · 1964年12月9日

感谢诸位听众在我重新开课之际表现得如此专注。上一次，我看见你们……人数如此之多。

我从这里讲起，是因为说实话，这对我而言构成一个问题的一部分。今天，我不仅会试着提出这个问题，还会试着围绕它界定某种可以称为“今年我们将怎样工作？”的东西。

我说“我们将怎样”，因为我无法设想自己的话语在一种教授式抽象中铺展开来；在那种抽象里，归根结底，谁以什么途径从中得到好处或坏处都无关紧要。那些挫败总会很快找上我——这恰恰是由于我的位置具有特殊性；我从中得知，上一次我讲得很有教学性。总之，在这一点上，人们给了我一枚“有所进步”的小红花。

不过，在我看来，这当然不是因为我照顾了你们。因为今年一开始便占据我们的那个问题，是主体同语言的关系；而我处理它的方式，是从那个非意义出发并停留在那里，把对它的评注和追问维持得足够久，好让你们穿过一些路径、一些隘口，随后我又能挥手将它们取消……

要听清楚：我取消的是结果，而不是这场考验的价值……最终，我要让你们承认——从我的观点看，我甚至几乎要说，是像变戏法一样（直译：让肉豆蔻穿过去）——另一种不同的关系，即同意义的关系；我用刚才还写在这块黑板上的两个句子支撑了它。这样一套话语中的某种东西既然抵达了目标，我只能为此庆幸！

如果我上次开始表述的那道裂口确实存在：一边是我们在能指作为能指运作的层次本身所把握的东西——我把它定义为：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的东西——

如果这种对主体的表征，也就是能指之所以成为主体代表的东西，正是在意义效应中得到当下呈现；而在它同一切被建构为意指的东西之间，确实存在这样一个中性场域、裂口、偶然点，在这里相遇的东西完全不是以必然方式分节起来的；

换言之，某种关系所返回的意指——我上次已经表述过，但这种关系仍有待界定——就是能指同指涉对象、同实在中某种已经或尚未得到分节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能指来到那里，不妨说，在其上发生回响——眼下我暂不多说——从而生成了意指系统。

对于听过我以往讲述的人来说，这无疑给某种东西加上了新的重音；你们可以在我先前的图式中重新找到它的位置。去年我给出异化图式时［1964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基础》，5月27日、6月17日课］，为了向你们指出所指效应的位置，我必须把你们带到那里。你们甚至可以从中看出：这个指涉对象就是欲望；欲望能够在主体的形成、主体的设立中得到定位，在某处挖入两个能指之间的间隔，而这两个能指正是能指本身的定义必然召唤出来的。

在这里，并不是主体——主体在这个可称为其构成之原初细胞的公式里正在失效——而是已经在第一项隐喻中的这个所指：由于主体正走向失效的位置，这个所指必须由欲望的功能接替。

这个公式无疑颇能照亮我们分析经验中的各种发生效应；但若要定位归根结底所涉及的东西，它仍相对晦暗。所涉及的根本是这个公式的

有效性；说到底，是最广义的发展关系、最根本意义上的主体位置关系，同语言功能之间的关系。

这些公式与其说以教条方式，不如说以格言方式提出；它们被当作支点，使人能够判断、至少能够依次排列在这项追问今天尝试继续推进的各个层次上出现的不同表述……

无论表述者是语言学家、心理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战略学家、博弈论家等等……我推进的词项，首先是“能指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自身含有某种排他性。它提醒我们：如果试图另辟蹊径，给某个层次上设想的所指规定地位，就会冒某种风险——或多或少会抹去、跨过某道裂口；在陷进去以前，或许应该三思。这是一种近乎命令式的立场；当然，它只有试图建立一种参照才能维持，而这种参照不仅要在理论同事实相称的发展中找到凭据，还要在某种更根本的结构中找到基础。

而且，近几年所有听过我在他们面前展开这些内容的人都知道……

三年前，在一场关于认同的研讨班中——它同我现在带给你们的东西并非没有关系——我被引向某种拓扑学的必要性。这种拓扑学在我看来是由那项经验本身强加并涌现出来的：它有时、经常、也许始终是最独特、最混乱的经验，也就是我们在精神分析中所处理的认同。

毫无疑问，这种拓扑学对于语言结构至关重要。一谈结构，就不可能不把它唤出来。

第一项、甚至可以说最初级的观察是：无论我们怎样把话语设想为“在时间中铺展”，语言学中的结构分析都应当向我们揭示：

- 这种线性结构不足以说明具体话语之链，也就是能指链；
- 我们只有把它写成乐谱中的“五线谱”形式，才能为它安排秩序、使它彼此协调；
- 这是我们至少必须说出的东西。既然如此，这第二个维度的功能应当怎样设想？
- 如果它迫使我们考虑一个曲面：这个曲面又是什么形式？

它是迄今在空间直观中得到表述的曲面——例如可以写入《先验感性论》的那种曲面——还是另一种东西？它是否是数学曲面理论恰好从拓扑学角度加以理论化的那种曲面？这对我们是否足够？

总之，任何能指单元都应当写在这幅五线谱上，而且任何句子无疑都有自己的切分；那么，在一连串小节的两个端点上，这道切分怎样收紧、束扎并切断五线谱？

不妨说，在这里提出问题的方式不止一种；同是柴捆，也有不同。面对这种结构，我们现在重新追问下面这个问题一点也不算太早：实际上是否确实……

如同某种自然主义图式至今一直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时间可以被化约成单一维度。不过，我们暂且把它放下。

我们先停留在这个奇特的悬浮处：这个曲面究竟可能是什么？你们看到，它始终是我们一切排列都不可或缺的东西；我确实需要黑板的两个维度。不过，很明显，每一条线并不具有同其他线同质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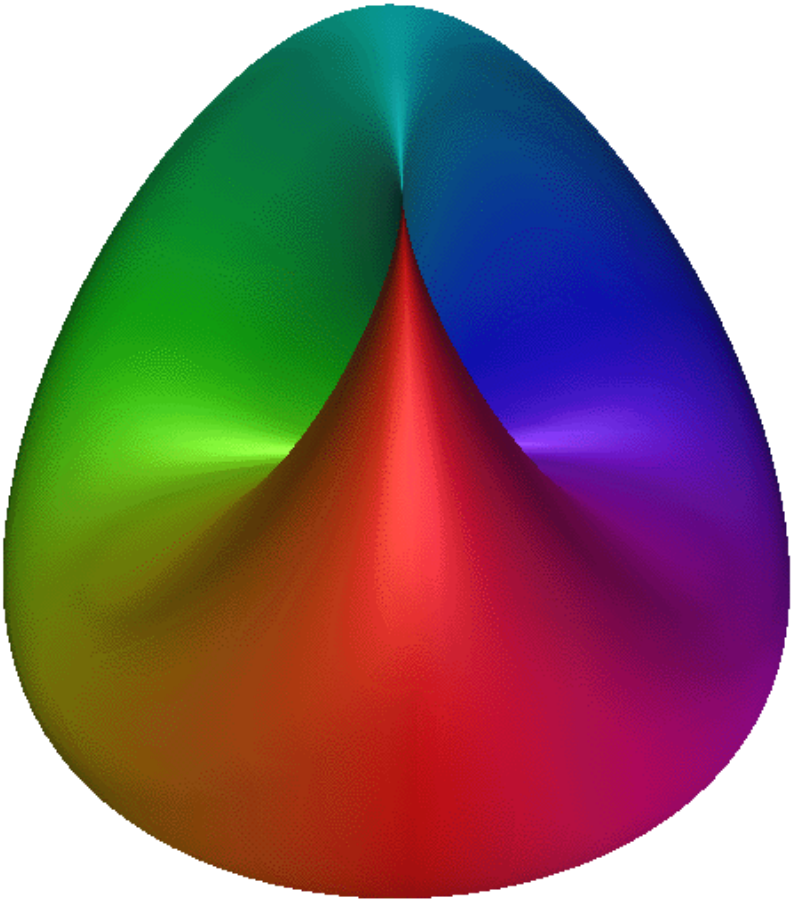
首先，仅仅为了撼动这种可能同我们有关的空间功能所具有的直观性质，我要请你们注意：往年我曾初步引入某种高度结构化的拓扑，用来把握在我们的经验中主体发生了什么。我提醒你们，当时我不得不使用的东西，并不属于那个似乎已融入我们全部经验的空间；相对于另一种确实配得上“熟悉空间”之名、但同样很特殊的空间，我们完全可以说……

它是一种不那么……甚至可以说不可想象的空间。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熟悉它，因为当你们第一次被引入其中时，很容易遭遇某种悖论，或发现自己完全没有预料到会发生什么。

请原谅我以一种小游戏的形式在这里带入某样东西；请先相信，我们以后也许会重新找到它的形式。

这些拓扑要素——具体说，我曾着重提出的那些——就是：孔洞、环面、交叉帽。





……它们同一些“形式”确实隔着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姑且沿用格式塔学派的称呼，把后者叫作“形式”；必须说，它们一方面支配了整个几何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支配了整个能指性的发展。

我无须把你们引向那些众所周知而富有价值的研究；这里只顺便举出乔治·普莱的《圆的变形》[注1]，当然还有许多别的研究。它们提醒

我们：几个世纪以来，球面的能指性连同其中包含的一切排他性质，支配了整个思想，也许支配了思想的整个时代。我们不只能在某部伟大诗篇——例如但丁的诗篇[注2]——达到顶峰处探测、衡量球面的重要性；还可连同那些可以说属于它“自身世界”的东西一同考察它，例如圆锥及几何学中被认可为圆锥曲线的一切。刚才我所暗示的那些参照引入的，则是一个与之不同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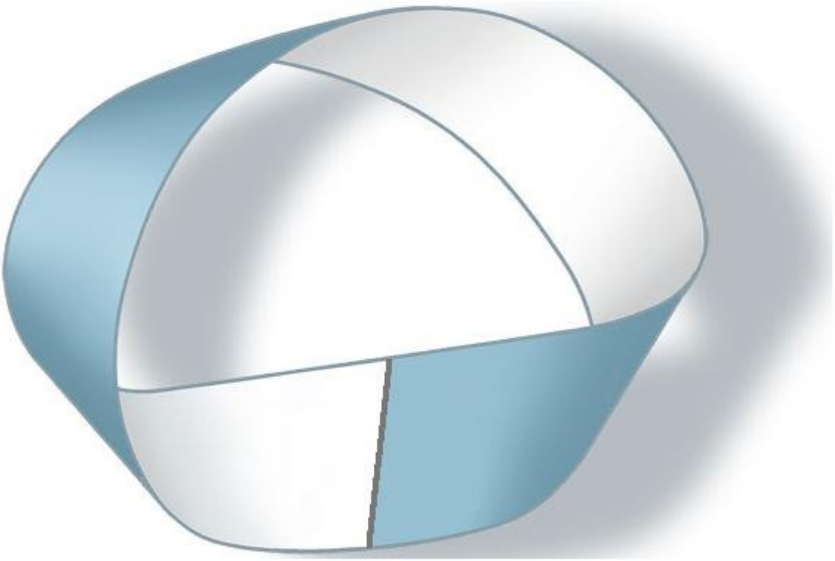
> [注1] 乔治·普莱（1902—1991）：《圆的变形》，巴黎，弗拉马里翁“Champs”丛书，1999年。

> [注2] 但丁：《神曲》，雅克利娜·里塞译，巴黎，弗拉马里翁G.F.丛书，2004年。

我来给你们展示一个例子。当然，在向你们发问时，我不会采用刚才列举的任何一种拓扑结构；因为就我们眼下的目标——我试图引起的那一下小小震动——而言，它们多少过于复杂。

另一方面，我要采用一种更熟悉的形式；每个人终究都听说过它，它就是［莫比乌斯带］(http://www.youtube.com/watch?v=BVsIAa2XNKc)。

还需要我提醒你们它是什么吗？你们在黑板上看见的表面上有两条。不要考虑厚度造成的多重性——你们稍后会看到那意味着什么——只看这个形式：某样东西起初可以像一段圆柱形带子；由于人们能够同时绕着它的表面走一圈——我有意用指向物质的词来表达——通过在对象上制造的翻转，最后得到一个曲面。它最显著的特点是只有一面：无论从哪一点出发，都能沿着未中断的路径回到出发的那一面，并抵达这个东西上任何一个看似属于这一面或另一面的点。



它只有一面。同样确实的是，它只有一条边界。当然，这里本该先提出各种定义，例如“边界”一词的定义；这个定义至关重要，对我们可能大有用处。

首先，我想请你们注意下面这件事——我会说，这只针对观察同一个对象时最初入门的人：如果你们还不知道答案，你们能否预见，这个曲面构成以后，沿着始终同两侧边界距离完全相等的路线把它切开，也就是把它纵向一分为二，会发生什么？

所有读过几本相关书的人都知道结果。得到的不是被分成两片的曲面，而是一条连续的带子；况且，它还能够通过覆盖自身，精确再现第一个曲面的形式。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无法被分开的曲面，至少第一剪不能把它分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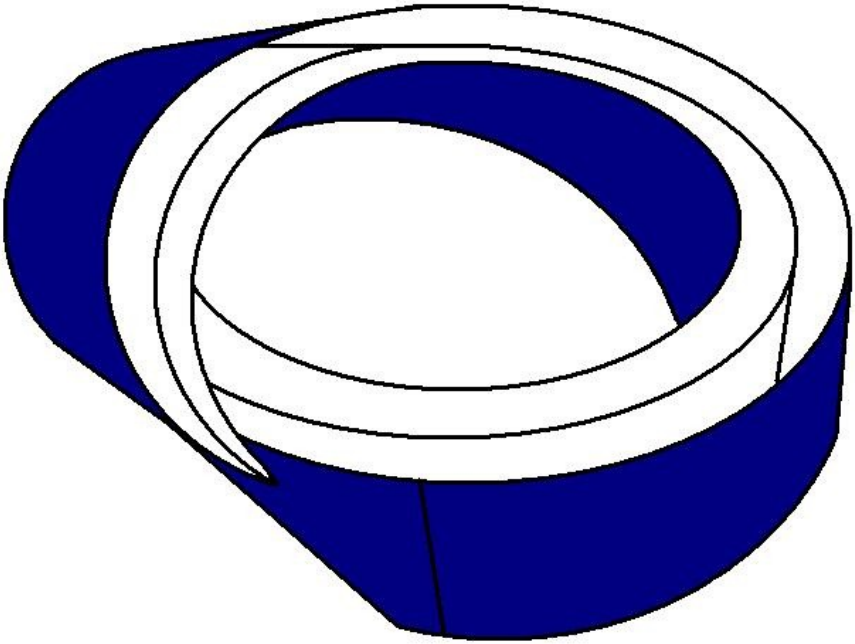
还有另一件更有趣的事；我想你们不会在书里找到它，因为我自己没有在那里见过。问题如下：这个曲面构成以后，能否被加倍，能否由另一个曲面覆盖，而后者恰好贴合它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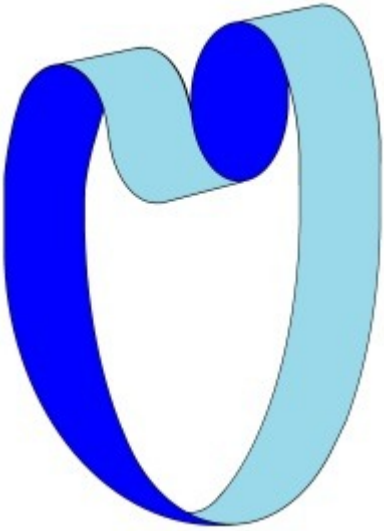
只要动手实验，就很容易发现：若用一个同第一个曲面完全相等的曲面把它加倍，并将后者贴到它上面，我们最终会看到，加入游戏的第二条带子的一端同同一条带子的另一端相对。因为按照定义，我们已经说过两个曲面相等；但第二条带子的两个端点被第一条带子隔开，换言之，它们只有穿过第一个曲面才能接合。这一点并不显然，要通过实验才会发现……而且，它同我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更广为人知的结果紧密相连。

你们得承认：加倍曲面的曲面必须穿过原曲面；要表示能指同主体的关系，这件事看起来十分方便。我的意思首先是那个始终需要提醒的事实：除非把自己一分为二，否则能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意指自身。这个要点即使不是始终被忘记，也极其经常被忘记；而在最应记住它的地方忘记它，造成的不便当然最大。

另一方面，也许我们必须同这种拓扑性质相联系，去寻找经验中那种出人意料、可以说富有生产力的东西；我们必须承认，它在每一点上都可同意义效应相比。

我把这件事再推进一步；你们以后也许会看到它远为可感的蕴含。假如我们继续用另一个曲面覆盖第一个曲面——莫比乌斯带——而这次另一个曲面的长度不再同它相等，而是它的两倍，那么，只要这些词还有意义，我们确实会把它“从里面和外面”包裹起来。这里实现的正是这种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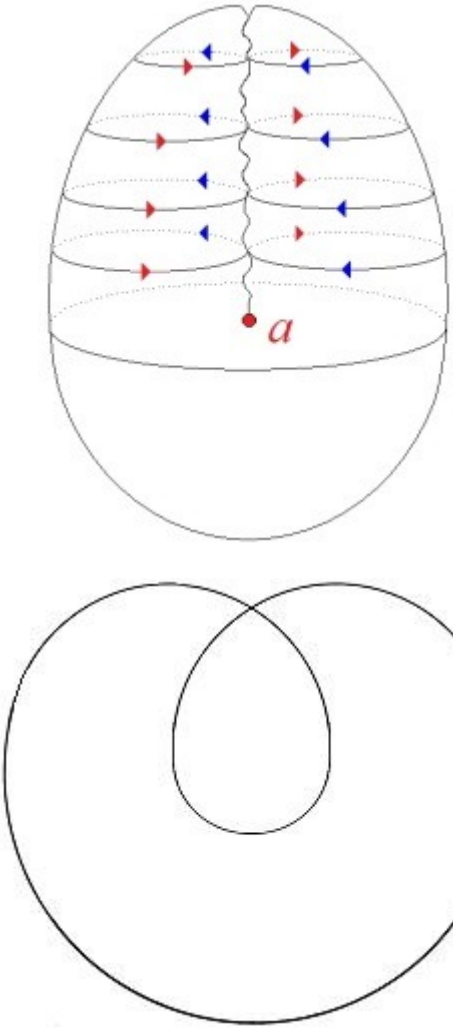


请这样理解：中间有一个莫比乌斯曲面，周围则有一个同刚才我用剪刀从中间剪开时所得的双倍曲面同类型的曲面。后者——我再说一遍，只要这些词还有意义——“从里面和外面”覆盖前者。于是，你们会发现这两个曲面彼此成结。

换言之，这种结果既具有必然性，又无法由简单直观预见；它正好让我们产生这样一个观念：能指链……

正如隐喻经常抵达一个目标，而事先只以为自己在近似地瞄准它……能指链一词也许具有比我们最初设想的远为充实的意义：它包含链节，而且是彼此嵌套的链节。［参见研讨班《认同》，6月6日课。］

我也许感觉到：面对我刚才带来的东西同我的问题之间略显遥远的关系，有人多少有些犹豫。不过，如果把这种结构——莫比乌斯曲面——同交叉帽中补足它的曲面相比，它能够给场域带来一种划分。补足曲面是一张具有特殊性质的平面；它不仅是扭曲的，而且我们只能说：它包含同一个莫比乌斯曲面发生的可能接合，也就是我所谓的“内八字”。



请设想这个形状仍需要由一个想象曲面填满。为了简单地设想它，先把它看作一个圆，再设想这颗心形；随后设想右边这部分逐渐侵入左边，如你们看到它最后所做的那样［图1］。两条边界显然是连续的；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说，它们相对于彼此对面的边界所形成的同源关

系、平行关系，使你们能够更容易地在那里安置一个类似莫比乌斯带的曲面［图2］。只要沿着你们生成的曲面，在相对两边之间的空间里追随它，你们确实会得到这种曲面的翻转；刚才我已请你们注意到，翻转正是这条带子的定义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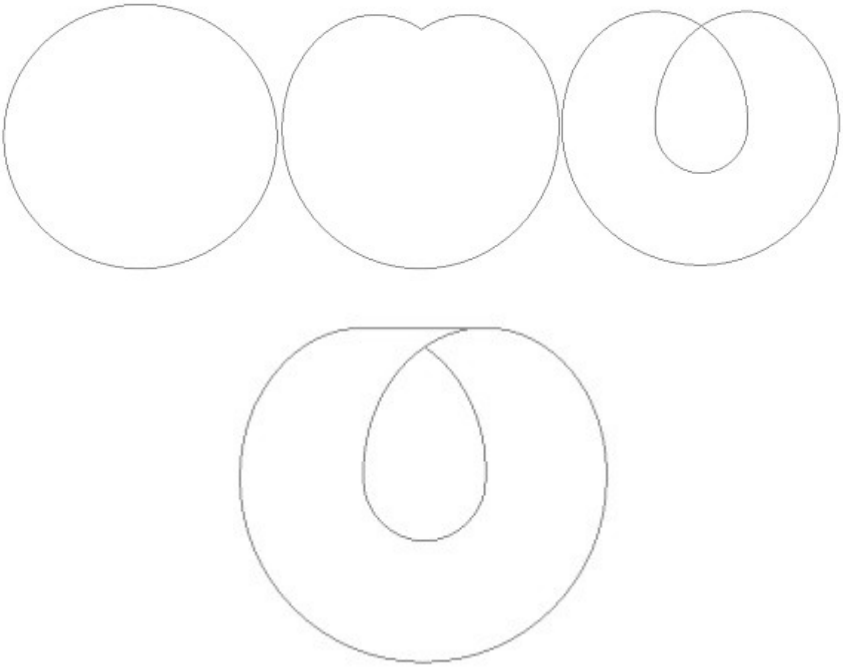


图1　图2

但如果我们用另一个曲面补足这个曲面，这里会发生什么？莫比乌斯带必然在某一点——因而也就是沿一条线——切过所说的那一部分

[注]。这条线的位置并不重要，但从直观上看，这里是它最明显的位置［图3，竖线］。

> [注] 底本此处连续写作“在某一点，因而沿一条线”（en un point, donc en une ligne），点与线的表述不一致；译文保留这一转录状态，不替作者确定几何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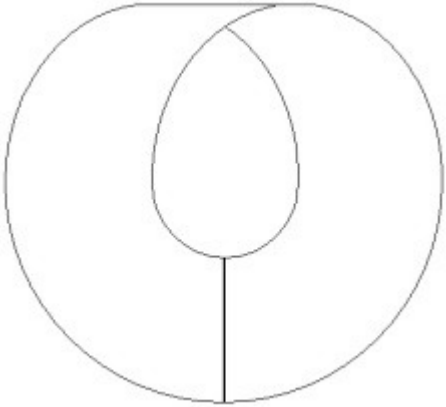


图3

这意味着什么？假如我们让这样一道切割发挥作用，用它取代按外延理解的类逻辑所使用的欧拉圆，那么我们就能突出某些根本关系。我的讲述不允许我在这里把它一直推进到底；但你们要知道，例如就下面这个颇成问题的三段论而言：“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会死。”

我希望这里有一些耳朵愿意让有别于意指的东西进入讨论——也就是我上次所谓的“意义”——从而听出这个三段论中有某种使我们驻足的东西。况且，哲学也没有一开始就在纯粹语境中提出它；它在亚里士

多德[注3]的《分析篇》中根本找不到。我想，亚里士多德本来也会小心避开它。

> [注3]　亚里士多德：《分析篇》，《工具论》第三、四卷，巴黎，弗兰出版社，1992年、2000年。

当然，阻止他的并不只是敬畏或尊重之情，不只是因为不愿把整个思想传统所出自的那个人同普通人混为一谈；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语境中，“苏格拉底”这个词能否不经谨慎便引入，并不确定。这便把我们带到——这里我先行一步——一项恰好属于我们关心的那类问题的核心。奇怪的是，在语言学繁盛之际，关于专名是什么的讨论竟完全悬而未决。

我的意思是：关于专名的功能，人们已经发表了各种杰出研究和重要立场；相对于看似不言自明的东西——即能指的第一项功能：命名——这些研究无疑颇为准确，我想你们也知道其中一些。不过，为了简单引入我想说的东西，最引人注目的是：只要进入围绕这个主题发展起来的任何一套分类严密的论述——它们对察觉到这一点的人都具有真正令人着迷的价值——我们便会极其规律地发现：读每一位作者时，其他作者说的一切都显得荒谬至极。

这件事很值得我们停留；我要说，它在专名问题中引入了一个小角落、一点侧向偏移，而这个偏移从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开始：“苏格拉底”……

我真以为到最后，我们无法避开这种最初的把握、这项第一推动力……“苏格拉底”是那个名叫苏格拉底之人的名字。

这根本不是在说同一件事，因为：

- 有那个活生生的好家伙；
- 有朋友们口中的“苏格拉底”；
- 还有作为［designator（引座员 / 指派者）］(http://www.mediterranees.net/civilisation/Rich/Articles/Loisirs/Theatre/Designator.html)的“苏格拉底”[注]。

> [注] 原文链接所据的古典辞典把拉丁语 designator 解释为剧场中为观众指示座位的人，也可指葬仪的承办与引导者；拉康在此把这种“指定位置”的功能同专名的指称功能并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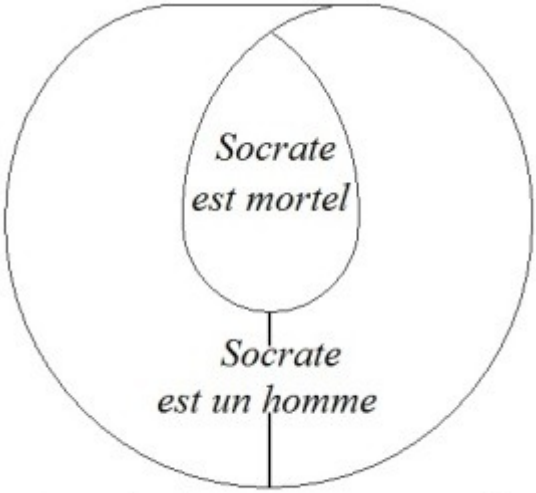
我谈的是专名的功能：如果不提出在专名层次上宣告出来的是什么，就不可能把这项功能孤立出来。

专名具有指示功能，甚至如人们所说——但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指示作为个体的个体……

因为沿这条路走下去，你们会看到，我们将抵达荒谬之处……专名具有这种用法，完全没有穷尽专名中所宣告出来的东西这一问题。

你们会对我说：“那就说出来吧！”但恰恰是这件事需要绕一些路。不过，这确实正是我们要对结论中的“苏格拉底会死”提出的反对。因为“苏格拉底”所宣告出来的东西无疑同死亡有一种极其特殊的关系：关于这个我们一无所知的人，如果有什么是我们能够确定的，那就是他要求死亡，而且是以这些话要求的：“要么接受本来的我——我，苏格拉底，这个不可定位者——要么杀死我。”

这一点确定、单义而毫不含混。



我认为，只有运用我们这个小圆——它不是欧拉圆，而是一个经过改革的欧拉圆——才能做到以下事情：沿整个圆周以一种吞噬性的平行关系写下“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会死”，再把这些大前提同结论的接合看作使我们能够划分出两个意义场域的东西：

- 无疑有一个意指场域；在其中，“苏格拉底”同“所有人”形成平行并被纳入其中，显得再自然不过；

- 还有一个意义场域，它同前一个场域相交；经由这个场域，我们必须追问，是否应当赋予……

> “是人”——它进入这个三段论，而且对我们来说比对任何人都更以一种成问题的方式进入——这样一种意义：它延伸自意义同意指的交叉处，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成为一个人是否就是要求死亡。这样，仅凭这个简单的逻辑问题、仅仅引入能指方面的考虑，弗洛伊德作为死亡驱力引入的东西便进入了游戏。我会回到这个例子。

刚才我谈到了但丁，也谈到他的拓扑学最终怎样在那部伟大诗篇中得到图示。

我曾这样问自己：如果但丁回来，我想至少在过去几年里，他会在我的研讨班中感到自在。我的意思是，尽管对他而言，一切都围绕实体与存在转动……

围绕那个名为“点”的东西转动；这个点既是球面扩展的点，也是球面消隐的点……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我们追问语言的方式产生最大的兴趣。

因为在《神曲》以前，他写过《论俗语》，也写过《新生》。他围绕欲望问题写作《新生》；说实话，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就无法理解《神曲》。而在《论俗语》中，他无疑表现出……

当然，其中有死路，也有一些典型的逃逸点；我们知道不应走向那里，所以才试图改革这些问题的拓扑……他极其敏锐地感受到语言的首要、原初性质；他说的是母语，并把它同他那个时代的一切倾向相对立：人们依恋并顽固诉诸学者的语言；说到底，就是让逻辑先行占有语言。

语言同所谓“思想”接合的一切问题……

天知道，当人们追随皮亚杰先生之类的人，讨论儿童身上的语言和思想时，会给二者加上怎样的重音……全部误入歧途都建立在对语言与逻辑之间既有秩序的误认上；尽管相关研究在事实方面生气蓬勃，在深思熟虑地整理积累材料方面也值得肯定。

人人都知道、人人也都责备最初产生的那些逻辑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逻辑——过于语法化，过多承受了语法印记。确实如此！但这不正向我们指出，它们就是从语法出发的吗？我所说的范围一直延伸到我们已经赋予逻辑学的最精细、最纯化的形式：所谓符号逻辑、逻辑—数学主义，以及我们在公理化与数理逻辑秩序中所能带来的一切精致成果。

对我们来说，问题并不在于设立这种思想秩序……

由于科学进步也介入其中，我们终于建立了这套越来越严密的纯粹游戏……问题不在于用它取代语言，也就是以为语言只不过是它的工具。因为一切都证明——首先正是我们的分析经验证明——语言的秩序、合语法语言的秩序……

因为对母语、第一语言的诉求——由婴儿和普通人自发说出的语言——并不妨碍但丁看到 lingua grammatica（语法语言）恰好与之相关的重要性，这一点同他那个时代的语法学家相反；他关心的正是这种语法，也毫不怀疑会在那里重新找到纯粹语言……这就是皮亚杰的处理方式同［维果茨基］(http://www2.unil.ch/slav/ling/recherche/

ENCYCL%20LING%20RU/VYGOTSKIJ/Vygotskij.html)[注4]之类人物的处理方式之间的全部空间与全部差异。

> [注4] 列夫·谢苗诺维奇·维果茨基（1896—1934）：《思维与语言》，巴黎，争论出版社，1997年。

我希望这个名字对在场的每一双耳朵都不陌生。他是一位年轻的实验心理学家，生活在俄国1917年革命刚结束的时期；他一直工作到1934年去世，令人惋惜的是，他英年早逝，年仅38岁。

你们必须读一读这本书［维果茨基：《思维与语言》］；或者——既然我已经提出"我们将怎样工作？"——必须有人承担这部作品或另一部作品，我稍后会说明在什么条件下；他要以我们试图在这里规定其地位的那些大体参照线索来"照亮"作品：一方面，看它给这座磨坊带来什么样的水；另一方面，也看它在哪些方面只是以多少有些天真的方式回应这些参照。

在这种情形中，这显然是唯一可行的办法。维果茨基的这本书及其引入的方法，以一种非常严格的区分而独具特点；这种区分在事实中本来如此明显，以至于皮亚杰先生大概最近发表的那篇文章[注5]竟仍顽固坚持相反立场，令人惊讶。那篇文章由法国大学出版社收入《心理语言学问题》。面对语言功能，皮亚杰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仍能在一篇特意附于书后的短篇檄文中回答：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持认为，语言……

> [注5] 《心理语言学问题》：法语科学心理学协会专题研讨会论文集，法国大学出版社，1963年。

他当然说，语言当然会帮助儿童发展概念；但他要求这些概念——我说的不是后来的概念，而是儿童的概念，也就是他发现儿童在把握时

遇到限度的那些概念——始终同对行动的参照紧密相连……语言在那里只是一种帮助、一件次要工具；在询问儿童时，他始终只乐于突出儿童对语言的不恰当使用。

然而，全部经验恰恰相反地表明：刚开始说话的儿童，其语言中引人注目的并非不恰当，而是提前，是某些语言要素悖论性的先行。如果可以这样说，按照那种观点，这些要素本应在所谓具体嵌入的要素充分显现以后才出现。

这种先行表现为小品词、小公式——“也许不”“可是还要”——极早就在儿童语言中出现。只要我们看见它，它甚至会在某些光线下显出几分新鲜、天真，从而允许我们说……

说到底，如果需要，我会在这里带来文献……语法结构同语言最初的显现绝对相关。

这意味着什么？当然，重要的不是去看儿童心里发生了什么……

毫无疑问，随着时间过去，某种东西在那里实现了，因为他会成为我们自以为是的那种成年人……问题在于：在某个阶段上，必须标出他同概念相适应时经历的若干步骤。

在这里，维果茨基这样的人会令我们惊讶——我只是顺便说到，并不作更多发挥——因为他恰恰以我将要说的、同皮亚杰截然不同的词项提出问题，从而发现：即使看起来严密地操作概念——他用某些标志来识别它——也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欺骗性；他还说，真正的概念操作只有到青春期才会达到——奇怪而遗憾的是，他没有从中推出后果。

不过先把这一点放下。重要的是像维果茨基那样研究……

而且这也为他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统觉源泉，尽管后来在同一圈子里没有得到开发……研究儿童自发地做什么。他用什么做？用词；没有词就没有概念，这一点当然人人都同意。

那么，他用那些据说被自己误用的词做什么？相对于什么而言误用？相对于询问他的成年人所拥有的概念；可是这些词仍供他进行一种十分精确的使用：能指的使用。他用这些词做什么？

在儿童那里，依赖词、依赖能指的什么东西，同下面这个层次相对应：由于儿童参与我们所谓成年人文化，我们所谓科学概念的东西——只要最终是它们赢得这场游戏——会通过追溯作用在这个层次上被引入。那么，儿童拿那些看似概念的词做什么？

我今天不是来给你们概述维果茨基的，因为我希望由别人承担这项工作。我想说的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达尔文曾凭借其天才发现、如今已经相当知名的一个案例，以全部新鲜力量重新显出其意义。一个刚开始说话的孩子把某样东西叫作——用法语来说，大致是“嘎嘎”；这个美国孩子把它发成“coué”。这个“coué”是他分离出来的能指；我要说，它取自原初源头，因为那是鸭子的叫声。

他先把鸭子称作“coué”，随后又把这个词移用于：

- 从鸭子移到它戏水的水；
- 再从水移到一切同样能在其中扑腾的东西。

这并不妨碍它保留飞禽的形式，因为这个 coué 也指所有鸟类；而最后它指什么呢？让你们猜一千次也猜不到！它指一种铸有鹰形标志的货币单位——当时钱币上确实铸着鹰；我不知道美国今天是否仍然如此。

可以说，在许多领域中，最初那项引人注目、随后在文献中流传的观察，有时仿佛承载着某种祝福。这里出现的是能指的两个极端：一端是这个有生命者——鸭子——用来发出自身信号的叫声。它开始作为何物发挥作用？谁知道？它是概念吗？还是鸭子的名字？

更可能是它的名字；因为追问命名功能的一种方式，就是把能指看作某种贴附于、或脱离它原本用来指示之个体的东西。而它最后抵达的另一件东西是一枚货币。请相信，我不认为这只是偶然相逢或孩子个人的发现，也不认为孩子的意识对它有过任何或许根本不存在的参与；但我并不从中看出任何心理学上的确证。不妨说，我从中看到一种预兆：当发现不让偏见阻挡自己的道路时，始终引导着它的那个预兆。

在这里，达尔文只是从一个小孩子嘴里拾起这个例子，便向我们展示了两个词项、两个极端词项；下列两者围绕它们得到定位、打结、嵌入，而且同样成问题：

- 一边是叫声；
- 另一边则是某种也许会令你们惊讶的东西：我告诉你们，我们还必须就语言追问它，也就是货币的功能。

这是语言学家的研究所遗忘的词项；但很清楚，在他们以前，研究货币的人已经在自己的文本中、在笔下仿佛必然地引入了对语言的参照。

语言、能指，是对某种东西的担保；它无限超出客观对象的问题，也不同于那个我们可以置身其中、以真理为参照的理想点。

至于最后这个点——辨别、筛选、滤出真命题的筛子——你们知道，正是它构成……

它的全部公理体系的出发原则……

……我说的是伯特兰·罗素。

这项工作产生了三大卷名为《数学原理》的著作[注6]。如果你们能在如此多页中始终把自己维持在纯代数层次上，读来会绝对令人着迷；但在我看来，就数学本身的进步而言，它的优势并非绝对具有决定性。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 [注6]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伯特兰·罗素：《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10—1913年。

我们的问题是：伯特兰·罗素怎样分析语言。你们可以参照他不止一部著作；我给你们举出一本目前到处都能找到、可以买到的书，就是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出版的《意义与真理》[注7]。

> [注7]　伯特兰·罗素：《意义与真理》，巴黎，弗拉马里翁"Champs"丛书，1993年。

你们会在那里看到，从这种纯逻辑角度追问事物，伯特兰·罗素就把语言设想为数量不定、层层相叠的一连串元语言，一座脚手架。每一

个命题层次都服从于更高一级的控制；原命题在更高层级中被重新接过，并作为第一层命题受到质疑。

当然，我在这里极度简化了它；你们可以在书中看到详细图示。

我认为，这本书——乃至伯特兰·罗素的任何一部著作——都有一项典范意义：它把我所谓元语言的可能性本身推到最后尽头，从而证明了这种可能性的荒谬。

它恰恰以这种方式证明：我们在这里所从出的根本断言……

没有它，语言同思想、语言同主体的关系确实不会构成任何问题……这个断言就是：不存在元语言。

任何一种处理方式——包括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处理方式——自身都被包含在语言之中、依赖于语言、晚于语言；相对于语言首要而纯粹的使用，它自身也处在损失之中。

任何逻辑发展，无论是哪一种，都预设它最初从中分离出来的语言。如果我们不牢牢坚持这个观点，我们在这里提出的一切问题、试图发展的全部拓扑便彻底空洞而徒劳；任何人——皮亚杰先生、罗素先生，所有人——就都对了！唯一的麻烦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同其他任何一人达成一致。

我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要继续这套话语？也许是因为我被卷入了一项绝对需要它的经验。

可是，既然按照我刚刚重申的前提，我只能从一个根本不稳固的位置支撑这套话语，我又怎样继续它？也就是说，我承担了一种巨大的冒

险；请相信，每一次我都感到自己把一切押了上去。这个严格说来无法维持的位置，就是主体的位置。

这同任何所谓“教授”的位置都无法相比。我的意思是，教授的位置会在自己同听众之间放置某种经过框定、得到保证、奠基于交流的“知识总和”；它在那里形成一种中介、屏障与壁垒，并且恰好使心智习惯、助长并推动它走上我刚才只能极其简略地揭露为皮亚杰先生之道路的那些道路。

精神分析家有一个问题，你们知道。精神分析家中会发生一些事情，甚至会发生一些我在去年研讨班开头提醒过的事情［1964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基础》，2月13日课］；这些事情颇为滑稽，我甚至会说，是一场“闹剧”……例如，我曾在圣安娜医院连续三年的研讨班中，看见一排人坐在第一排；他们一场不落，也没有漏听我所讲的任何一个分节点，同时却积极设法把我从他们的共同体中排除出去！

这是一个极端位置。说实话，要解释它，我只诉诸一个非常确切的维度；我把它称为闹剧，以后会把它放到另一个时刻。如果语境不同，我本可以像阿伯拉尔[注8]那样说：“Odiosum mundo me fecit logica（逻辑使我为世人所憎）。”

> [注8]　皮埃尔·阿伯拉尔：“逻辑使我为世人所憎”，载R. Oberson编译《通信集》，巴黎，赫尔曼出版社，2007年。

这也许会从这里开始；但当时所涉及的并不是这一点。所涉及的是一桩多少有些粗大的事件；它只是所谓精神分析学会中随时可能发生之事的一例。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说到底，是因为：如果我给你们的关于主体同意义之关系的公式为真；如果精神分析家在分析中确实在那里——人人都知道他在那里，只是忘了这意味着什么——为了表征正确的意义；如果他确实表征这种意义，而且不论训练好坏，随着时间过去，精神分析家越来越同这个位置相协调——那么，恰恰在这种程度上，我是说在最优秀者的层次上；由此想想其他人会怎样——在正常条件下，精神分析家彼此之间并不交流。

我的意思是，如果意义——这是我的根本参照——就是……

我曾在别处围绕弗洛伊德的诙谐接近过的东西［1957—1958年研讨班《无意识的形成》，12月4日、12月11日课］……必须在一种可交流的秩序中规定它的特征……

当然可以交流，却无法用目前公认的科学交流方式编码；上一次，我以非意义一词称呼、唤起并使它凸显出来，把它看作一张冰冷、陡峭的表面；能指效应同经由反射返回给它的所指效应之间的界限，就标记在这张表面上……换言之，如果某处存在一个“pas de sens”——一个“意义之不 / 意义之步”……

我谈诙谐时用过这个词，利用了法语 pas 的歧义：它既是否定词“不”，又是表示跨越的“步”……那么，没有任何东西使精神分析家准备好同邻近的另一位分析家切实讨论自己的经验。

这就是困难——我不说它不可克服，因为我正在这里试图描出克服它的道路；这也是一个显而易见、只不过必须知道怎样表述的困难：建立一门精神分析科学的困难。这条死路显然必须以间接手段解决；人们当然也用各种权宜办法来填补它。

精神分析家之间的交流，其戏剧性正在这里。

当然，有一种“主导词”的解决办法。有时会出现一些，不算经常，但偶尔会出现；梅兰妮·克莱因引入了若干主导词。从某种角度，人们也可以说我自己引入的“能指”或许就是一个主导词？不，恰恰不是！不过先放下这一点。

“主导词”的办法并不是解决办法，尽管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它。

我之所以提出“主导词”这项办法，是因为在我们今天所循的踪迹上，需要找到它的不只是精神分析家。

伯特兰·罗素要构造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由脚手架、由元语言层层相叠的巴别塔式建筑构成。它终究必须有一个基础，于是他发明了“对象语言”：必须存在一个层次——遗憾的是，没有人能够把握它——语言在这个层次上本身就是纯粹对象。我向你们挑战：请提出哪怕一个能够履行这种功能的能指连接！

当然，另一些人会到链条另一端寻找主导词。当我谈论分析理论中的主导词时，指的就是这样的词。很清楚，无论赋予这个词项何种意指，都无法在任何意义上维持它。

把非意义维持为主体在场的能指——即苏格拉底式的 ἀτοπία［atopia，不可定位］——对这项研究本身至关重要。

不过，为了继续这项研究，只要道路尚未画出，承担这样一个位置的人便处在一个享有特权的位置：他承担的不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角色，而是在主体缺失的位置上冒险。因此，他有权要求遵守某种游戏

规则，尤其是这一条：对于所有前来听他的人，不得把他提出的词拿来制造所谓假币。我的意思是，这些年里我提出的某个词项一旦被悄然扭转用法，便会早早地、预先地标示出：哪些人会跟随我继续工作，哪些人会中途掉队。

正因如此，今天结束以前，我要向你们说明一件令我挂心的事；它涉及我在这里聚集起来、并且令我欣慰的听众。

- 当然，人们可以继续我今年所说的这项为了精神分析的研究，并停留在这个并非边界的区域；因为它类似于我刚才谈到的曲面：它的里面同它的外面是一回事。

- 人们可以围绕 x 点、语言的孔洞继续这项研究。

- 人们可以公开继续研究；但必须有一个场所，让我能够获得回应：在我的教学中，符号概念在理论上究竟保留了什么？到最后，它也许只剩在“词”这个词中——词意味着某种东西。

不过，为了让这件事真正取得场所与位置，恰恰由于我的听众有所扩大，我作出如下安排：每月的第四个星期三，以及如果有的话第五个星期三——也就是我有幸在这里同你们交谈的日子——第四、第五个星期三将举行闭门讨论。“闭门”并不意味着排除任何人，而是说，须提出申请才会获准参加。

换言之，这个月没有第四个星期三，因此这项安排本月不适用；我只会在下一次同你们讲话，23日［12月］不讲。

一月的第四个星期三，任何到这里来的人……

谁知道呢，到极端处，她们完全可能还是同样多；没有理由不会如此……

……但并不能确定今天在场的每个人都会向我提出申请。

关系 $S \lozenge D$ 位于你们中至少一些人知道存在的那张图右侧；这项关系……

在我这里推进的这类话语中——我想，我已经充分勾勒过它同分析关系相类似而方向相反的功能——把下面这件事设定为结构性的、健全而正常的：参与某一类工作的人，是那些已经向我提出请求的人。

我事先声明：我会以最开放的态度对待这些申请；必要时，我会约申请人面谈，和他一起确认申请的成色与分寸[注]。不过，在本学年结束以前的每个第四、第五个星期三，参加者必须带着一张卡片，证明我已经接受了他的申请，才能来到这里工作。我算过，总共会有八次这样的讨论；其工作方式，我现在先说明一点：我会把自己的发言位置交给某些人，也希望遇到愿意在这件事上帮助我的人。

> [注] 此处 bon aloi 原指贵金属货币成色合乎标准，同前文“假币”及“货币功能”呼应；译文保留“成色”一词。

第3课 · 1964年12月16日

假如心理学——无论它的对象是什么——确实拥有一个如人们徒然主张的、可以被界定为单一对象的对象；假如这个对象无论以何种方式、经由任何途径都能够把我们引向知识；换言之，假如灵魂存在，知识也属于灵魂，那么心理学教授、教授心理学的心理学家就应当通过他们把握自己对象的那些手段本身得到选拔。为了说明我的意思，他们应当实现某个博物馆部门中的情形——我们随便说一个最有代表性的部门：贝类学[注1]［原文如此］，即关于贝壳的科学——也就是说，他们应当一举同时实现全体教学人员与馆藏本身。在这个比喻中，他们的大学资历摘要恰好可以充当贴在所说标本上的来源标签。

> [注1] 贝类学是自然科学中研究“有壳软体动物”的分支［原注如此］。

经验表明——尽管未来并不排除任何可能——迄今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皮亚杰的尝试……

严格说来，就是把实际知识的进程与进步，同某种据说内在于一个物种——人类或其他物种——的东西之假定发展如此紧密地限制在一起……这种尝试无疑……

当然只是类比，因为哪怕最初级的《精神现象学》也不可能牵涉其中……应当导向我所说的那种筛选、抽样：在其中，人们仿佛会把智商当作唯一可能的标尺，用来衡量任何必须对智力的某种运作、对这种运作的某种整合负责的人。

况且，心理学的对象根本谈不上统一，以至于当“灵魂”一词服务于一种智力发展理论时，这种翻译完全不足以涵盖它的用法。

人人都知道，在其他语域中，我们会抵达同一个悖论：凡以任何方式必须辨认、甚至管理灵魂领域的人，也应当在自身实现某些类型、某些原型，或某些从归根结底应称为“美丽灵魂”的东西中选出的时刻。幸而已经没有人这样想了；你们知道，黑格尔[注2]已经使“美丽灵魂”这个范畴受到最深刻的怀疑。美丽灵魂同世界失序的关系已经一劳永逸地遭到严厉揭示，凭借的是这项极其深刻、从各个入口把我们引向此处所运用辩证法的观察：“美丽灵魂”只能靠这种失序本身维持。

> [注2]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巴黎，欧比耶—蒙田出版社，1998年。

然而很清楚，在精神分析家施加给自己的选拔中，在我尚未能用探照灯扫过的整个场域里，有一个地方格外突出：它以一种极其独特的方式接近这个悖论性假设。仿佛那个必须教导、说明分析实践实际是什么以及它声称要从实在那里取得什么的人，自身就被选作这项进步中经过特别精心筛选的样本。

况且，你们感觉得到，这里涉及的不是典型的、静态的东西，而是某种考验。

既然如此，准确规定这项考验的范围就更加重要。这里会引入认同一词——例如把认同规定为分析经验的终点——而它势必同时把这套问题中最尖锐的一点引入进来。

这种认同发生在哪个层次？发生在一种自身特殊的经验层次上。

被分析者会成为这样一个人吗：他传递分析他的人所拥有的某种经验方式，而后者又是以自己接受它时的样子传给他的？

这些经验彼此之间怎样定位？先行的经验是否总有某种东西超出并包纳将从中产生的经验？还是相反，它为某种超越敞开了门？

这无疑是提出问题时最困难的层次；也必定正是问题应当在其中得到解决的层次。

如果我们没有把握这种经验的结构，又怎能设想这个问题？

因为在分析理论中，任何能够在这种认同层次上被断言为实体性的东西，都绝不可能充当模数和尺度；就连精神分析家自己……

甚至那些最臣服于某项传统过程的人——天哪，只要不深究它……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要传递的是一种自我理想类型的功能，他们也会发笑。这里所涉及的认同只能在别处得到界定和把握。

当然，我们不能满足于某种只会唤起“曾经在某种动力学中受过一次操练”的东西。

如果这里只有一种内生过程，即从内部把握若干移置而产生的意识，我们又怎能从中找到任何无法被化约为这类过程的东西？

若它最终只是停留在某种按摩疗法、呼吸练习，乃至某种放松术的层次，只是如此原初地贴近一场归根结底属于身体的考验之最内在领域，那么，有什么可把握、可传递、可组织——说到底，有什么科学的东西——能够建立在它上面？

正因如此，试图把握这样一种经验中可能涉及什么才如此重要。这种经验把自己宣告为属于最充实的维度；毫无疑问，它并不把自身完全认同于某种绝对而根本、以至于可以称作真理的东西，但它仍无法拒绝……

我是说，在其经验与结果的层次上……无法拒绝真确性的这个维度：某种东西一经取得，便不仅显得具有解放作用，而且比那个有待摆脱的结中所包含的东西更为本真。

所以，我的话语中出现一些如此独特的隐喻要素，并非毫无缘故……

它们也许同样不易被察觉，但只要我们把它们留住，就同样醒目……这个结把我们带回上一次我已经用那个带给你们的小模型——莫比乌斯带——引入这里的东西；我借此提醒你们，属于拓扑学秩序的东西何其重要。

只须作一项简单观察，拓扑学的用法就会立刻得到提示；哪怕这项观察出自皮亚杰那种在实在论方面多少天真的考验。我们当然不难在文本某个转折处指出它的裂口：只把语言看作智力的工具，就最深刻地误认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远非智力的工具。皮亚杰以同一个声音、同一套话语同时表明了这一点：既然他也在同一套话语中强调，这件工具如此不合用，为什么语言恰恰会给智力造成困难？

语言提出的问题，也许同样是智力难以搬动的；智力很难在纯粹障碍、纯粹而直接的现实层次上引导出适当行为——也就是我们迎面撞上、撞得额头生疼的现实。把语言的这种不合用归给某种被人们在这里称作“思想”的原始状态，实际上只是在推开问题，丝毫没有解决它。

因为，如果语言最初确实是某种结晶，作为一套装置强加给智力的运用，那么难道不显而易见：智力本应把语言造得同它毕竟造出的那些原始工具一样合用？

我们知道，在所有工具中，原始工具往往最为巧妙，最令我们惊叹；我们甚至几乎无法重建其平衡的完美：



它们以最少的材料、同时也是经过最精心选择的材料制成；从对象品质看，这些我们能够看见的原始工具因此可以说最为珍贵。如果语言确实是智性行动的创造、分泌物或延伸，它为什么没有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种类似的东西？

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可以试着初步界定某种东西，把它叫作思想的场域，那么，既然必须从智力出发，为什么不暂时这样说：思想……

天哪，这个公式至少在描述层面足以应用于各种层次，因而看起来至少初步接近问题……思想就是智力设法在语言功能强加给它的困难中重新找到方向。

当然，我们绝不能满足于最初这幅粗糙图式——这正是语言学打开的第一扇门——把语言变成某种无论什么双向一一对应关系的装置、工具。

逻辑实证主义以批判意指的形式力图把语言化约为这种装置，并抱着穷尽 meaning of meaning（意义的意义）[注3]的神话：穷尽能指每一种用法中不同的意指；据说，这些意指一旦得到标明，我们就能拥有毫无歧义的话语和对话，始终知道某个词是在哪个意义、哪种用法、何种释义下被提出的。难道这项追求本身没有把问题显示得很清楚吗?

> [注3] C. K. 奥格登、I. A. 理查兹：《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哈考特出版社，1989年。

谁看不出，语言带来的一切丰产性、乃至它纯粹而简单的运作，始终在于……

并不是在某种预先形成的装置接合上操作［底本此处残缺］，仿佛此后我们只须从中收集、读出一个问题的答案……谁看不出，恰恰是这项操作本身构成了问题的解决；这项功能运作——我暂时称之为理想的双向一一对应——恰恰是每一项研究在终点必须取得的东西。

把这些作为处理问题困难以前最简单的导论性前言，我们就会看到：语言学的处理方式严格说来远非始于我们的时代……最近有人问我，为什么使用能指和所指。我回答说，如今这两个词在我看来已经真正成为流行用语，开始在每个街角都能听见，连最普通的聚会对答也会使用、提出它们。这些词并非昨天才出现；如果说斯多葛学派被认为以 signans 与 signatum 的形式从技术上引入了它们，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它们的根追溯到远为久远之处。

只要接近语言功能，某种并非歧义的划分就会引入；它瞄准的是某种全然根本的东西。由于我们在处境上深深卷入这个根本层次——我要说，我们只有在这个根本层次上被卷入才是主体——但我们卷入其中的方式，仍允许我们看见自己卷入的是什么。

这正是所谓结构。我们所把握的歧义……

我会在某些更适合使它显现的场域中，带你们循迹追踪……例如意义与意指之间的歧义。只有它们能够——这并不总是愉快的游戏——让某种斑斓闪烁起来；我们甚至不能把这种闪烁最终归入“意义的闪烁”这一更高范畴，因为这里涉及的已经是意义内部的一道划分。

因为只有在这个层次上——你们会在涉及某种词语用法时看到——一些明显矛盾才会得到解决。这些矛盾之所以明显，只须揭示出来就够了。例如，围绕同一些词、围绕所谓专名，你们会看到：

- 有人从中看见最强的指示性，另一些人却看见最强的任意性，也就是看见似乎最缺乏指示性的东西；
- 一人看见最具体的东西，另一人却看见似乎走向反面的东西：最空洞的东西；
- 一人看见意义负载最重的东西，另一人则看见最缺乏意义的东西。

可是，只要在某场辩论、某个语域、某个侧面中把握问题，你们就会看到：专名的这种功能就其所是以及其名称所指而言，都清楚得再透明不过；它绝不在于——如罗素所说——专名是一个 word for

particular，一个“用于特殊者的词”。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你们会看到。不过我们先回到正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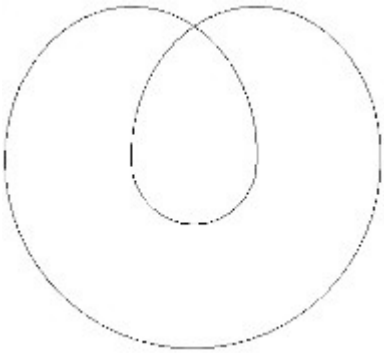
我想立刻用某样东西说明同义反复的功能。刚才我谈到实在论、朴素实在论。我要把另一种方式同它相对置：唯物主义通常作为一项少受探究的参照进入我们的话语；按照这种方式，唯物主义只承认物质符号存在。

这构成循环吗？并不！它提示了一个意义。物质性当然没有得到解释；但今天还有谁能够自在地把物质性解释为一种本质、一种最终实体？

可是，这个词项在这里被明确放到符号上……

放到符号上，而另一方面，我又曾以一项根本参照说过：符号就是为某个人表征某物的东西……这同时给我们展示了一种表面上同义反复的参照模式……

因为我终究只说了一件事：唯物主义只把我们拥有其物质符号的东西设定为存在……它当然没有触及“物质”一词的意义。然而，尽管它是同义反复，它仍给我们带来一个意义；它以一种堪称典范、范式性的形态，向我们展示了上次我为你们勾画的这个小结有什么用处：



这个原初的双重点被画成一切可能处理的引入之圆——无论所处理的是能指功能还是符号功能——已经向你们表明：我们不能把它用作某种最终能够化约为一个词项、一个点状参照的东西。

圆有利于一种神话式把握，仿佛它可以缩小到某个零点；但在一种不可能通过向自身收紧而湮灭的结构中，始终有某种不可化约之物留下。毕竟，我已经发现上一次关于莫比乌斯带所带来的东西并未完全落入虚空，这也鼓励了我。为了说明它，为了照亮那种正在把其典范价值推向最高点的东西，我现在请你们注意它的蕴含。

索绪尔在谈论所指时……

人人都知道，他并没有以一种最终定论的方式谈论所指；仅仅因为他的理论恰恰在这一点上为各种歧义敞开了闸门……他说得最有效的，无疑是这一点：相对于能指，所指呈现为正面同反面——或者随你们怎么说，反面同正面——之间的关系。

当然，语言中语义符号的存在也向我们提示了某种属于这一秩序的东西。

这里所涉及的是：即使最严格地坚持音位分析，现代语言学分析仍不可能谈论声音要素而不把它看作同某物紧密相连。同什么？同所谓 meaning 相连；我们在这里重新遇到意指与意义的歧义。

今年我以一个语法著作中的例子开始讲述；我曾向你们表明，这个例子无论怎样努力走向无语义性，仅仅因为它合乎语法，就不会不承载一个意义。围绕它，我当然也已让你们感受到：我们可以沿两条道路寻找这里所谓的“意义”，而一条并不是另一条。

其中一条是意指的道路；我们已经看到，意指能够成批构造出来，甚至丰富到令人几乎无从选择。我们正是通过某种操作、沿某条道路做到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我正因如此才选择了一个外语例子——从那里出发，我能更容易、更自然地把你们带回翻译的道路。正是通过把它译成法语，我才以一种极其简单的操作程序，让几乎任何我想要的东西从中涌现；这套程序同魔术师的手法十分相似。

可是，另一条方向完全不同；它……

无疑把我们带到一条封闭的死路，即一篇诗歌文本令人震撼、使人着迷的那个点……它清楚表明，所涉及的是另一个维度。不过，这条诗意方向留在平面、薄雾与云团中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不能令我们满足。

但正是在这里，我要把你们带回这个奇特曲面的性质；它在每一点上当然都有一个正面和一个反面。



重要的是：沿其轮廓采取某条路径，我们能够从任意一点——例如从这个正面上的一点——抵达反面上相应的一点。好，当我告诉你们：“能指本质上是按照这个莫比乌斯曲面的模型结构起来的”，说的就是这一点：材料处在同一面上，却同时构成正面与反面；我们能够在那里遇见它。

这里由音位对立结构起来的材料并不被翻译，而是发生通行；在语言的任何运作——哪怕最具偶然性的运作——中，它从一个能指通向另一个能指。

这就是那项诗歌经验以某种方式证明的事情：某种东西通行过去，而这正是意义……

它通行的方式可以得到不同定位与不同标示；这正是我们将要尝试做的事……只有这一点能使我们准确定位某种经验。这项经验不仅完全由话语构成，而且由人为设置的话语构成；这些话语受到若干条件的结构化，而那些条件会改变话语的范围。因此，我们必须相对于刚才所谓的语言使用来定位这项经验，也就是相对于被卷入其中的某物或某人——主体、施事者、承受者——来定位它。

所以，今天我要引入……引入这些形式、这些拓扑形式中的一个，也就是建立在上次作为例子给你们的曲面上的一种形式；我要把你们引入它的功能。我想，你们终究听说过克莱因瓶。

我们重新拿起这个瓶子，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在克莱因瓶与拉康瓶中，我们走吧！

它非常有意思，会给我们很多帮助；你们很快就会看到为什么。

我提醒你们，上次我曾作出这项观察：空间——三维空间——根本不是一件清楚的事。在像八哥一样喋喋不休地谈论它以前，我们应该先看看，能以哪些不同形式把握它，尤其是在本质上属于组合学的数学进路中把握它。

把问题看作已经由那些可称为曲面旋转体的形式解决，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它们给我们什么？归根结底，只给我们一个“体积”；这种东西被称为体积并非毫无缘故。

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以某种卷起来的曲面、被做成卷筒的曲面为模型制成，这一点也不是偶然的。

很明显，它会填满一个小小的空间。随后，你们可以整手把它抓起来，拿它玩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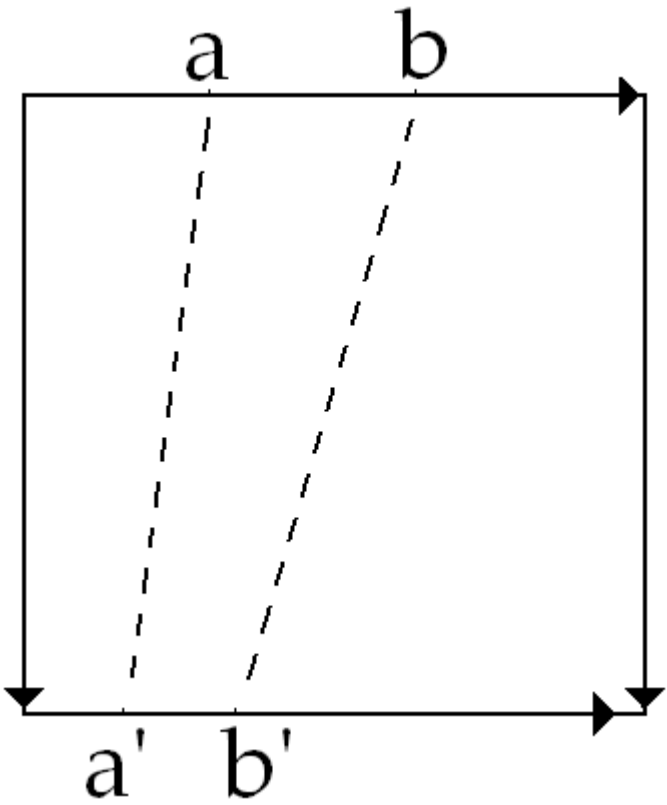
- 让圆绕一条轴旋转，它就叫作球体。我已经说过了。
- 让这个我称作三角形的东西旋转——或者只称作一个角，取决于我是否用一条横截两边的线限制它——你们就会视情况得到一个圆锥、一个圆锥截段或一个无限圆锥。

但有一些东西完全不这样运作；它们暂时无须把空间视为已经构造起来，却运作得好极了。我已经告诉你们，有三种基本形式：孔洞——我们会回来讨论——环面，以及我曾提到的交叉帽。

天哪，环面看起来并不复杂。随便拿一样东西：一枚西洋双陆棋的圆环，或者一条内胎；随后在脑中给自己出几个小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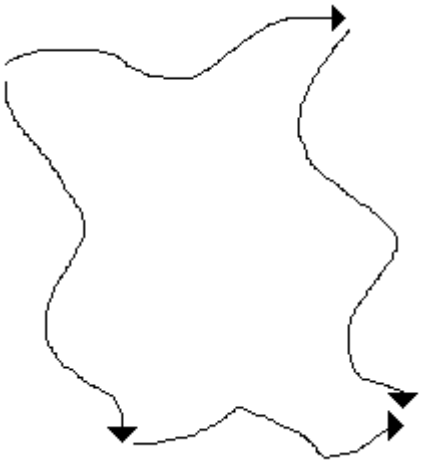
例如这个：像这样、完全像这样切一刀。假如你们以前没有做过，也没有思考过环面，请告诉我它会变成几块，比如说。

我们能够这样提出问题，恰恰证明这些东西并不是我上次指出的那种直接直观对象。不过，我们不会停留在这类小游戏上。我只想请你们注意，这些图形怎样以一种简单的组合方式被构造出来。构造如下：能够赋予它们的最基本形式，是一个四边形，而且各边都带有向量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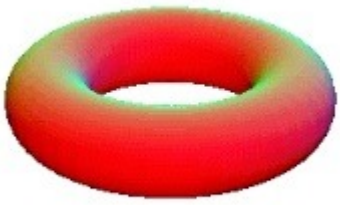
这里的向量化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我们通过缝合构造这些图形：把这里所谓的一条边界缝起来——我略过“边界”在这里意味着什么的中间定义。缝合按照向量方向进行：这里向量上的一个点 a 抵达一个 a' 点；后者不是在度量上同它对应，而是在顺序上同它对应。因此，沿向量正方向位于 a 之后的点 b，无论它在哪里，也无论 a' 到 b' 的度量距离如何界定，都会同点 b' 缝在一起。

所说构造的另外两条边也同样配成一对。这里之所以严格画成正方形，显然只是为了使图形在眼睛看来、在视觉和格式塔层面容易理解。我完全可以把它画成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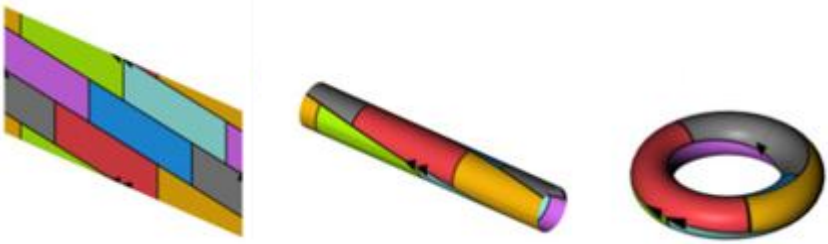
我会放上同样的向量，它也会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为了什么？

为了构造环面……环面怎样构造？



环面的构造很容易理解，所以我从这里开始。［环面的构造］(http://www.youtube.com/watch?v=0H5_h-RB0T8&NR=1)首先把这一边同另一

边缝合；在普通直观中，这会先形成一个圆柱。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假定两者之间的空间具有某种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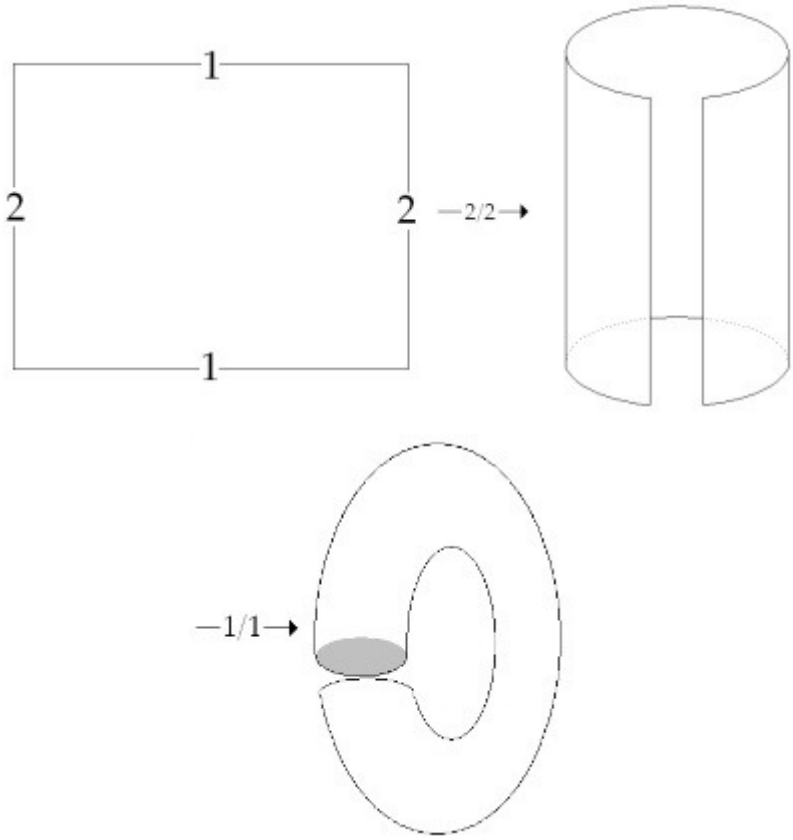
有些人就是这样，圣托马斯就是这样；总有人非要用手指把东西塞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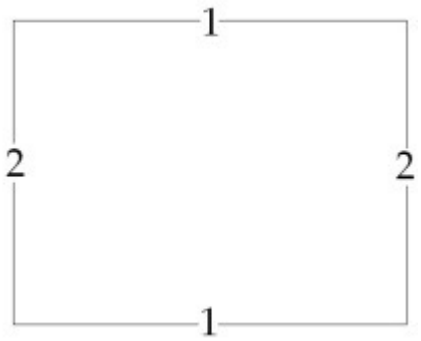
这是人类的一种类型，他们一辈子都在灌香肠！总之，如果你们非要填满它，就会得到一个实心卷筒；从这里出发，再把卷筒闭合，就得到这里画出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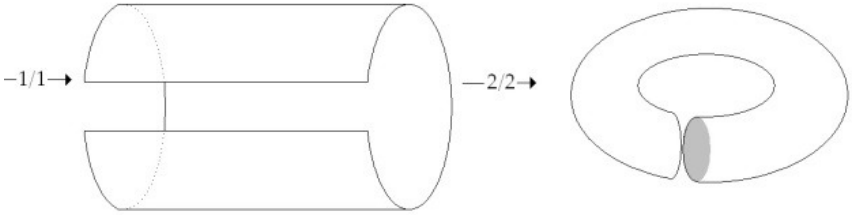
这意味着什么？

在一种本质上属于空间秩序、完全不包含历史的结构中，你们却引入了一个时间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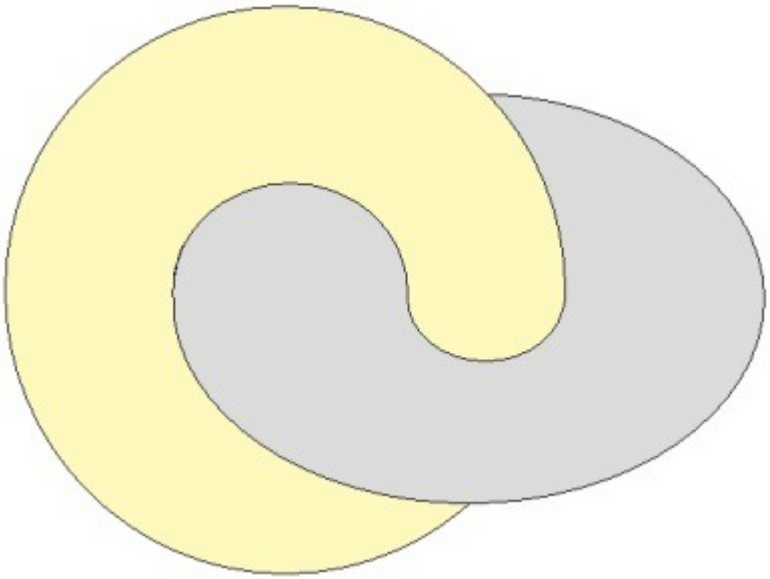
要把它完全确定下来，必须用同一个数字标记 1 和 1；但 2 与 2 必须用另一个数字或某种不同标记来表示，而后者意味着它只能随后到来。


1
2
2
1
—2/2→
—1/1→





这两项操作不能同时进行。哪一项先于另一项并不重要，结果始终是一个环面。但得到的不会是同一个环面，因为有时会得到两个彼此贯穿的环面；这甚至是它们最有趣的功能之一。



在此基础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入门练习：什么是克莱因瓶？克莱因瓶是一种完全属于同一类型的构造，区别只在于：两条带向量的边以同一方向向量化——不妨说，是环面模式，因而像环面一样适合灌成香肠——另外两条相对的边则……

所以，两次缝合哪一次先做并不重要，最终会得到相同结果；但操作必须依次进行……另外两条边以相反方向向量化。

我马上在黑板上向那些还没听说过克莱因瓶的人展示它会得到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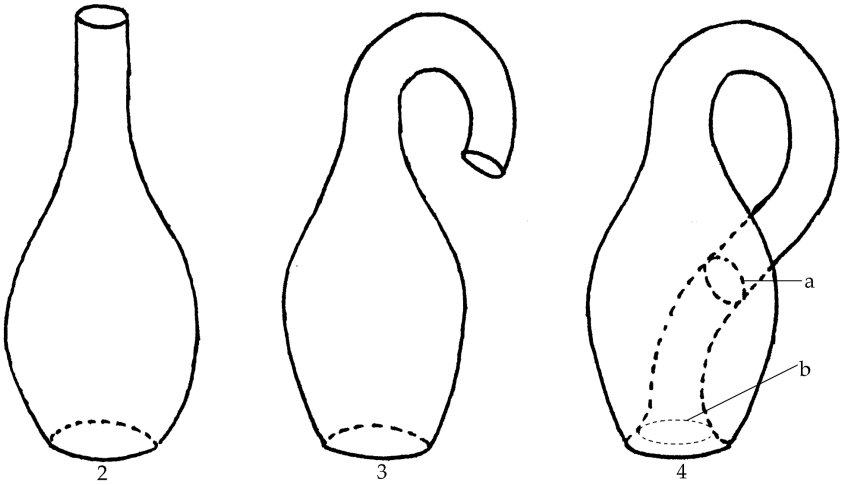
如果你们愿意，它在截面图中会得到某种东西……

当然，在这个语域中说“截面”并没有真正意义，因为我们并没有引入空间的第三维……这只是一种迎合普通直观、迎合你们通常用来在经验中定位之方式的说法……

说是习惯也未尝不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妨碍曲面拓扑的各个维度对你们来说更直接、更熟悉；只须稍作练习，而且这正是可取的……它在［截面中呈现为这样］(http://www.youtube.com/watch?v=E8rifKlq5hc&mode=related&search=)：



好。这意味着什么？我已经告诉你们，这是一幅截面图，也就是说，这里［a］有一个共同的体积，中央有一条管道［b］穿过……换言之，它配得上“瓶子”这个名称，因为这里是瓶身［2］，这里是瓶颈；瓶颈继续延长［3］，进入瓶身——如果你们愿意，为了进一步强调，我在这里［4a］向你们画出这次进入——随后嵌入并缝合到瓶底［4b］。



所以，即使不用我的图，只用词语来讲：你们有一只维希矿泉水瓶或维泰尔矿泉水瓶；把瓶颈扭弯，让它穿过瓶子的侧壁，再把它嵌入瓶子底部。



这项嵌入同时打开了［4b］……你们可以看到，这样实现的东西具有一个完全闭合曲面的特征：曲面处处闭合；可是，如果我敢这样说，

人们却可以像进入一座磨坊一样进入它的内部。它的内部同外部完全、彻底连通，然而这个曲面又完全闭合。

这个瓶子能够装液体，甚至能在普通条件下像我将要画给你们的那样盛住液体，使液体绝不会倒流到外面；也就是说，无须费心加一个塞子便能容纳液体。当然，这只属于趣味物理，稍作思考就能设想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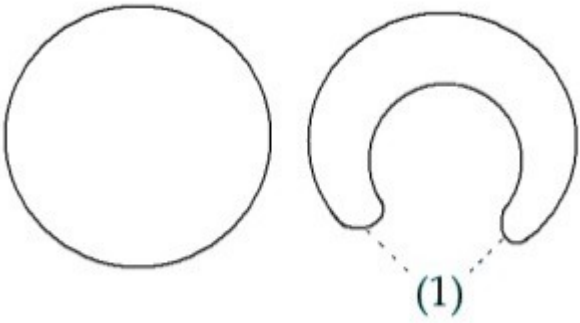


如果你们确实把我画出的这个东西竖起来，让它像瓶子那样发挥作用；瓶底朝上时它会被灌满，可一旦把它翻转，使瓶底朝下，液体当然不会流到外面。

我再说一遍，这一点严格说来根本无关紧要！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瓶子的性质使构成并封闭它的那个曲面具有同莫比乌斯带完全相同的性质，也就是它只有一面；这一点很容易回答，也很容易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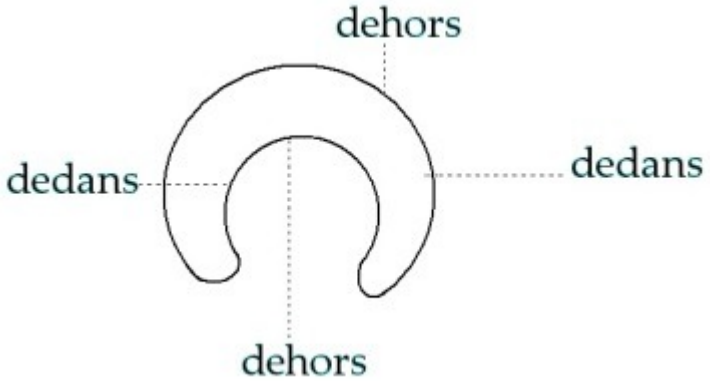
这一点也可能看起来有点像障眼法，但它完全不是；尽管它当然可能被当作类似意义效应的一种类比，我要以完全清楚的方式把它物质化给你们看，而不是作类比。

假如我们从球面出发，就能把球面做成瓶子——这绝非不可能。假定这个球面是一只橡皮球，你们把它以这种方式朝自身内部折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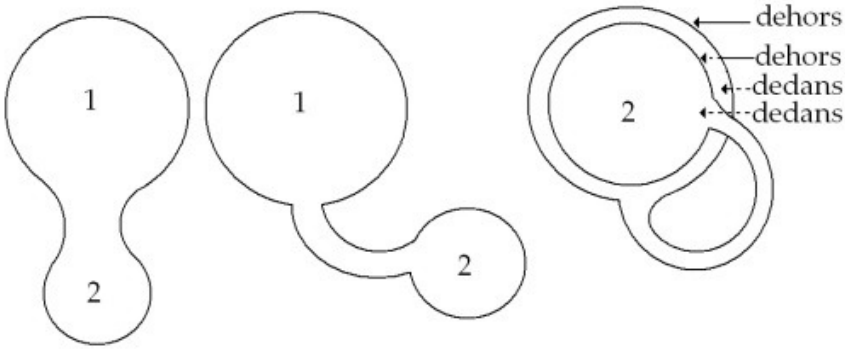
这里甚至不一定要有这个小小的回折［1］。把球面压进自身内部，你们始终可以画出截面，这样更清楚。我甚至要说，动物身体的形成过程就是这样开始的：桑椹胚阶段以后进入囊胚阶段[注]。这里你们得到什么？

> [注] 底本作 blatusla，应是胚胎学术语 blastula 的转录误植；译文据术语译“囊胚”，同时保留底本证据边界。



你们得到一个外部、一个内部、一个内部、一层曲面——这是一列原初序列——再到一个外部。通过实现一个能够充当容器的东西，你们并没有相对于原初球面规定曲面两面的功能。

如果先取一个球面，把它收紧成这个形状，再把球面的一半塞进另一半，发生的事情就全然不同。换言之……我把它画成图式……你们跟上了吗?



我通过收紧这个球面构造出一只哑铃、一个双球。假定这里是球体1；接下来我要把球体2 塞进内部。这里有原初的外部、内部；而彼此相对的是第一个外部的一片曲面同内部——不再像刚才的囊胚那样始终是内部同内部相对——这里相对的是曲面第二部分的内部。

这就是克莱因瓶吗？不是。要抵达克莱因瓶，还需要另一件东西。但也正是在这里，我能够向你们解释某样东西，让你们看到把克莱因瓶突出出来有什么意义。

假定这里存在某种关系、某种结构关系——几个世纪以来，圆与球面的隐喻在一切宇宙论思想中恒常、持久地出现，已经充分提示了这一点——再假定，为了以健全方式表象它，我们必须这样构造恰好涉及宇宙论思想的东西。

宇宙论思想本质上建立在一种并非双向一一对应、而是结构性的对应上：大宇宙包裹小宇宙。

- 这个小宇宙，你们可以随意称呼：主体、灵魂、νοῦς［nous，理智］；
- 这个 cosmos，你们也可以随意称呼：现实、宇宙……

但请假定一方包裹、容纳另一方；被容纳者表现为这个宇宙的结果，逐个部分同它对应。

不可能把这个根本假设根除；某个思想阶段正是以它为年代标志。如果你们沿着我刚才所说的东西走，就会看到，这个阶段来自对语言的某种使用。

而且只有在这个思想语域中，它才同这一点对应：小宇宙理应不是世界某一部分像翻兔皮那样翻转过来形成的……

它不是……不像我刚才画出的那个囊胚，让内部处在外面以构成小宇宙……小宇宙本身也确实有一个外部，而这个外部同大宇宙的内部彼此相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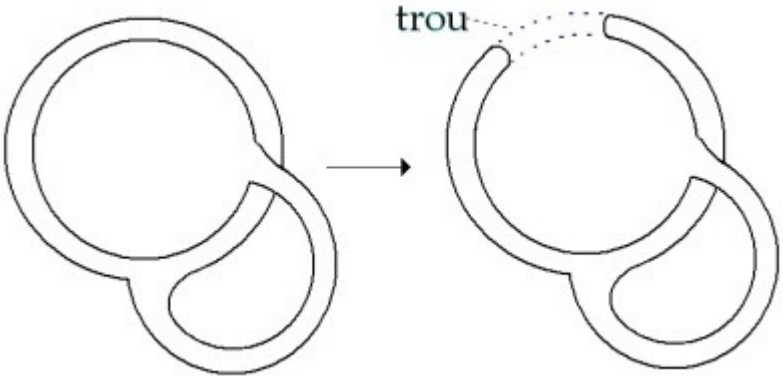
这就是我带你们重构所谓克莱因瓶时，这个阶段所具有的象征功能。

我们会看到，这幅图式当然对某种思想方式与风格至关重要；但它所表征的是——我会从细节和事实上向你们展示——一种限制，是语言使用中一种尚未醒来的卷入。

至于觉醒的时刻，我已经告诉你们，我从历史上把它标在笛卡尔的 cogito 上。它没有立刻显现出来，恰恰因为人们把 cogito 当作某种具有心理学价值的东西。但是，只要准确定位其中所涉，只要它确实就是我所说的那样，即突出显示能指的功能——这个功能只不过是：能指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

那么，从这项发现开始，能指同某种东西之间那个据说预先建立的契约便遭到打破。历史已经表明——而且科学正是从这里出发——一门科学可以从这次断裂开始铭写……

即使这项断裂立刻没有得到完整教导，只因为人们没有看到它最后的推动机制，所以始终只能不完整地教导它……一门科学正是从这里开始铭写：主体同包裹它的宇宙之间的平行关系一旦断裂，这种关系原本把主体变成心灵、心理学、小宇宙。



只有当我们在这里引入另一项缝合、引入我在别处所谓的一个根本绗缝点时，克莱因瓶的结构才在那时、而且只有在那时建立起来。这个绗缝点在这里打开一个孔洞。

也就是说，在孔洞层次上完成的缝合中，曲面以这样的方式同自身打结：我们迄今定位为外部的东西同迄今定位为内部的东西接合起来；而被定位为内部的东西，则缝合、打结到迄今被定位为外部的那一面。

看得见吗？……够清楚吗？……从那边看得到吗，光线这么差？

在这里，我们打开一个贯穿的孔口；它同时穿过我的图中象征包裹性大宇宙的东西与象征被包裹的小宇宙的东西。正是经由这个孔口，我们接上了克莱因瓶的结构。

你们看够了吗？没有？好，那我把它画大一点，否则我们永远弄不明白。这里是完整的图。

现在开始看得见了吗？开始看得见了吗？

你们能重新辨认出我刚才解释的要点——克莱因瓶的结构——吗?

这块黑板的光线一定糟透了。有没有灯，好让我看看那边那些伸长脖子的人?

你们看清我画的东西终究很重要！

我正沿一条困难的道路带你们去那里；考虑到时间与解释的必要性，这条路今天不会把你们直接带到它同语言的关系上。

既然只剩十分钟，我就试着给你们一个有趣的小解释；你们会看到它同分析经验场域的总体关系。这项构造不止一种译法。我可以用宇航员加加林的形象来表现它。加加林这位宇航员看来确实被关在——为了简化并赶快讲完，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自己的小小漫游宇宙里，仿佛一幅古老图像。

不过，从生物学观点看——请允许我顺便向你们指出——这件事相当奇特，也可以相对于动物谱系的演化加以标点。我提醒你们，很难以多少能够设想的方式理解：一个原本借鳃同自己浸泡其中的环境有规律地交换呼吸所需之物的动物，怎样实现了这件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它能够离开水；在此情形下，是因为它把大气中的重要一部分送进了自己体内。

从这种演化论观点看，你们可以注意到：只要加加林在这一切中负有哪怕最微小的责任，他就实施了一次加倍的操作；他把自己包裹在自己的肺里。结果，他甚至不得不在自己的肺里面撒尿，因为这一切总得塞到某个地方！

由此得到一个我以后必须向你们展开的三段论；它接在那个著名三段论——“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之后，颇具典范性。出于以后你们会看得更清楚的用途，我认为可以引入一幅对这个苏格拉底三段论的漫画：“加加林……所有宇航员都会撒尿；加加林是宇航员；所以加加林会撒尿。”

它同苏格拉底公式的效力差不多……不过暂且放下。加加林不仅不满足于做一个会撒尿的人，他同样不是宇航员。他不是宇航员，因为不管人们怎么说，他并不是在宇宙中漫游：承载他的轨道，从宇宙的观点看完全无法预见。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任何曾经主持一个宇宙之存在的神，都从未预见、从未以任何方式知道这条确切而必然的轨道；它依照引力定律运行，而且只有从绝对抛弃一切宇宙论显见性出发，才可能真正被发现。

牛顿的所有同时代人都曾愤怒地拒绝超距作用存在的可能性——一种不通过邻近环节逐步传播的作用——因为在此以前，逐步传递一直是宇宙的法则，是宇宙各部分彼此作用的法则。

牛顿定律使我们那个名为“斯普特尼克”的小投射物能够按照一条预先构想的定律极其稳定地维持；其中有某种性质绝对非宇宙性的东西。况且，现代科学的全部发展仅仅由于这个嵌入点，也同样具有这种性质。

这里所涉及的开口正在于此：宇宙本身、使加加林能够穿过空间存续的那个小宇宙，依赖于一种性质深刻非宇宙性的构造。

我们在分析中以“现实”之名处理的，正是这个内在球面。它是表象现实：一种名为“灵魂”的东西同一种名为“现实”的东西表面上彼此仿造、相互对应。

相对于这种仍属于心理学式世界把握的东西，精神分析给我们两个开口。第一个开口来自这个集会场、这个相遇之地；人在其中相信自己是世界中心。

可是，在人们像鹦鹉一样重复的所谓“哥白尼革命”中，重要的并不是中心概念——仿佛中心只不过从地球跳到太阳。这反而是一项明显的不利：从我们相信中心是太阳那一刻起，我们也同时相信存在一个绝对中心；古人看见太阳随着季节移动，并不这样相信，他们比我们相对主义得多。

重要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心灵、灵魂、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把自己表象成一项现实的衬里，而现实也同时变成宇宙性的现实。

精神分析向我们揭示的，首先是这个通道：经由它，人们抵达两者之间，抵达衬里的另一侧。看似奠定内外对应的这个间隔在那里被看见；这就是梦的世界，就是“另一场景”。

弗洛伊德的 Heimlich——它正因如此同时也是 Unheimlich——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那个事物、那个秘密场所：你们在街道上行走……

街道是如此独特的一种现实……我下一次会停在这里，并从这里重新出发：为什么街道必须拥有专名？……你们就这样走在街道上，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从一个广场走到另一个广场。

但有一天，不知为什么，你们跨过一道自己看不见的界限，突然来到一个从未去过的广场；然而……然而你们自己却认出它就是那个广场，记起自己仿佛从来都去过那里，已经回来过上百次——此刻你们才记起来。它一直作为一座孤立的小岛存在于记忆中，是某种没有得到定位的东西；突然，它在那里为你们聚拢起来。

这个没有名字的广场……

它以布景的陌异性而独具特点；弗洛伊德极其准确地指出那种歧义：Heimlich（熟悉而隐秘的）或 Unheimlich（令人不安的陌异），在这个词里，我们就在它自身的否定中触及正面与反面的连续性、同一性……这个广场严格说来就是“另一场景”，因为在那里，你们看见现实——你们无疑知道——像一套布景一样在这个场所诞生。

你们知道，布景另一边的东西并不是真理；如果你们站在舞台前，是你们自己处在布景的反面，并触及某种更远的东西——现实同包裹它的一切之间的关系。

当时，也就是去年，我谈到爱时，看起来仿佛在诋毁它，甚至也许确实做了某种配得上“诋毁”这个词的事：我说爱的场域——Verliebtheit（爱恋状态）的场域——既深深锚定在实在中、锚定在快乐调节中，同时又在根本上是自恋性的。

当然，在这个独特会合中，我们得到另一个维度：当我们沿梦的最实在道路抵达这个独特经验场所时，它有时会成为我们的伴侣。

这是某种东西、某个维度的标志；无疑，没有谁比浪漫主义诗人更懂得让它的重音振动起来。

还有别的道路让我们听见它：那就是非意义的道路，是爱丽丝[注4]的道路——不是 in Wonderland（在仙境中）的爱丽丝，而是恰恰已经完成了这次跨越、完成镜面反射中这次不可能跨越、来到镜子另一边的爱丽丝。正是这个［底本残缺］呈现为能够来到这场独特相遇者的东西［底本残缺］；正是它，在另一个维度——我已经说过，浪漫主义经验探索过的维度——以另一种重音被称为爱。

[注4] 刘易斯·卡罗尔：《镜中奇遇》，巴黎，欧比耶—弗拉马里翁双语版，1971年。

但要从这个场所返回并理解它，要使它能够被把握、甚至被发现，要使它存在于这样一种结构中——两个彼此贴合的面在这里相遇，从而构成“另一场景”——就必须在别处实现那种整体的非宇宙性所依赖的结构；也就是说，在某处，所谓结构、语言结构能够回应我们。

当然，这绝不是要预先断定语言同实在绝对相称；而是说，语言把一切能供我们以操作方式进入实在的东西引入实在。

语言进入实在，并在其中创造结构。我们参与这项操作；而一旦参与，就被包括、被卷入一种严密而连贯的拓扑。因此，在这个结构的某一点上，任何发现、任何决定性地推开一扇门，都不能没有严格探索中的定位，不能没有对另一开口所在之点的明确标示。

在这里，我很容易唤起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六卷[注5]结尾那段未被理解的文字：梦有两扇门，它们恰好铭写在这里；他说，一扇是“象牙门”，另一扇是“角门”：

[注5]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巴黎，美文出版社，第1、2卷，2002、2003年：“睡眠有两扇门；据说第一扇由角制成，真正的幽灵可以轻易由此通行；另一扇由闪亮的象牙制成，光辉夺目，但亡灵正是通过它把欺骗人的梦送向天空。安喀

> 塞斯一边这样说，一边把儿子和西比尔带到那里，让他们从象牙门出去。埃涅阿斯取捷径回到船边，同伙伴们重聚。”

- “角门”向我们敞开梦中真实之物的场域……而这就是梦的场域；
- “象牙门”则把安喀塞斯、埃涅阿斯与西比尔送回白昼：错误的梦正从这里通过。

梦境中最迷人的场所、错误负载最重的梦之“象牙门”，就是这个场所：在那里，我们相信自己是一个存续于现实核心的灵魂。

第4课 · 1965年1月6日

精神分析的问题。

我打算以这个标题定位今年的讲述。不过，说到底，我为什么没有说：精神分析家的问题？

因为经验表明，对精神分析家来说，正如人们所说，除了下面这个问题以外没有问题：人们来不来做精神分析？

如果人们来到他们的诊疗中，他们便知道会发生某种事情——这就是精神分析家牢牢锚定的立场。他们知道会发生某种事情；如果把“奇迹”一词关联到 mirari，后者在极端处可以意为惊异，那么这种事情可以被称为奇迹。

说实话——感谢上帝——精神分析家的经验里始终留下这样一块余地：发生的事情对他而言是出人意料的。

英雄时代的一位精神分析家，西奥多·赖克……

这是个好兆头：我刚刚重新想起他的名字。今天早上拿笔记时，我把它忘了；你们会看到，这同我今天的讲述关系极其紧密。

……所以，西奥多·赖克把自己的一本书题为［《惊讶的心理学家》（Der überraschte Psychologe）］(http://www.archive.org/details/Reik_1935_Der_ueberraschte_Psychologe_k)[注1]。

> [注1] 西奥多·赖克：《惊讶的心理学家》，巴黎，德诺埃尔出版社“分析空间”丛书，2001年。

说实话，在他所属的精神分析技术英雄时代，人们比今天更有理由惊讶。我刚才之所以谈到“余地”，是因为几十年来，精神分析家一步一步地把这种惊讶压到自己的边界上。也许如今，这种惊讶恰好充当他的边界，使他同那个世界分隔开来；所有人正是从那个世界来做——或不来做——精神分析。

在这些边界以内，他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相信自己知道。他之所以相信自己知道，是因为已经在那里画出了自己的道路。

可是，如果他的经验应当提醒他某件事情，那恰恰是任何过分自信的知识都受到某种幻觉成分的威胁。

在西奥多·赖克的时代，这位作者能够把惊讶——Überraschung——视为一项信号、一道照明、一束闪光：它向分析家标示，分析家正在把握无意识，某种属于这一秩序的东西刚刚显露出来。这是一种主体经验：某人突然越过布景的另一边，而且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做到。这就是 Überraschung；至少，分析家由此知道，沿这条路、这条小径、这道踪迹，他正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毫无疑问，在西奥多·赖克经验开始的时代，这些道路笼罩在黑暗中，惊讶则是它突然获得的照明。但闪电无论多么耀眼，也不足以构成一个世界[注2]。

> [注2]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死亡与言说之间的本质关系像闪电般闪烁一瞬，却仍未得到思考。"载《通向语言之途》，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76年，第201页。

我们会看到：在弗洛伊德看见这个世界的门打开之处，他仍不能确切说出这些门的门扇与铰链叫什么。

但这足以保证分析家在此后已经能够定位一个过程的规律展开时，必然知道自己在哪里、甚至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吗？一种"自然"可以得到定位，却未必得到思考。我们有足够证据表明：在这个已经得到定位的过程中，许多事情——甚至可以说也许一切，无论如何至少是终点——对他来说仍成问题。

分析的终结以及这种终结的意义，目前都尚未得到解决。我在这里只把它作为一项证据，说明我所谓的定位未必是一种经过思考的定位。

当然，这项经验中仍有某种得到保证的东西：它同我们所谓的解结效应相联系。某些负载着意义、无法经其他道路解开的东西，在这里被解开；这就是分析经验营地建立其上的坚实地面。我之所以使用"营地"这个词，正是为了标示我今天讲述开头所说的封闭所产生的东西——无论是否跨过营地边界。

精神分析家有权断言，某些东西——分析意义上的症状……

它不是符号，而是某种结；这个结的形状、收紧方式和线材从未得到准确命名……它是某种符号同符号打成的结，严格说来正是所谓分析症状的基础……

也就是某种安置在主体层面的东西；任何合理、合逻辑的对话都无法解决它……在这里，精神分析家向受其折磨的人、向患者断言：

“只有进入这个营地，你才能从这个结中解脱。”

可是，只要分析家仍只凭自己在分析经验的人为条件下对那些已被开辟之道路的经验来操纵、处置这项真理，它对他来说难道不仍只是一条经验真理吗？

这是否意味着，他已经用要求、移情、认同这些词，把自己能够从实践中作证的一切都说尽了？

只须看看赋予这些经验词项的参照怎样摸索不定、不合适而不充分，就知道并非如此。

只取第一个词项——资本性的、枢纽性的移情——我们便能从分析话语的文本本身确认：严格说来，在这套话语的某个层次上，执行操作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因为一切有关移情的话语中始终留下某种不可化约的残余：移情仍未摆脱公共语言、日常语言乃至共同表象已经赋予它的那种“情感关系”。只要这一点没有被清除——因为“情感的”严格说来没有别的意义，只意味着非理性的——人们就会知道，就这些词项中的一个，即移情而言……

这里无须再谈其他词项；随着我们朝系列中的另一端——认同——前进，黑暗会逐渐加深……这项经验中没有任何东西得到把握或理论化，无论积累至今的规则与训诫多么可靠。

会做某样东西——在轮盘上制陶或雕刻对象——并不足以让人知道自己在什么东西上工作。

由此产生了某种本体论神话；人们有充分理由借它攻击精神分析家，对他说："你所参照的这些词项，最终都指向倾向这个混乱场所……

因为在精神分析的通俗哲学中，驱力最后会被错误地还原为倾向……所以，这就是你工作的东西：你把一种内在于某个实体之物的属性实体化、本体化；那个实体就是你所谓的'人'。精神分析家的这套人类学，我们早已认识：还是那古老的 οὐσία［ousia，实体］，还是那个始终活得好好的、完好无损、未受触动的灵魂。

分析家即使不直接说出它的名字——除非带着几分羞怯——思考时仍然诉诸它。于是，他完全有理由暴露在你们知道来自何处的攻击之下：这些攻击来自几乎一切思想有能力、有权主张的地方，即把"人"当作一个既定之物来谈并不恰当；"人"……

在他看来既是内在、也是外在的众多规定中，换言之，在那些作为事物、作为命运向他呈现的规定中……人不知道自己处在这些所谓事物、所谓命运的核心；这些事物由某种最初关系、生产关系决定，而他正是这项关系的动力。它们无疑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却仍由他的谱系决定。

问题在于：我通过自己的教学加入那些有充分理由质疑人类既定、自然地位的人时，以这种方式行事究竟会产生什么？

- 我是否像最近有人——而且是同我极亲近的人——指责的那样，助长了那些尚未跨过边界、尚未来做分析之人的阻抗？

- 还是分析带来的真理能够、抑或不能成为进入分析的入口？如果我们以某种方式拒绝让一套话语包纳分析经验……

而这种拒绝尤其正当，因为分析经验只有在人受话语原初规定这一条件下才可能……如果我这样做，使人在分析场域以外谈论分析成为可能，我究竟是否助长了对分析的阻抗？

- 还是这里所涉及的阻抗来自内部，是分析家的阻抗：他抗拒向某种能够理解其经验的东西敞开这项经验？

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所予，并不是封闭的所予，而是说话的主体。分析带来的东西是：主体说话并不是为了说出自己的思想；并不存在一边是世界、另一边是那个怪诞而自负的人物对世界作某种程度的意向性或意指性反映——这个人物仿佛处在世界中心，从永恒之初就注定要赋予世界意义并反映它。

想象一下：这个纯粹精神、这个自古以来被预告的意识，会像一面镜子待在那里，发出神谕！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总要回到这一点——它为什么偏偏要用一种时时阻碍它自身的语言发出神谕，以表达它在自身经验中最确信的东

西？哲学家自古以来一直抱住不放的逻辑与语法之间的矛盾，已经清楚显示了这种阻碍。

既然他们抱怨语法玷污自己的逻辑，为什么人们自古以来仍如此执着于用合语法的语言说话？

- 使用那些像他们自己一样奠基、反映纯粹镜面的词类；
- 使用那些他们明知会玷污逻辑、而且一旦信赖就会恰好使他们大错特错的词类。

我们拥有一项经验：

- 一项经验每天都在每位分析家的诊室里继续：他是否知道这一点完全无关紧要；
- 一项经验使我们无须绕道诉诸哲学批判，因为哲学批判只会为自身的死路作证；
- 一项经验让我们亲手触及：主体、患者说话这一事实——也就是发出那些被称作语言材料的粗哑或柔和声音——首先决定了他的思想所走的道路；而且决定得如此之早……

并且以如此原初的方式决定，以至于他像一头被烙印的动物一样把痕迹带在皮肤上；他首先由某种或宽广或狭窄的东西认同出来。

不过，我们如今发现它比想象中狭窄得多：一门语言只需这么大的一张纸、列出它的音位，便能容纳。人们当然还可以继续设法维持旧有分裂，说语言中有两个层次：

- 不进行意指的层次，即音位；
- 以及进行意指的另一个层次，即词。

好，我今天在这里是要提醒你们：弗洛伊德在1890至1900年间最初把握到无意识效应。是什么为他提供了模型？

- 1898年的文章[注3]谈专名遗忘：忘记著名［奥尔维耶托壁画］(#SIGNRELLIfresques)作者西尼奥雷利的名字。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遗忘的心理机制》，载《成果、思想、问题》第1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

请注意：第一个在他那里显现、结构化其思想并打开道路的效应，正是从这里产生的。他在这篇文章中极其着重地标示、表述了这一点；你们知道，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约六年后出版的《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注4]开头。

> [注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7年。

他后来从这里重新出发，因为他的经验正起源于此。在这次遗忘中，究竟是什么溜走了？……

人们称它为遗忘；可从第一步起，你们就会看到，必须始终警惕的是意指。因为它当然不是一次普通的遗忘；弗洛伊德式的遗忘是记忆的

一种形式，甚至是它最精确的形式。因此，最好警惕“遗忘”、Vergessen 这样的词。不妨说，是一个孔洞……究竟是什么从这个孔洞中溜走了？是一些音位！

他缺少的并不是“西尼奥雷利”这个名字，仿佛西尼奥雷利会让他想起一些令胃里翻腾的事情。

恰恰没有任何东西需要压抑，你们会看到，弗洛伊德已经这样表述。他没有压抑任何东西，完全知道问题是什么，也知道西尼奥雷利和奥尔维耶托壁画为什么深深触动了他，为什么它们同最让他挂心的事情——死亡同性的联系——彼此相近。

没有任何东西受到压抑；溜走的是 SIGNORELLI 这个词的前两个音节。弗洛伊德立刻说、立刻指出：“正是这一点同我们在症状中看到的东西关系最密切……”

而当时，他还只知道歇斯底里者的症状。

当我们追踪症状的规定及其解结时，所处理的替代、滑移、障眼法与隐匿都发生在能指材料的层次。只不过，在当时……

尽管他的全部论述都证明，他如此切中这个现象的活生生核心，以至于在每个转折处都不断尽力强调问题所在……他说：“在这个案例中，这是一项 äusserliche Bedingung，即来自外部的规定。”

随后，在一处补笔中，他会说：“人们可能反对我，说这里存在……”

这证明他多么清楚地感觉到两类现象之间的差异；它们本可以在这里得到区分……“在内部，忘记西尼奥雷利这个名字这一失足，同西尼奥

雷利这个名字拖带的东西之间，也许确实存在某些关系——考虑到这里涉及奥尔维耶托壁画——它会拖带许多可能比我自己所知道的更令我感兴趣的东西。”

不过，他说的是：“人们可能这样反对我……”这就是他所能说的一切，因为他自己清楚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会设法观察、更加深入这个机制，并证明怎样设想这个首要案例。它是弗洛伊德思想中出现的第一个模型，是某种对我们来说具有开端性、关键性的东西；我们会更详细地看到，为了准确说明问题所在，哪些装置被强加给我们。

从那时以来，我们已经学会把某种叫作语言系统的东西作为对象来操作，这当然为我们提供了帮助。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弗洛伊德进入这个场域时的第一份证词、他的论述把一切完整保留下来，轮廓已经绝对清晰；我们无须给他的论述添加任何东西，只须在这里加上：signans 与 signatum［参见斯多葛学派］。

正是在这里，我曾预告会加以使用的专名功能无疑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意义。

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专名概念在语言学家的话语中取得了一项特权。

我迄今主要以最直接、最针对个人的方式向你们说话；分析家们，你们可以放心：在话语面前感到为难的不只你们。你们甚至恰好最不易受到它的侵扰。

我最好告诉你们：语言学家面对这个专名，也没那么容易脱身！

关于这个题目，已经出版了数量相当可观的著作；对我们来说——至少本应如此——它们非常值得逐字审查，按部分阅读并作笔记。由于我无法包办一切，我希望有人能够在今年为这门课保留的所谓闭门讨论中承担这项工作；我正试图在那里重新引入研讨班的功能。

例如有一本书，维戈·布伦达尔先生[注5]的《词类》；这是一本由哥本哈根蒙克斯高出版社出版的好书。

> [注5] 维戈·布伦达尔：《词类》，哥本哈根，埃纳尔·蒙克斯高出版社，1948年。

另一本出自一位很可爱的瑟伦森小姐，题为《专名的意义》[注6]，同样在哥本哈根出版。世界上总有些地方可以研究有趣的问题，而不必把全部精力都用来制造原子弹。

> [注6] 霍尔格·斯廷·瑟伦森：《专名的意义》（The Meaning of Proper Names），哥本哈根，G. E. C. Gad出版社，1963年。

还有著名埃及学家艾伦·H. 加德纳爵士的《专名理论》[注7]，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 [注7] 艾伦·H. 加德纳：《专名理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40年。

最后这本尤其有趣，而且我要说，相当“够味”；因为它真正是一部大全，是一个围绕专名主题浓缩起来的点，集中呈现了所谓错误——完成了的、显而易见、展陈在眼前的错误。

这项错误同许多其他错误一样，起源于真理的道路：它从一项在启蒙道路上自有其意义的小观察出发。加德纳注意到，约翰·斯图亚特·

密尔[注8]在一般名称的功能中建立了一项根本区分——至今仍没有人说清名称究竟是什么，不过人们终究一直在谈论它——一般名称具有两种功能：指称或涵义。

> [注8]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演绎与归纳逻辑体系》，巴黎，马尔达加出版社，1995年。

- 有些名称自身包含发展的可能性，包含一种叫作“定义”的丰富性；它会让你们在词典里从一个名称不断转到另一个名称。这就是涵义。

- 另一些名称则是为了指称而造。我用名字称呼坐在第一排或最后一排的某位在场者；表面看来，这只涉及他。我只是叫出他的名字。由此，我们会把专名界定为一种只凭自身声音特性参与对象命名的东西；除了这种指称效应，它没有任何意指性的穿透力。

这就是加德纳先生教给我们的东西。当然，它只带来一点很小的不便：至少在第一步，它迫使他排除所有自身带有意义的专名——而这类专名数量很多。

Oxford 可以拆成两部分；它会得到某种同牛有关的东西，诸如此类——我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Villeneuve（新城）、Villefranche（自由城），这些都是专名，却同时具有意义。

这件事本身就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当然，人们会说：专名发挥作用时，与它自身具有的这种意指无关。遗憾的是，显而易见，如果专名没有任何意指，那么当我把一个人介绍给另一个人时，就绝对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然而很清楚，如果我以“雅克·拉康”这个名字向你们自我介绍，我便说出了某种东西；它立刻会为你们带来若干意指效应。首先，因为我在某种秩序中向你们介绍自己。

如果我身处一个社交场合，就表示我在其中不是无名之辈；另一方面，只要我以“雅克·拉康”向你们自我介绍，就已经排除了我是洛克菲勒或巴黎伯爵之类人物的可能。

一个专名会立即带来若干参照。

你们也可能已经在某处听过我的名字；那当然会使这些参照更加丰富。

说到底，断言专名没有意指，是一项粗陋的错误。

恰恰相反，它携带的不只是诸种意指，而是一整套警示的总和。

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任意性或约定性之类特征当作专名的区分性特征；因为按照定义，这是各种能指的共同属性。人们已经——而且相当笨拙地——过分强调语言的这一面，说它是任意的、约定的。事实上，我们瞄准的是另一件东西，所涉及的也是另一件东西。

我一直在你们面前晃动的这个小模型，正是在这里取得价值。它出现为不同形式，实际上却始终相同。我所说的“你们”，是今年以来在此听课的听众；另一些人早已熟悉它：一条莫比乌斯带，以及上次我那只所谓克莱因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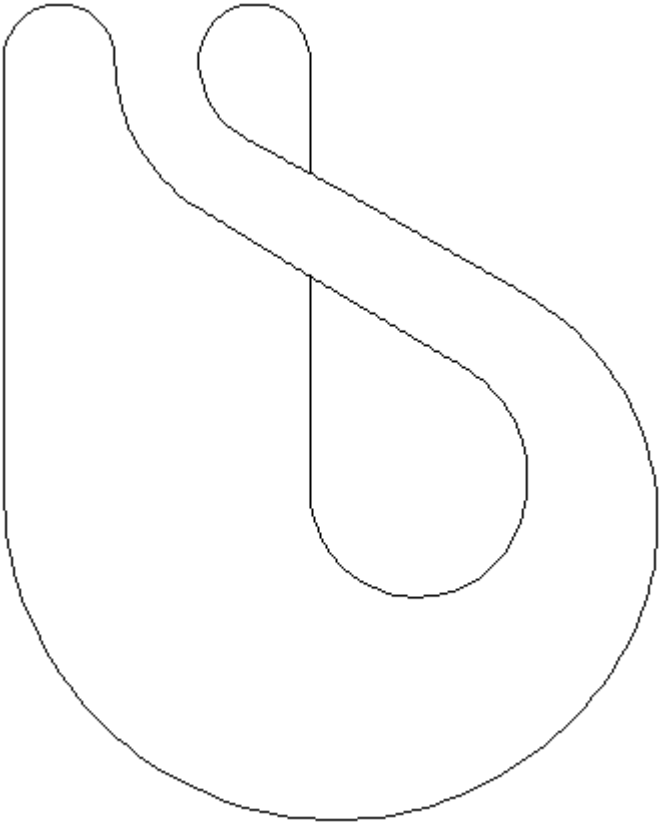
问题就在这里，所返回的也是这里：这是一个模型、一项支撑。把它看成只诉诸想象，绝不恰当；因为首先，我想让你们——不妨说

——“用理解力摸到”某样就在这里、额头后面的东西，而它恰好有这样一个特征：它不理解……弗洛伊德早期尝试中，曾把手按在他想替其解除阻抗的女患者头上。这正是这项操作的原始形式之一。

在那里运用这些拓扑模型并不容易。对我来说，并不比对你们容易。有时我独自一人，也会把自己弄糊涂。当然，来到你们面前以前，我已经练习过！

那么，让我们重新拿起上次那幅图式：那只小水母、那枚漂浮的小鹦鹉螺。人们给我留下了各种图形，它们应该能替你们大大照亮情形。

看得到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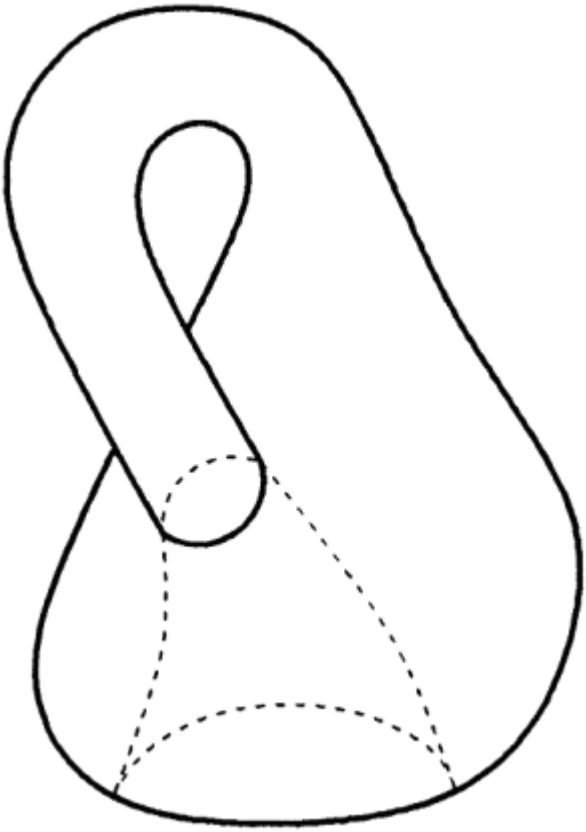


上次我以这种方式把克莱因瓶画成图式，也就是把它画成数学家认为应该吹制出来的样子——数学家们并不是坏人——可以说，他们为公众娱乐而吹制了这只克莱因瓶！

我正像数学家那样向你们表现它，因为数学有一整面很乐意通过娱乐引入。克莱因瓶并不复杂，你们可以请人做一个……

甚至有人提议在入口处开一家小店，让每个人都能买到自己的小克莱因瓶。它会成为识别标记。克莱因瓶并不贵，尤其是批量订购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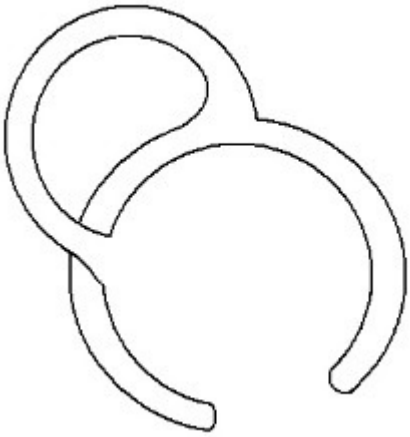
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它是一只瓶子，就是这个：





这只瓶子的瓶颈进入内部，再像我已经向你们解释的那样，嵌入瓶底。

如果再把进入内部的瓶颈稍稍吹大，就会得到这幅十分漂亮的双球图式：一个球包纳另一个球。正如我想你们上次已经听到的，这种形式尤其有利于让你们以最原初的方式亲手触及：人很早以前便从小宇宙与大宇宙这幅双重而相连的图像中，为自己的模型发现了什么好处。



例如，我本可以轻松向你们表明——遗憾的是没有时间展开，只能勾勒一下——中国早期天文学极其天才，我向你们保证。所谓“盖天（Kai Thien）”的早期中国天文学，把大地画成这个样子，天空像两只碗相扣一样覆盖它；人们认为天的根部浸在一种更倾向于被看作水的东西里，天空就像一只倒扣的碗漂浮在水上。这不只允许人们极其准确地定位若干地理与天文坐标，也支撑了完整的世界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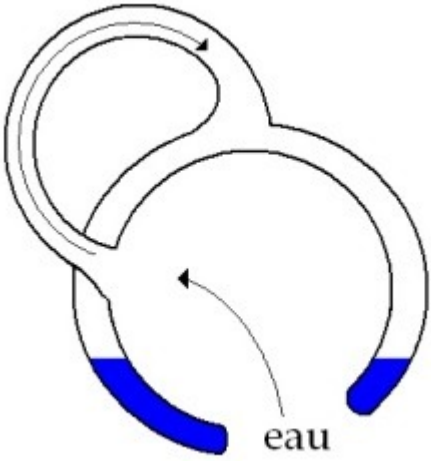
思想与事物的秩序、社会的秩序，都或多或少以类比、同源的方式完整铭写在其中；这幅图式能够标明所谓垂直坐标、方位坐标同赤道坐标之间的关系。

当然，人在中国时，北极大致像这样处于一顶倾斜帽子的位置；黄极——人们完全知道它同北极不同——则标在旁边。由此可以产生各种区分、类比，以及我已经说过的分类交结与对应关系；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比在别处更轻松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引入中国天文学只为举例。无论文化怎样变形，你们始终会在各个层次重新遇到这幅基本图式：或多或少得到丰富，却明显相同；或多或少被碰得凹凸不平，却有同样的出口——我是说必然出口。它们总是多少受到遮蔽，因为人们当然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但正如分析经验的基础也可以不要求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在于缝合点在哪里。缝合点位于我可以称作“内部的外皮”与“外部的内皮”之间。

我已经告诉你们，分析无疑教给我们一条进入两者之间的道路：主体能够以某种方式相对于自己在两个球面——内在球面与外在球面——内部的处境离开熟悉之地，抵达两者之间。那里是一个奇异场所，是梦与 Unheimlichkeit（陌异性）的场所。

总之，如果允许我切入活生生的东西，我会说问题如下：当你们有一次把克莱因瓶拿在手中——这也许确实构成推广这个瓶子模型的理由——可以从它对把它当作对象握在手里的你们所呈现的唯一开口倒入水。水会从这个小小的鹅颈通过，来到两层之间这样停留，形成某个水位。



通过反向操作，你们可以倒出几口，甚至可以用这个瓶子喝水；但你们会看到，它很调皮：水一旦进入内部，就不那么容易全部倒出来。

这里，我们进入隐喻层面。归根结底，在分析中探索梦或陌异性的场域是什么？就是去发现什么东西——如果可以这样说——卡在这两个球面之间；某种意指、某个所指最初在那里混合起来。

人们让所指重新流通；问题是为了什么。如果信赖我期待这幅小图给予的帮助，目的应该是纯粹而简单地把它排空，而不是重新放回内部。也不是拿这个早已用晃荡不定的重量妨碍我们的灵魂重新为自己造一个灵魂：由于我们既不知道这片空无的形态、平衡，也不知道它的收窄处，它所造成的阻抗就像一块完全无法控制的压舱物。

因为只须把这幅图形稍稍复杂化——我把它交给你们的奇思与想象——你们便会看到：只要在其中设置几个小舱格，就能把它变成一种

稳定性很特别的仪器；例如，只须把它稍微倾斜，它就立刻猛冲并翻倒在地。

无论如何，排空意指的目标，正是我们经验之旨趣首先提示的方面。

那么，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排空不能更容易地实现？这是由于图形的欺骗性质。我会试着解释，让你们明白我在这里想说什么。

这幅图——克莱因瓶——在这里恰好以一种骗人的外观被画出，因为这正是结构欺骗我们时采取的外观：它让人觉得，我们的意识、思想与意指能力像一道内部衬里那样重复着包裹它的东西。于是，只须把对象翻转过来，就会造出这样一种认识主体的观念：这个主体反过来在这里包裹它所提出的世界对象。

只不过，我刚才说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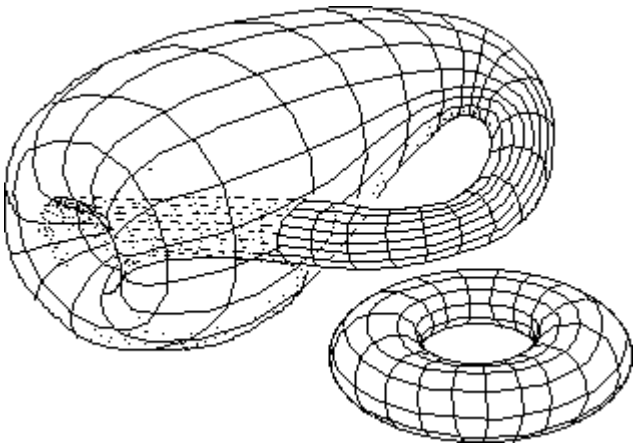
- 这并不是提出某种属于直观秩序的东西；
- 这甚至不是一部新《先验感性论》的草图……我反而请你们警惕那个我并不恰当地称为“模型”之物的想象性质。因为一只真正的克莱因瓶——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第一次在这里、并且在适当层次上引入“真”这个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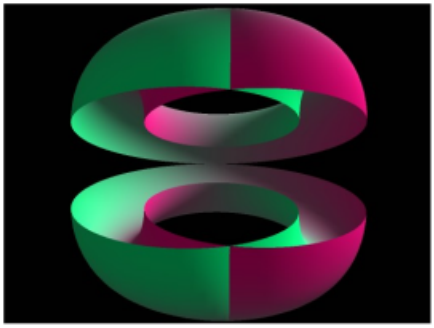
一只真正的克莱因瓶并不采取我在黑板上粗略画出的这种形式。我为了清楚，把它画成截面图；你们自然会把它想象成有体积，也就是想象它圆鼓起来。你们让每一部分围绕自身旋转，使它圆柱化，这样才看得见。

但拓扑曲面要求我们区分两类性质：曲面内在固有的性质，以及由于你们把这个曲面放进一个真实的三维空间而使它取得的性质。

同样，所有能够在这里形象化小宇宙—大宇宙关系之根本意指的东西，只有因为这套拓扑内在的主体性质被浸入共同表象的空间——通常所谓主体间性——才具有意义。多年来，我听见若干据说同我一起工作的人拿“主体间性”这个词漱口，以为它等同于我的教学：仿佛一个主体理解另一个主体、一位子爵遇见另一位子爵、一名宪兵遇见另一名宪兵，就构成精神分析经验的神秘基础与本质。主体间性的维度同我们正在阐明的问题完全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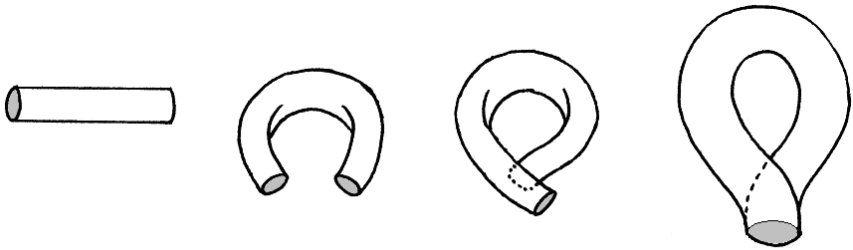
为了方便，我们仍可以试着把真正的形式放进自己的三维空间来接近它。但你们会看到，它对我们经验中那些死路会提示完全不同的道路。就其本质而言，这只克莱因瓶是什么？它无非是某种非常接近环面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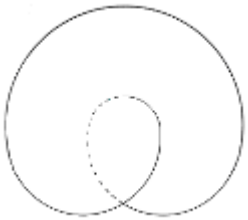




我是说一段圆柱：你们把它弯回来，再将截断圆柱的两个圆形切口缝在一起；这样就会造出所谓圆环。

现在换一种做法。假定你们正要把这段截断圆柱变成环面，却把这里的圆形切口敞开；至于另一道有待缝合的圆形切口，则像这幅小图画出的那样把它带过来：





……既可以让它敞开，也可以让缝合——想想你们的家务针线活——从内部进行。比如从下面看：下部的外面会同下部另一部分的里面接合、延续；另一边也一样。这样，你们会得到什么？

如果不把它浸入共同主体间性的三维空间，你们会得到某种同时敞开又闭合的东西；因为这些曲面只有在你们身处三维空间时才会彼此穿过。

就曲面内部固有的性质而言，根本无须假定它们相互穿过，也能抵达这种缝合状态。

这同我曾提醒你们的图式完全相同：莫比乌斯曲面的基本形式，是一条这样的薄片；只须拿一条普通带子，转过半圈以后让它同自身接合，就能把它画出来。你们只有用一个自相交的曲面才能把它闭合；若这个闭合曲面不自相交，莫比乌斯曲面就会穿过它。

这是浸入三维空间所蕴含的一项必然性，却绝不定义曲面本身的性质。你们会说：我们本来就在三维空间里！好吧，确实如此，那就走进去。

即使在三维空间里，这个结构仍具有一项使它区别于其他结构的特殊性质：在我的图式中，围绕这个入口、这个孔洞、这个孔口的周边使它具有自身规定；这个曲面上的事物无法定向，因为它们始终能够从正面通向反面。这个开口的位置对曲面的性质至关重要，具有结构作用：曲面上的任何一点都可以占据它。

只须稍用想象，你们便会看到：同一枚只能以某种方式在自身织物中整体翻转、即使保持原位也只是这样翻转的圆环或环面相反，在这只

瓶子的织物上，每个位置都能通过一次柔韧的滑移产生这个缺失之环；正是它赋予瓶子结构。

严格说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试图围绕所谓专名遗忘现象考察的东西。

论点如下：理论家、尤其是语言学家试图就专名说出的一切，都在这一点周围失足——专名当然比其他名称更具指示性、指称性，但人们说不出究竟为什么。

另一方面，同其他名称相比，专名恰好具有这项性质：尽管表面上它是最切合某个特殊者的名称，却恰恰能够移动、旅行、遗赠。说到底，如果我是昆虫学家，世上还有什么比有一天看到一种狼蛛以我的名字命名更令我渴望？

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据说专名是具有绝对特殊规定的一种词类，可为什么它恰恰能够被这样使用？语言学家有时断言不能这样用——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主题让他们的笔滑向了多少地方——可专名完全能够使用复数，人人都知道：人们会说“杜朗一家”“波莫多尔一家”，随你们举什么例子，还有库特利纳笔下的布罗萨尔堡一家；你们记得《布罗萨尔堡一家的荣誉》[注9]。专名还可以在言语中发挥动词、形容词，甚至副词的功能；也许有一天我会让你们亲手触及这一点。

> [注9]　乔治·库特利纳：《布罗萨尔堡一家的荣誉》，载《炉灶》，巴黎，罗贝尔·拉丰出版社“Bouquins”丛书，1990年，第358页。

那么，处在这种指示功能的歧义中的专名究竟是什么？它的指涉性质虽非专属于意指场域——尽管也确实属于它——却仿佛由移动与跳跃的性质补偿。

在这个层次上，我们是否应该像我所认为的那样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注10]“普遍化与特殊化”一章和“作为物种的个体”一章中，其思想和表述正抵达这里？他试图整合并说明：专名所附着的特殊性并不超过一种自觉分类式的范畴用法；这些范畴凭借彼此对立，使思想在同语言的关系中规定若干根本对立、连续交叉与分割，从而让野性的思维重新找到柏拉图为概念创造规定的那套根本方法[注11]。

> [注10]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巴黎，普隆出版社，1962年。
>
> [注11] 柏拉图：《智者》，巴黎，美文出版社，1986年。

那么，我们的专名最终只须作为这个分类过程的最后一项被纳入；这个过程把事物收得足够紧，终于抵达作为物种中特定个别点的个体。

很清楚——请你们回去读这些章节——列维-斯特劳斯在自己努力进行的阐明运动本身中遇到了障碍，而且把它指出来了。严格说来，他通过自己所遇到的东西来指出它：他遇到了命名者的功能。专名是一个被给予的名字。你们会说，是由教父给予；如果你们决心把教父当作另一个人，这确实也许就足够了。

但问题不只有教父；还有各种规则、特定时刻，以及一整套交换与社会结构的配置。正是在这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停下来指出——而且指出得有道理——如果不引入某种外在于严格语言学场域的参照，就无法处理专名问题；不能离开界定专名的功能与用法，把它作为一个“词类”孤立出来。

恰恰在这里，我要从另一个语域提出反对：把专名说成同一套机制在唯一标本层次上的收紧与化约——仿佛分类正通过这套机制从属走向

种，最后抵达这里——是错误的；这种做法同样危险而后果沉重，就像在数学集合论中把只包含一个对象的子集同这个对象本身混淆。正是在这里，那些出错、深陷错误并坚持到底的人，最终会成为我们用来证明问题的对象。

伯特兰·罗素如此彻底地把专名同指称性、指示性认同，以至于最终说：指示词——用他的语言说，“that（那个）”这个指示词——就是最典型的专名。人们不免要问：他为什么不把黑板上自己熟悉的这个 x 点叫作安托万，也不把这截粉笔叫作奥诺丽娜？为什么这种后果立刻显得荒谬？

把你们带向我想去的道路，有许多方式。首先，这件事也许会立刻跳进你们眼里：没有人会想到那样做，因为按照定义，如果我在数学证明中把这个 x 点画到黑板这里，它恰恰在本质上是可替换的。正因如此，我也绝不会把一截粉笔叫作奥诺丽娜。

相反，我可以用这个名字称呼狄德罗所谓［我的旧睡袍］(http://www.ebooksgratuits.com/pdf/diderot_regrets_sur_ma_vieille_robe_de_chambre.pdf)。这只是一个 hint［暗示］，它引入可替换者的功能；考虑到时间，我今天就用它立即完成一次跳跃，希望下次借此更好地表述并接续问题。

我要告诉你们，特殊者并不是作为物种的一个标本……

不是作为通过若干特殊性质收紧为唯一者的标本，无论它多么典型……特殊者之所以由专名命名，是因为它不可替换，也就是说，它可能缺失；它提示了缺失的层次、孔洞的层次。我叫雅克·拉康，不

是因为我是个体，而是因为我是某种可能缺失的东西；于是，这个名字会走向哪里？走去覆盖另一个缺失。

如果可以这样说，专名是一项流动职能，正如人们说某些工作人员——在这里就是语言的工作人员——属于流动人员。它就是为了前去填补孔洞，给予孔洞封堵、闭合，给予它一种缝合的虚假外观。

正因如此……我很抱歉，时间太晚，今天不能继续讲很久；但也许这只是在给你们一个机会——天哪，也很容易完成——去读文本，去读涉及这次专名遗忘的文本。

你们会在那里看到什么？如果从下面这个概念出发，就会更容易把它形象化：主体内在于能指结构中若干享有特权的点；而这些点确实应该——这正是加德纳话语中的真理成分——被放在音位层次。

因此，必须充分突出这一点：弗洛伊德之所以没有想起西尼奥雷利这个名字——他自己这样说——是由于一些表面上完全外在、完全偶然的情形。他同一位先生坐在马车里，马车把他们从拉古萨送往某处，在那里他要重新搭火车。

他们谈什么？谈许多事情；随后，有些事情没有说……为什么没有说？这正是我们将要看到的。肯定不是因为它们受到压抑！远非如此。

所以，他正同这个人谈话……

传记作者的好奇心甚至替我们保留了他的姓名：弗赖豪先生，维也纳的一名法学家或律师……他们东拉西扯，其中，弗洛伊德想起一位朋

友最近告诉他的事情，并谈到那个地区的人。他们严格说来并未穿过那里，因为当时身在达尔马提亚，不过那里并不远：就是波斯尼亚。波斯尼亚仍保留着穆斯林人口的各种痕迹；它脱离奥斯曼帝国并没有多久。弗洛伊德提到，这些农民对负责其健康的人——总之，也就是为他们看病的医生——多么尊重、恭敬而友善。

他回忆这位朋友转述的话……

这一次，多亏弗洛伊德，我们在刚才谈到的1898年文章注释中也知道了朋友的名字［提供消息者叫皮克］……当人们不得不告诉这些人：躺在简陋病床上的亲人确实将要死去时，波斯尼亚农民会说："Herr！""先生！"……

但在社会结构古老的国家，这个称呼带有敬意，语调很接近"大人！"……"Herr！我们很清楚，如果你能做些什么，你一定已经做了，他也已经痊愈。既然你做不到，就让事情按照上帝的意愿发生吧；归根结底……这就是安拉的旨意。"

这就是弗洛伊德讲出的事情。那么，他没有讲什么？他没有讲一些——天哪——不能随便向任何人讲的事情，尤其不能向一个自己刚刚多少抬高了医学尊严的人讲。

他没有告诉对方：那位在波斯尼亚地区行医的同一位朋友还曾说，对这些人而言，生命的价值如此紧密、如此根本地同性生活相连，以至于一旦那一面什么都不剩，生命也不妨一并舍弃。

无疑，在弗洛伊德生命的这个转折处，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个词项对他都并非无关紧要。至少，我们绝不能说，他以任何方式排斥这个结、这项联系；因为它恰好从两方面令他感兴趣：

- 首先是他的实践。至少仍清楚记得文本的人，请回想另一个专名发挥的功能：特赖福伊这个小村庄位于 Vertains Spitze 山口脚下。弗洛伊德在那里收到一位患者去世的消息；这个患者无法忍受男子性能力衰退带来的贬损，于是自杀。弗洛伊德正是在特赖福伊收到消息。

- 另一方面，人人都知道，恰好在当时，他的思想正集中于性功能以及主体对由此产生的一切之依附所具有的根本、心理而结构性的意义。

- 正是在这种程度上，他没有继续讲，没有继续讲述自己本可以转述的、关于那位医生特殊病人的另一个特征。

这意味着什么？某种没有受到压抑的东西，究竟发生了什么？……

它被重新唤起：一段话语……对他来说已经表述得十分完整，而且重新唤起它根本无须付出任何努力；他在说明事情时立刻就把它重新唤起……那么，这些效应不是压抑的效应，而是一段收回去、受到抑制的言说——用弗洛伊德词汇中现成的术语说，是 unterdrückt。这意味着什么？人们从来没有恰当地表述 unterdrückt（受抑制）与 verdrängt（被压抑）之间的分节、区别与定义[注]。

> [注] 底本末词作 verdänkt，按弗洛伊德术语对举应为 verdrängt；译文据术语校正，同时标出底本异文。

这里有一段 Rede（言说）；它在那只以古怪方式缝合、内外相通的丝袜脚部上［底本残缺］。它是 ausgedrückt（被表达出来的）；如果不把 aus 理解为“表达”一词中的前缀，而理解为向外通过、hinaus，那么它就是被带到外面的。

随后呢？这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牵拉？当时发生了什么，才使某种东西受到扰动——弗洛伊德着重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并导致从 SIGNORELLI 中冒出什么？

在这个我们称作“遗忘”的独特现象中——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们，它同样是一种记忆机制——它制造出一个孔洞。每个人都从自身经验知道：当我们恰好寻找一个无法想起的专名时，会发生一些事情。

会产生一项隐喻，会发生各种替代；但这是一项十分独特的隐喻，因为它同我曾向你们表述其功能的隐喻完全相反——后者具有创造意义、创造意指的功能。这里到来的，是声音的替代，是纯粹声音的替代。

而且，为什么会奇怪地出现 BOTTICELLI 中的“BO”？这个词同 SIGNORELLI 如此接近，甚至比弗洛伊德说的更接近：浮在水面上的不只“ELLI”，甚至还有“SIGNORELLI—Boltraffio”中的“O”。

这里另一部分无疑由 Trafoi 提供，但仍有这个“BO”……弗洛伊德立刻找到了这个“BO”，十分清楚它来自哪里：来自另一对专名，严格说就是 Bosnie—Herzégovine（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那么，Herzégovine 中的 Her 是什么？就是故事中的“Herr”，就是某种东西围绕着转动的这个“Herr”。

难道不正是在这里——这里我要离开弗洛伊德的文本，因为我想向你们表明，在此一切仿佛这样发生……

谈话把“Herr”照得极其明亮，把它置于强调的顶点；正是这场谈话刚刚让一个主体向另一个主体吐露心事。由于主体调焦在这个“Herr”上，“BO”仿佛来到某处，落在一个边缘点上。

那么，它指示什么？不正指示这样一个位置吗：在那里，“Herr”——弗洛伊德说［底本残缺］——而弗洛伊德在第一次摸索中尚未说出的东西……

因为他还看不见、还无法表述，那个概念甚至尚未问世，尚未在分析理论中充分涌现……他没有看见的是，这里所涉及的扰动本质上同认同相联系。

这里所涉及的这个“Herr”……

这个“Herr”在这里保持着全部分量与矜持，不肯放松自己，不肯同一个普通的小律师在医学隐私方面吐露得太多……这里的“Herr”就是医生。Herr　就在这里：弗洛伊德这一次认同于医学人物，同另一人一起严守分寸。

但他在那里失去了什么？他仿佛失去了自己的影子、自己的替身；这个替身也许并不像文本所说的那样是　Signor。翻译总是朝着给予意义的方向走［底本残缺］，这样说也许走得太远。

就我而言，我反而倾向于这样想：既然 Signor 中的“O”根本没有丢失，甚至在 Boltraffio、BOTTICELLI 中加倍出现，那么丢失的是“sig”；它既是 signans 中的 sig，也是 Sigmund Freud 中的 Sig。

严格说来，他的欲望所处的位置——也就是他的认同的真实位置——在这里被放到盲点、眼睛的失明点上。

而且——因为这一切同去年我围绕认同中的凝视功能唤起的东西关系如此密切［1964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基础》，2月26日、3月4日、3月11日、4月22日、6月24日课］——请不要漏掉文本中这个同样得到强力表述却没有解决的问题。弗洛伊德指出，在他这样标示的若干案例中，会发生某种极其独特的事：就在他无法想起自己如此赞赏的 SIGNORELLI 之名时，是什么——请允许我先行于自己的论述——不断凝视着他？

我说“先行”，因为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并不是这句话。他告诉我们：在他寻找 SIGNORELLI 之名的整个期间——最终有人把这个名字告诉他，他不是自己想起来的——奥尔维耶托壁画中西尼奥雷利的形象始终在他眼前。这个人物位于画面左下方某处，双手交握；西尼奥雷利的形象带着一种特殊的光辉，始终向他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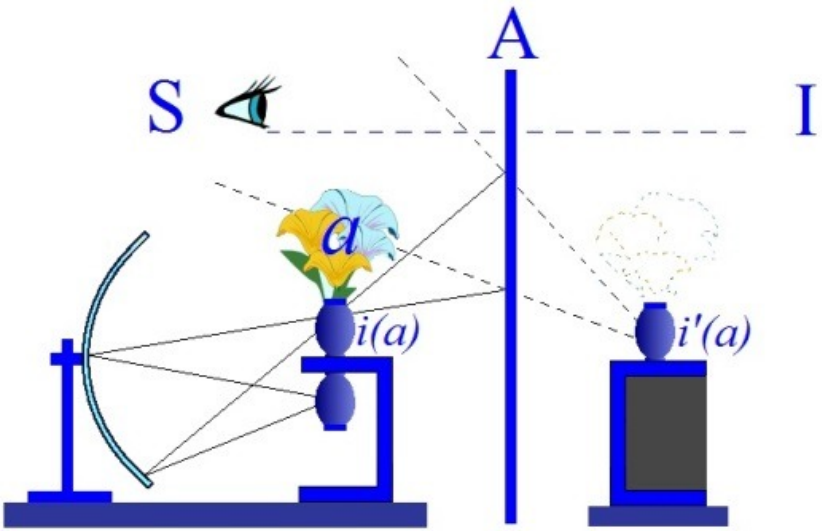
这里，我把球传给一位认真听我讲述、最近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您说‘主体从中看见自己的地方，并不是他观看自己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您的研讨班文本里，这句话究竟留下了什么？”

也请记住我曾告诉你们的事情：

- 一幅画、真正的画是什么：它就是凝视；
- 是画凝视那个落入其场域、落入其捕获的人；
- 画家则是使大他者的凝视在自己面前落下的人。

西尼奥雷利在这里发光，而这道光恰恰来自虚假认同、来自弗洛伊德抓住并站稳、拒绝给出全部话语的那片曲面的错误交叉。他在那个由失去之名与“sign”——这个“sign”凭借命运某种惊人的偶然，一直化身在这个真正以能指写出的词项中——圈定的认同里失去了什么？那里冒出了什么？

冒出来的是投射在他面前的形象——一个不再知道自己从哪里看见自己、只知道自己观看所在之点的人之形象。



因为图式中的这个 S——我曾向你们表明，原初认同、一元特征的认同、对 I 的认同都位于其中，主体的一切从那里得到定位——当然没有任何点。它使这个作为诞生点、作为某种创造之涌现点的外部成为可能；这种创造可以属于：

- 反映的秩序；
- 可见之物的秩序；
- 在秘密中组织起来之物；
- 得到定位之物；
- 以及被设立为主体间性之物。

这道突然出现在失去其名字之人的形象本身上的光——此人在那里以缺失的形式获得当下呈现——确实就是某种东西；弗洛伊德把它悬置在那里，在这个问题上让我们仿佛悬在半空，把谜底留给我们去猜。它就是一个涌现点在世界中的显现：从这个出现点，那个在语言中只能由缺失来翻译的东西进入存在。

[西尼奥雷利：奥尔维耶托壁画]





第5课 · 1965年1月13日

你们应当知道，我常常自问：对于我的言说所负有的职责，我是否已经尽己所能地履行了。

仅仅有人向我致意，说——譬如上一次——那一记 faena 做得成功[注1]，这对我并不够。

> [注1] 在斗牛中，指斗牛士用红布完成的一套动作。

我的言说中或许带有的那点雄辩，是我对听众的一种迁就，并不像不止一处佯装确信的那样，是我自身满足的来源。尤其当这种赞语来自我正向其传递某个确切讯息的人时，它反而更令我失望。

不过，在这场集会的某些位置上，我很清楚自己是在对谁说话；可另有相当一部分……

我一再看见、再度看见的这些面孔，久而久之，我已能辨认并认出他们……我却曾不禁自问，究竟是什么促使他们来到这里。

这正是我想在研讨班中设立“闭门星期三”的原因之一。严格说来，正是它将重新赋予“研讨班”一词以意义，因为我希望有人愿意在其中作出贡献。

借此机会，我曾请大家向我提出申请，以取得这个并非为了拒绝人、恰恰相反的入场资格；这也给了我一个弥足珍贵的机会，不只是去看……

凭借种种回响，我尚且能够想象，那么多竖起耳朵追随我的言说的人可能从中接收到什么……更能够从他们自己口中听到见证：我的听众中这一部分里的每一个人，似乎确实都在他们来此聆听的东西中寻找着什么。

有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们并非什么都懂；可随后，他们又颇为冒失地向我作证，说自己因为这样做而自责，而且有时还觉得自己很蠢。请他们放心：他们并非唯一如此的人，而且他们还胜过别人一点：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他们并非什么都懂”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们不懂，自然有其理由，因为我无法在这里把全部语境交给他们。这个语境，就是我试图为你们奠定某些支点时所凭借的背景；我认为，那些东西是从一种经验——分析经验——中推出来的，而我在这经验上必然比他们走得更远。我说的是刚才提到的听众中的这一部分。

这个语境，我无法全部给出……我是说，正是它使我能在这里为听众中熟悉某一专门领域的人指出：我从自身经验提出、却并非人人都能完全读懂的那些公式，同某一条特定研究路径之间，可能存在怎样精确的对应。

例如上一次关于专名的那些探究：某位思想家的公式所显出的游移、失灵乃至鲜明悖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检验手段，足以保证我们正处在……

当我们触及一个一致性之点——内在的一致性，乃至我可以说是整体的一致性——时，

也就是触及我们全部经验中、我上次以认同之名提出的那个点……这些探究向我们证明：关于专名，不只是语言学家，还有逻辑学家，甚至……

这个词说出来并不过分，谈到伯特兰·罗素时尤其如此……思想家们在处理认同这一点时也会犹疑、打滑，甚至犯错：他们把专名的特权性用法理解为指示并标定那个作为特殊者来把握的个体之优选手段。

毫无疑问，在这里负有责任的是我们分析家。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的经验能够见证一种摆荡、摇曳的职能，见证某种特别具有指示性的动力——专名的职能正借此被纳入真正属于我们的领域，也就是精神分析经验的领域——那么我们就不能免于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个领域值得像我这样来命名，因为它以某种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具整合性、更具特异性的方式牵涉主体。

因此，在座的每个人并不需要在自己的知识或所谓文化层面上，已经掌握所有参照术语。这些术语中仍可留下不少勾连点，像悬着的钩子；以后走得更远时，他们还会在必须参照的那些线条所开出的沟槽里重新站稳脚跟。

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记得他们在这里抓住的那条导线，他们在自己的道路上就不会有任何损失。

而且，很多人都以毫不含糊的方式向我表达了对这条导线、这条 Leitfaden 的感受；这使我确信，语言不必负载明示的博学，不必每次都列出那些参照——我要穿行的领域也不容许我如此罗列——他们无须这一切，也能感到：在各自某项具体工作中，我的言说为他们充当了一条导线。

因此，凡以某种我自信听懂、也自信能够确认的方式向我作出这番见证的人，都理所当然地可以进入这个研讨班；即使他们出于某些有时完全正当的理由，并不打算急于作出贡献，也是如此。

凡是我感到这种根本性的言说——正如我们的经验，亦即分析经验，本身就是根本性的——无论从多近或多远之处给他带来了这种帮助的人，我都希望他们在场；他们可以确信，我不会拒绝他们。我提出申请要求，并不是要人履行某种效忠仪式，不是要人在入口某道不知名的拱门下低头；我只是想知道自己在对谁讲话，以及我应在多大程度上更确切地回应他们的问题。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除去某些杰出或引人注目的例外，我有些惊讶——我告诉你们，我仍在等，并没有忘记——那些更有资格来这里、尤其更有资格贡献些什么的人，竟并不热心。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也许他们觉得自己的入场权早已不成问题，便不认为有必要向我明确说明我期待他们更清楚表态的那件事：也就是，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把自己的工作贡献给这里这个较小的圈子。

因此，我想自己已经把事情说明并反复说了足够久，因为距我所称的第一个——你们已经听到它是何种意义上的——“闭门星期三”还有两周。

尽管你们已经感觉到，这个说法绝不能以任何排他方式理解，我仍不得不再说一遍：“闭门星期三”意味着届时只有持有明确邀请卡的人才能入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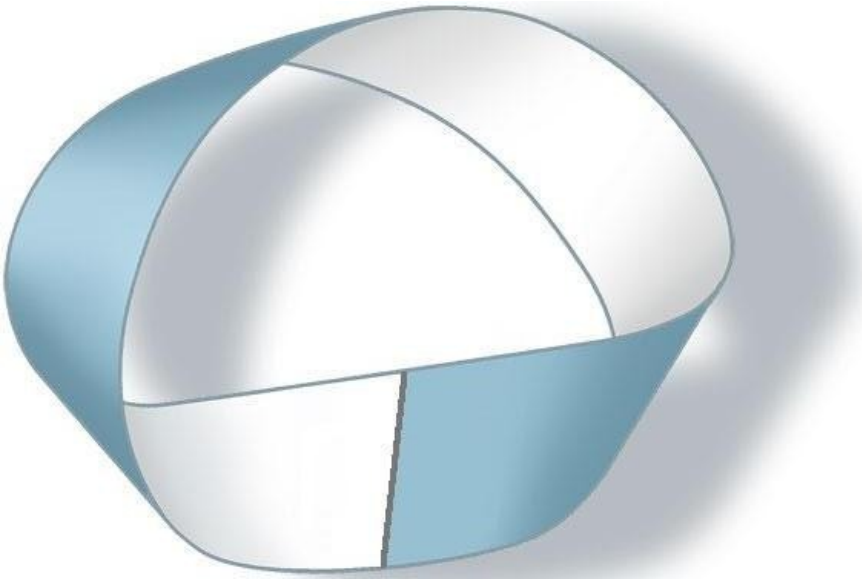
让我们回到主题，回到我上次留给你们的地方。我是说：我们走到的那个时刻指向什么？今天我又该从哪里接上？

这个小小装置究竟有什么意义？有人注意到我带着他们所谓的某种“温柔”，为你们塑造了这只克莱因瓶的形状。这究竟是什么奇想？我们是否应在其中听出比寓言更多的东西？

而且，对某些人来说，这问题似乎总是新的：借助这些模型，我到底想走到哪里？

我想自己已经充分指出了为何这个特殊模型值得采用。它只是一个家族中的一员，并不孤立；它同我曾在不同场合为了让你们使用而或详或略提到的环面与交叉帽彼此相联。

区分这些曲面的根本切入点，在于其中是否介入了这样一种奇异曲面：它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同自己打结；一旦把它画出或分离成一条带子，它便具有一种独特性质——只有一个面，只有一条边界。我把它称为莫比乌斯曲面。



我的言说着重指出：克莱因瓶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把一个可供想象操持的支撑物呈现在它的图式中。克莱因瓶所说明的，是一个足以留住我们的曲面里发生的某种东西。这个曲面仿佛把自己交到手中——因为它像环面一样，乍看起来像一只把手——并向我们展示其自身进程中那个回折点所产生的结果：从一侧而来的东西，在内部同另一侧的外部连续；反过来，那一侧的内部也同这一侧的外部连续。

总之，这并不那么容易想象；然而要给出一个如此适于让我们记住它的图式，也并非太难。



另一方面，在言说中——例如在黑格尔式言说中……

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单独抽取《精神现象学》那篇令人赞叹的序言来作长篇评论[注2]；可是，那篇序言仅凭两三页真正令人惊叹、坚

不可摧、震撼人心的文字，几乎就足以向我们交出“现象学之意义”的本质……在那里，我们看到意识的这个翻转点被标示为闭合这道环路所唯一需要的点。

> [注2]　　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1950），法译本《不通向任何地方的道路》，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86年；参见“黑格尔及其经验概念”，第147页。

没有任何地方比这篇文本更清楚地证实：绝对知识这一概念构成一条环路。只需用小指再把它推过一格，便可把我常在这里谈到的“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之意义带到黑格尔的言说层面。你们理所当然会先把它理解成“对病人而言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病人在等待，并把这个主体安置在大他者之中——他还不知道这个大他者的性质，因为他尚不知“他者”有两种涵义。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这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本身就是整个移情〔参见1960—1961年研讨班《移情》〕。

请把这个术语理解为“与知识环路相认同的主体”。这种隐喻终究只是近似的；就让想象触及其彻底根本的性质而言，它不如“意识翻转的时刻”这一隐喻。不过我相信，我们正是在此触到了我愿用一个简单公式来称说的东西——“事物如其所是”；这绝非徒然，也不是没有根本理由的。

归根到底，只要一些最普通、表面上最不惹眼的公式能把你们引向某条道路，我们完全可以在哲学上使用它们。它们的作用在于指出：我们既要远离那种过早谈论“作为存在的存在”的言说，更要远离关于“存在（existence）”的一种无疑已经陈滥不堪的言说——这个术语的用法中混入了种种歧义，事情变成这样并非没有理由。

“如其所是”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让我们慢慢接近事物——当我们不得不把主体说成一个曲面时，实在不必如此惊讶！

当然，这还不是理由本身；但如果我必须向一个完全不熟悉我们言说的人说明这一做法何以正当，我会说：若我们要处理的是……

假设这个人来自那门科学，

即那门因为是实验室科学而可能声称垄断“客观”之名的科学……我会说：我们习惯在这里把所讨论之物当作一个曲面来谈，又有什么可惊讶的？

总之，我们谈的是什么？是你们十分熟悉的神经装置之运作。无须深入神经装置本身；但请注意，弗洛伊德正是在神经元间连接得到可靠发现、神经轴索所呈现的网络基本职能获得确认之际，经由这道门进入这一领域的。

凡呈现为网络的东西都可还原为曲面；任何网络都可以写在一张纸上。

〔大厅里传来噪声……〕你们看，我们多么文明有礼！

所以我希望，这段荒唐的插曲没有让你们把线头丢得太远，以至于没听见这一点：网络结构本身的特性，就在于它作为整体显现为某种本质上可还原为曲面的东西。

也就是说，就其本性而言，它并不召唤那个尚未解决的歧义性职能——体积。我们由于真实空间的经验而觉得体积理所当然。事实上，我无须在这里先行展开对第三维的批判。但请确信：以我们目前哲学

经验所到达的程度来看，这项预备性批判似乎还远未得到应有的深挖。我的意思是，应当依据事后（nachträglich）显现出来的那些不对称、裂隙，以及当二维系统过渡到三维系统时观察到的非同调性，来重新深挖它。

说实在的，这里有某种东西可以比作音阶练习。我们的音阶安排得如此糟糕，以至于即使只为这一点，也该从练音阶开始。我要说，为了处理主体结构，先限于曲面，本身已足以构成方法上的正当理由与审慎：因为曲面恰恰充分贴合主体经验层面上要求我们把握的东西，紧紧贴着它。

画面——我是说架上画——并非偶然如此。去年我曾多次从中取材〔《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研讨班……

1964年2月19日、2月26日、3月4日、3月11日〕，向你们表明观看驱力的结构中所关涉的东西；画面满足于停留在一个平面上，并非偶然。

若有人反驳我说，建筑是另一回事，我会回答……

我曾特别同一位建筑师以及后来得以交谈的其他人谈过……建筑更应被界定为由平面、由曲面环绕出来的一个空洞。至少在建筑向我们提出的主体实现问题这一层面，这个空洞才是它的本质与根本结构。

看的瞬间始终是一幅画面。因此，我把对自身经验中严格说来属于空间之物的操持，当作我们前进道路上一个建构性阶段，并愿意暂且满足于此。或者说，我把对 res extensa（广延之物）的处理限于它能够为我们还原到的程度。对它的净化与提取，我们不得不经由不同于笛卡

尔的道路来完成：不是拿起那块蜡——它从一开始就如此柔软、无定形，最容易把一切性质还原掉——可是我们仍可能怀疑……

如果我们不像笛卡尔那样确信 res cogitans（思维之物）与 res extensa（广延之物）之间没有共同经纬，

如果我们认为，对我们而言，res cogitans 只交给我们一个在语言效应的冲击下沉积出来、因而分裂的主体……那么，在这道裂分、这项分割之中，我们是否已经被要求引入一个并非“广延”、却严格说来同它相邻的图式：拓扑图式？

反过来，如果我们的经验确实命令我们引入某种东西，恰恰因为它把主体同其特有的场所紧紧系在一起；如果主体的结构的确由它同语言的关系来决定；如果支配这一结构的正是大他者的场所、大写 A 的大他者的场域——那么，大他者的场域本身，我在此先将它宣布为今年有待开启之物的端绪：大他者的这个场域写在我所谓的笛卡尔坐标中，那是一种三维空间；不过它不是空间，而是时间。

因为在那种于大他者场所创造主体的经验里，无论此前种种表述如何，我们确实都必须考虑一种时间。这时间绝不能被归结为“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性质——它们在直陈式言说中如此登记，也仍被所有试图以最一般术语把世界整体、把宇宙写成事件的努力，当作一种普遍接受的先验感性论。

我曾在一篇确实很难找到、但愿今后能重新提供给愿意阅读者的文章中，把这三维称作一个根本性的诡辩——我特意这样称呼它——即《逻辑时间与预期确定性的断言》。在这里，逻辑时间把自身的契机同我们所讨论的那个认同之特权点紧密联结起来。

在每一种认同中，都有我所谓的：看的瞬间、理解的时间与得出结论的时刻。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时间的三维；甚至其中第一维，也远非同那个前来接纳它的东西完全等同。

看的瞬间或许只是瞬间，但它仍不能完全等同于我刚才所谓画面之曲面的结构基础。它由于具有开创性而是另一种东西：它嵌入由语言——正如分析——所创设的那一维度，语言将它创设为共时性；这种共时性绝不能同同时性混为一谈。

历时性则是第二个时间，我所谓"理解的时间"就写在其中。这不是一种心理职能。如果主体结构由这条曲线、这种表面的坚实性以及我在你们面前以克莱因瓶之名提出的形式所具有的不可还原性来呈现，那么"理解"一词就该由我们从那个同样名为"把握"的手势中去把握；而且……

正因为这个作为包裹物而呈现的曲面的实体形式中，仍有某种不可还原的东西……双手能够抓住它；对这个形式而言，这才是最恰当的把握方式。我们不能仅仅相信它粗糙地属于想象界，仿佛它无论如何都可归结为可触之物。

当然不能。恰恰在这里，Begriff、即概念这个观念本身才可以得到最恰当的安置。我希望借助这些偶尔顺带投下的侧光——在此我往往不得不满足于这样处理经验的某个面向——让你们看到：这确实是一种比"外延"与"内涵"这两个术语的对立精细得多的入手方式。

第三个时间，即我们为了标定、给出自身经验之坐标而必须看见的时间的第三维，就是我所谓"得出结论的时刻"。它是作为匆促的逻辑时间，明确标示着某种在主体进入其存在的方式中具身化的东西。这种

存在围绕一个歧义术语向每个人提出自身；人尚未穷尽它的意义，而且在当前这个历史转折处，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摇摆地活着它的意义：“我是一个人。”

有谁会看不出——尤其在我们的分析经验层面，比在任何其他层面更能看出——在这项认同中：

- 无疑，一开始是相似者的到来；
- 随后，经验沿着那些折回自身的迂回道路展开；
- 它不断绕着那个环面形式完成一个又一个循环，而克莱因瓶正是这个形式的一种特权形态；
- 这是圈定一次次盘旋与返回、圈定要求的歧义、异化与未知的时间……可是在这段“理解的时间”之后，终究还有一个时刻——也唯有它具有决定性——主体在这个时刻说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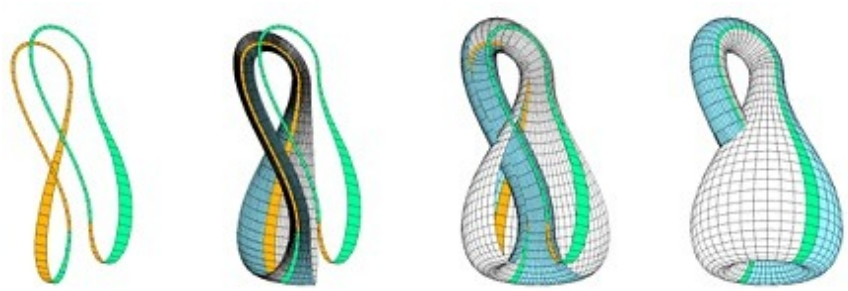
“我是一个人……而且我要立刻说出来，以免别人先我一步说出后，把我一个人甩在他们身后。”

这就是认同的职能；克莱因瓶似乎最适合向我们标示它。

如果我再为你们画一次这个形状——当然，把我画出的东西称为它的轮廓，是完全不恰当的……

因为事实上，这些所谓轮廓同我已经用两种方式向你们呈现的东西毫无共同之处；那两种外观彼此显然陌异，甚至各自的某个隐窝可以怎

样使用也不相同……依照公式，最简单的形式并不是一条轮廓，而是两个〔莫比乌斯〕曲面的联结：



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形式中，你们再次看到这里有一个东西来接到圆形开口上；这个开口也标示着进入该曲面所界定的两个封闭空间中任何一个的可能性。这里我们把曲面明确置于空间之中，而应当把这种对空间的关系同曲面的内在性质区分开来。

现在，在这个曲面上，我们将要……

并非把它当作一种游戏，而是因为它将成为我们的关键支撑，

用来标定经验中的几个主要时间……我们将要标示并界定：如果这个形式是能够为某物提供最恰当支撑的形式之一，而那东西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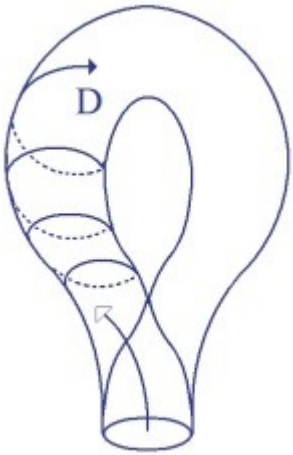
我一直在某一点上向你们阐明事情，好让你们听懂而不致误解……就是语言结构“之下”的东西：不是实体，不是 Ὑποκ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基底），而是我说主体乃一个能指向另一个能指所表征的东西时，这个“之下”；也就是在能指经纬之下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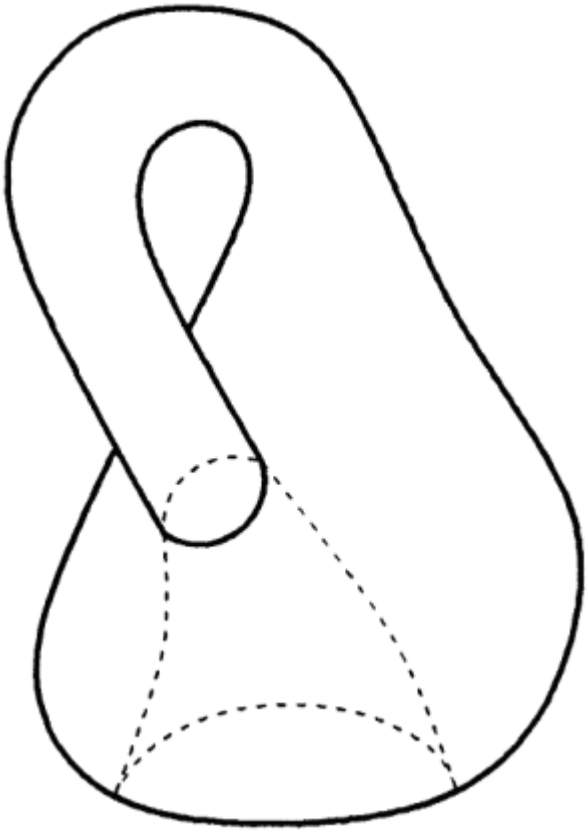
我们必须把任何能指系统都看作构成了一套连贯的配列，而且这套配列在隐含意义上应当足够。正如我告诉过你们的，并不需要多得多

〔也许四个？参见《失窃的信》中的 α、β、γ、δ〕，它就足以供一切可能的“言说”使用。

于是，主体被界定为能指中那个在能指系统内部被表征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主体。主体具有这样的形式……

或者至多另有两三个形式，因为曲面同自身连接、同自身缝合的系统极其有限……我以这个形式为例，因为至少在我当前讲述的阶段，它使我们最容易入手。能指的实际操演——即所谓“诸言说”或“诸话语”——将在这里被表征：那将是写在这个曲面上的某种轨迹；依需要，我们可以把它设想成线，也可以设想成切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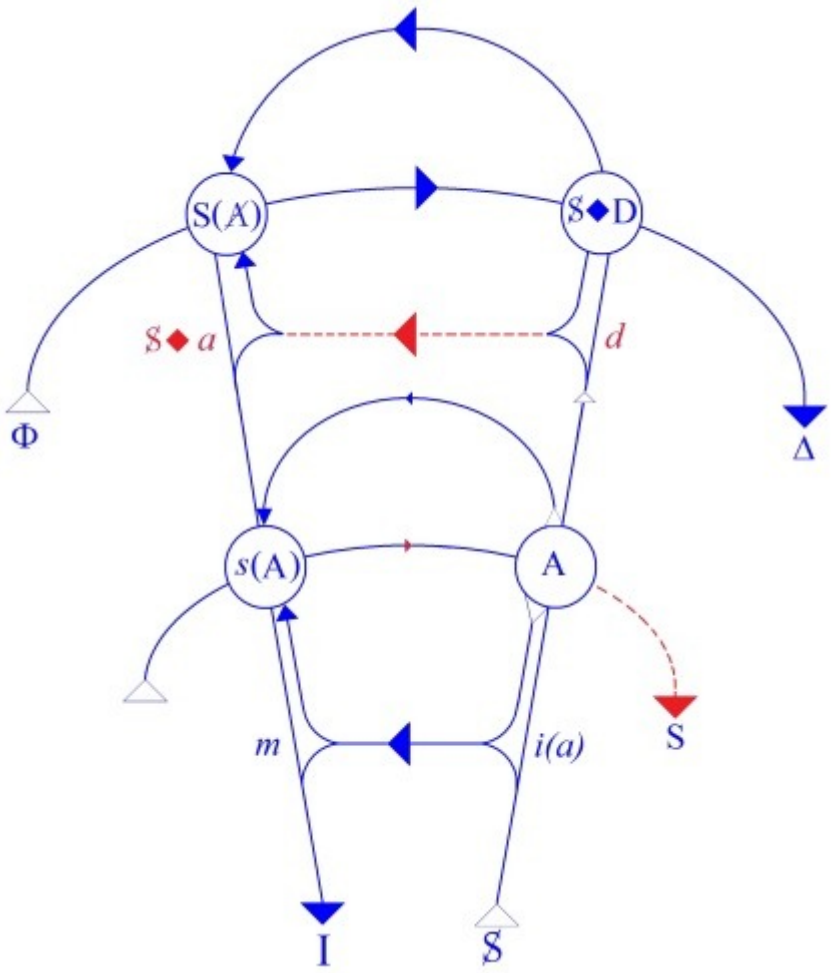
例如，让我们取这个瓶子的环面部分本身似乎暗示的东西：一条曲线及其返回、相继与行程，它只服从一个条件——不与自身相交。

这使我们得到一种既呈圆周性又必然不断前进的进程，因为它若向后返回，就只能同自身相交；而根据我们在这里给某一类切割所下的定义，这一点被排除了。

我们由此抵达这一点：要求本身……

如果我所谓的要求，就是这种趋于同自身平行并不断重复的环形运动……那么，要求绝不能主要被还原成满足需要的要求——经验心理学总想从这里把它推导出来。要求本质上是言说写入大他者场所的方式：凡在大他者场所说出的东西，就其被说出而言，都是一种要求，即使在主体的意识中，它向主体自身隐蔽起来。S◇D 这个公式的职能——我把它写在我的图表右角，我们也许会在今天言说结束前回到它

——依赖于要求这个面向，也依赖于随它而来的东西，尤其是要求在主体中造成的裂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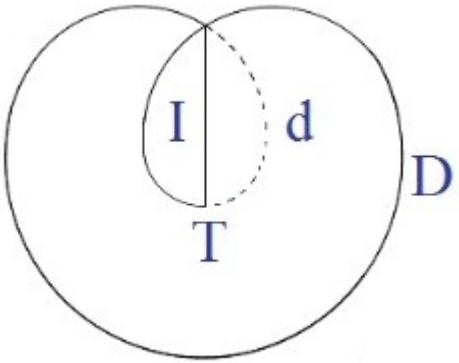
不过眼下只须听清：要求被界定为明确前来写入大他者场所〔A〕的言说。

我要说，要求无论从哪里出发，都必然朝着我上次标示为认同点〔I〕的那个点推进——你们也可以让它从另一边出发，结果完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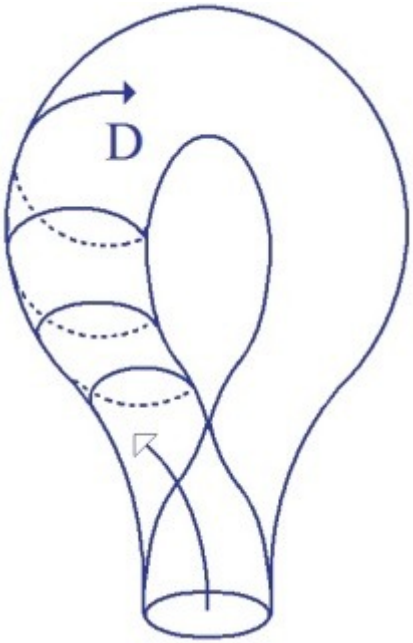
事实上，这正是分析经验为我们作出的见证，也是那些发言者、理论家所标定并断言的东西；无论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的话有何分量，都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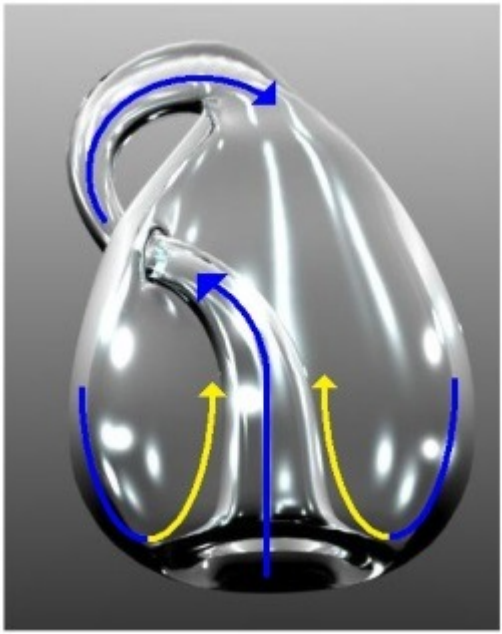
分析经验的整个学说都以要求、移情与认同这三个彼此结合的术语为轴。它确实只有借此才能被设想、把握，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正当化。即便我现在要补充、要引入另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也还是如此；若没有这个维度，分析经验依其现有的界定与描述，必然始终封闭在一个无休止绕自身转动、却无法在任何地方标出一个确定停止点的形式里。

去年，我曾指出：相对于我们可以称作图形整体的东西，移情与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职能从哪个方向根本地写入其中。



这段时间我们还要重新提起它；但眼下我只想让你们亲眼看到一个确切的点：我画作要求环路的东西，正是在曲面的翻转点、回折点处进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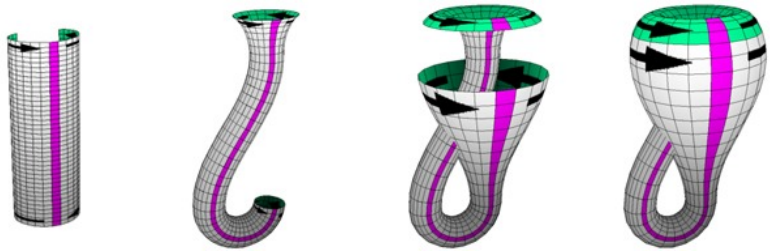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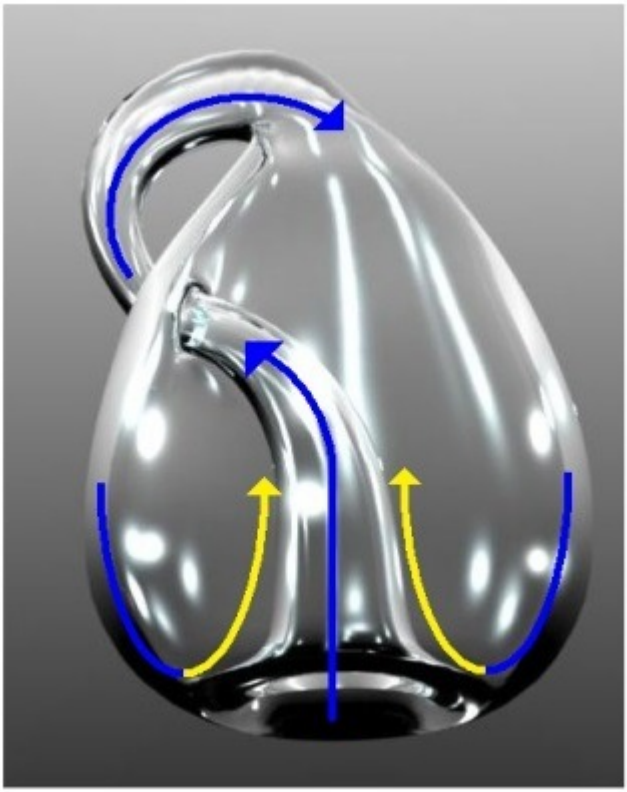
为了用尽可能简单的方式让你们感到某种东西——从拓扑理论角度看，它也许可以借助向量得到更严格、更正确的表述——我们可以像图式化一个环面那样图式化克莱因瓶：取一张方形的皮，第一次卷成圆柱，随后再连接起来，使它成为一个圆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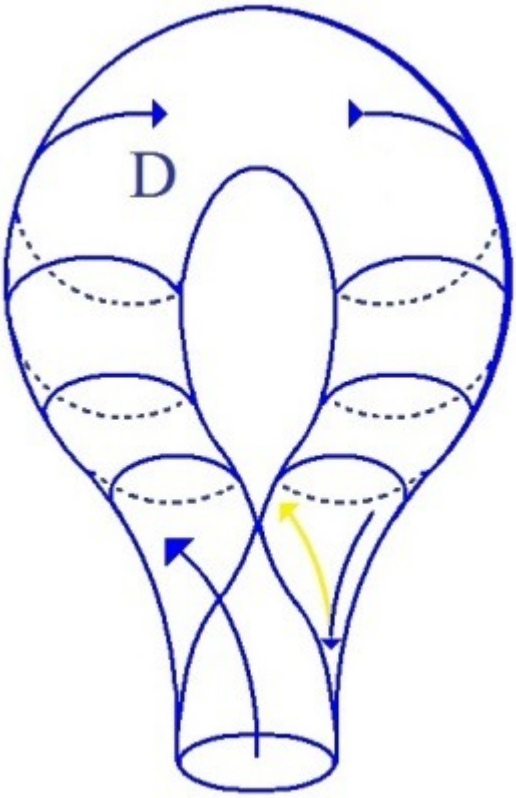


它同克莱因瓶的区别在于：如果第一次圆柱式卷合以这种方式完成，那么随后便要把圆柱两端的圆形边界打结起来，但两个圆相对彼此发生了倒转。



仅仅由于这项倒转，当要求开始进入曲面回折点那个假 S 中时——若可以这样说，若从拓扑观点看，我可以容许自己使用如此粗陋的说法；“进入”在这里简直像助产士的语言——便会呈现出一种迥然不同的面貌：此前彼此打结的每一圈，现在以另一种方式形成环路。如果我们沿这个方向前进，会发现什么？





假定事情在这里发展到这一步，会发生什么？环路折返回来，在我们称为回折圆的边界上反射。随后，它穿入构成这个假环面——即克莱因瓶——的第二段；再次抵达这条圆形边界时，它又穿入半管状的一段，而环面的各部分正是在这一层面以如此特殊的方式整合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证明：由于返回点的数目只能是偶数，要求从另一侧出来时便会沿相反方向转动。也就是说，如果它在这里沿着这样一个方向〔红线〕，从你们俯视的角度说即逆时针方向旋转，那么在另一侧，它就会顺时针旋转；反过来也一样。

重要的是把握：即便在语言职能这个尽可能根本而简单的层面，我们面对的也是一种可定向的现实。这个图形所呈现的外观，相对于曲面固然只有外在、偶然的性质，因为它们只有在曲面浸入空间时才能被标定；而从曲面自身来看，回折点在任何地方都不会以一种可触的方式显现。

反过来，这个曲面——或者说住在上面的任何人——只要足够留意，就能察觉自己究竟是哪一种曲面；依据恰恰是这样一种现象：在其上进行的行程可以被标定为不可定向的，换言之，同一条行程可以在任何一点被发现发生了倒转。

我再说一遍：只考察曲面的内在性质，就有一种向右的运动和一种向左的运动；一条纯粹的言说轨迹也有它的右与左。无须空间意象，也无须镜像现象，就可以标定某物是右旋还是左旋。

我已经说过，曲面本身不会照镜子；即使不照镜子，它仍知道存在如下可能：

- 要么，沿某个方向旋转的东西可以始终沿同一方向旋转；
- 要么，如果它属于另一种曲面，某物一度沿一个方向旋转，经过某段行程后却可能沿完全相反的方向旋转。

把这一点界定清楚极为关键，因为唯有它使我们能够处理当前一切困难与绊脚之处围绕着旋转的那个东西。我指的是随着分析理论的推进而出现的那些绊脚点。它们根本在于：如果事情确如我所描述，也就

是说，如果无意识的任何展开、任何推进，最终只能在如下东西中被把握：

- 某种具有言说痕迹、具有切割性质的东西；
- 这块以独特方式拓扑化的幕布；我们试图借它呈现主体，把主体呈现为言语的主体、由语言决定的主体……那么，我们便在这里拥有唯一有效的支撑，而不再受制于弗洛伊德第二拓扑学那些最粗糙的意象，我特别指自我理想乃至超我的意象。只有同样的图式使我们能够把问题牢牢抓住、把结点收紧，尤其是……

我今天瞄准的认同之结点……正因为这一图式容许我们如此做，我们才可以尝试在最一般的层面，以另一种方式处理我所谓的“结构性的无意识”。这种方式不同于分析理论目前的表述；对一个只须有一点听觉、能听出一点声调的读者而言，现有表述极其不能令人满意。

诚然，这正是围绕诸如“自我的扭曲”、甚至“超我那些非典型、异常且占上风的形式”之类公式产生那么多臆造的全部理由，因为我们的经验确实遭遇了、也要求这种探寻。

我们的经验最初由什么构成？由那些绊脚处、那些可分析之点构成；而人们不恰当地把它称作材料分析。

我上次做了什么？我试图向你们暗示：在所谓材料分析的一部分中，例如弗洛伊德称作《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的那一部分里，有一个事实相当醒目——这本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归根到底谈的从来都只是话语方面的事情！

无论这本书各章题目怎样纷繁，没有一页不让我们以最直接、最根本的方式遭遇如下事实：这里牵涉的是某种让严格按我的意义所称的能指进入游戏的东西，也就是词、书写的符号，以及具有能指价值的事物；一切都相对于它们来定位。没有它们，任何交换、替代、隐喻、倾向的代谢，至少在这本书里，都从未被捕捉、从未变得可及，也从未在我所说的意义上变得可把握、可理解。

当然，正是在这里，我们把握了由此提出的分歧、歧义与两个部分；弗洛伊德本人和多年来被他纳入文本的作者，都对此有所强调。

也就是说，在某些案例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可以称为意指效应的东西；但在另一些案例中……

我必须说，这些案例令人惊讶，因为它们最让当时的人吃惊；

当时他们除了把它归于记忆痕迹的偶然性，别无办法……有些案例根本不是作用于 meaning、不是作用于意指，而是作用于某种暂且被我称为别样的东西。只须告诉你们它是别样的，我就可以暂且满足；不过我想，自己已经在你们面前说得足够多，因此把它称作“非意义”时——这既不等于荒谬，也不等于无意义——你们应该已经能够瞥见：这里的“非意义”正是意义效应中最肯定、最统一、最具结点性的东西。它最充分地具身于那些专名遗忘的效应中；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以及最早听懂他的人的文本里，这些效应何其丰富、何其具有启明作用。我们由此找到了分析最初发现的领域。

若后来仍需要别的东西，这意味着什么？无非是说：在背后被遭遇的东西，尽管以晦暗、笨拙而迷失方向的方式被触及，正是支撑的结

构。那套独特的拓扑学正试图弥补这一切，尽管它常常又如此粗糙地落回最错误的心理学道路。

我们在这里所要建构的，也不是一种更便于操持的东西，而只是一种更真的东西——只要我们在这里赋予“真”一词这样一种定向：它并不等同于我在其他语域中的用法，例如我说“言语把真理引入世界”时的用法。此处的“真”字，如同我刚才试图说“事物如其所是”时一样，意味着实在。

因为：

- 要么，这确实是某种在其自身种类中应严格理解为实在的东西，哪怕这个实在只是我们都准备承认为实在固有而根本的一维——即不可能；要么说，这就是实在；

- 要么，我对你们说的一切都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

我们将从这里出发。我下次会用实例说明：

- 这不但能让我们在所讨论的问题上推进，即把分析经验的敏感点联结成一致的整体；

- 还能让我们在逻辑本身的建制中推进，并越过现代那些极其离奇的死胡同。我们看到，某些系统洋洋自得，沉醉于数理逻辑或符号逻辑；它们批判亚里士多德时，却仿佛没有察觉自己正钻进更加无路可通的道路。

这些道路之所以是死路，是因为它们绝不可能把自己提出为所谓的“元语言”，仿佛它们能够越过语言、凌驾于语言、掌握语言并规定语言的本质；实际上恰恰相反，它们不过是从语言中抽取出来的片段。

这实在可笑。我希望——对于那些将在每月第四个星期三参与我们工作的人——恰恰在这一点上……

因为以我目前的位置——我是说，鉴于今年还有整条道路要走——我终究不能亲自投入例如对伯特兰·罗素《意义与真理》的批判……我希望某个已经埋头读过这本迷人著作的人，能够承担起来。

况且，正是你们中的一位把这本如今很难找到、至少法文本很难找到的书带给我……这部令人着迷的文本把整个语言大厦描绘成……

一种完全任意的建构，不过它借助使我们看见的东西、也借助把我们推入的死胡同，仍具有非凡的诱惑力……语言被建构成数目不定、层层叠置的相继元语言；它们彼此包纳，彼此罩在上方。这就要求底部有一种所谓第一性的语言，罗素后来称之为对象语言；可我挑战任何人给出它的一个实例。

支撑这一切的是一条注释；它……

如这类文本中常有的情况，它并不比正文次要，甚至可能更重要……这条注释说，把语言设想为必然受所谓“类型论”支配，理由在于真理断言的层级：

- 第一层语言：对象语言；
- 第二层：谈论刚在对象语言层面说过的话；譬如：

> “我说过……这个是绿色的——元语言已经从此开始——可我本不该这样说。”

必须先启动第二个命题；因此，否定又预设了语言的第三层。

关于这一建构，我们可以说：

- 除了给逻辑学家带来快感之外，它绝不能把握主体构成中的任何东西；而主体构成正是把人置于能够同一切可说或可存在之物发生关系的位置上的东西；

- 它实际上是在狂奔的逃逸中规避了严格说来属于语言的问题。

伯特兰·罗素告诉我们，这一切只建立在避免悖论的必要性上，也就是避免那个粗糙的悖论。我想，关于应如何解决它，我已经说得够多：

- 所谓“说谎者悖论”，即“我在说谎”据称造成的数理逻辑死结。至少对我们分析家来说，很容易看见这一反驳、这一逻辑二律背反连一瞬间都站不住；根本不需要诉诸伯特兰·罗素的解释学就可以越过它；

- 至于那个所谓“不包含自身的目录之目录”悖论及其后续，你们也知道，同样如此。

今天我只告诉你们，我正把你们带向哪条路，以及下一次言说希望沿它把你们带到怎样一个终点；这样，再下一次见面，也就是闭门研讨班时，我们便可以讨论若干细节，我也可以在那里接收任何人愿意提出的贡献或异议。

我们所讨论的东西，最清楚地经由如下材料勾勒出来……

请你们自己回去查阅。毕竟，我何必像多年来那样在这里再做一遍纯粹的评注式阅读……即阅读弗洛伊德的文本。

关键在这里。初读《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得到的第一把握是："这是意指效应。"如果有什么出了岔子，那是因为你欲望着它。某件事意指某件东西，例如杀死你的父亲。然而这远远不够，因为在某个行为绊脚处被多少还算容易地辨认出来的某个欲望，并不是全部；而且我已经告诉你们，这也绝非任何一种绊脚，而总是至少在这本书中，牵涉我同语言之关系的绊脚。

重要的恰恰是：语言在一个并不关乎那个欲望的点上，也卷入其中。

它所卷入的并不是它的器官，也不只是某种界定……

我这样说，并不只是为了表明自己想排除什么；

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它，因为这正是他的讨论得以成立的条件……这里不是纯粹运动意义上的失语症式口误；这是一个言语的绊脚，而它同时是一个语言的绊脚。

正是依据一种本身就是痕迹的音位替换——这痕迹至关重要，也是唯一能引我们走到事情真正弹簧所在之处的东西——欲望才在这个意义上介入。

于是，从杀死父亲的欲望，我被送回父之名。因为弗洛伊德式的标定总是在名字的层次、在严格说来属于名称唤起的层次上完成；并不是

弥散地围绕任何一种言语绊脚来完成，至少在这一整个经验领域中如此。

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弗洛伊德经验的结构，考虑弗洛伊德的理论与思想，这个父之名正是谜所在。因为我的欲望之所以不仅被引到那个痛苦、关键、被压抑的点——例如杀死父亲的欲望——还被引到许多别的地方，理由就在这个父之名。甚至同母亲性交的欲望——我借此走上自身异性恋正常化的道路——也同样依赖一个能指效应，也就是我在这里为求简略而以父之名一词标示的效应。

因此，必须在弗洛伊德的全部陈述中循着它的痕迹追踪；甚至要借此看见那个仍未解决的问题的答案，即他笨拙地称作“名字遗忘的传染性”的东西。

在第一章末尾的一个案例中[注3]，他向我们展示了第一种接近方式：参加某场多人对话、某次谈话的所有人，都共同卷入了某种东西——它无疑同一个欲望有关，而且你们马上会看到，并非随便什么欲望——正因为如此，他们共同忘记了一个自己其实很熟悉的专名，因为那是一本书的书名。我猜那本书无论内容还是理论都不会多么出色，叫作《宾虚》（Ben Hur）——但这无关紧要！

> [注3] 见《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第三章末尾。

一位讨人喜欢的年轻姑娘想借这个话题让周围的人刮目相看，便说她从书中发现了一些关于艾赛尼派的重要观念之类的东西。她想不起这个 Ben Hur。给我们带来这一例子的作者——我想是费伦齐[注4]，如果我没记错；不过这也无关紧要，你们任选一个例子，都会发现同一结构——认为这里涉及什么？涉及某种也许同欲望有关的东西，但它仿

佛经由这样一种发声、这样一道并非偶然的声音发出："bin Hure"，即"我是妓女"。那么，你们会问，这里到底涉及什么？重要之处、决定之处在哪里？

> [注4] 实际上是西奥多·赖克。参见西奥多·赖克：《论集体遗忘》（"Über kollektives Vergessen"），《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6卷，1920年，第203页。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1904）中引述此文，见《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49页；法文版，帕约出版社，1968年，第48页。

决定性的东西，究竟是这番声明所遮蔽的那只在人群中穿梭的雪貂——也就是这位姑娘与围绕她的青年之间、某种要让每个人欲望冒出来的东西——还是另一件事？我们凭什么保证这些欲望具有一个共同因素？真正的保证在于：在所有人那里，都有某种东西牵涉专名的宣告；只要在这整个宣告中，主体的认同被卷入——无论同专名的关系在多远处发生——弹簧就位于这个层次。

因此，我们必须从拓扑上界定分析中所涉及的东西。那显然是对欲望的标定……

但不是对某个具体欲望的标定，因为这类欲望只是遁辞、换喻、代谢，甚至是防御——而当我们要标定分析必须在其中找到自身终点、尤其找到自身轴心的欲望时，防御恰恰是最常见的形态。如果像去年末尾提出的那样，分析家的欲望本身就是分析的轴心〔参见《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1964年6月24日课〕……那么，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从拓扑上界定这个欲望同某道关口、同某种现象的关系。那就是认同；它无疑以某种方式同欲望相联，而我们才刚开始把握、解读并接近它。

这就是我下一次重新开始时，言说将具有的意义。

第6课 · 1965年1月20日

我必须在精神分析的这个问题上继续推进，也就是认同的问题。

在经验及其进展中，认同所代表的，正是我试图让你们在理论上跨出的那一步；它也是一道屏幕，把我们同自身尚未解决的目标隔开。去年我们已把这个目标标示为不可或缺的时刻，若没有它，精神分析能否称为科学便悬而未决。我说的是精神分析家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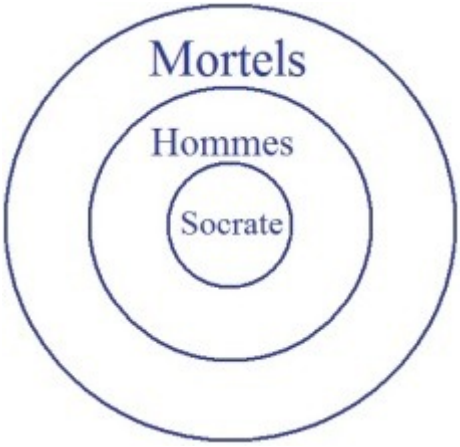
我试图在一种拓扑学中重新抓住认同，把它聚成一束比现代逻辑那些迂回、弯路与迷宫更简单的线。因为现代逻辑在类、关系与数之间穿行时[注1]，那个有待把握的“同一者之陈述”却像三只杯子下面的肉豆蔻一样，不断从它面前溜走。

> [注1] 参见让·皮亚杰：《类、关系与数》，巴黎，弗兰出版社，1942年。

为了让你们更容易进入今天的道路，我将从两个世纪以来圈定——这个词正合适——认同问题的最通俗形式开始：欧拉圆的图像。它如此抓人，以至于任何翻开或接近过逻辑学著作的学生，都能从它的简单性中理出头绪。

它确实建立在最具结构性的东西上；而它若具有欺骗性，恰恰因为它依靠拓扑学中所谓的一个特殊点、一个特权点来确保其虚假的简单性。界定类的圆可以包含另一个圆、被另一个圆包含，或同另一个乃至数个圆相交；这些圆据说代表着有待认同之类的属性。

我还需要在黑板上重画它吗？我想，最初几次谈到结论为“苏格拉底是有死的”的三段论时，我已经画过：苏格拉底……人……有死者……



这个由欧拉按照当时风气设计出来的惊人骗局，距今已有一个相当完整的世纪……

那是另一个被称作天才世纪的时代〔欧拉：1707—1783；“天才世纪”则指17世纪〕的反面……当时的人迷恋一个在他们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的事业：女性教育；那个世纪出版的无数相关著作都为此作证。

欧拉圆正是为一位女性——而且还是一位公主——创制的[注2]，如今却充斥你们的教科书。

> [注2] 莱昂哈德·欧拉：《写给一位德国公主的信》，Ulan Press，2011年。

这种顽固关切总暗藏着对目标主体的低估；凡以此为目的的著作都明显带有这种印记。我想，正因为欧拉并非平庸头脑，却认定自己正以双重意义对一个“迟钝者”说话，他才让这些迷人的圆流传开来；然而我希望向你们表明，它们让自己声称圈定之物的一切要害都逃掉了。

因此，在图形仿佛被整合进球体这一共同心象的时代，人们竟能像罗马时代使用［波庇利乌斯之圆](http://fr.wikipedia.org/wiki/Gaius_Popilius_Laenas)那样使用一个圆，而不在意如下事实，也就不足为奇：细想起来，一个圆依它画在哪种曲面上，所界定的场域效价可能大不相同。至于球面，圆在内外两侧界定的东西完全相同：无论你们在我周围画的圆多小，我都可以说，你们封闭进去的是整个圆滚滚机器的其余部分。

所以，在操持圆以前，我们应稍加留意；尤其别忘了，在这里它最大的优点是以自身的形式，为我刚才引入的理解 / 内涵提供某种替代图像。这有双重意义：

- 一方面，是 Begriff（概念）那种真正的、概念性的理解：圆所给出的抓取图像，就是 Begriff 闭合在其上的东西。我上次引入过它，因为这个圆是我们曲面之环面部分的截面，而今天的言说将部分地落在这个部分上；

- 另一方面，它只是给出这种内涵的一个图像，而这个图像恰恰支撑着一切诱饵，尤其支撑着以下诱饵：

——“外延”与“内涵”可以混为一谈；

——人在圆中想象对象的数值集合，却不强调数进入运作所含的条件；这些条件同分类特征根本不同，至少就意指职能使我们能够把握的东西而言如此。

数值标定属于另一种秩序。今天我不进入这个领域，因为这恰恰是我想留给这门课程闭门部分的问题类型；那一部分将真正名为研讨班。

我的意思是，那个取得“数”之名的职能——这个“数”之名不能同整数的职能分开——同名称职能之间存在同调。名称覆盖某物，确切说覆盖一个性质极其特殊的圆：那个标记克莱因瓶曲面作为莫比乌斯曲面发生反折之层次的特权圆。比起我已经开始给你们的名称职能指示，这项同调更加醒目、更加必要。

从其体来看，数显然占据这个位置；只要分析它的结构以及它向数学家提出的问题，这一点便显而易见。你们知道，现代数学家决不能容许自己语言中的任何一点没有得到如下建构：它不能一次把握数种异质对象。

整数职能抵抗这种数学普遍化的“特权”与“阻抗”……

我把这些词放在引号里，以免引入更技术性的参照……正是它们构成数学家的问题，并促使数学家投入巨大努力——问题在于这些努力是否成功——要把数的职能同类的职能均质化。我希望，我们下次闭门见面时，会在研讨班层面处理这一点。

这里我只须联系圆的图形指出：恰恰沿着数学研究前进，人最终抵达一个同我在此提出的图式严格同调的图式——我说，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

数学理论……

它既代表着一种解答——我正质疑这一点——也代表着这项尝试的止挡，后者或许说得更准确；

这项尝试要在数学语言中还原、解决整数职能……最后抵达如下公式；它的图式同我给你们看的完全相同：主体如何从一个能指运载到

另一个能指，每个能指都为其后的能指进行表征。在 1 之下，为后来的一系列、为将要到来的诸 1 而涉及的是 0：1/0- 1- 1^n。

换言之，最新的逻辑—数学研究所促成的发现，揭示出如下必然性：

- 0、缺失，是整数职能的最终根据；
- 1 原初地表征它；
- 二元组的生成同柏拉图式生成截然不同，因为二元组已经在 1 之中：1 正是那个将为另一个 1 表征 0 的东西。

奇特的是，任何数 n 都因此自身携带着 n+1 的必然性——正是那个添加进去的 0。这样一件非同寻常的事，竟要经由数学分析的漫长绕路才能抵达；可它早已在儿童经验中给出。教育家自鸣得意，竟把说出下列话的孩子归入心智低下、发展不足的测试类别：

“我有三个兄弟：保罗、欧内斯特和我。”[注3]

> [注3] 参见比奈—西蒙测验，其中一道题是：“有人说：我有三个兄弟：路易、罗歇和我。这句话蠢在哪里？”

仿佛事情所涉及的恰恰不是这一点：这里的“我”必须占据两个位置：

- 兄弟序列中的位置；
- 以及陈述者的位置。

孩子在这一点上比我们知道得更多。最近，我同自己的小孙子，也同一个四岁半的小姑娘，以某种诚实的方式加以检验，尝试复现并非数之陈述、而是数开始投入使用时的最初咿呀。我惊讶地发现：皮亚杰

——他在逻辑领域当然绝不缺乏充分修养——竟没有在任何地方利用这样一个事实；相反，他正是在这个层次，试图把幼儿处理对象计数的方式还原成一种感觉—运动式摸索[注4]。

> [注4]　让·皮亚杰、阿丽娜·塞明斯卡：《儿童数概念的发生》，纳沙泰尔，德拉绍与尼斯特莱出版社，1980年。

我同一个四岁半——也许已经五岁，我说也许，因为人们从来不能完全确定——且还不会数过十的小姑娘，严格按照皮亚杰的公式游戏：用那套著名的“餐具、刀子与盘子”，让她沿理论所界定的数之最初形成路径，把它们一一配对。可是在三个玻璃杯前测试计数时，小姑娘告诉我：“四个。”

——再看看，真的吗？

——“是呀，”她说，“一、二、三、四！”没有丝毫犹豫！

这个四就是她的 0；她从这个 0 开始计数。因为尽管才四岁半，她已经是那个小圆，是主体的洞。

关于这个圆……今天早上，我曾寻找——确切说，让别人替我寻找——帕斯卡那段著名文本。我不愿在自己尚未重读时，就在这里提起并请你们查阅它。无数大学学者都忙着给那份仅凭原始卷宗的混乱便已足够混乱的《思想录》各自重新分类；拜他们所赐，无论在哪个版本里找一句最简单的引文，通常都得花四十五分钟。

有人替我花了这四十五分钟，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在阿韦编的大版本《思想录》第72页，你们会看到那句著名的“无限球体，其中心无处不在，而圆周无处可寻”[注5]。

> [注5] 帕斯卡原段大意如下：让人以完整的庄严凝视整个自然，从周围低微的对象移开视线；让他观看照亮宇宙的永恒明灯，并把地球看成那颗星所画巨大圆周旁的一个点；又让他惊讶，这巨大圆周相对于天穹群星所包围的圆周也不过是一个极细微的点。若视线止步于此，就让想象越过去；想象会厌倦构想，自然却不会枯竭。整个可见世界在自然的广大怀抱中不过是不可觉察的一笔；无论如何扩张观念，我们相对于事物的实在所产生的也只是原子。这是一个无限球体，其中心无处不在，而圆周无处可寻。最后，上帝全能最可感的标志，就是我们的想象迷失在这思想里。人回到自身以后，应当衡量自己相对于存在的一切究竟是什么，把自己看作迷路者；并从他所居住的小囚室——即宇宙——学会恰当地估量大地、王国、城市、房屋与自己。人在无限中是什么？

这很重要，因为天知道帕斯卡是我们的朋友；可以说，他以那个指引我们每一步者的方式成为我们的朋友——也就是以一个神经症者的方式。这绝不是贬低他。你们很清楚，我们在这里并不以把天才精神病理化的调子说话；但只须打开他妹妹的《回忆录》，就能看到他的焦虑、深渊与包围他的全部恐怖怎样可能扎根于他极早表现出来的反感。尤其醒目的是，他妹妹在为此作证时——她完全不懂自己说的是什么，而这显然正是使证词可信的最好条件——记载了帕斯卡每次看见相爱的父母双双靠近他的床时，那种直到惊恐、发作、黑暗危机与痉挛的恐怖[注6]。只要我们能够追问神经症必须给主体施加什么界限，这就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 [注6] 玛格丽特·佩里耶记载：她舅舅帕斯卡一岁时，曾出现一种类似巴黎所谓“日渐消瘦”的衰弱，且伴有两种异常情形：他一见水便陷入剧烈暴怒；更惊人的是，他无法忍受父亲与母亲彼此靠近。他乐于分别接受两人的爱抚，但两人一靠近，他便尖叫、剧烈挣扎。这持续了一年多，病情日益加重，最后严重到人们以为他将死去。

这些界限未必像人们说的那样是适应的界限，也可能是形而上学绕路的界限。正因如此，给我们留下那项惊人勇举——著名“赌注”——的同一个人，才值得关注。人们甚至从概率论角度围绕它说了那么多蠢话；但只要稍加接近，就会看出，它恰恰是一项绝望的尝试，要解决我们在这里试图提出的问题：作为大他者之欲望的欲望。

这既不妨碍该解答成为失败，也不妨碍帕斯卡在提出“中心无处不在的无限球体”时，恰恰在形而上学层面绊倒。任何形而上学家都知道，事情正好相反：若真有无限球体——这里所谈的曲面是否如此，当然尚未得到证明——那么无处不在的是圆周，而中心无处可寻。

我希望通过对这一拓扑学的把握，让你们确信这一点。

现在回到上次提示你们的东西。如果这个曲面的运作支配主体层面发生的事情，如果主体应被设想成由曲面的包裹、也由它的翻转与翻转点所止挡，那么主体同曲面本身一样，并不知道这些翻转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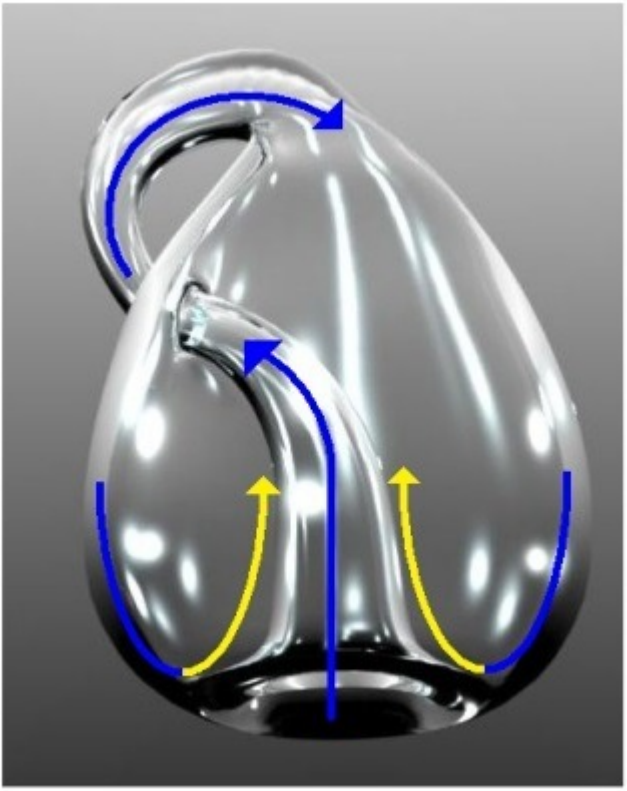
主体被牵连在这个曲面中，却不能从作为自身的位置认识这条回折圆；正因此，问题才出现：我们可以从哪里把握这个特权圆的职能？我已说过，不能凭直觉设想它；它也并不需要真是一个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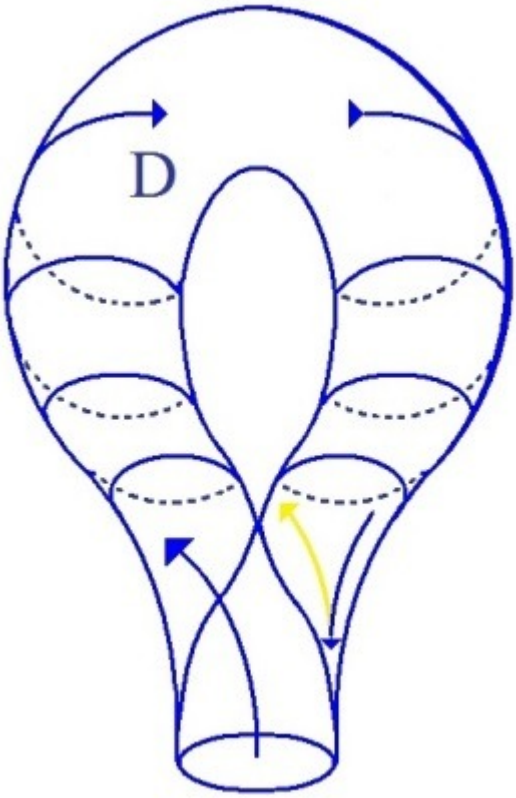
可以像抵达一个圆那样，通过切割抵达它；但请观察，一旦完成这道切割，曲面就不再具有任何特异性：一切都消失了，曲面到处均一，像一个被施加同样切割的环面。

今天我想让你们接近的，正是翻转圆层面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或许能在那里“抓住”……

请容我使用这个词；我把它放在引号里，只为让你们听懂……认同职能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之模型。

上次我曾提醒你们，在克莱因瓶外部曲面上延伸的一条轨迹，其螺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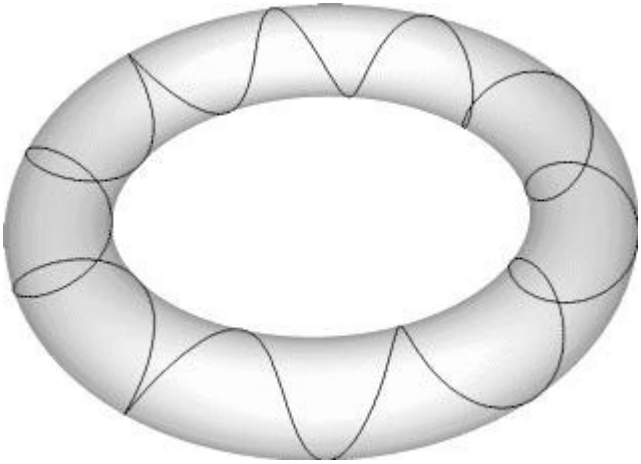




左图呈现整个曲面，右图只呈现我们感兴趣的部分，即我刚称为翻转圆或你们所听到的回折圆附近……要求的螺旋圈及其重复若在普通环面上运行……

正如我过去联系神经症者的结构详细展开过的那样[注7]……

> [注7] 参见1961—1962年研讨班《认同》，1962年3月7日、14日、21日、28日及4月4日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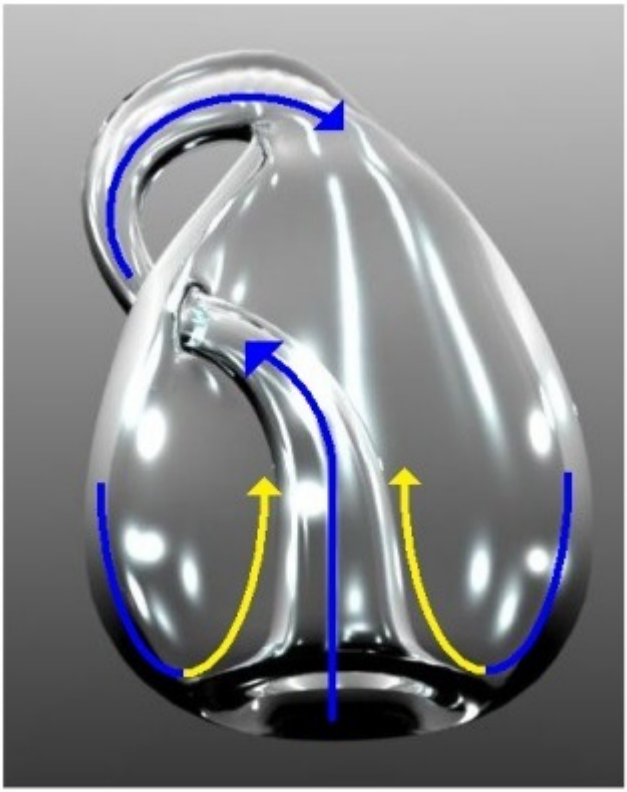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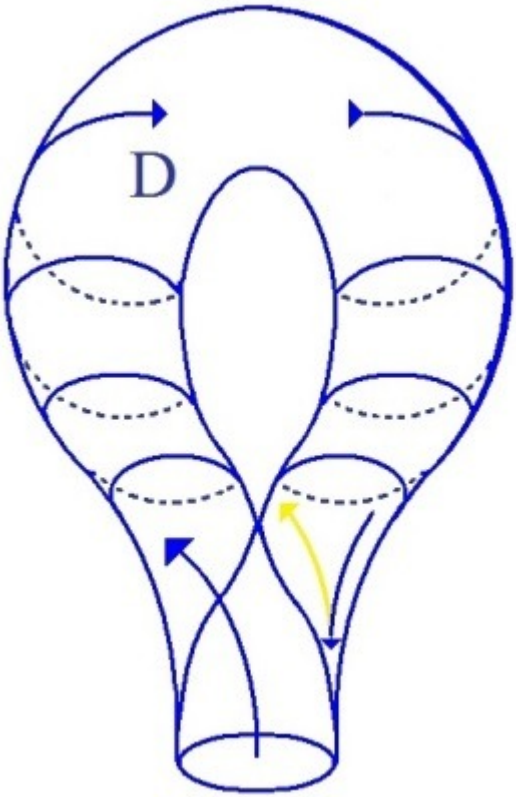
……最终会返回自身，可能相交，也可能不相交。即使不必相交，只要继续前进——这很容易画出来——在绕完环面一周后，它就会嵌入先前那些螺旋圈的内部，并可无限继续下去；可是计数这些圈时，由于绕环面、也就是绕其中心洞所完成的额外一圈，却从不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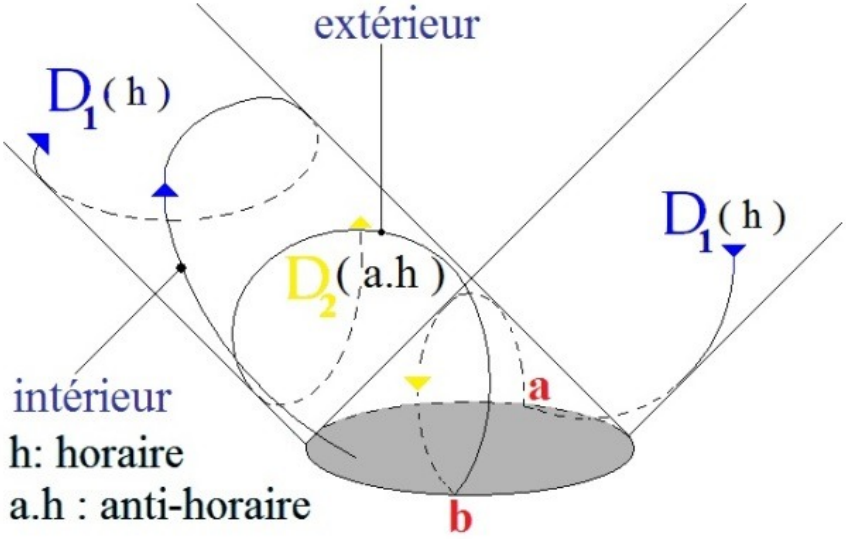
那么，在克莱因瓶中，我们看到什么发生？

我上次已经说过，而今天刚画出的图式也向你们展示了：由于曲线内部的必然性，要求的这些圈为了留在曲面本身、留在自身编织所在的曲面场域中，必须在翻转圆上从一侧边界反射到另一侧；因此，它必然在跨过……

如图所示，我只画出了最小的入射：在你们眼中是一个半圆……它跨过这道关口时，总须跨越奇数个这样的半圆，随后便会在克莱因瓶另一个环面侧以方向相反的旋转重新出现：




D



原先向右的运动〔图中蓝线朝左；我们从这里让路线出发，箭头把它向量化〕——假定我们站在合适位置并保持不动，它就是顺时针〔h〕旋转——到了另一侧，螺旋运动则变为逆时针〔ah，图中黄线〕。

这一点，是这个拓扑图形赐给我们的一种方便：它把一个可以说是直觉性的结交给我们，因为我用图形向你们呈现它……

但它完全不需要这幅图；我也可以用几个约化的代数符号，再添加向量来支撑它，只是那会令你们感到更晦暗、更不透明……因此，这个诉诸直觉的图形，是为了让你们把握此点所具有的一致性……

如果我们把这一点界定为圈定认同的条件与便利、同时也圈定其歧义因而圈定其诱饵的点……它也要让你们把握，这个点同我们经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对我们而言即临床、分析临床——之间的连接，而这连接赋予它真正的意义。我们面对的事实如此强制，以至于不得不

据此塑造自己的语言：即要求的根本可逆性。在情结的动力游戏中，没有一种吞食幻想不被我们视为在某个时刻包含并必然导致其自身倒转——这个时刻在理论之外仍是晦暗的——从而过渡为被吞食的幻想。

要把握这一致性……

把它同焦点、同这个焦点的位置使我们得以打结的一切规定联系起来……把握这个经验事实同我们如此混乱地称作认同的东西之间的一致性，同时也就澄清了这一个而非另一个认同究竟是什么。我们正在其中前进，而它支配着我们的步伐。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向你们谈过要求的螺旋圈；请允许我不再为它作更多论证，因为只须检验其后果，这件事便相当容易接受。

我无法在这里维持一种强迫自己绝不作逻辑跳跃的言说——除非彻底改变我教给你们之物的性质。

我们所谓的一个陈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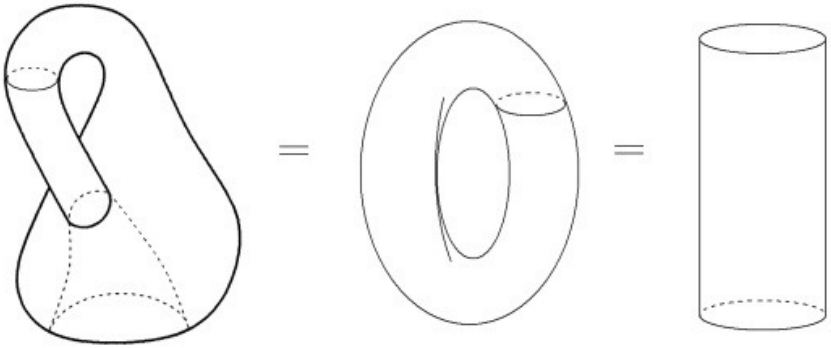
就我们感兴趣的意义、即它具有认同影响的意义而言；

我说的不只是分析中的认同，而是分析性同时也是概念性的认同……我们确实愿意用一个圆来象征它。

不过，我们的拓扑学使我们能够把它同欧拉圆严格区分开来：

- 我们无须像刚才反驳欧拉圆那样反驳它；
- 也就是说，这个圆并不会因为没有说明承载它的曲面，而在内、外两侧界定出两个严格等价的场域！

此外，欧拉圆表面上承载于平面——我的意思是，那里没有任何进一步说明——却明显具有必须能够缩减为一点的性质。而像要求的螺旋圈那样绕着环面部分一周的圆，无论它在环面还是在克莱因瓶上，都不具备上述两个性质中的任何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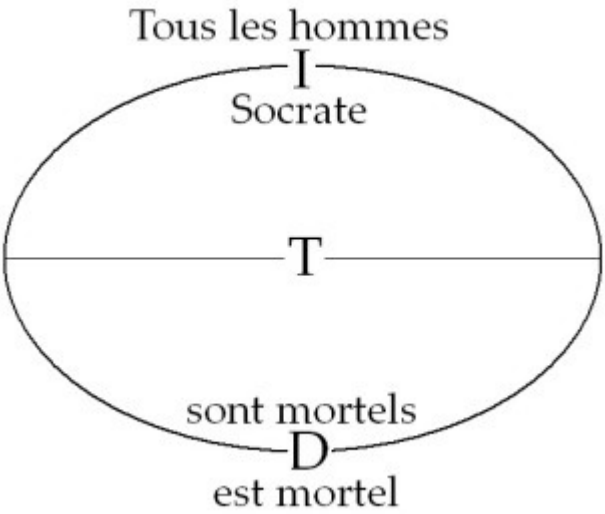


首先，它并不界定两个等价场域，理由很简单：它只界定一个。用这样一道圆形切割打开克莱因瓶或环面，在两种情况下都只是把它变成圆柱。此外，这个圆不能缩减为一点。

我们关心的是：如此界定的圆有什么用。正是这个圆将帮助我们辨清认同的诸职能。可以说，沿着这个圆——如你们所见，它是一道切割，不再是一条边界——我们将考察自己的命题、也就是那些有关认同而令我们感兴趣的命题会变成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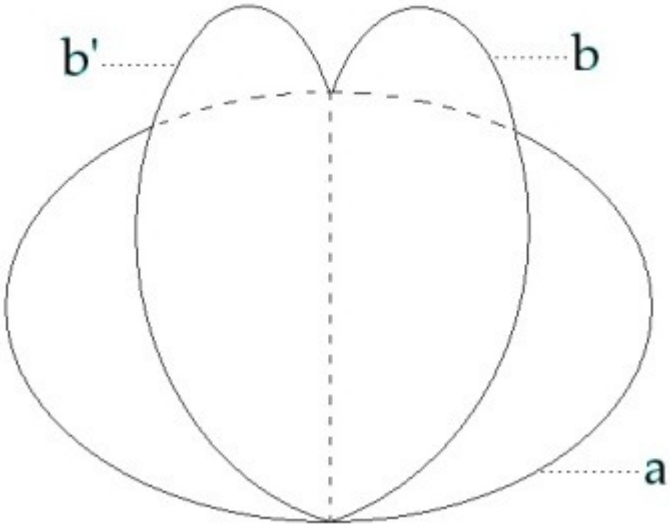
正如我曾通过实践向你们展示的，我们可以把谓词性命题——这是从语法上对它的刻画——写在这个圆的圆周上。它是最简单的命题，也是传统中最早被提出以处理认同的命题。

我们可以在这个已被书写的圆上，例如这里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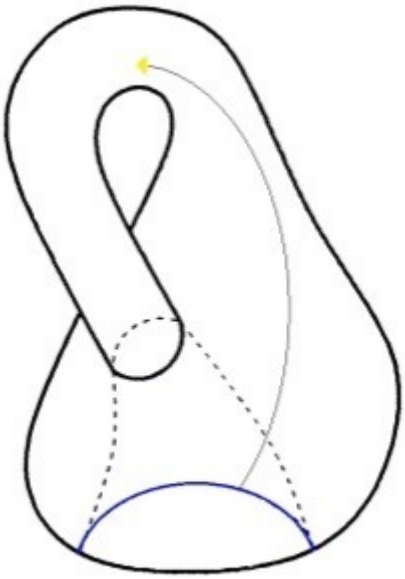
暂且别管字母，也别管这条直径线的职能……写下："所有人都是有死的。""都是有死的"本应接着写下去，我也该把它倒着写，不过那不会增添什么。我们也可以写："苏格拉底是有死的。"问题在于，当我们表述这些依情形称为述谓、判断或概念的陈述时，究竟在做什么。

在这里，这个圆于克莱因瓶中运作、不得不在我刚才所谓回折圆上反射的特殊情形，便对我们有用。



你们看到，当用蓝色画出这条回折圆〔a〕时，另一个圆由一条在其边界上反射〔b〕、随后在曲面另一部分〔b′〕上继续轨迹的线构成；回折圆正把后一部分同前一部分分开。

如果如此，这个圆的前一半——也就是位于我刚定义的曲面前一半外部的那一半——反而会在同一曲面的内部继续；只要我们把这里，也就是克莱因瓶的内部，视为内部〔箭头〕。



简言之，圆的两个半部在这一层面并不均质；它们不在同一个场域中……

除非像形式逻辑学家那样，不惜一切代价蒙住自己的眼睛……就我们关心的认同意义而言，它们不在同一场域：

- “所有人”与“都是有死的”并不被置于同一场域；
- “苏格拉底”与“是有死的”也不被置于同一场域；
- 没有什么预先保证：苏格拉底在其逻辑职能本身中，不应同一个仅凭谓词来界定的类之主体区分开来。

谁会感觉不到，说“一个人”或“所有人都是有死的”，同界定例如“白鹅之类”所涉及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里强加给我们一种根本区分——我们将尽可能借助哲学词汇来支撑它——譬如，诸性质与一个属性之间绝不均质。当然，这不等于说“白鹅之类”不会给我们带来问题，因为隐喻的使用会令我们很难算清：养鹅业与白色究竟谁在先。

“白鹅之类”当然可以用不同于“所有人都是有死的”这一定义的方式来约化：当我们谈所有人皆有死时，所谈的并不是一个在其他类中专门划出“人类有死者”的类。人同有死存在之间还有另一种关系；苏格拉底问题上悬而未决的恰恰是它。

关于全称肯定命题的问题，我们也许已经厌倦那些听来陈旧、散发学院气味的讨论：是否有一个“人”的普遍者？还是像量化逻辑力图规定的那样，此处“人”只意味着任何一个人？这完全不是一回事！

既然学院关于这一主题的争论仍未结束，也许我们这些更为匆忙、也可能怀疑某处存在迷失的人，应当在专名层面重新提出问题。即使承认“所有人都是有死的”是一条充分自明、不必讨论其意义的真理，我们仍要问：从这里出发，是否有权说、得出、推演出苏格拉底是有死的？

因为我们没有说：“一个也许名叫苏格拉底的随便什么人是有死的。”我们说的是：“苏格拉底是有死的。”逻辑学家无疑走得太快。亚里士多德没有跳过这一步，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许比后继者知道得更多。

但不久以后，在怀疑派、斯多葛派学园中，这个例子便通行起来。为何人们如此轻易地跨出这一步，说“苏格拉底是有死的”？

我未能在这里向你们标明——归根到底，我像免去许多其他东西一样免去了它——斯多葛学派那里恰好跨出了一步；“专名”一词所获的意义也正是围绕这一步发生转向：ὄνομα（onoma）……

它同 ῥῆσις（ rhēsis，言说）相对，构成语言的两项根本职能之一……ὄνομα（onoma）……

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泰戈拉的时代，在《克拉底鲁》中亦然[注8]……谈到专名时，ὄνομα 被称为 ὄνομα κύριον（onoma kyrion），意思是卓绝的名称。

[注8]　柏拉图：《克拉底鲁》，巴黎，美文出版社，2000年；参见384、391d、393、399b、425a、431b。

直到斯多葛派那里，具有“特别属于你的名字”之意的 ἴδιον（ idion）才占据上风。

正是这一变化使那项逻辑错误成为可能。事实上，如果我们保存命名职能的独创性……

请把它理解为这样一个地方：能指固有的、不能同自身认同的职能在这里被提升到最大，而它显然在命名职能中达到顶点……这个苏格拉底既是一个“自称者”，又是一个“他称者”：既是那个宣称自己为苏格拉底的人，又是被其他人——不论他们是否具身，都是其谱系的要素——以苏格拉底之名覆盖的人。他绝不能同任何可纳入“所有人”名目下的东西作均质化处理。

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很清楚，这个特殊三段论的毒液——我甚至要说攻击性——全在结论里。若它本身不含某种东西，满足我们每次面对某种戏法时都会感到的约化快感，它也不会被提升为经典例子。归根到底，要用戏法藏掉的始终是同一件东西：言说主体的职能。

仅仅因为所有人都有死，便必然要说“苏格拉底是有死的”，这也藏掉了如下事实：一个主体落在有死性裁决下的方式不止一种。

我们对苏格拉底所知甚少。听来或许惊人：自从这个人出现以后，整个所谓“西方”哲学传统——也就是我们的传统——都从他那里产生。

你们尽可以翻开：

- 五百卷从哲学—心理学角度处理其主题的著作；
- 再翻开约五百卷评估他所构成的历史节点、他所带来的哲学一步的著作……你们不但不会看见这些评估与标定中有一项彼此吻合，反而会看到它们逐点、逐词相互对立。你们无法从中获得任何确定性；学者与经院注释家在任何主题上，都不可能比在这里分歧得更彻底。

柏拉图固然给了我们丰富、多重而有时迷人的形象，仿佛时代素描，甚至仿佛照片；但如果我们反过来审问这位伟大的提问者，证词的繁多并没有给这个形象增添丝毫坚实性。

多么神秘！然而，在这个卓绝的“自称者”那里……

多亏追随他的人——而这无疑并非偶然——这个始终“自称”为苏格拉底的自称者；

此处却恰好意味着反面，也就是他并不自说……仍有某种东西，准确说有两件不容反驳的事，苏格拉底言说的两个面向绝不容解释性游移。

第一件事是声音：

- 苏格拉底的见证无疑告诉我们，这声音不是隐喻。
- 他会停下说话，聆听这个声音要对他说什么，就像我们的某个幻听者一样。

奇怪的是，即使在精神病理学的伟大世纪——19世纪——人们在诊断这一点时也相当克制。这很有道理：只要我们还没有真正恰当的观念，不知道声音可能是什么……

在现象之外，它进入哪些职能？

它在主体场域中意味着什么？……只要我们还没有我的言说所提供的东西，无法把它表述为从大他者那里坠落的这个小对象——还有别的此类客体；直呼其名，就是对象a——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装置，能够不带轻率地在苏格拉底这个确属特权的案例中定位声音的职能。

我们还知道，无论这个根本的对象a是什么，它同欲望之间存在关系。

另一方面，紧贴我们这里关心的问题——即是否有理由说苏格拉底是有死的——我们可以很快说出这一点：苏格拉底要求了死亡。

这是简略说法。在同一篇《苏格拉底申辩》中，他也要求由普里塔尼翁公堂供养。当然，请你们免去我在这里朗读《苏格拉底申辩》和

《斐多》，也免去我讲他前一天同那个名叫欧绪弗洛的祭司那场惊人相遇。柏拉图偏偏让他在前一天遇见此人意味着什么，从没有人真正加以强调；同样无人说明，当时已经是他弟子的柏拉图，为何偏偏既没有出席审判，也没有出席最后的谈话、临终前的谈话。

也许柏拉图的全部著作都只是为了掩盖这一缺席。

人们会把要求普里塔尼翁公堂供养说成一种无礼。心理化很快就开始了。在这里，我不想明确指出一篇当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无疑也令人赞叹的演说；我曾在一个显赫场合听到它，那是有关苏格拉底审判的论述最后一次令我感动。但其中仍出现了这样一句话："苏格拉底无疑本可以——就直说吧，也许语气稍重——更好地为自己辩护。"人总可以斗争、挣扎，并把法官的想法考虑进去。

这里有一种支配存在主义介入之秘密的观念：总有什么要求我们沿对话者处境的地形一路跟随他。你们也看到，这道斜坡把我们带到哪里：它通向我所谓庸俗分析的斜坡；正是在那里，我刚才"苏格拉底要求了死亡"的声明显得含糊。我们很快就会说，苏格拉底以胆怯的攻击逃避死亡；更大胆的人甚至会说，苏格拉底欲望着死亡。

苏格拉底欲望着死亡？恰恰不是！

第三件事，是我们并不知道、却不得不决定是否接受他亲口所说的事情：他告诉我们，自己一无所知，对任何东西都不在行，唯独对欲望在行；至于欲望，他的确知道一点。

可问题正在这里：苏格拉底的这个欲望……

如果说它是如下事物四分之三的根源，也许并不夸张：这些事物在现实——或者你们所谓的现实——中塑造了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苏格拉底的这个欲望在 ἀτοπία（atopia，不可定位）中得到肯定；正是它使当时的苏格拉底成为“询问主人者”。

围绕苏格拉底欲望的问题没有被提出——理由很清楚——而发展出的一大幻觉，也正是哲学的一大嘲弄：把主人同纯粹的欲望等同起来。

这种主人观是奴隶的观点，也就是说，奴隶才有一个欲望。当然，主人也有，但主人如此愚蠢，对它一无所知。支撑主人的是别的东西；黑格尔的分析恰恰漏在这里。

人们常问：如果黑格尔笔下的主人真如他所说，那么主人的社会如何可能？

当然，这是无解的……其实又很容易解，因为主人的主要支撑并非他的欲望，而是他的认同；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主人之名的认同，即对他所承载之名的认同。这个名字在名称职能中被明确规定、分离出来，具有原初地位，因为他是一个贵族。

苏格拉底就主人所谓的灵魂向他提问。我怀疑，他等待并每次重新找到主人的地点——一直到色拉叙马霍斯怒不可遏的反抗——正是主人欲望的点。他又让谁来作证？

是首要的大他者：在社会中，它最容易由那个根本的大他者——即不属于社会的人，也就是奴隶——来代表。苏格拉底正从那里让有效的话语涌现。[注]

> [注] 本段大小写存在版本差异：École lacanienne 所藏 J.L. 速记打字本作小写 l'autre / l'autre radical，Staferla 与 Lutecium 整理本作大写 L'Autre / L'Autre radical。本译依项目底本，并结合"根本的大他者"的结构语境采用"大他者"，同时保留这一版本差异。

这些操作无论让苏格拉底这样的人物身后聚集了怎样的赞叹与爱，终究必然引起某种不耐烦。"老是听这家伙说，大家还是受够了。"〔原文如此〕

苏格拉底说的是：

> "没有别的选择：要么让我如其所是，哪怕把我像一只钟那样摆在普里塔尼翁公堂的壁炉台上；
>
> 要么就让我死；以我的年纪……"他又补充道。

这是苏格拉底言说中为数不多的幽默笔触之一。很奇怪：柏拉图是一位幽默家，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苏格拉底也是；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案例。

苏格拉底从未试图逗人发笑；他也不是悲剧性的……

甚至还应问：苏格拉底最后时刻那种奇异的悲剧性究竟是什么？让这个问题暂且悬置……他只在结尾才是悲剧性的。无论如何，他从未说过自己是一个人。

“Homo sum et nihil humanum alienum puto”（我是人，凡人之事于我无不相关）是一位喜剧诗人的诗句；因为即使我们已经不大清楚人究竟是什么，仍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人就是喜剧性的东西。[注9]

> [注9] 泰伦提乌斯原句：“Homo sum, 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意为“我是人，凡涉及人的事，在我看来无不与我有关。”见泰伦提乌斯：《自我惩罚者》。

那么，“所有人都是有死的”与“苏格拉底是有死的”这两个圆如何衔接？受时间所限，我无法在这里进一步展开它们相互干涉的结果。道路漫长，我又必须让你们感到它的一切迂回，这并非我的过错。你们已看见两个端点之间浮现出：

- 这个谜一般的欲望；
- 以及这一点：我们不太知道自己怎样走到了谈论死亡驱力的地步；要么谈它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意思，要么因为它太难而排斥它。但我们清楚看见，我们正朝那里、朝那个会合点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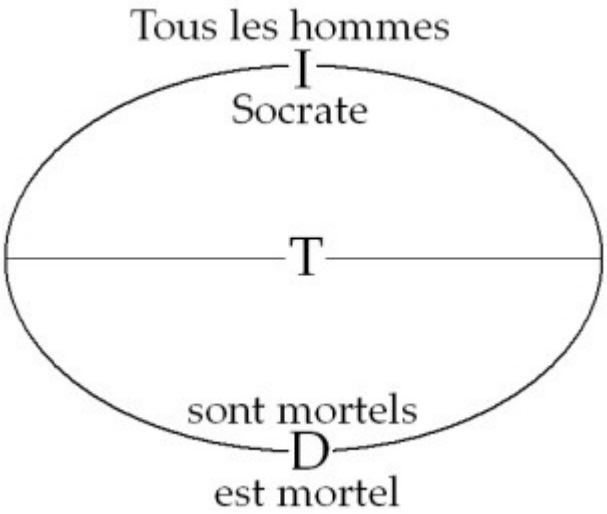
一个巨大生命者对死亡的要求，同那项著名的死亡驱力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又该怎样逐字读出两者之间的东西？死亡驱力将被如此紧密地牵涉于另一种性质的“所有人”：它不同于我已提出的两个逻辑项——“任何一个”或“人的普遍者”。无论如何，它指向无名之人；而且更加无名，因为我们在背后发现的是人的无意识——当然，它是不可命名的，因为它未被规定。

今天，我只围绕一个拓扑特征落下标点……

无论这两个圆以何种方式衔接，它们显然不会彼此重合；我今天的言说一直围绕拓扑翻转运作，而正是翻转的全部力量将它们分开……我要用一条并不存在、也不位于曲面之中的虚线来标记这个标点；它本质上具有欺骗性。

这就是在小前提中完成三段论衔接的线：不是“苏格拉底是一个人”——我们刚看到了它何其脆弱——而只是把“是一个人”沿直径引入这里，引入无论哪个命题：

- 要么是在圆周上的“所有人都是有死的”；
- 要么同它相交——这显然是图形所暗示的——即“苏格拉底是有死的”。两者共有的交线就是这条直径；况且这里谈的是拓扑学而非度量空间，所以它也可以是任何一条弦。我们将在这条“直径”上写下“是一个人”。



前提与结论根本异质，而这条线却作为诱饵向我们断言并提出自己；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些面其实根本不是面，因为两者本性上都是洞——容我这样说——那么，面与面之间的这条交线意味着什么？

使三段论完成这项错误跨越的认同，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什么？我用字母标记右下方那个有直径之圆的三个层次；你们已经看到答案在那里开了头。

圆的两个半部彼此异质——我已告诉你们，若一半是认同，另一半就是要求；反之亦然。只要它们之间的关系带有欺骗性，支撑关系的就恰恰是这条无处存在的直径。

我在那里放上字母 T，因为我们将在其中重新找到移情的职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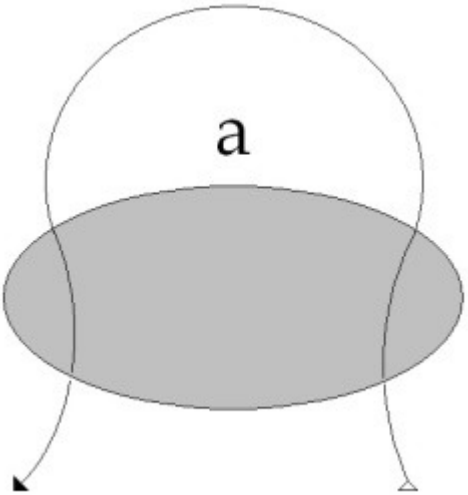
- 移情的职能，因为它本质上同受骗的小他者或行骗的大他者相联；
- 移情的职能，因为它就是欺骗的职能。

我二月课程的辩证法将围绕这里展开：认同、移情与要求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同三个术语连成一体。我想，经由去年的言说，你们已熟悉这三个术语：

- 未规定性这一项，即无意识的主体；
- 确定性这一项，它在分析经验与目标中构成主体；
- 欺骗这一项，因为主体对认同的呼唤本身就把他召向这条道路。

如果这些术语彼此如此打结，以至于我们似乎找不到一条并非诱饵的出路，原因就在这些大环路、这个大结的结构。它们在整场游戏展开的场域中形成并接合；至于欲望——它的支撑与概念只能是这个环路本身，即由〔克莱因瓶的〕环面把手所表征的环路——下次我们将尝试让这个把手的内部说话。

经历我去年的图式后，你们认不出它吗?



无意识那道跳动的裂口在我们今天绕行的大洞处开合；从它那里痉挛般冲出的这条通路、这道出口，不正是驱力往返的路线吗？它环绕着某种我们曾让它悬在空洞中的东西——这里正可以这样说。

这个欲望、它所规定且并非没有形态的东西，今天在苏格拉底层面作为谜出现——我有意选择这个例子。欲望引入第四个范畴……

在其他范畴——未规定性、欺骗、不确定性——之后……欲望引入支配一切的第四个范畴。那正是我们自身的位置，弗洛伊德已经清楚地表述、看见并说出这一点：欲望的位置，因为欲望在现实中规定了不可能这一范畴。

这个不可能，我们有时仍能通过解决我所谓的那一局而跨过：这局游戏已经被建构，而且被建构得无论如何都必定输掉。

如何赢下这一局，在我看来就是最重大的问题：一个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

第7课 · 1965年1月27日

勒克莱尔　斯坦　迪鲁

拉康

在主体同他者的关系中，在一者同诸他者的关系中，我们已经学会以精细而灵活的方式区分一种根本的幻象职能。我们从精神分析的教导中学到它，也从我十二三年来试图表述它的方式中学到它，因而是双重地学到。

我们知道，迄今任何伦理学以及次一级的任何主体哲学之所以都未能掌控这一幻象，是因为它们误认了在无形中调节幻象的东西。那就是对象a的职能：善与恶在它那里彼此歧义，真正使一切游戏围绕一个中心运转的也是它。在这场游戏中，只说对象a四处奔走、来来去去、像杯底肉豆蔻般穿梭，仍远远不够；就其本性而言，它已经失去，而且从未被重新找回。然而，它偶尔以如此炫目的清晰度出现在场域里，以至于这份炫目本身使它不被认出。

就我们所关心的行动规则而言，我把这个对象a规定为欲望的原因。

问题在于：在伦理学或主体哲学中辨认出这样一个新因素，究竟能服务于何种行动？

当我希望更具体地了解我的听众，并在自己可支配的时间范围内了解那些申请参加闭门研讨班的人时，我得以看见此前已经听到一些回声的事情：对某些人、对很多人而言……

而且范围也许比我设想的更广、更为多样、更有层次……这一教导取得了一切教导本应具有的价值：它支撑着——对不止一个人来说，这绝非小事——那种未规定状态。我们知道，这种状态暗藏不止一条计谋；“事情既然就是这样”，我们便被给予在其中生活。

我的意思是，留在这里的，应当只是那些认为这一教导以某种身份具有行动价值的人。这意味着什么？

你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在别处有一所学派，一所精神分析学派；它既承载弗洛伊德之名，也承载我受命领导它的那座城市之名。学派是另一回事：如果它配得上自古以来“学派”一词的意义，它就应当是某种在其中形成一种生活风格的地方。

我要求来到这里的，是那些以某种身份把我的教导当作自身行动原则、并能够为这项行动作出说明的人。今天仍几乎坐满的十四排座位证明，我不想……

用一道任意的门槛，也不用任何评判门槛——无论它关乎经验、品质还是仪表……在这里阻挡任何人。

尽管如此，我之所以要求大家申请入场，也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在这里要求你们拿出证明：一个更小的圈子理应达到什么，才能使这项教导取得价值。我希望在相当短的期限内，从在座者那里得到某种见证。当然，若必定期待它以当场发言的介入形式出现，那会完全徒劳而且无效；尽管我确实希望有人这样做。

根据经验，也考虑到时间，我知道这不可能，而且不是最好的道路。

为了得到这种见证——即一项由这门教导所牵动之行动的见证——我想按如下方式进行：这里将向你们提出一些工作、评论、通信与报告；它们具有某种核、某个活点的性质，因为在我的言说线上，这些点特别得到照明、更新、迸裂，或者反而得到独特的接合。

不会采取任何措施让这些核变得更加容易接近；这里交给你们的并不是我的教导的零钱。除非你们所谓的钱币，恰好就是那些坚实乃至封闭、不透明而顽强的时刻；我常常也只能在为你们表述的东西之下，让你们感到它们在场。

因此，如果事情合我所愿，最终向你们提出的将是更坚硬、更不透明、更局部的要素。对于那些认为我的教导具有这种更确切价值的人，它们意在挑起回应。如果回应未在这里以连贯、清楚的方式给出，那就在两次聚会之间，以一篇小论文——我不说一封信——一项请求、若干建议或问题的形式给我。我将把它们纳入考虑，用来选择以后会在这里呈现这些对象、并把它们当作激发之物的人。

不过，在这场对话中……

你们很清楚，也请你们同意：这场对话最终只能同那些真正会在这里作出贡献的人展开；他们有两次聚会之间的全部时间来酝酿自己的贡献……依事物本性，这只会发生在少数人身上。

今天我让许多人进入，是因为这里终究没有秘密。他们将会明白——在座相当一部分人都会明白——即使他们能从我在其他星期三所教的东西、从我十二三年来持续或重新接续的长篇言说中受益，而且我无论如何都希望他们受益；仍然可以设想，甚至必不可少的是：在某个

圈子里，事情要在人人参与的行动中受到检验；而我将继续在所有人面前推进的言说，也应当从那里出发并向外辐射。

因此，今天在座四分之三的人在某个时刻认识到：此刻尚不是自己来这里工作的时机，或者干脆永远没有什么可在这里做，这很正常；他们不会因此失去任何功绩。

只是这里将做的事情并不属于他们。我希望来这里的人，在自己的行动中真正被分析带入我们世界的那项伦理与主体动机的根本转变所牵动。

我绝不预判谁能够承担这里所适合的角色。

可以说，为了辨认他们，我将像约书亚在其历史记载的某个转折处那样行事："你们会看见，他们要用手取水饮用时，姿态如何。"[注1]

> [注1]　引文记述：耶和华命基甸让军众到水边接受考验；像狗一样用舌舔水者列在一边，跪下饮水者列在另一边。用手把水捧到嘴边舔饮的共有三百人，其余都跪下饮水。

我请勒克莱尔就专名发言。

塞尔日·勒克莱尔

塞尔日·勒克莱尔：为重新展开雅克·拉康"研讨班"所作的贡献。

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我们要求病人把一切都说出来，其中——请强调这一点——也包括被提及者的名字，无论他只是名叫克罗克费尔先生的牙医，还是颇为蹊跷地名叫拉布勒尔先生的印刷商。

可是，我们在报告病例时仍不能把病人吕多维克叫作吕多维克；为了不直呼其名，我们偏偏要称他维克多。于是，我们可以不费太大困难、也不至于失礼地描述维克多爱情生活的特殊之处，却绝不能说他其实叫吕多维克：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

因此，无论愿不愿意，分析经验的传达都必须把一个不可还原之秘密的维度考虑进去。

无论我们多么受诱惑，想完成某次新的越界，只要还不愿停止做精神分析家，就只能始终遮蔽那个独特符号。假如必须谈到一个佩里耶，我们会用卡里耶或斯泰纳之名遮住其身份。这样做时，我们模仿了心理过程本身；但在最后这个例子中，我们立即失去了对“父亲”（PÈRE）的直接指涉为何显而易见。

说实在的，我想不出更简明的方式向你们指出，专名怎样同无意识幻想中最隐秘的东西相联；不过，我仍将从一段分析材料出发，试着多说一点。我会重新采用菲利普的案例；1960年我同让·拉普朗什合作时，曾借它说明无意识的现实[注2]。继续以前，我先概述一个干渴之梦——“独角兽之梦”——的分析。菲利普这样讲述：

[注2] 让·拉普朗什、塞尔日·勒克莱尔：《无意识：一项精神分析研究》，载《无意识》，巴黎，德克莱·德·布鲁韦尔出版社，1966年，第95—130页。

> “一座小城的空旷广场：很不寻常，我在找某种东西。赤脚的莉莉安——我并不认识她——出现了，她对我说：
>
>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么细的沙子。我们在森林里，树木奇怪地染着鲜明、单纯的颜色。

我想，这片森林里有很多动物；就在我准备说出口时，一只独角兽横穿我们的道路。

我们三个朝一片隐约可见、地势较低的林间空地走去。”

以上便是这个干渴之梦的显文本。我们从它出发，沿所谓自由联想的道路，最终析出那段坚持要说出自身的东西，即如下无意识文本：“LILI- plage（海滩）- soif（渴）- sable（沙）- peau（皮肤）- pied（脚）- CORNE（角）”。这条谜一般的词链经过彻底压缩，便给出 Licorne（独角兽）；这个能指在此作为饮水欲望——也就是发动梦的欲望——的换喻出现。

没有机会读过那篇无意识研究的人，必然会觉得这种捷径极其武断；即使读过的人也可能仍感到费解。因此，我简要重述分析带给我们的东西：

- 支撑这个梦的欲望似乎是饮水的欲望。菲利普在夜里稍后醒来，感到强烈口渴；他把它归因于晚餐吃了波罗的海鲱鱼。

- 他唤起三个约三四岁时的童年记忆。

第一个记忆里，他把双手合成杯状，试图饮用“独角兽喷泉”中涌出的水；喷泉因顶部立着这头神兽的雕像而得名。

第二个记忆里，他在一片美丽的山林中，把双掌合成海螺状，吹气模仿汽笛声。

第三个记忆里，他站在大西洋海滩的沙上；他记得近亲莉莉。她以不止一种方式替代母亲，一边给他水喝，一边逗弄地称他“菲利普—我渴了”。

梦中找到的日间残余，除鲱鱼所来自的波罗的海之外，还有一片多沙、长满彩色石南的森林。前一天菲利普同侄女安娜在那里散步，并注意到雌鹿的足迹。

最后，通过分析一个关于海滩记忆的轻微症状——所谓“一粒沙”——我们发现了同敏感性及皮肤的情色化有关的语境。菲利普特别投注自己的脚，并希望脚底硬得像角质。这样，我们即使还没有把它完整表述，至少已重新照亮一种象形文本的基本要素；我们称它为无意识能指链：“LILI- plage- soif- sable- peau- pied- CORNE”。

对那些要求“看见”无意识的人，我回答：它就是这样显现的。

对这个梦的研究，使我们能够简单*说明**无意识过程的基本机制：凝缩、隐喻替代与换喻移置*。

例如，原初的“plage（海滩）”变成梦中的“place（广场）”，喷泉就位于那里；仿佛 plage 中的“ge”遭受了压抑效应，只留下 place 中更加无差别的“ce”。我们可以为此倒转弗洛伊德那句惊人的公式来说：“ge 曾在之处，ce 应当到来。”

这里涉及一个过程：

- 隐喻替代：以 place 替代 plage；
- 以及凝缩：能指 place 宣布一个包含多幅图景的场景——山、海与森林——又确切指向其中最特殊的场景：plage；而 plage 的能指质地中还隐藏着一个被压抑的声音“ge”，

它同“j’ai soif（我渴了）”这一呼唤中的“j’ai”同音。

换喻：独角兽就是换喻，因为无论它的形象还是词语，都指向它所联结的各项之间的移置与间隔。从 Lili 的 li(t)（床）到菲利普希望脚上具有的 corne（角质），licorne 以前两个音节之间的间隔容纳了无意识链的中间要素。

在另一个层面，它更简单地从顶部的独角兽指向喷泉及涌出的水。最后，它又从脚到头移动角质，把外皮变为尖角。支撑这个干渴之梦的欲望由此以谜的方式显露；菲勒斯——莉莉所欲望的那个——出现在第三只眼的位置，而菲利普在那里有一道疤痕。

作为菲利普式无意识的缩写符号，独角兽这个徽记借他的“渴”向我们呈现了那个既支撑又遮蔽其欲望的图式：荒谬、象形、混杂、离奇，却坚持不懈、不可动摇的一条能指链。它是他那独特性的盲目密码，如烙印般重复；我们由此认出无意识的空面具。

这条凝缩为“licorne”的链最敏感的结，位于“plage-soif（海滩—口渴）”的层面。

更确切地说，我们在菲利普于海滩上反复发出的呼唤—抱怨“j’ai soif（我渴了）”中找到它；更有具体情境的形式是“Lili-j’ai-soif（莉莉—我渴了）”，所以莉莉会用同一个公式回敬并招呼他：“Philippe-j’ai-soif（菲利普—我渴了）。”

我本可以把菲利普欲望的分析停在这里，认为自己在圈定他无意识的“固有之物”时已经走得够远。但一些友善的批评者[注3]指责这项分析不够严格：它不当地混合音位、词、词链、已表述的句子、物表象与

图像；而且 Lili-corne 这条链只抵达前意识层次。严格说明无意识现象确实不易；用今天的话说，这正是一个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

> [注3] 康拉德·斯坦：《语言与无意识》，载第六届博讷瓦尔座谈会《无意识》，同前。

于是我想起自己曾表达的看法：为了维持这种严格性，眼下最好限于标定我称作“精妙差异的经验”的东西。一般而言，严格说来的无意识要素表现为一种感觉性差异经验的涵义，即对某种精妙差异的知觉——我曾称之为“有区分的激动”；总之，它是这种差异性区分本身之经验的涵义。

在菲利普的经验中，它例如是包裹身体的平滑皮肤接触所带来的安心，同一粒游移沙子造成的点状刺激之间的差异；又例如是从视觉上觉察并赋予特权的差异：男人胸骨的平坦，与标出母亲心口的乳沟之间的差异。很长时间里，这个女性部位对他而言确实像一种神秘开裂。但我们很快会在这里看到，传达分析经验还有另一重困难。

谈论“音位”或任何严格说来属于无意识的要素是一回事；照它们自身显现的样子去重复或转写它们，又是另一回事，因为它们仿佛从根本上就是淫秽的。

现在转到弗洛伊德认为在幻想形成中享有某种特权的听觉与发声经验场域；我将不作进一步论证，直接提出一个在我看来相当原初的菲利普无意识幻想。

比“j’ɑi soif”这段连祷更无意识的，是一种秘密短呼、一个欢欣公式；说得平实些，也可以称作拟声语。经过最少掩饰，它可以转写为：“POOR (d) J’e-LI”。

大声或低声说出这个公式，在他的记忆中都涵指着某种难以描述的欢欣运动之表象、预期乃至实现；那是“卷起—展开”一类运动：沉醉于得到的结果，然后重新开始。更简单地说，也像某种“翻筋斗”。

在分析中，人很少会坦白这些最隐秘的公式。表面如此无害的揭露，总会让人体验为无耻的极端，甚至渎圣的边界。

现在，我必须仍以最少掩饰、站在越界的最外缘，给出菲利普的全名；他很早便学会用它回答平常的“你叫什么名字？”：乔治·菲利普·埃尔亚尼（Georges Philippe ELHYANI）。这个名字一开始就说明了基本幻想同主体之名之间的根本亲缘关系。

接下来，我将以初级类型的非逻辑所具有的最完美严格性，也以最无意识的轻率，对这个无意识幻想作几点分析评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权衡其中真理的分量。

首先，我可以尝试指出贯穿这个公式的激动——有区分的激动、精妙的差异：它像是对一次创造的掌控、一次翻转的完成，一段“什么都没有—某种东西”的序列（与其说消失—重现），某种让东西“具体”显现的魔法公式。这个咒语已经是在驱邪吗？有可能。不过，让我们像弗洛伊德处理梦那样，逐一处理幻想的要素。

POOR：最难解的片段。依我看，它以 GEORGES 中的 GEOR 为底本，又被 Philippe 的词尾吸住，变成 P-OR。它极可能还结合了 PEAU（皮肤）同 POT（罐）的同音，也结合了 CORPS（身体），甚至结合从森林深处传来呼唤的 COR（号角）；当然还有 GORGE（峡谷 / 咽喉）——既要按地理意义，也要按解剖意义来听。

最后——这里我要走到极端——只要这个居中的 OR 同 MÈRE（母亲）结合，MORT（死亡）就显现在一侧的 Mère 与另一侧的"J'e"之间；而且"J'e"从 O 转向 A，向我们指出 J(e)acques，即菲利普的兄弟雅克。为什么是"MORT"？

因为首先，雅克是父亲那位在另一个雅克——菲利普的哥哥——出生前不久去世的兄长。最后，雅克还是莉莉丈夫的名字。这足以诱惑爱好图式和图表的人了！

"J'e"首先是 GEORGES 中双写的 GE，其次是"moi-je（我—我）"中那个 JE；菲利普很早就被这个说法钉住。我们知道海滩（plaGE）的年纪（âGE），更早还会找到：越过床沿被扔出（JETÉ）的歧义、最喜欢的游戏（JEU），以及一位终于因他而得到满足的母亲所说的"我得到你了（JE T'AI）"。

至于 LI，我想自己差不多已说完：从 LILI 的 LIT（床），经由 LOLI，到 LOLO（奶）……如今几乎已经制度化了！

我只须补充一个细节：LI 在 PhiLIppe 的全名中发生重叠。

这也许就是支撑 LILI-CORNE 之链的无意识幻想轮廓。

我认为这个分析层次至关重要；它引出几点评论。

1）如果还需要说明，它展示了分析进路在本质上可称为独特风格的固有性质，以及其严格性的悖论。

2）这个分析层次也提出一项标准问题：是什么使我们从不同音位对中区分、保留并强调这一对而非另一对？就这个无意识幻想而言，我将在其他标准之外提出三个：

1. 能指要素反复出现的坚持性，也就是某个独特、唯一、不可替换且具有差异性的特征——

它本质上是“象征性的”。在图像层面，例如勾勒面孔或身体的某项独特特征；在音位层面，则是某项能指特征，只要它们在分析进程中以始终相似的形式重新出现，例如“OR”。

1. 坦白这些特征的困难；它们越贴近基本幻想——

越贴近主体独特性与亲密性的本质——这种困难就越大。

1. 它的“活力”指标，即一种主动而恒常的在场；这种在场刻画个体，并由此提醒我们——

个体从根本上不可还原。3）在这个案例中，分析也揭示出基本幻想同主体之名的关系。还需要强调父之名的职能在这里显现吗？4）这个分析层次尤其鲜明地照亮了初级无意识层次同次级前意识—意识加工之间构成性的无逻辑关系。

事实上，我们通常在分析中重新找到的，只是无意识幻想的前意识复本。

因此，从“POOR (d)J’e-LI”这样一个未被坦白的幻想出发，很自然就可能抓到一个已经被翻译成语言的公式，例如下列“语言性”变体：“cœur

joli（漂亮的心）”“gorge à Lili（莉莉的咽喉 / 峡谷）”“joli corps de Lili（莉莉漂亮的身体）”。

我们坚持“Li-corne”，是为了在一种“次级”逻辑的外观下维持初级过程的本质。独角兽并不能完全保护我们免于落入“一个已经翻译成语言的公式”，但它至少有一个优点：不会把我们过快推上“分析式理解”的道路。

面对“cœur joli”“gorge de Lili”“joli corps de Lili”，如果我们放任自己的“分析家手艺”……

也就是我们身上那个凭借经验便自以为知道、因而让人安心的面向……我们会“自动地”把这一语言建构翻译成菲勒斯中心的语言。

我们很快就会把：

- 身体变成“菲勒斯”或“子宫”；
- 心脏以更歧义的形式变成同样的东西；
- 咽喉变成生殖器通道……随后欣然在此建立我们最坚固、最有说服力、最有效的解释建构。另一个解释无疑不那么坚固、更加异想天开，却也许同样甚至更加有效：把 corps（身体）当作 cor（远处传来的号角呼唤），把下凹的咽喉当作乳房的充盈；并用双手合成杯状饮水、或合成螺壳状呼唤的动作来支撑它。这里重要的是看见，我们的解释最常落在基本幻想本身那个错误的“语言翻译”上。这就是已知意义对非意义的迷惑力与特权。5）最后，经由这些评论，我们开始追问解释如何行动及其表面上的无根据。在菲利普的案例

中，于解释层面明确唤起角的“菲勒斯性质”、咽喉或疤痕的“根本女性性”，确实能够有效改组病人的力比多组织。

这就是分析行动的悖论；对某些人来说，也是它的丑闻。

在分析这场独特交谈中，它经由病人历史那些前所未有的迂回，向病人揭示对他同样具有根本性质的结构：俄狄浦斯结构与阉割结构。它为每个人析出那几个关键能指的种种变形；这些能指进行结构化与隐喻化，仿佛每一座独特建筑的拱顶石。

可一旦出于迁就或疲倦忘掉“独特”这个唯一的词，分析那项规范化职能的机制与陷阱便在这里显露：有一点俄狄浦斯和阉割，专业人士似乎就掌握了一个稳妥公式，必定对人人有益，却很快成为所有人通向一场精细种族灭绝的同样稳妥道路。每个人的固有之物都不可还原，正如乱伦禁忌既保护又滋养欲望。

菲利普的独特性，就是我们试图通过这项分析接近的东西。首先，我想，是借独角兽的徽记；随后，是聆听他的幻想“POOR (d)J’e-LI”，其中“d’j”的切分如此恰当地涵指翻转运动顶点处那项精妙差异；最后，我们揭示其名字的一道反光，才真正唤起它：GE 在 GEORGES 的 OR 周围翻倒以前来回摆荡，又欢欣地在末端的 GE 中重新找到自身——既相同又不同——并追问：“je（我）？qui（谁）？”Philippe ELHYANI；他的名字也反向发问，让问题悬置在重新找回“LI”周围。我就停在这里。

当然还可以继续，例如考察玫瑰（ROSE）在菲利普生活中的主题；这朵花似乎从我们说过处于中心的 OR 翻转而生。

在菲利普的记忆中，独角兽（liCORne）喷泉也通向附近另一个获选的地点，名叫“玫瑰园（jardin des ROSES）”。但此刻我宁愿给每个人留下怀疑、反思或做梦的余地。

拉康

我希望这次首次聚会保持全部严肃性质。我要请一个我曾特意要求出席的人发言：康拉德·斯坦……

当年勒克莱尔第一次进入今天重新采用、补充并表述得十分完善的这个例子时……我要请曾提出若干异议与问题的康拉德·斯坦发言。

他当时质疑第一条链的表述是否确切：这条链从 lit（床）与 corne（角）出发，聚合成 licorne（独角兽）；他怀疑它是否严格具有无意识之表象代表的性质……如果他对自己当初所提内容的恰当性仍有疑问，或者正因为这些问题而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后来获得了某些澄清，我想请他谈谈。

如果康拉德·斯坦以任何形式重新遇到自己的问题或要求澄清之处，并能立刻表述，就请他说出来；我们可以说，会把这个问题列上议程，写到黑板上。

仅此而已，因为今天我希望那些准备了其他材料的人也能介入；正如你们看到的，若只是顺耳一听，这些材料同勒克莱尔的报告一样难懂。

具体做法如下：勒克莱尔的报告——我相信后续报告也一样——各方面都值得印行；它已经完全成熟，甚至经过反复打磨。十天内会印好，供你们取用。

取用只须支付适度费用。最方便的办法，应是到瓦雷讷街54号二楼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杜朗夫人处的秘书处领取，凡想要的人都可以在那里取得。不过，无论为了确定油印份数，还是为了保证后续工作，我要求以下这些人举手：不是只想把这篇报告当作一篇漂亮文章收藏的人，而是愿意就此作出承诺的人——领取时也会登记姓名——承诺写一篇至少两页的文字来回应它，说明它为自己提出了怎样必须追问、甚至必须回答的问题。

他们承诺在下一次闭门研讨班以前交给我。任何领取文本却不作这项贡献的人，都由此把自己置于我开头所说、准备在这里结成的承诺之外。

因此，凡想取得文本、据此支撑某些东西并寄给我的人，请举手。举手吧。

那么，文本印量大约是我眼前人数的两倍，即三十五或四十份。

斯坦，为了安排起见：你现在可以回应，还是更愿意等另一篇报告以后，再酝酿一下我请你给出的答复？

康拉德·斯坦

我宁愿现在立刻说几句，理由很简单：半小时酝酿也不会够。

显然不可能从四年前同勒克莱尔的讨论停下之处重新开始。

〔第六届博讷瓦尔座谈会，1960年〕

我的确需要读到他的文本，才能作详细评论。这里我只想提出几点意见；我会从结尾、也就是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倒着开始。

“POOR (d) J’e-LI”这个幻想——确切说，这个表达、这个对于无意识幻想的完全根本的指涉，因为无意识幻想就其本性而言不可说出——显然像梦一样得到建构。勒克莱尔已向我们给出不同的词、句子与用语言表述的思想；“POOR (d) J’e-LI”借助凝缩与移置，成为它们的表达。

你们知道，因此我想请那些愿意介入勒克莱尔文本的人重读《梦的解析》（Traumdeutung），只要这本书尚未完整留在他们脑中。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必不可少的是——四年前同勒克莱尔讨论时，我自己做得不够——考察他的分析与解释在多大程度上忠实反映了弗洛伊德在这部奠基之作中呈现的方法与技术；也要考察勒克莱尔的原创贡献是什么，即他的工作中哪一部分构成对弗洛伊德文本全部疑难的加工与澄清。我认为，必须绝对区分这两部分。“POOR (d) J’e-LI”像梦一样得到建构：用语言表述的思想遭到移置，并依凝缩过程被压缩；也就是凝缩—移置，即初级过程。

我们在这里确认了弗洛伊德原始论述中的一个根本命题：梦与幻想对待词语，如同词语是图像。后来他会说：它们对待词表象，如同物表象。在这个意义上，词语是声学图像，并遭遇同视觉图像一样的命运。

我重提这一点，是因为“翻译成语言”这个术语显然成问题。现在我还无法多说。况且，我自己似乎也用过“翻译成语言”这一观念；如今我

不再确定图像能被翻译成语言。我想，若仔细考察图像同语言之间的关系，会发现它属于不同于翻译的另一个层次。这是第一点评论。

第二点有关那条从 Lili 出发，走到“corne、Lili、plage、sable……”的链。勒克莱尔刚才说了一件在我看来完全正确、也极为重要的事：这条链作为菲利普之人格——如果可以这样说——独特性的钥匙，发挥着特权作用。为什么，或者体现在哪里？

勒克莱尔的整套论证从一个梦出发，也就是他开头重新讲述的独角兽之梦。正如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所说，这个梦是一道画谜。解读画谜的方法、对弗洛伊德而言重要的方法……

也就是从梦所构成的这道画谜出发，抵达弗洛伊德所谓 Traumgedanken、即梦思想的方法；梦思想以愿望形式表达……这个方法就是“自由联想”。你们知道，“自由联想”恰恰并不可能——我们以后可以回到这一问题——但无论如何，方法就是自由联想。

在那段说梦是一道画谜的文本中，弗洛伊德谈到梦的显内容——也就是勒克莱尔开头给我们的梦叙述——同梦思想、梦所实现的愿望之间的能指关系，即 Zeichenbeziehung。勒克莱尔没有穷尽地呈现那些愿望，不过这很容易补出；我们已经拥有所需材料。

这项能指关系提出许多眼下不可能处理的问题；但有一点清楚显现：在菲利普本人——用勒克莱尔的话说——所具有的独特性中，从 Lili 到 corne 的链代表一条特权之链，为我们提供某种画谜的钥匙。不过你们知道，画谜并没有钥匙……也有！归根到底，对一系列画谜、一组画谜而言，唯一可能的钥匙只同排列这组画谜之人的独特性相联。

画谜本身没有钥匙，梦本身也没有钥匙；只有一种方法，这是另一回事。

或者说，如果梦真有一把非常一般的钥匙，它也只属于俄狄浦斯情结那样一种构型；但这是一个我现在无法展开的问题。

无论如何，这条链确实具有一种特权价值。如果你们重读《梦的解析》……

也就是法译本所谓《梦的科学》……你们会在弗洛伊德的诸梦中发现种种类似的链。他没有明确把它们作为链给出，但很容易重建；它们完全类似于从 Lili 走到 corne 的这条链。对弗洛伊德来说享有特权、也容易重建的正是这类链，它们使他能够向我们给出书中那些梦的钥匙。因此，不要把这条链同梦思想混为一谈；依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思想严格属于前意识。

最后一点。对于勒克莱尔替我们分析的这个梦，有个重要事实：病人渴了，他需要饮水。如果仍参照弗洛伊德原始文本，我们会在这里看到《梦的解析》中一个极其核心的问题域：需要的问题。

书中有整整一章讨论睡眠者之需要的满足，或者更确切说，餍足；在《梦的解析》第七章，你们会看到一段明确展示并指向语域转换的文字：梦无法通过餍足需要让睡眠者继续沉睡，于是语域转入欲望。似乎正是投入凝缩与移置的现象，依照欲望的声音产生梦，才使他得以继续沉睡。我只想把它指出为这个梦的一个特殊点，因为它使我们抵达欲望的问题。

我不再多说。正如已经告诉你们的，勒克莱尔今天为菲利普之梦的解释带来的新内容过于重要；没有把文本拿在手中长久思考，我无法评论。

拉康

那么，我们来作结。

我是否应当这样理解：能严格应用这一方法的切入方式，也就是让能指优先于图像的一切代谢，正是在这里把你所谓主体的独特性标示得最为准确，从而使我们能够定位你刚才分节提出的三类问题？

对那段漫长的 Umschreibung、那道漫长的迂回改写——也就是《梦的解析》；我用的是弗洛伊德本人的词——究竟该给予怎样的裁定？你觉得这是安置这些问题最恰当的切入方式吗？

我是否应把你的介入理解成：你认可这项方法，正因为它能够让你提出刚才那些问题？

斯坦——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尤其要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拉康

好。那么我认为，你应当就这个主题更确切地回应勒克莱尔所做的工作，也就是用一篇与之配合的研究来回答。

我原想给你一点时间，正因为如此；很遗憾，你的问题没有收得更紧。

今天无法完成全部议程。我立刻请伊夫·迪鲁发言。

伊夫·迪鲁

剩下的时间很少，我想自己很难讲完报告，也很难让雅克-阿兰·米勒再讲他的部分。

拉康——那么，你先讲自己的。

伊夫·迪鲁

这不行，因为雅克-阿兰·米勒的许多要点都建立在我给出的内容上；如果我们不能在一个连续整体中彼此支撑，报告就不会产生任何收益。

拉康

完全不会，也没有这种必然。下次再接着讲，无关紧要。你把自己的工作交出来，大家就悬在那里，仅此而已。

迪鲁——那我下次几乎得从头再讲。

拉康——那又何妨！我自己也带来了一个十分典范的材料，同样推迟了。开始吧。

伊夫·迪鲁：数与缺失（上）

我只负责上半部分的报告，题为数与缺失。它建立在对弗雷格《算术基础》（Grundlagen der Arithmetik）的精读上[注4]。研究的严格对

象，是所谓自然数序列。我们既可以研究数的性质，也可以研究它们的本性。

> [注4]　戈特洛布·弗雷格（1848—1925）：《算术基础》，巴黎，瑟伊出版社，1970年。

我所谓性质，指的是数学家在［皮亚诺公理](http://fr.wikipedia.org/wiki/Axiomes_de_Peano)所界定的领域中所做的工作。

我不逐条陈述这些公理；米勒也许会陈述[注5]。由它们可以得出整数的某些性质，但为了让这些公理运行，必须把一些被视为不言自明的问题排除在其场域之外。

> [注5] 原文此注为空。

这些问题共有三个：

1. 什么是数？皮亚诺公理把我们已经知道数是什么当作既定事实。

1. 什么是零？

1. 什么是后继？

我认为，对于整数本性是什么的各种回答，可以围绕这三个问题分化开来。

我个人关心的是：弗雷格如何通过批判一种传统来给出回答。这套批判与回答的整体，将构成雅克-阿兰·米勒展开报告时所依据的止挡。

如果我们把零作为问题提出，却不让它在外部得到反思，不赋予它一种不同于其他数的职能，只把它看成相继过程得以开始的特殊点；换

言之，如果不赋予零以优先职能，我开头列举的问题便会缩减成另外两个：

1. 如何从一批聚合的事物过渡到一个作为这些事物之数的数？

这恰恰就是问题。

1. 如何从一个数过渡到另一个数？

整个经验主义传统都把这两种操作——一是聚集，二是添加——归于心理主体的活动。两种操作分别被用来聚合对象并为形成的集合命名，或把一个对象添加到另一个对象上。

这一传统始终围绕一个无法译成法语的德语词玩弄文字：Einheit，意为“统一体 / 单位”。正是借助对这个词的文字游戏，一系列有关后继与数之职能的歧义才成为可能。

一个 Einheit 首先是任何集合中无差别、未规定的一个要素；但 Einheit 也可以被当作“一”这个名称，即数 1。

当人们说“一匹马和一匹马和一匹马”时，“一”可以指一个单位，即一个集合中的一个要素；这个集合中三匹马并排放置。

可是，当我们把这些单位当作要素并将其聚成集合时，绝不能由此推论存在一个应赋以数“三”的结果；除非凭一次任意的强行命名，把这个集合称作三。

若要说“一匹马和一匹马和一匹马”是三匹马，就必须作两项改变：

1. 必须把“一”设想为数；

1. 必须把“和”转换为加号。

当然，一旦先行给定第二项操作，事情仍未得到任何解释。我们只是提出了真正的问题：一加一加一如何成为三，因为现在不会再把它同三个单位的单纯聚合混为一谈。

因此，数的返回会带来一种彻底新异的意指，而不是一个单位的简单重复。

一边是并置要素的相等，另一边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正因为这种差异，每个相继添加的数才具有不同意指——若不能解决两者之间的问题，我们又如何思考数作为新意指之涌现的返回？整个经验主义传统只把这种新意指涌现的职能归于心理主体的一项特殊活动与惯性职能：主体沿时间性的相继线不断添加并命名。

弗雷格引用了大量文本；它们全都归结为“聚集、添加、命名”这项基本操作。

为了支撑这三个掩盖真正问题的职能，必须假定一个陈述并执行这些活动的心理主体。如果问题是发现加号与后继操作中的特异性，就必须把数概念从这种心理规定中拔出来。

弗雷格固有而原创的事业由此开始。对心理之物的这项还原可以分两步完成：1）弗雷格首先在他所谓的某个领域内部实行区分……

像所有长期受制于那些早已为人熟知的心理学概念的人一样……他称之为 Vorstellungen（表象）的领域；

- 一边放置他所谓心理的、主观的表象；
- 另一边则是他所谓客观表象。

这一区分意在从字面上抹去对主体的一切指涉，只依弗雷格所谓逻辑法则来处理这些客观表象。

这些客观表象有什么特征？它们自身又被一分为二：

- 弗雷格所谓的概念；
- 以及弗雷格所谓的对象。

必须特别注意，概念与对象不能分离；弗雷格赋予它们的职能，同谓词相对于主体的职能没有不同。用现代逻辑语言说，它不过是一种一元关系，即所谓关于一个要素、并由该要素支撑的关系。

弗雷格从这项区分出发再作一项区分：数不再像经验主义传统中那样关联于主观表象，而关联于一种客观表象，即概念。可能出现的不同计数从不指向、无论如何也不能由对象的多样性支撑；它只标志着概念之间发生了替换——这里的概念取我刚才开始说明的意义。数落在概念上，并充当概念的谓词。弗雷格给出一个颇为悖谬的例子。

他取这样一句话：“金星没有任何卫星。”其中的“没有任何”应当归于什么？

弗雷格说，不能把“没有任何”归于卫星这个对象，理由很明显：根本没有卫星；然而以零计数依然是一种计数。因此，它所归属的不是卫星对象，而是“金星的卫星”这一概念。

“金星的卫星”这一概念关联于“卫星”对象；而在这个概念同对象的关系中，恰好没有卫星。因此，我们把数零赋予“金星的卫星”这一概念。

弗雷格由这项双重还原得到数的第一个定义——数的不同定义都只是为了奠定刚才所说的后继操作——即：数属于一个概念。但“数属于一个概念”这一定义仍不能给出弗雷格所谓个体数，也就是前面带定冠词的数：那个一、那个二、那个三；它们作为个体数是唯一的。并不存在多个“一”，只有一个“一”、一个“二”……可仅凭目前所得，我们如何知道，赋予某个概念的是那个一、二或三，而不是例如尤利乌斯·恺撒？我们还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判定，归于概念的就是这个前置定冠词的唯一之数。

为了说明必须采取另一条路径才能抵达这个需要严格圈定的个体数，弗雷格仍以行星及其卫星为例；这一次是：“木星有四颗卫星。”

“木星有四颗卫星”可以转换为另一句话：“木星卫星的数等于四。”

连接“木星卫星的数”与“四”的这个“是 / 等于”，完全不同于“天空是蓝色的”里的“是”。

它不是系词，而是更精确的相等职能。也就是说，“四”这个数就是必须加以圈定、并设为同“木星卫星的数”相等的数；换句话说，有一个数被赋予“木星的卫星”这一概念。

这个数在“是 / 等于”中被设为同四相等；而研究所要规定的，正是四这个数同其他整数关系中的性质与本性。这条绕路迫使弗雷格设定一种原初操作，使数得以归结为一种纯粹逻辑关系。

这个操作——我不讲全部细节——是等价操作；它是一种逻辑关系，使对象或概念之间可以形成一一对应。“或概念”不必令你们担心，因为至少在弗雷格思想的这个阶段，概念之间每一项相等关系，也会按照同一相等关系排列落在这些概念下的对象。

一旦设定这项等价关系，我们就能抵达第二个、也是真正的数之定义……

当然，它采用弗雷格一套稍显特殊却完全相应的词汇……整个逻辑主义、形式主义传统都重新采用了这个定义。

定义如下：属于概念 F 的数——例如刚才谈到的——就是与概念 F 等价的“概念”之外延。

也就是说，我们先设定一个确定的概念 F，再通过等价关系规定这个概念 F 的所有等价项；随后，把数界定为与概念 F 等价之概念的外延，即概念 F 的全部等价项。

这个概念的外延应按最简单的意义理解，即一个位置上所具有的对象数目。

如果数的定义由这项等价关系取得，那么弗雷格认为……

他曾排除个体数——更确切地说，是把个体数推迟到研究末端，作为整个等价系统的冠冕……现在，弗雷格将尝试从这台可以依两条轴线排列的机器出发：

- 一条横轴，等价关系在其中运作；
- 一条纵轴，即概念与对象之间关系所特有的轴……也就是说，概念同对象的关系不断〔原文中断〕；只要有一个概念，就总能把它转化成一个新概念的对象，因为概念与对象的关系是纯粹的逻辑关系。

弗雷格声称，正是从构成其关系机器的这两条轴出发，他现在可以圈定不同的数。

我们会看到，圈定不同的数其实就是回答开头三个问题中的两个：

- “什么是零？”
- “什么是一个后继？”

因为只要有零，也有零的后继，其余一切便自然展开。由零的这一定义出发，我们已经可以点出弗雷格定义中可能转动的东西。第一个必要定义，就是零的定义。

问题在于：除了同义反复地指向“没有对象落在概念之下”，我们能否用别的方式定义零？

刚才我之所以能够把数零赋予“金星的卫星”，是因为：

1. 我设定“金星的卫星”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它客观地存在；

1. 我知道没有任何东西落在它之下。

为了给出这个数零，弗雷格构造“不同一于自身”这一概念，并把它界定为矛盾概念。弗雷格宣称，任何矛盾概念……

他让传统逻辑所承认的矛盾概念显现出来，例如方圆或金山……任何没有对象落在其下的概念，都被赋予零这个名称。

换言之，零由逻辑矛盾来界定；逻辑矛盾保证对象不存在。于是，对象的不存在同概念的逻辑矛盾彼此转介……

前者由人观察并宣告，例如说并没有半人马……后者则是半人马这一概念的矛盾性。

拉康——或者独角兽……独角兽！如果它是同自身矛盾的概念，是从中可以展开数之定义的概念，那就很容易理解。这里还有一个弗雷格没有解决、却已在数理逻辑中提出的问题：是否存在多个零类？弗雷格没有提出它。他认为，既然自己以所有概念的等价一般地界定了数同概念的关系，零类也就有多个。无论如何，他没有提出问题。例如，其他数学家不得不同时设定一个零类和一个空集。产生全部数列的第二项操作，就是“后继”操作。

弗雷格同时给出一的定义与“后继”操作的定义。我说同时，是因为我认为可以说并证明两者彼此蕴含；他为后继给出的定义，只有从他借助后继操作界定了一的时刻起才可思考。

因此，对于后继操作，我只给出弗雷格置于“一”以前的定义。

随后我会说明，他之所以能够给出“后继”操作，只因为他先行给出了一同零的这种关系。

“后继”操作被简单界定如下：如果某个数被赋予一个概念，且有对象 x 落在此概念之下；另一个数则被赋予这样一个概念——前一概念落在它之下，但对象 x 不落在它之下——那么前一个数便在自然序列中紧随另一个数。

这是一个纯形式定义，只突出如下关系：相对于在先的数，后继概念之数把前一概念当作对象，但条件是它并非落在前一概念之下的那个对象。这个定义纯属形式。我说，弗雷格紧接着便为它奠基：他转向 1 的定义，并问：“我怎样定义 1？”定义相当简单：先给出“等于零”这个概念。什么对象落在这个概念下？零这个对象落在其下。

随后，弗雷格追问：对象“等于零且不等于零”落在哪个概念之下？

“等于零且不等于零”：请记得，这是一个矛盾定义，因此它界定数零。

换言之，先给出第一个定义：“等于零”这个概念；零这个对象落在其下。

再给出第二个定义：“等于 0 且不等于 0”这一概念拥有数 0，因为刚才已如此界定。弗雷格根据这两个命题便能说：“1 紧随 0，因为 1 被赋予‘等于 0’这个概念。”

它为什么紧随 0？因为 0 是落在“等于 0”这一概念之下、同时又不等于 0 的对象。

也就是说，它是矛盾的。

因此，在从 0 过渡到 1 时，“后继”操作由矛盾的双重游戏产生。可以说，在没有太过超出弗雷格领域的情况下，后继操作被还原为双重矛盾的操作。

0 以矛盾的方式给出，而从 0 到 1 的过渡则由矛盾之矛盾给出。

我认为可以说，在弗雷格那里产生“相继”的发动机纯粹是一次否定之否定。

这套用来还原数的装置，为数学的一大部分所共有；大家完全承认它不会造成困难。我们尽可把它视为数理逻辑场域中的内容而不再追问；它独自运行得非常好。

可是，这套装置能够回答那个问题吗：为什么 0 以后有 1？

为什么这个 1 是后继，而且它何以如此彻底地是后继，以至于接下来的必然是 2？

弗雷格认为，他已经用我刚说明的双重矛盾游戏解决了它。

我不追问这项操作是否正当；把这个任务留给雅克-阿兰·米勒。

我只想说，无论经验主义者还是弗雷格那里，数的名称——弗雷格称为个体名称——最终都只能通过某种强行之举取得；不妨说，它像一个自己加盖到封缄上的印章。

第二，无论哪一方，无论弗雷格还是经验主义者，数总被一种“填满”操作捕获：要么经由聚集，要么经由弗雷格所谓“一一对应”的操作；后者的职能恰好是穷尽地聚合对象的整个场域。

一边是主体的活动，另一边是所谓等价的逻辑操作；两者职能相同。

我认为，如果要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可以追问：数如何可能以不同意指返回？是否存在其他原则足以说明这些不同意指？如果你们愿意，我就这些问题给出了一条莫比乌斯带；现在必须把它扭转。

雅克-阿兰·米勒将完成这一步。

拉康

时间切割的必要性使伊夫·迪鲁的言说悬置在这里，直到下一次闭门聚会时，雅克-阿兰·米勒向你们展示它同首要问题——主体同能指的关系——之间的直接关联与作用。你们已经看到，它在 0 与 1 的关系中简单地勾勒出来；我这样说，是说给那些以最混乱形式产生问题的人听的。

当然，不要满足于这种粗略类比。

今天，我们特意让你们最忠实地了解一部数学史奠基文本……

我想，你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尚未进入这段历史，更谈不上熟悉……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你们必须知道：这些问题具有如此强大的压力，即使对某些人来说也是如此……

数学家毕竟不大需要这种加工就能让装置运行……这些问题仍会向他们提出，而且自有其生产力。

事实上，最近出现的全部数学研究……

而且这些研究富有成效，足以彻底改变数学的全部面貌……据那些真正把它付诸实施的人自己承认，它们都建立在这部开创之作上。特别是伯特兰·罗素[注6]，他部分重新发现了书中的发动机制；在此以前，这本书曾沉埋于最深的晦暗中达二十五年以上。

> [注6] 参见伯特兰·罗素：《哲学逻辑文集》，同前。

你们今天听到的两篇报告，乍看之下也许显得彼此全不相干……

我要强调：如果这种言说要求某些人付出他们觉得太困难的心智体操，恰恰是这些人，我已经告诉他们不必勉强自己……但如果必须为你们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那必定经由千丝万缕。我只举其中一条：很久以来，哲学家试图使思想同它把握的对象相符合时，会立刻告诉你们，独角兽是某种所谓并不存在的东西。

然而，独角兽存在吗，又在何种程度上存在？半人马存在吗？

当它成为某个特定半人马——涅索斯或喀戎——时，它是否就存在得更多一点？

这对我们极其重要，因为我们的实践所涉及的正是命名的作用：无论在其概念状态，还是在专名中的纯粹状态，我们都在主体之规定的initium（开端）本身遭遇它；主体的历史、结构及其在分析操作中的在场，都由此得到规定。

迪鲁的这篇文本也将同样……

因为我认为，他向你们提供弗雷格《算术基础》极为简短却相当充实的摘要，给了你们很大帮助。这部书正是参照的石头、点与骨头；依靠它，下次聚会将把他提出的、表面纯属技术性的问题同我们的实践接上……因此，凡是在比我刚才所说更宽松的条件下希望取得文本的人，都可以领取；

- 勒克莱尔的文本则不应由任何人领取，除非领取者甘冒不作回应的风险；只有那些必须给它增添某些东西的人，才会拿到勒克莱尔的文本。

至于仍以听众身份在场、仿佛还处于悬置中的其他人，凡愿意在下次以前正面处理并准备好雅克-阿兰·米勒将带来的内容者，请举手。

好，那么我们预计印八十份。仍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址领取，期限约两周——如果迪鲁认为合适，也给他时间修订目前这份打字稿——这样，那些人……

我想人数不少；他们刚才也许漏掉了某些极其严密、层次分明、且同弗雷格文本严格等价的表述……便能在下一次聚会前准备好，来听后续内容。

第8课 · 1965年2月3日

开始讲课以前，我想宣布一件事；也请奥凯小姐在课程结束时把它写到黑板上，提醒大家：八天后不上课，十五天后也不上课。事实上，我将在这十五天乃至稍长时间里离开。

所以，我们会在2月24日于此继续谈话。那天是本月第四个星期三；你们如今已知道，第四个星期三留给我所谓“闭门研讨班”的聚会形式。也如你们知道的，凡向我申请者都可参加，但随后他们有责任理解……

正如我在上一次闭门研讨班中试图说明的……理解他们在研讨班里该做什么，也就是自己承担后果：选择留下还是离开。

我要对那些人说……

你们中有很多人参加了上次闭门研讨班，所以我在这里公开说明是正当的……他们将可以取得……

希望不用等太久，我想本周结束以前……其中一篇文本，另一篇稍后也会提供。我们已经决定把两篇油印出来，供愿意在后续研讨班中参照的人使用。领取地点是瓦雷讷街54号、庭院尽头二楼；请找杜朗夫人处的门房。

同时，我也通知弗洛伊德学派的成员——他们当然全都可以参加闭门研讨班——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去瓦雷讷街54号领取这些文本；他们也可同时从我为成员制作的一叠闭门研讨班入场卡中取走自己的卡。

若有人没有找到，我向他致歉；那只意味着他进入闭门研讨班时，没有把姓名写在蓝色卡片上交来。

说完这些，今天我希望继续深入那个关键问题：我们正在寻求提出一种形式，确切说是一种对精神分析实践至关重要的拓扑学。

为此，我在这里以克莱因瓶的形式重画它。如你们知道，这不是唯一形式；相对于其他形式，它甚至可能显得……

相对于最基础书籍中最流行、最常见、最具图像性的形式……显得经过简化。可它绝未简化，完全是同一个曲面。我们还能用许多其他方式表现它，理由很简单：任何表现都不准确、都带有强制性，因为我在这块平面黑板上给出的每幅表现，显然都把一个本不属于三维空间的克莱因瓶曲面投影到三维空间中。

所以问题始终是某种向空间的浸入。尽管如此，曲面的结构、本质同这种浸入之间仍有一种类比关系。我要说，曲面被用来为我们表征的东西，同它运行所在的空间之间，也有一种类似关系；而它运行的空间，恰恰是作为言语场所的大他者之空间。

今天我不打算继续追踪“三维场域”同我所谓“大他者的空间”和“大他者的场所”之间的类比——后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可以说，这里能够引入某种同空间的笛卡尔三维相类比的东西，但今天不做。

黑板上有四个图式：左上角那幅由直角边框围住，与其他图隔开；它同其他图毫无关系。

有些人曾抽空读过我针对一位旧同事的报告所作的某篇《评论》[注1]。

[注1]　雅克·拉康：《关于……报告的评论》，载《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年；另参见1960—1961年研讨班《移情》。

那篇评论重新处理、甚至纠正了他引入的某些类比；它们涉及界定第二拓扑学诸实例的术语，特别是理想自我与自我理想。弗洛伊德是否真正区分两者，至今仍悬而未决；我很早以前就阐明答案是肯定的，但事情仍可以问题形式保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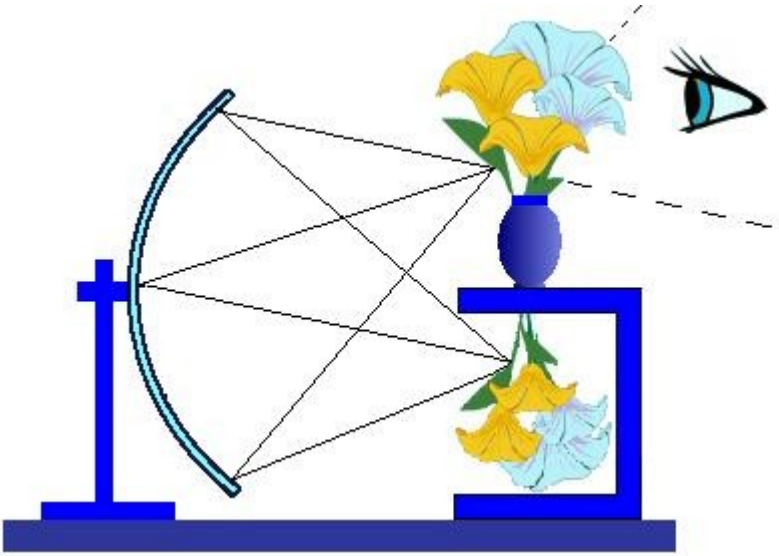
无论如何，我提到的作者已经跨出那一步；若我记得不错，文章刊在《精神分析》杂志第四或第五期。因为理想自我与自我理想在心理学中都有意义，而作者要把这层意义接到分析经验上。

他使用的是可以称为人格乃至人格主义的术语。在那些评论中，我没有严格质疑仍有自身价值的现象学，而是试图展示分析允许我们在其中表述什么。所以，我在左边画的几笔，只是指向当时给出的图式；你们可以在那篇文章中看到细节。

也许值得提醒你们，这里涉及什么。这个建构的效力与活力，全都建立在一项名为倒置花束的趣味物理实验上[注2]；借助一面球面镜……

[注2]　关于倒置花束实验，参见亨利·布瓦斯：《所谓几何光学与光度学》，巴黎，德拉格拉夫出版社，1947年；另见《弗洛伊德阅读笔记》第13期，巴黎，Lysimaque，198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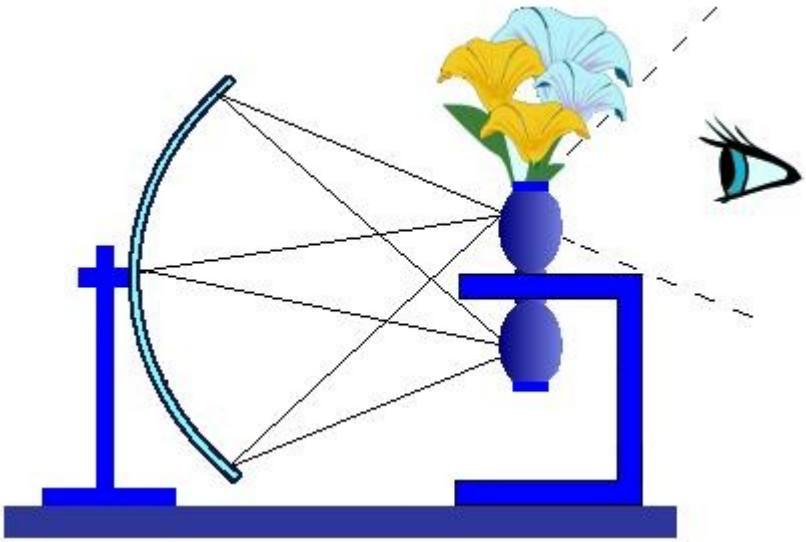
暂且撇开图式右边部分……借助球面镜，可以让一束“虚假花束”显现在一只假定为真实、放在这里的花瓶内部。



条件是花束在这里被适当屏障遮住，不让观看者看见。由于球面镜产生翻转效应，花束便在这里给出一个图像；不同于平面镜后面的图像，它是所谓的实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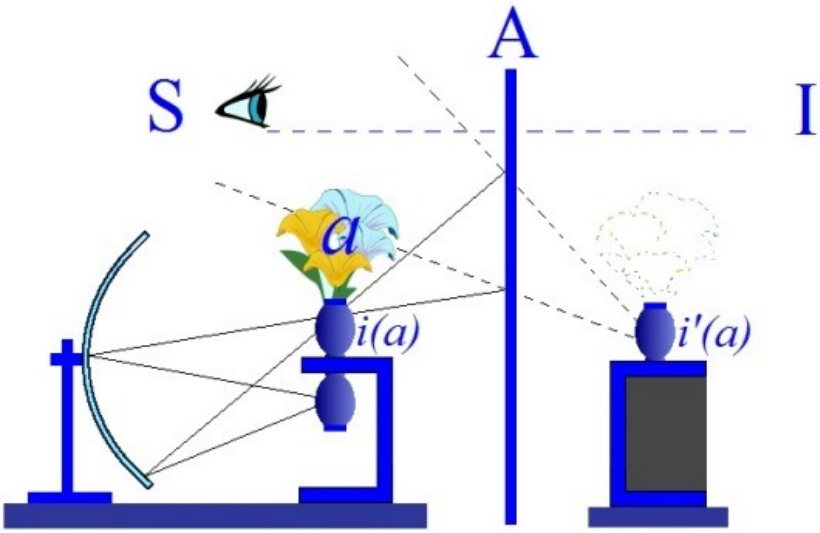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它确实像幻觉一样在空间中得到维持。在某些情况下，只要照明条件有利、环境由黑幕保护，魔术师就能让这类幽灵充分涌现，至少足以吸引眼睛。

我从这里出发，纯属虚构地设想了相反的模型：让一只虚幻花瓶围绕一束花涌现。



很清楚，这个幻象只对处于场域某个位置的眼睛产生；它的位置必须使这一切为它形成图像。球面镜的光线重新交叉构成实像后，再向有关空间深处展开成一个圆锥。能够——假定能够——接收实像的眼睛当然必须位于这个圆锥内。换言之，这很容易理解：幻象景观的观看者必须处在一个相当有限的场域中，才不会完全逃脱球面镜的效应。

我添加的那项小小复杂化，其机关正在这里：



这个实像幻象由一个主体观看。这个主体完全是神话性的，所以此处的 S 没有划杠；如我们很容易理解，为满足条件，他反而必须置于球面镜一侧。

球面镜代表身体内部的某种机制；这个身体在镜子〔A〕中看到对位于那里者〔I〕产生的幻象。这并不难理解。

事实上，S 与 I 相对于镜面的位置严格对称，尽管这幅图没有显示出来。

因此，只要 S 在镜面另一侧、球面镜幻象所能抵达的圆锥中找到自己的可能图像，他便会在镜中看见自己若处在 I 所标位置时会看见的完全相同之物。

这恰好就是名为自我理想之认同的关系，也就是主体从始至终的那个调焦点……

> “从始至终”并不覆盖一部历史，即儿童在同成人的认同关系中的历史……所以，这涉及大他者场域中的某个调焦点；

因为这个场域不只由象征关系、也由某个想象界平面编织而成，

例如儿童同照料其成长之成人的关系……主体仿佛被固定、标定并调焦于此点。在同一发展进程中——把发生学所参照的东西引入这里——他必须不断调节这里那个倒置花瓶的幻象，也就是让它围绕某种作为花束的东西运作……

为了清楚起见，我们把花束缩减成一朵花，甚至只画成茎端的一个小圆……主体必须围绕这个尚未说出自己名字、尽管已经写在黑板上的东西调焦：围绕花的虚像调节倒置花瓶的实像。

倒置花瓶的这个实像就是理想自我；所谓自我从一连串形式中结晶。然而，一种制造整个理论混乱的外推，把自我说得过于铁板一块。

自我由一系列“理想自我”的历史形成；这些历史包含可以称为掌握身体意象的全部经验。这里始终有我以镜像阶段为题强调的东西〔《文集》第93页〕，也就是相对于自我这个实例，镜像具有核心性质。

请看这个图式带来的进一步加工。镜子在这里有其存在理由，因为它界定如下两者之间的某种关系：

- 在此作为隐藏之物把握的身体；
- 以及主体掌握自身图像时产生的东西……它以可见方式引入镜子经验中十分清楚的一点：先于这项经验而在的大他者场所、大他者场域与支撑——总之，就是抱着儿童站在镜前的大他者。这里可能发生一项关键现象：儿童在欢欣地——这是我使用过的词——承接镜中形象时，第一个动作常常同转头看向另一个人协调起来；他在镜中同时看见这个真实的他者，而第三项参照似乎就写在经验中。那么如何？

我在这里重提这个小图式，是为了展示这朵花的职能及其关系……

我刚才这样称呼它；此处以 (a) 标示，它确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对象a……在这项经验中、相对于镜子，这朵花的职能不同于、也不均质于围绕它发挥标记作用的东西，即身体意象与自我。

对那些已在《认同》研讨班中追随过我相关展开的人〔1962年5月30日、6月6日、6月20日课〕，我甚至可以补充：只有引入另一语域，也就是拓扑学，我们才能说……

当然，这只是隐喻。既然它仅仅是那项小物理实验的隐喻，就别试图把一切塞进去。无论弗洛伊德本人是否采用过大体相似的图式，你们都不能给它增添比我们在这里所给更多的现实性……不过不要忘记，在别处，借助更贴近实在的拓扑参照，我已经强调：如果身体意象、

即 i(a) 在主体的镜像经验中产生，那么——你们知道我在主体经济及认同中赋予它怎样的地位——小(a)没有镜像；(a) 不可镜像化。

这正是全部谜团：它既然不可镜像化，我们又如何能够主张并维持——经验事实恰恰如此——它居于整个镜像化努力的中心？我们对认同、特别是分析经验中得到延续与完成的认同所作的追问，更确切说问题化，都必须从这里出发。

你们看到，认同的游戏以及分析的终结，由此悬在两个术语之间的抉择上。它们支配并规定自我的诸认同，彼此有别，却不能说相互对立，因为两者不属于同一秩序。

自我理想：一开始是一元特征职能的场所，是主体在大他者场域中的勾挂；自我那些扎根于想象界、但也存在于别处的认同，其命运无疑围绕它展开。它也是“不可见的”调节点——若你们愿意这样说；但我把“不可见”置于引号中，因为即使镜中看不见它，它同可见者的关系仍须彻底重审。去年我已为在座者奠定基础，不过这里暂且把这一点括起。

主体诸认同的戏剧，围绕隐藏在大他者参照中的 (a) 展开；它们至少同样、甚至更多围绕 (a)，而非围绕自我理想。问题在于：

- 我们是否应认为，分析的终结只须满足这两个极点〔I、a〕所规定的两维之一，即抵达对自我理想的修正，抵达同一秩序中的另一项认同；具体说，就是人们所谓、也习惯称作的对分析家的认同；

- 还是说，分析家经验与言说所见证的全部疑难、困难与死路，都围绕 (a) 层面某种未被充分看见、虽被瞄准却未被标定的东西展开；

而这些死路与解决它们的可能性同时在那里运作。

这番提醒标出了我们现在必须继续前进的道路。为提出一个把我们对克莱因瓶及这个图形所涉之物的把握重新引入这里的公式，我要说：我们试图借这套拓扑学给出的“钥匙”，正关系到欲望。如果欲望是我们在弗洛伊德式无意识中处理的东西，它就完全不同于此前所谓未知倾向、动物之谜。

如果无意识确如其所是——一道会说话的开口——那么，对我们而言，欲望必须在切割中的某处得到表述；这种切割是语言节奏分节的特征。我们的拓扑参照正试图表达这一点。在评论以前，我先提出公式：我们可以说，欲望是一道切割，曲面由此显露为非宇宙性的。

事情属于这样一种秩序……

你们应当早已有所感觉，因为我已不止在一个视域下提出“非宇宙性”一词……它具有不可见、极其反直觉的性质。最近，我同一位数学家围绕这只著名的小克莱因瓶做另一些练习时，他还对我说：“这些看起来可怕的曲面。”

我的意思是，为解决相关问题，这位数学家毅然拒绝——我们共同同意，而且完全有理——真正看向瓶子那道可怕的出口：一张奇异的双口，既互相拥抱又从内部贴合自身，所以人可以同时从两侧抵达这条边界。

在这条边界发生反射时，有些东西可以得到表现。我不怕把你们带进可怕之处，所以把它称为回折圆；但事实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回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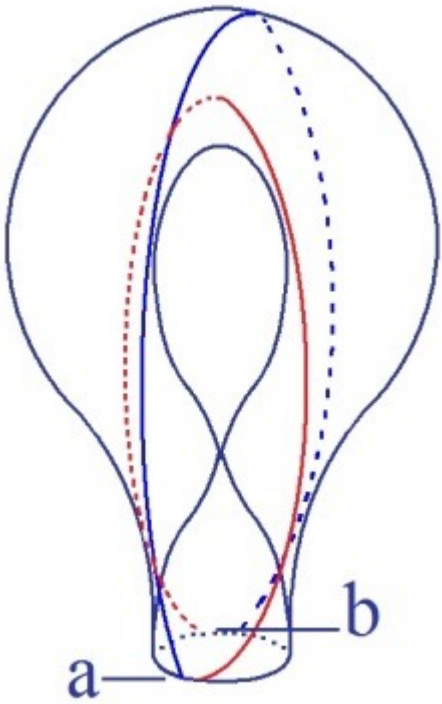
圆。若严格把握这个曲面，圆无处可寻；只要遵照它在这里得到表现的方式，这个圆就能滑到任何地方。

我已经向你们作过一次类比：像一只由非物质尼龙制成的奇异长袜，在某处翻折到自身上。

假定这层尼龙能够无损地穿过自身，而且比在黑板上更容易；你们会看到，回折圆可被移到其行程上的任何一点。克莱因瓶的本质恰好由这项无处不在构成；当然，正因此，我向数学家提出的问题才令他感到可怕。

数学家另有办法表述这条无法捕捉的回折圆之种种后果。我之所以把它画给你们，是因为我认为，无论建构看起来多么可怕，它仍更容易把握——不是更符合你们的思维习惯；只须稍稍操持这只瓶子，你们就会看到困难何在——但这些图像终究比几个小符号和几道计算说得更多；若我只给出后者，你们根本不会感到它产生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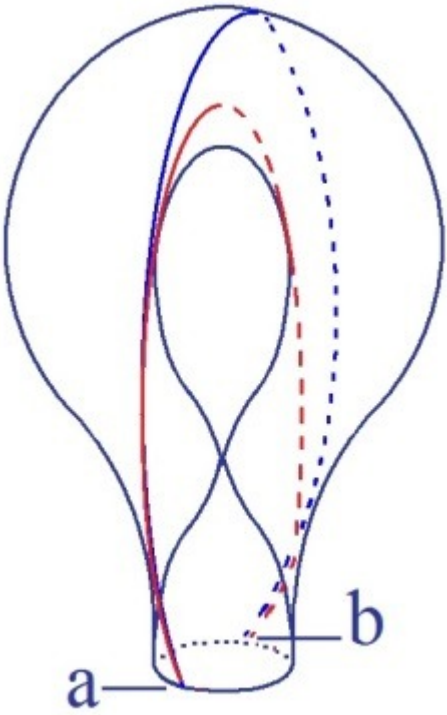
不过很清楚，我借此请你们标定某些眼下不准备让你们直接感受的东西……

你们可以独自练习，检验它的重要性……从 a 点走到 b 点——这里两点画在回折圆上，但它们可以是任意点——如果采用某类往返路径，我们便以一种保持瓶子特征完好的方式切割它：若你们有兴趣，就是把它切成两条莫比乌斯带，即两个像瓶子一样不可定向的曲面。

反过来，如果采用一种看起来仅有细微差别的方式——第一笔相同，另一笔却从不同位置经过——我们同样切开瓶子，却把它变成一个普

通圆柱，换言之，变成完全可定向、有正面与反面的东西。反面无法在不跨越边界的情况下走到正面，这简直荒谬。





这一切只是提供图像，目前仍留在悬置中。我们可以进入更多细节，考察这些可能性为何分岔；如果时间允许，还能展示它被用来图示什么。你们甚至会看到，这里有：

- 一道好的切割：它揭示曲面的真正本性，即不可定向曲面；
- 一道坏的切割：它把曲面变没、把它耗尽，约化成另一个更平庸、常见、容易凭直觉把握的曲面。

你们知道，从历史上看，有件颇为奇特的事：在数学这类从来都有休闲游戏为真正问题充当先导的领域中，这些奇异拓扑存在者却最先出现在高等数学、纯数学思辨里；后来才下降为消遣。

这同我们在其他数学领域观察到的过程完全相反；除非我们重复“非拓扑学家不得入内”，就像从前某些思想学派门口写着“非几何学家不得入内”。

那么，在这个非宇宙性曲面中，著名的分析家欲望之职能，难道就是知道怎样裁剪某些图形吗？

因为思想与历史场域中的任何东西都会先行宣告自身：卡莱尔的《裁缝再裁缝》（Sartor Resartus）[注3]，即“裁缝被重新裁剪”，是否以某种方式预告、预示主体将同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一起遭遇的事情？

> [注3] 托马斯·卡莱尔：《裁缝再裁缝：衣服哲学》，巴黎，奥比耶出版社，1973年，外国经典双语丛书。

其中确有某种关联：分析回应着卡莱尔副标题“衣服哲学”所承载的东西。我们从看似无关紧要的 Verkleidung 一词进入欲望分析的场域，并非没有理由；其中在场的是“衣服”一词 Kleid[注4]，而法语 déguisement（伪装）让它滑掉了。

> [注4] 关于 Verkleidung，参见《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Kleid 意为衣服。

但 Verkleidung〔着装、装饰、乔装〕是另一回事；它同某件衣服有关。这时，一位已故王后对儿子说的话便可供我们使用：“裁得很好，可现在必须缝起来。”[注5]

> [注5] 1588年12月23日，吉斯公爵在布卢瓦奉亨利三世之命遇刺后，凯瑟琳·德·美第奇劝儿子说：“儿子，裁得很好；现在必须缝起来！”

在分析场域中，一切无疑都在好的切割之效力里；但也必须考虑，这道切割完成以后，怎样让我们得到衣服——而衣服背后也许什么都没有。

问题仅在于衣服……只是要用另一种方式把它翻过来。

因此，我在这里指出、也准备今天谈到的 Sartor Resartus：

- 不是病人；
- 不是主体；
- 而是分析家。

因为我想暂时让某种东西活起来，并为你们提供图像：分析家面对自身理论时的一项困难。我会从一篇文本取例——只是因为它恰好最后到了我手中。我想，它尚未刊登于报道斯德哥尔摩大会、该报告曾在那里宣读的最新一期《国际精神分析杂志》。

可以说，它是一位年轻女性的作品[注6]；或者说，“年轻”一词的意义已经开始模糊。她也并非年轻分析家，却在分析共同体这个非常奇特的环境中占有相当特殊的位置；可以说，她在英国学会里像“大家的宝宝”。

> [注6] 珀尔·金：《心灵经验与技术问题》，Taylor and Francis，1991年。

她很活跃、敏锐而聪明，你们马上会看到；而且颇有勇气。报告标题已经留下这种勇气的痕迹，因为她质疑了一个在精神分析经验中最经常被传递、编织并整合起来的术语。

她在一个严格说来属于教育的领域里展开它；总之，这是一种很英国式的精神分析风格。当然，说风格并不是裁断学说取向，因为不同学说取向本应在这个总归以形成训练为参照的整体命题内部彼此对立，甚至相互交战。

标题是：《为维持对儿童全能的信念而无意识地探索“坏父母”》（The Unconscious Exploration of the “Bad Parent” to Maintain the Belief in Infantile Omnipotence）。

这里要向你们展示：一位实践者如何因为教学与方向把她引向的道路，开始怀疑所有教给她、被说成分析经验之发动机制的东西。

她察觉，人们通常关于移情所说的一切——认错人，把同父母的经验复制到同分析家的关系中——日益把重点放在某些因素对主体发展的效应上，例如可概括为“不恰当的情绪制约”。这使人的思想越来越滑向发生学斜坡：好父母应当在儿童每个发展阶段，关注与该阶段相应的需要，提供不会产生所谓 emotional disturbance（情绪障碍）的东西。

总之，问题被集中在一种有效形成的理想周围；其中涉及两个生命体之间的关系：一方有需要，另一方在那里满足需要。好的形成仿佛取决于和谐、时机与照料阶段。

一位浸泡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分析家……其实不必惊讶，因为这个侧面、这道斜坡终究只是坡底。分析绝不是从这里产生；只是它的实践在某个场域、某种环境里受迷惑而指向这里。

我们的出发点当然是完全不同的经验：上述理论似乎可以解释实际涉及的东西，即儿童对这些所谓教育伤害作出的回应发生了［异位］(http://www.cnrtl.fr/lexicographie/ectopie)。这项回应在分析场域中异位地出现在分析家所在之处；它就是所谓移情。

我们终究必须知道……

当然，如果重视我的公式，如果它们能够得到应用，

也就是说——什么？——得到翻译；我自己已经给出一种翻译：……“移情”的本质就是“欺骗”。

既然如此，我们应当能赋予“移情神经症”与“欺骗神经症”的等价以效力和分量。

为什么不呢？让我们试试。骗的是谁？

如果移情确实是主体依自身手段所及，在大他者场所建立自身立足点的东西……

我们不需要很多参照来确认这一点……那么问题是，对移情的解释……

如果它仅限于确认：病人行为在这里向我们描画并表征的东西，来自别处、更远处、很久以前，来自他同父母的关系……这样的解释是否反而会助长这项欺骗？

这至少是我提出的问题；但今天，我把它作为那位珍贵人物——她碰巧名叫珀尔（Pearl，珍珠），因此也是我们的分析“希望”——所提出的问题交给你们。

向她所处环境中的权威致过几句问候后，她正确地提出问题：“在分析处境的移情中，怎样区分创伤经验的返回……同对这些创伤经验的利用——

她说，而且表达得很好——后者是为了维持——她说——在通常分析参照中众所周知的全能或无所不能；它既属于儿童，也属于无意识。”

换言之，有人——一位分析家——提出……

沿着分析经验目前所走的倾向、斜坡与侧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对移情的这种解释无疑具有矫正经验的分量，所展开的游戏也很重要……但分析家若把自己局限在这个场域——因为他在这里就是大他者——是否会造成问题？

笛卡尔主体的大他者：我已经告诉你们，对于这个上帝，与其问他是否行骗，不如问——笛卡尔没有提出的问题——他是否受骗。笛卡尔不提，自有其理由：他如此慷慨地把永恒真理的任意性托付给那个不行骗的上帝；然而，人们不是一直感到，那个蒙面登场的大玩家在这里有某种欺骗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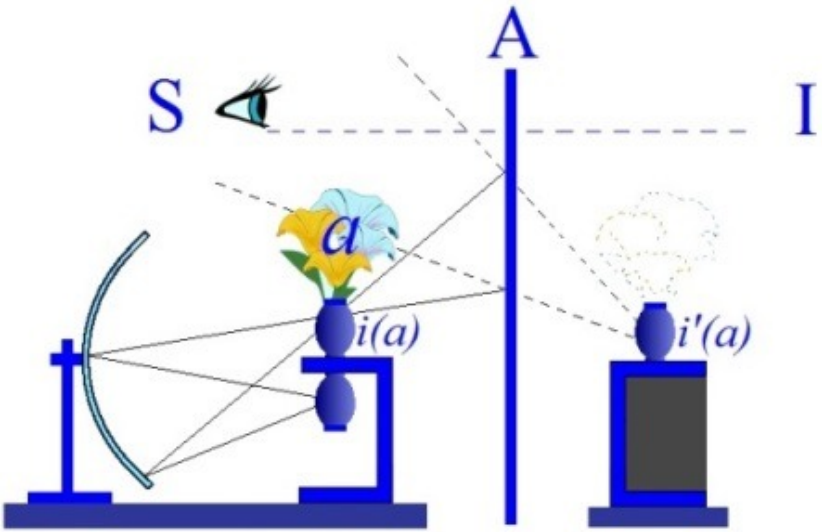
因为把这些真理留给上帝又有何妨？作为 cogito 的主体，笛卡尔终究从上帝那里拿走了唯一对自己重要的东西：确信自己就是思考者，即 res cogitans。上帝尽可以是永恒真理的主人；这项托付甚至不能保证他自己知道这一点……这正是分析家所面对的问题。

问题在于，要知道一个主体的结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彻底而纯粹地归于某种“需要规范性”的双重语域。所谓“创伤性”的事件曾多少适时地介入其间；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它们还原成所谓累积性创伤效应。换言之，把它们溶解在某种“说不清什么”里；它提供一个简单且永远必要的理由，来解释“你女儿为什么哑了”：某个时刻肯定有过某件事不对劲！

换言之，至少对某些病人来说，这是否是在走一条危险道路：让他们安顿在一部最终仿佛由若干理想要求之欠缺编排出来的历史里？

当然，所谓各种 insight——观点、把握与揭示性的领会——都能安置在这项职能与这个语域中。

说自我可以变得柔软甚至得到重塑，也并非错误。正是那幅图向你们说明这一点——很抱歉，我今天开头不得不在它上面停留过久：



围绕移情与认同发生的一切，以及在其中得到位置、既暂时又相继遭到驳回的诸认同，都会作用于图像 i′(a)，使主体能够汇集其变体。但事情只有这些吗？

若这样做导致忽略同样根本、位于另一极点的职能，也就是分析教我们在对象a中标定的最隐秘职能，又会怎样？我要强调：如果对象a具有人人都知道的职能，很明显，它在不同病人身上的介入方式并不相同。我的意思是，后面我必须告诉你们精神病、性倒错与神经症中的对象a分别是什么；它们很可能并不一样。

不过今天，我想告诉你们，对象a怎样向一位确实对自身经验敏感的分析家显现。因此，她用来推进反思的案例究竟属于哪一种，眼下无关紧要：

- 像她所说，是一个边缘型案例；病人会发作，甚至曾被含混地贴上“小发作”标签，除非其实是人格解体发作；

- 主体一直到十四岁都生活在一对伴侣的氛围中；两人之间不断出现紧张、冲击以及数不清的争吵（rows），直到孩子十四岁时，这对伴侣解体。他有一位大三岁的哥哥和一位年纪更大的姐姐。

人们可以称他为分裂样，但眼下无关紧要。他像那些被我们置于精神病场域边缘的主体一样，承受着自身 self、自身的某种虚假感，承受所有认同的悬置甚至摇摆；对我们目前而言，这些都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

- 这名病人由该分析家进行精神分析，除一次短暂中断外，持续十年；
- 1954年，她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作过一次关于他的报告[注7]。

> [注7]　珀尔·金：《现在时与过去时》，载《论文选》，伦敦，卡尔纳克出版社，2005年。

1954年看起来恰好已满十年，但这里报告的是更早时期。围绕这个病人，她自己借小小的“盖革计数器”、那台无意识辐射测量仪，能够区分同这类主体相处时可能出现的两个场域、两个时期、两个阶段。有些时期某种东西运行良好：主体可以说配合这场游戏，无论如何，他取得惊人进步，精神分析家也很满意！我的意思是，她本人十分了解这层帷幕效应；那场神秘交换在帷幕后发生，而即使在最贴近分析家的场域中，他也清楚知道，自己对分析会谈日常过程的经验坐落于此。

人知道病人的言说直接向你传达什么；也知道它是否运行、如何运行，以及怎样一种诱饵被同时呈现，而这个诱饵同时又向真理打开。事情发生时，她很清楚。

“但有些时期，”她告诉我们，“我标定并感到一种自己十分熟悉的东西……

她这样说，因为绝不只在这种特定病人身上才会发生……我仿佛被他固定住了。”

她终究必须把自己的小盖革计数器放在某处，于是就放在这里：那里令她沉重，在胃部形成一块板，而且一动不动。里面囚禁着什么——她用的词是 imprisoned？就是她，分析家！事情就是这样。她以这种方式支撑了它……支撑了十年。

我自己也是分析家，却不是要讽刺持续十年的分析；我说的是那些把这种处境支撑十年的分析家。他们用这里这块板支撑的是另一种东西。

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已经取得的成果为病人提供了活动余地；归根到底，许多事情的发展也不算太差，包括他不再是一个“垮掉的一代青年”，结了婚，并遇到一些通常被视为可喜的事情。

应当说，他第一次返回某段治疗，是在一次小“发作”以后；很奇怪，发作时他正在砍树。这使他很快返回，惶惑而惊恐。第二次大体相似：病人已完全说不出一个字，大汗淋漓，工作也因此彻底陷入困境。

在这种条件下，这位如我所说非常熟悉官方环境的分析家，竟选择做某种她自己所谓的案例督导，实在很引人注目：她让病人面对面坐下。于是，发生了非常奇特的事情。

在报告层面，她说：十年来一直把全部重点放在坏父母——这里是父亲——造成的破坏上，也许确实走错了路，事情可能需要修订。用通常理论的话说，分析家那个此前一直衡量事情的“自我的健康部分”，现在不得不让位给一个“过度健康”的部分。最终，父亲是否真是破坏的根源，可以受到质疑。

更引人注目的是，分析家作出的评论越来越精细；在她自己的报告里，这些评论仿佛来自一种出声自语，而她事后才从自己的话中接收讯息。某天，她突然喊道：病人终究必定非常需要“不令人满足的父亲”这则神话。她先说给自己听，然后才想到它；这是她本人记下的。

总之，面对病人的声明——若来自精神病主体，本不值得惊讶：“他感到事情顺利时，一切固然都很好，可那终究不是他；他本人在别处。”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临床特征放过，也可以追问：分析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沿着一个方向工作，恰恰让病人基本认同中虚假的一面保持原样，甚至得到强化？

分析家看见了这一切。她虽有些迟，却也察觉到：病人同父亲的这段恶化关系中，凡我们在能够看见其征兆与机关时所能抓住的，正是病人竭尽全力维持它。

分析家的作用，更确切说她目光中发生的翻转，是开始追问：病人为何通过某种反转——这个反转源于她自己曾被困住、粘住并包裹十年的那种把握——至少可以说，为维持这段坏关系充当了如此积极的共谋者？

这里必须说，即使看见这项可能，分析家对它所作的剖析，在这条可以说撕裂性的修订道路上仍完全不足。为了让你们看到，我必须亲自表述；不是以决定性、终局性或彻底根本的方式，而是在真正所涉的层面，即欲望层面。再说一次：如果我们赋予我提出的公式以意义，如果可以承认我曾在言说某个转折处说“人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而分析本质上处理的正是它，那么大他者的这个欲望在哪里呈现？

在这个根本场域中，主体欲望同大他者欲望之间并非被不可还原地打结；更确切说，主体欲望正由我的克莱因瓶试图向你们表现的那道扭曲构成。这难以承受，因而要求中介。最主要、毫无疑问的中介就是法；而法由某种称作父之名的东西支撑。

也就是说，它是一套非常确切、清楚表述的认同语域。我曾被阻止在适当时候标示其中主要坐标，后果是我近期也不会再做。

不过，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层面，应当看见：在移情中，始终要用某项认同来补足这个根本问题，即欲望同大他者欲望的连接。大他者并不被欲望，因为具有规定作用的是大他者的欲望：这就在于大他者正在欲望。

当年我曾围绕《会饮》表述过它[注8]：阿尔喀比亚德靠近苏格拉底并想诱惑他，以夺取他的欲望；他采用西勒诺斯式小盒子的隐喻，也就是做成西勒诺斯形状、中心藏着珍贵对象的盒子。

> [注8] 参见1960—1961年研讨班《移情》。

苏格拉底除了这一样东西，什么都没有：他的欲望。正如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本人所说，欲望不能这样被抓住；既不能抓尾巴——毕加索这样说——也不能用别的办法，因为欲望正如人们强调的，就是缺失。

人栖居于语言……

最近甚至有人告诉我——很有趣——海德格尔某处也有这种说法[注9]；

我以前没有注意到：据说这是住房危机的一条出路……但人并不栖居于缺失。反过来，缺失却可以栖居于某处。

> [注9]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建造、栖居、思考》，载《演讲与论文集》，巴黎，伽利玛出版社“Tel”丛书，1980年。

缺失确实栖居于某处；《会饮》的隐喻由此取得价值：它栖居在对象a内部。

不是大他者——欺骗的各个侧面在其空间中展开——而是大他者的欲望在那里，隐藏在对象a的核心。

谁知道怎样用剪刀以正确方式剪开客体，谁就是欲望的主人。

苏格拉底对阿尔喀比亚德正是转眼间便这样做了；他对后者说：“看，不要看我欲望什么，而要看你欲望什么。我一边给你看，一边同你一道欲望它；那就是阿伽通这个蠢货。”

后来，病人在一次被我们的分析家长篇分析的会谈中，带来如下症状：“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吃早餐时，他握着叉子，却发现自己想同时去戳烤面包和黄油。”

两者显然本该结合，却在当时仍放在不同盘子里。值得学习的是，看见面对面的姿态让分析家放松后，她怎样回答这段简短叙述：

> “你身上那个因为变好而难受、并同我结盟的部分——我尽力翻译这段英语——已经受够了你始终不能朝所缺之物迈出一步的方式。”英语是 is fed up。“这就是你说的现状。在我看来，你之所以无法前去抓住自己欲望的某个对象，是因为你把自己那张饥饿婴儿的嘴分别放进了两个对象。你在无意识中相信，食物只够一张

嘴，也就是说，你一次只能做一件事；于是另一张嘴会挨饿，而且很可能饿死。

这就是你必须维持现状的一个理由；也就是不允许自己感觉”——病人就是这样表达的——“你能够或已经做成某件事，因为那将意味着你的一部分、或你的某个 self 被永远抛弃，并将饿死。”

对于这项解释，我们可以说：

- 第一，它极其迂回；
- 第二，它飞快地试图追上最初所涉及、但分析家本人正加以质疑的东西：即不惜一切代价回到要求。

而且不仅是要求，恰好还是对要求的任何分析都必然汇聚到的东西。

因为分析中的要求由嘴提出，最后出现口腔孔口，根本不值得惊讶。人们认为某种所谓退行的止挡是必要的，甚至相信它是强制性的，仿佛分析场域中的全部退行都把它写在事物本性里；除此以外，完全没有其他解释。

如果你们不再以要求及其经由移情来认同的视域为向导，退行便没有任何理由必然抵达口腔要求，因为：

- 驱力之圆是连续的圆环；
- 唯一的问题在于沿哪个方向走完它；
- 但因为它是圆环，人必然、强制地从头到尾走完；甚至在一次分析中，还有时间绕上好几圈。

引人注目的是，她终究凭一种“感觉自己只有摸到事情才算准确”的感受，区分出恰好就是我们结构的某种东西，也就是说……

因为口腔要求同呼唤要求经由同一个孔口发出，

因为吃的要求之所以相同，是由于说话的是嘴……所以他有两张嘴。

这一切很巧妙，却完全错失要害。在这样的症状中，出现的是一个早已得到标定、也令哲学家为难的症状；我称它为布里丹症状。它所关乎的是对象的双分，并非所谓“无差别选择的自由”。主体当时交给她的关键暗示与参照指出：所涉完全不是要求，而是欲望的维度；而她不知道该在哪里正确落剪。

时间已晚，我必须在这里中断；以后还会回到这个案例。

但愿这段间隔不会在你们记忆中拉得太长，以至于丢掉线索。我们将要看到的要害是：分析家一度获得灵感，认为主体贯穿全部历史所维持的，是牢牢掌控成人、维持自身全能的需要；可是关于儿童全能的本性及其要求，黑暗如此浓厚，以至于她甚至没有瞥见观察场域以各种方式表述出来的事实：在这个案例中，相对于一位父亲……

请记得，这是一位抑郁的父亲，也就是说，部分客体在其经济中具有优先重要性……病人像任何孩子一样，却由于父亲的这种结构而更甚于别的孩子——我再说一遍，每个孩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如此——病人本人就是这个对象a。

孩子对成人的把握……

以及分析家刚才用来表达儿童全能的那些儿童神话……其机关绝不在通常所说的位置，不在某种同样被归于儿童的所谓魔法中。当然，除非病人能够谈论自己的魔法；人人都会说这种语言，却没有理由因此相信他们。

这份观察中有些非常精细的时刻，分析家甚至说："这类病人有办法在我身上激起某种 mood、某种情感色调，以至于我无法抗拒地相信他们。"致命的机关就在这种相信中，因为她也非常清楚地看到：当人相信他们时，病人会察觉；当他们骗到你时，就感到获得奖赏。儿童全能没有其他来源。对于它在现实中产生的幻象，我只说一点：孩子是唯一真实可信、活生生而实在的对象a；他立即学会，自己以此身份掌握并容纳那个欲望者。

然而，直到重新处理这份观察、直到这段共同生活结束——后面我会说为何结束——在一个同样虚幻的普遍满足与"大团圆"里，尽管此前发生了这一切，分析家仍没有真正看见所涉及的是什么。她认为，病人的武器在"坏父母"之后变成了"坏孩子"：武器就是把父亲化为乌有，把父亲约化为一个对象。

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所涉不是孩子试图对父亲造成的效应，而是他自己感受到的效应：被置于对象a这个盲点。假如分析家懂得准确标定自己欲望的职能，就会看见病人正在她身上制造同一种效应：病人把她变成对象a。

问题在于：她为何承受一项自己如此难以忍受的张力达十年之久，却从未问自己从中取得怎样的享乐？这才是真问题；这里指向人们多少

有些正当地称作“反移情”的东西。它总像移情神经症中的情形一样；据说，移情神经症正是无休止分析的机关。

这是真的。“移情神经症”一词同“可分析的神经症”之称同音、同调，并非徒然。移情神经症是分析家的神经症：只要分析家尚未就分析家的欲望准确到位，他就会逃进移情。

第9课 · 1965年2月24日

米勒

拉康

久别重逢，我很高兴，向你们问好。

由于曾有些小混乱，我来澄清几点。大家当然不需要每次来这里——即使一个月才一次——都重新领取入场卡。以不同身份取得卡片的人，上次因为组织方式而把卡放进一个盒子；它由此证明此人会定期到场。随着时间推移，制度会趋于正规。只有持卡者才会来到这里；卡片放在盒中，负责检查入场的人可以据此确认：某人经过并说“我有卡”时，确实拥有它。卡只须领取一次。

其他人的申请仍在处理；有些人拿到不同颜色的临时卡，表示我还需要进一步认识获准入场者。对于由此产生的误解，我向你们道歉。有些人白跑了一趟；我要在这里说明，我深感抱歉。

不过，一项很难完善的组织刚开始时出现这些小混乱，并不反常。今天，我想为你们将要听到的内容作个引入，并希望尽快把场地完全让出来。

我想先作几点评论，帮助以下这些人定位：

他们带着种种预设来到这里——我是说，对闭门研讨班中应该做什么已经抱有某种想法——也许不能立刻明白，为何接下来会特意听到这些内容；还有少数刚来这里不久的人。

今天，你们会听到关于逻辑的讲话。我想，长期追随我教导的人不会惊讶。随着时间推移，对他们而言应当越来越明确地勾勒出：精神分析与逻辑之间存在亲密、深刻而根本的关系。

我并不假定这里所有人、甚至很多人都是逻辑学家，也不能确信自己正对已经熟悉问题的耳朵说话。但只要他们曾经参照过任何逻辑论著的导论章节，就会发现逻辑学家……

为了定位逻辑本身、安置逻辑——逻辑学家开始一部逻辑论著时至少必须做到这一点——他们会看到并感到惊讶，尤其经我在这里提醒以后：逻辑学家为把自己的科学放进诸科学的层级与分类所遭遇的困难，同分析家遭遇的困难何其相似、彼此对应。这只是一项提示。

精神分析是一种逻辑；反过来也可以说，精神分析提出的一些根本问题能给逻辑带来很多启明。即使只停留在最粗略的现象学层面，仍有一件事令人醒目……

一个外来者初到这里，听见精神分析家谈论某种行为表现、某个症状应赋予什么价值、重音与翻译时，会感到醒目……这名新来者通常会形成一种印象：这里缺少某种逻辑，至少发生了逻辑上的某种颠倒、某种紊乱。

人们常提出一种反驳：在精神分析中，彼此所谓矛盾的事实会导出同一个结论。其实这样说并不恰当，因为事实很难是矛盾的；它们可以相对立、朝相反方向运作，但人们会立刻注意到相同的结论。

这是否意味着……分析式解释、理论结构根本不把逻辑当回事？

恰恰不是！精神分析以这种方式使用逻辑，反而让我们更有理由追问其实际规则，因为它终究不是没有规则地运行。

这给我们一项珍贵提示，更迫切地敦促我们前所未有地投入逻辑；甚至让我们看见——正如刚才所说——真正的问题是，是否存在某种深层关系，使逻辑学家提出的那个问题也成为我们的：逻辑实际上把握什么？

事情并不简单。逻辑不把事实、也不把所谓前提交给我们。它究竟给我们什么？

给我们利用前提的手段。可是逻辑的这项效力建立在哪种奇迹上，又作用于什么？逻辑学家自己也会指出：人会遵守逻辑，不必为此想得太多；只是在遵守时偶尔会犯逻辑错误，这才唤起警觉。

总之，推理时人原则上不会一直想着遵循逻辑规则。直说吧，为了正确推理，我们完全可以不用逻辑——也就是不用关于正确推理的规则。

可是，当人像分析家那样做得更多时，他会感到——至少给人这种感觉——自己正在越过去。

也许正从这里开始，一项更强的必要性迫使我们不再能够不用逻辑。

人既然感到自己正在越过去，逻辑通常把握的东西就重新成为首要问题。

这些都是非常一般的真理。

还有第二个层面，就是我刚才出发的地方：我近几年已经给出、组织并析出的教导。我在其中突出了一些并非由我发明的职能：

- 它们不是潜藏的，而是显明的；
- 它们已在分析内部得到表述，甚至在那些不以我的概念、不按我的职能来表达的作者那里也是如此；
- 它们在场、显现，并从一开始就在这里。

至少可以把我所表述的一部分、一个完整侧面描述为建立缺失之逻辑的尝试；但只这样说还不够。例如在我上一次、即二月初的言说中，你们看到两个视域在两个极点上被表述并对置：例如自我理想与理想自我的职能，以及对象a在认同的这两个对置术语中所具有的枢纽性、规定性职能。

你们看到并听到我用某种方式表述它；我认为，这种表述能够……

至少给那些已在这条道路上受到足够训练的人……带来某种满足。也就是说：

无论缺失在主体层面显现并得到把握，还是在名为对象a的特权、独特客体层面；无论在多少带有诱饵性质的各种认同形式层面，还是在我们检验认同职能的道路——我称之为欺骗或移情的道路——上……这

里都有不同平面；仅仅枚举它们，甚至顺手轻抚一下，绝不足以让我们自以为掌握了操持之物的钥匙。

这两个层次、这些平面彼此衔接；它越是新颖、越不习见，衔接方式就越须精确。不要怀疑，这套新逻辑终将成为习惯：它会在足够多的头脑中得到表述与实践，使关于它的常识——容我这样说——流传开来，成为组织我们研究的基础；继而向外传播、渗透并彼此渗透，让其他领域中遭遇某些逻辑死路的人认出：这里正在锻造一套装置，其用途果然远远超出供所谓精神分析治疗师使用的简单实践规则。

这些根本问题包括……

它们真正巨大、凸出，几乎压倒一切，而且绝不只存在于我们的领域……“一是否本质上是一项主体构成？”这是首要问题。

这个一的问题……

我曾长久反复敲打它；可以说，三年前在《认同》研讨班中，我几乎花了整整一年……一元特征之“一”的问题……

它是弗洛伊德所区分的第二类认同之钥匙……这个一的问题，对于我们要确立其地位的逻辑至关重要、具有枢纽性；从现在到今年结束，我打算把后续言说引向这里。

这个一属于主体构成，是否就排除了这项构成具有实在性？

这就是问题。为这个问题作出贡献的，是一项比当时人们所能接受的一切整整超前二十五年的非凡反思与沉思：弗雷格在“一”必须取得地位的特定领域——算术——中的沉思。

正因如此，我们把这个参照、这个终点提前放入今年的言说。

也为了不让它只成为某座岛外的一个简单信号，仿佛某个被遗弃的菲罗克忒忒斯〔索福克勒斯：《菲罗克忒忒斯》〕徒然呼号多年，而我们也只是让一艘漠然的船再次经过；因为那里显然发生过重要之事。

我不愿再强调所谓本质已经转移到别处。不！这从来不是真的。一项研究的本质不会转移到别处；如果真想接受它的印痕与标记，并为自己把握其回响，我们必须返回发现发生的原处。

正因此，我上次请这里的一位发言。他向我证明了我所相信之事的真实性：我们在精神分析中必须说的东西远远超出治疗应用，而主体的地位本质上被牵涉其中。

我能够在这里接收到这种回应；它向我见证：

- 这确实不只是空中希望；
- 确实有不少头脑被某个位置所牵动……只须满足一个条件：
- 他们是开放的；
- 他们具有一切有学识的开放底部应当保留的东西：某种无知、某种新鲜；
- 对他们来说，使用概念并不意味着早已知道：只要诉诸爸爸妈妈的实践智慧，就可以任由思辨者说去，也可以任由此处或彼处针对世界某种混乱的愤怒呼号从远处掠过。

人人都知道，现实就在于不让自己受这些呼号触动。所谓现实往往不过是——而精神分析恰恰处理这个问题——赋予现实职能一种心理失聪系数；对我们分析家尤其如此。因此，精神分析中被过多搬出的现实参照，总应促使我们不止保持审慎，还要保持某种警惕。

谢天谢地，一类新人、一代没有失聪的人已经来到并回应我。

今天我把发言权交给其中一位，让他回应另一位……

上次有人愿意帮助我们，把弗雷格的言说与问题引到这里……今天这位会回应他，同时也向你们开启我们希望每个获准来这里的人都介入的不同道路。大厅坐满，足以证明我没有设置任何人为门槛；任何带着明显愿望来参与对话的人，我都给他位置。

不过，既然我如此广泛地欢迎你们，就请你们：

- 以任何形式给我带来你们的回应；
- 给我带来一项见证，证明我的做法有其正当性。

勒克莱尔上次在我提到的迪鲁报告以前发过言……今天他不在，因为很早以前已经答应去外地、确切说去布鲁塞尔讲话。因此，今天无法对勒克莱尔所说内容作报告或参照。

正因为如此，有一件本身令人遗憾的事，我倒不必过分惋惜：勒克莱尔的油印稿向所有愿意领取的人开放以后，我曾要求每位受益者承诺写一则简短评论。

我的确收到几份，却没有超过六份；相对于在指定地点被领走的三十五份勒克莱尔文本，这很少。

我不再评论这种缺失。我已清楚预告，会采取适当后续措施。我当然不能——这不是我的计划——让所谓闭门研讨班的集会涌进太多只想受益、却保持退缩位置的人；在闭门研讨班内部，我只能把这种退缩等同于拒绝。

我必须知道每个人愿意在多大程度上为这里本质上应是工作会谈的活动作出贡献。不过，我没有明确要求大家评论迪鲁的报告，迄今也确实一份未收到。

希望你们在听过原定回应后再给我评论。上次研讨班结束前无法安排它；现在我请雅克-阿兰·米勒回应，并把发言权交给他。

雅克-阿兰·米勒：能指逻辑要素

“凡未通过个人分析取得唯有分析才能给出的确切观念者，都无权介入精神分析。”

“他无权……”：女士们、先生们，我猜，你们一定十分尊重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中宣布的这项严格禁令。因此，就你们此刻的处境，我面对一个以两难形式表述的问题：如果我要违反禁令，在毫无权利的情况下谈论精神分析，而你们正在听一个完全拿不出任何足以获得你们信任之资格的人，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反过来，如果我的主题不是精神分析，那么你们一次又一次忠实地回到这个大厅，为了定期听取弗洛伊德场域相关问题，你们又在这里做什么？

尤其是诸位分析家，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弗洛伊德曾特别向你们发出警告：不要信赖那些并非你们这门科学之直接信徒的人。

用弗洛伊德的话说：那些所谓学者、文人都在你们的炉灶上煮自己的小汤，甚至不感谢你们的款待。掌管你们厨房的大厨也许一时兴起，觉得看一个“连帮厨都不算”的人抢过这口锅颇有趣；而这口锅让你们挂心也很自然，因为你们正靠它谋生。

可你们是否愿意喝下这样煨出的小汤，并不确定；我承认，自己对此怀疑过。

然而你们确实在这里。请允许我暂时赞叹诸位出席，也赞叹自己一度有幸操持你们所使用的一切器官中极为珍贵的一个：耳朵。因此，我要努力用至少能够公开承认的理由，向你们本人说明你们为何应该在场。

这项说明建立在一点上：本学年开始以来，你们已被研讨班中的种种展开吸引，因而不会错过它——弗洛伊德场域不能被表现为一个封闭曲面。

精神分析的开放，不在于那个把自己置于守门人位置者的自由主义、异想或盲目。它之所以开放，是因为不位于内部的人并不会因此被排斥到外部；只要在某个逃逸出局限于二维的拓扑学的点上，内外发生汇聚。

如果我能暂时占据这个点，你们就逃出了刚才的两难，并找到了使自己成为善意听众所必要的正当理由。所以问题在于，我必须设法占据它。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由此看到：我策划的事业同你们何其相关；你们多么深地卷入它的成败。

能指逻辑的概念

我在这里汇集雅克·拉康言说中散落的碎片，试图重建的东西，应当命名为“能指逻辑”：

- 它是一般逻辑，因为其运作相对于任何可能使它具体化的知识场域——包括精神分析——都是形式性的；
- 它是初等逻辑，因为这里只给出维持其最低限度运行、让它完成线性运动所必不可少的最少部件。

然而，其经济的简单不应遮蔽：若干职能之间在此实现的连接如此根本，一旦忽略，严格说来属于分析的推理便会误入歧途。我将踏入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尝试依据纯形式标准提供证明：简略标定某篇论述被迫陷入的概念偏差……

这篇论述在其他方面的功绩无疑应当承认……它发表于《精神分析》杂志第8卷[注1]；其中的偏差也许可以从它忽视能指逻辑推导出来。

> [注1] 皮埃拉·奥拉涅：《关于精神病结构的评论》，载《精神分析》第8期，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47页。

它同我们所谓“逻辑学家的逻辑”之间关系奇特，因为它确切处理后者的涌现，必须被认识为逻辑起源的逻辑。也就是说——这是关键——它不遵循逻辑学家逻辑的法则，落在其管辖场域之外，因为它规定了那套法则。

就我们此处所关心的内容而言，我们将从逻辑场域出发，通过一次回溯运动抵达这个考古学维度；逻辑场域中发生最彻底的误认，因为这项误认同逻辑自身的可能性等同。

导线将是戈特洛布·弗雷格在《算术基础》中展开的言说[注2]。这部书享有特权，因为它追问皮亚诺公理体系——足以建构自然数理论的公理体系——中被当作初始项接受的术语。

> [注2]　戈特洛布·弗雷格：《算术基础：关于数概念的一项逻辑—数学研究》，巴黎，瑟伊出版社，1970年。

上次闭门研讨班已经列举这套公理体系接受的初始项：零、数与后继。

弗雷格后来对最初目标所作的任何调整都不在此讨论。我们停在他将意义与指涉的差异主题化以前，也停在后来从述谓出发引入的概念定义以前；后一定义让概念在未缝合维度中运作，仿佛述谓与同一之间差异的“余项”。

这是为了回应某个责备上一份报告忽略缝合概念的人。

因此很清楚，我并不是——那未免太自负——以哲学家的身份说话。况且，我只知道哲学家的一个定义：弗洛伊德认可并引用海因里希·海涅的话，“他用睡帽和睡袍的碎布堵住宇宙大厦的洞。”[注3]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中引海涅的戏语：哲学从方法上高估逻辑操作的认识价值，又承认直觉等其他知识来源；哲学家于是“用睡帽和睡袍的碎布堵住宇宙大厦的洞”。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36年。

哲学家的职能——缝合——并非他所独有。这里把哲学家规定为哲学家的，是其场域的广度，即宇宙大厦的广度。你们必须确信：语言学家同逻辑学家一样，都在各自层面进行缝合。

因此，我在这里做的也许不是哲学，而是认识论；更确切地说，或许是乔治·康吉莱姆——他若知道自己在这里被引用，会很惊讶——所谓对概念的工作。

这里的概念是主体与能指。

0 与 1

问题最一般的表述如下：

“自然整数序列中有什么在运作，而其递进必须归于它？”

所以问题是：有什么……？我在抵达答案以前先说出来：在这个序列构成的逻辑进程、即递进的发生中，受到误认的主体职能正在运作。熟知下述事实的人必定会觉得这项命题呈现为悖论——我想你们如今已经明白：弗雷格的逻辑言说一开始便排除经验主义理论中被视为使“单位的集合”过渡到“数的统一体”的关键因素。

在经验主义理论中，使“单位的集合”过渡到“数的统一体”的，正是被那套理论如此命名的主体职能。赋予集合的统一体只有在数作为名称运作时才能持久：它是集合之名；集合必须获得这个名称，才能完成向统一体的转化。

因此，命名在这里承担确保统一化的职能。

在这些经验主义理论中，主体保证名称的相关职能，即赠予名称；它同命名之间的根本联系毫无遮掩地得到承认。还可以补充：正是从主体职能可以还原成的这种名称赠予中，产生了主体作为虚构创造者的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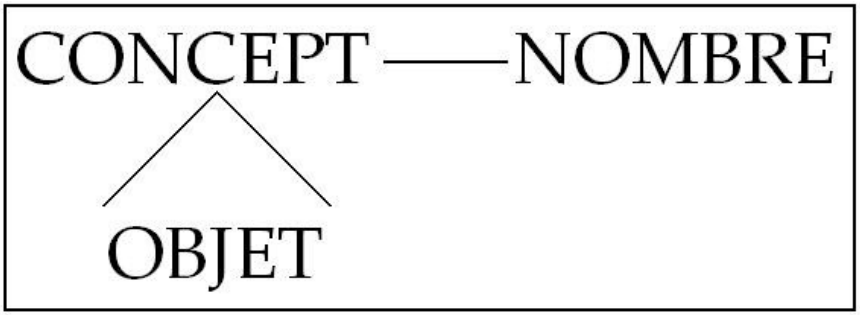
只是，这个在这里被明确点名的主体，是一个由心理属性界定的主体。

弗雷格在言说开头排除的正是这个主体：被界定为拥有一种能力，尤其拥有记忆的主体；记忆使他能够圈定集合，不让所有可互换要素丢失。因此，弗雷格的言说从一开始就反对算术的心理学奠基，把主体排除在数概念应当显现的场域之外。我们要表明的是：主体最根本的职能不能还原成其心理能力。

你们知道，弗雷格的言说完全从三个概念组成的基本系统出发展开：

- “概念”的概念；
- “对象”的概念；
- “数”的概念；以及两种关系：
- 概念同对象的关系，名为归摄；
- 同数概念的关系，我们将称为指派。

所以图式非常简单。我重画如下：



很清楚，这个开口正是归摄关系本身的标记。弗雷格给出的概念定义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它沿着最经典的思想路线，把汇集作为职能。

但这里新颖且特别属于逻辑的是：概念只由它同被归摄者的关系界定。落在概念之下的对象，其意义来自它同“事物”的差异；事物只是世界中占据某种时空位置的物体。这里的对象只由“落在一个概念之下”这一性质界定，而不考虑逻辑以外的探究可能在它身上发现的规定。因此，它本质上被剥夺了经验规定。

所以，在系统中实际运作的概念不是由各种规定形成的概念，而是“同一个概念相同一”的概念。经由这项重叠，我们进入严格意义上的逻辑维度。

必须看见：进入严格意义上的逻辑维度，是由同一的显现产生。

因此，在弗雷格著作中，表面上谈的是例如“地球的卫星”这一概念。

实际上，所谈的是“与‘地球的卫星’概念相同一”的概念。因为涉及这个同一概念，落在其下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作为一的事物。

数的指派作为第二种关系，由这项归摄推导出来，即“与地球卫星概念相同一”的概念之外延。因此，落在“地球的卫星”概念之下的是月球；但落在“与地球的卫星概念相同一”的概念之下的则是一个对象，即“地球的卫星”这个对象，也就是单位。

由此得到弗雷格的公式：“指派给概念 F 的数，是‘与概念 F 相同一’这一概念的外延。”所以，弗雷格的三分法只让事物保留一项支撑：它同自身的同一；事物正因此成为这个概念的对象。

所以弗雷格系统的基础应当标定在同一职能中：正是它把每个事物转化成对象，只留下其单位规定。

例如，如果我汇集落在“阿伽门农的孩子”这一概念下的东西，就会得到名叫克律索忒弥斯、厄勒克特拉、伊菲革涅亚与俄瑞斯忒斯的孩子。若不引入“与‘阿伽门农的孩子’概念相同一”这一概念，我便无法为这个集合指派一个数。借助这个概念的虚构，每个孩子在这里都作为

施加于自身者介入；这把他转化为单位，使他进入可计数对象的地位。

逻辑之物在此起源于归摄职能——即汇集——同同一职能的结合；后者把被归摄者还原为同一者。这一点至关重要，稍后会看到其作用。

被归摄之集合原先名为“……的孩子”，随后成为四。

你们已经把握，这里重要的是：概念作为数之指派对象而具有的、可以称为统一化的单位，从属于单位的区分职能。作为名称的数不再是集合的统一化名称，而是一个单位的区分性名称。这个一——被归摄者之同一者的一——是所有数共有的东西，因为每个数首先都被构成为一个单位。

走到这里，我想你们会感到我即将给出的同一者定义具有怎样的分量：正是同一所保证的职能，使世界上的事物取得其能指地位。

你们应当明白，这个同一定义将赋予名称概念真正意义；为了能够产生计数的可能，它不能反过来向名称借取任何东西。弗雷格从莱布尼茨借来这个在其系统中具有枢纽地位的定义；它浓缩在一句短话中：“Eadem sunt quorum unum potest substitui alteri salva veritate.”

“若一物可以替换另一物而真理不失，两物即为同一。”

如果弗雷格本人没有强调，这个公式看似无害；可你们可以衡量其中完成之事的重要性：真理维度的涌现，成为同一运作的必要条件。

弗雷格作为关注数之发生的逻辑学家，使用这一定义，只因为它容许他将其修改为自我同一的定义。我们在这里触及一个比莱布尼茨定义

所指更加根本的点，因为一旦涉及自我同一，真理的定义便受到更大威胁。

若遵循莱布尼茨的句子，真理的失效——用一物替换另一物时真理的这项丧失；莱布尼茨的句子一度打开其可能性——会立刻由一项新关系中真理的恢复所接续。因为，如果我用一个不同一的东西替换另一物，真理会失去；但新东西仍同自身相同一，真理便重新找到自身。可是，“一个东西不同一于自身”会彻底颠覆真理场域，把它摧毁并从根部废除。你们由此明白，保存真理何以依赖这种自我同一；它保证事物向对象过渡。自我同一在真理场域中涌现；同一者必须被置于真理场域，因为它是保存这个场域的必要条件。

真理存在。每个事物都同自身相同一。

现在，让弗雷格的图式、这个如此简单的三分法稍稍运行起来；让我们走过它规定的路线：

- 取世界上的一个事物 x；
- 取这个 x 的概念。

这里介入的并非 x 的概念，而是与 x 相同一的概念。

落在“与 x 相同一”这个概念之下的对象，就是 x 本身。因此，经这项转译成为对象的事物将被指派数 1——这是行程的第三项。我选 x，意味着数的职能会对世界上所有对象重复。每个事物经过“自我同一”的概念，再到由此产生的对象概念，这项重复都会使数 1 涌现。

弗雷格正从由同一职能支撑的三元系统出发，按照如下顺序，完成他所追求的自然整数序列之生成：

- 首先生成 0；
- 随后生成 1；
- 最后生成后继。

0 的生成具有令人赞叹的简单性：0 是指派给“不同一于自身”这一概念的数。换言之，真理既然存在，便没有对象落在此概念之下；于是，限定这个概念之外延的数就是 0。

在 0 的这项生成中，我已突出一项必然在先的命题：“真理存在”，而且必须得到保存。如果没有对象对应于“不同一于自身”的概念，那是因为真理持续存在。

如果不存在不同一于自身的事物，那是因为它同真理维度本身相矛盾。

逻辑言说正是在“指派给自我非同一概念的数是 0”这一决定性陈述中得到缝合。

然而——这里我要毅然穿过弗雷格的陈述——很清楚，为实现这项原初缝合，必须在概念层面唤起那个“不同一于自身的对象”；随后它被排斥出真理维度，而写在数之位置上的 0 留下排除的印记。在被归摄对象本身的位置、系统内部的这个位置，没有任何可能的书写；写在那里、或可能写在那里的 0，只会是一片空白的图示。

现在谈 1。它由数 0 能够成为概念与对象而生成。必须经由 0 才能生成 1，因为我刚才关于 x 的说法只是虚构。我们处在逻辑领域，无权先行给出一个世界对象。因此，数 0 一经生成，我们终于获得第一个对象。换言之，弗雷格把自己曾不得不原初地唤起、随后排斥的那个对象算作无物。

现在，怎样从数 0 这个第一对象生成 1？我们给出“与数 0 的概念相同一”这个概念。此时，落在它之下的对象就是数 0 本身；所以，应指派给这个概念的对象——这就产生了 1。

你们看到，这个系统依靠已定义要素在系统全部位置之间的转译而运行。

我们有数 0 的概念；数 0 又成为对象，最终产生数 1。

你们也许开始觉得运行稍显缓慢；我想把下面这个公式鲜明地摆在你们面前，因为后续全部展开都将从它引出一项后果，而你们也许已瞥见其价值：零被计作 1。

0 的这项根本性质——被计作 1，尽管它的概念指派项只归摄对象的缺席、即一片空白——是弗雷格所生成的数列之一般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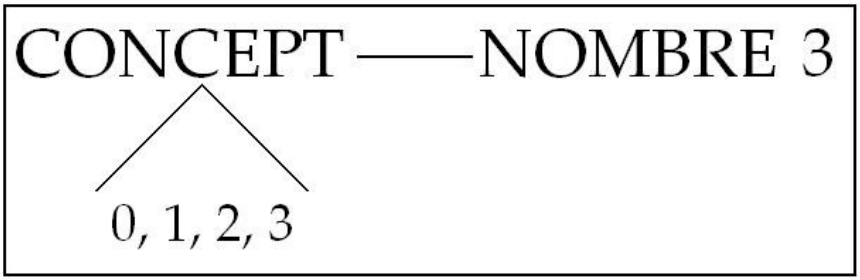
在不如弗雷格深入的研究中，这一性质通常被称作后继：把一加到 n 上，得到 n 的后继。有人满足于只呈现操作：n……n+1 给出 n 的后继 n′，3+1 给出 4。弗雷格则打开这个看似足够的 n+1 操作，去发现由它保证的从 n 向其后继过渡如何可能。

这项生成的悖论会立刻显现，只要我给出弗雷格所得的最一般后继公式：指派给“以 n 结束的自然数列之成员”这一概念的数，在自然数列中紧随 n。

换言之，n+1 的定义就是：指派给“以 n 结束的自然数列之成员”这一概念的数。

给一个具体数，你们便会看到这多么有趣、这套戏法多么惊人。这里有数 3，是我们十分熟悉、尤其在此很诚实的数。这个 3 将被我用来构成“以 3 结束的自然数列之成员”这个概念。恰好，指派给这个概念的数是 4。

这个 1 来了；它从哪里来？需要片刻才能把握其中精巧。这是数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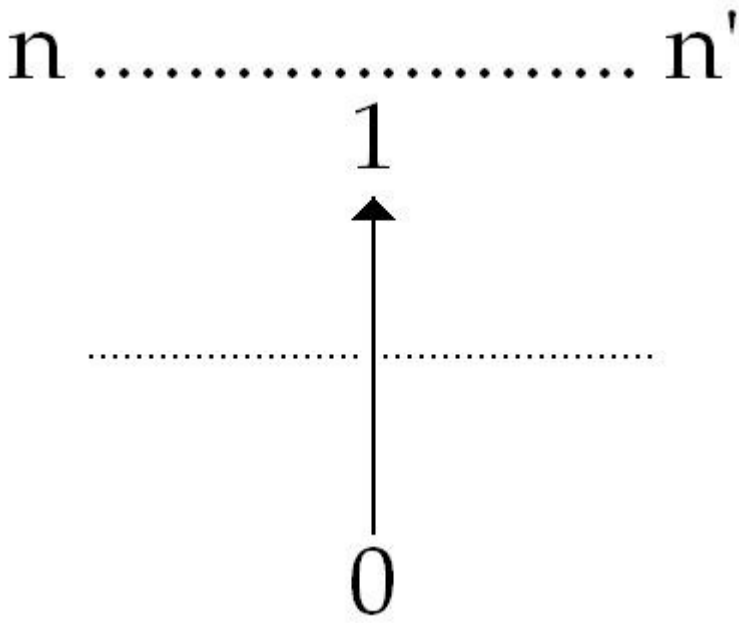


我转到“以 3 结束的自然数列之成员”这个概念，也就是让 3 作为一个储备运作；不再把 3 当作数，而是暂且把它当作概念。我要看它肚子里有什么，于是分解它。3 肚子里有什么？有 1、2、3——你们会说，有三个对象。可是我们处于数的要素中，而数的要素中要计入 0。在自然数列中，0 计作 1；也就是说，此外还有 0，而 0 计作 1。这就是数列生成的根本公式。

由此可见，0 作为 1 的涌现——数在循环内部走过路线时产生这项涌现——规定了后继数的出现；1 在其中消隐：n+1=n′ 。0 上升并在下一个数那里固定成 1，而那个数已经消失。于是，只须再次打开后继数，就会重新找到这个计作 1 的 0。

n+1 中的这个 1 可以替换数列中的所有成员——刚才你们已经看到，每个数由于同自身相同一，都必然唤起它。如果它无非是对 0 的计数，那么加号的加法职能对产生数列而言就显得多余，由此允许我们在这里给 (+) 号另一种解释。

如果愿意，这就是生成的经典表现：n……n+1……n′ 。而我们必须抵达的是：



也就是说，必须从这里标出的纯粹水平表现转到垂直表现；在那里，这个所谓 (+) 号使 0 涌现，0 在这里固定为 1，并在那里产生 n 与 n′ 的差异——你们已认出，这是换喻效应。

因此，1 应被把握为 0 涌入真理场域的原初符号，是 0 经一次越界而由 1 表征的标记；这项表征是作为意义效应产生一个数之名称、使其成为后继所必需的。

你们看到，在逻辑表现中，图式仿佛被压扁到自身上；这里的操作是在垂直维度中把它展开，使新数涌现。

所以，1 之所以构成数列中每个数的支撑，是因为它为每个数支撑 0。重建后的图式向你们呈现能指逻辑同逻辑学家逻辑之间的差异。

它由此应使你们能够分离：作为意指效应的数，以及作为 0 效应的换喻职能。

于是你们明白，缝合逻辑的是皮亚诺五条公理之第一条中表述的命题，即把 0 确立为一个数：

- “0 是一个数”这项命题，使逻辑层面得以作为逻辑层面存在；
- “0 是一个数”这项命题本身却不可维持。

伯特兰·罗素在数列中定位 0 时持续犹疑，已经足以标记它的无效性；而它的独特性也由此暴露：这个被计作对象的数，被指派给一个没有任何对象归摄其下的概念。为了计数它，必须再让最小的 1 支撑它，才能把递进中决定性的 1 赋予它。

数列中展开的重复，建立在 0 按如下方式通过之上：

- 首先是一项水平行动：0 以其 1 之代表的形式跨过真理场域；
- 随后沿一条垂直轴：它的代表只代理它的缺席。

如果你们听懂了这一点，还有什么阻止我们——至少在这里；逻辑学家当然可能大声抗议——在 0 中认出主体自身的场所？0 是过量职能，而主体无非就是多一个能指的可能性。

主体与能指的关系

现在我们摊牌：主体同大他者场域的关系，无非是 0 同真理场域的母型关系。

这项关系既是母型性的，就不能……

我提醒你们，雅克·拉康大约三年前已提出这个命题，如果我对《认同》研讨班的笔记没有看错……这项母型关系不能整合进客观性的定义。

我希望你们现在理解得更好；至少，0 从“自我非同一”——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落在其下——生成的过程已经说明了它。

这项母型关系——我们在此把握了这套常被称为“一元的”能指逻辑的一项根本连接——使得：主体以一元特征之 1 的形式在大他者那里得到表征，同主体被排除出这个场域彼此相关。

你们十分清楚，主体同大写大他者的关系使这个主体必须以能指的划杠为标记；划杠使主体在大他者场域之外运作。反过来，若站在主体一侧，则是大他者受到这道划杠打击。

所以，在这项根本交换中，你们看到能指逻辑：大写 A 上的划杠，无非是主体对大他者的外在关系；它把这个大他者构成为无意识，因为主体无法抵达大他者。

如果主体由数列支撑，那么在构成与递进层面，没有任何东西能在意识维度中界定他。主体的意识必须定位于那些受能指重复支配、甚至可称为其"反光"的意指效应层面；而能指重复本身由作为缺失的主体之通过产生。

我希望很清楚：这些公式可以——至少有可能——从对弗雷格言说的一次简单越界式推进中推导出来。但如果还需要可称为证明材料的东西，向你们显示主体所支撑的过量职能其实始终显明，我会引用卡瓦耶斯在其著作中转引戴德金的一段话；

这本书名为《数学哲学》，他还指出戴德金在这里重新遇见了波尔查诺[注4]。

> [注4] 戴德金，引自让·卡瓦耶斯：《数学哲学》，Hermann出版社，1962年，第124页。

这里要为集合论给出存在定理，即解释一个可数无穷的存在或存在可能性。戴德金举什么例子？他说："只要一个命题为真，我总能产生第二个命题，即第一个命题为真；如此无限继续。"

所以，主体职能在这里赤裸地显现为过量职能；在卡瓦耶斯的语言中，它被称为主题化职能。拉康博士把两个定义并置、相互对照时——

- 符号被定义为“为某人表征某物的东西”；
- 能指被定义为“为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的东西”；

这里要实现的，就是在涉及能指链时排除一切意识参照。

主体确实必须被插入这条能指链，但这项插入不可避免地又把他抛到链的外部。

因此，主体的涌现、所谓插入或表征，必然同他的消隐彼此相关。

我们在这里又把握到能指逻辑的一项根本关系。

现在，我们可以尝试在时间中表现这些如此独特的生成；这样做终究很自然。但请明白，时间——至少其线性表现——依赖于这条链。

因此，表现这项生成所需的时间不能是线性的，因为恰恰是它反过来产生数列的线性。于是，如果愿意，可以像拉康博士那样把两个命题放在一起：

- 第一个重音——我想是在《认同》研讨班中——落在：主体处于能指的起源；
- 另一个地方——我想是在《焦虑》研讨班——又可以相反地强调：主体的起源在于：

他被排除出规定他的能指。

换言之：

- 能指处于主体的起源；
- 主体的诞生必须归于能指的在先性。

在这里发现回溯效应，不必惊讶。回溯本质上就是：产生一种时间的时刻；这时间终于可以是线性的，也许人终于能够在其中生活。只须保留这些命题……我当然在雅克·拉康言说的不同地方找到两个必须合在一起、牢牢把握的命题：

- 主体是能指的效应。
- 能指是主体的代表。

循环时间就位于这里。你们看到，仅从一段逻辑言说出发，就能严格推导出主体同能指关系中的这一结构；拉康博士以最简单的方式反复敲打它：“某物显现以便消失时所具有的平衡结构。”

数的开启或闭合：

- 我们在数中发现一个 0；
- 有一个 1 在重新闭合的数中自我废除。

所以你们明白，为何总会比说出的多出　1，也明白这个缺失——这个“多出的　1”——一旦进入实在便成为一项缺失。拉康博士喜欢开玩笑

时，常给你们讲那个故事：一群海难幸存者在岛上清点人数，结果总是“多出一个”。

拉康

沙克尔顿在一次南极探险中讲过这个故事[注5]。他们生活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是一个孤立小群体；而他们总是同时“多一个”，也由此“少一个”。

> [注5] 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坚忍号”的奥德赛》，巴黎，Phébus出版社，2000年。

雅克-阿兰·米勒

因此，我们已经转换的这个 (+) 号并不是加法；更根本地说，它是传唤（sommation）。

在这个伪 (+) 中，主体被传唤到大他者场域出庭，却从不亲自出庭。这就是呼唤与排斥的根本维度；呼唤与排斥构造主体的分裂，而——你们从去年末尾已经知道——异化正位于此处*。

向皮埃拉·奥拉涅夫人提出的问题

我没有多少时间，无论如何也没有足够能力来谈原本想谈的那篇文章、那份报告，并就它同能指逻辑的关系提出若干问题。不过，我还是会非常迅速地尝试。时间在这里反而帮助我，因为它让我不必深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

我说的是皮埃拉·奥拉涅夫人发表于《精神分析》第8卷的文章：《关于精神病结构的评论。I——镜像自我、幻想化身体与部分客体》〔第47—67页〕。

我会很快指出几点。这里的异化在我看来建立在对意识的原初参照上；由此我们也许触及一种"拉加什式"〔原文如此〕拉康主义偏离——希望奥拉涅夫人不要怪我——因为异化没有被归于分裂，而其最终参照只能在这里所谓回应、承认以及最终的意识到之中找到。

其次，文中一句话也许会让人认为，大他者在这里并未首先被本质地设想为"一个场域"。这句话说："……言说在这个依定义即异化的开端，这项最初而原始的误解，见证着那个作为言语场所者被插入一条能指链；这是主体随后能够反过来插入其中的一切可能性的先决条件……"〔第48页〕

随后，"插入"一词在我看来过于方便，因为它让人忽略的恰恰是主体消隐的维度；而且它在某处被冠以"不良的"这个形容词，也使它过多依赖文化主义式解释。这里称之为"进入能指的隘道"。

最后——由于做的工作还不够，我只能指出——奥拉涅夫人试图表述阉割：大他者是其施动者，主体是其场所；在我看来，若不参照一元特征，就无法展开。这也许由下面这句话标出："还须补充：作为镜像自我在镜中反映的东西，永远封闭了精神病者通往认同的一切可能与道路。"〔第57页〕

正如皮埃拉・奥拉涅夫人在我看来讲得很准确的，这项根本机制的结论——这种“拒斥”——若不联系这个与 S 根本相关的 -φ——S 在这里缩减、在那里被划杠——又如何设想？[注]

> [注] J.L. 速记打字本此处为 il me semble；Staferla 导入文本多出一个 se，本次据速记本校正。Forclusion 是拉康关于精神病结构的术语，译“拒斥”，不能按一般法律词义处理。

精神病者在镜中看到的幻想化身体，最终缺少的难道不是只有特征的区分才能保证的统一化？所以这里所缺少的，难道不是我们开头称为根本的从属关系：统一化的单位职能从属于区分性的单位职能；因而一元特征是这项阉割的核心与根？

再说一次，我做的工作太少，无法在这里多说，因为我的确知道得不更多。

相反，有一点在我看来完全符合并依能指逻辑的规则得到表述：拉康博士在这篇报告开头提醒的对象a。文中明确说，它的构成以菲勒斯为转折点。很清楚，数的职能可以关联于 (a) 的职能：它作为换喻效应，通过封堵主体的位置而废除主体，因为主体发现自己同它认同。

如果我敢再说几句同分析更有关、却无疑仍纯属形式的话，我会说：这个对象a的换喻同数的职能所标示的，是欲望的无限性其实是一种伪无限性。它是可数无穷，因为它只是一种换喻，恰如整数理论中以递归形式显现。欲望——你们在这里看见，这套逻辑中表述的范畴如何服务于分析代数——其无限性应被设想为 0 通过之法则；0 像所谓“狡猾者”那样离去并留下痕迹。

你们由此看到，它并不那么狡猾，因为人能循迹追踪。不过，要跟上它的步伐，仍须戴上分析家的绿色眼镜：0 的步伐就是 1，处在其重复职能中的 1。

我原想谈谈：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那种有时表面上同拉康博士的言说如此接近的言说中，这套能指逻辑能教给我们什么。

我要说——这也许太省略、太冒失，我向你们道歉——正因为没有在组合式的表述及其变换运动中辨清 0 的通过，他才需要一个外在于组合式的参照。列维-斯特劳斯回到18世纪最原始的唯物主义，在大脑结构中找到这个参照。

我们知道主体被包含在结构中，而非位于结构外部，因而不必走这条回头路。主体在结构中的这项包含，作为一种责令运作；能指通过“传唤”责令主体。

我要从自己一度想用作开头的地方结束：告诉你们，这份报告同拉康博士今年开头的说明有什么明确而确切的关系。有人曾惊讶今年研讨班没有像去年预告的那样命名为“主体位置……”；可今年以某种方式讨论的确实是主体位置：

- 今年已经讨论过；
- 这里仍在继续讨论；
- 也许以后还会继续讨论。

拉康博士今年尤其在开头解释、试图完成的，是把逻辑场域、语言学场域与分析场域在语言空间中所作的圈定之间的关系，置于同一个拓扑学里。

他试图给出三种言说——逻辑、语言学与精神分析——依据各自特殊相关性在语言空间中实行划分的原则。对三种言说中的每一种而言，这项相关性……

这里可以看到，精神分析如何能够提供一种新分类的原则……就是主体相对于那个产生并设立他的被表征者所维持的位置。

这可以、甚至必须这样说："相关性变化的原则，就是主体位置的变化。"

我在这里说的一切只具有虚构的价值。恰恰因为它只具有虚构的价值，我们才能设想把某些术语移植到别处；对概念的工作本质上就在于此。我们可以把这套逻辑约化为：

1. 能指的行动：主体只有得到表征，才可能抵达它；

1. 然而，所指仍具有可能性。

顺带说一句：能指的这项行动与所指的这项可能性，在我们看来刻画了马克思置于意识形态原则上的那项颠倒。

当然，有人也许不接受这一切只是一场虚构。为了更充分满足不接受的人，我就换个更好的说法：这里上演的是一场闹剧，我也许是其中的木偶；但凡坚持把它当闹剧的人，请确信自己就是其中被愚弄的火鸡。

拉康

这份报告极为充实；我想，它获得的专注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遗憾的是，时间已晚，我只能形式性地问一句：有没有人想到某个特别急迫的问题，可以作一项补充？

皮埃拉·奥拉涅是否……

皮埃拉·奥拉涅当然被请上了审问席——但我必须说，方式颇为恭维……她可以确信，我们不会停在这里。我们还有她已发表或未发表的其他文本，最近还有一篇公开宣读；我会有机会参照它们，只要今天这份关于 0 与 1 之职能的根本、核心报告允许我们这样做……

你们会看到，它何以是一个绝对关键的枢纽……借此，我们能够分层并重新处理一系列问题。我最近有意经历一段——就直说吧——隔离时期；其间我发现，这些问题必须依次重取……

我也发现，它们此前已经按照一个极为严格的顺序得到陈述；凡参照我往年研讨班文本的人都会看到。这个完全具有教学法意义的优点，我必须归给自己……我们将依次重新处理我已经展示的后果：首先是要求与欲望各自的位置，以及我作出的一项根本区分。围绕这些问题，在我身边——不只奥拉涅的文章中——产生了一些几乎不可避免却必须不断纠正的滑移；它们涉及我称为彼此对置的三项职能：剥夺、挫折与阉割。若要重新安置我们对治疗最具体形式所给出的整套理论，区分三者极其重要。

我想，今天带给你们的东西……

会被油印，并按上次迪鲁言说的同样条件供你们取用；也就是说，可以说，你们不必承诺立即介入……我想，为我将在三月展开的后续内容，不可能期待更好的出发基础；届时也可以带来回应，也许先采用一种给我们时间来处理的方式……

三月末我们会有两次闭门会谈……也会采用一种由我在月底前来得及重新处理的不同排斥方式所分化的方式。

所以我再问一次：有没有人要提出一个急迫问题？

第10课 · 1965年3月3日

抱歉！没有白粉笔，恐怕更不利于读清我写在黑板上的东西。不过我想知道，大厅里是否有哪个区域根本看不见，以便——我也不知道怎样——换个角度。像往常一样，什么都看不见！

该怎么办?

今天，我要向你们谈、试着向你们谈……

以一种在我们迄今走过的路与即将开启之物之间打结的方式……我将试着谈认同。我是说，认同在分析经验中向我们呈现时怎样提出自身问题；它也在一项长期形成、多少有些名正言顺地被称为“哲学传统”的东西中，为围绕认同这一主题形成的内容提供了一个关键路标。

主体……

我曾试图从一项反思出发，把它引给你们；这项反思关乎：主体如何在我们称为分析经验的经验中心得到构成……主体……

在我们最近的进路中，主体似乎这样向我们呈现……主体将是……

如果相信我借数论试图把你们目光引入的那条狭窄道路……主体总之可以从数学思想中那个同缺失概念紧邻的东西得到辨认；这个概念所对应的数是 0。

两者的类比令人醒目……

一边是这个概念，另一边是我试图向你们表述的主体位置：主体在永远重复的脉动中显现并消失，作为一种效应——能指的效应——总是在消隐又重生……这个隐喻同算术家兼哲学家弗雷格反思中的概念之间，类比十分醒目。有人问我——我们已经在这里谈了这么久！——他的名字怎样拼写。

弗雷格必然要从被指派数 0 的这个概念那里取得支点与补充，才能让同样不可熄灭、总在消隐的 1 涌现。这个 1 在自身重复中加到自己身上，但处在一种重复的统一体中；我们已经触及：随着它推进，它从未重新找回自己失去的东西，只有那项无止境增殖、不断倍增的繁衍，以序列方式把某种无限性呈现出来。

主体就这样显现为 1，源于一项剥夺，并仿佛通过剥夺为中介，被链缚、铆接到同一上。最近有人向你们表述：这项同一无非是那个首要要求的后果——没有它，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为真；可它又让主体悬置，勾挂在莱布尼茨所说的东西上。在一次更封闭的聚会中，这项莱布尼茨式参照已经得到极精彩的标示：同一无非是保存真理所不可缺少的东西。

无疑如此；但对我们分析家而言，认同问题是否以某种先于真理地位的方式提出？我们怎会不在移情——我们经验那滑动的基础——中获得见证？移情在根部安置了某种东西：

- 它一方面在一个深刻同一的时刻向我们呈现为移情，并为我们指向爱中最真实之物的双重极点；

- 另一方面又在欺骗的道路上向我们显现。

我们设定：采用数这个参照，是为了寻找最根本的参照点，即在已经建立的语言中标定主体，而某种意义上先于主体在其中认同并把自己定位为言说者。

甚至在句子拥有那个“我”以前——主体首先以变位词的形式在其中把自己提出为言说者——无人称句已经存在。

句子有一个主体：这个主体首先位于事件的根点；那里说出的不是主体是这个或那个，而是有某种东西在那里。“下雨了”，这就是根本句。语言中有这样一项根：有事件。

主体在第二个时间才在那里把自己认同为言说者。

无疑，语言的不同形式也在提醒我们：让陈述主体同实际说出陈述者的认同取得优先与卓越地位，存在更加多样的方式。

印欧语言中“是”这个动词的存在，无疑把作为主体支撑的 Ich 推到前台；但并非所有语言都这样构成。在我们的印欧语言语域中可能出现的某些逻辑问题或伪问题，到了其他语言地位中……

所以今天我特意在黑板上写了几个汉字，只作为提示、勾挂点与参照；稍后你们会看到其意义和我的用法……中国传统中的主体逻辑问题，没有形成同样要求严格、深入而富有成果的逻辑展开，并非因为——人们曾这样说——汉语没有“是”这个动词。

现代汉语口语中最常见的“是”写作 是，读 shì——日常使用当然不可能没有它。但它从根本上处于 rú shì tǐ（如是体）中，也就是黑板上三个字的第二个：

- 左边是印刷体中最容易辨认、最可读的写法；
- 右边是我带来的这个公式的草书；我确实从一幅僧人书法中抄来，马上会看到它原有的意义……公式 rúshì tǐ（如是体）意为“如是之体”。中间的“是”同时也是“此”、一个指示词。汉语竟以指示词标示“是”这个动词，这显示主体同其所处陈述之间的关系属于另一种形态。

不过，对我们分析家来说，现在必须在哪个层面重新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要由此拉出并定位当前进路——也就是两三周中断以前结束的那条进路——的分量，定位我们借 0 与 1 的关系想向你们标示的东西：能指开创性在场的根本表述。

这里我必须向你们指出……

即使不作评论，因为评论会太长；有关内容虽只有三页……我要向你们指出《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Massenpsychologie und Ich-Analyse）中的一处。它被译作“群众心理学”……

所谈的确实是群体，参照古斯塔夫·勒庞的著作……“und Ich-Analyse”即“与自我分析”；第七章题为《认同》。

我只向你们指出一点：弗洛伊德以如此深刻而明显的诚实，在这三页中停在所有谜面前；他用手指出，自己要为我们交出其拓扑学的钥

匙、灵魂与核心时，哪个地方滑动，哪个地方绊倒，使参照无法令人满意。这些谜仿佛都集中在那里。

在这一层面——我指这一章——他远未以一种仿佛顺畅、滑动、辩证并自行再度涌现的形式，向我们表述认同的各项：

- 不像此前在力比多诸阶段的发展性描述中接近认同的方式；
- 也不像他勾勒认同时的方式，特别是在思想转折点：从意识—无意识主题转向局部论主题，即所谓《自恋导论》之处。

在那里，初级层面的认同似乎容易从一种由外部而来的结构化进展，开启为更精确的诸认同。主体从那些所谓自闭主义——这个词在分析之外已被滥用——起初封闭的场域中定位自己，相对于外部世界，在自己的形象里重新找到自己：这就是次级认同。很快，他又参照自己所面对之物，找到知觉的多样性与适应，使自己成为已实现知识的一个和谐对象。

可是，当弗洛伊德处理分析家思想中的根本实例——认同——时，完全不是如此。

没有什么比这更无法保持区分……

心理学的中心裂隙一直在这里：它不能让认识标定的语域保持独立，而把它表现为生命上升那种纯粹、简单且仿佛盲目的必然顶点。我把它交给你们看作某种必然——天知道为何；这里正可以这样说——在意识职能中达到顶点的东西……这套关于活主体同世界之关系的目标，最不能在知性意义上同另一语域的东西区分。后者不可还原，在

采取这套视角后仿佛只剩废料，却从来都是哲学传统所谓的意志，也就是主体进步的要害。

主体向自身的这项深刻异化一经确立、被分成两种能力，经验本身也随之分割。此后几个世纪不断追问："既然这是两种不可还原的能力，哪一种应在上帝那里占支配地位？"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笑？至少在西方传统中，神学一直围绕这个假问题——建立在缺陷心理学上的问题——打转，难道没有某种深刻的可笑性？这位上帝必须：

- 知道一切；于是既然知道一切，他就必须服从所知，因而无能；
- 或者必须意愿一切；于是他就非常邪恶。

无神论的力量以及神的观念中的死路，不在无神论论证中；这些论证往往比别的还更有神论色彩。真正的教训终究应当到神学家自己那里去找。

不要被这番话带偏。这里没有离题，也没有括号，因为神圣异化的相关项正是那个术语；我们在笛卡尔那里看到它处于自身位置。它并不像人们说的，只是经院传统所传递、遗留下来；它仿佛由主体的位置所必需：这个自我的伪无限性不断复制，而重复只通过无穷递归产生这种伪无限。

保证的必要性由此产生……

必须保证这里奠定的某种东西不是诱饵……由此推导出：主体在其中迷失、单位无限增殖的场域必须得到某种担保。这项担保来自一个存在。唯有笛卡尔[注1]〔《第四沉思》〕具有这样的长处：向我们指出

必须在意志与知性之间作出选择；而只有最根本不可思议的意志——真理的保证唯独由它支撑，上帝本来甚至可以使一切真理、包括我们视为永恒的真理完全不同——才能让上帝可被思考，同时也向我们指出最终死路。

> [注1] 勒内·笛卡尔：《著作与书信》，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53年，《第四沉思》。笛卡尔说，每当意志严格停留在知识界限内，只判断知性清楚而分明呈现的东西，就不可能犯错；清楚而分明的观念必为某种实在、肯定之物，不能来自虚无，而必须以上帝为作者；至善至完满的上帝不可能造成错误，因此这种观念或判断必然为真。

而弗洛伊德思想的一个关键时刻，正围绕这里转动。他比此前任何无神论思想走得更远：不只向我们指出神的死路，还把它替换掉。

父亲主题若告诉我们，它支撑对一个“镜幻式”上帝的信仰，弗洛伊德就是要给它完全不同的结构；父亲观念既不是教父之父的遗产，也不是其替代品。

那么，这个父亲、这个原初父亲——分析最终不再谈他，因为不知拿他怎么办——在我们的经验中究竟具有怎样的地位？我们应当给他什么地位？

我们目前对分析经验中的认同提出追问，其目标正位于这里。

我指给你们的这篇文本中，事实上会发现什么？

- 德文《全集》第115页；
- 阅读英文者可见《标准版》第18卷第500页……其中什么最醒目？

他要谈认同时，首先出现的是对父亲人物的认同；这种在先性本身就是谜，因为他把它作为原初项提出。小男孩对父亲显示的极特殊兴趣，被放在解释认同的一切可能方式之第一个时间。

分析家凭借自身经验与此前解释，可能误以为这项最初兴趣中有一种后来被称为主体的被动位置、女性态度的东西。弗洛伊德却强调：不是。这个第一个时间严格构成认同，而且典型地是男性的。他说得更强："卓绝地"男性。英译作"typically"；德文是 exquisit männlich。

〔"精神分析把认同理解为对另一个人的情感联结最早的表现。它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前史中发挥作用。小男孩对父亲显示特殊兴趣；他想变得像父亲、成为父亲，在一切方面取代父亲的位置。不妨直说：他把父亲当作自己的理想。这种行为同对父亲（乃至一般男人）的被动或女性态度毫无关系；相反，它卓绝地是男性的。"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第七节《认同》）〕

弗洛伊德只在第二个时间才描述围绕原初对象同父亲发生的竞争。第一时间之所以取得价值，是因为它被表述为原始的；它的神话维度也由此突显。同时，它又同作为认同的第一种形式产生的东西相联，即 Einverleibung——合并 / 摄入。

因此，在最具神话性质、可以说也最理想化的原初参照时刻——因为自我理想的职能在这里结构化——原初参照竟指向身体。

我们操持的这些东西、任其模糊而从不追问所指为何的这些术语与概念，终究值得审问。

我们知道：

- 当合并 / 摄入指向力比多关系最初、开创性的阶段时，问题看来并不简单；

- 这里无疑有某种东西不同于我们可能屈从的处理，即把它说成“图像表象”的问题：仿佛后来我们把各种带感情色彩的投射散布到世界上，而它就是这过程的反面。事情完全不在这里。

这里甚至不是可能带有歧义的“内摄”；它就是合并 / 摄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里能把什么归到某种主体性账上。弗洛伊德之所以突出合并 / 摄入这个参照，恰好因为没有任何人在场知道它正在发生；这种合并的不透明性至关重要。借助民族学上可以标定的食人宴来表述自身的整套神话——食人宴吞食原初牺牲者、被肢解的父亲——完全处在无意识结构涌现的开创点。

这里有一种彻底原初的模式；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参照远不是人们所谓的唯心主义，反而具有一种彻底唯物主义的形式。其支撑并非人们所谓的生物学之物，而是身体。

而自从笛卡尔对主体根本位置的颠倒教我们只用“广延”来思考身体以后，我们甚至不再知道怎样谈论身体。

笛卡尔的《灵魂激情》[注2]〔另参《第二沉思》〕，其实是“广延”的激情。围绕那块“蜡”，有一套日益可疑的奇异炼金术与魔术师操作：蜡的一切性质都被净化掉……

> [注2]　勒内·笛卡尔：《激情论·灵魂激情》。另参《第二沉思》：笛卡尔所谓身体，是能被某种形状限定、占据某个地点并填满空间从而排除其他身体之物；

> 它可以被触觉、视觉、听觉、味觉或嗅觉感知，也能以多种方式被外物推动，却不能自行运动；运动、感觉与思考的能力在他看来本不应归于身体本性。

天哪，这些性质到底有多么恶臭，竟必须一项项除掉，最后只剩某种净化废料的阴影？……我们是否在这里看出某种偏移？笛卡尔同大他者的游戏玩得太好，反而滑向某个根本之物的丧失。弗洛伊德提醒我们：身体的基本本性同他引入并恢复为“力比多”的东西有关。

那么，力比多是什么？它同有性生殖的存在有关，却并不等同于它，因为力比多的第一种形式是通过合并 / 摄入而运作的口腔驱力。

这个合并 / 摄入是什么？其民族志式神话参照，是那些吞食原初牺牲者、吞食被肢解之父的人。这里有某种只能得到标示却无法命名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它只能在“存在”这类遮蔽术语的层面命名。在这里被吞食并同化的，是大他者的存在，是一种原初力量的本质。身体之存在以这样的形式呈现：它靠下列东西为生——

- 身体中最难把握的存在之物；
- 总把我们送回身体缺席本质的东西；
- 一个动物物种作为两性物种存在的这个面向——因为它同死亡相联——使我们恰好作为身体中的生命者分离出来的东西；
- 不死的东西；
- 使身体在成为会死、会落入有性生殖罗网之物以前，先作为一种从存在到存在的根本吞食中持续存在之物。

我宣讲的不是哲学，也不是信仰；这是一个表述、一种形式。弗洛伊德把它置于自己关于认同所说一切的起源，正因此对我们构成问题。

不要怀疑，这一点是严格的：我的意思是，“生命本能”一词的意义，无非是在实在中设立一种不同的传递，即本身不死的力比多之传递。

这样的参照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来说它必须是什么？如何理解弗洛伊德首先把它置于前台？

它真是设立无意识现实与欲望职能时的原初必要性吗？还是说，它是一项术语、一个止挡，是已建立的经验所遭遇之物？

为此，让我们继续阅读。可以看到，相对于第一项参照，要求与挫折的辩证法是在第二个时间建立，也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第二种认同形式。

从爱之对象、即对象选择——用他的话说，Objektwahl——被引入的时刻起，挫折也引入了同爱之对象本身认同的可能性。

弗洛伊德给出的第一项认同公式中，Einverleibung、即合并 / 摄入的谜样相关令人醒目；同样，他在这里也停在一个谜面前。

他告诉我们，很容易在逻辑上找到参照，说明对象同认同之间的交替：对象成为挫折的对象；这无非是某种交替……

这是弗洛伊德原文，不是我让它流通……即“存在”与“拥有”两项之间的交替：主体由于没有所选对象，便转而成为它。主体与对象在此被放上天平；弗洛伊德明确把它们表述出来。

但他也告诉我们，这对他而言只是一个秘密；我们面对的是完全不透明。

这种不透明不能减轻、不能被切开吗？

我试图带你们前进的道路，不正是在这里延续吗？我们会看到。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第三项是欲望对欲望的某种直接认同，是一项根本认同；歇斯底里者为我们提供其模型。她、他、这一类病人只须很少线索，就能从某个欲望发生处的某种征兆中认出它。歇斯底里者的欲望把一切欲望奠定为歇斯底里欲望：

- “回声化”的游戏与闪烁；
- 欲望对欲望的无限回响、大他者欲望的直接传递，在这里建立为第三项。

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弗洛伊德在这关键一章中认为必须汇集的分组，不只彼此分离、充满谜团，而且完全驳杂？

我认为自己正是在这里引入了一个结构化序列。它不只用来汇集并定位弗洛伊德思想维持的桩基与根本勾挂点——至少迫使我们覆盖这些边界圈出的方形场域；也把后来经验使我们得以走过的道路与小径整合、定位进去。经验的推进沿它们引导我们，使我们看出弗洛伊德最初领会何以有据，也看出——为何不可？——它们的失误。请相信，这些失误恰好不在概念层面，而也许在经验层面；我们会看到如何。

我当年引入一种三分法，其优点是提前指向某人在最近一次谈话中提醒你们的、我一度想给今年研讨班使用的标题；有人说，我也许比最

初敢于许诺的更接近它，即主体位置。五年多前我引入的无非正是它：我提醒，区分剥夺、挫折与阉割三个术语的结构层次何其重要，我们的经验何其迫使我们把它们相互对照〔《认同》研讨班，1962年2月28日、3月7日、6月20日课〕。

弗洛伊德以后的全部分析经验，都处于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细密地探索挫折的层面。人们严格声称，挫折构成例如分析处境与推进的要害，整个分析都发生在这个层面。事实上，概念视域的这项限制带来最明显的后果：弗洛伊德在经验中指出的止挡与停止点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考。这里又有一个让人满足于此的词——他经验的停止点，文本中所谓岩石；可这绝不是解释——即阉割。

无论神经症者分析还是女性分析，如果分析操作只是要求与移情的结合经验，那么分析终结体验中的阉割便严格不可思考。围绕要求与移情，主体应当经历一道把自己同某项承认隔开的裂隙：他活在现实之外；而这道开口、这项开口经验，仿佛就是他在分析经验中必须整合的一切。

仅仅阉割同挫折的衔接，就命令我们以一种不同且根本的方式追问主体关系；不能让它耗尽于移情与要求的双重关系。

这种标定要求先行提出主体本身的地位；而剥夺位置的分离正构成这一步。并非只有我表述过它。

琼斯这类人虽表述得混乱，却仍相当清楚；他毕竟属于视域稍广的一代。在追问女性职能同菲勒斯关系之谜时，琼斯[注3]赋予剥夺职能一个不可或缺的棱点，使这三个位置得以在逻辑上表述。

> [注3] 欧内斯特·琼斯：《女性性欲的早期发展》（第399页）及《菲勒斯阶段》（第412页），载《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巴黎，帕约出版社，1969年；另收入《精神分析》第7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4年。

正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提出：主体在其根本形式中被引入一种彻底关系；离开这项脉动，他既无法建立也不可思考。0 与 1 的摆荡很好地表现这项脉动；每当接近数时，它都被证明是数得以被思考的必要条件。

这个主体位置同一的诞生之间有一项原初关系；我们必须围绕对一的关注把它圈定。正是这项关注使我们看到，一有两种职能：

- 一种是幻象的职能，它把一同个体混淆；或者，若要翻译这个词，就是同不可分之物〔一〕混淆；
- 另一种是计数的 1，它是另一回事：计数的 1 并不数个体。〔1〕

混淆的斜坡当然很容易滑下去；认为这无非就是 1 的职能，是如此容易、如此简单，以至于恰恰需要一位数的实践者作反思性的沉思，才能察觉计数的 1 是另一回事。

差异与他异性是另一回事。早在最初时期，所有不得不沉思差异之根本性质的人，都清楚看见计数中涉及的是另一回事——

- 不同于性质之间的区分；
- 不同于不可辨识者的区分问题[注4]；

> [注4]“不可辨识者”，参见埃米尔·布雷耶：《克律西波斯与古斯多葛主义》，巴黎，AR，2006年；另参见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第二卷第27章第1节，GF，1993年。

- 并非一切聚合于自身者才是一，即使各项性质完全同一，也不例外。

一切落在同一个概念把握之下的东西，都证明了相似者与同一者之间的根本区分；或者用一个熟悉说法在此发出回响：“从差不多相同到完全同一”（du pareil au même）。这是另一个层域。

大他者并不同相似者结合，而是同同一者结合。大他者的现实问题不同于任何概念性或宇宙论式辨别：必须在 1 的这种重复层面思考它；正是这项重复在其根本异质性中设立了大他者。

我们要追问的是：大他者的这一职能对我们究竟如何，它怎样向我们呈现；这正是我今天打算引入的东西。毫无疑问，我想这一步已经迈出；我们最近的探索使它变得容易。为让我们知道认同意味着什么，我一直想在大他者问题的层面引入那项根本问题；但它曾令我周围所有宁愿把我的讯息视为琐碎、甚至无谓绕远的人惊骇不已——即所谓“芥末罐问题”[注5]。

> [注5] 参见1962—1963年《焦虑》研讨班，1963年3月20日、27日两课。

“芥末罐问题”……

最初是这样提出的：经验表明，芥末罐里从来没有芥末；按定义，芥末罐总是空的……“芥末罐问题”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不可辨识者的区分问题。

很容易说，这里的“芥末罐”不同于那里的罐子，因为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它们不是用同一份质料制成。问题似乎轻易解决了；而我之所以选择芥末罐，恰恰是要把困难调动出来。若涉及的像方才那样是身体，你们就会看到亚里士多德无法如此轻易作答，因为身体不只有同化所吸收质料的属性；正如弗洛伊德向我们提示的，它还同化完全不同的东西，即它作为身体的本质。

到这里，你们就不那么容易区分不可辨识者了；你们还可以同那位僧人一道……

我犹豫要不要说他“修习禅宗”，因为你们很快就会传遍巴黎，说我在教你们禅宗；那会造成什么后果？……不过，这毕竟是一句禅语，这位僧人名叫慈云尊者。

他对你们说：rú shì tǐ，如是体，“就像这个身体”。在身体层面，当然不可能把任何一个身体同所有身体区分开来。你们在这里有二百六十颗脑袋，并不让这项统一少一分真实；对佛陀而言，曾有三亿三千三百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个类似的东西，而始终是同一个佛陀。

但我们还没有走到那里。我们取芥末罐。各只芥末罐彼此有别，可我要问：构成芥末罐的凹处、空洞，是同一个空洞，还是不同的空洞？问题在这里棘手了一点，也恰好同算术思想不得不诉诸的、0 中之 1 的

发生相接。总而言之，这些空洞确实如此彻底地是同一个空洞，以至于只有当其中一个被填满、递归开始时，它们才开始相互区分：因为空洞会少一个。

这就是主体的开创性设立。在我的闭门研讨班里，有人在你们面前把一项同我引入主体的某种形式共存的推演，严密地交叠、重合起来；这绝非偶然。我给你们的这个寓言谈的是空洞、空洞的填满，以及匮乏之区分的发生……

它是在一品脱酒的层面被引入的："一瓶　Tuborg，来一瓶！"我不会是第一个拿咖啡馆侍者代替造物主上帝的人。"一瓶　Tuborg，来一瓶！"意味着并引入一种可能性：接下来我会再要另一瓶；

可它仍旧是　Tuborg，始终同自身相似……1　的引入，正是在匮乏层面的关键点……

这另一瓶〔Tuborg〕随后给出我口渴的尺度或原因，也让我有机会替另一个人点一瓶，并借助一一对应，把这个纯粹大他者本身设立起来……主体正是在这一运作层面发生、被引入，起初作为匮乏的在场。

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设想随后在其要求层面产生的一切所具有的完全两极性、完全矛盾情感。

主体把自己设立并支撑为　0——支撑为缺少填充的这个　0——正因如此，他能够拥有的对象与他能够成为的对象之间才会演出一种我所谓

的对称；这项对称对弗洛伊德仍是谜。恰恰因为停留在这个层面，一出非常特别的障眼把戏才可能一直演到底，因为下列说法并不真实：

- 对主体来说，一切都耗尽于大他者的维度；
- 相对于大他者，一切都是一项拥有的要求，一项存在的谬误在其中得到转移与建立。

大他者空间的坐标并不在这个简单二面角中运作；换言之，我们本可从中设立它的坐标原点 0，并非真正的 0 点。经验向我们表明，要求——分析经验中的要求——其意义不只在于让我们把它当作挫折的平面与层域来操作，把主体送回一种欺骗性的存在设立；仿佛只要把这种存在同分析家的存在比较、参照并归约到后者，就会带来救赎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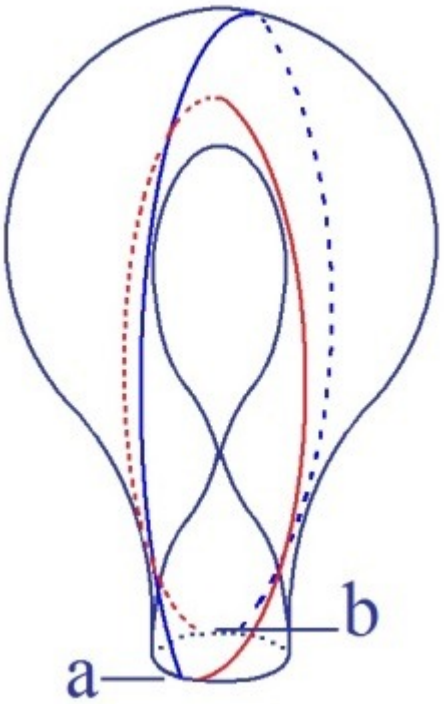
分析经验在此之后向我们表明了下列事情——任何分析家即使不从中得出后果，也无法否认：

- 在所涉及的运作中，总有一个剩余；
- 主体在 0 与 1 之间的分裂，无论是拥有之要求层面还是移情之存在层面，都不可能由一的任何填充彻底消除；
- 运作的效应从来不是一个纯粹而简单的 0；
- 主体在大他者空间中展开时，展开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笛卡尔坐标的坐标系统；
- 原点 0 并不存在；
- 主体结构那透明、不可触及、如美杜莎一般的形式，恰好将向我们揭示 1 的效力从何涌现：1 不只是一项记号，不只是猎人经验中那道原初刻痕，即使它偶然诞生于此；
- 1 与数的存在远不是它所适用的一切，也绝非在个体之后产生；相反，它生成个体，本身无须任何个体性的东西便能诞生；
- 数真正的优先性与特异性，在于切割作用于我试图以拓扑面貌向你们呈现的形式时，给这些形式带来的后果。

有些形式经一次切割确实分成两半；另一些形式即使切两刀也不会消失：它们仍连成一片。拓扑学把这称为连通数。这正是我试图在你们面前调动之物的用法与特权，因为它服务于用图像作实际表象。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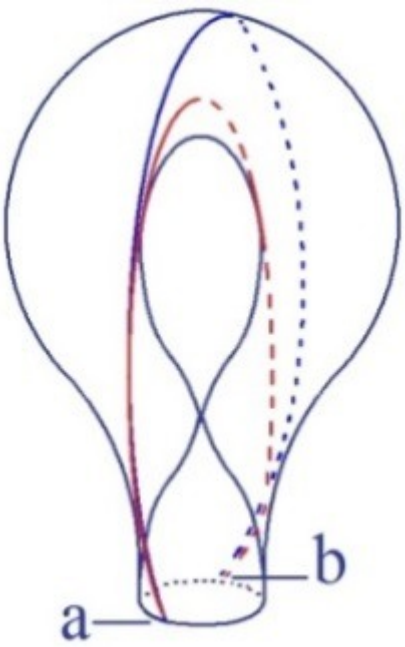
我在黑板上画的是：从克莱因瓶的一点发出一条切线……一条、仅仅一条……它看起来像两条，只因两次经过同一点。





出于懒惰，也因为在光线这么差的黑板上展示我的图让我感到有点徒劳，我没有画出那幅本可作为补充、也很容易想象的图。在我称为翻转圆的那个神话圆周上取两个相对点，让切线贯穿克莱因瓶整个纵向，一直抵达相对的一点：





由于圆会翻转，你们可以让切线回到第一点；这样，看似连接我称为翻转圆的圆周上两个相对点，却只会得到一条切线。这条切线的属性不是把克莱因瓶分开，而只是使它能够展开成一条完整的莫比乌斯带。

把这两点拉近，直至合为一点，你们就会发现，先前运作中有东西被遮蔽了。正如这里展示的图形让你们把握到的，这项接合固然让莫比乌斯带完好无损，却使一个剩余显现。精神分析家很熟悉这个超出要求的剩余；它也超出移情。S，即主体的根本分裂特征，正通过这个根本剩余得到体现；我们称它为对象α。

在原初剥夺的认同游戏中，效应并不只是一个纯粹凹处的显现，不只是主体的现实化身为纯粹匮乏时那个最初的 0。这项运作中始终有……

某种在挫折经验中格外明显、格外突现的东西逃脱了它的辩证法：一个剩余。它表明，在 0 出现的逻辑层面，主体经验使我们所谓的对象a显现出来；对象a单凭其在场，就改变、倾斜并弯折了同对象的力比多关系以及任何所谓对象选择所可能具有的全部经济。

这一点如此明显且始终在场，它赋予我们同所选对象之现实的一切关系以根本歧义；它使我们在所选择、拣选、珍爱、爱着的对象中，始终遭遇一个对我们至关重要的疑问：我们所瞄准的是否在别处。分析经验正是要凸显它，也要让我们追问：分析的目的是否真能满足于人们所谓的主体同分析家的认同；还是相反，不可还原的他异性、把分析家作为大他者加以拒绝这一事实……

而这正是分析经验终结时的悲怆……反倒应成为我们的问题，成为一个轴心：当下分析中一切困难问题都必须围绕它转动并得到阐发。所涉及的不只是或多或少的治疗结果，而是把我们奠立为分析家的根本合法性；首先是这一点：若不认识、至少不指出我所谓合法运作位于何处，分析家就不可能以任何配得上“运作”之名的方式运作。他自己会成为一个盲目的玩物，被困在谬误之中；而分析终结时提出的，恰恰就是这项谬误问题。

在阉割层面，这个点是什么？在那个三分图式、双入口矩阵中，我曾试图让你们标定：在三个层面中的每一个，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三项的相互分配如何换位。作为初步接近，我当时还不说“主体位置”，而只是采用弗洛伊德式图式，谈某种行动或状态方式，即 ἕξις

〔hexis〕，也就是亚里士多德传统所谓的习性；再就剥夺、挫折与阉割三个层次，把各项分别安置在左右两边——施动者一边与对象一边。

如果你们查阅当时给出的摘要，就会注意到：在阉割的施动者位置，我完全留下了空白。如今所涉及的，恰恰是这个最后位置：在分析中，应当赋予大他者的这个维度、赋予言说场所本身怎样的地位。你们很清楚地感到，我们在这里重新遇到了全部本质问题；不妨借用海德格尔式公式来说，即 Wesen der Wahrheit——也就是真理本质，或者说真理的地位。

我们今年正朝这个最终目标前进；当然不会直接抵达，而要经过若干阶段。下一次，我会试着为你们更清楚地表述分析中要求与移情的辩证法。

第11课 · 1965年3月10日

施动者	匮乏	对象
实在的父亲	阉割：象征的债务	想象的：菲勒斯
象征的母亲	挫折：想象的损害	实在的：乳房、阴茎
想象的父亲	剥夺：实在的孔洞	象征的：孩子

上一次，我们停在要求的门槛，停在对我们重要的要求、分析要求的门槛。它属于我上次在黑板上重画的矩阵之第二层：矩阵中写作挫折的那一层。在现代分析理论中，它确实被断言为一项明确以“挫折”命名的辩证法之中心。

这项辩证法在学说上源于对主体需要的参照，却一直维持在模糊之中；据说，应当在移情操作中纠正的，正是这项需要之不再当下。正是这一点推动我们，从展开教学以来一直证明它如何不足、如何生成错误。为了纠正对要求职能的这种构想，必须更准确地参照移情职能的实际状态。所以，我们正试图更精确地表述：要求所产生的效应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如果我们已经发现，把治疗中发生的一切都系于这项挫折辩证法，会使弗洛伊德讯息的出发点、基础与根脉在理论视域上脱锚、漂移并脱落，那么这项纠正又怎会不是必需的呢？那项讯息的根源，正在欲望与性。

弗洛伊德以“我欲望”取代笛卡尔主体的“我思”。而“我欲望”只能被设想为要求彼岸的未知之物，主体始终对它一无所知。性则是主体在思考时通过欲望职能定位并支撑自己的基础。弗洛伊德在这个主体地位的起点处奇特地提出：快感原则使他能从根本上幻觉出现实。

这就是那项地位与出发点：主体作为性主体而欲望；在弗洛伊德学说中，现实原初地、基础地、彻底地被幻觉出来。我们必须把它同分析本身所发生的事相调、重申、配置，并在学说中重新使它在场。如果我们只参照性之物、享乐的晦暗，就做不到这一点；那种晦暗只以最阴沉、最奥秘入门式的方式[注1]，给我曾在别处称为弗洛伊德之物的东西[注2]提供动因。在这里，供“理解”把握的恰恰只是让这个词显得可笑的那层意义：只有从什么也不再理解的时刻起，人才真正开始理解。

> [注1] Mystagogie：向奥秘的入门仪式。
>
> [注2] 参见《文集》第401页；又见《精神分析的伦理》研讨班1959年12月9日、12月16日与1960年1月20日三课。

再者，一项本质上以言说为技术的方法，若不在自身内包含这个“奥秘”的机制，又怎会自负地认为自己能进入其中？所以，我们必须取一个表面上同这种被误称为“情感性”的晦暗最相反的参照。主体职能的根本起点与基础，在于主体是被语言所规定的那一个；惟有这一出发点能给我们一条导线，使我们每时每刻都能在这个场域中定位。

有些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今年我们的参照竟擦过了某种东西；我不时在这里那里听到人们零碎地、带着抱怨口气，不甚准确地称它为“高等数学”。高等低等有什么要紧！它虽位于初等层面，却绝不因此就最容易。

不要怀疑，今年我一直向你们讲的那只不幸的小瓶子——按一种读法叫 klaïn 瓶，或像我那样读成 klin 瓶——似乎尚未向研究这一领域的数学家交出自己的所有奥秘。这是个相当新的领域；也不那么新，全看你在历史中取何参照。我偶尔同他们讨论；若相信他们自己所说，情形似乎正是如此。

那又何妨！我们必须到这里寻找参照，并非偶然。数学从欧几里得起源起始始终如此发展。你们知道，数学诞生于希腊，整部历史都无法否认它带着这道原初印记。越接近我们的时代与当下，这一点就越是耀眼、越是压倒一切：不论数学中的某个思想家族采取什么立场——保留直觉，或反过来试图排除、缩减，甚至把直觉数学化——数学一直显露出一个与我们最切身相关的事实……

这个直觉核心当然不可还原；它向我们的思想提供空间各维的必要支撑，再加上线性时间不充分的幻景——康德《先验感性论》不甚妥当地表述了这些要素……但在这个支撑上，正如你们所见，我并未纳入数……

虽然无论是否直觉，数都向我们提供一个远为顽强、坚实且晦暗的核心……你们看到，全部努力——我们尚须问数学家是否成功——都在于对数施行逻辑还原。它在某些人那里看似如此成功，但我们仍悬系于一项数学家也证明不可还原的东西；正是它使这些数带上“自然数”的谓词。

但最近构造起来的一切，仍以最耀眼的方式为之作证——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点。你们应当知道，约一个世纪以来，这种构造呈现了何等惊人的繁茂。人们在这里抓住的，早在欧几里得层面就能被抓住：逻辑

要求规定，无论什么数学运作或构造，一切都必须说出，而且必须以能抵抗矛盾的方式说出。

这个“一切都必须说出”意味着：无论在某个东西中还剩下哪一片碎屑、哪一层筋疲力尽的直觉支撑……

它当然不是黑板上画出的三角形，也不是从纸上剪下的三角形；可它仍是一项可视化的支撑，是对两个维度接合关系的想象，而这已足以使之主体化……即便如此，对最微小的运作——平移或重合——我们也必须用词语证明：究竟是什么使一边应用到另一边成为合法，使我们能够据此建立关于这个三角形的最基本真理。

这个“一切都必须说出”把我们带向……

如今我们不仅学会了操纵，还学会了构造许多比三角形复杂得多的东西……我们知道，当今使我们得以在那种非凡自由中设想数学的一切，都是从这个“一切都必须说出”建立、阐发并搭造起来的。这种自由只由人们所谓的“体系”来界定：即一组记号，它们构成某个理论的围绕中心，也划定一道界限，迫使我们只能使用那些由字母个别化的元素，加上将它们接合的若干符号。

这就叫一个理论的体系。你把该体系中某个方程的等式，同某项新的、纯约定的东西相等同，便由此扩展它；从那一刻起，它就运转起来，并且能够生成新东西！

从此，你不只能设想四维世界，还能设想六维、七维……最近有人提醒我，最新颁发的“数学诺贝尔奖”——它名叫菲尔兹奖章——授予了一位证明了以下事实的先生：从第七维开始，在此之前一直同三维球

完全同类的球，彻底改变了属性。此处再没有任何直觉支撑，只剩纯符号的游戏。[注3]

> [注3]　约翰·W.·米尔诺（1962年菲尔兹奖得主），微分拓扑学奠基人；参见John W. Milnor, Morse The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而这个“全部说出”令人精疲力竭，因为即使只针对一条最微小的定理，它也会迫使我们写出整卷整卷的文字。

最近，我同一位数学家谈到这种“全部说出”的丰沃性，他因此喊道：“但归根结底，这难道同你们在精神分析中所做的事没有某种关系吗？”

我怎样回答他？“正是如此！”另一方面，这个“全部说出”一旦完成，数学家就不再感兴趣；数学家如此，那些有时模仿他们的人也如此，包括最优秀的现象学家。

胡塞尔在别处说过，恰恰就在《几何学的起源》那本小书中[注4]：一旦“真的全部说出”已经完成，一劳永逸，只须加以认可，人们只需把结果放在某处，然后带着它出发。

> [注4] 埃德蒙·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9年。

这种“全部说尽”的消逝性一旦在某一点耗尽，剩下的就只是构造。如果这也是我们应当寻找操作效力的方向，那么它在我们这里的同类项——更确切地说，差异——会是什么？

这里当然显现出差异；否则，为什么精神分析这项关系——它毕竟是一项说的关系——必须对每一个人都重新探索一遍？

因此，我们对语言状态的根本追问，被压缩到它最晦暗的实例：能指的引入。它把我们带到 0 与 1 之间的区间；在那里，我们所见不只是一个模型，而是一个使我们不只预感、还能表述某项事物的场所：主体本身的实例在那里摇摆地建立。即使在最极端的逻辑主义表述之处，0 与 1 仍留有歧义；这些歧义首先对它作了足够的指示。

我犹豫要不要作一些太迅速、只有某些耳朵能听懂的参照：在最终产生时，0 或 1 确实被表述出来。为什么根据运作的不同，是这一个或那一个表示所谓运作形式化中的单位元？又或者，为什么使有理数集分化的某个东西，正位于 0 与 1 的区间之中？

我们可以证明，0 与 1 之间的区间存在一项“不可数”，而超出这些界限则不然。但只要我们已经重申、定位这一点，并且把更彻底验证其基础的任务留给某些人，其他事便无关紧要。我们已掌握这项地位：谁没有注意到，无论数学中的逻辑化、象征表述的纯化达到哪种程度，我们都绝无可能在黑板上“默不作声”地展开它？

如果我此刻正在上数学课，仅仅把一串符号写到黑板上，“默不作声”地让你们跟上并听懂，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所有数学家都承认这一点。这项展开在某些转折点上总需要有话语陪伴；而这道话语同我此刻向你们说的一样，就是所有人都使用的语言中的共同话语。

仅仅这项事实就意味着——它意味着：

- 并不存在元语言；
- 严密的游戏与符号的构造，都是从一种语言中抽取出来的，而这种语言就是所有人的语言，其地位是共同语言；
- 语言没有别的地位，只有共同语言的地位；无知者与孩子使用的也是它。

以这项重申为基础，我们能够把握它对主体地位带来的结果，并尝试从能指表述的这个层面、从我们称为 λέξις〔lexis，词语表述〕的语言层面推演主体职能。我们要把它从这项表述本身中严格分离出来：位于 0 与 1 之间某处的主体，在此显露出自己所是；请允许我为作形象化，暂且称它为数的影子[注5]。

> [注5]“数的影子”与“一道影子的影子”：参见《移情》研讨班1961年6月21日课及品达《皮特赛胜歌》第八首：“一日之人啊：存在是什么？虚无是什么？你不过是一道影子的梦……”（σκιᾶς ὄναρ ἄνθρωπος）。又：“正是通过在梦的场域中移动——梦是能指漂泊的场域——我才能驱散影子的效应，知道它不过是影子。”

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层面上，于主体体现在剥夺这个术语中的所是中把握它，就无法迈出下一步：把握它在要求中、在它向大他者发言的 φάσις〔phasis，发言〕中变成什么〔参见《认同》研讨班1962年1月17日、6月27日两课〕。也就是说，当主体不是使用语言，而是从语言中涌现时，我们将只能抓住所发生之事最不充分的影子。

我曾在一个小寓言的引言中做过第一次尝试，展示能指链之规定的自主性。这个寓言并非偶然地取自埃德加·爱伦·坡这位非凡精神的一篇小说，尤其是《窃信案》[注6]。这篇小说对那些伪分析式杜撰具有

某种抵抗力——面对它们，人不得不想，研究领域也该重新立起一块类似墙上“此处严禁倾倒垃圾”的牌子……除了坡的其他作品外，《窃信案》似乎很能保护自己：许多人知道有一部两卷本的坡研究，作者是一位“获得资格的”人；而《窃信案》似乎不适合被当成排泄物倾倒地。《窃信案》的确是另一回事：一小片写满记号的纸、一封不得被知道内容的信，引发了微妙的流转、一种致命命运和盲目；“不得被知道”意味着，即便知道它的人——也就是所有人——也必须设法不去读它。在这个对我们极具启发性的寓言引言中，我试图表明：只要一串最简单、随机的次序——例如二元交替——建立起来，这种自主规定就会显现。

> [注6] 参见1954—1955年《弗洛伊德理论与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研讨班1955年4月26日课；《窃信案》，《文集》第11页。

从若干相容却并非任意的分组中能生成什么？我曾用希腊字母〔α、β、γ、δ〕表述的这种三项分组，覆盖了另一种本可采用的表达方式：以三个记号代替每个字母，而每个记号不是 0 就是 1。

为什么是三个？中间的记号是什么？我暂且只处理两端的记号。

纯组合所产生的连贯性与原初规定，最终系于这一点：它从根本上重申了我们可以从两个记号——0 与 1——的交替中得到的最低限度自足性。

在这三项中——我说过，暂且让中项空着——从 1 到 1 的那一项，向我们重申了主体地位中重复的根本职能，以及真理陈述如何奠基于一项基础的不透明。

从 1 到 0——主体的象征——以及从 0 到 1 的过渡，向我们重申了那项最根本消逝的脉动。严格分析后，压抑的事实正立足于它；压抑本身也包含记号重现的可能，并以被压抑者回归的晦暗形式出现。我在这里说的是“记号”。

最后，从 0 到 0 的脉动是这套组合的第四项；它向我们重申了自我（Ich）在语言中之实例最根本的形式。我曾在别处试图让那个瞬息即逝的小小赘词 ne 支撑它[注7]——在语言中可以省去它，但它化身于 je crains qu'il ne vienne（我担心他会来）、avant qu'il ne vienne（在他来之前）：主体瞬息即逝的实例，通过不说出自己而说出自己。

> [注7]“赘词性”（discordantiel）的 ne：参见《认同》研讨班1962年1月17日课；达姆乌雷特与皮雄：《从词到思想：法语语法论》，前引。

这些既已提出，就给你们指明了一个方向：可以在我过往的话语中回头取得一项标定。今天，我还想强调另一项事物，也许归根结底，我还没有足够形象地说明它的重要性，尽管我始终在试图这样做：这个切割的主体同这个形象有什么关系……

你们将会看到，它是一个处于形象极限的形象；实际上它根本不是形象……我正试图借助某些数学参照——人们所谓的“拓扑学的”参照——使它在此在场。今天我只取最简单的形式；你们知道，它从根本上同克莱因瓶的形式相同——稍后我会重申，它也画在黑板上：这就是莫比乌斯带。

我知道今天话语的开头一定把你们累坏了，所以我们来尝试一点有趣的小物理实验。这东西我已经做过，不会让你们惊讶；你们知道莫比乌斯带怎样制作。



对还没有来过这里的人说，莫比乌斯带的做法是：取一条带子，在把两端粘合以前，不让它转整整一圈，而只转半圈：180°。由此，我再向没看过的人重复一遍，你便得到一个没有正面也没有反面的曲面；换言之，苍蝇或庞加莱所说的无限扁平的存在者[注8]，在带上行走时无须跨过边界，就能顺利到达出发点的反面。

> [注8] 亨利·庞加莱：《科学与假设》，巴黎，弗拉马利翁出版社，1968年，第二部分第三章“黎曼几何学”。庞加莱设想一个只由没有厚度、只能留在同一平面的“无限扁平”生物居住的世界；它们只会认为空间具有两个维度。

这对于带上发生的事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对于位于带上的存在者，既没有正面，也没有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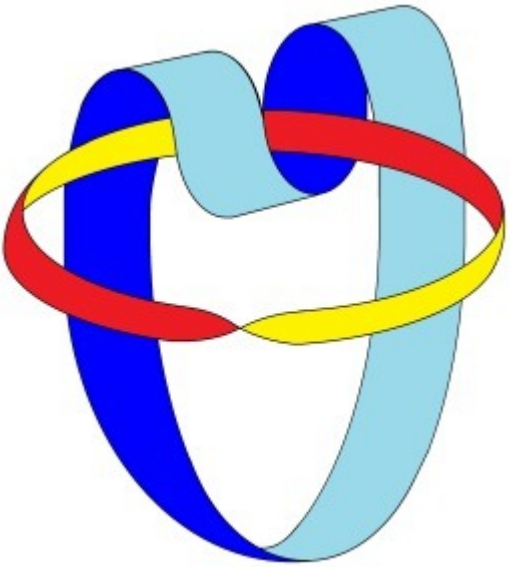
只有当带子被浸入你们生活其中——或至少你们相信自己活在其中——的这个共同空间时，才会有正面与反面。

因此，对位于这个曲面上的东西而言，正面反面并不成问题，也没有什么能让它同一条普通带子区分开来——例如我可以拿来当腰带的那条带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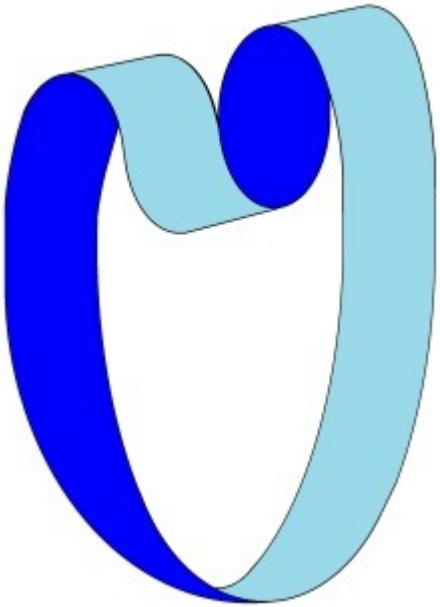
我不会恶作剧地给它最后那道扭转。不过，这条带子确有一些并非外在而是内在的属性，使我假定受到自身地平线限制的存在者——此处正可这样说——仍能辨认出：它处于莫比乌斯带，而不是处于自己身体的腰带上。

这项性质由“莫比乌斯带不可定向”来定义。意思是：假定有一个存在者在莫比乌斯带上移动，从某一点出发，并以一定顺序标定自己的地平线：a、b、c、d、e、f……你爱放多少字母都行。如果它按某一方向排出一个词——这在此是严格定义定向的最好办法——然后一路不遇到任何边界地继续前行，第一次回到原点时，它会发现定向已经相反：这个词将以回文式、恰好相反的方向读出。这就是莫比乌斯带对居于其上者的独特性。

好。重申这些最初真理以后，我开始像曾经在你们面前做过的那样，沿着带子的边界剪开它。我再次提醒你们当时说过的结果：我们会得到两个环。其中一个仍是原初莫比乌斯带的核心，也就是一条莫比乌斯带；另一个——我们把莫比乌斯带抽出——不是莫比乌斯带，而是一条绕自身两圈的带子，一个可定向的带面。居于其上的“无限扁平”存在者，绝不会遭遇定向颠倒的不幸。



→



+



如果我把所剪去的部分越变越宽，最终会得到一道穿过莫比乌斯带“中间”的切割——你们知道，这种说法根本没有意义。那么，沿莫比乌斯带的“中间”剪开，我得到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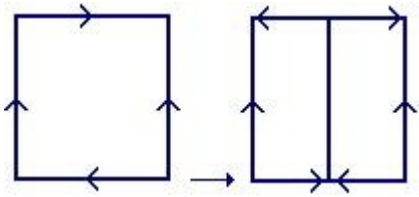
我得到的，正是不断缩小对边界的抽取时本会发生的情形："中间"什么都不剩。也就是说，当我从莫比乌斯带中取走一切可定向的部分时，就发现构成它本质的不可定向性，严格说来不位于任何地方，只位于这道中央切割中。我只要剪开莫比乌斯带，就能把它变成可定向曲面。

因此，莫比乌斯带的不可定向特征，绝非由它各部分的排列方式构成。

它的属性恰恰只在切割中；惟有切割具有莫比乌斯带的形式，也就是它必然在某一时刻要求我把剪刀翻转过来。

正如你们在最后那项运作中看到的，总而言之，这个莫比乌斯曲面同支撑它的一切——也就是这里黑板上画出某些例子的形式；为了让你们满意也为了省事，就称为抽象形式——之间的类似之处，全部系于切割的职能。主体像莫比乌斯带一样，是消失于切割中的东西。语言中切割的职能、这道剥夺的影子，使主体位于切割所表示的消除中；它以这种负性特征的形式存在，这形式就叫切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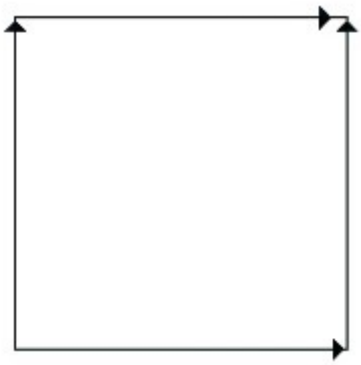
我希望自己已经说得足够明白，也同时证明了为什么引入克莱因瓶。仔细看它的结构，它正如我所说：两条莫比乌斯带以某种排列方式相互接合、粘合。你们现在必须把这种排列看作纯理想的，不如说比抽象还更进一步。黑板上的图已经向你们表现了它；如果我不画莫比乌斯带两条边界彼此相反的定向，而按下列方式把它们加倍，它会表现得更好：这就是克莱因瓶的图式。



引入克莱因瓶这种形式，是为了把 S 与 A 的这项接合作为一个问题支撑在你们面前；要求的辩证法将得以在这项接合内部为我们定位。

我们假定 A 是那项帮助我们概念化主体职能之支撑的反转形象。我们借助这个形象提出一个问题：A——大他者的场所，能指次序登记的场所——是否就是这项支撑？它同我们赋予主体作为反转形象的支撑处于何种关系？

因为在克莱因瓶中，两条莫比乌斯带相互接合。你们在我刚刚自己于黑板上修改过的方形形式中看得很清楚〔图1、图2〕：半圈扭转在相反方向上完成；如果一条是左旋，另一条就是右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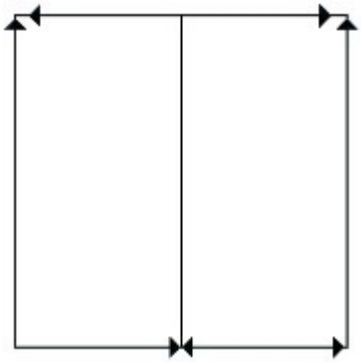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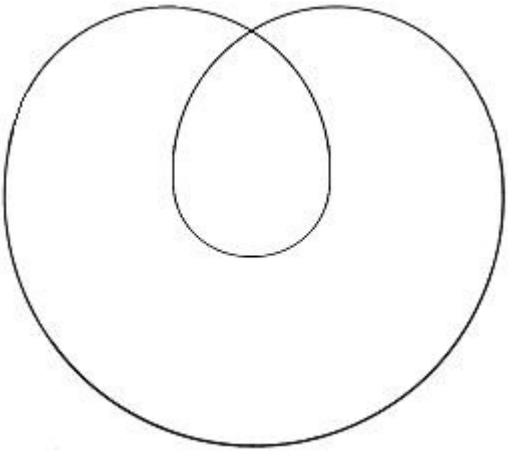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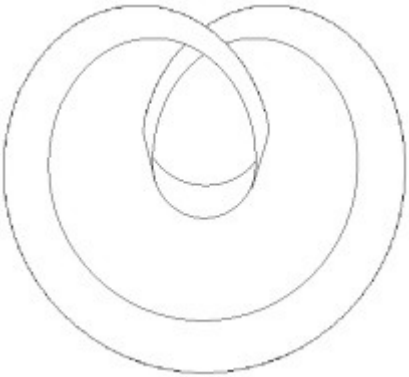


图1　图2

这种反转形式同镜像关系完全不同，也根本得多；在我话语的推进中，它随时间确实逐步取代了镜像关系。如果一条莫比乌斯带可以对另一条如此发挥补充与闭合职能，那么还有其他形式能这样做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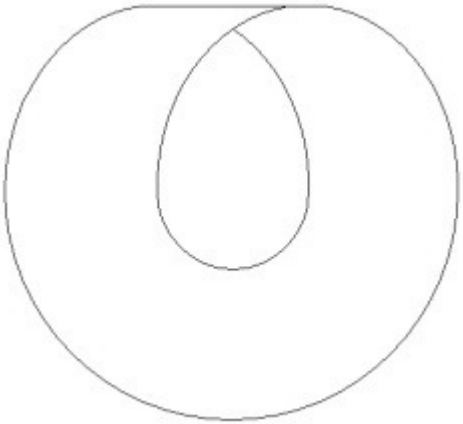
有。这很早就已十分明显，因为我曾以其他形式在你们面前展示过它：它就是人们所谓的内八字形式。换言之，就是这个：





它是一个完全可定向的曲面，一只简单的圆片，边界只是以适当方式扭曲起来。

这是一个可定向曲面，有正面也有反面。只要利用这种排列，把一条边与另一条边缝合，就会看见你确实借助这种形式造出了一条莫比乌斯带：



我已经向你们引入了这种形式的职能：它应当取代欧拉圆。对我们来说，它之所以成为支撑，是因为它是一件不可或缺的工具；你们将会看到是在什么方面。

我们立即说，它让我们能够支撑另一项职能：我所称的对象a的职能。把这两种补充项并置——克莱因瓶中的另一条莫比乌斯带，与此处内八字中的 (a)——就使我们能提出第二个问题：对象a与 A 有何关系？这个问题毕竟值得提出！

如果分析理论把一项事悬置起来……

甚至悬置到仿佛为下列主张敞开了门：我们把这个对象a等同于部分客体，而它可以被还原为一项生物关系，即生命主体同乳房、同粪便或硬粪块、同对象a某种或多或少具身化的形式之间的关系；菲勒斯的职能也完全在场……那么，客体——无论是否为 (a)——是否依赖同 A、同大他者的关系，依赖我们必须赋予大他者、赋予 A 相对于主体的地位，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若必须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客体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用图形〔……〕象征的、同大他者的这项特殊关系——也就是要求——呢？[注]

> [注] J.L. 速记打字本在此保留 cybales 的拼法，可据医学词 scybales 理解为硬而呈团块状的粪便；同句在项目底本中作 plus ou coins，J.L. 速记本清楚作 plus ou moins，本次据此校正原文并译“或多或少”。

顺便说一句：内八字这种形式对我们、也不只对我们而且对逻辑学家可有哪些用处？请观察，至少对我们来说，它能有多大用处。

假定我们必须用一个有限场域、一个欧拉圆型场域，定义快感原则生效、占主导的场域。我们确实经常这样做；弗洛伊德用各种说明性小

图来填充文本时，也是如此。但无论学说还是事实，都会把我们带入死胡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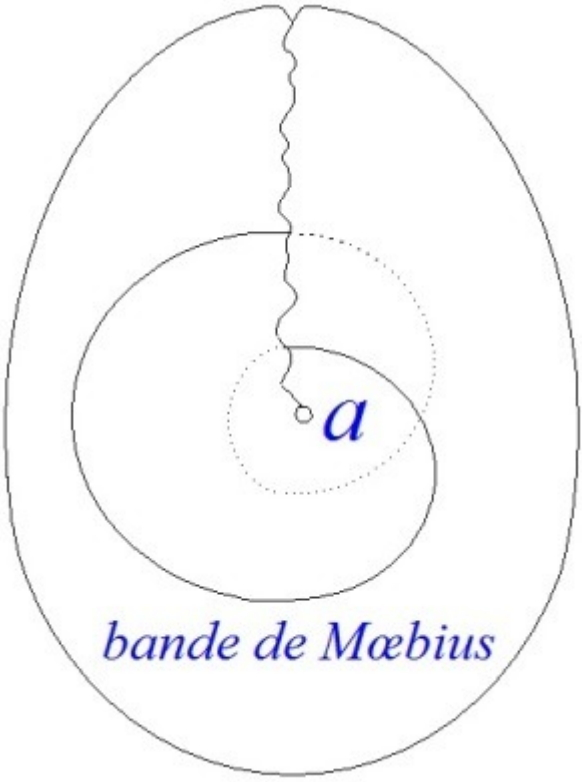
这条死胡同使我们谈论“快感原则的彼岸”。问题是：一项以快感原则建立整个主体经济为基础的学说，怎能引入一项显而易见的事实：欲望的全部脉动都同这种内稳态、同这个由初级过程尽力守护的最低紧张水平背道而驰？

反过来请观察——也许这是一条不同于所谓纯辩证法的设想道路——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连结，并非只因一个圆划定了两个对立场域——善与恶、快感与不快、正义与不义。

反之，如果我们迫使自己考虑：语言场域中被创造的一切，都必然通过这些拓扑形式；那么它们就会例如显示出下列事实：



如果我们把莫比乌斯带的场域定义为……定义为快感原则的统治场域，那么它的内部必将被另一个剩余场域穿过。这道线创造了后一场域；如果我们要求自己定义对立场域时，不像通常那样在球面上——若你愿意，是一个无限球面，即平面——切出内部场域与外部场域，而迫使自己在下列形式上定义，就必然得到它：



你们在这里认出人们称为交叉帽的形象——我今天无法从头推演它。我们恰好可以在这个形象上创造莫比乌斯带的分割。

你们可以验证：这个场域是一条莫比乌斯带，而这一部分是内部场域、对象a的场域。我在此对它作如下逻辑用法：它是被主体排除的场域、不快的场域；这个不快场域必然穿过快感场域的内部。

从这种设想方式出发，我们还须把快感思考为必然被不快穿过，并在这条穿越线上区分两者：纯粹而简单的不快——也就是欲望——与人们所谓的疼痛。弗洛伊德极为细腻地区分了后者的投资力量，而该曲面的内部……

我们称为 (a) 的曲面内部——在这个场合，我们完全可以用别的方式称呼它，比如一个部分或任何你们愿意的名称……正因这个曲面能够在必然交叉的延长中穿过自身，我们才把这个自恋投资的案例——疼痛的职能〔参见《认同》研讨班1962年2月28日课〕——定位在这里。否则，弗洛伊德的文本[注9]即使将它阐明得令人赞叹，它在逻辑上也严格说来不可思考。

> [注9]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Zur Einführung des Narzißmus（1914）；法译《论自恋的引入》，载《性生活》，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2章。

当然，这只是重新覆盖了一些很早就已知的事物。我没有在这里抄出《道德经》第二章的第一句[注10]，因为那样的话，我必须逐字评注。

> [注10] 原注引文："天下都知道美，是因为有丑恶；天下都知道有善，是因为有不善。因而有和无、难和易、长和短、高和低、音和声、前和后都是相对产生的。所以圣人以无为的态度来处理世事，实行不言的教导。任万物兴作而不加主宰；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作育万物而不恃己能；功业成就而不自居。正因为不居功，所以有千秋功业，万古传芳。"原注并录了儒莲的法译，将善恶、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与前后的相生，以及圣人无为、不言之教的段落译出。

但对任何愿意努力把握其参照的人来说，这些汉字都如此富于意指性，以至人们无法不相信：在一个文化的这项原初陈述中，有某种同样的逻辑脉络；苏格拉底思想之原初于我们，也有同样地位。

> “对于天地之间的一切，要是所有人都……”——“所有”这一术语被清楚分离出来，提出全称肯定命题的职能——
>
> “……要是所有人都知道何为善，相反者就从中诞生。
>
> 要是所有人都知道何为美，丑就从中诞生。”

这并非空洞地说：界定善当然同时也界定了恶。因为这不是边界问题，不是两种颜色的对立，而是一个内在的结。问题不是如何在一片混沌的现实中像区分“上方之水”与“下方之水”那样区分事物。问题不在于事物是善是恶这件事是否为真；事物就在那里。正是说出善之所是，使恶诞生。

关键并非某种事物存在，也不是语言秩序来覆盖实在的多样性；而是语言本身的引入，它不是让人区分、确认或追认，而是使恶穿过善的场域、使丑穿过美的场域。这对我们的推进至关重要；我们将会看到。

因为现在我们必须从 λέξις〔lexis〕效应的这项最初表述过渡到另一步。我们曾以某种人为方式，在大他者的场域中把它分离出来；现在要问：这个大他者是谁？它同我们分析家相关，因为我们必须占据它的位置。我们从哪里追问这个位置？

为了向前推进，也因时间紧逼，我们要不要从迄今一直用来集中键接分析活动、接近分析活动的那个公式出发，也就是被假定知道的主

体？分析家当然不能被设想成一个空场所，一个登记场所，或一个——这稍有不同，我们会看到它意味什么——主体言说纯粹而简单的回响与共鸣场所。

主体带着一项要求而来。我已说过，把这项要求说成纯粹而简单地起源于需要，是粗糙而草率的。需要可能通过一个我们熟知并称为回归的过程，在分析关系中重新在场、重新具身，即在其中当下化、实例化。

很清楚，主体一开始就安置在要求中；但我们必须明确这项要求的地位。

要明确这项地位，首先就必须排除传播理论提倡的那套图式；它无论如何都不充分且粗略。传播理论把语言缩减为信息职能，缩减为一个发信者与一个收信者之间的纽带，偶尔能提供一些用处。但用处也很有限，因为信息论图式的起源无法脱离语言，所以它们在使用中必然携带各种混淆元素。如果视域被缩减为编码与讯息的相互职能，就无法接受把关于传播的一切排序或基数化。

语言不是编码，恰恰因为它在最微小的陈述中，也携带着当下于言说行为的主体。一切语言……而我们感兴趣的语言——我们患者的语言——就更是如此，它登记在一种很明显地远超信息的线性、编码厚度的厚度中。

“被命令的”维度、“乞求的”维度、英语 to demand 的维度。英语 demand 比我们语言里的说法更强：英语 demand 就是强求。有个人专门研究精神分析中的得体，他在一篇文章里有一项了不起的奇妙“发现”，不免令人发笑：他解释某位受分析者话语的某个转折时，对她说

她在 demand，用了 to demand 而不是 to need，竟产生了灾难性后果。只有对英语的深切无知才能解释这项“发现”为何显得光彩照人；这位当时初到美国的新来者[注11]确实就是如此无知。乞求，也就是 to beg，恰是相反的位置。

> [注11] 鲁道夫·勒温斯坦：《精神分析技术中的得体问题评注》，《法国精神分析评论》1930年第4卷第2期，第266—275页。

我们必须在这个 to beg 与这个 to demand 之间、在“发令”与“乞求”之间追问要求。顺便向你们指出，这两个法语词的起源绝对不同：词在语言使用中会趋于相互同化、共享命运与意指，但你绝不能因此把 quémander（乞求）解释成 quey 与 mandare 的某种结合。

Quémander 来自 caïmand；十四世纪时，后者是对乞丐的称呼。这只是顺便一说。

我们首先必须在这个维度上追问要求。我们当然无法求助于任何将传输压得无限扁平的理论；那么，当语言中发生的事被写成命令时，我们要到哪里寻找它的厚度？

要不要到这样一种方向去寻找：有人说，毕竟一切言说都是真诚的，因为无论我用哪一句话，所表达的都是“我的灵魂状态”——亚里士多德在某处，在 Περὶ ψυχῆς〔peri psyché《论灵魂》〕开头便这样说[注12]。

> [注12]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巴黎，美文出版社，2002年，408b。

这些人当然拥有高贵的灵魂……而且，若把亚里士多德在这个层面所写的话同其语境分离，也未免有些不诚实。亚里士多德写下的东西，

从来都不应这样迅速地拒斥。但无论如何，以某种方式阅读它，的确会成为许多错误的源头。

认为语言以某种方式总会表达一项同传递内容相反、位于主体深处的东西，是一项从根本上错误的思想；分析家尤其不能以任何方式听任自己沉入其中。

你们以为我向你们说话时，说的是我的灵魂状态吗？我试图定位的，是人必须把自己定位、居住在经过表述的语言中，会带来什么后果。

这项追究可以一直推到最后的界限：陈述最基本、最精简的形式，即被缩减为叹词的陈述。自昆体良[注13]以来，谈论词类的作者就这样表述。叹词[注14]：这句极度缩减的话，这颗句子的压缩丸；某些人会用一个极可争议的术语，称它为整句词。

> [注13] 昆体良：《雄辩家教育》，巴黎，美文出版社，2000年。
>
> [注14] 参见达姆乌雷特与皮雄：《从词到思想》第1卷第52、54节，前引。

叹词：在古代修辞学家看来，它是必须从句子内部分离出来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它使切割的形象与职能涌现。我们能否以任何方式把叹词像人们过于轻易、过于频繁地做的那样，归结为：

- 某种纯粹而简单的惊叹；
- 某种只由名为感叹号的标点投下影子的东西？

如果越过模仿性的表象去看事情实际如何发生，你们怎么会看不见：无论你把一声惊叹在发声中想得多么精简，没有任何一声惊叹不是

——你们感到，有个词我一直不愿说出：那就是“喊叫”——没有一声不是喊叫。

- 如果我在任何时刻说“ah！”，甚至是从一次击倒中醒来时：je t'appelle，我在呼唤你；
- 如果我说“oh！”，那就是某种产卵：我把一个“O”放进大他者（Autre）的场域某处，让它像一颗萌芽待在那里；je t'autrifie，我使你大他者化，或者 je t'autruche，随你们怎样说；
- 如果我说“eh！”，那就是：je t'épie，我窥视你，是的。

> [译注1] 这三句分别借 ah / appelle、oh / Autre与 eh / épie 的近音造句；中文译文保留法语形式以显示谐音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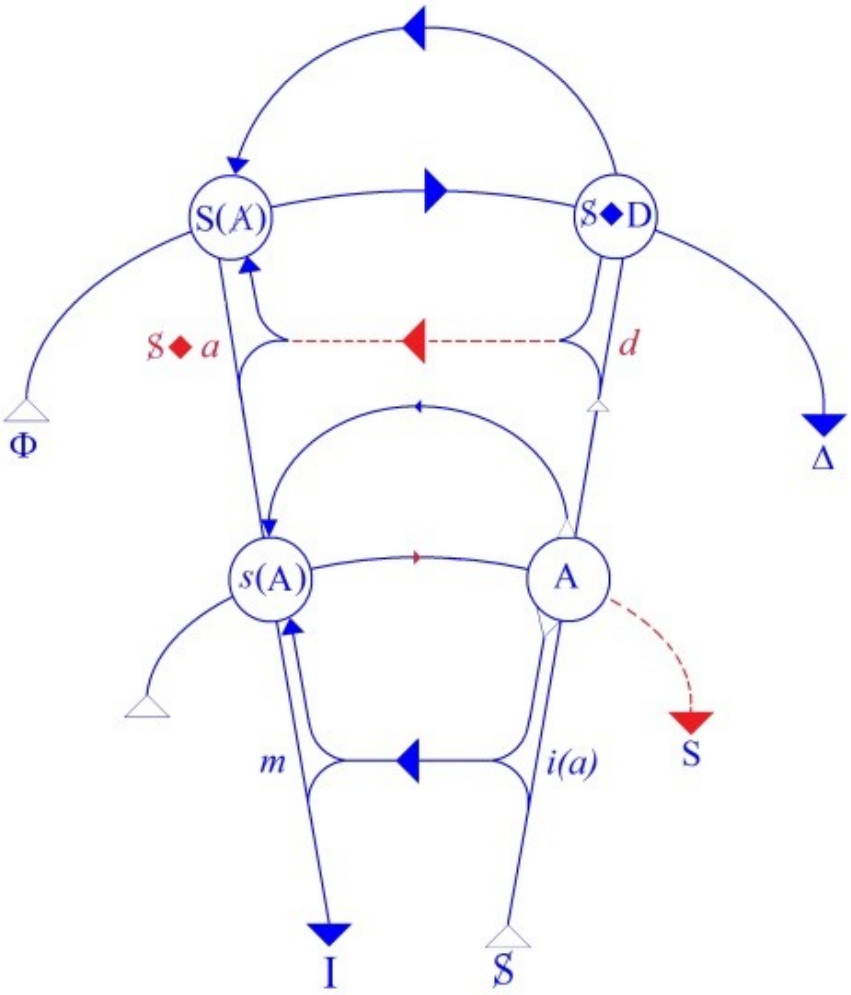
叹词中始终有这种无限多样的职能。我故意取了最粗糙、最草率的词，但当然还有其他叹词。凡稍微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知道；我只须请你们参阅维果·布伦达尔的《词类论》。你们会看到，他觉得必须注意：有些叹词可被称为“处境性的”、“结果性的”、“推算性的”。没有任何叹词不恰好位于 S 与 A 之间的切割中，位于 S 与大他者场所之间——大他者在这个场所中在场。

今天我要一直讲到喊叫，还是把它的职能留到下次？

我想我会选第二种做法，因为切割在这里也会落得相当好。

下次，我会从喊叫讲起，因为我不能把自己要讲的喊叫，同自己要讲的某项事分开：据说有些“善意的”人……

这人确实正在别处、在一些以非常奇怪的方式谈论分析关系的地方显露头角……这位“善意的”人宣称，他全心全意地拿着放大镜在我的《文集》中搜寻；据说，其中任何地方都没有沉默的位置！



好吧，如果这个人搜索得再好一些，在我的图式中标定那项用棱形符号〔◊〕把 S 与 D 接合的公式、图式与表述——棱形符号表示接合—分离、包含—排除——他也许就会发现：如果 S 恰恰相关于要求而首次在那里出现，这也许并非同沉默职能毫无关系。但说真的，在某些地方，人们更喜欢用情绪化或流露化的词汇来谈论它。

在这个沉默时刻，某位分析家提出了自己解决移情神经症的方案。毕竟，我没有理由不在这里勾勒他的轮廓，因为我以后还得回到他身上，将他作为确保分析位置的某种典型方式。在他看来，移情神经症的解决办法是所谓“通风”程序——用他的话说：“我们把窗户打开！”而且真有一大批听众前来听取这种保证。

这就是为移情神经症指定的解决办法！的确，人们一旦以某种方式表述移情本身，就很难看出可以在哪一种参照秩序中找到解决它的指示。

所以下次，我先向你们讲过喊叫，再讲沉默，并以此开始我的话语。

但为了让今天这堂、天哪、如此艰苦的课结束在一项能使你们放松的东西上，让你们能带走一点有趣的东西，我来讲一个故事。你们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1873年部分看到这个故事的文本。

如果可以这样说，这是我为你们抽取的一幅插图，用来使我刚才关于叹词所说的话在场、形象化；也就是说，关于极度缩减、乃至单音节的句子。你们将会看到：无论我们把一个叹词想象得多么突如其来，仿佛从某种最终根本性中涌现，它都完全不是我们可以如此设想的东西。

相反，它在本质上〔……〕不仅位于主体与大他者的界限，还位于主体的世界向大他者的呈示中，位于这个世界最根本基础的建立本身中。

这样说罢，请准备看它如何以幽默方式得到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讲道：有一天晚上，他在莫斯科街头游荡，碰巧同一群颇受伏特加浸润的人一起漂荡起来。

照理说，这些人正进行一场极为热烈的辩论，讨论的不亚于最具普遍性、最宇宙性的参照。他向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场面：突然，其中一人以一声喊叫总结了辩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这是一个俄语词；我不会这种语言，不能在这里做徒劳的语言游戏，所以我们来找一个对应词。他说，无论如何那是个无法说出的词。那人把它说得像一股投向全宇宙的轻蔑："反正，这一切都是……"——就是你们想的那个词。而且他说得无比确信。

另一个更年轻、同样"飞到自己翅膀尖上"的人凑上前，用疑问口气重复了同一个始终无法说出的词。接着第三人冒出来，像朝天怒吼、狂吠一样喊出同一个词，一直喊到嗓子都破了，呈现出一种狂热。于是第二个说话的人还是走到第一人跟前，说："好了，稳一点，我们谈的是严肃事情，刚才还处在哲学辩论的水平：你为什么突然跑来把嗓子都喊破了？"

于是第四人开口了——因为目前只有三人介入；你们已经注意到，我到现在给出了四次话语回合……第四人对第五人说话，再次说出同一个词；这次它像一道启示，像一声"尤里卡"——真理刚刚照亮他，这个词就是一切的钥匙。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另一个看起来更阴郁的人，又低声重复了好几遍这个词，仿佛要说：不管怎样，不应当头脑发热。这大概得到如下对话：

- 屁话！
- 屁话?
- 屁话!
- 屁话！?
- 屁话!
- 屁话，屁话，屁话，屁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1873年，第七章“小图景”第2节。

据说，那些不得不在彼得堡度夏的不幸之人，在尘土与炎热中还有一些公共花园可去，能在那里“呼吸”更清凉的空气。我对此并不了解；但我确知，这几个月的彼得堡是一个可怕地沉闷、窒息的去处。我不太喜欢人潮拥挤的花园；我更喜欢街道，可以一边独自散步一边思考。再说，哪里找不到花园？如今几乎每条街上，你都能在马车门楼上方发现用大字写着“酒馆花园入口”或“餐厅花园入口”的牌子。你走进一个院子，尽头会看到一片长十步、宽五步的“树丛”。这就是你见到的小酒馆“花园”。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彼得堡在星期日比平日还更荒凉？是因为有那么多被烧酒灌傻的醉汉吗？是因为醉熏熏的俄国农民睡在涅瓦大街上

吗？我不这样认为。出来寻欢作乐的劳动者一点也不妨碍我；如今我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彼得堡，已经完全习惯了他们。以前却不是这样：我厌恶他们，甚至真正憎恨他们。

节日里，他们当然醉着出来散步，有时还成群结队。他们所占的位置很可笑，还会撞到其他路人。这并非因为他们特别想骚扰别人；可你什么时候见过醉汉能表演那么多平衡奇迹，从而避开迎面走来的行人？他们高声说脏话，根本不在乎女人和孩子听见。别以为这是厚颜无耻！醉汉需要说淫言秽语，他天生就这样粗俗地说话。如果世世代代没有留给他一套脏话词汇，他就必须自己发明一套。我没有开玩笑。喝醉的人舌头并不灵活，同时又感受到平常不会感受的无数感觉；可不知为什么，粗话总是最容易说出，也疯狂地富于表现力。所以呢！……其中一个最常用的词，早已被全俄罗斯采用。它唯一的错是在词典中找不到，但它以那么多优点弥补了这项小小不便！你给我找另一个词，能表达它所凝结的彼此矛盾意义的十分之一！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我不得不穿过一群醉熏熏的俄国农民。路程不过十五步，可走完这十五步，我已确信：只用这个词就能表达人类的一切感受——是的，只用这个简短得令人赞叹的词。

这里有个壮汉，以阳刚的力量说出它。这个词变成否定性、毁灭性的；它把邻人的论点化为粉末。邻人又接过这个词，朝第一位说话者头上扔回去，因为现在他认定那项否定并不真诚。第三人也对第一人愤怒起来，冲进谈话，再度喊出这个词；它变成侮辱性的谩骂。这时第二人对第三人勃然大怒，把这个词扔回给他；它突然清楚表示：你烦死我们了！关你什么事？第四人踉踉跄跄地凑过来；他一直没有说话，保留着自己的意见，思考着如何找到一个解决同伴间分歧的办法。他找到了！你大概以为他会像阿基米德那样喊“尤里卡！”绝非如

此！还是那个著名的词照亮了局面；第五人热情地重复，赞同这位幸运的研究者。但第六人不喜欢看到严重问题被轻率地解决，便用阴沉的声音咕哝了一句。那当然意味着："你太快就兴奋起来了！你只看到争论的一面！"可这整句话只被压缩成一个词。哪一个？当然是那个词，永远的词；它已经获得七种不同意义，而在场者全都完全听懂了。

我大错特错地感到震惊。

"粗俗的家伙！"我咕哝道，"我只在你们这里经过几秒，你们已经说了七次……那个词！"（我又重复了这个简短名词。）"七次！太可耻了！你们不觉得自己恶心吗？"

他们全都惊讶地看着我。有一刻，我以为他们会抓住我，还会好好收拾我一顿。但什么也没发生。最年轻的那个走到我面前，温和地说："既然你觉得……那个词很脏，为什么你又第八次重复了……那个词？"

这个词结束了一切争辩；那群人摇摇晃晃地走远，再也不理会我。

第12课 · 1965年3月17日

今天，我也许本有理由请你们稍作休息。可怎能让这么多人回去？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时间逼人：它几乎不足以让我完成今年为自己规定的轨迹。

我请你们留心，尤其因为我今天也许得相当快地沿着一条从一点拉向另一点的线前进。它回应了我上次已经预告、甚至开始的问题：在我们重新检讨分析技术——我甚至要说超出了对分析经验的重新检讨——的当下，必须从这项断言出发：惟有凭借一个被完整表述的主体概念，它才可思考——我没说“可实践”。这是主体本身的概念，至少是我曾试图围绕对笛卡尔我思经验的某种构想，为你们聚焦的主体概念；我思对于那个将把自己交给某种名为精神分析之物的人之思想位置，在存在观点上引入了新东西。

主体并不因此必须知道它，因为向我们提供无意识经验中主体位置的关键公式是：“他并不知道……”

这就是我去年向你们引入的地位[注1]：在这项脉动中，有某种东西出现；与其说它显露自己，不如说它泄露了自己。正如赫拉克利特谈到 ὁ ἄναξ 时的公式早已写下并告诉我们的[注2]：“…… 那位君主，那位拥有神谕之地、居于德尔斐的人……”

[注1] 参见1964年《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研讨班5月7日、6月10日、6月17日、6月24日诸课。

> [注2] “那位神谕在德尔斐的主人，既不说，也不隐藏，而是意指。”赫拉克利特残篇第93，西蒙娜·韦伊译。希腊原文：ὁ ἄναξ οὗ τὸ μαντεῖόν ἐστι τὸ ἐν Δελφοῖς, οὔτε λέγει οὔτε κρύπτει ἀλλὰ σημαίνει。

ὁ ἄναξ οὗ τὸ μαντεῖόν ἐστι τὸ ἐν Δελφοῖς, οὔτε λέγει οὔτε κρύπτει……“他不说，也不隐藏……”ἀλλὰ σημαίνει。

这里使用的并不是〔……〕；没有其他可能的译法，只能译作：“……他使能指产生。”

收取这个能指的人，会把它做成某种东西，字面地说，做成他想要的东西。所有人都知道，在这个“他想要的东西”面前，分析家的位置并不简单；他与它之间隔着各种各样的墙壁，这些墙壁由经验、原则与学说构成……但当我们接近我上次所谓的分析中言说使用的第二层时，这一层对我们就很重要。可以说，弗洛伊德时代与后弗洛伊德时代已经很好地探索并发展了它；我们要定位属于这第二层的东西，也要定位构成其边界与界限的东西。

在我于此所做的垦殖中，我取一项参照。你们当然知道，今天重新开始话语时，我向你们指出并指定它，并非偶然——如果这不同于我刚才唤起的动作：对我、对在这里等待的你们来说，出发点必须是分析家的位置。我在黑板上以更简单、几乎可说粗朴的方式，重画了这项垦殖在第一个时间的情形。当时面对的是一些分析家……

必须说，直到那时，他们常在语言中几乎互换使用匮乏辩证法的三种形式：剥夺、挫折、阉割……当我重申，在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的参照层面，必须看出三个层面有根本不同的东西。

若只作语义分析，挫折本身就在其中心、本质乃至行动中携带着：一种徒劳的行动、某个逃逸之物、某种欺诈，以及一种使人受挫的操作。后者无疑使挫折的地位在其最想象的一面表现为一种失望与落空；不过，这并不排除它的客体参照可能是某种实在的东西。[注]

> [注] 原文有意串联 frustration, acte vain, fraude, frustrage, déception，形成一条词形与语义联想链；其中 frustrage 是从 frustrer 临时派生出的动作名词，fraude 承担“欺诈”义，déception 则是“失望、落空”。中文无法完整保留这组牵引，故在正文分别译出。

另一方面，支撑它的施动者——就直接叫它大他者——对我们来说，只能被定位为象征界场所的最普遍形式。严格说来，只有在某个可被要求之物存在之处，才有挫折。这是定义中不可消除的维度。同时，在精神分析家的经验中，这也像是一个最宽广的框架：当分析经验要在与分析家关系的此时此地中接合其逐步发现时，其日常处境、其“日复一日”似乎就位于此。

难道我们能以任何方式对此感到满足吗?

当我们表述这项挫折时，分析家话语中陈述的一切，都必然登记在要求的双重层域中：谁在说话？这个问题从起点、从迈入分析的第一步就已提出：主体前来要求分析。他前来要求分析中的什么?

精神分析的全部文献一旦转向这项经验，转向某些人所谓的“分析各阶段的亲历”，就致力于揭示与显示某种同时由标定和构造组成的东西中所包含的内容。

在这一点上，分析家对自己所亲历之事的思考，已经证明、接合并辩护了分析各阶段中作为要求出现的事物之次序。可这项要求同任何发生学构想的接合，事实上都必然出现某种任意性的余地。

因为事实上，各位作者实际做的事——我是说实际做的；这一点不能不使我们停下——是参照、竟敢参照一项职能。我不会说它是生物性的，因为那已在引入一个较高层域，而这绝非当下这个简单层面所涉及的。我们就称它为生命关系的层面，甚至再多说一点：肉身关系的层面。幼儿对母亲的依赖、身体与动物性依赖，被援引为界定并给出要求所展开之物的最初后景。同多数分析家作者一样，我们把这称为依附性位置。

人们又把这项构想——其中心术语取自弗洛伊德的笔下——同原初自体性爱或原发自恋这类概念接合。在主体来到世界的最初阶段，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主体被设想成与自己刚刚脱离的存在者、与那个他刚从其腹中走出的存在者，只构成一个统一体或一个存在——你们在不止一处都会看到人们如此普遍地解说。这一点与主体在行使其要求职能时显示的所谓依附性位置联系在一起。

但这里无疑有一次跳跃。毕竟，这项依附性位置若确实在治疗中出现，它同我刚才讲的生命依赖位置毫无关系。即便它能被设想——更确切地说，被学说化——为在想象结构中同自恋位置处于同一层面，同母亲的原初关系问题也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不过，至少应当有某种东西证明这道接口，并向我们保证：分析治疗中常被唤起的那个形象——融合式的倚靠、对以最肉身形式设想之起

源的回归向往——并不只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幻想；我们能以某种连续性为据，其中传译着一道超出语言的印记。

然而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没有向我们保证这一点。只要要求的场域得到探索，我们总能证明其中最悖论的现象，无须参照它的具体起源。那些起源本会被根本地设想为哺育、哺育的起源；因为如果某种东西在主体历史中显得恒定或已被刻入，哺育就似乎至关重要。

这并非因为哺育曾经事实地、现实地存在，而是因为它处于另一项职能之中。尤其是，在分析中用来象征哺育的东西——母亲的乳房——完全而且专属地……

考虑到我们必须在哪些变形中标定它、看它如何得到转译……完全排除纯粹而简单的具体经验。

它第一个面向的特征是象征性的：可代谢、可转喻、可翻译。它很早就以菲勒斯这种伪装、entstellt〔变形〕、移位的形式出现；这恰是克莱因经验的兴趣所在。这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使我们不再满足于某种〔……〕——无论直接观察中经常虚假的交叉证据有多少分量、多么方便——至少要使我们暂时悬置它起源的地位。因为这项要求经验、这项以主体使言说具身的阶段为中心的分析，所涉及的已不再是我们在语言最根本层面——一元特征与主体安置自己的剥夺地位——标定过地位的主体。

为什么没有人感到，这项如此集中、如此表述的经验，值得我们保留一项事物？多年来，它逐步提供材料，使人能以极为细腻、微妙的方式论辩，因为其分歧极大——我本想说从学派到学派，只要“学派”这个词真能在分析内部确立清晰界限。这项经验见证的是：从卡尔·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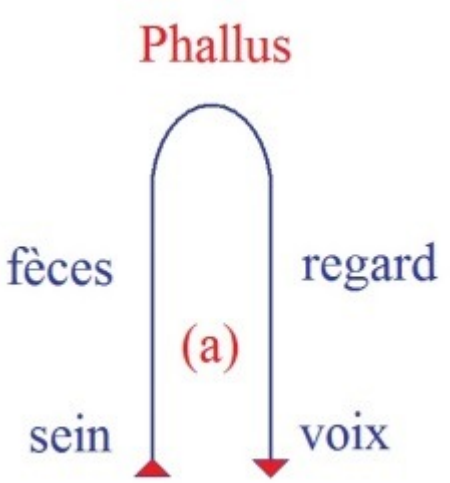
伯拉罕到梅兰妮·克莱因，后来又在无数努力中倍增的发现、操作、调校与精确追问，始终以使部分客体出现为中心。在我们此处的话语中，我把它表述为 (a)。

对不起，我有点累。你们真的听得很不清楚吗？谢谢你们告诉我。

我认为，这个 (a) 具有多样性。我在此给出的清单虽然并未超出它们的幅度，却无疑以不同方式表述了这幅度；而这绝不意味着不再保留分析经验对这些对象a所施加的主要约减。

一方面是口腔客体——通常被称为乳房——的优先性，另一方面是粪便客体的优先性。如果把它们与另外两个客体放到同一张图或同一边缘上，那两个客体虽已在分析经验中得到表述，其地位却远不如我们在这里所做的那样确定：它们就是凝视与嗓音。[注]

> [注]　　此处的凝视与嗓音和乳房、粪便并列为部分客体，即对象a的不同结构位置；因此不按日常感知对象译作“目光”和“声音”。



我们必须追问：分析经验怎样能在这些对象中，找到它在主体要求中所面对之物的根本地位。毕竟，首先这份清单如此有限，并非理所当然。这些对象的特权，无疑因它们各自在主体与大他者接缝的层面上处于某种同源位置而得到阐明——我上次曾唤起这道接缝。

但我们不能因此说，主体在对大他者的要求中所要的就是乳房。在对大他者的要求中，主体要他能够要求的一切；例如在分析之初，他要大他者说话。

要立即把要求的特征翻译成下列说法，有某种滥用而过度的性质：的确，主体要求一项分析家所拥有的东西；但这项作为分析家所有之物被要求，是以另一项事物为函数的，而分析家本人把后者提出为主体要求的真正目标。

当对象a如此安置自己时，它并不太像目标的尖端，而更像一项处于某个由要求创造的开口中的东西。这值得我们停留。上次，我在这道开口上作了强调，把光笔推向要求与句子最凝缩的形式：它也许会被视为纯表达层面的形式。我坚持向你们表明，在叹词中，它的价值、重要性与特异性——因其如此凝缩而更易把握——永远在于它击中主体与大他者的接缝。

表面上最简单的叹词，迫使对话者参照共同的第三项——大他者。它总会以某种方式邀请人退后一步、放缓、重新考虑、重新检视、重新对置，把目光重新引向更早的对话者；当然，我们可以问，是否还能窥见语言更精简、更简单也更有效的某项入射。

皮埃尔·让奈的全部理论都建立在命令理论上：一项命令从说话者到行动的手臂，由此在人类行为的实例中设立某种共同、开创性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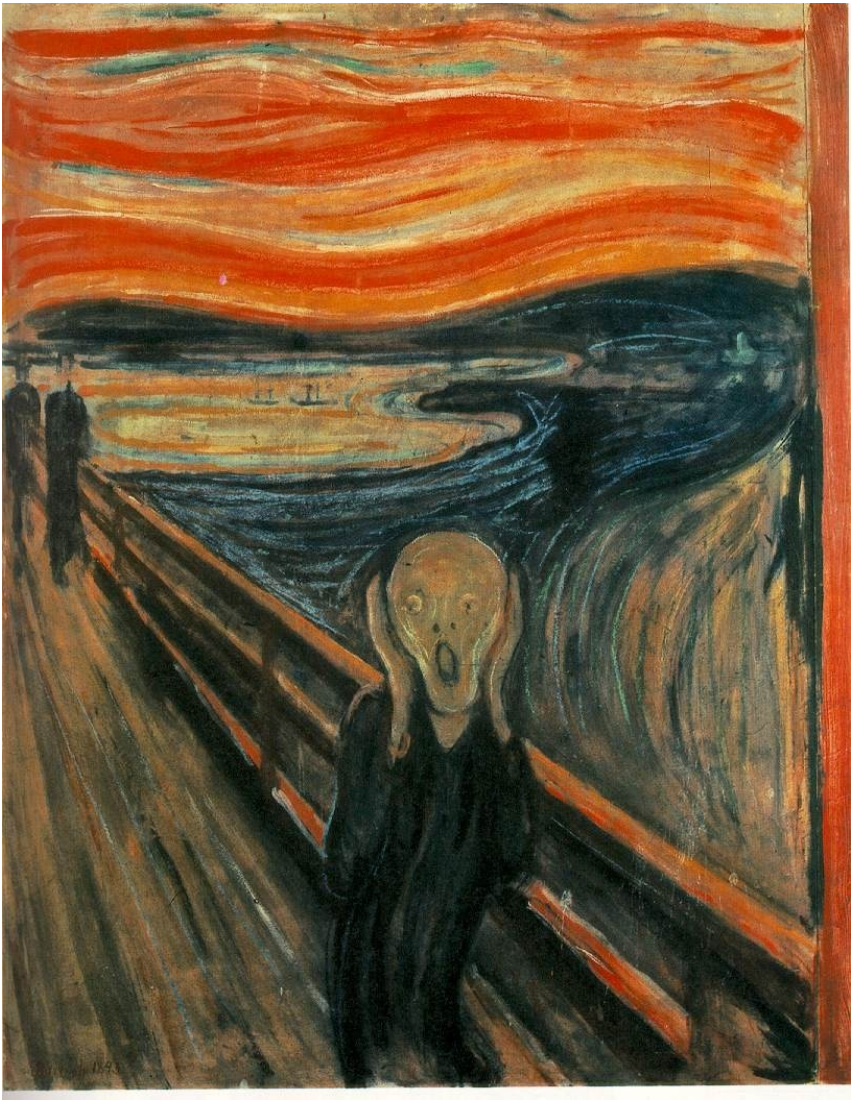
位。所有人都知道，分析无法满足于这种只在黑板上重建出来的东西。埃及小船上的 gubernator〔领航者〕、那个用短杖为船桨的节拍打拍子的人，并不具有实际主体的地位；不存在不参照更高命令的命令。

当然，在某些情形中，命令会一路直达目标，并在所谓暗示中有效显现；这就提出了问题。但分析向我们显示的不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暗示是相对于那个第三项——未知欲望——而运作的？能够操纵这种遥控的人——人们称之为暗示——在无意识欲望所获得的回响与兴趣层面取得支点；若没有这项支点，暗示便无效。人们能借水晶球这类极为原始的手段取得它，只是为了向我们显示：例如在对象a层面，亮点具有突出职能。

因此，要求的效应中总有这项第三参照。然而，我们是否可能在某处发现一项具有特权的东西，让我们抓住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大他者场域的地位与界限是什么？我们已在经验层面被带到这个场域；这项经验，就是精神分析中为言说确保的人造场域。

正是在这里，我希望刚才在你们行列中传阅的那件东西能发挥作用——爱德华·蒙克名画《呐喊》的复制品。我觉得这个形象适合为你们表述一个重大的根本点；它容易引起许多滑移，也遭到许多滥用，其名为沉默。

沉默——令人注目的是，要为你们说明它，我认为找不到比这幅名为《呐喊》的图像更好的东西。我想你们现在都已看过它。



这幅风景出奇地空旷，由同心线条画成；背景勾勒出某种二分，即风景形态与其倒影的二分。一片湖在中央，也形成孔洞；湖边有一条直的、斜的、横切而过、仿佛挡住整个画面的路，朝远方逃逸。远处有

两位路人，细瘦的影子在一幅漠不关心的图像中走远。前景是这个存在者。从画的复制品中，你们已经看到它外观奇特，甚至无法说它有性别。在蒙克反复创作的某些版本里，它也许更明显地像一个年轻存在者或小女孩，但我们没有特别理由更看重这一点。在这幅画中，它倒显得相当老态；总之，其人形被缩减到这般程度，必然使我们想起菲勒斯式童年那些最草略、处理最粗猛的图像。这个存在者堵住耳朵，张大嘴巴，它在呐喊。

这声呐喊是什么？我们听不到它，谁又会听到？但它恰恰强制沉默统治这个既有中心又敞开的空间，沉默似乎在其中升降。此处的沉默仿佛是一项相关项，它以自己的在场，把这声呐喊同一切可想象的其他调制区分开来。然而我们可感的是，沉默并非呐喊的背景；它们之间没有格式塔关系。从字面上说，呐喊似乎惹起了沉默；它在沉默中消除，又明显构成沉默的原因，使它涌现，让它持续一个音。

支撑沉默的是呐喊，而不是沉默支撑呐喊。呐喊仿佛使沉默卷缩在自己涌出的死胡同里，好让沉默从中逃出。但当我们看到蒙克的图像时，这已经发生：呐喊被沉默的空间穿过，却并不居住其中。它们并不因共存或相继而联系；呐喊造出一道深渊，沉默朝其中奔涌。

在这幅图像中，声音同一切经过调制的声音区分开来。因为呐喊之所以连同一切最精简的语言形式都不同，在于所涉装置的简单与缩减：此处喉头不再只是鸣管，内爆、爆发、切割都缺失。

这声呐喊也许在这里向我们保证了某项事物：主体在其中只再作为所指出现——但是出现在什么之中？

正是在这道敞开的开口中。它此处匿名、宇宙性，却仍由一角那两道缺席的人类在场标记；它作为大他者的结构而分离、显现。画家把它选为分裂的、倒影式的，这一点更具决定性；它在这里向我们指出一种根本形式，正是当世界中一切自称已组织起来的东西相互对抗、粘合与缝合时，我们所发现的形式。

所以，当分析中谈到沉默时——这个词四处流传，人们又只粗略地使用它——就应参照罗伯特·弗里斯的优秀文章 Silence and Verbalisation〔《沉默与言语化》〕[注3]。他是威廉·弗里斯的儿子；后者是弗洛伊德自我分析的伙伴。

> [注3]　法语译文收入胡安—大卫·纳西奥主编《精神分析中的沉默》，巴黎，帕约出版社，1998年。

弗里斯对沉默的命名的确正确。他向我们解释：沉默正是主体讯息展开所凭之织物出现的场所；在没有任何印迹之处，言说的所是得以出现。在这个层面，言说所是，恰恰是它同对象a某项职能的等价。

弗里斯教我们，要根据排泄客体——例如尿液客体或粪便客体——的职能，或根据与口腔客体的关系，通过主体进入沉默、使它持续、在其中支撑自己以及从中走出的方式，区分沉默的价值；他教我们辨认沉默的质地。很清楚，它同言语化的职能本身无法分辨。它绝不是依某种防御或自我装置的优势而被评价，而是在一项最根本的质地层面上：它在言说游戏中显露那个与驱力无法区分之物的迫切在场。

这是一位旧派且无疑极其出色的分析家的工作；这项工作与参照无疑极具价值。它表明，我们有权以某种对主体性爱在场的统觉之途为据，而这极富启发性。不过，沉默在其音乐职能中被如此指明，又如

此融入文本——正如音乐家在各种变化中，知道如何使沉默成为同一个延持音一样根本的时间：休止或沉默——那么，我们能否只把它应用于言说停止的事实？“保持缄默”不是沉默：Sileo 不是 taceo。

普劳图在某处[注4]，像每一个知道——或想要——使人听见自己的人一样，怀着如此雄心向听众说：

[注4] 普劳图：《喜剧》第一卷，《小迦太基人》序幕。

> “Sileteque et tacete atque animum aduortite.”——“请留心，请保持沉默，请不要说话。”

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沉默在场并不意味着没有人说话——沉默恰恰在有人说话时才最突出地获得自己的质地。我有时能在这里得到某种类似沉默的东西，也绝不排除某人正在某个角落，面对沉默本身，用高度不一的反思来填充它。沉默与“保持缄默”的参照关系是复杂的。沉默在某种聆听之物与某种无论是否说话都是大他者的东西之间，构成一条纽带、一个封闭的结。当呐喊穿过这个结——也许甚至挖空它——时，这个封闭的结便能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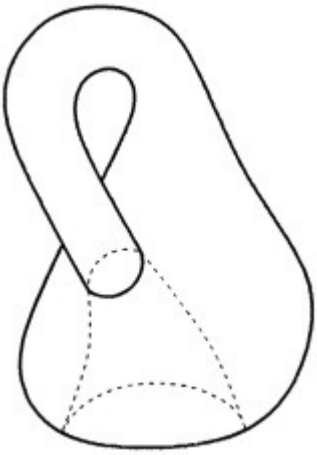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在某处[注5]已经感知到这个孔洞的原初特征、呐喊之孔洞的原初特征。弗洛伊德在致弗里斯的一封信中表述：Nebenmensch，即“邻人”，是在呐喊层面出现的〔参见《精神分析的伦理》研讨班1959年12月2日、9日、16日及1960年1月20日诸课〕。我已经说明，它的确必须被称为邻人，也就是最靠近者，因为它恰恰是那道凹处，在我们内部被标记的、无法跨越的凹处，我们只能勉强靠近它。

[注5]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科学心理学计划》，埃雷斯出版社，2011年，双语版。

也许这就是沉默的模型。我们已经如此把它画出；你们感到，我把它与由一个曲面包围、又由这个曲面自身构成的空间混同起来。这空间本身、凭自身都不可探索，并构成我曾试图在克莱因瓶层面向你们表现的原初结构。

那么，我们必须在言说与要求的运作中区分什么？

初看之下，在第一个时间，克莱因瓶的图式让我们把这道切割形象化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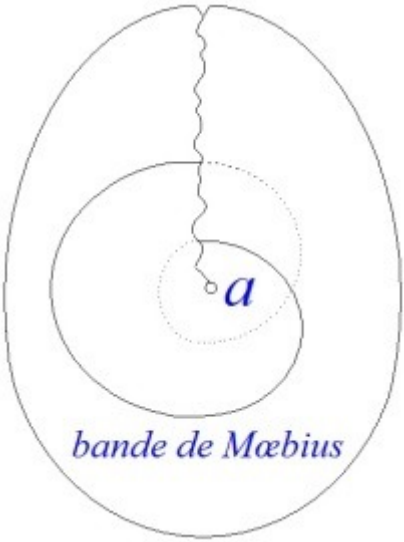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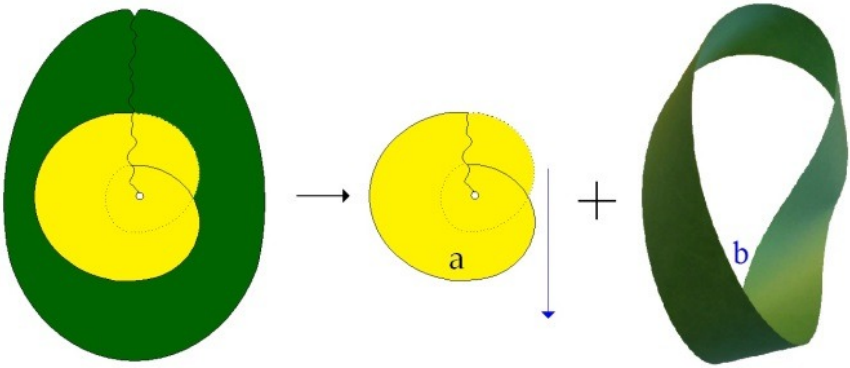


它把克莱因瓶分成两个场域，而它们的“莫比乌斯曲面”特征，向我们表现其闭合于自身的一面：并非双重曲面，而是只有一个曲面；它在能指中，使意义效应取得优势与唯一性：

- 因为它本身不含一个所指的反面；
- 因为它闭合于自身，而且首先就是这道切割。我已经向你们说过，曲面结构中一切本质之物都可以还原为它；因为以适当方式施行这道切割：
- 它使曲面作为意义与纯意义的这项本质职能消失；
- 它使这种双重性、这个正面与反面显现；对我们而言，它们将表现能指与所指的对应与分裂。

那么，说某种不同结构的东西在要求中脱离并出现，是什么意思？可以说，它在被要求之物的预见之外出现。我在黑板上又一次画出的关系，向你们表现了它：





这就是外围的莫比乌斯带同这个缩减的圆片之间的关系；后者是一项独立的、可以从带子上分离的东西：

- 它是坠落；
- 它是要求运作中一项残余、一个剩余的出现；
- 它作为原因出现，使主体重新取回所谓幻想〔S◊a〕；幻想又在要求的地平线上，使欲望的结构以其歧义出现。

也就是说，欲望：

- 如果能脱离、涌现并作为绝对条件清楚地在场，它就是这样的东西：欲望它的主体在大他者层面把它作为这样的东西接受，又只通过使它维持不满足来使它持续存在；这就是我已标出其根本价值的歇斯底里机制；
- 它是使要求与移情的接合得到解释并汇聚的唯一点、唯一终项；
- 在移情的欺骗中，所涉及的是某种未被主体知道、围绕捕获某物而运转的东西——

以想象的方式，或以付诸行动的方式，捕获这个对象a；

- 它是所谓挫折的整个层面围绕其运作的终项与公共尺度……我们必须以能够由此提出问题的方式设立这一点。只有从此出发，才能区分当前经验让我们能够确认的事：这个对象a的职能源自哪里，又从哪道门进来？

正在此处，我们必须不断强调并重申：凡涉及一种据说获得精神分析证成的发展，我们的全部知识都始终从治疗经验出发并起源。所以，对分析家的地位，我们此刻不能满足于以某种由我们诸范畴任意预形构成的方式，简单地建立它。

我们必须看：这些范畴是否恰恰让我们能够绘制地图，理解分析圈、分析家共同体中某一理论倾向的情形，以及它与每个分析家所处位置的关系。这个位置当然并不只以孤立方式存在，而是依每个分析家已有的经验——即他的形成经验——而存在；我们可以在每个分析家身上标定一项对他至关重要、可作参照的欲望。

因为在此，从技术理论与技术传播中那些得到断言和标定的东西里，会显现出：

- 例如，某项技术把重音放在如下事件上：在大他者层面、对主体而言，菲勒斯形象在幻想中以肯定形式出现，并被构想、表现为口交对象；

- 这里已有某种独特之处：在切割中，这个对象坠落在大 A 一边。至少在某些疾病学层域，它被赋予重任；例如，在我所指那位作者与实践者[注6]的强迫性神经症案例中就是如此，而此处许多人都能认出他。

> [注6] 莫里斯·布韦：《当今的精神分析》，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6年。

很清楚，如果以这项幻想的涌现为中心——它在大他者，也就是分析家层面出现——来定位、接近并批判对现实的接近，而这项现实接近在该视角中似乎就是使主体同某个被指定、据称真实的对象达成协调

的钥匙、枢纽和入口，那么这无论如何不同于另一种思想、另一种理论。按后一理论，若不在主体自身的层面上……就绝不会有能以任何方式自称已完成的分析。

只有到了一个恰恰跨越纯认同的标定、指出与“摸索”阶段的时期——某项技术就局限在这种对某一实在的标定中——主体才能在超越这项认同以后，亲历这道切割的效应，把自己体验为这个剩余、这件废物，如你愿意，即他实际出发之处那个被极度缩减的东西。这个起源不应被设想为他历史的起源，而是保留在共时性中、保留在他存在之地位本身的起源。在某一时间，他会体验到：自己就是这个对象——或者被向大他者要求，或者有人向他要求乳房，乃至就是废物、严格意义上的排泄物；在并非神经症的其他案例与层域中，则是声音或目光的职能。

我当年谈到移情时作出的参照[注7]，在此至关重要。这项事物在历史上首次涌现时，曾以原初方式出现，后来被遮蔽；但柏拉图一篇著名文本为它作了见证，这就是《会饮篇》。

> [注7] 参见1960—1961年《移情》研讨班，瑟伊出版社，2001年。

构成 Συμπόσιον〔symposion，会饮〕的一系列话语结束时〔参见柏拉图《会饮篇》177d〕——这些话语都是 ἔπαινον〔epainon，称颂〕，是对Ἔρως〔爱欲〕的颂赞或照亮；无论如何，都是对爱之职能的称颂与庆祝——此时，一队宴饮狂欢者进来了。他们当然没有灵感，却是真正的搅局者，真正来推翻这场极其文明的庆典之一切规则的人物。这就是阿尔西比亚德。然而，恰是这个阿尔西比亚德站到了对话的顶峰；尽管法国传统中从路易·勒瓦到拉辛再到莱昂·罗宾先生的大多数译者，当然都不认为可以省去这项根本补充。

人们知道，过去某些译者恰在此处截断文本、退缩了，好像这里不是最终答案，不是所涉之事的秘密所在！

要理解主体与分析家之间发生的事，还有什么模型能比阿尔西比亚德更好？他突然前来讲述自己同苏格拉底之间发生的冒险，就在苏格拉底面前，也在其他卓越而博学的宾客面前。

他首先颂赞苏格拉底——而且用了什么词！他把苏格拉底表现成一件饰板、一只镶着……的盒子，某种包裹珍贵对象的东西〔参见《移情》研讨班1961年2月1日课〕；而它的外部常呈现为怪诞、漫画式、变形的形象。

苏格拉底具有西伦尼那种古老形象——“如果它不是真的，至少也很美”〔si non è vero, è bello〕——正源于此，你们知道。拉伯雷在其《巨人传》开篇[注8]又取回了它，当时他向那些适合听懂他的人发言：“最尊贵的饮者与最珍贵的梅毒患者”。

> [注8]　弗朗索瓦·拉伯雷：《可怕至极的巨人格格巫之生平》，第一卷序言。拉伯雷将作品献给“最卓越的饮者与最珍贵的梅毒患者”，并述及《会饮篇》中阿尔西比亚德把苏格拉底比作西伦尼小盒：外面画着鹰身女怪、萨特、勒住的小鹅、长角野兔、驮鞍鸭、飞羊、套车鹿等怪诞图像，用以惹人发笑；里面却放着香脂、龙涎香、豆蔻、麝香、灵猫香、宝石等珍物。苏格拉底外表丑陋、举止滑稽，鼻尖、牛眼、痴人脸，方式朴素，贫穷又不得女人欢心，不适任何公职，一直笑、饮酒、作乐，并掩藏其神性知识；一旦打开盒子，却会发现天上珍药：超人的理解、奇异的德性、不可战胜的勇气、无与伦比的节制、确定的满足、完全的泰然，以及对人们贪求、劳作、奔走、航海与战斗之物的惊人蔑视。

无论何时，一个自我遴选的集会，都会在内外受到幽默对待，仿佛由某项漫画式特征加以规定。曾经十年组成我听众的人，从外部看来，虽然被用了其他词汇称呼，却也没有得到更有利的评价。在这里，苏

格拉底首先就以这种谜样形式被颂赞、歌唱并推至顶峰。那么，阿尔西比亚德将向我们见证什么？

为了得到这只“盒子”里的东西，为了得到可说是苏格拉底的秘密，他有什么做不出来？

他告诉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不亚于说谎！

至少这是他自己说的，因为他向我们描绘的全部行为——对苏格拉底的爱的宣告与诱惑——都被他表述为完全知准一个目标：在某一刻，从苏格拉底那里得到深藏于其内部的那门神秘、谜样、深邃的知识。对这知识，他得不到比苏格拉底那惊人的 ἀτοπία〔atopia，不可定位〕更可靠的保证。苏格拉底在行为中位于外部，与周围一切区分开；说出这个词吧：他不依赖任何东西〔参见《会饮篇》219e〕。

阿尔西比亚德把事情推得更远。这不只是他似乎获得机会来证明苏格拉底的美德；他的进攻最终迫使他在夜里钻到苏格拉底的同一件披风下躺着。天哪，这大概确实值得注意，因为若相信证言，苏格拉底有时会洗澡，却并非总是如此。阿尔西比亚德这个存在者作出了那些宣告，而别处又说苏格拉底对他有特别关注——一种爱的关注。可事实是，苏格拉底把他遣走了。整个故事——我会说是寓言，因为我们怎能知道阿尔西比亚德在讲述时有没有撒谎？

他当然作证说：“我玩了诡计，我撒了谎……”可这项谎言的目标，是某种连他自己都无法作出交代的东西；那我们应当怎样定性它？他究竟想要什么？对阿尔西比亚德来说，真理真的如此宝贵吗？他恰是欲望本身的形象：永远直冲前方，冲破一切障碍，劈开社会的浪潮，直

到赛程尽头，然后被击倒。那么，此处所涉的这个 ἄγαλμα〔agalma，宝物〕究竟是什么？它是阿尔西比亚德被苏格拉底形象迷住的中心。

苏格拉底的回答又意味着什么？“你刚才说的一切……你刚才说的一切，对你来说之所以有理由和场所，只是因为一点：你爱阿加松……”〔参见柏拉图《会饮篇》222c—d〕。

我们先把阿加松的形象放在一边；他的名字早晚可以让我们作梦。只须指出，在我之前，似乎还没有人发现：

- 《会饮篇》归于阿加松的言论，只能称为漫画式的；
- 他颂赞爱的方式，当然是一位风雅派的方式，但其实际效果只是表述了最可笑的诗句；
- 直到这些诗句的头韵排列方式，都加重了这种过度特征，使我们能够清楚地把他标记为——

比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对欧里庇得所作标记要合法得多——一位无疑正突入喜剧的悲剧作家。但那又有什么要紧！

所涉的难道不是：向我们显示与这种要求类型同行的移情中所有的欺骗结构——也就是对隐藏的 ἄγαλμα〔agalma〕的要求？

这项极其特别的移情被放在爱之所是的顶峰；我们有权……难道我们没有看到两句爱的话互相折返吗？一句来自阿尔西比亚德，一句来自苏格拉底；虽然如我所说，两者语调相反，却都落在同一定义的钥匙下：

“爱，就是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给一个并不想要它的人。”

这对阿尔西比亚德而言是真的：他能给出自己没有的东西，即苏格拉底向他要求的爱。这爱会把他送回自己的秘密；而它在《阿尔西比亚德篇》的对话中，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方式得到表现。在我看来，它对我们此处的反思是如此当下，因为：

- 他被送回瞳孔深处出现的那个小形象；
- 被送回视觉中那项并不是视觉、而位于眼睛内部的东西；
- 柏拉图的文本把阿尔西比亚德送回我们定位那个奠基性对象——目光——的位置。

苏格拉底并不想要这爱，也是一项根本表述，但必须加以保留。他为什么不想要？毕竟，所有人都知道，苏格拉底不只被说成“恋着”阿尔西比亚德，甚至会为他嫉妒；文本与传统都如此告诉我们。苏格拉底送回阿尔西比亚德的，也是一项他声称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因为他并没有任何不是人人可及的知识。他唯一知道的是欲望的本性：欲望就是匮乏。事情在柏拉图的文本中正悬停于此，然后……

- 一部分已经疲倦的宾客四散离去；
- 另一部分宾客经过睡眠……到了早晨，事情又回到一场关于悲剧与喜剧的讨论中。

根本的是：阿尔西比亚德被送回的那个点周围的悬停。他被送回什么？被送回我们所谓的移情真理。而他试图从阿加松那里得到的，严格说来，不就是弗洛伊德所定义的歇斯底里欲望吗？

阿尔西比亚德所模拟的，是《会饮篇》先前定义为爱的最高优点的东西：被欲望者、可欲望者使自己成为、将自己提出、奉献为欲望者的事实。他认为自己正是通过这一点，能够迷住阿加松的目光；而我们已经看到，就其话语的基础而言，这个人物的类型极不确定。

移情的辩证法、一个严格意义上分析问题进入历史的道路，便由此向我们打开；而且，正如你们所见，它早在赋予自己全部高贵头衔的古代就已打开。

我建议用一篇由我选定、已经向某些人提议过的文本作一次检验，希望你们中某一两位会选择并接受它。选择它的确切理由是：文中无疑有一些也许过早的选择——这是该作者初试锋芒的文章——但其价值在于，它见证并证明了作者同沉默相遇的第一次分析经验。他把它命名为……是否正确，尚是另一个问题：

“沉默”。因为毕竟，所涉及的也许并不真是沉默。但这篇文章显示他在全然一致的进程中被带向哪里——而且乍看之下，不能说他受到某种学说引导的影响——：他如何构想主体同部分客体的关系，以及大他者同那个谜样的完整客体的关系。有人以为，可以纯粹而简单地把后一客体的命运与前途交到分析家手中。

他被带到的地方，以及他如何必须利用各种程度上流行、又彼此多样的学说所提供的不同参照来定位自己，这是我只能在一个比此处更小的研讨班中让人继续探讨的问题；但归根结底，它正是我们所指向的根本事物。

如果这些范畴、它们对 S、A 与 (a) 的表述具有某种意义，那绝不是为了添加到一套我不知所云的文化行囊中，再在哪里可用就多少盲目地

应用。这些东西是围绕分析经验构造的；在分析经验中，知道分析家如何思考它，同样宝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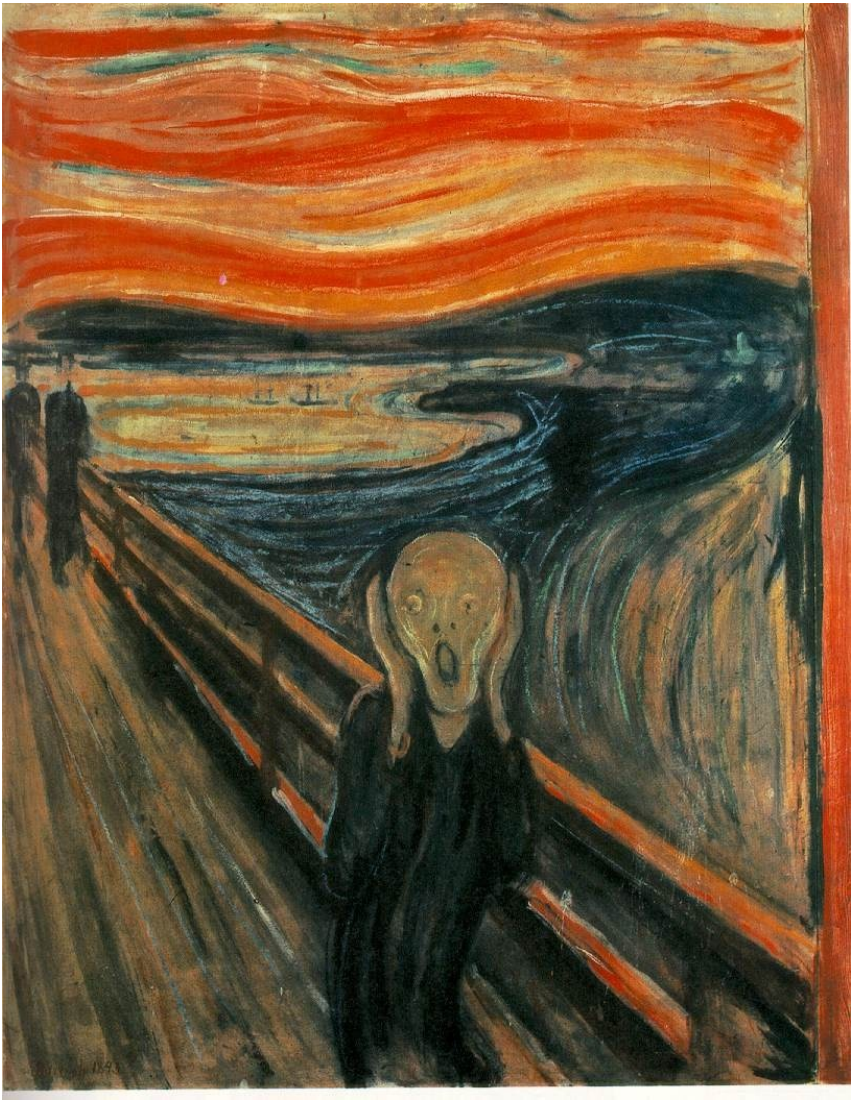
他愿不愿以思想的术语来做这件事——他宣称："我可不是那种搞哲学的人"——丝毫不会改变问题：人越不想搞哲学，就越是在搞哲学！

同样，在分析经验这样一种经验中，主体必然得让人看见我们所谓的"把口袋底翻出来"。而在一场分析中，分析家同受分析者一样被牵涉；这正是我引导你们走向之物的意义与目标。

正因如此，在同一位女患者经历这项长时间沉默时，作者把他所谓的"反移情"之暴露推到前台——这个称呼并不恰当；我已经说过很多次。分析家位置中的一切，包括他全部规则、指示、学说与理论的整体行囊，都必须始终计入我们所谓的"移情"。

也就是说，分析家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不能受到怀疑与悬置，以检验它是否对分析家而言参与了一项不当认同。

蒙克：《呐喊》 返回目录



第13课 · 1965年3月24日

乌里 瓦拉布雷加 伊里加雷 保罗 · 勒莫瓦纳 迪亚曼蒂斯

热妮 · 勒莫瓦纳 马尔科维奇 蒙赞 马约尔

拉康

在今年结束以前，我们能找到某种规则、某种风格吗？时间当然很短。

我们已经举行了两次闭门研讨班，期间你们听到了几篇报告。谁不同意吗？

那些的确是报告；你们听到的东西配得上这个名称。你们可以记笔记，原则上也已有安排，让你们能够取得这些文本。那些运气好、在正确时间到场的人，确实拿到了。

我曾轻率地说，凡拿取 LECLAIRE 文本的人，我就期待他们合作。这在听众脑中大概意味着：拿了文本却毫无贡献的人，会——用我们似乎仍留在其中的学校话说——被“记住”。结果，我吃惊地得知，某些人干脆没拿 LECLAIRE 的文本，以免之后因没有回应而受到指责。人到什么年龄都能学到新东西。

看来，即使某人以为自己已经阅历丰富，身上也仍可能留有天真的角落。

幸好，在这件事上我没有太天真。

好……现在我们必须重申：我赋予此处活动以闭门性，并非因为我们希望在这里给出应当在别处完成的工作之线路与场域——也就是对我今年在你们面前所做研究之后果的分析性调校。例如，今年这项研究可以取名为“主体存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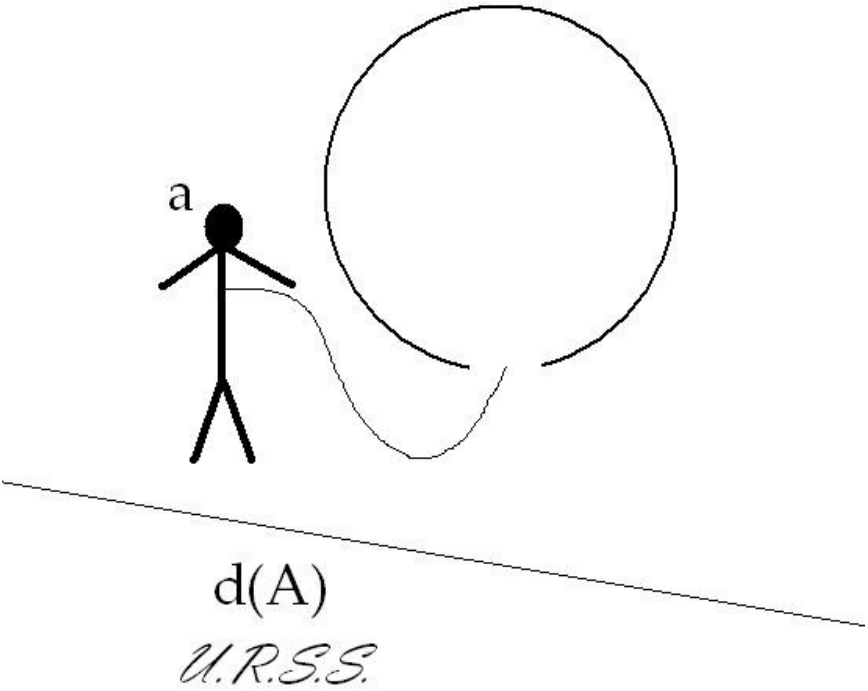
此处的“主体”应当被理解为一项客观的限定语或谓词；这并不意味着存在论本身是主观的。这是主体的存在论——一旦有无意识，主体的存在论是什么？今年，我当然在试图向你们勾画它的线路。它在所谓的批判层面——与其说批判，不如说——精神分析家的责任层面，会产生后果。

在精神分析学会的语境中，“责任”是一个颇难唤起的词。它在这个层面所含的东西，必须到别处去构造和表述。要聚集一个能在这个层面提出问题的团体，并不容易。此处，在我今年向你们进行的课程边缘，我们只能给出若干样本。因此，对用来支撑我们正试图在必要基础层面逼紧之线路的东西，从各个领域中进行选择时，总会有某种任意性。你们已经在我们从数论中抽取的东西里看到了例证。

另一类样本，是分析家对某个案例作具体表述时可能感兴趣的东西。这项表述工作本质上由我们的研究路线驱动；今天，它将经受若干回应的检验，而我们必须判定这些回应是否切题。

今天我就不多说了。我们会在经验中向前走，看看它会产生什么。不过，我也不愿不在适当时刻向你们指出本周壮举应对我们获得的图像价值；我们毕竟不能让这个事件就这样过去。它发生在一百七十五公里以上的太空中，而且正如我所说，在我们眼中获得了图像价值。

我今天不会评论它，因为那会把我们带得太远。我只请你们梦想一下：我们的太空少校，那位名叫 LEONOV 的人，相对于这项主体存在论中人何以能够恰当地成为一件既被抛出又同时被连系的东西——即对象α——而言，能获得什么价值。若如此——今天我画图有点笨拙，但毕竟也不太难：



这是我们的少校，那边是对象α；太空舱就是 S。那么，欲望还会在哪里，若不在大他者——苏联——的层面？

我很高兴这让你们发笑，因为这项壮举毕竟是人类可以记入自己功绩的最轰动事件之一[注1]，可它无疑有一面像噱头。这深刻地源于：它实际上就是幻想本身的最终结构得到了现实化。当然，我们能在其他层域发现它；但它此处以最彻底去性化的形式出现，也并非毫无意义。

> [注1] 1965年3月18日，阿列克谢·列昂诺夫从“上升2号”宇宙飞船出舱，进行了十分钟太空行走。

你们知道，我并不是在这个场合才引入对宇航员的若干反思。认真听我课程的人也许记得，在谈到“苏格拉底是有死的”这个经典三段论时，我试图在旁边用 GAGARINE 造一个漫画式的三段论〔参见1964年12月16日课〕。它当然并不位于此处所显现之物的目标尖端——此处的东西并非得到表述，而只是得到勾勒；我会回到它。

我认为，今天说出这一点，并不算完全脱离我们的场域。所涉的正是主体位置：它是否可以在逻辑上完全还原？还是说，当主体位置涉及无意识主体时，我们必须从某个剩余一边考虑它，也就是恰恰从对象a一边？

如果事情得以严格继续，能针对 LECLAIRE 蒸馏器操作所澄清出的字面——几乎是图形的——公式提出的问题，就将悬于这两项之间。

现在，我要问：我们指望的人中，哪些在场？我来点名：

- VALABREGA 在；
- IRIGARAY、LEMOINE 在；
- 我知道 OURY 在；
- KOTSONIS-DIAMANTIS 在，非常感谢；
- Jennie LEMOINE 在；
- Francine MARKOVITCH 在；
- MONDZAIN 小姐在；
- 还有 MAJOR。

塞尔日·LECLAIRE

我建议，也许先从一些我任意称为理论性的考量开始，展开对这篇文本的讨论。

而且，OURY 与 VALABREGA 的考量恰好都涉及幻想问题。

那么，也许可以请 OURY 先开始。

让·OURY

我只有十二分钟，这让我很为难，因为我手上有一篇文本，即使说得快，也大概需要三十分钟。

所以，我一定会跳过许多可能很重要的东西。不过，也许可以在讨论中重新引入。LECLAIRE　上次的报告的确以一种稍带诗意的方式启发了我：我写了一小段题辞，以后还能展开。

我们姑且承认，“POOR (d) J'e-LI”是一个从主体专名出发而组织起来的音位格式塔——文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更确切地说，它围绕主体的名与父亲的名组织起来。这个爆裂、破碎的形象，依初级过程的法则重新调整；它在主体消逝的时刻被吟发，是原初享乐凝结起来的喊声，登记下来以指示一条几乎不可通达的道路。

我也许只是用另一种公式重述 LECLAIRE 所说的话：

- 最亲密能指的某种 Holzweg〔林中歧路〕；
- 禁止意指现象学进入的标牌；
- 进入非意义场域的入口；
- 无意识的前提；
- 一个多少带有神话色彩的原点之向量维度：它是在映照—受映照的场域之外的视见点，人可从中看到形象的本质涌现。

在那里，“Wo　es　war”使说话主体的历史命运性具体化。在对 LECLAIRE　的报告作若干批评以前，我想以假设——仅仅假设——的身份，指出这个“POOR (d) J'e-LI”音位格式塔之发生可能具有的职能。

在这里，我不得不缩减到极限，因为我原本对神经学文献做了一次极快而局部的俯瞰，想看看其中有哪些因素。

我曾指出，自己使用“音位格式塔”这个说法时，意义稍接近神经学家 CONRAD 所赋予的意义。后者从 GOLDSTEIN 等人出发，重新考察失语症的格式塔研究。CONRAD 在格式塔的发生中，区分了 Vorgestalt〔前格式塔〕与最终格式塔……这些我都跳过……我认为，“POOR (d) J'e-LI”这个格式塔，远更接近 Conrad STEIN 所谓的前格式塔。

这个前格式塔的另一个面向——无论“POOR (d) J'e-LI”这个前格式塔本身如何——也会让我们想到 GUILLAUME 对“未分化的词—句时期”的构想。用 LECLAIRE 的话说，“POOR (d) J'e-LI”是一种伴随某种筋斗的秘密吟发，一种享有特权的词—句，内含后来一切句法发展的起源。

但我们再稍停一刻，指出这个音位前格式塔，可以非常边缘地位于 LURIA 与 LUDOVIC 所描述的共实践性语言中。在《儿童的缄默症与沉默》一文[注2]中，作者评述 ZAZZO 对 LURIA 构想的分析，把共实践性语言定义为不同于“……真正语言，因为它并未从现实与行动中脱离，而混合于当下活动。它只是一种强调姿势、表情或行动的方式。”他们把它与规划性语言、信息性语言区分开来……这些我跳过。

> [注2] S. Lebovici、R. Diatkine、F. Klein、D. Diatkine-Kalmanson：《儿童精神病学》，第4卷第1册，1963年。

即便我们重申这些构想同“运动图式”或 SCHILDER 的理论发展这类概念可能存在的表述，又即便我们还能引用 OMBRÉDANNE 对儿童语言发生的有趣论述，这一切似乎仍未十分精确地圈定问题。更重要、更

迫切也更贴近我们主题的，似乎是参照 André THOMAS 一项非常精确的研究。我只给出参照：它刊于1960年2月《医学新闻》，题为：

对婴儿的听觉爱抚——名与笔名

儿童从生命最初几天起，就对自己的名极其敏感。这种特异敏感似乎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与例如 MYKLEBUST 所描述的儿童最初回应的声音现象并不相同。后者是复制婴儿自己嘟喃的声音；他说，这会使婴儿停止咕咕发声。

最后，我们在此重申 JAKOBSON 在1939年9月一篇早期报告[注3]《儿童语言的语音法则及其在普遍音韵学中的位置》中表述的根本资料。他说，婴儿从呀呀学语过渡到严格意义上的语言时对声音的筛选，只能由这项过渡本身来解释：即声音所获得的音位价值。稍后又说：咕咕发声的语音丰富性，让位于音韵学限制。

> [注3] R. Jakobson：《儿童语言的语音法则及其在普遍音韵学中的位置》，收入《音韵学原理》，Klincksieck，1968年。

因此，甚至在我此处所谓的音韵学缩减之前——它开启了言说的组织——，早在咕咕发声、呀呀学语时期，在语言被确定为封闭系统之前，就会创造出一种潜在的音位多价性、一种语音过剩，儿童按属于自己的图式在其中个体化。

从这个时期起——这就是我提出的假设——是否已有某种个人网格、一套按 TROUBETZKOY 用法所说的音韵学筛选系统得以安装？我不

在此引证他[注4]。这些音韵筛子就像一把调号——即乐谱调号意义上的钥匙——，让人能够解读主体同能指及其相似者的表述。

> [注4] N. S. Troubetzkoy：《儿童语言的语音法则及其在普遍音韵学中的位置》，收入《音韵学原理》，巴黎，Klincksieck，1968年。

那么，这把钥匙难道不恰恰接近我们先前谈过的音位格式塔？

这个格式塔将有点像一套共鸣器，从周围语言中切出“形式”与意指，使它们能组织成一则通过个人筛子运送的讯息。

这同我们曾引的外语与母语之间关系问题类似；而在病理层面，人们也能把这些现象同言语幻觉或自我参照妄想放在一起。

但这似乎也是前意识系统的运作方式，Wortvorstellungen〔词表象〕正在其中得到组织。

关于这一点，我想很快重提拉康在1962年1月10日研讨班中的几句话会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对前意识感兴趣的是语言，是人们实际听到说话时的语言。它分节、表述我们的思想。”

“无意识像语言一样结构起来……但要使它在共同语言中表达出来，并不容易。相对于无意识主体，共同话语经过表述的语言位于外部：这个外部内部又接合着我们所谓的亲密思想。这道语言在外部流通，而且并非以非物质的方式——几公斤的语言、唱片等等。这道话语完全可以被同质化为某种留在外部的东西。语言流落街头，那里确实有一道登记：当无意识到其中使人听见自己时，究竟发生什么？这就是无意识与前意识的界限问题。”

他又说："如果我们必须考虑无意识：它就是主体的这个场所，某种东西在其中未被主体知道，却被言说所含能指的反向效应深刻重塑。就连最微小的言说也是如此：只要主体说话，就不可避免地总会再一次命名自己，却并不知道，也不知道是用什么名字。"

最后："无意识的地位建立在一个更根本的层面：言说行为的涌现。"

这只是简单重提。我们可以假定，"POOR (d) J'e-LI"这个格式塔非常接近主体涌现或消逝的那个点……例如，一个从昏迷中醒来的主体，远在他能被任何句子的声响唤醒以前，就会回应对自己名字的呼唤。这是又一条论据，说明这个格式塔指示说话主体。

幻想可以从这一面、这一点得到标定；而我也正是在这里进入对 LECLAIRE 的批评。但这个标定点并不就是幻想。我可以责备 LECLAIRE 把他的"POOR (d) J'e-LI"等同于幻想。幻想从根本上更具视觉性本质。当然，我们可引用弗洛伊德；他在1897年5月25日致 FLIESS 的信中[注5]提出假设："幻想依某些倾向，由亲历之物与听闻之物的无意识组合而产生。"

> [注5]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诞生》，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6年，致威廉·弗里斯第52封信。

但问题仍原封不动。对幻想的现象学把握，提出了幻想的"形象化"问题。

但这个问题要求我们把某一象征框架写成方程。严格说来，在我看来，这个有声的音位格式塔指示一个视点：人可从中看见某一根本幻想所特有的"形象"涌现。

它是一声用以驱邪并打开通道的喊叫，标示大他者被调动。如此提出后，我们似乎可以更好地表述 LECLAIRE 所说的话，同时避免落入同患者的镜像角逐。后一风险可能由一种强迫—唯美式的搜寻所产生：搜寻分析关系所提问题的一把根本钥匙。

这里似乎确有……对一种保证的搜寻。它远非越过焦虑、前往大他者享乐的神话场所，只是对焦虑的回避；而它又可能落回到一种異化中：受分析主体的欲望被異化到分析家的欲望里。

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此处受到追问的，似乎是分析关系中菲勒斯的问题性：通向主体一元性的道路，由父之名加以意指；它经过 Spaltung、splitting〔分裂〕，后者在现象学上是"能指化"进程中菲勒斯的"显现"。

此处，我参照拉康在1962年1月10日同一研讨班中的一则笔记。在展开一项周期函数的数学推导〔$i+1 \rightarrow (i+1)/2 \rightarrow 1$〕后，他评论道："我们遇到的第一件事是：我们所寻找的这个东西，即主体在命名自己之前的所是，其根本关系在于：如果他能把自己的名用作那项问题中所被意指之物的能指，那么把自己加到自己的名上，就是把它切分，把它一分为二。"

另一方面，音位格式塔从其本质上属于 A、大他者的秩序，因此正是歧义之点：同时面向自己与他人。这个歧义点在分析关系中显露，的确值得以极其精确的方式圈定：它与"反转"点有关，即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的表述点。

我已经尽可能缩减了我的报告。

拉康

谢谢你做了这项工作。你写得更长的部分，我们会看看怎样处理。

LECLAIRE

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立即详细回答每一次发言；二是强调其中一点，暂时悬置其他问题，再把话交给别人。我选第二种，因为我不认为开场就由我或拉康重新发言是恰当的。我觉得，那些已经用书面表达意见的人，应当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来。我想特别强调、也对我构成问题的，是 OURY 所提出的视觉元素对幻想的构成性优势。

谈到幻想时，人们通常的确会唤起它。但我在想，从分析上说，我们是否恰恰必须依幻想中所涉对象的性质，区分幻想的各种形式。这里的对象是拉康意义上的对象，即对象a。

换言之，如果所涉的是视觉领域的对象，那没有问题；但在我选的例子中，所涉的是另一种性质的对象，恰恰属于声音领域，也就是嗓音与声学领域。

我不知道是否必须把这个对象还原到视觉维度。我把问题留着，因为我想这里值得讨论。

关于幻想问题，VALABREGA 原本有一项术语问题要明确；他愿意发言吗?

让-保罗 · VALABREGA

我想说的与 OURY 一开始提出的一点相接。这是一则很短的评注，我只赋予它术语层面的效力——当然，就是术语评注可以具有的效力。我想对 Serge LECLAIRE 说，总体上我觉得他的报告令人极为满意。

像 OURY 那样，我回到“POOR (d) J’e-LI”这个公式。正如 OURY 告诉我们的，LECLAIRE 把它当成了一个幻想，甚至是根本幻想、Urphantasie。我要做的评注正针对这一点。

这类公式能被看作幻想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该公式包含根本幻想的基本元素或能指元素；但一方并不可还原为另一方。

关于刚才谈到的视觉内容与视觉形式，我不会完全同意 OURY，而更愿遵循 LECLAIRE 刚给出的指示。如果可以这样说，我会给出一个能使视觉主张者与那些认为必须在根本幻想的构成中、于驱力层面作出区分的人达成一致的说法：我会把幻想定义为一个人所讲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被讲述、发生着被讲述之事的故事。这一点并不预设谁在讲，在哪里讲，又讲给谁听。

唯一的事是，所讲述的故事可以参照视觉内容，也可以参照其他内容。在所谓根本幻想、Urphantasie 中，我所看到的本质之物是：至少在我看来，它必然通向神话。

也正因如此，在精神分析中，人不可避免地要经由意指，永不停歇地从所指转向能指，并在这项过渡的所有方向上往来。分析的这项定义，显然也适用于幻想与根本幻想的发现。

我再添一小点：作为 LECLAIRE 报告的补充，我觉得值得问他的是：在他的案例中，获得那个公式的临床条件是什么？关于我所说分析经

由意指从所指走向能指，人只能说——而且这并非批评；我刚才所说毫无批评之意——：LECLAIRE 在他的报告中做了什么？

最后再说一次，这使我的评注只剩下术语区分的效力。

LECLAIRE

要用很少几句话回答获得这个公式的临床条件，对我来说很困难。它来了、涌现了、被交付出来。而且，这个公式是一个典型例子。但我想稍停片刻的，是 VALABREGA 所论证的幻想问题。

他说，对他来说，幻想是某种故事的非人称情节。好。批评也许落在这个公式上，可它不完全落实，因为对主体来说，这个公式毕竟似乎代表一个故事的雏形——无论多么纤薄——，而且不仅是故事，还是一种行动。我曾说到翻筋斗的动作；总之，伴随这个公式、或使它实现的躯体完成，使我认为有某种属于一个故事之模型粗略完成的东西发生。

稍后若还有时间，我也许会更精确地回到这一点。

现在，我想请 IRIGARAY 女士交流她的评注。在我看来，这些评注一方面可以补充 OURY 对名的问题、或对名的敏感性所说的话；另一方面，她也许还回到了这项观察中的身体问题。

吕斯·IRIGARAY

关于 LECLAIRE 的研讨课，我想就三件颇不相同的事作三点评论。

第一点涉及名与姓之间的差异；在我看来，LECLAIRE 没有充分注意这项差异。LECLAIRE 谈到专名时，以 Georges-Philippe ELHYANI 为例；拉康谈到时，则以 Jacques LACAN 为例。

但在一方面的 ELHYANI 与 LACAN，与另一方面的 Jacques 与 Georges-Philippe 之间，在我看来存在重要差异。

LACAN 与 ELHYANI 不是专名。作为 LACAN 或 ELHYANI，主体只是一个群体的元素；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援引一个家系不顾每个人的独特性，对承载其名者所提的要求。

Georges-Philippe、Jacques 把主体定位在这个家系中。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主体的声音形象；至少在 ELHYANI 或 LACAN 这个群体内，它们说明主体的独特性，但主要是在想象层面说明；这当然并不排除象征已经在场。

在这一点上可以注意，年幼的孩子总是只被叫名，尤其母亲如此。另一方面，如果家系中的另一个人——尤其是父亲——也叫 Georges-Philippe 或 Jacques，主体就会面临一个关键问题。

名的同名现象，尤其是父子或母女之间的同名，在我看来往往会阻碍主体的生成。当然，当主体走出 ELHYANI 或 LACAN 群体时，他只能作为 Georges-Philippe ELHYANI 或 Jacques LACAN 意指自己，因为他此时会遇到其他 Georges-Philippe 或 Jacques。

可以注意，这大致发生在入学时期；这是设置俄狄浦斯问题、通向象征界的关键时刻。

于是，ELHYANI、LACAN 被加到那个更原初也更想象的 Georges-Philippe 或 Jacques 上，用来把主体定位在他此时才真正进入的社会中。家庭归根结底更像另一个母亲，而不是真正的社会。

因此，专名是一个声音形象与一道象征印记的接合。

但在我看来，尤其在认同层面，Georges-Philippe 或 Jacques 与 ELHYANI 或 LACAN 之间，总会留有差异。例如，主体对一个 Georges-Philippe 的死，与对一个 ELHYANI 的死，并不会作出相同反应。

接着是第二点：LECLAIRE 谈到无意识的空面具时，我希望他解释自己的意思，因为他的文本实际上似乎并不把无意识看作空的。而且我认为，如果分析家把无意识看作空的，他们同 Claude LÉVI-STRAUSS 的距离就比自己所说的更近。

如果无意识是空的，它就只通过行为链条显现——此处的“行为”取最宽泛意义——，而不是通过形象或音位内容显现。

无意识究竟充满还是空无，似乎是一个完全根本的问题。如果分析家如此难以谈论无意识，难道不恰恰因为它首先是一个结构？这结构可通过与其他无意识对立、或至少比较而加以标定；它同某个主体的结构既相似又不同。

第三点：如果无意识诞生于有机体与能指的相遇，为什么 LECLAIRE 援引精妙差异的经验、翻筋斗的动作与反转姿态？在我看来，它们处于严格的身体层面。

LECLAIRE　是否想说，婴儿的身体行为已经以同能指平行的方式得到组织？可那难道不会消除能指植入有机体的问题——无意识将从这场戏剧中诞生？

在我看来，有机体的原创性没有得到充分保留。除非 LECLAIRE 所暗示的是：这里有某种主体在自己身上尝试的 fort-da，用来掌控有机体与能指的那项原初相遇。但如果已经有了掌控，它还触及最古老的无意识层面吗？

LECLAIRE

这里提出了几个问题，至少三个。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只能保留所提出的——我几乎要说是临床论据——的全部价值，它们涉及名的特权价值。IRIGARAY　女士说，名说明了每个人的独特性，但尤其在想象层面上说明。我会在这个层面提出一个问题：这里触及了一个极为敏感的点，因为我们当然还必须更严格地明确，这个想象层面恰恰意味着什么，它同什么对立——当然是同象征对立，可在这个案例里究竟怎样对立，为什么，尤其在初级层面上？

关于“空面具”这个表达以及尤其是“空”的问题，我想它唤起、或激活了我们熟悉的整个幻想系列；如果可以这样说，这些幻想都涉及满与空的对立。

我选的词也许不太好；但抓住我的是面具的这个形象，其理由无疑还须重新检讨。

“空”这个词在此以精确意义使用：那里没有现成的意义，没有制成的意指；这恰恰与意义的满溢或过度充满相反。如果“空”在无意识的面具或无意识的空面具这一说法中有什么意义，我希望它被沿这个方向理解。

至于身体如何被牵涉、有机体与能指相遇的问题，我把它看作一个关键问题。如果讨论结束时还能给我一点时间，我想自己可以精确回到对此要说的话。这恰恰与我刚才已经强调的“POOR (d) J’e-LI”公式之价值相关：在肌肉层面上，它几乎可说具有鼓舞性。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虽然这会暂时显得没有多少意义：这个公式已经以某种方式是能指的一场模仿表演。稍后如果有时间，我会回到这里。

拉康

关于名的问题，我只想作一个小评注。下次，如果我没记错，我会把一位名叫 Rosa KATZ 的人所写的一部名字心理学著作的德语书目写到黑板上[注6]。

> [注6] Rosa Katz：Psychologie des Vornamens〔《名字心理学》〕，伯尔尼，Huber，1964年。

我想，吕斯·IRIGARAY 毕竟已经说出这个主题上最根本的东西：名与姓之间区分的要害在于，名是由父母给予的，而姓是被传递的。

这远比用姓的通类性对立名的独特性的分类面向重要。

名字绝不构成什么独特性。至多，它的根本性在于：它翻译出某种伴随孩子诞生、又清楚地来自父母的东西。在语言宇宙中、在名字中，

孩子的位置已经被确定、被选择；这是最表面的说明之一……塞尔日·LECLAIRE。

LEMOINE　将作为我们这个被极为任意地切分出来的第一部分之结尾——可以称为理论性评论，或具有理论性质的评论。

保罗·LEMOINE

我不觉得自己要说的是理论，因为这些话更多是我在上次闭门研讨班听完 LECLAIRE 精彩报告后所作若干反思的启发。

我要说的有两点。第一，LECLAIRE　完全没有提到梦的最后一句；在我看来，这句话至关重要，因为它恰恰是对他的呼唤，使这个梦成为一个移情之梦。

最后一句究竟说了什么？

“我们三人向低处一片隐约可见的林中空地走去。”

好，对我来说，这片空地很“清楚”。此处恰恰唤起　LECLAIRE　的名字，患者仿佛在呼唤他的名。因此，这已经是对名的呼唤。可还有第二次对名的呼唤，而且是另一个名：父之名。它由独角兽指出。因为独角兽是什么？

它是一种神异动物，惟有躺在处女怀中才能获得平静——LECLAIRE 在1960年发表于《现代》的文章中如此告诉我们。这恰恰就是贞洁禁忌的问题；而且必须注意，这位处女也许就是母亲。但梦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她；这位处女就是 Philippe 的母亲。

而 Philippe 的母亲，就是回应父亲欲望的人。如果父亲娶的是处女，一位处女母亲，那么 Philippe 的名、Philippe 的身份〔……〕便无可争议。

可问题恰恰在于，Philippe 是一名强迫症者。而他母亲的欲望恰恰构成问题。所以 Philippe 对自己、对自己的身份充满最大疑惑，也所以进入了分析。

因此，分析家的名被排除在回路之外，而这里存在一种平行。我也想像已经写信问 LECLAIRE 的那样，请问这里是否有一项反移情，总之，是否有过度的反移情？他是否因此自始至终都拒绝说明自己，没有像聆听梦文开头那样专注地聆听这句向他发出的末句？

无论如何，这个最后句一方面指向分析家的名，另一方面指向父之名。

现在，我想触及刚才在这里被称为“身体”的东西，也就是患者的焦虑。

我认为这至关重要。如果患者谈到 Lili，而一切都仿佛偏离向 Licorne〔独角兽〕中的 Lili，如果一切与角相关的东西都被隐藏并汇聚在一种神异动物中，那是因为 Lili 一边最终有某种与母亲关系的等价，但它是被移位的等价，因此令人焦虑得少得多。

同样，唤起分析家的名，比唤起父亲所负载的焦虑少得多。

所以父亲在梦中被遮蔽，或者如你愿意，被凝缩在图像中；而分析家反倒明显得多，因为梦中有一片 clairière〔林中空地〕。

这把我带到“POOR (d) J’e-LI”公式。刚才有人说——而我也同意——这是反转：该公式的两个元素之间仿佛有某种对称。一边的确是 Georges，另一边是 Lili；中间有那个小符号，它就是拉康教我们使用的欲望之箭。

我的意思是，这种对称是假的。它之所以是假对称，因为 Georges 最终与 Lili 相遇；也就是说，Lili 向他……总之，同 Lili 一起，他理解、掌握了，他意指了、可说是亲历了自己的欲望。

正是欲望的这种穿越，改变了“POOR (d) J’e-LI”公式。我们在对称公式“Lili，我渴了”——“Philippe，我渴了”中，也发现这种反转。

这种反转——即回到自身、永远不断地翻转向自身的方式——显然是 Philippe 的根本问题、根本姿态。那么，这个公式有什么用？

它用来填补能指链中的一项缺失，借助自己的独特性发挥作用……我认为，它同许多分析中非常频繁、非常轻易遇到的形象不同：例如一座用两只眼睛观看的塔，一场突然转向某位女患者嘴巴的台风，或一个突然变成勃起性器的木偶。我们在分析的根本转折处、每一次需要填补焦虑时，都会遇到这些形象。

“POOR (d) J’e-LI”这个公式要古老得多——这一点已经说过——；它也许能使主体的分析走得更远，最终让主体做什么？

当他因焦虑而停滞在联想与生命的进程中时，重新找回自己。

因为必须说清楚：焦虑是在身体上被体验的，这就是问题。分析所做的，恰恰无非是使能指链运转起来，从而改变可说在主体身上得到具

身的东西。而分析归根结底，难道不正是能指的重新具身吗？它最终难道不是通过让主体能够在自己的语言中重新具身，来治愈他吗？

LECLAIRE

LEMOINE　说得对；我把他归入第一类，谨此道歉。既然我们已经进入第二组论据，也就是临床论据，我得说明：在这一点上，我会让每一则见证保留其联想价值。因为我不认为——尽管我们是在一个所谓的封闭研讨班中——我们能够进入病例讨论的维度，甚至进入对一次反移情的分析。这并不是说此事受到排除，而是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并不完全具备相应的时间和可能性。一篇分析文本所激起的回声，本身已经足够雄辩。

现在我想请 KOTSONIS-DIAMANTIS 女士发言。我想，她恰好要向我们介绍一则关于另一件事的极短观察。

Irène KOTSONIS-DIAMANTIS

在 LECLAIRE 提交给我们的这类文章中，他似乎是想借助这些词组，向我们展示无意识如何透过一条能指链向我们显现。我特意说“在我看来”，因为如果我们自己的经验没有让我们遇到这样的概念，我们就只能听信他的一面之词。

的确，在理论化、阐释以及诉诸第三者——既不是分析家，也不是受分析者的人——的层次上，这些概念在第三者看来会是任意的。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暂且接受他的话，也只有绕道我们自己的经验，才能更可靠地确信这一点。

分析家与受分析者的关系是一种两人关系，第三者——那个听的人、听众——并没有进入这段关系的“通道”。

我在这里要举出分析家与患者之间的一则回应：对话是在两个无意识之间展开的，而诉诸第三者也由此变得困难。在一次治疗中，一个孩子突然对我说：

“橙子在哪里，橙子在哪里？”〔Où est l’orange, où est l’orange ?〕

当我心里琢磨这个橙子究竟可能意味着什么时，笔下却写出了一次口误式笔误。它即便没有告诉我那个意义，至少也告诉了我自己的幻想：我写的是“器官在哪里？”〔Où est l’organe ?〕。

现在我想讲一个故事。LECLAIRE　发言后不久，几位认识当事人的人在我面前讲述了它。这个故事，是我在任何精神分析场域之外听到的；倘若其中曾有过一种精神分析的意向，那也只是在我的倾听中才发生作用。

正是 LECLAIRE 的发言，尤其是拉康的教导，为我打开了这样一个特殊入口；我听到的故事又把我引回那里。我把它题作“Norbert　　的故事”。故事讲的是一对夫妻。

丈夫二十五岁，是一位前途光明、立志成为产科医生的医师。他们有一个两岁的女儿。

母亲本人固着于自己的母亲，对孩子相当冷淡；父亲却对女儿怀有真正的激情。父亲参加住院医师资格考试，那天没有考过，因为小女儿吞下了一枚胸针，他为此心神大乱。

他放弃考试，进入海军服兵役。在那里，他虽然是一名出色的潜水员，却因头部撞上一块水泥板而死。那时孩子两岁。

二十年后，我们再次见到这位寡妇和她已经二十二岁的女儿。寡妇同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再婚；女儿也立即嫁给了一个自己同样不爱的男人。这个男人与她同姓，而且名叫 Bernard，而她亲生父亲的名字是 Norbert。

婚姻生活并不顺利。年轻女子无法忍受夫家，于是说服丈夫 Bernard 搬到一座岛上生活。

在那里，Bernard 驾车时发生了一场车祸，使年轻女子面容尽毁。经过数次手术，她大致恢复了一张正常、却已不同的脸。不久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取名 Norbert。母亲对这个孩子怀有强烈的激情；父亲则感到自己被排除在这对母子之外。

母亲总是害怕 Norbert 吞下父亲务农时使用的有害物品，尤其是杀虫剂。一天，父亲把儿子带到自己干活的田里。他将杀虫剂倒进一个容器，便走到稍远处工作，让孩子在周围玩耍。回来时，他发现碗里的液面降低了——至少他有所怀疑，也想到了儿子，却没有继续追究。

一小时后，孩子感到不适；父亲还没来得及把他送到医院，他便死了。

经由这个故事，我重新回到了 LECLAIRE 对我们谈过的内容。它在这里向我略微展示出他曾经展示的东西：幻想关系如何同主体之名出现关联；在 Norbert 的故事中，尤其是同父亲之名相关。我们在这里是经由什么路径重新找到它的呢？

我们看到，一个年轻女子两岁时失去父亲，独自随母亲长大；她找了一个丈夫，而且无疑也同时为自己找了一个菲勒斯。她的选择如下：X 先生与她父亲同姓，因而也与她本人同姓。她失去了“Norbert”，后来嫁给 Bernard。事实上，Bernard 是个颇为粗朴的农民，恰好与前途光明的医生 Norbert 完全相反。

两个名字之间的这种音节倒置，似乎在这里向我们揭示了这个年轻女子最无意识、最隐秘的幻想。

也许 Bernard 只是那个备受欲求、却缺席——或者说如此在场——的 Norbert 的倒置的虚像。

这个女人要如何使这幅虚像同她父亲 Norbert 那极为实在的形象相互调适？

事实上，一切就像 Bernard 肩负着取消 Norbert 的使命。他是被谁赋予了这项使命？也许是为了回应妻子；但更确定地说，是 Norbert 本人赋予的——就其经由大他者的欲望而显现而言。

Bernard 对这个女人来说是什么？他难道不是解毒剂、抗毒剂，不是那个将会取消 Norbert 的人吗？年轻女子犯下的第一次弑父，就是嫁给 Bernard。从那以后，承担此事的似乎便是 Bernard 本人：先是毁掉妻子脸上 Norbert 的标记与印痕；继而杀死她的儿子——复活了两年的 Norbert——而所用之物，简直再合适不过：杀虫剂。

这里还有一些其他要素值得深入探究。例如，我们不断遇到对母亲的指涉：Norbert 想成为产科医生；在海军服役；死在海上；这对夫妻后来又搬到岛上生活。

但这个例子只是一则转述的故事，我们没有对它做过分析；而我目前的经验，也不允许我超出刚才给出的这些要素再往前走。

LECLAIRE

关于这个非同寻常的故事，没有多少可补充的……〔对拉康说〕：您刚才开始记下“Norbert 的故事”了吗?

拉康

我想让大家把它记住。这值得记住。这是一个没有经过分析、也无法加以分析的故事。

可是 Norbert 这个名字刚才没有被听清。我想让人把它写下来。

LECLAIRE

我这里还有许多发言稿。LEMOINE　　女士的这一篇谈的是独角兽之梦。

Gennie LEMOINE

我不是分析家，也不是医生；而且我想，这一点在下面会显得再明显不过。不过，有人邀请我把自己完全凭直觉得来的想法告诉各位。那我就说说看。

Serge LECLAIRE 在发言末尾说：“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可是不行，我们走不了！

他尽可以围绕这个主题再提出一种变奏："or"倒置后会给出"rose"，如同疤痕、倒置的性器，或女人那朵倒置的玫瑰。然而，无论能指链、"POOR (d) J'e-LI"这组密码，尤其是梦本身，都不是可以无穷变奏的主题或文本。

所以，要走得更远，我们就必须成为分析家本人，并让受分析者坐在我们面前，也就是说，必须继续进行这场分析。

最后，我们还必须知道患者的真名。ELHYANI 这个名字——我想在希伯来语中意为"主之子"，但我不懂希伯来语——大概是为行文需要而杜撰的。如果我们知道真名，就会看到这个姓如何同 LECLAIRE、同梦中的 clairière〔林间空地〕发生作用。

但我们既没有这个人，也没有他的名字；没有这些，我们实际上就只能做梦，或者更糟：下结论。比如，归结为阉割情结。可精神分析似乎恰恰与诊断相反，即使诊断是由患者本人共同作出的也一样。单纯的意识到几乎不起作用。不过 Serge LECLAIRE 还从一开始就说，专名与无意识幻想最隐秘之处相联；我想从这句话重新出发。

让我们略微重温这个梦的来龙去脉。Philippe 渴了。他在梦里平息了其他的渴，因而成功骗过了这份渴，却显然没有满足它；那些别的渴，是某种根本性无意识匮乏在前意识中的回声。因此，梦就像一间回声室。反过来，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当 Philippe 偶尔说"Lili，我渴了"时，他至少表达了两个欲望：他需要喝水，也爱着 Lili。最重要的并不是得到明说的那个欲望，因为任何言语首先都是爱的需要、一次呼唤的标志。尽管如此，至少在最初阶段，他仍然期待别人给他水喝。

所以，在语言的层次上，梦与现实中的情形截然不同。在现实中，渴被表达出来，以求获得满足；在梦中，渴没有得到表达，而且非但没有满足，反而唤醒了其他那些白天沉睡着的渴。因而可以说，Philippe 的清醒语言无疑显出了裂缝。它无疑像他的夜间语言一样残缺，因为其中颇为频繁地显现出“POOR (d) J’e-LI”这样一个没有意义的公式。

那么，在 Philippe 身上，原初推动为何没有按通常方式得到表象，并由此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替代占据精神生活，直至进入语言？为何移置中途夭折，最终走进“POOR (d) J’e-LI”这条死胡同？

无疑是因为该抛锚的时候没有抛锚；也无疑是因为一次粗暴的断奶，使父亲无须扮演分离者的角色。后续分析原本会告诉我们这一点。也许父亲本人根本就缺席了，谁知道呢？有一个叫 Jacques 的人，是父亲的兄弟，看来有时扮演、或者说占据了父亲的位置。因此，原初隐喻没有发挥作用；它没有前来把应当分开的东西分开，也就没有奠定后来的对立——而那些对立本是话语的条件。

Philippe 的精神生活仍像一片沼泽，一片睡莲无休止地驱逐另一片睡莲；在其下方，原初驱力、死亡驱力仍敞开为一个裂口。为了止住这些虚假替代的轮转，Philippe 在自己的需要上盖了一枚印〔sceau〕、留下一道疤痕：它遮蔽需要，却同时阉割了他。疤痕在他身上，玫瑰却在别处——也许就在林间空地。

并非任何人都能替他指出道路；因此患者向分析家发出呼唤，请他帮助自己把疤痕重新转化为尖刺。

受分析者对分析家的这次呼唤，从起点到终点都采取了两个专名的形式：Georges-Philippe——“主之子？”——向 Serge LECLAIRE 发出呼

唤，请他从父亲缺席的那一刻起，同自己一起接续这段历史，从而让他得以在尽可能接近第一个象征性链环的地方，重新接上能指链。

Philippe 以后也许会走进那片林间空地；在那里，他成为男人，能够摘取玫瑰。成为男人之后，他也能让人用我们尚不知道的专名来称呼他，而不再叫他“主之子”。在此以前，他仍是一个吮吸乳母乳汁的孩子，给乳母本人带来莫大的满足；但患者必须清算自己的移情，才不至于继做过乳母的孩子之后，又变成分析家的孩子。[注]

> [注] Nom propre 在本课是“专名”这一语言—主体概念，不等于“真实姓名”。后文与分析家虚构姓名相对的 noms réels 才可依语境译“真名”。

唯有那时，他才获准承担自己的专名；这个名字不再是他那位象征性地死去的父亲之名。

他也将能够以第一人称说话，同时让第二和第三人称在自己身上发言。那只带着沉睡尖刺的独角兽之梦，至此结束。

Philippe 最终经过两次洗礼，征服了自己的同一性。专名的传递无疑是一个社会学事实；然而，专名贴附于人，正如普通名词贴附于物——倘若物没有被命名，我们便无法把它辨认出来。

因此，承担一个名字会对人产生意义和作用；我们也可以谈论对名字的征服。

所以，对分析家而言，问题在于：在各个人称彼此分离之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准许无意识奠定第一人称。

从这个角度看，文学是在作者这个人身上并且经由作者而放大了的分析；同时，用 Jean PAULHAN 的说法，它也是一种放大了的语言，其中的隐喻和转喻仿佛是在显微镜下显现出来。

但梦不是一篇署有作者姓名的文本。它只是一首诗的反面。

LECLAIRE

我们至少还有三篇文本。请 MARKOVITCH 小姐发言。

Francine MARKOVITCH

在我看来，对“独角兽之梦”的评论带来了一些困难；我试着把它们圈定出来。不过，分析并不是我十分熟悉的思想进路，所以我无法以极端严密的方式展开下面这些思考。

我们无疑必须承认：精神分析家以杜撰的名字替换真名时，不能不把这些真名所提供的全部意指链圈定出来、标示出来。然而，在我们所讨论的文本里，这样承担风险，似乎对应着语言的一种分离：语言的语音面与语义面之间仿佛存在一道根本断裂，因为 Licorne〔独角兽〕的几个音节可以被孤立处理，直到随后才像补救措施一样，以一条向量的方向，把语音面同语义面联系起来。

说到底，这种方法似乎意味着一种关切：只把语言当作声学痕迹来处理；但弗洛伊德已经使问题摆脱了以下两项之间的二选一：

- 符号相对于意义的偶然性；
- 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单向关系或因果关系。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最终抵达的这一点——这条“……其彻底缩合为我们给出了独角兽的能指链；独角兽这个能指在这里作为饮水欲望的转喻出现，而这一欲望驱动着梦……”——也许并没有让我们经历一段足够长的迂回。

倘若“……在分析这场独一无二的对谈中，它经由患者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曲折，向患者揭示那些对他同样具有根本意义的结构，也就是俄狄浦斯结构与阉割结构，并为每个人梳理这几个关键能指的种种命运……”那么，人们就可能感到诧异：独角兽这个形象未经过足够长的迂回，就过快地被还原成了“根本性的东西”。

从《贵妇与独角兽》挂毯，直到《阿丝特蕾》结尾所说、由狮子和独角兽守护的“真理之泉”，贯穿着一个主题。它虽被铭写在双重语域中，却依然是同一个主题：

- 一方面是骑士之爱和卡特里派教会的语域；
- 另一方面是正统教会与婚姻的语域。

独角兽像狮子一样是一个角色，也就是说，它在神话内部承担某种作用；正因如此，我们不能避开前面所说的迂回，不能避开“能指的隘道”。而神话并不把狮子与独角兽分开：它把两者一并安置在那里。

独角兽会出现在这个梦里——这样的梦同被唤起的童年记忆一样罕见；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幸曾生活在一个拥有“独角兽喷泉”的地方：喷泉因顶部立着这种传说动物的雕像而得名，又通向附近另一处得到偏爱的地方，名叫“玫瑰园”；而《贵妇与独角兽》的一幅挂毯——“味

觉”——恰恰向我们展示了一座玫瑰园。独角兽的这种在场，本应让我们更加留意狮子的缺席。

即便只考虑这两个音节的语音面，当我们要说明专名同无意识幻想最隐秘之处相联时，这个非人称代词 ON 又能向研究开启多少方向！

于是，在患者名字中反复出现的 Li——重复并不只是坚持出现——与非人称代词之间，就会有某种矛盾；这种矛盾也许并非同狮子的缺席毫无关系。

人们知道狮子与独角兽在正统教会中的象征意义：

- 狮子属于勇气和力量一边，象征教会的权能；
- 至于独角兽，由于基督教会有一种传统，认为它只能被处女捕获，

它便同时成为纯洁与宗教的象征。

然而，如果追随《贵妇与独角兽》六幅挂毯的展开，我们就会提出一种假设：这种象征主义容许一种交叉阅读，因为它也向我们指示了另一个语域，即“异端”的语域。只是在这一点上，出现了一种错位：异端与正统并不是同一场域内部对称抹除的结果；其中一方在这里倒像是一副面具，像是为了防范它所谓的摩尼教诱惑而采取的意志。

要展开这一假设，就必须承认，挂毯的顺序并非它们目前在克吕尼博物馆的陈列顺序——这个顺序反倒显露出一种源于基督教晚期产物的神话体系——而是如下顺序：味觉、嗅觉、听觉、致我唯一的欲望、触觉、视觉。这些挂毯似乎把各种感觉作为身体的根本形象搬上了舞台。“致我唯一的欲望”这幅挂毯插入其中，向我们表明：身体在这里

并不是某种精神现实的隐喻。倘若这六幕场景之间具有同质性，那么它们就应当把我们引上一条思考身体的道路。

不过，“致我唯一的欲望”又像是指出了这些形象所在曲线上的一个拐点。只有这幅挂毯带有文字，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挂毯中没有语言。然而，如果这组挂毯是一则不受时间约束的故事，如果它是在我们面前上演的一出戏剧，那么此处似乎发生了某种危机；危机表现为两项主题的矛盾：首饰盒的主题由帐篷接续，而鸽子锁链的主题则由把帐篷系在树上的绳索接续。

帐篷仿佛是这两个主题的会合点。欲望在为自己命名时，必须经过想象界中的一次反思——就“回到自身”这个严格意义而言——而这次反思先于镜像反思。身体经由语言第一次回到自身，也许意味着：反思并不是意识或灵魂所专有的结构，但它也不是不加区别地分布在所有感觉上。这道切割、这处空白——因为“致我唯一的欲望”并不指称任何一种感觉——表明人们已经转入另一个秩序；最初几幅挂毯的优雅也由此消失。

爱由于想要自己的锁链，只能在想象界中无穷无尽地映照自身；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想要自己的死亡。因此，“致我唯一的欲望”标志着：欲望只有一个，它不能成为身体的谓词，它本身就是这个身体。在感觉的层次上，欲望被置入一种分化。每种感觉的运作所带来的快感中，都已经设定了回到自身的能力，也就是反身性的维度；正是在这个运用交错配列〔chiasme〕的点上，审美与景观才得以诞生……换言之，欲望的结构是这样的：把它指称为匮乏、指称为切割，并不会使快感成为满足、成为切口的愈合；快感反而是切口向自身的返回。由此可见，反身性不是意识所专有的结构；可以说，意识—无意识这一

对项分布在肉身的厚度之中。作为知觉场所的身体表面，就是欲望映照自身的镜子。身体回到自身时，欲望在其中成为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欲望从各种感觉中发生，因为时间反倒恰恰起源于这种身体位置。

骑士之爱中诸角色的相对位置，是卡特里派异端借以表达自身的面具；它不过投射了对欲望处境的这种认识：欲望一旦想要自身，它遇到的就是死亡，而且死亡是它唯一能够遇到的东西。

这里需要表述出来的，是这幅挂毯中象征主义的缺席：

- 挂毯上方三只鸟所演出的戏剧；
- 贵妇两侧动物所采取的纹章式姿态；
- 它们所持的盾徽；
- 北方树木——橡树和冬青——相对于南方树木，即橙树和那株异域树木的位置；
- 小动物在挂毯中的分布所营造的氛围，而狐狸、狼和黑豹似乎正在窥伺它们；
- 两面旗帜的在场及其交换；
- 最后只剩一面旗帜：一面方形旗，红色底面上有一道蓝色斜带，斜带上饰有三轮银月；

这一切对我们而言之所以是象征性的，似乎只是因为：意义只有在我们把它化作某种超越性时，才能抵达我们。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意义

问题封闭在情感与理性之间时，就不得不找出一个超越概念层面的第三维度。

正统教会的“诡计”，恰恰在于设定了这项二选一，进而设定一种超越的必要性；它由此回避了想象界，而没有把意义理解为欲望向自身的扭转。然而，最后两幅挂毯上演的恰恰是这一点：“触觉”与“视觉”，正是在这里曾经讨论过的逻辑思想赖以表述自身的两种感觉。

在 Begriff、即概念的秩序中，结合在一起的是：

- 一方面，手掌握和支配的姿态；
- 另一方面，凝视与镜像反思，也就是镜面上那场误认镜子深度的游戏；

镜子的另一边。

而如果“视觉”挂毯是最后一幅，也许是为了在这个戏剧性的终局中提示一种返回的可能；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这组挂毯的循环仿佛闭合了。也许在“触觉”中，独角兽终于被捕获。

然而，它揭示出众所周知的事实——独角兽能被谁捕获——时，也拆散了一个统一体；另一个故事由此开始。

由于欲望只能继续作为欲望存在，并迷失于想象界，“致我唯一的欲望”这个表述所构成的，仿佛是一份献礼；

“致我唯一的欲望”是一个终结、一次死亡，但并不是说死亡具有独一无二的单一性质，而是在死亡驱力存在的意义上如此。

在尝试同时占有与认识、尝试镜像反思时，欲望遇到了死亡的另一种形象；但正统在这里陷入了另一种摩尼教，异于它指责异端所受诱惑的那一种。两者并不处于同一层面。正统把欲望安排成一种流亡，对欲望实施某种经济处置，再以死亡的单一性赎回它。它通过设定相对于理性的超越性而误认了想象界；换言之，即使它恰好在欲望触及死亡欲望并由此构成自身的点上重新把握欲望，它仍把死亡变没了。

既然我们早已拒绝站到历史视角所代表的那种身体之外的位置，就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卡特里派贞洁相对于文艺复兴所施行的身体神化，具有何种意义？这种身体神化在 Pierre d'AUBUSSON 的挂毯中显露出来。

这种身体神化——NIETZSCHE 也以奇异方式、秉持同一种精神重新提出过——同时也是对夜间力量和想象界的神化；它恰好与正统思想相对立。对正统思想来说，光的隐喻一旦像我们所做的那样重新联系到凝视、从而联系到身体，就只不过是白昼清醒的隐喻。卡特里派神秘主义所表达的，也许不同于阴影与光明之间的双重极性。或者更准确地说，阴影与光明不是两个原则，而是在欲望的本性中交叉起来。

卡特里派的贞洁未必不是身体的一种意义。文艺复兴——它在这一点上属于异端——把这种思想视作某种死亡：只须想一想，在佛罗伦萨 MEDICI 家族的陵墓中，MICHEL-ANGE 如何打磨并雕刻"夜"的身体，使之臻于某种完美与丰满，所有曲线似乎都闭合于自身；而"昼"的形态却仿佛只是在努力挣脱物质。

因此，想象界的这个位置使我们不再用象征的语言来理解——这里对"象征"一词的使用比较宽泛，并不符合本研讨班的用法。如果概念思

想需要象征，那么身体思想并不是仅凭一种可归因于几何对称的术语倒置便突然出现。在这里，倒下的是象征主义本身。

“创造性的身体为自己创造了精神，把它作为自身意志的一只手。”

“Das schaffende Selbst schuf sich Achten und Verachten, es schuf sich Lust und Weh.

Der schaffende Leib schuf sich den Geist als eine Hand seines Willens.”〔“创造性的自我为自己创造了尊重与蔑视，创造了欢愉与痛苦。创造性的身体为自己创造了精神，把它作为自身意志的一只手。”〕（Nietzsche：《Also sprach Zarathustra》）

在大多数谈论身体的段落中，NIETZSCHE[注7]都把身体联系到自身〔Soi, Selbst〕的结构，仿佛是为了意指自身身体的这种反身性。这里重要的是注意佛教思想与西方思想某些方面之间的汇合。NIETZSCHE通过阐发“宇宙自我”的概念，使超验身体的思想得以显现，尽管他没有使用这个表述。

> [注7] Nietzsche：《Ecce Homo》，载《哲学全集》，巴黎，Gallimard，七星文库，1974年。

如果这幅挂毯确实可以说是一首具有双重入口的诗，如果它像每一首卡特里派诗歌一样，在两个层面上意指，从而容许每个教会作出不同的解读，那么以这种方式呈现欲望历史中的连续性，并非不可能。

在欲望把自身构成为切割的这种返回之前，首先需要有认同这个形象；第一幅挂毯所呈现的正是它，其中贵妇正在给一只猎鹰喂食种子。

她站在玫瑰园前，但到了第二幅挂毯，玫瑰园已经消失。香气是这种距离、这种差异更为微妙的形式：尚且不涉及切割与返回的复杂化，仅凭身体的在场，这种距离与差异就已经得到设定。“听觉”中彼此交换的旗帜，位于欲望之前的那个点上，仿佛是身体的某个顶峰，也是呼唤的维度。那里已经可以读出一种忧郁。然而，只有相对于想象界、只有因为身体同语言处在某种变位关系中，身体的这个和声维度、这种“倾听”才成为可能。

因此，这些挂毯之间的连续性并不在于从一幅过渡到另一幅，而在于对其中任何一幅的深入。我们似乎已经远离了独角兽之梦。

为了用几项提示补足这段迂回，也许应当注意：患者不断移置梦中某些能指的意义，却没有顾及自己所说的、在梦中体验到的那种异乎寻常的性质。他借助自由联想的方法，把取自白昼生活且意义单一的能指黏附到 sable 这个词上。

在纹章和盾徽的语言中，sable 是黑色的名称。在那片树木呈现鲜明而单纯色彩的森林中，他刻意不去强调其魔幻性质；即便森林可以说“开口说话”时也是如此：当他想到森林中的许多动物，一只独角兽横穿他的道路——它恰恰是神话动物，不同于那许许多多普通动物，并赋予这片森林的秘密以形态。

所有被唤起的记忆似乎都排除了回忆再现〔réminiscence〕——这正是 KIERKEGAARD 对追忆〔ressouvenir〕与记忆〔mémoire〕所作的区分——而分析家可以说受到诱惑，也加入了这场游戏。患者难道不是被自己的欲望摆布了吗?

分析家难道不也在某种程度上被他带着走了吗?

我们先前提出过这个问题：骑士之爱是否是卡特里派神秘主义的象征？看来恰恰相反，身体无法扮演象征的角色，而是思想唯一可能的形式。宗教所固有的超越性切割在这里借象征性和解这一事实进入；它不过是正统教会的面具。

正统教会把欲望与死亡的游戏称作摩尼教的诱惑；它把单一的死亡化作一道过渡，并由此像我们说过的那样使死亡变得精微、难以捉摸。欲望的这些形象之所以借彩线和挂毯经纬的编织向我们显现，并非偶然。我们的文化没有在浮雕的质料中、在绘画那虚幻的深度中把这一切传递给我们，而是在挂毯鲜活的表面中，在其表面的厚度中把它交给了我们：某种东西从正面穿到反面，又在梦中以女性身体的形式重新出现。

梦似乎指示的、而双掌合成贝壳的隐喻恰恰拒绝的，是身体的一种贫乏而图式化的形式：意义。

向量化似乎反倒应当是这样的：梦对身体所作的指示，只是为了提示这幅挂毯被拒绝的在场；而通过挂毯，它提示了欲望这六种形象之间更为根本的变位关系——最终提示的就是身体。

拉康

至于其他发言，我们之后再看要作出什么决定；眼下先把这篇确实非常出色的发言油印出来。Jacques-Alain MILLER 的文本要到下周才能拿到，这一篇大概要稍晚一些才能拿到。

LECLAIRE

就我而言，我当然首先希望大家重新研读 MARKOVITCH 小姐的文本，同时把《贵妇与独角兽》的整组挂毯摆在眼前——这并不太难。不过，比起作答，我也许更想亲自为这场讨论补充一则评论。还有两个人好意给我写了东西，也就是 MONDZAIN 小姐和 MAJOR 先生；我想给他们机会，把各自的思考告诉大家，不会花太长时间。

Marie-Lise MONDZAIN

听过前面的发言后，我有一点感觉：LECLAIRE 的文本在临床上引发我的这几项思考，会覆盖一些已经说过的东西，因而显得有些重复。

不过，既然有人要我说，我就按原样说出来。鉴于前面的发言都强调“POOR (d) J'e-LI”这个术语，我也许会从自己写给 LECLAIRE 的文字末尾说起。

LECLAIRE 在文本中告诉我们，一般而言，分析家很难让患者说出这类公式。他说，这种表面上如此无害的揭露，有一点像是无耻到了极点，甚至走到了亵渎的边缘。他尤其强调了亵渎问题，并向我们展示“POOR (d) J'e-LI”这个说法如何同父亲之名、患者之名以及父系姓氏的纽带相关。

LEMOINE 女士刚才提到 ELHYANI 这个名字可能具有的意义：“主之子”。我也曾提出过这个问题，可我像她一样不懂希伯来语。此外，我还想过 ELHYANI 究竟是真名，还是一个杜撰的名字。尽管如此，这种汇合依然相当引人注目。

这个名字带有闪米特语的回响，而律法石版上有一条诫命说：“不可妄称雅威、你的上帝之名。”

我曾想，一个叫 Georges-Philippe ELHYANI 的人——无论是犹太人，甚至也许是基督徒——几乎不可能不知道这条诫命；因而“POOR (d) J’e-LI”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像一声诅咒，也像宗教意义上的亵渎，是一种极其巧妙地说出“天主之名！”〔nom de Dieu !〕的方式。它采用了某些神经症症状、某些临床特征有时特有的伪装形式；作为分析家，我们很熟悉这种情形：越是想把逾越伪装起来，逾越反而显露得越清楚。

“POOR (d) J’e-LI”这个音位的另一个方面也曾触动我；OURY 和其他人已经从音位层面谈过它。我不像 OURY 那样拥有精确而丰富的资料。我只是翻阅了一些儿童心理学书籍，找的都是相当普通的资料，因为我觉得它让我想起了某种东西：孩子们喜欢杜撰的词语或说法，以及儿童的语言游戏。

我查到的东西既让我有点失望，又让我有点满意：几乎所有观察都一致指出，某些声音先于另一些声音出现。例如，r 这样的声音是最早出现的声音之一，而且尤其同愉快的身体激动相联，仿佛颇能标志这种激动；字母 p 则是最早发出的辅音之一。人们也的确常谈到牙牙学语〔lallation〕。

语言游戏与愉快的身体激动之间的这种联系，使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类语音表达是否可能同愉快的身体面向、同与之相联或曾经相联的身体快感有关？我还想——我也向 LECLAIRE 提过这个问题——通常难以获得、收集这类公式，是否可能源于一种极早期的遗忘。它也许同最初那次愉快身体经验被遗忘处于同一时期、属于同一秩序、朝向同一方向，甚至也同最初几次手淫经验的遗忘相似——据说人们甚至在婴儿身上观察到过这类经验。

这就汇合于一个 LECLAIRE 说过会向我们讨论的问题：无意识和能指链相对于身体及身体问题具有怎样的关系。我也在梦的层次上提出了身体、Philippe 的身体这个问题。这里已经有人说过，LECLAIRE 在梦中的位置如何相对于那片 clairière〔林间空地〕得到定位。LECLAIRE 对我们谈到这个梦时，说它是一场关于渴的梦；如果我理解正确，他把欲望的位置安置在这份渴的层次上。

若所谓"关于渴的梦"，是指一个起源于口渴、具有躯体来源的梦，那么它并不完全符合我们对这类梦的经典认识。比如，人们至少会期待 Philippe 梦见一眼泉水、梦见水，或梦见某种可以饮用的液体。

然而，从那个通向一片其实并未抵达的林间空地的梦，到口渴的显现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延迟。我很愿意向 LECLAIRE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关于渴的梦"是否应当理解为，是这个梦使 Philippe 感到口渴？因为在 Philippe 向 LECLAIRE 讲述故事的运动中，说到底存在两个时刻：

- 首先是梦的时刻：Philippe 睡着、躺着，Philippe 梦见 LECLAIRE、向着 LECLAIRE 做梦〔rêve de LECLAIRE, à LECLAIRE〕；这就像在分析的躺椅上，Philippe 对 LECLAIRE 说话。

- 其次，在话语中还设定了另一个 Philippe：他走出梦境，醒来去喝水。这时，他不再是同 LECLAIRE 的欲望相关联的 Philippe，而是同"Philippe，我渴了"相关联的 Philippe，同他童年的身体本身相关联的 Philippe；他朝向另一种欲望。说"Philippe，我渴了"的这个 Philippe，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Philippe，是从全世界所有 Philippe 当

中被单独拣选并区别出来的那一个。也许作出区分的是他母亲，母亲在他幼年时也许曾哺乳过他；至少在他的叙述中，出现的是另一个女性形象——Lili。是她给他起了这个绰号：

“Philippe，我渴了”，并以此向他致意，把他当作这样一个人来称呼。

拉康

MONDZAIN 小姐刚才说的确实很重要。

我先前请 ISRAEL 发言，他准备好什么了吗?

Lucien ISRAEL——这个可以留到以后。

拉康〔对 LECLAIRE 说〕——那我们请 MAJOR 发言。

LECLAIRE

我请 MAJOR 立刻上来发言，把作结的任务交给他。他会作一则分析性评论，看来与这里带出的材料极为贴近。下次，我希望能有机会告诉各位，在总结这场讨论时，我原本想强调什么、想把重音落在哪里。

也就是这里所涉之物、可能涉及的客体具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性质：它是一条公式、一句迸发式呼语，是某种被高声或低声说出的东西。尤其在这一点上，我原本想提醒各位注意 Philippe 分析中的另一个要素，即“钩镰梦”〔rêve à la serpe〕——MAJOR 也提到了它。在那里，我们以更加精确的方式发现了属于呼唤秩序的东西。

René MAJOR

我要说，这可以围绕分析家欲望与主体降临的相遇而展开，其踪迹就在专名之中。

我直奔最核心的一点。正是在无意识这块特许场地上——意义从非意义中涌现——Serge LECLAIRE 围绕专名及其同根本幻想的关系，以一种初级类型逻辑的严密性，把我们带到了某种逾越的边缘。

他为我们展示了无意识的根本机制：隐喻性替代与转喻性移置。

Philippe 在1960年形成的独角兽之梦的无意识文本是："Lili—海滩—渴—沙—皮肤—脚—角"；今年一月，他又在其上添加了 Georges-Philippe ELHYANI 的根本幻想的音位转写："POOR (d) J'e-LI"。

他向我们给出了若干标准；在分析进路中，正是这些标准使他区分、保留并强调某一组音位对，而不是另一组。他所保留的标准，主要以精神分析中的三个根本概念为依据：

- 能指要素的重复；
- 不可还原的驱力，其表象受到压抑、移置与凝缩的作用；
- 最后，是无意识过程的初级层次上构成性的逻辑关系与矛盾的缺席。

无意识、驱力、重复处在不可拆解的关联中，却仍呼唤第四个概念——正如 Jacques LACAN 在《精神分析的基础》研讨班中所坚持的那

样——即移情。〔参见1963—1964年研讨班《四个基本概念》：4月15日、4月22日、4月29日、6月10日、6月17日、6月24日。〕

而且，在我之前发言的几个人，恰恰又回到了移情。

我曾想运用 Serge LECLAIRE 所展开的同一种方法、尤其是它同专名的表述，来说明移情。但轮到我时，我也不得不走到一次新逾越的边界：揭开分析情境的帷幕——作为现实的第三者，我被排除在这个情境之外——以便追问分析家的欲望。

这个位置再困难不过；人在这里可能撞见自己的目光正凝视着不可见之物。

我首先试着从 Philippe 的两个梦出发，辨认专名中的移情痕迹。

然后，我会冒险在分析经验的场所、在这场独一无二的对谈中开辟一条道路：透过 Philippe 根本幻想的音位转写，考察主体如何在分析家欲望的位置上降临。

在分析中，难道不正是从这种结合中，诞生了 LECLAIRE 在别处所谓的乱伦式相遇吗?

我试图在分析家与受分析者的专名彼此勾连的表述中，标示出这场乱伦式相遇。我们本应更详尽地谈论它；在这里，再说几句就够了。由于构成无意识的压抑屏障同乱伦屏障相互叠合，分析的目标——它通过试图改变系统平衡、使无意识之物成为意识之物，而表现为对意义乃至起源意义的揭露——便成为一场潜在的乱伦历险，但仍被限制在其虚拟状态之内。弗洛伊德曾以堪称典范的方式犯下这种乱伦：他使

自己的奠基之作《梦的解析》面世时，解开了此前一直困扰他的罗马〔ROMA〕之旅的谜题；ROMA 的变位词是 AMOR〔爱〕，他由此使原本在想象界中运动的东西，得以在象征秩序中展开。

主体难道不正是在放弃对欲望的迷恋——欲望就其发生作用而言，像 OEDIPE 一样同母亲及起源相联——或者担承欲望同阉割不可拆解的关联时，才通达意义、通达自我意识？这与普遍意识相对；后者正是对欲望与阉割的误认。

让我们回到 Philippe 的两个梦；我只重述它们的最后两句话。先是“独角兽之梦”：

> “我们三个人朝着一片隐约可见、位于下方的林间空地走去……”——这个要素已经有人强调过；再是“钩镰梦”的最后一句，我认为它也同移情相关：
>
> “……那么，他大概是被洞里藏着的某个物件弄伤了。我去找那个东西，以为是一根生锈的钉子。它看起来更像一把钩镰〔serpe〕……”

我要强调 serpe；它是分析家姓与名的形象化呈现。

Philippe 试图在独角兽喷泉——他记忆中的一片水域——满足自己的饮水欲望。Lili 中的“li”同这一记忆发生联想；白日残余又同它们接合起来，也就是他回想起自己曾与侄女“Anne”在森林中散步。

我们已经认出了构成他名字的音位：Eli ani。

他们在窥伺猎物时，曾在一道有溪水流过的谷底附近——梦中的“清水”〔l’eau claire〕与“林间空地”〔clairière〕——注意到许多雄鹿和雌鹿的踪迹；这表明那里是动物前来饮水的地点之一。众所周知，独角兽被描绘成马的身体，却长着鹿的头。

让我们试着像解画谜一样填补空缺，为无意识链条的音位重新赋予一段前意识话语作支撑。Philippe 也许会用这样一个不乏强迫症者特有歧义的公式来说：“循着踪迹，来到鹿头之前，我来饮用善言的清水”〔À la trace, et à la tête d’un cerf, je viens boire l’eau claire de la bonne parole〕。他在喷泉中照见自己，只是为了更好地抵抗，才把自己呈现成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这个美丽的身体只服务于我，也只服务于我—我”〔ce jo-li corps-ne-sert qu’à moi, et qu’à moi-je〕。其中重新出现了 li-corne〔独角兽〕；而这句话后半段彻底缩合后，便从那个曾用来命名 Philippe 的“moi-je〔我—我〕”上切出了分析家的名字 Serge。

> [译注1] 法语 jo-li corps-ne 可重新切分为 li-corne（独角兽），sert-je 的连读则近于 Serge；译文保留原句，以显出这条音位链。

又或者，他把自己构成为分析家的菲勒斯，并寻求后者的共谋，以遮掩自己主体性的贫乏；用 LECLAIRE 的公式说：“我是鹿之角”〔Du cerf, je suis la corne〕。

可是说到底，我是谁？我应当把自己安置在哪里，又要到哪个位置上来？

他依托分析家之名 Serge 中的“je〔我〕”，从而暂时把分析家变成自己的奴仆〔serf〕，并把自己构成为欲望主体：Georges 欲求菲勒斯——Lili 所欲求的那个菲勒斯——因而把它顶在头上，正如分析家给出的拟

声语“Pour je”一样；这是对根本幻想的翻译。笛卡尔“我思”那种断言式游戏在这里重新出现，并遭到无可避免的倒置。不过，让我们继续，借给 Philippe 一段关于第二个梦的话语：“正是一把钩镰在我脚上造成了这道伤口。”

于是，作为无意识要素标记的那道精微差异，落在“pe”与“Je”两个音位之中：阴茎—菲勒斯与喉咙之间的对立，代表了“它思”与“我在”这两个双性极点，也构成了对 Wo es war 的评注。

但尤其重要的是，分析家正是从这两个音位出发杜撰了 Georges-Philippe ELHYANI 这个名字，并在其中留下自己的印痕：1960年，Philippe 从 serpe 中的“pe”产生；1965年，这个名字又借助 Serge 中的“je”得到补足，给出 Georges，最终再给出 ELHYANI。在这个名字中，他作为主体的降临，位于对“Lili 的床”〔le lit de Lili〕的迷恋与分析家自由的知识之间；这就像弗洛伊德双重地迷恋自己年轻美丽的母亲和父亲的《圣经》知识。

三个音位：“pe、je、li”；我们在根本幻想的转写“POOR (d) J’e-LI”中重新找到了它们。

如果说，在“POOR(d)J’e-LI”的“pe”与“je”之间出现了 or，而 or 经由反转使 rose〔玫瑰〕涌现，那么，在 licorne〔独角兽〕的 cor〔角〕中，同一种运动则使 roc〔磐石〕涌现。它是死亡驱力的磐石，是欲望与阉割的阻点；用 Serge LECLAIRE 的话说，死亡驱力构成欲望主体，而这也是主体那不可还原的单一性之磐石。

钩镰在脚上造成的这道伤口，会被分析家一路向上带——同时又让它在真正的位置逗留片刻——直至头部，直至那颗长着一只角的鹿头；

在那里，Georges-Philippe 的“je〔我〕”会围绕这个骄傲的象征收紧，构成他的菲勒斯同一性：“joli port〔优美的仪态〕”。

LECLAIRE——我会试着在下周三作答并作结。

第14课 · 1965年3月31日

萨丰 奥克塔夫 · 马诺尼 LECLAIRE 吕西安 · 伊斯拉埃尔

拉康

我希望，在某个地方，我今年试图在各位面前展开、并将列入闭门研讨班议程的一部分内容，不要停留在那种学术悬置之中；而在那些自称精神分析科学团体的争论里，事情往往过多地停留在那里。

坦率地说，我宁愿让我们至少在一开始觉得，也许花了太多时间深挖同一个主题；我宁愿落入这种缺点、这种不便，也不愿落入相反的不便，也就是让人觉得我们什么也没有从中得出，只留下悬而未决的问题。

LECLAIRE　的发言今天仍将列入议程。散会时，你们也许还会觉得有些事情不够明确，或者觉得某个困境尚未解决、某处空缺尚未填补。以后，凡已经恰当地作为问题提出的东西，我想自己能够负责为之收束。总之，我希望问题得到展开，并且朝着一个远离我们途中遇见的那种东西——种种标新立异——的方向展开。

否则，谁也不会知道某个人能为我们在这里有能力听见什么作出怎样的见证。这些收益会在不同层次上累积起来。关键在于问题的表述。当然，以这种方式揭示自己的人会带来宝贵要素。确切地说，唯有某些问题在这里被阐发为回答时，有些事情才能以全部精确性说出来。

我相信，我今年给各位讲授的课程若要继续下去，确实只能从这里开启问题的方式中获得滋养：问题在它们所造成的困难层面上开启——这些困难未必属于每个人，却属于不止一个人。

这可以成为一次机会，使问题达到远比我最初着手时所能做到的更高精确度。

我要说明，由于一切尚未磨合、尚未安排妥当，上周二——也就是赶在闭门研讨班前一天——有人在瓦雷讷街既没有找到 LECLAIRE 的报告，也没有找到 Jacques-Alain MILLER 的报告。

从上周三早上起，它们就已经在那里。你们现在仍能找到并领取。

LECLAIRE，我想你现在就有话要说？

LECLAIRE

我想，要继续讨论，最好还是让若干已经表示想要发言的人说话。我自己也想发言，不完全是为了回答，而是为了参与讨论。到那时，我们再看进行到这里，是否还会冒出其他没有事先准备的发言。

那么，SAFOUAN 要作几项评论。我现在就把话交给他。

Mustapha SAFOUAN

我向拉康先生请求发言，是因为上一次我们听到了许多正确的东西，但也听到了一些明摆着错误的命题。因此，如果我们不把这场发错牌的误会弄清楚，继续讨论就毫无意义。

例如，有人告诉我们，分隔意识与无意识的屏障就是乱伦屏障。我想知道这是从哪里找来的。人们也许受到诱惑，想建立某种普遍化理论。于是，精神分析与人类学就被放在一起，它们是〔……〕。这很好，只要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首先，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分隔意识系统与无意识心理系统的屏障，同那道在孩子与母亲之间竖立起来、阻止他同母亲上床的屏障是同一道屏障。也许我把话说重了……不过，请给我另一个关于乱伦的定义。

有人会说，他不必真的同母亲上床；只要想象自己这样做，他就已经身处乱伦之中。

很好，但如果拉康先生的范畴是前来搭救我们的，我们仍得追问：这里是否存在滥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得不把它用得更过分，说道：他想象自己这样做，却以不可见的方式想象。总体上说，这没错。

我说“总体上”，是因为有时主体也会看见自己——例如在一条走廊尽头，一条死胡同里。

那时，我们知道他会遭遇什么……那件事从不会不发生。不过，如果他以不可见的方式、在自己不知情时看见自己，那么问题就会更加迫切地提出：

- 究竟是什么推动主体走出这个隐退之处？
- 更进一步：即使他已经把它彻底忘记，他又如何开始怀疑自己在不知情时身处那里？

在这里，精神分析经验对结论毫无疑问：恰恰是在乱伦屏障的某些东西仍然保留的限度内，也就是说，在父之名对主体仍保有某种意义的限度内……

我说的是父之名，因为我们知道，就现实父亲而言——也就是就父亲对孩子位置那不可还原的参照而言——这位父亲早已"依主体的愿望"死去〔参见1958—1959年研讨班《欲望及其解释》〕……因此，正是在父之名对主体仍保有某种意义的限度内，某种东西才恰好能够从无意识中到来，为自己开辟通往意识的道路。

如果有人能够坚持相反的观点——正如你们会看到的，它恰好完全相反——也许是因为他利用了这样一句话："法则不仅打击欲望，也打击欲望的真理。"这句话也许曾在某处被说过、写过，但我从未听见拉康先生这样说。即便他说过，也不难看出他的意思："法则"在这里肯定不是指乱伦禁令。

这里的"法则"指的是审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大他者的法则，是大他者权威的法则。这项权威正如拉康先生所说，是第一次言说赋予大他者的晦暗权威；它使大他者的话语获得神谕的价值。

总之，法则、父亲的道德远非打击欲望真理之物；它恰恰是唯一受真理号令的东西。

还有另一个命题并不是在这里说出的，但我们同样必须就它表明立场……

因为要澄清 LECLAIRE 带给我们的材料所涉及的东西，这一点是必要的；何况这项命题正是 LECLAIRE 自己提出的……即精神分析及精神

分析经验应当把主体引向这样一种东西：它会像是一次逾越，或被体验为逾越——顺带告诉各位，两者完全是一回事，但全部问题就在这里——引向一场“乱伦式相遇”。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精神分析经验强加给我们的结论同样不容怀疑：如果主体在精神分析经验中必须被引向某种逾越，那恰恰应当是逾越对逾越的永久诱惑。〔……〕恰恰去逾越它。

我们没有把主体引向一场“乱伦式相遇”，理由很简单：他来到我们这里时，已经把这场相遇〔……〕一并带来了。不要忘记，只要还存在一场分析，我们所面对的恰恰就是失败的、受挫的俄狄浦斯。

我们不必带领主体跨越界限，也不必让他想象自己跨越了界限；因为在他的想象中，他还做过别的什么吗？

我们恰恰要把他引到这里：让他亲手触及，有一道界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跨越。

精神分析结束时〔……〕的，是父亲形象，是它在情结中发挥作用的样子，也就是缺失显现出来的方式：

- 在男性主体身上，表现为阉割威胁；
- 在女性主体身上，表现为阴茎嫉羡；这同对阴茎的要求毫无关系。

换言之，一方要承认：除非让自己的菲勒斯服从某项精确的管辖——即使这项管辖没有写明——否则就不能使用它；另一方，我指女性受分析者，则要彻底拔除对全能母亲的任何认同。

现在，既然这些显见之事已经得到陈述或重申，我就可以转向LECLAIRE 带来的材料，即“POOR (d) J’e-LI”。首先，这个“POOR (d) J’e-LI”不是幻想——我在这里赞同 OURY——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与其说是幻想本身，不如说更接近主体借以把自身幻想化的出发点。

更准确地说，幻想不在“POOR (d) J’e-LI”之中，而在于主体喃喃说出它时命名了自己。我们再往前走一小步：他是在一个“他不知道”的背景上命名自己。

就我而言，我恰恰会把这个“他不知道”视作主体的根本幻想；我的意思是，所有幻想都是在这个“他不知道”的庇护下得到滋养〔……〕。而在这个幻想中，MONDZAIN 小姐以真正令人赞叹的敏锐，准确辨认出正在暗中酝酿的逾越。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接受拉康先生的某个观念，却把另一个抛在一边。比如说，拉康先生关于专名的命题，精神分析经验每一次都能验证。

我的意思是，任何一场分析，只要把主体带到欲望受到严肃质询的根本点上，专名——更确切地说，主体同专名的关系——就必然会来到分析前景。仿佛就在这个点上，面对唯有精神分析能够引起、而且确实会引起的那种根本摇摆，主体的欲望还可以暂时悬置。那么，发生什么？

发生的是，我们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话；下面是原话：

> “说到底，名就是这个：名字〔prénom〕。姓〔nom〕总是某个别人或某件别的东西的姓：它是父亲的姓，

> 或者家族的姓，又或者丈夫的姓；但我的名字才是我的真名，我真正所在之处就在这里。”

这些话虽然还具有一种自然而然涌现的优点——仿佛第一次来到光天化日下——却幼稚得令人绝望；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主体从中取得人们所谓自身一元性的那份缺失，主体在这样一个背景上确保、或自以为确保了这份缺失；而所有严肃的精神分析家始终都把这个背景视作一元之物的心理现实，它叫作对父亲的恨。

只有跨过这道界限，我们才能开始提出真正*有趣的**问题*。

例如，我们把〔……〕位置称为所谓原初阉割的位置，有时也把它限定为想象性的。但人们有时忘记、或倾向于忘记：这场阉割无论多么想象性，都确确实实在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它剥夺主体，从他那里夺走的不是别的，正是他的肉身。

不过，人们说这是一场原初阉割；我们也承认，只要主体还被铆固在这个位置上，就不能说他拥有任何欲望。那么，奠定欲望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法则，但法则是在同阉割不可拆解的关联中奠定欲望。由此便有以下问题：

- 这是什么意思？
- 这个位置〔……〕是否必然会在两性关系中重新出现？

为了说得更精确些，我借用拉康先生的术语：

- 在曾经是债务人之后，成为债务总账上的男性或女性债权人，意味着什么？再说得更精确些：
- 在这项操作中，(-φ) 变成了什么？
- 在“至善的毁灭”中，分析家的欲望变成了什么？

而如果分析家的欲望——正如拉康先生说过的：确定无疑！——是一种追求最大差异的欲望，那么是什么与什么之间的差异？

我提出这些问题，不是出于思辨或理论兴趣，更不是因为自己突然兴之所至，而是出于确确实实〔……〕的理由；这丝毫不减损它们的迫切性。

例如——这只是许多例子之一——我们有时必须照料一位铆固在所谓“男性抗议”位置上的女患者。面对某位具体患者时，我们有时会发现，她把自己的整个位置组织在这样一项确信上：没有任何男人能在遇见一个女人时不感到某种焦虑。这项确信当然有某种根据；否则她又怎么会坚持它？然而，它依然是一项确确实实虚假的确信。我们必须知道它何处虚假、何处又有根据，才能确定面对这位患者时应采取的策略。

至于其他，不言而喻，我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提出一连串挑战。它们不是不可能回答的问题；事实上，在我看来，它们完全可以解决，甚至已经得到了解决。它们当然既不是最困难的，也不是最有趣的问题。

我想说的只是：是时候了……如果我们希望这个研讨班产生的东西不只是无聊，那么是时候从一个比迄今为止更前沿的位置，开始追问拉康的教导。就是这些。

LECLAIRE

请允许我立即回答 SAFOUAN，当然只谈一些边缘问题。我会采用同样自由、也许略显尖锐的语气，就像他刚才所采用的那样。

我要告诉他，在我看来，比他谈及自己患者时所说的那些虚假确信更严重的，是笃定的确信。他的整篇发言似乎都在热切诉诸某个维度，也就是正统的维度。请理解为“拉康式正统”。

我赞成我们终于开始追问拉康的教导，但这种追问并不以任何正统为出发前提。

而且，SAFOUAN 的整篇发言都带着同法则之关系这个根本问题的印记。最能标示其特征的，在我看来，是一种相对于法则安置自己的方式：他一开始就把对话者置于犯错的位置。

无论对方说什么，说的都是错话，是一句蠢话，若不是一句胡话。他的确从一开始就相对于法则安置了这一切。

所以，当他追问或质疑这个命题——我们在此十分接近弗洛伊德式表述，即乱伦屏障接近、几乎等同于压抑屏障——时，我认为，只援引法则还不足以把这个立场驳斥为错误。

我知道，这正是 STEIN 长期以来所办研讨班的一条轴线〔Conrad Stein：关于《图腾与禁忌》的研讨班〕。而且，由于 MAJOR 在这里

受到点名，我希望他若有所想，能针对 SAFOUAN 的这个具体问题作出更精确的回答。

另一个同样涉及逾越问题的主题，也明确点到了我。

我不认为自己曾在交给各位的文章中引入这个主题；不过，这确实是我在别处说过的东西……我被当场抓到犯了错。当然，要抓住并不困难，何况 SAFOUAN 的根据是他听到的话：他没有我的文本。

我没有说他所转述的那些话，即分析被体验为逾越、应当被体验为逾越，或者某种逾越必须完成。我说的是，在分析之中并针对分析，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某种分析视角与另一件事之间有何关系……

所谓某种分析视角，也就是寻找一个独异点、一个不可还原之点、一个起源点，寻找被遗忘的记忆、起源的焦点……人们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姑且称为分析的这种构想、或关于分析的这种幻想，同乱伦的意义之间有何关系。

而且我说得很明确：我谈的不是乱伦的戏剧性语境，而是它的根本现实，也就是对某种代表起源点的东西作出具体质疑。我提出的是，分析过程同乱伦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许提出这个问题本身，的确可以被体验为一次逾越。

关于幻想问题，我稍后会再谈。上次我已经说过，从某种正统立场来看，也许应当、或者说人们习惯于把幻想视为有别于这个公式的东西；不过我想，这会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处理关于幻想的正统定义这一整个问题。

说到底，进行到这里，我认为最好还是尝试重新找到别的幻想，并在分析实践的层次上考察它们。我知道自己没有完全回答 SAFOUAN。

MAJOR 有什么要说吗?

MAJOR

〔……〕这里涉及把乱伦屏障比同于压抑屏障，就压抑屏障构成无意识而言。这是一种结构类比，必须安置在一个与 SAFOUAN 所暗指的层次完全不同的层次上〔……〕。

LECLAIRE

我本人丝毫无意结束讨论。不过，我希望讨论能够向前推进。

所以，我请 MANNONI 发言。

拉康

不过我要明确一点：SAFOUAN 刚才说的是，乱伦屏障正是受压抑者借以返回的东西。

Octave MANNONI

我很遗憾自己是以这种方式被请出来发言，因为我恐怕无法推动讨论。

恰恰相反，我觉得 SAFOUAN 已经把讨论引到很高的层次；现在我们要往下走了。

我得向各位道歉。我没有看日历，天真地以为这个报告是为四月份的闭门研讨班准备的，一度一直这样认为。因此，我做出来的东西有些仓促、压缩。

我原本想考察 LECLAIRE 发言中的一段——对我来说，那里过得有点快——他在其中阐述了根本幻想的非意义，以及这些东西被转写为语言的问题。的确，他没有确切地说“意义”；他说的是某种分析性理解，而我想，在他心目中，这种理解其实是一种不理解。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结，仍然悬在那里。既然他始终坚持最严格的弗洛伊德式表述，我们就必须承认，初级过程总是在次级过程背后运作。然而，同样在弗洛伊德的拓扑学中，似乎很难否认“POOR (d) J'e-LI”恰恰是一项次级产物，其中可以辨认出初级过程的效应。

他告诉我们，以前别人对他的批评正是针对这一点；不过我并不了解那些批评。

但在我看来，回应这些批评，并不必然意味着接受它们的要求；这就像人们很快会要求一名宇航员带回一份月球矿物样本。我们不能要求他就这样把无意识要素交给我们：我们永远只能在次级结构中读出它，而且恰恰只能在次级结构承受初级过程效应的限度内读出它。

只要坚持弗洛伊德的术语，在我看来，意义与非意义就是以某种方式在次级过程中相遇；除此之外，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地方能让人把握其中任何一项。只是，LECLAIRE 处理这个问题的段落，与其说是在暗示，不如说是在回避。讨论它，就等于拿一种观看方式反对他的观看方式——换上另一种方式——于是便缺乏意义。

所以我会暂且不谈——至少到结论为止，届时我会回到这个问题——并满怀把握地期待这个问题以不那么简略的方式重新得到处理；其实这已经开始了。我要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非常自由、甚至过于自由地围绕专名问题打转，多少有些漫无目的，希望遇到这样或那样一则能够非常间接地联系到 LECLAIRE 发言的评论。

我认为，除了一些方便的例子，我们不必期待社会学或民族学带来什么。

我们所关心的专名，既可以是 Toto，也可以是“Gaétan de Romorantin”。在我们的社会里，所谓父系姓氏说到底并不是父亲之名。

Jean Dupont 的父亲并不叫 Dupont；他可能叫 Paul Dupont。既然我谈到了民族学，那么有些国家——例如马达加斯加——在 Lacoute 出生时，他父亲可以改名，从此叫作“Lacoute 之父”。这时，“Lacoute 之父”才以最简单的方式成为父亲之名。系统使用姓与名，是一种范围有限、出现不久的历史偶然；我想，研究它不会把我们带向对自己真正有趣的东西。

关于 LECLAIRE 所谓的专名之不可还原性，我也许可以讲述一段个人经验，提供某种间接照明。它的优点在于完全是人为的，而且几乎具有公理性质。许多人都有过这种经验，但依据也许没有这么清楚。

我写过一本1951年出版的书[注1]；我当时需要为书中人物*发明**专名*。专名不过是一串音位，所以大可以随意选取一串音节。那本书写于1949年，当时拉康的能指理论还没有形成表述。书中多数名字都是这

样造出来的，但不是全部；因为有几个名字就那样自发地来到了我这里。

> [注1] Octave Mannoni：《给主任先生的私人信件》，巴黎，Seuil，1951年。

至于其他名字，我如今已经彻底忘记自己从哪些无关紧要的句子里抽取了它们。印象中，这做起来相当快；也许还存在比我当时意识到的更多隐蔽复杂性，但对此我无话可说。不过，有一个专名，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其制造细节。我从自己以为是《Malbrough》歌谣的一句歌词中抽取了它[注2]；其实我引得并不准确，但就我的用途而言，这毫不重要。

> [注2] Marlborough 是一位1710年失势的英国将军，也是民歌《Malbrough 出征……》的主角。

而且，我大概已经使用过更加古怪的句子。这句引得不准的歌词是：“……接着，他的侍童来了……”〔ensuite venait son page〕。

比如，可以截取“……te venait”，再加上一个“th”，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专名。

漂亮到让人想翻翻电话簿。

结果，在 THEVENIN 和 THEVENOT 之间，单单巴黎就能找到三十八个 THEVENAIT。

发现这一点时，我觉得自己同户籍登记竞争得太过头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户籍登记同我竞争得太过头了。于是，我立即放弃了这个构造。

所以，我只好取接下来的几个音节，也就是“……venait son……”。VENAISSON 同样是个漂亮的名字；翻阅电话簿，却找不到任何 VENAISSON，甚至连稍微相似的名字都没有。这样就完美了。

VENAISSON 这个名字由此得到采用。我不追问自己为什么选择 Malbrough；理由是我所不知道的。

我的确看得出，VENAISSON 是唯一一个被我写死的人物，也是唯一一个勉强可以说拥有侍童的人物；但我只是到现在才注意到这一点。况且，如果几个月后我没有经历下面要说的一场小小危机，我如今大概已经把这一切全忘了。

手稿写完后，我正准备把它送到出版社，突然想起有一位评论家；我非常欣赏他的智慧与幽默，而他发表某些文章时所署的笔名，同 VENAISSON 相似得惊人。既然这个笔名广为人知，而我已经说得太多，没什么可隐瞒的，那不如把它说出来：Gabriel VENAISSIN。

这一发现吓坏了我：我觉得，假如自己把人物叫作 DUBOIS，全世界所有 DUBOIS 都没什么可说的；可是两个极其罕见、独异、电话簿里也没有的名字竟如此接近，这令我无法接受。我必须给 VENAISSON 改名。我采用同样的方法着手去做；当然，那些替代名字造过许多，我如今一个也不记得。

但是——这里就是我只能承认、无法解释的晦暗事实——我改不了 VENAISSON 的名字。

我觉得他就叫 VENAISSON，我对此无能为力，而且这并不是我的作为。

他像 SOSIE 面对 MERCURE 一样捍卫自己的名字[注3]。我明明知道名字是我给他的，可他仿佛像 SOSIE 一样回答我，说自己一直就叫这个名字。我不得不把名字留给他。

> [注3] Sosie 是拉丁剧作家 PLAUTE 约于公元前187年创作的戏剧《Amphitryon》中一名奴隶的名字。剧中，神 Mercure 化作 Sosie 的模样；后来 sosie 遂成为"酷似另一个人的人"这一普通名词。

既然这段经验采取了轶事形式，我再补充一点：Gabriel VENAISSIN 为我的书发表了一篇赞誉极高的评论，却没有署 VENAISSIN，而是署了真名。当时我并不惊讶：VENAISSIN 是一个笔名、一个别名，在 VENAISSON 面前站不住脚；因为 VENAISSON 以自己的方式，才是我这个人物的真名。真是个怪故事。

我相信它颇具启发性，尽管几乎看不出它究竟想教给我们什么。VENAISSON 这个名字本身显然没有意义。它有一个所指吗？当然有；但身份证上还会有照片、指纹、相貌描述，或者持证人的签名——签名也以自己的方式具有相貌性质；否则，身份证就只是一张名片。

此外还必须有警察机关的印章，这一点不容忽视。VENAISSON 什么都没有。

我制造了一种人格最简单的要素：一串本身并不足够的音位，以及人们针对一个想象人物所说的话——这些话由我归给了那串音位。

事实是，这项极其简单的构造，已经足以在主体性中——在这个例子里，显然就是我的主体性——显现这些要素强有力黏附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形式；或者说，某种类似于名字不可还原性的东西。

正如我说过的，这里涉及把能指系于所指的东西。这样的系缚完全不足为奇；它甚至也存在于普通名词中。上面的例子之所以让我惊讶，是因为我以为自己掌握着命名权。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并没有掌握它。

下面是一个普通名词中能指黏附于所指的例子。有一位伊朗人，大约八九岁来到法国；成年后的某一天，他回过头突然发现，自己初到法国时为什么拒绝喝法式牛奶咖啡：他拒绝的不是咖啡，而是碗；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一点。Bol〔碗〕这个词在伊朗语中当然有不同含义。它不只是 bolbol〔夜莺〕这个词的一半，也是指称小男孩性器的那个单音节名词。

随着他来到法国，所有词对他而言都变了，双语双关的一切可能也随之出现。

但其中有一个词的黏附方式有别于其他词，正如有人说的〔……〕，它仿佛已经扎根。即使换语言本是相当简单的情形，唯有这个词顽强抵抗。

虽然显然无法证明，但我确信，假如有人给他的性器起一个法语名称，他就会接受盛咖啡的碗。他一定觉得这种翻译太不完整，或者太过偏颇。更换语言时，他失去了某种东西。

我不知道根本幻想中标示出的 Georges—Lili 相遇可能是什么；但一个是男孩的名字，一个是女孩的名字，也许同它的不可还原性有关。专名会在某些条件下改变。

例如，贵族会因祖先去世而改名；女人会因结婚或进入宗教生活而改名，等等。

这些改变都已制度化。在任何制度之外，歇斯底里者有时会给自己取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名字，〔……〕或者修改现有名字的拼写。

CASANOVA[注4]曾为自己取名 SEINGALT。警察机关问他为何使用不属于自己的名字时，他愤怒地回答：没有任何名字能比这个名字更正当地属于自己，因为它正是他发明的。这个理由并不好，却使他有点像 VENAISSON。有意思的是，从自发语言态度的角度比较警察机关与 CASANOVA。

> [注4] Giacomo Girolamo Casanova，Seingalt 骑士：《我的一生》，巴黎，Robert Laffont，1993—1999年。

对警察而言，SEINGALT 是一个别名，其所指是 CASANOVA。他们的论证如下：

1. SEINGALT 就是 CASANOVA；

1. CASANOVA 不是 SEINGALT；……两边都有一个错误。

对 CASANOVA 而言，公式不那么清楚，却更加简单。它是：“SEINGALT，就是我”；能指 CASANOVA 可以消失。

如果给一对同卵双胞胎起同一个名字，连父母都无法分别呼唤或辨认他们，那么“我”、这个“就是我”究竟会变成什么？人们若试图想象，难免感到一阵眩晕。

不过，同名本身是可以承受的。同一个家庭里可能有两个 Jean Dupont；这种事确实会发生。

这时，它就像许多其他同名现象一样，会像它们一样造成错误与误会。

说到底，与遇见一个同名者相比，遇见一个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会令我们不安得多。说话主体通过自己的名字知道自己是“某某”，同时也以另一种方式辨认自己：他说话时拥有第一人称单数。他的名字把他拉向第三人称；而有些情形会使这两个人称彼此撞合。

俚语能指“bibi-lolo”究竟是专名还是人称代词？试着把它变成呼格看看！

这也许毫无意义，只是一个纯语法问题……

Bibi-lolo 是一个指称主体、却强制动词采用第三人称的〔能指？〕：“我在，所以 bibi-lolo 在”……但如果这里只是一种语法奇观，如果这种说话方式不具有主体性含义，那才真会令人惊讶。

我略过一点，因为这些内容确实准备得太仓促了。

专名远不是以核心方式在某种主体性中确立的，仿佛人们试图像 DESCARTES 定位〔……〕那样标出一个主体。

当然，是名字标记了主体：它像一种挑衅那样作用于主体，让他来到〔……〕；但与此同时，它也告发他、把他客体化，把说话主体变成一个被人谈论的客体。“我是某某”与“我是我”彼此对峙〔……〕，并相互区别。对“我是什么？”，“我是某某”只提供了一个被体验为不充分的

回答。因此，主体不得不——正如人们所说——闯出自己的名号；这不是野心家才有的义务，而是每个人的义务。所有人都在所有人的帮助下、甚至在警察的帮助下履行这项义务，以确保自己的名字有一个所指；但这种确保总是多少靠不住。

那位年轻伊朗人对 bol 的所指没有把握；这个词仿佛是一个局部专名。VENAISSON 则随着我谈论他而闯出了自己的名号。这样，我把他构成为他的专名在这个极特殊的文学人物案例中所能拥有的唯一一种所指。

我仍然想为 LECLAIRE 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一线遥远而极其间接的照明……

它间接到我们很难确定彼此谈的是同一件事……我想相当简短地讲一段观察，它涉及一位强迫症患者身上专名各音位要素的游戏。

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病例，近似“鼠人”，但更为严重。主体非常聪明而开明；分析开始时，他执迷于一个念头：自己对妻子怀有乱伦性质的吸引。这以极其痛苦的方式折磨着他。

他的分析目前仍在进行。生活已经变得轻松一些，却并非没有症状性事件，例如我下面要说的这一件。

长期以来，他有一位几乎成为朋友的同事，我们就叫他 LEMARCHAND。一天，他漫不经心地朝这位 LEMARCHAND 的方向看去，同时想着别的事情——他不知道是什么——忽然意识到，假设妻子的娘家姓是 MARTINEAU，那么两个姓都包含同一个音节“MAR”。

我改动了名字，却没有改动音节。有几秒钟，他为此惊恐万分；随后又在相当长时间里残留着一种晦暗的不安。我目前没有可靠方法说明这个症状。追问“MAR”这个音节显然毫无意义；它可以说处在事情的非意义一边。

假如他的同事叫作 ARTIGUES 或 OTINEAU，我确信——仍然无法证明——把他带回 MARTINEAU 的就会是“TI”这个音节。整场分析使我认为，这个症状凝缩并移置了他对同性恋的恐惧、他认同于一个女孩所产生的效应，以及他的阉割恐惧：他可能把同事当成妻子；“MAR”这个音节可以脱离出来，等等。

但更为确定、几乎显而易见的是，这个音节扮演着转盘的角色：它让人从包含“指向妻子的能指”的回路，转入“指向同事的能指”所在的回路。当然，我对这些回路本身一无所知。这里显然是一个症状性要素；也就是说，从技术角度看，人们不应对它投入过于直接的兴趣。

不过，从理论角度看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觉得它至少告诉我们，“MAR”音位、或任何扮演同样转盘角色的音位，并不需要由我们赋予某种初级性特征。

这里属于初级过程的，是音位分解与重组的纯粹可能，也就是被还原到音位层面的转喻和隐喻；它们通过我们可以称作初级回路的东西，指向各种截断、被禁止的接触以及令人畏惧的混淆，并牵涉这一切所蕴含的全部内容，尤其是无意识欲望的场域。

因而我们可以说，初级机制在一个终究有理由要求其具有意义的症状中，显现为非意义。它是一个症状，而不只是简单的一串联想；可以说，这赋予事情一种严肃的晦暗性质。在分析中，症状就像神学中那

些让人割喉殉道的见证者——即使治疗时最好不要正面攻击症状——它们既荒谬，又真实。

关于幻想性的“POOR (d) J’e-LI”与症状性的“MAR”，两者的拓扑学地位能否相比，我只能完全悬置可能性，不在此投入立场。我只认为，对这一点作足够深入的讨论，会让我们看得更清楚：究竟应当把两个公式拉近，还是应当把它们彻底对立起来。

Serge LECLAIRE

刚才回答 SAFOUAN 时，我无疑说得有些断定，也许有些斩钉截铁；可以说，我没有充分强调其中仍然敞开的那些问题。MANNONI 刚才自己说，他觉得自己的文本——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把问题提到同样高的层次。说到底，交由各位判断。

我只想说，我希望以这种方式提出的问题不要落入遗忘。

在这里——无论这个研讨班多么封闭，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仍然多么庞大——我们无疑不可能像在小组里那样自由地提升讨论。

回到 SAFOUAN 的发言，我保留他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法则同乱伦禁令的关系问题；他的断言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点，问题仍然存在。我认为，真正得到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人们可以从任何路径接近它，甚至无疑可以最终抵达他本人在这里给出的那些表述。

至于 MANNONI 提出的问题，它们不容我们……所幸如此，正因如此，它们才是真正敞开的问题；我想，它们会一直坚持出现……我们无法比他自己刚才所作的陈述更好地概括这些问题。

现在，我要把话交给自己，参与讨论。我的工作主要写于1963年，它能够引发这么多回应，当然令我高兴。我自然知道，在这个场合，某些强有力的推动起到了多大作用；但事实摆在这里：一场对话似乎已经开启。

我想感谢所有愿意——或者仍会愿意，或者已经说过还有话要讲——在这里表达兴趣的人；因为他们以这种方式走出来，使某种东西得以开始。很显然，如果没有各位的评论支撑，我的尝试很快就会像许多其他练习一样，变成一纸空文。同样，我们听到的某些真理之言，无疑也会继续藏在卷宗的秘密里，或者停留在尚未表述的冥界。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想感谢所有对这项工作表达兴趣、却不违背自身感受，立即在此参与这场对话的人；因为他们通常作为分析家知道，一句话应当在自己的时刻到来。因此，各位会明白，我丝毫不打算在此扮演那种以为可以用回答终结、或者照人们所说“结束”讨论的讲演者。

恰恰相反，我之所以在别人继续发言前再次开口，是为了直接带来另一项贡献，使对话继续下去；无疑也是因为我想说：有些人会在其中找到对自己发言的暗示、接续或回答。

前几天我说过，自己会谈身体与能指。现在就来试一试。

即使我们当中最少接触临床的人也知道，对某种掌控的持续关切，是强迫症者共同具有的特征。我想，Philippe 属于这个范畴，是任何人都不会漏看的事实。我想先追问的，正是对某种掌控的这种激情。双手合拢成杯状去饮水的姿势，以典范方式实现了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东

西。双掌构成的这只碗、这种饮水工具，无疑以它的凹陷回应或呼唤着乳房的丰满。

不过，为了尽快切入，我会说：这个姿势在我看来，是掌控两个要素之问题性结合的一种方式。

说它具有问题性，从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能看出：双手临时构成的杯子，通常以水从缝隙不断流出为特征。Philippe 从这个姿势中获得的快感，似乎不仅在于饮水，也在于造出一只几乎不漏的杯子，暂时把握住某种流动之物；实际上，就是实施某种掌控，而他通过饮下这捧水使掌控得到确认。

总之，在我看来，这是一场模仿表演或一个仪式性姿势：它用身体或身体的一部分，表象或现实化了能指的纯粹物质性。我要进一步补充一个每个人都能看出的事实：这个姿势恰好唤起了“象征”一词的原初意义，也就是它努力让某件东西的两个要素彼此贴合；而这个东西也可以充当一次呼唤的支撑，乃至成为乞丐的讨饭钵。

当我谈到能指的纯粹物质性时，所指的是两个彼此对立的要素构成的一对。要构成能指，这些要素是声学的、图形的还是触觉的，大概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这两项特征的表述——推到极端，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意指的纯粹物质性——必须成为二律背反的内涵标记。我要说的是，把能指称作二律背反的纯粹内涵标记，是正确的。

为了让你们此刻能够把握自己试图从这个公式中抓到的东西，我还要补充：在我们的经验中，这项二律背反从根本上说，就是构成主体的二律背反。二律背反，或者用拉康的话说，根本他律：这正是弗洛伊德道路以及我们作为分析家的经验必然强加给我们的维度。

最后我还必须补充：拉康意义上的对象a，恰恰逃脱能指的内涵标记，而且从其本性看，当然也逃脱二律背反。依据“能指是二律背反的纯粹内涵标记”这一视角，人们也许会更好地理解我想指出的东西：把双手合拢成杯状的姿势视作对能指本性施行某种掌控的尝试——一种仪式性姿势。

请听清楚：我此刻没有唤起想象界与死亡——强迫症者偏爱的领域——只是因为受时间所限，我更追求这份勾勒的线性精确，而不是阴影游戏的斑斓变幻。

我只补充一点：另一个姿势，即双手合拢成贝壳状，以使呼唤产生回响，在我看来也可以铭写在同一条线上，作为某种掌控的尝试。结论部分我会回到它。

我接下来追问的是“掌控”这个词。尤其面对这个姿势，我们怎能不立刻想到抓取的运动——用手抓住？可是说到底，手能抓住什么？这里可能实现的是怎样的把握？

我把谈论 Begriff、概念的任务留给别人；这里只在努力抓取的身体这个问题上停留片刻。可是它究竟抓什么？恰恰什么也没有。或者说得更准确：处于赤裸状态的客体。

我试着作一个简要说明。

为此，只须提醒各位注意纯粹差异；或者说得谦逊一些，提醒各位注意那个我们不可还原地发现为自身经验枢轴的微小差异——这既是我们作为分析家的经验，也是我们作为活人、也就是欲望者的经验。

我们首先在身体——如人们所说，犯罪事实的本体〔corps du délit〕或可感身体——的层次上指称这项纯粹差异，对我们具有最高程度的重要性。我用“精微差异”这个术语强调的正是它。

当然，这项精微差异可以在次级层面得到例示：Philippe 的情形就是如此，沙粒造成点状而恼人的刺激，与皮肤的匀净光洁形成对照。但我想在这里举一个更纯粹的例子；我最近曾引用它，作为某些进行得相当深入的分析中会遇到的不可还原项：一片甜味边缘的酸意——回忆再现得精确，记忆却并不确定。

我想，这几个词用得没有错。在这一点上，纯粹感官 / 意义〔pur sens〕的必要性无可逃避地得到设定，也就是对一种纯粹感官的品尝：在这里，就是味觉。味觉从下方支撑、连接并实现甜味与酸涩边缘的这种纯粹差异。要以这种方式从甜味场域进入酸味场域，纯粹感官 / 方向的向量——味觉——便从身体的这一裂隙本身出发，仿佛绕着另一个身体巡行一周，然后重新抵达它所出自的裂口另一侧。

使这条感官 / 意义向量发生反折的另一个身体，原则上只须是全无或几乎全无：一颗插在小棍上的酸甜红糖球，一颗樱桃，而且它最终会因融化而消失。全无或几乎全无；然而，正如我前几天亲身体验到的，它也可以是一杯 WILLIAMINE 梨酒那样饱满的香气。香气如此浓郁，以至于在喝下、在味觉中体验它以前，我便以幻觉般的精确，在舌头上感到用于蒸馏这种酒的梨子略显粗糙的颗粒。

但倘若——当然，我是人为地区分两种可能——这个另一个身体像第一个身体一样，也可能成为纯粹差异的场所，那么欲望的维度终于清楚地显现出来。

换言之，如果我们以乳房的乳头代替糖果樱桃，味觉这种纯粹感官便会完成自己的巡行，仿佛绕母亲的整个身体走了一周；与此同时，嘴巴、也就是自己的裂隙，靠近或试图靠近母体的一处裂口——在这里，就是作为孔口的乳头。

同时，母亲的身体——这很容易表象——至少经由触觉这条道路、这种感官，也有望经由其他道路、其他感官，尤其是凝视，绕着孩子那敞开裂隙的身体走了一周。

我想，这幅图式已经清楚表明：从一项精微差异出发，身体试图在另一个身体不可避免的裂隙中把握它，以弥补自己的裂隙；身体由此把自身肯定为欲望，把自身肯定为不可熄灭的欲望。

根据这份可以轻易在黑板上画成双重环路的勾勒，你们可以想象不同感官从一方到另一方的各种可能游戏；你们也可以为了正确分类神经症，标出所有感官回路、所有感觉可能具有的陷阱与死路。在这些游戏中，纯粹差异当然逃脱一切把握；而最恰当地标记这项纯粹差异的，是我们刚才定义为二律背反之纯粹内涵标记的能指。

当然，处于神经症中的 Philippe 并不是这样理解的。我已经说过，他如何试图以双手合拢成杯状的近乎仪式性姿势模仿能指；现在我想更清楚地强调，那条迸发式呼语——

“POOR (d) J’e-LI”——似乎同样旨在掌控欲望回路，即使代价是把它冻结在死亡中。

秘密公式的发声本身就包含着反转完成的那个顶点。尤其是，它所标记的身体运动，也就是翻筋斗，展开了环路本身的图形；它无疑围绕公式中的某个全无之物——

公式本身——更确切地说，是围绕另一个缺席的身体。

这个运动由“全无—某物”这一序列最恰当地概括〔Fort-Da，参见《认同》，3月21日〕；它强调某物如同在一场魔术戏法结束时那样显现。某物本应在这场模仿能指的练习结束时出现在那里，而在这个病例中，它实际上看来是一个排泄物式的剩余、一个客体。它作为剩余在那里显现，成为环路围绕其完成的点；这是一个在场而可笑的客体，它以自身的不透明性取代了缺席的另一个身体。

依托这个例子，我今天有意把凝视感官那些令人着迷的游戏放在一边——人们通常用它们例示反思、相互性或诱骗的各个时刻——只讨论嗓音这种特殊的把握尝试。首先，在我看来，嗓音只要不再是单纯的叫喊、或又仍然是叫喊，就拥有一种特权：它从根本上是在回声中把握、掌控由大他者嗓音承载的话语。没有任何一声“妈妈”不是从大他者的嗓音那里接过来的；嗓音由此构成最初大他者关系的一种特许模型。

其次，因为嗓音必然会引入另一个器官，也就是耳朵；这以某种更为独特的方式呈现感官 / 意义回路：正如人们所说，“口耳相传”。

最后，因为嗓音毕竟是能指的特许载体；能指由此成为、或者主要就是言语能指。

在 Philippe 的故事中，他向合拢成贝壳状的双手吹气发出塞壬般的呼唤，再把它交给森林的回声；这表现为对嗓音呼唤的模仿、加倍与掏空后的复现。

但它也以强迫症式样，成为掌控的游戏。

这里必须唤起钩镰梦，以便对嗓音、叫喊与呼唤多说一点。在这个梦里，Philippe 让一个小男孩登场，他的腿刚刚滑进一个洞里。他大概被一把钩镰弄伤了，但只能看见脚后跟上有一道擦伤。男孩放声尖叫。这声嚎叫异乎寻常，既是恐惧的叫喊，又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呼唤；它让 Philippe 想到禅宗传统中谈及的那声叫喊，据说足以使死人复活。

这声叫喊尤其指向一段喧闹恐慌的记忆：Philippe 八九岁，同父母外出旅行，独自在一家酒店的大公园里。几个年龄稍大、正在玩强盗游戏的男孩袭击了他。他惊慌逃跑，一路高声叫喊，但喊的并不是随便什么。他像在呼唤一样大声喊出男孩的名字：Guy、Nicolas、Gilles，以此制造假象，让袭击者以为自己也属于一个人数众多的团伙。他甚至努力不喊 Pierre、Paul 或 Jacques 这些过于常见的名字：呼唤必须听起来确有所指。

而且他记得，自己当时就曾这样呼唤 Serge。那个年代，Serge 指的要么是 LIFAR[注5]，要么是 STAVISKY[注6]。

> [注5] Serge Lifar（1905—1986），舞蹈家、编舞家，常被称为其同时代最重要的舞者之一。
>
> [注6] Serge Alexandre Stavisky（1886—1934），法国罪犯，其名始终同“Stavisky 事件”相联。

而以向 LECLAIRE 发出呼唤为主题，这成为他治疗的一项重要动力——当然，各位当中很多人已经觉察到了。

不过，我今天不准备继续停留在这里。这声叫喊、这次求救，从另一个侧面补充并照亮了“Lili，我渴了”的呼唤，或对“POOR (d) J’e-LI”的召唤。关于“Lili，我渴了”，我只想再次强调它相对于另一句话、相对于嗓音回路另一阶段所具有的模型或回声的歧义性质；另一句话就是经由 Lili 转达的“Philippe，我渴了”。

但我显然要回到“POOR (d) J’e-LI”这条迸发式呼语的层次来作结。

我已经表明，这个公式本身呈现、甚至唤起了反转运动；要理解驱力的现实，当然也要理解欲望的现实，这场运动都是必要的。

不过，我还想在这里着重强调：这个公式以这种方式，构成 Philippe 对呼唤自己名字的嗓音的接续；说得更字面一些，它可能是对母亲爱怜嗓音的接续——母亲一面抚爱他，一面说出“心爱的小宝贝”〔trésor chéri〕一类的话。

然而，即使“心爱的小宝贝”这句呼语给了我们分析公式所必需的一极，我认为，如果不回到这句咒语中可被感知的神圣边界，我们仍会误认它的关键。

Philippe——你们大概已经猜到——是犹太人。咒语公式这个主题，以及他作为母亲珍宝所具有的近乎神圣性质，使他想起自己所受宗教教育的几个粗略要素。

他曾学会阅读希伯来语，如今却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只剩那篇名叫Shemah〔《示玛》〕的根本祷文。

很早就有人告诉他，这是一篇永远不能忘记的祷文，因为临死时应当诵念它。

它是临终旅粮；但在他略显模糊的记忆中，它也近似一种祝福。

具体而言，在他的记忆中，这些祝福——听不懂的喃喃低语——恰好伴随着把手按在他头上的动作。这是父亲、尤其是祖父的动作；然而在这段记忆里，它们又倾向于同母亲的忧惧混在一起。

不过，这篇祷文当然一方面是对不可言说其名的上帝的召唤；另一方面，它在自身表述中也是对那个必须诵念它的人的呼唤。下面大致就是全文、至少是开头，是临死时必须能够说出的公式：

“以色列啊，你要听！永恒者是我们的上帝，永恒者是独一的。”

我们由此看到，这篇向上帝发出的祷文，同时也在呼唤诵念它的人。严格说来——Philippe 是这样想的——只要说出第一个词 shemah〔听〕，也就是这篇祷文的名称，就足以充当临终旅粮。

说到底——这就是我想抵达的地方——嗓音在这里说了什么？嗓音说：“听……听……”

现在，仿佛面对这项邀请，说话者终于安静下来，便可以像坐进扶手椅的分析家一样，以“我听着呢”标出结束或开始的时刻。

事实上，你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也已经这样做了。

拉康

许多发言必然会继续悬置；其中有些已经写好，有些没有写，有些已经预告。

我说的是必然暂且悬置……只限今天。

某人

关于自己如何看待 LECLAIRE 的报告，我没有准备文本，因为原本想写信告诉他；但今天他给了我机会，让我不经准备就直接说出来。我想围绕下面这个东西表述一点想法：

“POOR (d) J’e-LI”，尤其是一个人入睡时的呼吸层面所发生的事情。他开始听见自己的呼吸，却不再十分确定那是自己的呼吸，还是某种别的东西的回声。

正是在这层面上，我们可以在呼吸本身的位置发现一种奇异反转的节律：一个被感知到的吸气时刻，同样还有一个被感知到的呼气时刻；它可以说包含着这种翻转。

即使公式是以这种方式被感知的，这种翻转也不足以解释整个公式；不过，它可以说引入了围绕这个基础声音形成幻想的可能。从我们询问患者——这种位于他们内部的倾听系统向他们发出什么——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常常可以发现一些对他们极为重要、并被他们拿来游戏的句子。

当然，这个人随后还可以带入各种其他术语；我完全赞同您的一系列解释，也觉得十分自在。不过我想说的是：通过使一个人对自己的呼

吸节律变得敏感，我们可以找到一条进入深层倾听大他者的道路。况且，这正是把您刚才精彩表述的东西转到嗓音层面的一种方式。

拉康

ISRAËL 现在愿意发言吗？我原本没料到——尽管八天前给 DURAND de BOUSINGEN 打电话时，我曾试图确认——我不以为他今天会来。刚才，我向 LECLAIRE 要了 DURAND de BOUSINGEN 很早就寄给我的文本；那是最早几篇回应 LECLAIRE 发言的文字之一。

LECLAIRE

开始前，我恰好问过 DURAND de BOUSINGEN 是否愿意先发言；他说自己没有重读文本，宁愿有时间把它整理成一种适合发表、适合口述的形式。

拉康

那么，你下个月能来闭门研讨班吗？好，这个问题解决了。

ISRAËL 会告诉我们他今天带来了什么；随后我会给出一项在我看来势在必行的阅读建议，以此作结。

Lucien ISRAËL

我苦于一种恼人的祖传习性：我的某位神一呼唤，我就回答“我在这里”；而且仍然出于同一种习性，我总是先行动、后思考。

回答“我在这里”后，不幸的是，我在付诸行动以前拥有的时间比 ABRAHAM 多；因此，与其献祭我的一个儿子——谁也不知道能否及时找到那只公羊——我决定*牺牲**自己文本的一部分，只严格关注“POOR (d) J'e-LI*”这个主题，关注这个塞满口腔、也许不是取代饮水欲望，而是取代欲望客体的词。不过，这一切已经有人说过了。

〔……〕Bedeutung〔指称〕；因此，这个由零碎部件拼成的词——我与其说词，不如说客体，因为它太容易让人想起超现实主义客体——如果它是一个“手提箱词”〔mot-valise，即混成词〕，我会忍不住从中看见一只血淋淋的箱子，一只装着肢解尸体的手提箱。

尸体，甚至是不死者的残肢，是我的〔……〕的碎片；说到底，我就这样投入了一场小游戏，也许这是唯一还没人谈过的东西——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这件被唤起的超现实主义客体之碎片，还有另一种构成形式；在塔木德研究中，它恰好被称作 notarikon〔首字母 / 拆字释义法〕。

Notarikon，就是把名字的碎片作能指式拼合，以构成一个新词项。

我举一个例子。既然有人召唤了专名、也召唤了我的名字，那么我确实受到鼓励，可以谈谈它。

我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名字是 JACOB 赋予我那个国家的。可是为什么？难道只是为了标记或让人记住一场搏斗吗？最重要的是结束族长时代；这正是这个名字所概括的东西。

也就是说，它包含所有族长及其妻子名字的首字母——如果我没弄错，应该有七个——而且，这种因自身效应由转喻变为隐喻的结合，不可能不对应某种幻想；因为这恰好是我珍视的一种幻想。

当然，我刚才说的仍然过多地渗入了个人想象界。我们可以把这个客体交给一项时间顺序研究，许多人都这样做过；而在"POOR (d) J'e-LI"中，人们会看到一连串开口：首先双唇张开，继而牙齿打开，再到舌头脱离上腭；这会把我们带到客体的边界……

正如 LECLAIRE 所说，这个客体使某物在原先全无之处具体地显现、出现……到了边界，我们找到的也许甚至不再是一种感官 / 意义，而是纯粹的〔……〕，也就是一种节律。Philippe 那种卷拢与展开的感受如此清楚地呈现了它；那份有别于其他激动的激动、那项精微差异，最终也许只是对变化的感知。

最后一项评论：听到 STEIN 在你的发言后立即开口[注7]，我曾经想过，他提到的画谜或梦，究竟只能在一种语言中使用，还是能在多种语言中使用。画谜是以一种语言写成的；你重新取出的这个幻想性客体也是如此。我曾想，这里是否有一个在所有语言中都有效的词项。

> [注7] 参见 Conrad Stein：《语言与无意识》，载 Henri Ey 编《无意识》，博讷瓦尔第六届研讨会，Desclée de Brouwer，1966年，第131页。

这样，这个幻想会把我们带回一个时代：

> "……那时，天下只有一种语言，话语都是一样的……"

你们认得这段引文。〔《创世记》11:1〕但我们必须提防这种表面上的简单，因为仅仅读出文本还不够：

“……只有一种语言，话语都是一样的……”

还必须追问这些话究竟是什么；评注者——这里就是 RACHI[注8]——向我们解释说，这些话的内容是：

> [注8] Salomon ben Isaac 以其首字母缩写“Rachi”更为人所知（约1040年生于特鲁瓦，约1105年卒）；他是犹太圣典的评注者，既评注书面传统（《圣经》，即《摩西五经》《先知书》《圣录》），也评注口传传统（《塔木德》）。

“上帝无权为自己选择上方世界；让我们登天，同他开战。”

这仍然太简单；还有另一种解释。他们彼此说道：“每隔 1656 年，世界便会遭受洪水那样的灾变；所以，让我们建造一座建筑来支撑苍穹。”我刚才所做的，正是这件事。

拉康——〔……〕作结〔……〕每一篇发言中都有一些特别有效的点、富有成果的点。

刚才，我注意到一件首先值得保留下来的东西；它应当成为 SAFOUAN 今天整篇展开中那些极为重要的质询的轴线。

我希望 SAFOUAN 的发言——也许鉴于篇幅，可以同另一篇合在一起——能够交到听众手中，让大家都能取得。

MANNONI 告诉我们，他的发言只是一份开端，因为无法做得更多；但他在结尾谈论症状时所说的东西，在我看来极其重要。

我先略过 LECLAIRE 所说的东西，因为我会以它作结。

至于 ISRAËL 今天带来的内容，我觉得完全重要的是这个古老幻想：唯一的语言。通过他的提出方式，也通过《梦的解析》以来分析经验各自提出问题的方式，这种语言得到更新并恢复了青春。

我已经说过，今天散会时会给各位一项阅读建议：为了你们以后继续听我讲，我希望所有人——今天在场、因而被假定同我在各位面前展开的东西关系更为密切的所有人——都把阅读 Michel FOUCAULT 那本名叫《临床医学的诞生》的书[注9]视为头等急务。

> [注9] Michel Foucault：《临床医学的诞生》，巴黎，PUF，Quadrige，2003年。

Michel FOUCAULT……

对我而言，他是这样一位远方朋友：尽管彼此事务缠身，我很少见到他，却从经验中知道，我们一直保持着非常紧密、非常持续的呼应……昨晚我见到了 Michel FOUCAULT；我就这本书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他是否曾通过某种途径得知我去年围绕视觉与凝视所展开的主题[注10]——这并不罕见，因为有许多人在我们的场域中写作。他告诉我，完全没有。

> [注10] 参见1964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2月19日、2月26日、3月4日、3月11日、6月24日。

这使 Michel FOUCAULT 的著作更加引人注目：它碰巧采纳了……或者说，它起初在某种程度上渗入了我1953年教导的第一阶段。Michel FOUCAULT 的著作……

此后没有任何其他路标，却汇合于他所不知道的对象a理论；他谈论的是《临床医学的诞生》……在医学层面，这部著作极其准确地对应着

我在各位面前提出的疑问点；这个疑问点从今年话语开始时便紧密混入其中。它恰好对应的就是这个问题。

正如十七世纪初有一个科学本身——也就是我们的科学——诞生的时刻，同样，在医学层面，十九世纪初也发生了一场突变，使“临床”这个词彻底改变了意义。

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同我在各位面前就凝视功能展开的一切紧密共延；因此，我不能不从中同时看到鼓励、印证〔confort，意为得到增强〕和确信：这里所涉的，确实是当下思想提上议程的东西；它在彼此有别、自主、相互依存却又真正同一的层次上实现。

阅读这本书，你们就会看见这一点。它对所有医生都具有真正奠基性的意义；而法国医学界——这本书以法语写成，正是面向它——却绝对、彻底忽视了它。这同样是各行业当前状态的一项症状。

Michel FOUCAULT 昨晚告诉我，这本独一无二、根本没有任何同类作品的书，只卖出了475册。我希望这里有足够多人，能让这个数字猛增。

我要重申，这本书中的一切都是全新的，从未有人说过；据我所知，它是唯一一本能够让医生准确定位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种医学产物的书：它涵盖十九世纪初以前已经完成的一切，而在这本书之外，通往它的道路完全封闭。

有一种研究试图在一部著作中、以 Lucien FÈBVRE[注11]的著作所示的风格，确立历史探索原则；例如，它考察“十六世纪的不信问题”。这项纲领有时促使我们追问：应当如何阅读那个时代围绕不信所表达的

东西？它同今天问题向我们提出的方式如此不同，以至于只有循着这条道路，我们才能理解，当时的不信现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

> [注11] Lucien Febvre：《十六世纪的不信问题：拉伯雷的宗教》，巴黎，Albin Michel，2003年。

- 甚至比今天对我们而言更加根本；
- 在某些方面、也在另一些方面走得远得多；
- 又比我们的位置落后得多……唯有重建这些坐标，才能赋予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以真实意义。

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个绝对非同寻常的例子。以往的医学史始终只是在掌故层面书写——也就是 LENOTRE 的层面，不是吗？Michel FOUCAULT 的著作对此作出了绝对而根本的改造。尽管书中仍然有掌故与轶事，有文本片段与段落选择；这些东西在 Michel FOUCAULT 这样一位研究如此深入、甚至可以说如此爱翻检材料的人那里，照亮了某种东西，也为你们提供了无数养分。

然而，这一切之所以获得意义与重要性，只是因为有一条深刻的指导线索，把一切从著作的一端带到另一端、推向极致：这是一种得到表述的博学。Michel FOUCAULT 所做之事的意义，就在于——可以说与 LENOTRE 相反——他并不站在 MARX 著作的层面去理解此前的全部历史。

就此而言，我要从 Serge LECLAIRE 今天交给我们的这篇内容极其丰富的文本中，抽出一个真正引人注目的点：他正是经由这个点，在对象a的发生中接近感觉性这个词项。

如果你们懂得仔细阅读这本书、标出其中的重要段落，就会看到它如何帮助你们定位 LECLAIRE 在这里带来的东西：恰好是在书中的某道裂隙层面，也就是 FOUCAULT 所标示的、把 CABANIS 的思想与 PINEL 的思想分隔开的那道裂隙。或者更准确地说……

因为 PINEL 是 Michel FOUCAULT 探索得最深入的作者之一，而 PINEL 的位置仍然暧昧……这里真正涉及的是把 CABANIS 与 BICHAT 分隔开的东西。

我今天无法展开这一点。我希望下次回到它时，各位已经深入掌握 Michel FOUCAULT 的文本，也就是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临床医学的诞生》。

第15课 · 1965年4月7日

我作这个丘吉尔式手势，是为了给那些三周来曾到这里——无论来听公开课程，还是参加闭门研讨班——却只能看见我这几根手指被包成俗称“布偶”样子的人看看。说到底，也许是我试图为各位打开这扇门时，让门夹住了手指。

我很满意自己在闭门研讨班中以切实方式表明：在我试图勾勒为待走道路的东西内部，某项工作不仅能够进行，而且正在进行。今年，我们循着这条道路，围绕能指的功能及其效应前进；正是这些效应规定主体，尤其是把主体排斥出去——每一刻都从话语自身的效应中把主体排斥出去。

我听说，去年的一篇关于教师资格会考课程的报告里曾有人评论：如果我理解正确，课程题目是“论真实言语与虚假言语”；这个主题并不是拉康和 Claude LÉVI-STRAUSS 发明的，因为 PLATON——甚至 PARMÉNIDE，谁知道呢？——早已关心过它。

老实说，这是一项绝佳评论；它使我能够回答那些多年前听过我讲课、却不耐烦地认为这番话语没有足够快地得出结论的人。他们当时这样问，问得不无道理，也不无幽默：“既然他对我们讲了那么多真理，为什么不说出关于真理的真话？”

这些急性子当中，有些人已经换了阵营：他们终究很乐意投奔那些教学形式，在那里，人们满足于相信自己已经稳稳掌握某些晦暗路标；这些路标会让人觉得，自己终于牢牢抓住了最终客体！

满足于此真的正确吗？这种晦暗性本身会不会恰好标示着真正的幻觉——如果可以这样说——也就是人们满足得过早？真正的诚实也许反倒在于，永远不把道路的开口封死，让真理保持未完成。

事实上，沿着那篇报告的提示，我找到的正是这一点。我说“找到”……当然，并不是这次才发现；不过，我要把各位带回到一本讨论我们今年这个主题的书，也就是 PLATON 的《克拉底鲁篇》。在那里，你们会看到 HERMOGÈNE、CRATYLE 与 SOCRATE 之间展开的一场非常有用的对话；它最后所突出的，不是别的，正是整场争论彻底陷入死路。SOCRATE 再次面对 CRATYLE，后者无疑〔……〕；他以这样一句话送别 CRATYLE：“好吧，朋友，下次再说。等你回来、把今天所有令我们伤脑筋的事情仔细想过之后，再来教我。”

对方回答：“一言为定。你这边也继续想想看。”

这样的对话——至少这篇是如此，即使不是全部——恰恰使我们把握到：PLATON 的对话远不是在说“关于真理的真话”，而是明确设计来让我们悬置在那里，毫不含糊地给人一种感觉：他知道的比交给我们的更多。

如果他知道得更多，却没有说出来，那必然有某种理由：事实上，即使他说了，我们也未必会前进得更多；但在他已经给出的踪迹中，还可以向更远处读出他之后构成我们道路的东西，而且非常确切地标出了位置——例如，无意识经验能够引导你们说出的东西所处的位置。

也许假期里，你们会有机会打开这本书？我希望如此，因为你们可以在其中清楚看到：围绕能指地位形成的 λεκτόν〔lekton，可说之物〕传统，其清晰、完全可读的核心是什么；也可以得到这样一项确认——

我试着用一种毫无原创性的方式概括——这项传统起点处铭写的东西，依托于能指功能的两项重大功能之间的对立。ARISTOTE[注1]以其简洁性出色地区分、设定并肯定了它们……

> [注1] Aristote：《诗学》第20节，巴黎，Belles Lettres，法希对照版，2002年；《工具论》第一、二卷《范畴篇》《解释篇》，巴黎，Vrin，2004年；《形而上学》Γ卷4章1006a30，巴黎，Vrin，2002年。

我们必须从这里出发，才能在此后所有已经说过的东西中定位自己；而这套能指理论当然并非始于 SAUSSURE、TROUBETZKOY 或 JAKOBSON。斯多葛派早已把它推进到极高的完善程度，其中尤以 CHRYSIPPE[注2]为例。

Signans〔能指项〕与 signatum〔所指项〕已经流传了大约两千年……还有 ὄνομα〔onoma，名称〕与 ῥῆσις〔rhésis，言说 / 陈述〕的对立。

> [注2] É. Bréhier：《古代斯多葛主义的无形体理论》，巴黎，Vrin，2000年；《克律西波斯与古代斯多葛主义》，巴黎，AR，2006年。另参见 Diogène Laërce：《名哲言行录》，同前，第七卷43—48节。

命名功能应当作为一种原初功能而单独保留；它的地位与言说或句子的功能相对立——无论句子是命题性的、定义性的、关系性的还是谓词性的。句子把我们引入症状的有效作用，并抵达一种把握；这种把握的顶点：

- 是概念的形成；
- 但另一方面，又使命名功能继续悬置，因为命名把某种作出称名的东西引入实在界。我们不能仅仅把它化解为：给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贴上使人得以辨认它的标签。

我们已经充分强调，这张标签远不能被视作某种复本、一份单纯维持着的清单，仿佛某样东西已经储存起来、整齐码放，像一本配件登记簿。命名——这里所说的标签——从标记出发，从踪迹出发，从某种进入事物并改变事物的东西出发；后者处在事物取得“事物”地位的起点。

正因如此，这项命名功能包含着一个问题，CRATYLE、SOCRATE 与 HERMOGÈNE 都围着它打转：

- HERMOGÈNE 所倡导的，是命名真理中应当陈述的一面；这一面后来会发展为对命名之约定论的坚持，强调音位选择的任意性质。音位〔……〕就其物质性而言，有某种不确定、飘移的东西：“为什么把这个叫成这样，而不是别样？没有什么迫使我们把握词与物之间可以称作相似或默契的东西。”

- 然而……然而，SOCRATE——辩证法家 SOCRATE、提问者 SOCRATE——清楚地显出自己倾向于 CRATYLE 的陈述。后者以另一种激进主义坚持表明，不可能存在——

有效的命名功能，除非名字本身同它所指的事物包含着这种完美默契。

〔Platon：《克拉底鲁篇》，383a-b、390d、391e、435a-c。〕

他通过一番常常有趣、始终悖谬、真正放达不羁的操作来向我们展示；这种放达恰好使我们摆脱围绕某些传统习惯、围绕意指的发生、尤其是围绕一切所谓词源学的偏见……

他如此轻松、无拘无束、几乎像游戏般地在我们面前运用对音位能指的追问：争论如何切分并盘问词语；

游戏又如何围绕音位那种所谓的表达力进行……这一切向我们展示的，肯定不是人们以为的那种天真，而是另一种东西。

因为我认为，PLATON 在这场练习中向我们证明的是……

- 他仿佛真心相信一样，在词语中寻找初级要素；借助这些要素，我们可以追问词语如何回应自己被带去指称的东西；

- 他如何拿 σκληρὸς〔sklēros，希腊语意为“坚硬”〕这个词来游戏；又让我们注意，唇音以及 ῥεῖ〔rhei，希腊语意为“流动”〕中的“re”，都很难同 σκληρότης〔sklērotēs，坚硬〕一词需要表达的硬度相适配……事实上，他在这里向我们展示的是某种东西：在一切有关命名功能的事物中，重要的是这场练习本身；他以词语作游戏时向我们展示的，是如何用剪刀把它们剪开。

这也表明，名字的功能与存在中的关键，并不是切割，而是可以说恰好相反的东西，即缝合。

这番话语开头，我曾把各位的注意引向专名，同时也引向数的功能。现在，请暂且看一看专名中的关键。专名在它自己的称名 ὄνομα ἴδιον

〔onoma　idion〕中，就已经包含了那种造成一切错误的歧义，因为它既意味着：

- 一方面，某个人或某件东西、某个具体客体所特有的名字，即在纯粹指称功能中得到特定化、用于指示的名字；

- 但〔另一方面〕，propre 也意味着“严格说来的名字”；专名功能的关键难道不正应当从这里看见吗？也就是说，在所有名字中，专名以最切合名字功能的方式向我们显示名字是什么。

现在，如果各位带着这个空公式开始观察……

我把这项工作交给各位。除了今天这场技术事故拖延了我开始讲话的时间，我也没有足够时间列举大量例子……你们会看到，在所有名字中——无论是什么名字，无论我们如何扩展“名字”一词的功能——在我们必须从命名角度追问的全部名字中，最明显呈现这种特征的就是专名：名字的每一项音位确立、名字在其指示功能中的奠基行动，都始终自身包含着这个维度、这项性质——它是一种粘合。

就专名的结构本身而言，如果把它当成赋予个体的所谓个别名字，就会让某种关键之物溜走。Claude　LÉVI-STRAUSS　在《野性的思维》〔第212—286页〕中的陈述，把专名——他把这一点一直推进到最终项，即对个体的指示——视作分类功能的尖端，乃至某种完成；这种观点既过于偏颇，也过于片面。

这里缺少了我已经提出的东西：专名总是前去安放在这样一个点上——ῥῆσις〔rhésis，言说 / 陈述〕秩序中的分类功能恰好在那里绊住。它所面对的不是过度的特殊性，而恰恰是一道撕裂，是缺失，严格说

来是主体的这个洞；专名恰好去缝合、遮掩、粘住它。〔可与对象a的功能比较。〕

闭门研讨班中已经说过的某些东西，在这里获得了全部价值；尤其是，有人来到这里，向我们讲述自己作为文学作者的经验，谈到他面对一个赋予虚构人物的专名时遇到的困难。这个人物明明只是杜撰出来的空壳，可专名在他看来却并不任意到可以随便换成任何一个名字。

粘合与缝合旨在遮掩这个洞——这里的洞尤其明显，因为它由虚构人物表象——其实现方式，正是这段经验所见证的东西。所有小说家、剧作家，或者承担编织人物这一功能的人，也同样经历过它：他们让人物比活人更真实，并且必须以一种使我们能够感知这些人物的方式指称他们。

在这一点上，为了回应我早年教导中的若干阶段，我是否还要提醒各位：它在某些作品中、尤其在 CLAUDEL 的作品中何等鲜明？Sygne de COÛFONTAINE——这是一个多么奇异而富有回响的称名；在 CLAUDEL 的作品[注3]里，这个人物向我们显示了某种极其独特的东西。

> [注3] Paul Claudel：《人质》《硬面包》《受辱的父亲》，Gallimard，Folio；或 Claudel：《戏剧集》第2卷，Gallimard，七星文库，1956年。另参见1960—1961年研讨班《移情》：1961年5月3日、10日、17日、24日。

当 CLAUDEL 为我们塑造这个女性人物、这个独特的基督形象时——她把世上的一切屈辱都集中到自己身上，并在说着“不”时死去——我们究竟身处基督教启示的正面，还是反面？

Sygne de COÛFONTAINE 的名字遮掩着这个独特能指；首先，Sygne 本身就暧昧地处在以下两者之间：

- 那只颈项弯曲的鸟之名 cygne〔天鹅〕；
- 以及这个 signe〔符号 / 征兆〕的恰当称名；它在 CLAUDEL 的三部曲出现时，向世界给出了某种具有极其独特现实性的东西。〔《人质》，1911年；《硬面包》，1918年；《受辱的父亲》，1920年。〕

还有这个奇异的 COÛFONTAINE：我们在其中重新听到天鹅形态的回声；它向我们标示，一条古老消息的泉源重新开启——尽管方向遭到倒置。这个词仍在“Û”中带着对元素性能指的关切与踪迹。CLAUDEL 如此坚持这个带扬抑符的字母，以至于——我以前说过，也在研讨班里重申过——人们不得不铸造一种法语大写字母里本不存在的印刷符号，才能在印刷时给 COÛFONTAINE 的“U”戴上扬抑符。

“Sir Thomas Pollock Nageoire”，多么惊人的发明！仅凭这个非同寻常的称名，关于《交换》[注4]中的人物，我们知道的难道不已经同随后在戏剧里展开的一切一样多了吗？

> [注4] Paul Claudel：《交换》，Gallimard，Folio。

专名这种独特生命，可以在所有专名中重新找到——只要你们懂得倾听，懂得听见；无论它们古老、沿袭已久、已经归类，还是由诗人锻造出来。

事实上，如果还必须为最近召请闭门研讨班成员围绕其发表意见的那种残余、那块熔渣补充一点什么……

也就是“POOR (d) J’e-LI”。LECLAIRE 曾在一份关于无意识的奠基性报告中作出分析；在那份由他与合著者完成的报告里，关于我在弗洛伊德无意识教导中所能强调之物的原创性，某种东西得到推进，进入更广大精神分析听众的视野……而我曾经读到——不无满意，尽管出自一支绝不友善的笔——自弗洛伊德以来，人人都知道“无意识像语言一样具有结构”，所以这个说法从弗洛伊德开始就是一句不证自明的同义反复。

当然，这恰恰也是我的看法，即使说这话的人提出它，只是为了反驳它。

好吧，我的天，他把它搬出来总是有缘故的；何况这个人物把它用作反对我所陈述之物的异议，却又觉得必须通过一系列澄清来标记、评注它，而那些澄清恰好同我对这个公式之意义所教导的东西完全一致。

从这个观念、这项陈述出发，还有很多话可说：“每一次命名在其使用中，都必须由我们不断联系到这样一点——它纪念着命名行动。”而这项行动并非偶然发生。

为了赋予能指以地位而强调约定论，只是问题的一面。

对一个在语言当前的既成性与结果中接收语言的人而言，名字是约定俗成的；但名字被赋予的时刻，恰恰就是选择者的作用与功能出现的地方。《克拉底鲁篇》以极富天才、而且归根结底从未有人重新采用的方式，把他指为这段历史中必要的行动者，称作 δημιουργὸς ὀνομάτων〔dēmiourgos onomatōn〕，即“名字的工匠”〔390e、431e〕。

他并不是随便做什么，也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称名要得到接纳，还需要某种东西。甚至仅仅说它是普遍同意都不够，因为在一种语言的场域中，谁来代表这项普遍同意？

这项称名在某处发生。是什么使它传播开来？

前几天，我曾谈到那位非同寻常的太空游泳者现身太空所代表的集体壮举；我还一度向各位展示，他能够在我们的想象中挥舞出什么：我说过，是各种呈现对象a功能的独特方式。我没有展开。没关系！以后会再谈。

不过，说到底，何等奇怪：直到现在，竟没有人想到用一个显然最现成、最合适的名字称呼他。

为什么没有人回应这项呼唤……

人们如此大胆而安然地把推进到某个场域的人叫作“宇航员〔cosmonautes〕”，可在曾经还有宇宙论的时代，肯定没有任何宇宙〔cosmos〕预见过他们的轨道……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 LEONOV 叫作……

一个“天使”呢？可以说，他长久以来占据的正是这个位置——自从有人把在太空某处突然出现的信使画出来，还给他们配上那身荒唐羽毛开始；那羽毛使他们在所有画作里的形象严格说来都令人无法忍受……为什么不把他叫作“天使”？好吧，你们笑起来了！

正因如此，人们不会把他叫作“天使”。人们不叫他天使，是因为无论如何，你们每个人都珍视自己的守护天使，都相信它。到某种程度，

我也相信。我相信，是因为《圣经》中无法除掉它们；有一天，我曾向 TEILHARD DE CHARDIN 神父指出这一点，他差点哭出来。我的教导与所谓进步主义的差别也在这里。我认为，软弱的是进步主义一边。

这场小测试仍然具有决定性一面。因为你们清楚看到，我们不能随便给一个新事物起名，即使它看起来恰好把新酒装进旧皮囊……“皮囊—天使”〔outre-ange〕始终还在那里。

你们看，这场有关命名的经验，会径直把我们引向“死语言”的功能。

“死语言”绝不是一种什么也不能拿来做的语言，经验已经证明这一点。拉丁语成为死语言时，曾非常有效地充当交流语言。甚至正因如此，我们在整个所谓经院哲学时期才拥有一批异常优秀的逻辑学家。ῥῆσις〔rhésis，言说 / 陈述〕运行得极其出色——也许恰恰因为它始终掌控着场地，所以运行得更好。ῥῆσις 在死语言中运行得极其出色，但命名不行！

我听过一些幽默的回响：近来手暂时不能动，使我无法像平常那样翻阅大量页面；我很遗憾，不能从梵蒂冈大公会议记录里给各位找出他们如何称呼“公共汽车”，或者如何称呼据说设在某个角落里的“酒吧”：那效果实在不怎么样。

如何在死语言中作出新的命名？我是指那些能够铭写进语言的新命名。

反过来，我在今年最初几课中曾经提到整部《论俗语》；我的意思是 DANTE 那部绝对精彩的著作。他在其中捍卫真正文学性的功能，即他

打算用自己从另外三种方言中选出的托斯卡纳语构成的 lingua grammatica〔语法语言〕。读一读吧——它比《克拉底鲁篇》更难找——读过便会看到 DANTE 朝向什么：一种唯有诗人才能谈论的现实，严格说来就是这种契合。唯有诗人能够感到，一个词所采取的音位形式，与能指和所指之间这场构成人类精神全部历史的交换相契合：

- 一个能指如何不知不觉地进入所指尚未显现的某个侧面；
- 能指本身又如何随着意指的演变而发生深刻改变。

这仍是我只能匆匆掠过的东西，不过至少可以给各位一个参照：自从 CICÉRON 用拉丁语 causa 翻译希腊语 ἀιτία〔aitia〕以后，causa 获得了何等分量。这个转折点最终使“cause〔原因 / 事业〕”——它最初仍是法律上的理由，即拉丁语 causa——最后竟转而指称 res，即事物〔chose〕；而 res、事物，却在我们的语言里变成了“rien〔无物〕”这个词。

语言史严格说来并不是精神分析家实施操作、开展实践的场域，却每时每刻向他显示那些道路与模型；他必须在那里把握自己的现实。

LECLAIRE 在论述“POOR (d) J’e-LI”时，人们曾围绕这个范例追问：

- 它属于哪一边：前意识，还是无意识？
- 它是幻想吗？

我认为，为了理解这里所涉之物，我们应当固定在这样一幅起始图像上：“POOR (d) J’e-LI”最接近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在这里重新遇见分析

经验：哪位分析家不曾亲手触及某个专名对每位受分析者所具有的功能——自己的名字，或配偶、父母的名字，乃至其妄想人物的名字？专名可以碎裂、分解，又可以渗入某个别人的专名中重新出现。

LECLAIRE 的“POOR (d) J’e-LI”，首先就是某种像专名一样运作的东西。

如果要指出“POOR (d) J’e-LI”应当铭写在克莱因瓶的哪一点上，那就是边缘；可以说，是反转孔口。无论从克莱因瓶双重入口的哪一侧来看，其中一侧的反面总是对应另一侧的正面，反之亦然。

如果你们还想要一幅更令人满意的图像，以呈现“POOR (d) J’e-LI”或我们某位患者历史中任何可能〔……〕同它对应之物的功能，那么，它正是相对于一个“纸样〔patron〕”所具有的功能……

这里采用女裁缝所说的意义：“纸样”代表一片布料〔……〕，用来分解衣服某道虚线或某只袖子……而那些小字母则用来标明什么应当同什么缝在一起。

我们由此能够把握和理解这种人为缝合的功能。只要足够留意，并采用我们恰恰试图在这里创造、至少试图向各位提示的方法，它就会使我们能够把握、甚至区分这幅图像中某种原始支撑；由此可以辨别不同主体的缝合方式。我的意思是，神经症者、精神病者与倒错者的缝合并不发生在同一点，也不具有同一目的。

主观历史中进行缝合的方式，正是 LECLAIRE 图像中的范例；使这个范例获得价值的，不只是单纯的音韵学奇观：这项缝合同 LECLAIRE 所谓精微差异——一种感觉差异——的捕获紧密相关。

强迫症特征正是在这里得到特定化：这是一项可以添加到严格所谓“临床”中的新要素，因为精神分析对“临床”这个古老词语有所补充。

可感物的这个精微点本身就被卷入这场缝合，具有瘢痕性质；如果把隐喻推到底，我甚至会说，它近似瘢痕疙瘩〔隆起的红色瘢痕〕。这个被选出的点标示了强迫症者身上仍被缝合扣住、严格说来有待切开松解的某种东西。正是这一点，使我们能够定位某个东西的起源点：它一方面可以用来证明能指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向我们指出，在这个被单独提出的例子里，能指所占据的特殊功能。

当然，这一切要求我们付出一点力气，让这些观念流通起来。它们实际上并不新鲜，已经可以在弗洛伊德那里辨认；要指出同源项所在之处也很容易。凡稍微读过他的人，大概不需要我一一指出：从“鼠人”中的 aber、Abwehr、以及成为 Samen 的 amen[注5]开始，还有许多其他例子。不过，如果我们必须在那里辨认自己试图重新找到其秘密与操作方式的东西，当然不能背过身去、停留在已经给我们的东西上；我们必须依照弗洛伊德的公式，继续围绕主体进行建构，才能从中取得恰当收益。

> [注5] S. Freud：《五例精神分析》，巴黎，PUF，1954年，1970年第4版，“鼠人”，第199页。

这种间隙——专名所表象的缝合在专名中留下的间隙——只要懂得寻找其实例，你们会在所有名字中重新找到它。

ŒDIPUS——我举他，是因为这个名字终究受到事实召唤，确实最先进入我们脑中——ŒDIPUS：“肿胀的脚”，这难道理所当然吗？肿胀与脚之间的洞里有什么？

恰恰是被刺穿的脚。而且，没有人说这只被刺穿的脚重新粘好了。“肿胀的脚”中间留着一道仍然敞开的谜；它同整个俄狄浦斯故事的关系，也许比最初看起来更加密切。

既然有人兴致勃勃地让我的名字在这场争论里显身，我们为什么不也玩一玩？

LACAN，也就是希伯来语的“Lacen”，这个名字保留了三个古老辅音，大致写作 ואקל；好吧，它的意思是：“然而！”〔参见1962—1963年研讨班《焦虑》，5月15日。〕

我试图在这片织物、这个表面上为各位画出能指的拓扑学。今年，我赋予它莫比乌斯带的形式。这种新形式在数学思想、从而也是逻辑思想的历史中出现得很晚，并非偶然；PLATON 并没有它，尽管它如此简单。这条莫比乌斯带加倍以后，便给出克莱因瓶。

潜藏在这里的谜是什么？我想说什么？我相信它真的存在吗？

它显然会唤起一些类比，而且是在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学场域中。上一次，我曾向闭门研讨班的参与者指出——我在这里重述，因为现在又可以把这个口令交给全体听众——Michel FOUCAULT 的《临床医学的诞生》。我说过，这本书极具原创性，值得阅读；它所采用的方法，尤其强调了解剖学实例在疾病分类思想中的转折。

在这项病理解剖学影响中，人们可以极其鲜明、极其震撼地看到凝视如何改变，焦点如何从考察器官转向考察组织，也就是转向作为表面本身而得到把握的东西。其模型主要取自表皮与真皮的区别、胸膜各层与腹膜各层的区别。自从人们沿着这些层面与裂隙前进，而胚胎学

的整体演变又使它们变得如此可感，“交感”一词便获得完全不同的意义。总之，从 BICHAT 的《膜论》开始，解剖学改变了意义，也同时改变了人们能够围绕疾病思考的一切之意义。

这些层面尤其在胚胎学场域中彼此包裹、打结、迂回，来到这个收缩点，就像袋口闭合、囊袋封口一样，最终在成年形态中彼此分离。这值得被标示出来，几乎可以作为一种多少具有审美性质的练习；它会对生物学家产生提示效应——而我毫不怀疑，很快就会如此，因为这种事情始终会发生，并会在某种反思秩序中显露。身体本身的生命功能，其原创性也许就存在于空间的一种原初扭转结构中；它以自己的方式可与物理学家在某层面现象中把握的曲率相比，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扭转、内卷——词语本身仿佛已经准备好接纳它们。

这确实只是顺带提出的提示。不过，在假期前我同各位分别的这个点上，我想用它为某种东西划出节奏，使自己能够以更鲜活的方式说明我反复谈及并视作关键的那些公式所包含的内容。我先前已经告诉各位，它是避免过快或过于〔……〕地滑入左边或右边某些错误的关键链环。我要说明的公式是：能指不同于符号，它为另一个能指表象主体。

也许这里仍有一些东西，因为不习惯这个公式，你们停在那里，没有继续推导它的后果。

我并没有停在这里；去年，我曾向各位给出异化公式——有些人也许会觉得新颖：我说，能指为另一个能指表象主体；然而，只要能指规定主体，它就会在规定主体的同时划杠主体。这道杠同时意味着主体

的摇摆与分裂。〔参见1964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基础》，5月27日。〕

这里当然有某种东西，就其悖论而言……

不过我向各位保证，我并没有试图让它变得更沉重；悖论并不是我用来抓住注意力的手段，可以说，是悖论本身逼我出手……而我们仍必须恰当地强调这个关键之处。

我并不是说，能指在物质上不可能与符号相似；所谓符号，就是为某人表象某物的东西。

符号理论如此占据支配地位，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们所处这个科学时代的注意，以至于我曾听一位同我长期讨论的物理学家说：归根结底，整个物理理论既然要求维持一项称作能量守恒的守恒原则，它的基础与最后确信，只有在我们能够用符号交换的术语形式化全部现代物理学发现时，才会获得。

控制论构想取得了惊人成功；它如今会把一切远距离传递都登记在这个被称作“信息”的奇怪东西名下，只要传递在某一时刻呈现为可以累积……我也许说得有点快；懂行的人可以按自己的方式、随自己的意愿判断我所说之物是否切题。在生物学中，人们也会谈到信息；例如，用它定义某个腺体系统所发出的东西，因为它会在机体远处的某个位置产生回响。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把两个极点称作“发送者”与“接收者”？无论如何处理，人们都在作主体化：严格说来，这十分荒谬。

既然沿着这条道路，为什么不把太阳光线也视作信息？它们在叶绿素的某处累积，或者只是温暖植物的嫩芽，就在活体植物萌芽、绽放的效应中发挥规定作用并累积起来。

在对“信息”主题的这种形式化中，人们仿佛天真地采用“发送者”与“接收者”的功能……

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践踏着古老“认识主体”的花圃；归根结底，沿着这条道路，人们会按照世界每一点在何种程度上认识所有其他点来衡量它……这里有某种独特而悖谬的东西，以最清楚的方式显出一种丧失。它的模型显然只能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如今我们已经习惯操纵那些可以近乎无限地远离我们的客体，也就是机器；我们使这些机器成为主体，称它们为“会思考的机器”；而它们的确接收我们提供的信息，借此为自身导向。

这里发生着思想的某种演变，甚至某种滑移；说到底，我看不出有什么障碍。

只要界定清楚，在某个领域里，它可以提供极其宝贵的服务；信息—〔能量？〕等价在物理学中似乎颇具成果。

但是，关于主体相对于符号的地位，我们可以满足于此吗？

如果我们恰好以这种方式扩展符号，继续说它总是为某个人发挥作用，它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显得可以维持。

但把这个立场翻转过来……

也就是说，符号当中有一些是能指，因为它们为另一个能指表象主体……你们看得出，它在何种程度上响应思想的这种倾向与后续；但它也使我们能够把这个主体变成另一种东西，变成某种可以规定、可以定位的东西，并使主体及其后果的代谢变得可以把握。

为什么？我曾为各位构造一个例子〔“五点时独自一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我随手取了一个例子，取自一位语言学家的文章。他虽然提出例子来定义语言符号是什么，却必须说，在字面意义上彻底失败了。

我重新采用同一个例子，试着为各位从中做出一点东西：一个年轻女子和她的情人。

为了相会，他们约定这样一个符号：当窗帘拉上时——我稍微改动一下例子——意思就是“我独自一人”。花盆有几个，就是几点钟。因此，五只花盆表示：“我会在五点时独自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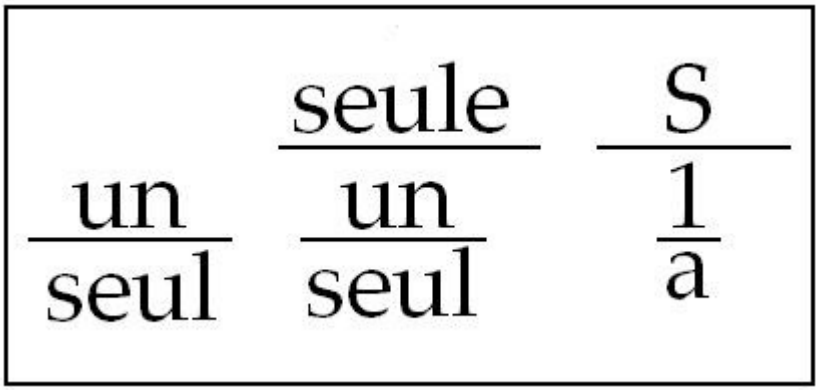
这项约定以言语、在一种语言中得到奠定；其中发生了命名、有一项奠基行动，使这幅窗帘变成有别于其本来所是的东西。那么，我们能否干脆把它等同于一个符号、等同于一项符号组合——因为这里有两个符号——换言之，等同于附带一项指示的绿灯？我说不能！

由于这一点无法立即看出，我不得不强行处理手头之物；换言之，不得不用自己的公式追问它。

“独自一人”：我们把“独自一人”放在窗帘的位置。我已经定义，能指就是为另一个能指表象主体之物。情人是否在那里接收这项东西，并不改变以下事实：“独自一人”的意义远远超出“绿灯”。

“独自一人”对一个主体意味着什么？主体的构成可以说就是被客体覆盖，那么主体能够独自一人吗？“独自一人”还意味着另一件事，意味着主体失效：

- 因为那个可以依照公式加倍的“一”不在那里；
- 因为“唯一的那一个”〔un seul〕不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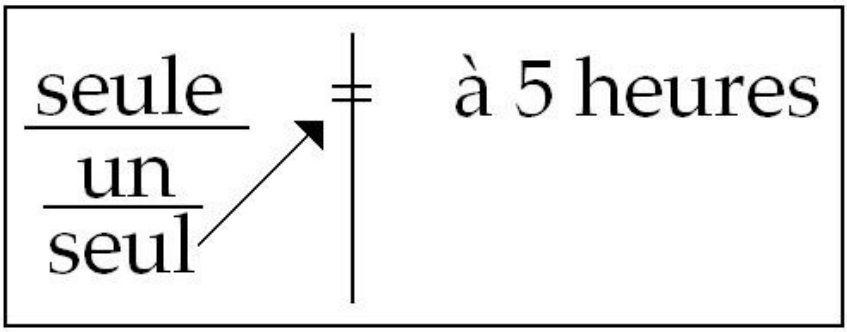
第二项要素：五点钟。第二项要素的加入，确立了 ῥῆσις〔rhésis，言说 / 陈述〕的基本结构。

如果你们愿意，我用最快的方式说明：两者都可以充当主词或谓词。

- “独自一人”是“五点钟”的谓词；
- “五点钟”是“仅仅”的谓词。

它既可以意味着“五点钟独自一人”，也可以意味着“只在五点钟”。

与我要向各位展示的东西相比，这完全是次要的。关键是，在这个间隔中，处在“一 / 唯一”〔un/seul〕之分母位置的“唯一之人”必须以其恰当的对象a功能涌现；也就是说，在“独自一人”与“五点钟”之间，情人受到明确召唤，成为唯一能够填补这份孤独的人。



换言之，我们看到发生的东西、使它作为能指结构得以维持并存续的东西，就在于 λεκτόν〔lekton，可说之物〕——即这样表达出来的东西中可以读出的部分——让一道裂隙保持敞开，而欲望的功能就在其中获得结构。

这个 λεκτόν 所指向的人——无论他读还是不读——都在 λεκτόν 中受到召唤，前去在裂隙、在间隔中发挥作用；这道间隔规定了两个方向：

- 一方面，是“五点钟独自一人”，以及斯多葛派不无理由地称作约会、选择性相遇的方向；
- 另一方面，朝向相反方向的，是分裂主体在宣告自己独自一人时所遮蔽、隐藏的东西，也就是她的幻想：

成为“唯一的女人”〔la seule〕。

在主体的分裂中，作为客体而成为“唯一的女人”，其运作是一种相对于大他者欲望完全悬置的欲望。只有大他者的欲望，才能批准这项呼唤的运作。

主体把自己宣告为独自一人，以便成为“唯一的女人”；主体以幻想设想的这份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

你们注意到了吗？“能指为另一个能指表象主体”这个公式的重音，在于不是从接收者一边区分能指——人们总是这样做，而能指在那里会同符号混淆——而是从发送者一边区分它。因为当我说能指为另一个能指表象主体时，所涉主体正是发出这个能指的主体。

那么，我们谈论无意识时究竟想说什么？如果无意识确如我向各位教导的那样——因为这就在弗洛伊德那里——那么，在“它说话”之处，你们必须把主体安置在宣告自身的能指背后。

而你们接收自己无意识的这则消息时，就处在大他者的位置，处在那个目瞪口呆之人的位置。沿用前几天的称呼来对各位说：“最显赫的饮酒人，最珍贵的梅毒患者”〔Rabelais〕……

今天可以把它翻译成这样——当年有人从窗后看着我在圣安娜医院人数众多的听众，也曾这样翻译：

“大群同性恋者与药物成瘾者组成的公众”；别人的公众总是由“同性恋者与药物成瘾者”构成……所以，你们所有人——我听众中的精神病者、神经症者和倒错者——作为大他者，站在这则消息面前意味着什

么？这是必须澄清的一个要点，因为这里有一项临床特征；我是说，一个应当把追问带往其中的开口。

- 如果你是精神病者，这意味着你对消息感兴趣，主要因为“她”知道你在读它。考察精神病者时，人们总是忘记这一点：他并不知道消息是什么意思，但在消息的能指中产生的主体知道他——这个精神病者——正在读它。关于这一点，我不会说再怎么强调也不够：它根本从未被看见！

- 如果你是神经症者，你感兴趣的是约会；当然，是为了错过它，因为无论如何根本没有约会。

- 如果你是倒错者，你感兴趣的是欲望的维度。你就是大他者的这份欲望。你被卷入欲望，因为欲望始终是大他者的欲望。你是纯粹的受害者，是献给大他者欲望的纯粹燔祭。

时间已经很晚——因为有人耽搁了我——所以今天无法在克莱因瓶本身上向各位展示，这个开端规定了哪些场域。

各位要知道，五月第一个星期三，我会从这里重新开始自己的论述。

我要说清楚，因为上一次我已经明确宣布之后，仍有人问我的研讨班是否举行。

本月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将举行闭门研讨班。

第16课 · 1965年4月28日

DURAND DE BOUSINGEN Piera AULAGNIER

拉康

今天时间有些紧，所以我省去闭门研讨班通常的开场白，立即把话交给 DURAND DE BOUSINGEN 医生。他要向各位作一篇有趣的发言，方向与 LECLAIRE 围绕那个如今已经获得决定性称名、以“POOR (d) J’e-LI”为题进入我们意识的东西所作的研究相同。

Robert DURAND DE BOUSINGEN

我愿意把今天提交给各位的尝试题为：“论音位联想在原初幻想结构化中的介入”。

Serge LECLAIRE 在发言中试图以最凝缩的形式，标出 Philippe 想象界发源的公式。“POOR (d) J’e-LI”这个序列看来确实最贴近根本幻想；在这组星丛中，Philippe 的退行性体验再次唤起他的存在同语言的关系，并在那场“翻筋斗”中感知语言的存在欠缺——这种感知在强迫症者的问题中永远遭到拒绝，又永远被重新拾起。

LECLAIRE 说：“在分析中，很少能够让人承认这些最隐秘的公式。”分析探索往往在“Lili，我渴了”这句话前止步。这句话由语法防御构成，只处在已经高度阐发的次级层次，是一项深层幻想构成工作的结果。这项工作即使常常停留在分析性言语化的阴影中，也不意味着它先于言语。事实上，弗洛伊德在致 Fliess 第79封信[注1]中告诉我

们：“就强迫性神经症而言，可以确认：受压抑者是通过语词表象、而不是通过与它相联的概念闯入的。”

> [注1] S. Freud：《致威廉·弗里斯书信》，载《精神分析的诞生》，同前。

从他后来的论述中，我们知道，这一事实并不限于强迫性神经症。

考察弗洛伊德的著作，尤其是其经验发源的自我分析维度，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弗洛伊德的解码实际上几乎总是施用于已经高度阐发的语言结构——词语与句子。

弗洛伊德的分析恰恰介入话语的强迫症式结构化层次。梦的解释中可以找到许多例子；“鼠人”话语那种高度“建构起来的”解释也是如此，其中介入的不是音位，而是 Wortbrücke〔词桥〕，从而表明他的研究何等频繁地安置在名称层次。

正是对词语层面话语扭曲的这种感知，赋予弗洛伊德作品以文字游戏天才的印记；然而，欲望在原初音位中的具身已经在那里受到抹除。

LECLAIRE 的工作因此促使我沿这条道路尝试表述，把主体命运同主体话语最深处、同原初表述真正的音位面向联结起来。这样，我们应当可以在最贴近初级层次之处接近主体的根本语言：知觉同一性在那里占据统治地位，纯粹声音材料在那里以音位对立发挥作用；一条链以不连续、交替而有节奏的方式延续，谐音、邻接与连续性则在其上构成主体的话语，把主体引入能指、要求与欲望的世界。

进行到这一点，我愿意先提出一个导论性问题：是否可能在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尤其在《梦的解析》中，标出某种最贴近其根本幻想的东西？

这在我看来是一项困难工作，尽管某些作者曾作出精彩尝试。

这里必须记得，弗洛伊德的发现是在抵抗这项发现的运动本身中完成的；而他不断依托的得到表述的话语，在他那里恰好隐喻化了压抑维度本身。

不过，我们仍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一项音位参照，见于一篇题为——

《元音次序的意义》[注2]——的短文〔《全集》第八卷，第349页〕。

> [注2] S. Freud：《元音次序的意义》（1911），载《结果、观念、问题》，巴黎，PUF，1998年，第169页。

弗洛伊德在这里标出一种扭曲机制：一个名字被另一个名字取代，两者不同元音的次序相似，从而重新唤起原先受到禁忌或压抑的表述。如果“心爱的小宝贝”〔trésor chéri〕对 Philippe 而言，是母亲言语后来得到神圣化的回忆再现，那么它便能在“POOR (d) J’e-LI”中显现，因为两者具有相同的元音序列：trés/o/r ch/é/r/i；

P/oo/r(d)j/é/l/i。

弗洛伊德在这篇短文中由此赋予元音及其声音次序以特权。围绕“POOR (d) J’e-LI”的元音次序同 Philippe 名字的元音次序之间可能有何关系，向 LECLAIRE 提问会很有意思。

不过，“小汉斯”观察难道不是弗洛伊德仅有的文本之一、或最引人注目的文本之一吗？在那里，我们可以尝试追踪原初幻想如何在其发生

进程中通过音位联想得到结构化；追踪地点恰好是弗洛伊德[注3]在儿童原初言语材料中转化出的俄狄浦斯表述。

> [注3] S. Freud：《一个五岁男孩的恐惧症分析：小汉斯》，载《五例精神分析》，巴黎，PUF，1970年。

而且，弗洛伊德在观察开头指出，能够直接在儿童身上注意到“……这些由欲望建造的构造物，而我们在成人身上必须如此费力地从它们自己的废墟下把它们挖出来”，是很有意义的。

他还在这篇观察中〔《全集》第256页〕标出罚物游戏的纯粹听觉类型结构[注4]；在儿童幻想的结构化中，他由此再次赋予“听到的东西”相对于“看到的东西”以特权。所以，我们下面要尝试标出小汉斯在整篇观察与整个演变过程中的音位联想。

> [注4] “汉斯（四岁半）。梦。今天早晨起床时，汉斯讲道：‘你知道，昨夜我想到：有人说：谁愿意跟我来？然后有人说：我。于是他就必须让那个人尿尿。’进一步提问清楚表明，这个梦完全没有视觉要素，属于纯粹‘听觉类型’（原文为法语）。几天来，汉斯同房东的孩子们玩集体游戏和罚物游戏，其中有他的朋友 Olga（七岁）和 Berta（五岁）。罚物游戏的玩法是：1.‘我手里的罚物属于谁？’2.‘我的。’然后大家决定 B 必须做什么。”

当然，这要求我们在德语文本上进行阐发；而这次尝试再次向我们表明，法语译本的近似处理何等灾难性，使人在法语文本上无法进行任何语言学接近。

这项围绕文本的思辨工作，会尝试补充对 Philippe 幻想构造所作的具体而退行性的分析。

文本用下面这句话引出汉斯最初的问题：

“Mama, hast du auch einen Wiwimacher?”——“妈妈，你也有一个 Wiwimacher〔嘘嘘器〕吗？”……随后，围绕母牛的乳房，他又说：

“Aus dem Wiwimacher kommt Milch.”——“奶从它的 Wiwimacher 里出来。”……紧接着就是母亲的阉割威胁：

“Der schneidet dir den Wiwimacher ab.”——“人家会把你的 Wiwimacher 割掉。”……这引出了汉斯的回答：

“那我就用我的屁股尿尿。”〔为什么把 Popo 译成“tutu”，从而丧失一切语言分析的可能？〕

在这个极其密集的序列中，我们标出几个关键词：

- Mama—wiwi—Milch；
- Wiwi—Popo：汉斯为回应母亲的阉割威胁而作的等同。

而且，汉斯围绕 Wiwi—Popo 进行表述时指出，有 wiwimacher 的是 L̲ö̲wen〔狮子〕与 L̲o̲k̲o̲motive〔火车头〕。

汉斯继续自己的调查：

“Papa, hast du auch einen Wiwimacher?”——“爸爸，你也有一个嘘嘘器吗？”

父亲回答，当然有；他由此把汉斯引入一个由阴茎归属所标示的人类世界，而母亲也宣称拥有阴茎。于是：Papa—Mama = 拥有

wiwimacher。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一刻起，Papa 与 Mama 便永久变成 Papi、Mami，观察结束前始终如此，后来又出现 Gross-mami。

父母对阴茎的占有，由此通过 wiwi 中的“i”污染父母形象的称名而得到标记。只有孩子 Hans 与 Hanna 继续异化于“A”的优势。在他的所有朋友——Franzl、Fritzl、Olga、Berta 与 Mariedl〔《全集》第251—252页〕——中，他后来偏爱的恰恰是 Fritzl（他说这是个女孩）与 Mariedl。

母亲作出阉割威胁后，Hanna 的出生补足了汉斯的联想：

> “Aus meinem Wiwimacher kommt kein Blut.”——“我的 Wiwimacher 不流血。”

这项同母亲分娩相关、引发强烈焦虑并受到强烈压抑的联想，后来会通过由音位“u”支配的一系列词语显现；我们还会回到它们。

现在来看恐惧症的关键词：Pferd〔马〕。

它最初紧接母亲宣称自己有 Wiwimacher 之后出现，淹没在一组有生命和无生命客体之中。被选为恐惧症客体的不是长颈鹿或大象，而恰恰是围绕音位“P”排列起来的 Pferd。

汉斯由此通过同 Papi 的音位联想，重新找到父亲功能的能指；单凭音位选择，就足以支撑弗洛伊德对马与父亲形象关系的解释。

母亲拒绝触摸汉斯的阴茎，唤起阉割威胁 Schneiden〔切割〕，从而构成另一组音位系列。它的特殊之处，是直接回应母亲针对汉斯要求所说的这句话：

“Es ist eine Schweinerei”——“这太脏了。”

恐惧症出现前的第一个焦虑梦〔《全集》第259页〕，标记着对母亲离去、使汉斯失去 Schmeicheln〔爱抚〕的恐惧。这是汉斯的独特表达，文本对此作过解释。这里可以看到一种谐音联想，它标出了与 Schneiden〔切割〕相同的幻想内容；这项联想构成对阉割威胁的音位回应。

害怕失去 Schmeicheln，紧接在严格意义上的恐惧症之前：“dass mich ein Pferd beissen wird”〔会有一匹马咬我〕。

围绕母亲威胁表述的整个系列，由以下音位序列标出：Schneiden、Schweinerei（母亲的话），Schmeicheln、beissen（汉斯的话）；这个序列以恐惧症方式组织起来〔《全集》第260页〕。

焦虑于是被这些词从字面上翻译出来：Schmeicheln〔爱抚〕会引发 Beissen〔咬〕。此外，会咬人的是 weiss〔白色的〕马，从而补足了这个系列〔《全集》第265页〕。

父亲没有在任何时刻向汉斯意指象征性阉割：他只敢告诉汉斯，女人没有 Wiwimacher——汉斯无法相信——而且生孩子的是女人；这使汉斯继续悬置在想象性阉割的恐惧中。整篇观察会表明，在父亲的言语层面，这场探索始终多么焦虑、又相对徒劳；父亲最终向孩子意指的是：“你和我都有阴茎，但生孩子的是女人。”

难道这不正是构成汉斯永久欠缺的东西吗？

父亲执意把马强行解释为阉割性父亲之后〔《全集》第287—288页〕，由“U”支配的音位序列开始介入，并为汉斯的肛门期退行断句。当他生气〔Zorn〕时，便留住自己的 Lumpf〔粪便〕〔《全集》第288页〕。这个 Lumpf 随后在谈到母亲的 Hose〔裤子〕时进入话语，重新接续最初母亲威胁中受到强烈压抑的 Wiwi = Popo 联想；汉斯的厌恶则通过“P”与“U”的凝缩表达为：P̲fu̲i〔呸〕。

在这个音位层次上，我们能否把这组退行序列同父亲——以及弗洛伊德——的另一次误认拉近？后者提出把汉斯的恐惧症称作一种 Dummheit〔蠢事〕。还记得观察开头受到强烈压抑的 Blut〔血〕；后来，Anna 的出生又为分娩体验断句。这项提醒在《全集》第293页得到确认：汉斯重新讲起 Fritzl 的故事；几行之后，Fritzl 曾经 geblutet〔流血〕，从而揭示汉斯就是在那里染上了 Dummheit、这桩蠢事。

于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能指星丛围绕“U”在这一点上显现；我们简要重述：

- Dummheit 中的“U”标出父亲与弗洛伊德的误认；
- Lumpf 中的“U”标出父亲的误认及其相关的肛门期退行；
- Blut 中的“U”标出在母亲言语中体验到的想象性阉割。

当父亲把 Lumpf 等同于母亲的阴毛、等同于她的 wiwimacher 时〔《全集》第302页〕，我们可以从音位结构中抽出一条新的联想线索：汉斯的父亲随即注意到，Lumpf 永久变成了 Lumpfi。这在肛门性能指的音位组织中重新建立了母亲阴茎，表达汉斯持续误认性差异。同一语域也暗中支撑他最喜爱孩子的想象名字：L̲o̲di̲；它大概又引入

Saffalodi、schokolodi　等序列，其中“O、I、A”的联想意指父亲向汉斯揭示的肛门生育理论之把握；这会构成言语揭露的最极端尖端。

于是，每个字母都仿佛以占据优势的音位，为主体想象界的一个区段断句，并成为主体阐发自身话语时的向量性、动力性要素：

- 字母“I”标出我们可以称作阴茎属性的东西；汉斯努力把它归给“父母”，由此试图在想象界中克服父亲言语对其菲勒斯关系的拒斥。
- “O”定位汉斯的肛门期退行，并同阉割性 Blut 中的“U”结合，由此促生 Lumpf。
- 整篇观察的父亲问题围绕“P”旋转。
- “A”会吸引没有阴茎的人：Hanna、Hans；与之相对的是拥有阴茎者：Vatti、Mammi。

我们在调查的这一点上人为孤立出的音位要素，会在词语阐发中遵循初级过程的根本机制。其结构的固定性，会在音位加倍中得到唤回；这些加倍就是受压抑者在话语中重复出现的能指。这里至多只能指出这种极其重要的加倍：Schweinerei、Papa、Mama、Anna、Popo，等等。

在我们的层次上，它可能构成 Roman JAKOBSON[注5]所描述的冗余功能的一种特殊形式。

> [注5] Roman Jakobson：《普通语言学论文集》第1卷，Éditions de Minuit，1963年，第109页。

与此同时，证明各要素可互换性的移置—替代与凝缩，会通向越来越复杂的组织。



这里的主要隐喻似乎是我们已经强调的“I”与“O”的等同。凝缩会产生观察中各关键词的复杂形态：

- Lumpf 凝缩“U”与“PF”；
- Pferd 在欲望否定中加入“I”，给出 Pfui，等等。

当话语抵达阐发完成的成人形式时，无意识结构才最终被冻结在词语与句子里；交流的踪迹由此丧失，服从共同话语那本质上具有历时性的异化法则。

然而，初级欲望的持续推动会使要求反复提出，并扩展其呼唤场域。通向要求之前意识表述的转喻链，从此会在自身内部携带这些经过选择的原初音位能指；主体经过口腔驱力与肛门驱力的经典阶段时，正是它们为这一过程赋予标记。

与这种在音位层面把握话语的尝试相对，弗洛伊德的能指解释类型主要针对词语之间的连接。词语的谐音引入一个名称能指，即新的 Wort〔词〕：

- “Wegen dem Pferd”变成“wägen”，由此解释对车辆的恐惧〔《全集》第293页〕；
- Bohrer〔钻子〕指向 geboren〔出生〕。

弗洛伊德甚至在一则注释中指出〔《全集》第294页〕，父亲坚持解释“Wegen dem Pferd”时，除了父亲没有看到的词语连接 Wortanknüpfung 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发现。

现在我必须停下来，尽可能向各位提出问题。

各位不会没有注意到，这种方法论立场更多参照初级过程的非逻辑性，而不是意识逻辑；尽管口头交流的必要性和我本人的理性化倾向，可能遮蔽了无意识音位回响无所不在的斑斓，以及它那闪烁、短暂的组合游戏。

这种接近能否为理解儿童话语的构成，或尤其是精神病者话语的结构性退行，带来新的光线？

WINNICOTT[注6]关于儿童在音位中具身的研究〔《精神分析》第5期，第21—41页〕，或者 PERRIER[注7]的研究——

> [注6] Donald Woods Winnicott：《游戏与现实》，巴黎，Gallimard，1975年。
>
> [注7] François Perrier：《精神分裂症心理治疗的理论基础》，载《昂坦堤道》，巴黎，UGE 10-18，1978年，第1卷，第247页。

〔《精神病学演变》，1958年第11期，第421—444页〕——都会在这方面提供照明。PERRIER 的患者通过视唱练耳练习，使精神分裂症式语言退行重新抵达音位维度；那是其欲望在声音中或机械中的石化。

回到小汉斯，我们可以用许多例子表明：把握这个音位维度，如何使人重新找到弗洛伊德的解释。

弗洛伊德把那匹制造“喧闹”的马解释为对父亲遭阉割的恐惧与愿望。

在德语中，这个序列一方面回应会 beisst〔咬〕人的 Pferd——咬的惩罚指向汉斯对自己那些 Schweinereien〔脏事〕的罪疚——另一方面回应制造 Krawal〔喧闹〕的 Pferd；它由此显出自己进入“A”的维度：没

有阴茎、没有力量的个体。汉斯杜撰的 Krawal 一词，因此带有想象性阉割的标记。

“A”在这里汇合于 Beissen 中的“EI”。汉斯的话语在这里回应了弗洛伊德关于他害怕父亲、也替父亲害怕的论述——不是依照字母，而是依照音位。现在再更加冒失一些——大胆只向无意识微笑——让我们拿着这把脆弱的钥匙接近《梦的解析》。先标出第七章开头论“梦中的遗忘”的几行根本文字，尽管它们藏得很深〔《全集》第二—三卷，第530页〕：“即使是解释得最好的梦，也常常必须留下一处晦暗；因为接近那里时，会遇到一个思想之结……这就是梦的肚脐，是它接合于未被认识之物的地点〔die Stelle, an der er dem Unerkannten aufsitzt〕。梦思从四面八方分枝，进入我们思想的纠葛。从这张网络最稠密的地点〔aus einer dichteren Stelle〕，梦的愿望像蘑菇从菌丝体中一样升起。”

〔“In den bestgedeuteten Träumen muß man oft eine Stelle im Dunkel lassen, weil man bei der Deutung merkt, daß dort ein Knäuel von Traumgedanken anhebt, der sich nicht entwirren will, aber auch zum Trauminhalt keine weiteren Beiträge geliefert hat. Dies ist dann der Nabel des Traums, die Stelle, an der er dem Unerkannten aufsitzt. Die Traumgedanken, auf die man bei der Deutung gerät, müssen ja ganz allgemein ohne Abschluß bleiben und nach allen Seiten hin in die netzartige Verstrickung unserer Gedankenwelt auslaufen. Aus einer dichteren Stelle dieses Geflechts erhebt sich dann der Traumwunsch wie der Pilz aus seinem Mycelium.”〔《梦的解析》第七章A〕〕

这个真正的无意识场所、愿望从中升起的原初压抑场所，是否可能“系于”某种音位优势？我们想借助 Marburg—Hollthurn 梦〔《全集》第二—三卷，第438—523页〕来支持这个命题。

这个梦的全部动力，通过以下转变表达出来：从 Marburg、malade、Matter、matière 中的“A”，转到 Hollthurn、Holothurien、Molière、Motion of the bowels 中的“O”。它的意义带有如此粗鄙的侮辱性与粪便性质，以至于弗洛伊德只能指出它属于肛门心理学。

正是在同一个梦中，弗洛伊德把一个不该出现的英语 RE〔R〕放了进去；这使他的思想抵达一场具有乱伦性质的童年场景：父亲用一个强有力的词、一个 Machtwort 把他赶走——字面意思是权力或权威之词，而它也许只不过是“fort!〔滚开〕”。

弗洛伊德随后会把语法错误 from 等同于德语 fromm〔虔敬〕，并谈到它同面对父亲神圣人格时的不敬有何关系；可是，这一切难道不已经包含在音位“O”引入这两个词的动力中吗？请注意，弗洛伊德标出的主要字面能指——从A到O——恰好同它的音位维度完全重合。

现在让我们走到极端：

- 是否可能在言语构成的层次本身，孤立出具有能指作用的音位结构，并由此诉诸语音学参照？

- 某些音位——SAPIR[注8]所谓“象征原子”——同初级层次那种持存而重复的表达之间，是否可能存在基本结构亲和性？例如可以从这

项观察出发：在许多语言中，否定由通常是单音节、带鼻音发音的要素表达。

> [注8] Edward Sapir：《语言》，巴黎，Payot，1967年："所以，每一种语言都以自己的理想语音系统及与之重叠的声音系统（可以说是象征原子的系统）为特征，也以某种特定语法结构为特征。语音结构与概念结构都显示出语言朝向形式的本能倾向。注1：理想语音系统、即语言典型语音学的观念，并没有像它理应的那样得到语言学家的清楚把握。从这个角度看，只要听觉准确、对语言具有本能品味，外行观察者往往比容易陷入大量材料的细密语音学家更占优势。我曾教印第安人书写自己的语言，以便为另一组观念得出结论。这段经验也为当前研究提供了一份有趣材料。我发现，即使某些语音差异在我们的客观听觉中十分鲜明，只要它们在其语言系统中没有对应，就很难、甚至不可能教会印第安人作出区分；反过来，只要细微到几乎无法感知的语音变化恰好对应其印第安语言系统的特征，他们就能轻易而迅速地把它们写下来。我看着努特卡语译员转写自己的语言时，常有一种奇异感觉：他转写的是抵达自己的理想音位要素之流；从客观角度看并不十分准确，但对他而言，那正是可触言语声音的精神本身。"

JESPERSEN[注9]的理论例如指出，声音倾向于依响音度聚集〔Ferdinand de SAUSSURE 所说音节构成中的开放度；参见《普通语言学教程》，同前〕。[注]

> [注9] Jespersen：《语言的性质、演变与起源》，Payot，1936年。

> [注] 这里的 sonorité 是音系学的"响音度"，指音段在音节组织中的相对层级，原文并以索绪尔所谓"开放度"补充说明；它不是声学意义上的音量"响度"。

JESPERSEN 图式的许多例外，从原初幻想的语义结构化角度看，难道不具有高度意义，构成主体的一项精微独异性吗？各位可以感觉到，在这一点上，应当依据结构语言学研究重新处理这场尝试；同样要像

Roman JAKOBSON[注10]所说："……系统地依据意义分析言语声音，并参照意义的声音形式分析意义本身。"

> [注10] Roman Jakobson：《声音与意义六讲》，巴黎，Éditions de Minuit，1976年。

相关知识卡 雅各布森、方特与哈勒的区别性特征

正是在这条不可拆解地连接语音与语义的存在棱线上——这里接续 LECLAIRE 上一次发言——欲望在两个场域的交集中、声音与意义的接合处具身。即使音位只是纯粹他异性，它们也是一个处于运动中的主体之产物；主体以运动、声学或听觉方式，从原始声音材料出发，发出或接收区别性特征。那么，能指的身体性，难道不恰恰是：在物质调制中得到接收的声音，由发音器官的动力运作发出，再由一团或多或少获得安全保障的身体质量接收？

相关知识卡 雅各布森、方特与哈勒的区别性特征

强迫症者寻求姿势掌控，在语言层面难道不就是一种戏剧性努力，试图把语言重新联系到其根本身体性？他欲望的转喻性逃逸不断向他遮蔽这种身体性；而欲望无处具身，使它更加无法承受。LECLAIRE 极其细致地指出了这个时刻：Philippe 的原初幻想在永远重新开始的"卷拢—展开"式欢腾中，接近原初身体性。那是一个点状存在时刻；言词在那里真正于身体经验最深处成为肉身。[注]

> [注] 法文 verbe 既可指语法上的"动词"，也可在较高语体中指"言词 / 圣言"；与 s'incarne（成为肉身）连用时，还唤起"言成肉身"的表达。正文取"言词"，以保留语言与身体化的联系，而不把它缩成一个语法词类。

这当然是身体的语言，但尤其是带着一个身体的语言：身体既静态又动态，既接收又发出一条时间性、旋律性的线；身体终于成为能指，

并从迸发式发声中获得快感。Philippe 在这里似乎最接近原初无意识链循环重复的一个代表项——也就是要求的原始形式；但重新找到存在维度，会使他走上“能够担承丧失”的道路，而这是能指得到安置的效应。

语音法则与语义法则之间有一道既分隔两者、又把两者不可拆解地联结起来的杠；在感知这道杠时，我愿意看到一个特许时刻：主体在亲历的听觉经验中开始感知分析发现的基础本身，即意义的意义，说得更清楚，就是能指的结构。

相关知识卡 雅各布森、方特与哈勒的区别性特征

在这里，我们最贴近语音与语义之间得到亲历的断裂；这项经验构成于听觉—发声场域的一道神秘裂开中，使主体开始接近自身话语的能指性，并由此在言语行动本身的主观经验中，把主体引向 LECLAIRE 所说的那种“二律背反的内涵标记”。[注]

> [注] Signifiance 在这里指话语作为能指结构而发生作用的性质，故译“能指性”；它不同于 signification 所指的具体“意指”。

声音通达意义，会使主体能够把自己的话语安置到终于得到定位和承认的镜像层面。意义——要求的凹陷、此前一直引发焦虑的根本裂隙——将能锚定在终于得到承认的主体身体上，使主体从空洞言语过渡到充实言语。在我看来，像 Philippe 那样在分析中传达原初幻想，正是从这里获得了对主体的开创性价值。强迫症者的分析很少把握到这种层次，只不过再次提醒我们，他的治疗具有已知的困难。

这个始终残留的音位维度，难道不会为主体构成对无意识本身的提醒，参照初级层次的知觉同一性，以一项“精微差异”刺穿并打断话语线索，而患者或精神分析家有时会感知到它？

最后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在这项音位研究层面避免荣格式扭曲？这要求我们精确规定，语音上可能存在的早熟结构，在把能指接合于主体最初话语时具有何种结构。正如各位看到的，我重新引入了音位维度在分析场域中的拓扑学地位问题——不过，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始终都必须重新引入吗？正如 Jacques LACAN[注11]所说，音位难道没有把我们带到——

> [注11] 《精神分析中言语与语言的功能与场域》，载《精神分析》第1期，第129页；另见《文集》，第285页。

“最贴近象征功能主体性源泉之处”吗？

在缺席的“Fort—Da，哦！”与在场的“啊！”中，在两句基本迸发式呼语的象征对中，客体被刺住、落入陷阱。

“象征最初就是这样显现为对物的谋杀，而这场死亡为主体构成了欲望的永恒化。”

〔《精神分析》第1期，第123页；《文集》，第319页。〕

现在，为什么不像 Jacques LACAN 在《罗马报告》中那样作结，向我们召来印度诸神的话语：“Da……Da……Da……”

拉康

我希望今天的聚会能够完成自己拟定的计划……

也就是借助 AULAGNIER 女士将要交给各位的文本，给闭门研讨班的工作引入一条新岔道……由于这项愿望，我只能简短回应刚才这篇工作；我想，各位没有漏看它的意义。

我的意思是，归根结底，这是一项颇具开创性的工作，尽管它继 LECLAIRE 之后进入同一个探索场域；在那里，至少已经证明有一种研究是可能的，即使它也许尚未得到充分定位。

不过，我想自己在上一课已经标出了必须把“POOR (d) J'e-LI”式公式设想为铭写于其中的精确拓扑学点。所以，此刻我不会从教义角度，对 DURAND DE BOUSINGEN 刚才精彩例示的这条研究路径作任何深入表述。

我甚至只能以最简短、最暗示性的方式，标出这项研究显露出有待发展的几个方向。我只想请他注意：当他引入“schneiden、schweinerei、weiss、beissen”中的双元音“ei”时，与一切嘘音形式紧密相联的这个咝擦音是什么？也就是两类辅音——嘘音与咝音——例如 schneiden、schweinerei、beissen、weiss，以及我略过的其他词。

这一点很重要。我这里只为以后把它标出来。

同样，当“ou”〔U〕这个元音出现时——“ou”〔U〕是一个唇音——你们可以看到它也同唇辅音相联，尤其是 Lumpf 本身的“L”、Pferd 的“PF”，以及唇音〔……〕。

这也值得指出，我要强调其意义。尽管我愿意讨论这一点，我也许不会给出同他完全相同的解释；如果我理解正确，他对“I”侵入其所标出

的音位序列这一现象所作的解释，是把它归结为菲勒斯客体的一种代表或表征项。但这应当另作专门讨论。[注]

> [注] J.L. 速记打字本与 Staferla 文本在这里都保留了口述句法的悬置，围绕 interprétation / représentant / intrusion du I 的关系并不完整。依上下文，représentant 指“I”作为菲勒斯客体的代表或表征项，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表象”；正文据此给出当前读法。

这里也许还应当提醒那些只略知一二的人……

我不知道 DURAND DE BOUSINGEN 在这方面是否抱有幻想；他的发言可能产生这种幻想……我要请他注意，JESPERSEN 与 JAKOBSON 对元音语音亲和性的解释恰好彼此相反。JESPERSEN 那里有响音度阶梯；JAKOBSON 的分析则依照他在各位无疑熟悉的《言语分析初阶》[注12]中一次而永远地奠定的方法〔……〕，借助 distinctive features〔区别性特征〕展开。尤其是“A”在这里会像紧密音对弥散音那样同其他元音对立，同时还有其他区别性特征介入。

> [注12] Roman Jakobson：《言语分析初阶：区别性特征及其相关项》，MIT Press，1963年。

相关知识卡 雅各布森、方特与哈勒的区别性特征

我想，这已经为懂得记笔记的人提供了提问材料。这些问题可以在不同语境中交给我；但对那些只能在这里找到我的人，我请所有还想沿这项工作方向补充内容的人直接寄给我。LECLAIRE 的工作所开启的出发线与矿脉，我并不因此视为已经关闭；从现在到学年结束，我们还有时间回到那里。

这也给我机会向两位交给我非常有趣文本的人道歉。其中一篇来自 René MAJOR；他尤其想回应上次 SAFOUAN 对他作出的扭转或异议。

我很遗憾今天无法让 René MAJOR 的工作进入议程；不过也不太悔恨，因为我想，我们还会有机会从另一条路径把它带回这里。

他的回应的确极其优雅地概括了 STEIN 在《图腾与禁忌》研讨班中突出之物，尤其是乱伦屏障同分隔无意识与前意识的屏障之间的亲缘、亲和乃至重叠。这是一个无比庞大的问题；我们今天仍把它保持敞开，无法作精确讨论，无须为此遗憾。

不过，我现在就要采取同上次 SAFOUAN 发言时完全相同的立场：他的评论是切题的……

我初读 MAJOR 的文本时，并不觉得 MAJOR 回答了这项评论……我认为 SAFOUAN 的评论十分切题：正是在我们接近乱伦屏障的限度内，另一道屏障——无意识与前意识之间的屏障——才在经验中有规律地被跨越，并发生受压抑者的返回。这至少表明，即使两道屏障可以在某处彼此靠近或交叉，它们也不朝同一方向发挥作用。

不过我重申，这只是我们标出的某种东西，是留给未来的一处路标。

我要道歉的第二个人是 Béatrice MARKOWITCH。她给了我们一篇极出色的札记；继 Francine MARKOWITCH 之后，它再次证实，在我们这里这个我试图使人把握的场域中，表现出最强敏感性的未必是专业人士。

就此而言，我当然不能不提：使我们最为热烈地感到兴趣的 LECLAIRE 这篇工作，已经是一篇旧作。如果有一件事令我欣慰，那就是看到它从我教导的某一点涌出，又能产生其他工作；不过，我也只能遗憾于那段潜伏期。我们所有人所属的学会这个组织，过去几年

也许不得不在某处为这些工作的迟迟涌现负起责任——既然这里已经用了这个词，就是拉康式工作。

因此，我要围绕一个标志着时代的主题把话交出去：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八年前的工作上；这里应当……

这多少也是 SAFOUAN 那种略带攻击性呼吁形式的主旨……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反刍一万遍，同样非常有趣。

AULAGNIER 女士将沿这一方向前进；现在我把话交给她。

Piera AULAGNIER

一种要求的特殊性，或第一次会谈

“试图从书本学习高贵象棋游戏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只有开局与残局的走法能够得到完整的图式化描述；而从棋局刚刚开始以后，它那无比的复杂性就抵制任何描述。”

〔S. FREUD：《精神分析技术》，“治疗的开始”。〕

“我问他，为什么把有关自己性生活的资料放在首位。他回答说，这是他所了解的我的学说。况且，他没有读过我的任何著作；不过以前翻阅我的一本书时，他发现其中解释了一串荒谬词语，而那使他想起自己的‘思维臆造’和自身观念，于是决定把自己托付给我……他原本打算请医生开一张证明，说明他杜撰的同A有关的仪式是康复所必需的。偶然落入手中的一本书使他选中了我；但来到我这里后，再也没有提过那张证明。”

〔S. FREUD：《鼠人》。〕

“鼠人”决定去找医生索要证明的时刻，与他来到弗洛伊德面前的时刻之间……

不过，他同样也可以去索要药物或建议，这并不重要……有某种东西从根本上改变了其要求的客体：偶然间，他拿到一本弗洛伊德的书，而这本书决定了他的选择。他来向弗洛伊德要求的，是让后者运用自己的知识，以言语取代症状的非意义，从而把他的思维臆造重新转化为话语。他对这份知识的了解，是它涉及性生活，也就是欲望。

恰恰在主体接受我所谓无意识的假设——也是无意识的抵押〔hypothèse / hypothèque〕——这一刻，要求的客体发生了置换，移情由此开启。

我想通过这篇发言证明：从第一次会谈开始，我所谓“移情话语及支配它的经济机制”便得到一种原初安置。为此，我会尝试梳理以下几点：

1. 开局走法起源于相遇的一项先决条件。这个最初时刻以特许方式塑造了分析家的欲望，也塑造了主体的要求。我们不能把分析关系设想为在一个对任何知识都一无所知的主体与另一个唯一被假定知道的人之间展开。

1. 在治疗中，无论主体说话还是沉默，都始终作为唯一话语、作为言语的主体—客体而在场；无论是他说话，还是“它说话”，作为客体得到把握的言语都会成为分析客体。分析家无论解释还是只作倾

听，都是这篇话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常所谓融合幻想，只在这个语域、也只在这里现实化。

1. 如果分析技术确实只有从一项得到表述的主体观念出发才成为可能，那么这项表述把主体指示为言语存在；主体通过自身言说，成为要求语域与欲望语域之间的铰链与揭露。

1. 在要求层面，我们有权谈历史或时间演变；就治疗动力而言，也可以谈退行、要求的退行。但在欲望层面，我们只能承认其目标与支撑它的幻想都不可还原并恒久不变。

这引出了我赋予幻想的地位。言说中出现一处意义欠缺，幻想便以事后赋予某场最初误解的幻想意义取代它，尝试把某种未知之物的不可还原性，同支撑一切话语的知识要求联结起来。

如果我们设定分析相遇的特殊性，使它对主体构成一项无法还原为单纯重复的开创性经验，就意味着必须重新质疑最经典意义上的移情与幻想概念。

在这篇发言的范围内，不可能穷尽例示这些术语的意义；我只想证明，移情的起源首先是要求客体的移转，正是第一次置换带来了广义上的移情特权。在动力演变之前，存在一项位置与经济的安置；只有它能够向我们解释这一机制。

关于幻想，我想突出它搬上舞台的欲望目标；这个目标构成治疗全部进程的背景，也是一面屏幕，欲望的陷阱客体会投射于其上。这些客体无论被称作驱力客体、要求客体还是快感客体，都无关紧要；其中

有两个承担特许作用，并会在主体的一生中始终作为其要求与幻想的支撑：凝视和嗓音。

- 嗓音：最初的呼唤通过它得到表述，最初听到之物通过它成为回答；
- 凝视：它最先赋予主体以凝视客体和欲望客体的地位；它支撑并逃脱一切话语，却又无所不在地处在童年神话的中心。

对客体的捕获，从起源上看既是声音性的，也是视觉性的。

孩子在黑暗中产生的焦虑，使人想起几年前拉康围绕螳螂向我们讲的寓言：造成焦虑的并不是凝视缺席，而是主体突然再也看不见什么正在受到凝视；他作为自身凝视的客体消失了。这个参照无疑具有异化作用，却是固定他者欲望所必需的。

正是在那时，这份欲望以其全部谜性向主体显现。〔参见研讨班《焦虑》，1963年3月22日；《认同》，1962年4月4日、5月2日、6月27日。〕

言语与倾听、凝视与凝视客体：一切牵涉两份欲望的关系，都处在这样一种诱骗的起源；诱骗编造出某种神话性统一，试图让要求客体适合于欲望。

母亲—孩子、嘴—乳房这段最初关系出现在一切分析理论化的开端；它是主体与大他者融合的神话，阉割焦虑与自恋创伤据说由此起源。我要说，现实用这段关系回应了一次呼唤与一道凝视，而它们从来都在要求另一件东西。

幻想所设想的并不是这个回答本身，而是它揭示的间隙：每个回答同呼唤中尚未表述之物、同凝视中无法表述之物之间的间隙。这道间隙会从生命第一天维持到最后一天：

- 幻想前来填补这个空洞；
- 它试图焊接的是一个所指与一个能指：把大他者话语中作为主体的呼名、命名，同使主体成为欲望客体的形象焊接起来。

如果可以说，主体像在梦中一样处在幻想的每一个序列、每一个位置，那正是因为主体在幻想中同时把自身变成凝视与凝视客体、陈述与陈述主体。如果有一项根本幻想支撑治疗动力，那是因为每一项幻想都包含倾听与凝视的维度；在分析现实中，在分析展开的另一场景里，分析家的位置正是实际指示着这一维度。

回到母腹的幻想、回到乳房的幻想、出生幻想或诱惑幻想，都无关紧要！无论质地如何，幻想始终把一个回答搬上舞台；这个回答把说话者的“他想要什么？”同言语所指向之人的“我是谁？”联结起来。

发生变化的，不是幻想给出的回答，而是要求涌现的时刻；这个时刻改变要求的客体，也就是那片现实碎片。它成为快感客体，从而向主体揭示超出快感原则之物。

如果我们有权说治疗的特性在于使位置退行进入游戏，那是因为受分析者总会用同一个幻想性回答，对立于我所谓治疗的现实；同时，分析家前去安置在倾听与凝视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属于幻想自身的质地。

如果要谈自恋退行，就必须重新思考自恋同那份它企图否定的欠缺有何关系。自恋客体就是受到大他者凝视的自己。自恋所否定的是：对他者的欲望可能存在另一种回答，而不是把主体变成这份欲望唯一客体的回答。它想要否定的是这份欲望的不可还原性，也是支撑欲望的那份欠缺。分析情境的全部安置——况且这是我们唯一有权谈论的情境——由此把我们带回要求与欲望这两个语域。

分析的特性，是使充当其客体之物，同处在我们实践中心的分析客体重合。

每一场分析都始于一项分析要求，它指向实际拥有回应权力的人——分析家。

这项要求的客体，使分析相遇成为一种无法同任何其他关系重合的关系。

“鼠人”最初要求的目标是一张证明——这正是他想从医生那里取得的——它可以说会赋予症状以医学客体的地位。这个治疗手段无疑是虚幻的，但没有什么能向我们断言它不会有效：我们都知道，有时最出人意料或最无关紧要的处方，足以使症状学秩序的东西暂时减弱。

“鼠人”丝毫不否认自己的执念荒谬而不合逻辑；索要证明只能是他同对方达成的一场相互欺骗的交易。“把我的症状算在你名下，用你的印章使它得到认证；这样，我就能把它作为人质客体留给你。”这就是他的行动以及同类医学行动的意义。要求的客体从一开始便由此受到歪曲。不过，当他真正去见弗洛伊德时，他会把性生活资料放在首位，因为他对这套学说只知道这一点。

他所要求的，不再是一张取消症状的证明，而是自己那些“思维臆造”的意义。

于是，专门指向“分析家弗洛伊德”的要求显露出来；弗洛伊德前来回应的正是它。

我认为，每一项分析要求都扎根于话语的这个精确点：在主体自身这段得到言说的历史中，一处意义欠缺向他显现。只要主体尚未撞上非意义与未知之物，就不会有一项可由我们接纳的要求。

反过来，从这一刻起，我不认为我们有权谈虚假要求；因为所要求的，是诉诸另一种意义，而它将会、也确实成为我们知识的客体。经由这项置换，要求客体与回答客体之间为主体形成某种契合。我要说，恰恰是这份契合，反过来会揭示一切客体相对于欲望客体的根本不契合。

从治愈欲望被陈述为求知欲望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进入移情语域；分析关系从一开始便受到这项最初移情要求的牵涉，而它会贯穿整个治疗。

“我不知道”指向无意识维度；主体已经预先接受并设定它的存在。这项设定后果重大，而人们往往低估它在主体存在中取得的重要性。[注]

> [注] A priori 此处修饰主体在分析要求形成时已经接受对无意识存在的设定，首先是时间—逻辑上的“预先”，不必读成康德意义上的“先验”。

从这一刻起，分析家被假定为唯一拥有未知之物、拥有话语意义欠缺的人。“我不知道”会重新表述为：“告诉我你知道什么。”主体的要求从此成为其移情的支撑。要求所指向的缺失客体永久定位于大他者中：

分析家的言语会为主体使(a)显身。正如拉康最近提醒我们的，这个代数符号不是指部分客体所特有的某种性质，而是指每个部分客体在同要求与欲望的关系中具有位置上的同型关系。

这场游戏的第一步，是先于进入分析而存在之物的后果；由它产生的，是言语主体与作为客体得到把握的言语之间将会建立之关系的特殊性与原创性。我把先在之物定义为无意识的抵押：它使两个相关主体成为话语另一维度的担保者、成为一场赌注位于“另一场景”的棋局之伙伴。分析家把棋盘摆在这个“另一场景”上；主体则把自己的棋盘摆在所谓实在支撑的场景上，两个伙伴都没有忽略由此展开的双重游戏。但分析家被假定知道，自己的胜利意味着必须接受在现实层面落败；受分析者则从充当欺骗者中获得快感，即使为此必须承认自己受到欺骗。

他试图把分析家拖到自己呼唤他前往的地方、拖到所谓自身现实的欺骗层面，由此尝试将那个自己始终幻想为永恒胜利者的人“将死！”

这样，我来到开局的第二步，即我所谓的快感安置：“自从我来见你，我仍然一样执迷。我继续怀疑一切，等着你愿意告诉我这一切的意义。我躺下来，说话；你听着，也看着我。这就是我得到的一切。可我还是继续来，尽管我觉得自己不再知道来这里寻找什么，也不知道在这里找到了什么。”

就在主体追问自己从中找到了什么时，他不知道自己刚刚亲自给出了唯一有效的回答。与他对自身现实的怀疑相对，会谈中存在着我倾听的确定性：这就是他快感的客体。

我说过，分析始于一项特殊要求，它把我们知识的言语变成主体要求的客体。

我原本还可以补充：与此同时，他自己的言语对他而言成为被假定为要求之客体的东西；他把这项要求投射到我们的沉默上：

- 受分析者试图通过自己的言语把我们安置到要求语域中；
- 分析家则通过沉默把自己安置在要求的预见之外。

分析家的沉默见证了一份剩余，见证一切话语中掉落之物；它成为倾听，从而补足话语，并为话语带来另一个维度的揭示：

- 每一项要求都把自身安置于倾听中，在自身结构里包含倾听，并从沉默背景上涌现；
- 每一句言语都有他者倾听这个不可分割的反面；这个他者是投射到现实对话者身上，还是在缺席中得到幻想，都无关紧要。

只有妄想话语、也唯有它从声音背景上涌现。在所有其他情形中，沉默以其倾听功能见证话语中未被认识的欲望。它支撑我所谓的语言幻想；后者支撑一切话语，使其成为一项呼唤，召唤某种不去回应要求、而去回应欲望的东西。

不过，只有在主体失去我们沉默的那一刻，也就是我们言语突然介入时，沉默的这个维度才会向主体显现。那句话语无疑受到期待，但我们会看到，它始终揭示欠缺。

只要我们的沉默仅仅作为倾听而在场，对主体而言，它就会成为言语要求。

告诉受分析者必须说出一切，就意味着他能够说出一切，包括他自己无法听见的东西。

我们承担倾听的责任。

我们前来向他保证另一种意义的在场，首先保证在属于言说的东西中，没有任何东西会成为排斥客体。

我们的倾听支撑着他的这项信念：他相信自己掌握着我们所要求的客体。

“你怎么能记住我说的一切？”

他即使不知道我是如何做到的，却确信我的倾听是一只毫无缺口的容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在呼唤移情与欺骗：

- 呼唤移情，是因为我们的倾听为每一句言语投注使它成为分析客体的徽记；言语由此成为要求的特许而唯一的客体。
- 呼唤欺骗，是因为实际上，作为欲望担保者的分析家，绝不可能成为任何要求的主体，甚至不能成为所谓治愈要求的主体。

驱力客体、要求客体、快感客体，是必须安置在同一语域的三个实体，即诱饵客体的语域。它经幻想重新塑形，投射到客体只能作为欠缺而在场的位置上，从而前来支撑欲望。

分析关系在言语与快感客体之间创造出同一性；它借此表明，快感绝不可能仅仅还原为身体经验秩序的维度。每一种性感带回应，只有在证明一场发生于别处的相遇取得成功时，才成为快感来源；它是快感的效应，而不是原因。正因如此，“任何东西”都能成为快感客体；弗洛伊德写道，驱力客体从未在起初系于驱力，可以随意替换，这提醒了我们。

恋物在这个领域为我们提供了鲜明证明。

恋物是什么？不就是在他者身体这面镜子的层面，前来覆盖那件没有得到命名的欠缺之物吗？

主体与恋物的相遇，位于认同要求与作为徽记供应者的大他者之间。但这个大他者处在最为暧昧的情境中：

- 一方面，大他者佩戴恋物，前来赋予主体阴茎以享乐权力，使主体把它承认为菲勒斯徽记；大他者由此呈现为拥有要求客体与快感客体的人；

- 但另一方面，这项权力只来自要求者本人的意愿；正是后者通过自己的要求为大他者投注回答的权力，而他也随时可以剥夺大他者。

如果每一项要求最终都把我们带回想象界——认同在那里展开——正是因为认同由这件诱饵客体支撑，主体借此试图面对欲望为自己命名。快感前来证明诱饵运作良好。

“快感，”一位倒错者告诉我，“就是我对他者快感的回答，是我取得成功的证明。

是她喜欢受苦，我只是在做她期待的事情；她爱我身上的，就是鞭子。”

另一次会谈中，他围绕自己所谓沉默的欺骗说道：“我很清楚，你想让我相信，是分析规则迫使你沉默。实际上，你需要我的言语；你让我说话，不是为了我的好处，而是为了你自己。如果我沉默，如果突然所有人都沉默，你会怎么办？你不再听见，也就不再存在。”

这个主体通过两个公式牵涉的两个客体——鞭子与言语——具有某种平行关系；两者都是大他者快感的客体，主体的快感则成为成功的标志。我并不是说分析客体与倒错客体相似，而是说，每一项要求客体，无论是什么——也就是每一项部分客体——都预示着恋物的功能。

它前来回应最初要求，回应主体名字的陈述向主体提出的“他想要什么？”。恋物客体——或者像我在别处所说的，前恋物客体——回应这项陈述，为命名主体之人的欲望谜题赋予一个名字。

“我是说话的人。”主体在分析中会这样命名自己。言语以其客体功能成为徽记，支撑第一次会谈便已安置起来的认同游戏。言语与倾听这两个项，各自都为大他者变成一枚徽记，使人能够、或自以为能够认出自己；棋局由此开启，分析也从中找到自身快感。

这样，我来到第三步：欲望幻想的安置。作为题辞，我要引用拉康在《康德同萨德》中给出的幻想功能定义：

> “幻想使快感适合于欲望。”

这个简短公式，比我所能做到的更恰当地概括了导论中定义为欲望、从而也是幻想之不可还原性与恒久性的东西。

来到我们这里的主体并不拥有他所欲求之物；但他拥有的，是自以为知道欲望客体的幻觉。

面对自己话语中的意外，受到质疑的恰恰是这份幻觉。为了保存它，他会把它变成幻想的确信；在两次快感之间的停滞时间里，正是幻想支撑探索，并重新启动要求。

并不存在欲望的客体。我们称作欠缺的，正是这项缺席；但反过来，却存在一种目标，即否定欠缺。快感客体被幻想重新拾取、重新塑形，并使自身成为这项否定的具身；正是在这个限度内，它才成为欲望的诱饵。

幻想中的客体遵循要求在时间与历史中的演变，幻想的目标本身却保持不变：它在每一项满足所固有的不完整中，幻想所追寻客体确实存在，由此使每一个快感客体都适合于欲望。每一项幻想都在快感的“事后”涌现。正当要求遇见回答的客体、快感因得到满足而死去时，欲望便来支撑一项新要求的可能性，幻想着某次最终相遇的确信。

在分析中，正是这份确信、这项幻想，会在分隔各次会谈的空白时间里，也在主体自身快感的停滞时间里，支撑主体的快感。当他的要求——对我们言语的要求——同回答的客体、即我们的解释汇合时，在这场对抗中，他的快感告终，满足则向他揭示每一个回答客体所固有的不契合；此刻将涌现一项幻想：确信会重新找到一句最终言语、一次最终解释，由它彻底结束要求的循环。这个神话从第一次会谈起就固定受分析者的欲望，支撑并重新启动他的话语。

幻想始终是对某种亲历的追溯性解释；对主体而言，那种亲历的意义仍是“他自己未曾知晓的自身享乐”，而它奠定了“鼠人”的幻想。对于“这份永远失落的意义”，幻想在事后给出一场搬演，把某种看到、听到或感受到的东西投射为图像；而在起源处，它对于主体的独特性质正是意义的欠缺。

对最初一句言语之原初欠缺的这场搬演，将会充当使话语得以维持的背景。

幻想由此把一个永远失落的“之前”同一个始终只是假设的“之后”联结起来，把最初呼唤的已经说出同一项尚未说出联结起来；对于后者，它自认为是回答的预演。主体在会谈中把言语变成要求的客体，而幻想将重新拾取的正是这个客体。

在治疗中，幻想必须使之适合于欲望的，是作为客体得到把握的言语。这句受到幻想的言语就是我们的言语，也就是我定义为“最终解释”之神话的东西。移情要求由此以对位方式向我们显示欲望的移情。快感及欲望幻想的这项安置构成治疗经济的一极；与它平行显现的，则是不快以及支配它的挫折，它们构成另一极。引用一位作者，往往证明我们珍视他的工作；但这并不总是帮了他的忙。

事实上，除非对他的文本作完整研究，否则我们只能给出他思想的片段图景，因而也只能给出令人不满的图景。不过，我仍想为各位引用 Conrad STEIN 一篇文本中的一段；它出自他题为《移情与反移情，或分析情境经济中的受虐狂》的报告[注13]。

> [注13] Conrad Stein：《想象的孩子》，Denoël，1987年。

我想在这篇文本中突出的是 STEIN 给予我们的分析挫折定义。

依他所见，把这个维度引入治疗的是分析家的言语；它以自己的闯入，使主体失去那种自恋性扩张，而对这位作者而言，自恋性扩张正是我用幻想一词描述的背景。借助局部论退行、即分析情境中向快感原则的返回，患者在自恋性扩张中体验到快感。关于挫折的起源，他清楚地向我们指出：

> “在患者言语与分析家倾听的统一中，一切把人物表象联结起来的行动，都在那个唯一人物内部展开；他不仅占据分析家的诊室，而且占据整个世界，并且不可能拥有里面或外面……
>
> 可是，倾听着的分析家也完全可能开口……在自恋性扩张的实现中，仅仅这种可能性便构成一道裂隙，一种异质力量由此进入；这道裂隙显现在等待中。等待是一种同自恋性扩张相反的现象，具有不快的性质；无论所期待行动的内容是什么，不快都会侵袭对分析家介入的等待……分析家介入的可能性是真实的。”

这使他能够得出结论：正是这项可能性的现实性，对患者而言为分析家投注了施加挫折的权力。我之所以为各位引用这段文字，是因为：

- 一方面，在外部找到一种对我们思想的确认，总是令人愉快；
- 另一方面，我认为这篇文本显出的东西，是它把挫折呈现为同言语具有直接关系，而不是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把它联系到使驱力快感退出回路；后者只在行动维度中得到设想。

神经症者……

请允许我就此提醒各位：这里所说的一切都特别涉及对神经症者的分析。精神病性要求与倒错性要求各自的特殊性，需要安置一种不同的关系局部论……神经症者在会谈中说到底完全可以不行动。

他在自己要求的客体、也就是言语层面找到快感。因此，正如 STEIN 所做的，分析中的挫折必须在它同言说及倾听的关系中得到设想。反过来，我不认为挫折的位置在于我们的言语可能闯入。我更倾向于认为，引入挫折的是有限时间闯入无意识的无时间性、闯入会谈时间的无时间性。

对受分析者而言，会谈的结束，以及它所预示的分析的结束，都只取决于分析家的意愿。

他的话语在确信的背景上展开——对倾听的确信和对凝视的确信；而在地平线上勾勒出的，是与这份确信相对立的东西，因为它同任何确信都不相容，也就是时间。时间不断提醒着欠缺，因为每个主体既然终有一死，就始终可能向大他者显露为那个缺席者。

死亡以分析家可能死亡的形式得到现前化；它来向主体意指：凡因属于过去而永远失落的东西，以及凡因未来是死亡的可能时间而始终悬而未决的挫折！对分析家可能死亡的想象，在受分析者的话语中常常表现为一种对自己话语遭到取消的恐惧；他借助一种经常表达出来的确信保护自己免受这份恐惧：我们会记下关于他的笔记。

这样一来，他便在某处确保有一项铭写、一种可以传递的符号存在，为自己话语的持久性提供保证。

我认为，分析中的挫折始终同言语受挫相联；这个维度经由时间性在会谈中显现。分析家正是作为时间的主人得到看待，才对主体成为挫折的施事者。尽管它很少在第一次会谈中显现——解释自有其时——但在这里选定的经济视角下，我认为不可能不触及我们言语的问题。我说过，分析家以沉默见证一份剩余的持存，见证掉落在话语之外的东西；他前来补足话语，把另一个维度的揭示引入其中。

至于分析家的言语，它之所以不同于任何其他言语，恰恰是因为它使自身成为要求与欲望之间这道切割的证明。

至于由此牵涉的机制，第一次会谈的框架当然并不是最适合说明它的地方。事实上，不能忘记，解释自有其时；我们所解释的并不是材料——就原始材料而言，第一次会谈中的材料即使不更多，也同样多——而是材料被插入主体时间时产生的意义效应。

可以说，我们所解释的是话语的断句。可是，如果不从我这项关于“第一次相遇”的分析，转向它将会如何生成和演变，就不可能谈论这项断句。

尽管如此，由于我把分析家的言语置于这场相遇的中心，我认为不可能不去描述它的作用，即使只能略作描述。我已经在上面把这项作用定义为：揭示掉落在“要求的预见之外”的东西，也就是欲望。事实上，如果受分析者的要求，是要求我们知识的言语、因而要求解释，那么欲望本身则是对一次最终解释的欲望。除了在受分析者的神话中，并不存在最终解释；这同他对最后一次会谈的神话式设想平行，因为“最终解释”只能恰恰是对无意识永久持续的承认，所以每一次解释都会成为对一份剩余的揭示。

它向主体指出，他必须在行程尽头担承的东西，也就是自己的阉割。

的确，解释插入话语的连续性时，会把一项当前言说同一个已经说出和一个尚未说出联结起来；但不能忘记，在发挥这项沟通两个要求的桥梁功能的同时，它也来提醒主体：欲望之所以能够维持，恰恰是因为每一次解释相对于作为其客体的那次“最终解释”，都固有地不完整。

解释重新启动欲望，同受分析者所追求的快感现状相对立。它与其说是对话语的切割，不如说要成为对每一道切割之意义效应的揭示。我希望自己由此能够说明，我所谓的开局走法是什么；它们总体上可以定义为话语的一项特殊安置。

我还需要说明，它们会如何使残局走法发生偏转，也就是如何影响我们实践的目标。我不太确信，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轻易为它给出图式化描述。尽管如此，我已经在说到每一次解释都只能抵达对一份剩余、对欲望中某种不可还原之物的揭示时，触及过这场终结；主体必须在行程尽头担承的正是它。这个终点同时也是一切实践赖以奠基的理论点。对每一位分析家而言，残局走法所揭示的，正是其理论自身的根基。

在行程尽头，如果受分析者在那里发现拉康所谓根本幻想的揭示，分析家则在那里寻找那个最初参照、那个起源点；它会以幻想方式补足一种知识，而在我看来，这种知识的独特性质是永远不得不撞上一项最终的未知之物。实践的目标同分析家的欲望不可拆解地联结在一起，无论依照其理论视角，什么客体会成为这份欲望的诱饵。

如果受分析者在治疗中的欲望幻想，依托的是这次“最终解释”的确信——它将结束其要求所铭写于其中的重复循环——那么，分析家的幻想也许则是发现一种最终知识；它将结束他作为分析家之欲望的要求所铭写于其中的循环。

担承一切欲望——包括分析家的欲望——都只能依靠作为其客体的欠缺来维持，在我看来，这是拉康理论为我们对分析的概念化提供的主要参照。它不同于一切属于生物学参照秩序的东西，也不同于把身体经验理解为一段历史的如实铭写、而不是幻想客体的立场；面对这段历史，言语仿佛只会作为额外之物前来。

不过，继续讨论这个题目，会使我超出这篇发言的框架。我希望自己能够表明：除了我设定为分析相遇所特有的特殊性之外，处在我们研究中心、作为其特许客体的，是欲望的言语；它恰恰在生物性与需要的循环闭合、从而让一道裂隙显现的时刻涌现，而面对这道裂隙，每一个客体都显出欠缺，无法将它填满：

- 幻想重新拾取的，正是这个始终欠缺的客体；
- 每一个快感客体——无论是什么，从乳房到阴茎，再经过部分客体提供的整套选择——都按照它的形象得到重新塑形。

存在的生物学现实，前来叠合于一条预先存在的能指链；主体的位置如同每个客体的位置一样，由一个名字意指。大他者回应的，是这个名字的意义——主体并不知道这份意义——而不是要求的所指；面对这个名字所投注的欲望、面对自身这个谜一样的分身，主体发现自己是有所欠缺的。

对于“他想要什么？”——“我是谁？”在其中回响——幻想前来回答：“我就是他想要的那一个。”对欲望客体确实存在的这份确信，支撑并重新启动要求的歧义。

“我不是阳痿，可是每当我爱上自己欲求之物，我就会逃跑。

我的身体什么也不缺，可一切似乎都在逃离我的欲望；正因如此，我才来见您。”

这段相当漂亮的开场白，是一位主体用来表述自己的分析要求的；我认为，它可以结束这场讨论。

它证明了分析相遇的独异性，也预示着分析将抵达的结果：发现欲望只能借助其客体的欠缺来维持；什么也不缺的身体，是一个自我前来具身的场所，而这个自我在具身以前就已经作为欲望客体存在。面对这一支撑物终有一死的性质，它只有借助一个名字的持存，才能在其后继续存在。

担承快感的彼岸，就是使一个名字成为欠缺的象征性支撑。分析前来给予的回答，其特殊性正在这里；这不再是要求的特殊性。

拉康

我们不必始终保留今天采用的同一种形式。鉴于手头已有的材料，今天采用的是长篇发言的形式，留给讨论的时间很少。

不过就我而言，Piera AULAGNIER 为我们带来这篇文本，我怎样庆幸都不为过。你们在聆听过程中已经能够体会它的丰富与密度；它的锤击对那些尚未在这一切迂回中得到训练和锻造的人来说，也许略显急

促，但毫无疑问，这是一篇参照性文本。因此我要预先告诉各位，它将被油印并交给你们。单就这一点而言，既然这篇文本已经发表，此后我就必须援引它，以便在适当时候补充它、修正它，并指出我认为它的断言在哪些点上也许只适用于一个应当受到限定、其有限性质应当得到标记的场域。无论如何，Piera AULAGNIER 今天提出的每一项断言和命题都值得考量，因为它们总是在经验中的某一点得到稳固与确认。

因此，我以后会援引这篇文本；所依据的恰恰是这一点：它来得正是时候。

正如你们可以注意到的，例如很容易从 Piera AULAGNIER 谈论沉默的地方看出，它恰好延续了我在最近一堂课中参照某篇文章所能提出的东西。

在许多其他点上，它在技术层面预先触及了人们可以期待我将要讨论的某些东西。

也许是第一次，它打开了一扇门——我并没有向她作过任何暗示——通向一个如此棘手的问题：分析会谈中的时间操纵，以及会谈时间究竟应当标准化，还是可以依分析家的意愿调节。

如果我有一句话要说，也许会讨论这个标题。所谓“第一次会谈”，是对一道象征性界限的指称。

我们更愿意说，这里指称的是分析实践的近旁、框架，当然也是门槛；“第一次会谈”这个术语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为它提供形象。

事实上，这篇发言的绝大部分涉及可以十分恰当地称作开局的东西；其中有某种东西属于我所谓分析的前分析地位，而且你们援引的那些术语，本身也携带着这项参照、这种前分析的指标性质。这里所关涉的无疑是一种 nachträglich〔事后〕的目标，也就是我们能够从经验出发事后实现的目标。问题恰恰正在这里：唯有分析经验，才使我们能够确立先于它的东西以及它对之施加操作的东西之地位。

在我所属的学派框架内，今年六月二十日——那是星期日——我们将围绕我在这堂课中已经宣布的主题举行一次会议；而且正是以它为出发点，我才把这篇发言结合到"精神分析临床导论"这个主题上。问题绝不亚于：开始看看，人们长久以来一直谈论的这项精神分析临床，能够从我的教导之功能出发被赋予何种地位。

作为随邀请附上的导言——如果可以这样说——我会贡献一篇小文，在其中允许自己少一点讽刺。我的意思是，为了指出道路，标明我们身处何处以及我认为能够作出贡献的方向，我会让人注意到：我刚才所谓的那些功能在何种程度上……

自从我的教导开始以来，我一直试着为那些听我讲话、而且首先是实践者的人，

把某种东西注入他们的血管；这东西关乎他们的客体，以及他们应当如何操作……这些范畴甚至一行都不必修改，只需逐字重复。

一条通向现象学一侧的方向，何等能够从最直接的推导中涌现；又何等能够从这些观念出发，显出一个从未有人在症状层面寻找、却严格构成分析意义上症状之原创性的某种东西。我会用几行文字把这一点显示出来，并允许自己补充说：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人——我是指我

的听众——这样做过，这提示、也证明了某种程度的“不反思”。即使这个术语外观上是否定的，我们仍要把它视作具有正面价值。因为仅仅以这种方式表述它，就证明我们无法就此诉诸听众的反思：依照定义，这种不反思无法由反思触及；把反思带入其中，就是把它消解。究竟是什么样的根本不反思，阻止了这个极其简单的步骤——你们会在那几行文字中看到其接合——得到实施？

因此我可以告诉各位，在许多点上，Piera AULAGNIER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它的开端、起步与倾向，而且确实为我可能需要引入的决定性东西作了准备；我认为，后者应当在精神分析临床的探索场域中开启一个阶段。

今天我就此同各位告别；况且，即使还留着什么谜团，你们很快也会弄个明白。

我只想在我们分别之前问问，是否……

- 对 Piera AULAGNIER 女士提到的那些要点；
- 对我所谓 STEIN 的理论；
- 对分析情境的动力，特别是关于自恋以及由它产生的挫折……他对此是否有什么评论要作？无论是关于 Piera AULAGNIER 概括它的方式，还是关于她批评它的方式——你们已经看到了——也就是略微改变其意义、要点、切入角度、冲击及冲击所咬住的位置，亦即自恋会在那里受到影响的位置。您对此有什么评论要补充吗？

STEIN——眼下没有。

拉康——好吧，我们把它留到下一次闭门研讨班。

Varia.

Die Bedeutung der Vokalfolge. Es ist sicherlich oft beanstandet worden, dass, wie Stekel behauptet, in Träumen und Einfällen Namen, die sich verbergen, durch andere ersetzt werden sollen, welche nur die Vokalfolge mit ihnen gemein haben. Doch liefert die Religionsgeschichte dazu eine frappante Analogie. Bei den alten Hebräern war der Name Gottes „tabu"; er sollte weder ausgesprochen, noch niedergeschrieben werden; ein keineswegs vereinzeltes Beispiel von der besonderen Bedeutung der Namen in archaischen Kulturen. Dies Verbot wurde so gut eingehalten, dass die Vokalisation der vier Buchstaben des Gottesnamens יהוה auch heute unbekannt ist. Der Name wird Jehovah ausgesprochen, indem man ihm die Vokalzeichen des nicht verbotenen Wortes Adonai (Herr) verleiht. (S. Reinach, Cultes, Mythes et Religions. T. I, p. 1, 1908.)

Freud.

《元音次序的意义》。

人们肯定经常提出异议：按照 STEKEL 的断言，在梦与联想中，那些隐藏起来的名字会被另外一些只同它们共有元音次序的名字所取代。然而，宗教史为此提供了一个惊人的类比。在古代希伯来人那里，上帝的名字是"禁忌"；它既不得念出，也不得写下。这绝不是古老文化中名字具有特殊意义的孤立例子。

这项禁令得到如此彻底的遵守，以至于上帝之名 יהוה 四个字母的元音化方式，直到今天仍然不为人知。

人们把不受禁令限制的 Adonai〔主〕一词的元音符号赋予这个名字，因而把它读作 Jehovah〔耶和华〕。

〔S. Reinach：《崇拜、神话与宗教》第1卷，1908年，第1页。〕

弗洛伊德

第17课 · 1965年5月5日

如果说成为精神分析家是一种负有责任的立场，甚至是所有立场中责任最重的一种——因为一项彻底伦理转换的操作托付给了他，这项转换把主体引入欲望秩序……

我的教导中所有历史回溯——所有试图定位传统哲学立场的努力——都向各位表明，这个秩序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受到排除……那么，我们就必须知道，一个人能够说“我是精神分析家”，需要哪些条件。

如果我在这里向各位证明的东西，确实似乎通向这一点：这些条件如此特殊，以至于“我是精神分析家”绝不可能来自一种授职，因为这种授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从任何别处降到申请者身上；那么，假如一个人来听我讲话——或者至少认真对待我说的话，而来听我似乎就意味着这一点——却仍然认为，从那些我所说之物已成一纸空文的地方接受这种授职便已足够，这似乎会构成某种矛盾。

这当然构成了我所谓“在我们这门学科中严肃起来的困难”之条件的一部分。

我还会回到这段前奏；因为今天的论述也只会尝试汇集提出这个问题时的逻辑条件：我们能够如何设想，人们期待精神分析家知道的东西是什么。

今年开始以来，我在各位面前带来的一切，都关系到我们能够赋予自己操作对象的位置——如果问题确实在于主体的话。

这个主体得到定位，其根本特征就在于属于欠缺秩序；我曾试着让各位感受到这一点，并在两个层面向各位表明：

- 一方面是专名；

- 另一方面是计数……专名的地位不能被表述为一种越来越逼近的涵义，仿佛分类性的包含关系逐步抵达并还原为个体；相反，它必须被表述为对另一种秩序中某物的填补。在古典逻辑中，这个东西作为第三项、作为某种无法还原为二者运作的东西，同普遍者与特殊者的二元关系相对立；也就是说，它就是单称者。

在座那些训练足够、能够听懂我关于把单称者[注1]同普遍者均质化之尝试的提醒的人，也知道这种靠拢为古典逻辑带来的困难。单称者的地位不仅能够在现代逻辑的接近中得到更好的规定，而且在我看来，只有在一种逻辑的形式表述中才能完成；精神分析的真理与实践为我们开启了这套逻辑，而我正在这里试着向各位表述它。如果我成功，它可以——也将能够——使欲望得到形式化。

> [注1] 参见 Pierre Alféri：《奥卡姆的单称者》，巴黎，Éditions de Minuit，1989年。

正因如此，我坚持要让这些关于专名的评论，由现代计数逻辑来补充。在这套逻辑中同样显出：建立数的一本身的可能性，根本上扎根于欠缺的功能、扎根于零这个概念；也唯有如此，它才能摆脱那些不可还原的困难——这些困难反对通过作为最终项的个体性功能，为数的一的运作提供任何经验基础。

所以我认为，恰恰必须抵达这里，才能让各位感受到它同一切关于趋向的观念有什么区别。科学把趋向带向一般秩序，认为趋向是物种特

有的；把 Trieb〔驱力〕译成本能的错误，恰恰在于：它会把趋向变成某种属性、某种地位，使它嵌入某个生命体，因为这个生命体是典型的，落在一般秩序、一般的支配和效应之下。

然而，它是通过一条独异的道路运作的；归根结底，我们还必须把问题倒转过来，追问我们怎么会从中抓住某种能够以科学方式谈论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各位知道：就是对象a。

各位知道，它经由相反的道路引入：某种始终独异的发生，以及一次欠缺的发生；由此产生一个结果，我们可以通过剩余效应对它施加操作。仍待知道的是，为了正确操作，我们必须处在、维持在何种立场。

因此，为了在今年论述的末尾给出我们立场之地位的公式，今天我会重新接续这番论述，把它汇集在我对我们的逻辑、分析实践的逻辑以及无意识之存在所蕴含的逻辑所教导的两个根本命题周围：1）能指——不同于为某人表示某物的符号——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之物。

2）在我们的场域、在精神分析所发现的场域中，“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这个公式是什么意思？

为了重新接续我在四月七日那堂课上提出的模型，以照亮这个场域的某种三分法，我要提醒各位：这块黑板右侧重现的是我们那位假想情人为接纳对方而在窗边发出的信号：

- 左边拉上的窗帘："独自一人"；
- 五个小花盆："五点钟"。

我们为什么要说这里涉及能指？上一次我已经说过：这里涉及能指——尽管看起来似乎只是符号学要素——因为它们只有能够翻译为语言才具有作用。它无疑是一套代码，但这套代码会被翻译；尤其在第一项、"独自一人"的层面，我们能够清楚感到，它被翻译成我已经向各位显明其根本上不仅含混、而且滑动的某种东西。

"独自一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就是表述这个术语，而它紧接着便在空洞中使一种歧义涌现：她想在约会中成为"唯一的女人"，而"唯一的男人"受到召唤前来赴约。运动由此沿着这对能指所表述之线指示的方向、朝两个意义产生：

- 一方面是相会的约会；
- 另一方面，是支撑约会、并从这个表述本身涌现的欲望。

还不止如此：这里得到表述之物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独立于任何事实。它首先作为某种被意指的东西呈现出来，也就是我用斯多葛派[注2]的术语称作 λεκτόν〔lekton，可说之物〕的那个彼岸。

> [注2] 在斯多葛派那里：1）希腊词 tugkanon 字面意为"发生之物"；在斯多葛物理学的框架中——世界是一个彼此连带的动力总体，是一个力的系统，其中一切都能成为一切的符号，斯多葛派对占卜的兴趣由此而来——与其译作"指涉对象"，

> 不如译作“情势”，也就是世界的整体动力、所考察时刻事件流的支撑，或包含行动者的动态语境。2）仍在这套物理学框架中，sēmeion、lekton 与 tugkanon 的三元关系，比图式 sēmeion → lekton → tugkanon 所暗示的更紧密；这幅图式让人在两处切断三元组成为可能。Lekton 字面意为“可说之物”，是由 sēmeion 与 tugkanon 的关系构成的“无形体”事件，而后二者都是“有形体的”。参见 É. Bréhier：《无形体理论》。

相关知识卡 斯多葛派的可说之物与情势：sēmeion、lekton 与 tugkanon

同样，我从斯多葛派借来 τυγχάνον〔tugkanon，情势〕一词，用以指称朝右侧方向发生的东西；对“唯一的男人”发出的五点钟召唤，正是在那里构成。

相关知识卡 斯多葛派的可说之物与情势：sēmeion、lekton 与 tugkanon

这则例子、或者说这个模型——无论它显得多么粗略、简略——都使各位能够把握：关于窗框中所涉及之物的地位，讨论可以继续保持敞开。它覆盖着处在自身运动与多样性中的实在，赋予实在以形式，并使它成为句子的主词。

这个句子之所以是句子，是因为至少在第一项、即“独自一人”中，可以明显看见某种只属于主体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任何实在对应物的东西涌现。正如我已经告诉各位：在实在中，“独自一人”究竟是什么？“什么”是“独自一人”的？

这个“独自一人”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唤起自足；但它在这里出现，恰恰通常不是为了唤起自足，而是为了唤起它的反面，也就是欠缺。在这个逻辑层面，欲望相对于一切分配的原初性显现出来；我们看到，古典逻辑作为必然性语域呈现给我们的“必要且充分”，在某种意义上发生了倒转。这里以相反顺序呈现：表面上宣告自足的东西，根本上“有

所不足”〔il faut / il faut〔faillir〕〕——它欠缺某种会在“独自一人”与钟点之间涌现的东西。

换言之，我们必须在其中把握自己场域内一切事物的层面，由一种根本分配区分出来；我还要尝试借助其他例子强调它。

在一个为简便起见、约定俗成地称作传统知识的参照系中，符号的功能得到极大强调；某些逻辑中也是如此，尤其是佛教逻辑教导的层面——对此感兴趣的人，我请你们去看一看——符号就是从根本上说：“无火不生烟。”

各位知道，而且说到底，没有什么比烟更能遮住火：

- 火：实在的指涉对象；
- 烟：覆盖它的符号；而在某个地方，
- 主体：静止不动，作为一切有待认识之物的普遍容器——也就是符号背后被假定存在的实在之容器。

能指的功能以及由此产生的主体地位，如何与此相对立？要用逐字拼读的方式让各位知道这一点，并不容易；即使可能，也只能通过某种助产术过程来完成，而在每一个岔路口，各位都会有太多机会逃出这条链。因此，尽管我要请各位注意，今天我不会充分运用它，我仍把完整功能交给各位；主体在能指地位中的关系正由此得到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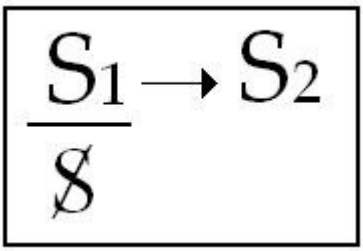
我在各位面前提出的公式告诉我们：能指必须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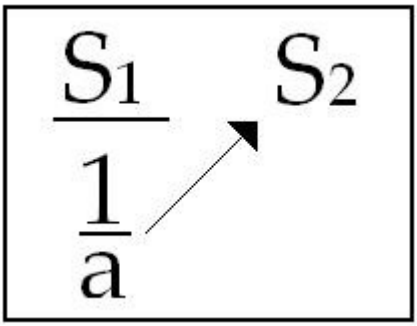
这项公式向我们提示了什么？好吧，为什么不是钥匙与锁？关于锁，问题不在于门闩或插销落下以后，它将使我们发现什么；而在于它同某种使它运作的东西之间的关系。

可是，钥匙是什么？在钥匙与锁之间，还有密码；钥匙在这里具有欺骗性。就一把作为能指组合的锁而言，我们感兴趣的是这种组合的内部结构，以及能够使它运作之密码的多价性、选择，乃至谜团。

在锁的某种状态下，只有一个密码能够起作用：那个 1，它预设一个主体被还原为一项组合的这个 1。这里没有游戏余地；主体并不是普遍接收器：他要么有密码，要么没有。

钥匙的作用很能给人提示，也很有趣，可以用来向我们呈现这一点：事情里确实有一份剩余、某种起操作作用的小东西、一块废料；它无疑不可或缺，最终代表着主体将在其中介入的有效而实在的支撑。换言之，在各位这里看到的第二个公式中，它取代了第一个公式；第一个公式向我们指明 S_1，它在 S_2 那里代表作为主体的 S。





在下面，各位看到 S_1——在当前情形中，如果你们愿意，就是密码——在作为锁的 S_2 那里代表着这一点：1/a，即主体的 1，因为主体被还原为要么是、要么不是那把有待提供的钥匙。这段简短的呈现和前奏，对于提出必须质疑的问题至关重要：在这个首要层面——因为我们必须在分析中对这个层面施加操作——我们所谓知识的地位是什么、应当是什么、又如何呈现？

因为说到底，我们已经说过——即使没有说过，它也显而易见——精神分析家在分析情境中受到召唤，成为“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他必须知道的东西，不是分类知识，不是一般知识，也不是动物学家的知识。

他必须知道的东西，由这个原初层面规定；在那里，分析操作把一个主体带到涌现的时刻，而这个时刻表述为：我原先并不知道。

“我原先并不知道……”

或者：“……原来眼前这个我现在认出的能指，就是我曾作为主体所在的地方。”

又或者："……原来眼前这个由您向我指出、为我表述的能指，是为了在那里代表我——代表我原来是这个或那个。"

这就是精神分析的发现。这里我会几乎随意地从弗洛伊德最初的论述中选取例子，向各位强调：所谓症状的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必须以这种方式得到恰当表达。

Dora 的失声之所以得到辨认、之所以能够辨认为代表着 Dora 这个主体，只在于它同这个能指的关系；如果我们准确针对症状的运作，后者便没有能指之外的任何地位。它被表述为："独自同她在一起"；"她"也就是 K 夫人[注3]。正是在"独自同她在一起"的功能中，她再也无法说话。失声所代表的 Dora，绝不是在 K 夫人那里；在通常情形下，她会同 K 夫人交谈，甚至谈得过多。它发生在她"独自同她在一起"时，也就是 K 先生外出旅行时。

> [注3] S. Freud：《五例精神分析：朵拉》，巴黎，PUF，1954年。

Dora 的咳嗽。弗洛伊德在哪里定位 Dora 的咳嗽？请阅读原文：当他在那里指认一个症状时，是因为这声咳嗽取得了能指的功能；我甚至会说，它成为 Dora 向某种在这一时刻涌现、否则不会涌现的东西发出的警告。必须阅读弗洛伊德的文本，才能追随那条围绕父亲展开的纯粹能指式〔……〕双关路径：父亲是一个 fortuné〔有钱的人〕；弗洛伊德说，这意味着"没有 fortune"，因为德语中"财富"一词也意味着性能力。

没有 Vermögen〔财力 / 性能力〕。还有什么比这场同音词游戏、再加上对其意义的否定性倒转更为纯粹地属于能指？没有它，Dora 的咳嗽便不会拥有弗洛伊德赋予它的意义，也不会拥有这个症状自身的意

义：她父亲与 K 夫人这一对所提供的，是对这份阳痿的替代；特别是弗洛伊德所表述的口—生殖器关系，尽管他没有把事情一直推进到底。

再看“小汉斯”[注4]：那个荒诞故事讲到 Grüden 动身，还讲到不知什么——女家庭教师跨坐在雪橇的车马上。弗洛伊德如何为我们解释它？它的意思是：“既然你们对我讲别的鬼话，我当然也可以给你们讲这样的鬼话：我问你们孩子是怎么出生的，你们却对我讲鹳鸟。”能指以能指作为价值。

> [注4] S. Freud：《五例精神分析：小汉斯》，同前。

在有人告诉他以前，唯一不知道这件事的人就是主体、就是小汉斯。不过，这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这里的能指功能属于一个大得多的分子；小汉斯投身其中的是一篇大寓言。

再取第三个例子，以强迫症者补足我们的癔症者和恐惧症者：请回想“鼠人”拼命尝试减肥时发生的事情。他是因为什么？

因为同一时刻，他的爱人身边有一个叫 Dick 的人。他想减肥，是为了不成为 dick〔肥胖〕。他用尽全部力气减肥——努力减到几乎送命——极其确切地说，就是为了在“Dick”这个能指那里意指自己，再没有别的！

可是、可是、可是，据我所知，有一个一般性特征从未有人指出过——不过，如今这本来正是应当抓住它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这里更为自在——一旦可以说把知识范畴放上轨道，仅仅作一番朴素考察，结果便会显现：使我们能够彻底区分症状功能的东西，恰恰在这里；只要我们能够赋予症状以规定可分析场域的地位。

一方面是一个体征，例如叩诊的浊音，它使我们知道某个肺叶发生肝样变；另一方面是我们必须理解为可分析症状的症状——它恰好由此规定并隔离出精神病学场域本身，也赋予它本体论地位。二者的差别在于：症状中始终有一项指示，表明这里涉及知识。

人们无论怎样强调这一点都不为过：在偏执狂中，偏执狂者接收到的不仅是某物的符号；它还是这样一个符号——某个地方有人知道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而他本人并不知道。存在某种有待知道之物，而且这一点得到指示；这个事实所具有的含混维度，可以扩展到精神病学症状学的整个场域，只要分析把这个新维度引入其中：它的地位恰恰是能指的地位。请看这一点到了何种程度——我当然不声称用几句话穷尽现象无限的多样性及其仿佛变幻闪耀的光彩——到了何种程度：

- 在神经症中，原初症状已经蕴含并给出某种主体无法知道的东西；
- 而倒错的地位同样紧密联结着某种在这里已经知道、却无法让人知道的东西。

症状本身明确指示着知识的这个维度与参照；我希望某种工作能够从这里开始……

我在上次闭门研讨班结尾宣布过一场会议；它不是像我所说的那样在六月二十日举行，

而是六月二十七日。一个小组会发出邀请，有资格的人会收到；没有资格的人只需表明身份，便可收到……我希望从这里开始一项严格说来属于疾病分类学的修订：我希望它从症状这个要素的层面出发，突出这个维度、这个层次，以及它的各种形态、可变性和多样性。上一

次，我曾把它显示为三分的——我必须说明，这只是作为这门学科的一项导论、一项投入——并说这里所涉及的知识既然也是欠缺、甚至是失败，便依照这里隔离出的 λεκτόν〔lekton〕、τυγχάνον〔tugkanon〕与欲望三个平面，分化为三种形态：

相关知识卡 斯多葛派的可说之物与情势：sēmeion、lekton 与 tugkanon



- 精神病者知道有某种所指；我甚至会说，他就生活在其中。它是一个 λεκτόν〔lekton，可说之物〕，但他并不因此确信其中任何东西。

相关知识卡 斯多葛派的可说之物与情势：sēmeion、lekton 与 tugkanon

- 神经症者及其 τυγχάνον〔tugkanon，情势〕：相遇何时才会发生？我什么时候才会得到的不是钥匙，而是密码？

相关知识卡 斯多葛派的可说之物与情势：sēmeion、lekton 与 tugkanon

- 还有倒错者：对他而言，欲望本身严格说来定位于一项已被拥有的秘密之维度；它作为秘密得到亲历，并由此展开其享乐的维度。

不过，关于这项首先铭写在“我原先并不知道”之主体性中的知识，我们还能说什么？在这里，“我”受到这个 ne 的振动追随；这个 ne 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

相关知识卡 法语 ne explétif 与皮雄的 ne discordantiel

- “还远不能说我知道”[注]；

> [注] 原文 il s’en faut que je ne sache 中的 ne 是赘词性 ne，不承担否定；il s’en faut que 表示离某事实现尚有距离。因此这里不是“差一点就知道了”，而是“还远不能说我知道”。

相关知识卡 法语 ne explétif 与皮雄的 ne discordantiel

- “在我知道以前”；

相关知识卡 法语 ne explétif 与皮雄的 ne discordantiel

- “但愿我不曾知道”……这个 ne 是“我”本身的延伸，必须让它同“我”粘连在一起；这个“我”拥有一种不同于指示词〔shifter〕的地位。

说“我对你讲话”的并不是同一个“我”，因为“我在对你讲话”只是在提醒一项表述的当前性；即使它始终把自身呈现为在建立一种关系，这项表述的价值本身仍然完全含混[注5]。

> [注5] 参见研讨班《认同》：1961年11月22日与1962年1月17日；《文集》第664页，或第2卷第124页。

“我原先并不知道”中的这个“我”，在知道以前位于哪里、又是什么？现在恰好适宜唤起一个维度：整个古典传统在这里达到顶点并发生翻转，因为主体的某种地位也在这里完成。

在各位当中，毕竟有许多人知道，黑格尔在“绝对知识”[注6]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可笑神话中提出了历史的完成。总体化话语这个观念究竟可能意味着什么？它总体化什么？是一个主体所经历的异化形式之总和；况且，各位清楚知道，这个主体是理想的，因为我们无法设想任何个体会把它实现出来。这个奇异神话可能意味着什么？

> [注6] G. W. F. Hegel：《精神现象学》，同前，“绝对知识”。

说实话，如果这个神话没有借助一种完全不同于知识辩证法的辩证法得到表述，如果我们没有被告知，在那里完成的是欲望存在——欲望所经过的道路都是理性的诡计——那么，它显然早已像一个书呆子的梦一样被摒弃。可是，谁是耍诡计者？是那个在绝对知识的“生命的星期日”中完成自身的人——正如一位幽默作家十分恰当地表述的那样[注7]——因为正是这个人会说：“我永远喋喋不休”，或者能够说：“从现在起，我性交。”〔参见《认同》，1961年11月22日。〕诡计究竟在欲望中，还是在理性中？

> [注7] Raymond Queneau：《生命的星期日》，巴黎，Gallimard，Folio 第442号。谈到荷兰绘画及其中“天真的欢快与自发的喜悦”场景时，黑格尔说到“生命的星期日”：“……这是生命的星期日，它荡平一切，并驱走一切恶劣的东西；拥有这样好心情的人，不可能根本上是恶人或卑鄙之徒。”

分析前来教导我们，诡计在理性之中，因为欲望由能指的游戏规定。

欲望是能指标记、是能指在生命体身上作出的标记所产生的东西；既然如此，我们必须表述的是：我们所勾勒的这条让欲望返回其能指起源的道路，可能意味着什么？

有一些自称精神分析家并关心这项操作的人，这意味着什么？十分显然，在这个语域中，精神分析家作为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进入时，他自

己也被引入、亲自接收并承担症状的地位。一个主体成为精神分析家，不是因为他是躲在范畴防壁后面的知识者，并试着在这些范畴中理出一批抽屉，把自己记录的患者症状——精神病的、神经症的或其他症状——分别装进去；而是因为他进入了能指游戏。

正因如此，在精神分析时代与此前时代，临床检查或病人展示绝不可能是同一回事。在此前时代，无论临床医生为它贡献了怎样的天才……

天知道，最近我曾怎样重新唤起自己对 KRAEPELIN 的耀眼风格的钦佩，

当他描述各种偏执狂形式的时候……这同临床医生与病人之间应有的关系——至少在理论上、在潜能上可以要求的关系——有着根本区别，哪怕只是在第一次病人展示的层面。

如果临床医生、如果作展示的医生不知道，症状的一半由他负责——正如我刚才援引弗洛伊德的例子向各位表述的那样——不知道这里并不是病人展示，而是两个人的对话，不知道没有第二个人，症状便不会完成；那么，他就注定会像大多数人那样，让精神病学临床停滞在弗洛伊德学说本应使它脱离的道路上。

我们必须把症状定义为某种向主体发出信号的知识；这项知识已经在那里，主体知道它同自己有关，却不知道它是什么。

我们这些分析家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说，自己足以承担这项任务，在每种情形中都知道它是什么？仅仅在这个层面，甚至问题刚被放到这里时，精神分析家的地位问题就已经提出。

科学自身关于知识的观念所经历的演变，使这个问题变得容易了一些。

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能够相信，“表象”与“实在”的问题已经得到妥善提出；科学的全部地位，取决于考察、检验和试探知觉。

不过，诱饵与实在之间的这种对立意味着什么？它只意味着：这里所涉及的实在——哪怕是最古老科学中的实在——就是知识者的实在。人们没有看到的是，这个知识者的实在——也就是作为知识的东西——确实是一具能指之体，绝不是其他东西。信息观念之所以能够采取这种匿名形式，使人可以用所谓“比特”来计量它，正是因为在我们眼中，信息要素的储藏、storage〔存储〕本身就足以构成所谓知识。

当然，有一点例外：只有当你让一个主体在某处流通——无论何处，你都无法避开它的阴影——这一切才开始具有意义。例如，如果你愿意用信息术语铭写一个生物机体的内部运作，那么，无论你愿不愿意，你都会像笛卡尔那样，在某处放进一个无疑具有无限流动性的主体……

它未必位于松果腺中；但无论你把它放在哪里，

它始终会在某个地方，位于另一枚内分泌腺里〔参见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一个主体，一个不断躲闪、逃逸的主体。

我们必须为这种知识赋予地位，而亚里士多德逻辑无法对此作出回答。因为——你们会看到——只需在科学、一门现代科学、我们的科学的层面提出问题，我们便会面对一些非常奇异的死路；它们正是曾使亚里士多德[注8]停步的问题。对他而言，问题涉及偶然事物：明天

将会发生的一项事件，现在说它将发生或不发生，是真的吗？如果现在就是真的，那么事情现在便已成定局。

> [注8]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第二卷《解释篇》，同前，第9章，“偶然未来者的对立”：“关于现在或过去事物的肯定或否定，必然为真或为假；关于普遍者并从普遍方面取得的矛盾命题，始终也是一个为真、另一个为假；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涉及单称主词的情形也是如此。”J. Tricot 注：亚里士多德关于偶然未来者的理论，似乎是为回应麦加拉学派、尤其是 Diodore Cronos 与 Philon 而建立的；他们从矛盾律推出一种绝对宿命论。

亚里士多德当然太有常识，不会不逃出这种约束；因此他提醒我们，一个命题并非始终必须为真或为假。这个解决方案是好是坏，人们已经讨论过；我们并不关心它。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牛顿表述牛顿学说以前，它是否为真？好吧，我倒想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在座各位会如何分成两派！

但就我而言，我很愿意亮出底牌：说牛顿知识在牛顿把它构成以前已经为真，在我看来不太可信；理由很充分，因为现在——首先——它已经不再为真。它已经不再完全为真！

在知识、能指表述自身的必然性中，包含着这样一种偶然性：它只是一项能指表述，一把安装起来的锁。

我们分析家甚至不必走得这么远；这个顶棚只是为了让我们在面对一种极为不同的要求时，不至于太过迷失。这个要求是什么？它位于能指的原初发生层面；主体由于这次能指发生，既在那里涌现，同时又在那里异化。

这个能指要代表主体，就必须向另一个能指发出自身；能指必须充当主体在另一个能指那里的外交代表。我们是否会被要求每一次都找到它？

如果有一种要求和义务，不同于知识者和诡辩家自古以来所担承的义务——对一切都有回答——那会构成怎样的悖论？面对一切已经组织为话语的东西、面对一切已经搭建成能指组合的东西，始终足以应对话语；而不是足以应对某种绝对原初的东西，也就是那个独一而被假定存在的能指、那个主体会借以相对于整个能指世界获得特殊规定的原初 ὄνομα〔onoma，名称〕。

这个立场的荒谬已经显露无遗；即使“解释”这个观念也包含着这处眩晕点。同时，正是它使我们能够逃脱，并使解释相对化：我们所面对的绝不是它；我们作为精神分析家的知识，同样绝不可能通向这种知识宿命论——回答已经存在于我们之中——而不是通向这个事实：人们期待我们作出回答。相遇的机会——欲望的呼唤所关涉的正是它——本身极其不可能；而主观经验在其中展开的符号与所指之地平线，依其本性也充满谜团，并在 λεκτόν〔lekton，可说之物〕层面这样宣告自身。

相关知识卡 斯多葛派的可说之物与情势：sēmeion、lekton 与 tugkanon

至于欲望，今天我不会把这个术语再向前推进；我只说，分析操作所涉及的，是欲望的实在及其地位。我们只需说，首先并且从现象学上看，它向我们宣告自己是不可能者的场域。现在，我们确实被围在这里了。分析家的立场是否会实际上归结为某种我们不称作知识宿命论、而称作恋物主义的东西？

面对一种无法维持的知识，分析家会是某种界桩或横梁吗?

我打算在今天结束于这个死路点，并在我们下次见面时尝试重新把它打开。

第18课 · 1965年5月12日

上一次同各位分别时，我留下了一个关于分析家地位的问题：分析家能够仅仅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吗？

最后，我竖起一幅图像，展示这种假定包含什么，以及它会如何迫使我们维持分析家相对于知识立场的某种恋物功能。为了让分析得以开始并维持，分析家当然被假定知道。

然而，关于精神分析的基础，一切应当知道的东西恰好都在向我们断言：他不可能是这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原因在于，精神分析的根本知识——弗洛伊德的发现——将他排除在外。

今天我不会走得更远。我在这里划出界限：今天从这里出发，我的论述也必须抵达这里。

今天的论述只会展开这项二律背反，也许只在最后打开一道裂隙、一道豁口；我们能够借此设想——因为它已经得到勾勒——分析家的立场实际上如何仍然得以维持。

关于分析家的这个问题，上一次我们已经停留在这里；当然，问题不是他的能力。设想不知哪一种天生或后天获得的德性、天赋，使他能够承担必须完成的事情，既太容易，也只是神话。

我们说分析家必须在分析的基础处成为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时，问题在于他作为主体的根本立场；上一次，我已经开始说明这句话如何可能具有意义。

鉴于弗洛伊德为我们勾勒的分析经验，这所能表示的，无非是分析家所维持的某种可供调用的状态；这种状态把他规定为分析家，而他也与之等价——也就是说，在有待提供的能指秩序中随时可供调用。当然，这并非没有在我为各位界定能指的方式中找到回应、回声与准备；我不是没有理由把能指定义为在另一个能指那里代表主体之物。[注]

> [注] Disponibilité 同时有“可用、可供调遣”与“处于开放、待命状态”之义。这里不是说分析家“支配”某物，而是说他在“有待提供的能指秩序”中维持一个可供调用的位置。Gallagher 独立英译也在两处保留 availability，故正文不作“可支配性”解。

也正因如此，分析情势成为一个点：语言学家那种目光短浅的区分在那里消解；他以为自己已经、或必须把所谓语言学的两个层面[注1]区分为根本不同的一面——其中一面内在地包含意指，另一面则排除意指。简而言之，就是词语与音位的对立。

> [注1] 参见 André Martinet：《普通语言学要素》，2003年，第4版。

从我们的视角——我们的经验以及欠缺的视角——看，无论在什么层面，从来都只给出某物的词语〔……〕；音位在经验中同它严格处于同等位置。充分证明这一点的是：

- 在这个场域中——弗洛伊德从中出发的场域之一，即名字遗忘——音位及其遗忘处在起点；
- 这种遗忘绝不是把作为意指的词语忘掉，因为后者经常仍然留存；

它所缺失的，是一次能指性表述。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要告诉各位：很奇怪，法语表达“我想不起那个词了〔Le mot me manque，直译：我欠缺那个词〕”可以确定年代；在某个时期以前，它并不为法语所用。我们从十七世纪初珍奇派圈子中的一位人物[注2]那里得到见证；他逐日记下自己在周围看到涌现的那些幸运的新创表达，因而能够指出，这个表达——他把它收集下来并特别强调——“我想不起那个词了”，是在那些面对面交谈、坐在所谓“谈话的便利设施”也就是扶手椅上的人之间发明的。

> [注2] 参见 Antoine Baudeau de Somaize：《珍奇派大辞典》，1661年。

这项特征、这条记录甚至使他能够合理地断言：在珍奇派的这项措辞出现以前，“我想不起那个词了”这个表达既然不为法语所用，便使这份能指欠缺的一部分仍处于不可思的状态。总是在能指创造的层面，才会引入某种为日后能够得到把握之物开辟道路的东西。

“我想不起那个词了”并不蕴含整个弗洛伊德；但对我而言，这提供了一种方式，可以引入并重新拾取上一次提出的问题：在那个知识涌现的时刻以前——无论我们如何称呼这个时刻——知识是什么？我们无法说，它由于何种成熟而涌现；也许只能说，源于其能指组合的可能性。

在弗洛伊德以前，“我想不起那个词了”意味着什么？显而易见，无论如何，它不具有同样的意指价值。

不过，我们不应当从这一侧寻找这项能指情势发生作用的动力；对我们而言，我们会围绕它来构造知识观念。

要证明这一点，我只需指出另一个侧面包含的贫瘠与封闭：所谓逻辑实证主义。它前去寻找 meaning of meaning〔意义的意义〕，试图确保

自己——我甚至会说，防范能指结合带来的惊异——于是以某种方式拆解意指折射的多样性；除了总以后见之明的方式，它又怎么能做到？结果只是奇怪地把它们甩干。例如在 RICHARDS 与 OGDEN 题为《意义的意义》的著作中，谈到“美”时，它用大括号和圆括号把这个词可能取得的不同义项长长列成几栏；这样一来，甚至连为什么这些不同意指会汇集在这里，也变得完全无法理解。

逻辑实证主义用来宣告自身的两个术语，既相互对照又粘连在一起；我甚至会说，它使人想到充斥中世纪动物志的那些怪物。这里不必再回到我们永恒的独角兽或某种奇美拉；逻辑学家对它们所作的可疑而冒险的使用，已经把它们磨损殆尽，而我们本应始终谨慎对待这些怪物的确切地位。我要把它比作另一种较少听人谈起的怪物：蚁狮兽〔Mirmicoleon〕。

它长着狮子的胸膛和蚂蚁的后躯。正如这些动物志的博学作者向我们断言的那样，它只能死去，完全不足为奇：蚂蚁不懂得排泄狮子吞下的东西——哪怕它随着 PRÉVERT 被放大到著名的十八米这个惊人尺寸；“为什么不呢？”PRÉVERT 对我们说。对“美”这样的术语所具有的辩证效力，它无法把握；经过大量反刍以后，产生的便是这泡实证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的粪便。看到《意义的意义》作者们那些艰苦阐发终于结束，人们若因此舒一口气〔叹息？〕，那么第一个指出“beau〔美〕同 peau〔皮肤〕押韵”的傻瓜，恐怕都会说出更多东西。

“我想不起那个词了”。在弗洛伊德以前，“我想不起那个词了”已经具有自己的揭示价值。单凭它那种珍奇派人为创制的组合，这句话就打开一条真理之路；它将随弗洛伊德在知识中得到完成。

我在这里以严格的海德格尔意义使用真理一词：某种揭示自身之物仍然半遮半掩的歧义。〔ἀλήθεια，alētheia。〕

我周围某种医学式不反思当然可以对我说——上一次我说，无论牛顿知识还是弗洛伊德知识，在实际问世以前，其地位都构成问题——

- “您在对我们说些什么？您关心我们，还教给我们一些相当棘手的东西：

照这么说，无意识只不过是弗洛伊德的一项发明？

- “为什么不呢？

- ‘由能指代表的主体’只从您的话语才开始存在！”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主体相对于一项知识的地位。这个主体——我们最初在每项封闭起来的知识中，都遇见它受到肯定并确实受到假定——在此以前位于哪里？

当一项知识——例如牛顿知识——得到完成时，请观察主体的地位发生了什么。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停留片刻，尽管很久以前我就曾在各位面前提出它。

牛顿知识在科学史中实现了某种顶点；这个例子既悖谬又真正典范——为了不说赘语，我就不再加上“范式”——它由此真正显示主体的地位。这个公式突然使数百年来吸引计算者注意的谜样现象扎根于其中，把天空中的现象汇集起来、封闭在一个除了精确性以外别无依据

的公式中。它如此不可思议，是因为在人同世界关系中熟悉的任何经验属性看来，没有任何作用能够在不预设传递它的媒介时得到传递。牛顿提出的超距作用严格说来不可思；它使同时代人异口同声地发问："位于空间某点的这样一具物体、这样一团孤立质量，怎么能够知道自己同另一具物体相距多远，从而通过这种关系同它联结起来？"

当然，对牛顿而言，这件事本身毫无疑问预设一个维持定律作用的主体。

所有属于物理秩序或看起来属于这一秩序的东西，都取决于物体按照运动与静止属性所发生的作用与反作用；但在他看来，万有引力操作只能由这个纯粹而至高的主体支撑，也就是牛顿之神所代表的这种理想主体之顶点。

正因如此，同时代人完全有理由把牛顿等同于这个上帝，因为创造这条定律与严密地表述它是同一件事。不过同样确凿的是，一个过于完美的主体——知识的主体，也是黑格尔萦绕不去的"绝对知识"之真正最初模型——使我们完全漠不关心；信仰上帝并没有因此获得任何复兴。这个主体什么也不是，只有他本人不知道这一点；而这恰好就是他什么也不是的标志。

换言之：主体与知识之关系的歧义，以及主体仍然欠缺于知识的这一点，对我们而言正是主体之存在的动力与活动所在。

所以，主体并不是作为一整套系统能指之和谐整体的假定支撑而奠基；主体之所以奠基，是因为某处有一项欠缺。我向各位把它表述为一个能指的欠缺，因为这项表述使我们能够以最简洁的方式重新接上弗洛伊德的表述，并从中抽出根本动力。

当然，为了暂且不离开康德仍会在其面前俯首的这个“星空地平线”，请注意：如果人自古以来一直在那里练习音阶、操练自己的能指，那只是因为他始终在那里寻找至高主体，尽管从未找到。

不过，能指运作的力量与分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人的目光至今仍朝向那里，尽管他自古以来就很清楚，诸神就在我们中间。它们身处天空之外。

他安置在天上的，只是那些以诸神命名的星座。

牛顿把一切神圣阴影逐出天空以后，最后一缕残气仍以我们所等待的这些信号形式留下；据说，它们会从某处、悖谬地从另一颗行星上的某种生命那里传来。

我要问：如果我们确实收到某种可以称作能指的符号或信号，凭什么它会使我们确信有任何生命存在？唯一的理由，不正是我们以最缺乏根据的方式，把表述能指的可能性同作为其支撑的生命事实等同起来吗？

难道生命之外就没有别的东西能够产生能指？如果我们对此如此确信，又是以什么为依据？

当然，第一个标准会是知道：我们要在哪里界定自然脉动的界限与定义。

据最新消息看来，我们还没有从某个遥远星系收到任何严格说来属于能指的东西；那么，除了用拉康式术语，还能如何界定它？

我的意思是：对我们而言，只有一个能指才会证明某处在场的不是一个生命体，而是一个主体；而我们能够极其精确地把这个能指表述为：朝向另一个能指得到定向。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认可它。

第一个条件：交替；但这种交替必须以一种特殊方式，确实向我们证明其成员之一〔……〕。

因此必须出现某种变化，说到底，就是摩尔斯电码[注3]向我们提示的形式……也就是存在长短短格（扬抑抑格）[注4]或扬扬格[注5]。这样，我们才会在最初时刻清楚知道，一个能指在这里只对其他能指具有价值。

> [注3] 摩尔斯电码用于电磁电报，把长短声音组合起来并转写为点和划。摩尔斯字母表或摩尔斯电码，是借助间歇发送的编码来表示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的系统；Samuel Morse 于1835年为电报发明了它。
>
> [注4] 长短短格（dactyle，传统亦称“扬抑抑格”）：希腊与拉丁诗歌术语，由一个长音节后接两个短音节构成的音步。希腊语原词意为手指；手指由三节指骨组成，两小节各为大节的一半，因此得名。
>
> [注5] 扬扬格：希腊与拉丁诗律术语，由两个长音节构成的音步；拉丁语 spondeus 来自意为奠酒的希腊词，因为奠酒仪式采用缓慢庄严的旋律。

但这仍然不够！还必须有一种奇异性的要素，一种例外、悖论，以及作为这种例外而奠定的显现与消失；它会清楚表明，发生交替的某种东西，恰恰是这些能指之一同一个主体之间的关系。

说到底，就是奇异性与交替。我们需要见证某种东西被置入能指秩序；主体会在其中显现为能够确保一次纯粹偶然，也就是一连串以能指形式重新分组的正面或反面。

换言之，我们能够得到的关于星空中存在一个主体的最佳证明，会是某则至少由四项构成的消息，恰好响应于我曾在 POE[注6]《失窃的信》导论中试图表述的句法，即 α、β、γ、δ。读过这篇短导论的人知道，它们从一组纯粹偶然的抽取中构成；无论以何种统一方式对它们分组并命名，结果都会形成一种人们已经无法逃脱的句法。倘若在一串符号中发现类似句法，我们便会确信那里确实涉及一个主体。

> [注6] 《文集》第11页；研讨班《自我……》，1955年4月26日，以及《客体……》，1965年12月8日。

如果各位认为自己有权说明，为什么会同时把这个主体称作活着的，那就请试着表述理由。

这也许会把我们带上我现在准备沿此前进的同一些道路。

弗洛伊德避开了我刚才那位被称作“不反思”的对话者对我提出的异议。因为对“在弗洛伊德发现无意识主体以前，它位于哪里？”这个问题，答案恰恰是：弗洛伊德为我们定义的主体，就是一种新关系——主体同一项非知识之间的原创关系；在发现以前，它不可思，但现在受到肯定。

我必须把每一个 i 上的点都点出来吗?

无意识意味着：

- 主体拒绝知识中的某一点；
- 主体通过故意不去知道而标示自身；
- 主体由一个遭到排斥、遭到拒斥〔verworfen〕的能指建立起来——这里，弗洛伊德的表述迈出一步，并由我在旁边围绕主体与能指之关系勾勒的东西加以丰富——也就是由一个“人们”什么也不愿知道的能指建立起来。

这个“人们”是谁？它并不比那个消失在绝对系统基础处彻底冷漠之中的主体更奇怪。

弗洛伊德向我们指出的，是非知识主体的持续存在。

我们的问题是为这个主体阐发一种地位，使我们不必被迫赋予它实体，也就是不必像荣格派那样相信这个主体就是上帝。我向各位提醒以下一点，正是为了在这里发挥作用：通向我们的科学的整套辩证运动之轨迹，依靠的是对主体越来越清晰的接近；主体由一种关系标示，而这项关系同弗洛伊德所肯定的、具体而经验性的主体同欠缺能指之间的关系相重合。

从柏拉图开始的整套辩证运动为我们锻造的东西，正是如此；我们传统中关于知识思想之阐发的主要文本总和，也证明这一点。我不时提醒各位其中关键的接合点；现在我要——根据不同听众，可能是提醒，也可能是第一次指出——一篇真正根本的文本：柏拉图的《智者篇》，请各位回到那里。

各位会看到关键接合以水印形式介入其中；它们极其严密地彼此交叉，甚至在某些地方仿佛刺破织物一样涌现。如今，语言学参照使我们能够把主体定义为：能指的位置所要对之负责的东西——这里所谓能指，就是音位要素——而这些接合恰好同这项定义重合；任何现存语言的具体实在，都建立在能指组库的系统中。

这里适宜提醒两个主题，它们包含在“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这条根本格言之中。

一切都在这个异者的地位中。在接下来的论述里，我将对这个异者说的一切，都已经在我刚才提到的《智者篇》末尾涌现并得到完美表述，而且恰恰列在“异者”这一标题下。[注]

> [注]　此处大小写在各转写本中并不稳定，但上下文明指柏拉图《智者篇》的“异者 / 差异”这一种类，而不是拉康意义上的“大他者”。正文用“异者”区分两套概念。

相关知识卡 **柏拉图《智者篇》：五大类、他者与非存在**

如果主体的现代地位没有在柏拉图那里给出，那是因为从这个异者到 1 之间的张力在那里逃脱了、没有得到表述；而这个异者本可以让我们把 1 奠定为我所谓多出来的那个 1。只有在 FREGE 的层面，各位才看到这个多出来的 1涌现。换言之，就是把单称者设想为根本上的欠缺。

在我为各位表述的这项第三关系中，勾勒出两种关系：

- 能指在另一个能指那里代表某物；
- 以及能指在一种交替、析取、非此即彼的功能中代表主体：要么是进行代表的能指〔而主体消隐〕；

要么是主体，而能指消隐。

这就是根本独异性的形式；如果分析家必须以那种幻想式命名作出回应，它也正是向分析家提出的要求。这个命名始终出现在地平线上，而各位最近已经看到，我的闭门研讨班围绕某个例子讨论过它：用一种特殊的专名学表述，以一个名字的表述来填补这份欠缺。

能指二元组、无论哪一种配对的组合，是一切语言使用——尤其是诗性使用——都十分熟悉的东西。它曾在“词语彼此做爱”这个诗性公式[注7]中得到表达；也可以引用另一位诗人[注8]：“每一个夜都有它的昼，每一座山都有它的谷，每一个昼都有它的夜，每一棵树都有它的影，每一个存在都有它的非……

> [注7] A. Breton：《失踪的脚步》，巴黎，Gallimard，1990年：“况且，词语已经不再游戏。词语彼此做爱。”
>
> [注8] R. Queneau：《隐喻的解释》。

相关知识卡 **布勒东“词语在做爱”：出处与诗性语言**

n、o、n：正如柏拉图只谈论这个“非”以及“非”同“非存在”的区别……每一个善都有它的恶。”[注]

> [注] 法文 non（“不 / 非”）与 nom（“名字”）同音。Queneau 的 à chaque être son non 听来同“每个存在都有其名”无异；拉康特意逐字母拼出 n-o-n，才把它扭向柏拉图的“非”与“非存在”。中文无法同时保留“非 / 名”的同音。

这里不应把它理解为实在中的相反者，而应理解为能指的对立。柏拉图的全部阐发都围绕这里旋转；这组二元要在柏拉图思想中继续存在，就必须引入异者本身。

为了不让“存在”与“非存在”成为两个同样‘存在着’的相反者——从而为智者的一切戏法提供藏身之处——就必须把非存在设立为异者，智者才能被排入其中。〔柏拉图：《智者篇》，256d—258c。〕

相关知识卡 柏拉图《智者篇》：五大类、他者与非存在

柏拉图同智者的惊人缠斗！我希望各位当中有人能在下一次闭门研讨班为我们评述它，并向我们表明在那里处处显现的惊人相似性、那种变幻的反光：我们每翻过一页，都会从中读到精神分析家本人当下脉动的特征，它就在历史中在场。

精神分析家就是智者在我们时代的在场，只是地位不同；其理由已经涌现、已经问世：我们知道，智者为什么既以如此强大的力量进行操作，又不知道原因。这份“强大力量”依靠分析教给我们的东西：一切二元组的根部都有性二元组，即男性与女性。

我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改说“雄性与那个雌性”，表达周围就会出现一丝极细微的摇摆。

语言中语法性功能的歧义，被 PICHON 这样的人称作 sexuisemblance〔“性—似”〕[注]；他太过相信思想，以至于分析现象与词语的方式不免产生一些独特的摇摆。

> [注] sexuisemblance 与下文 sexuilatence 都是把同一词首 sexui- 分别接到 semblance（显象、貌似）和 latence（潜伏）上造出的词。正文暂译“性—似 / 性—潜”，保留二者的构词对称；中文无法同时复制法文的音形游戏。

可以，我倒更愿意说 sexuilatence〔“性—潜”〕；因为扶手椅叫“le fauteuil”而椅子叫“la chaise”，只有富于想象的人才会觉得这里有什么“性—似”。

然而，语法性仅仅作为能指对立的相关项而在场；它恰好向我们强调语法性与性的区别，并借此提醒我们：奠定二元对立的东西——天知道它给柏拉图带来多少麻烦，因为他不得不发明异者，才能让存在继续留在那里——其根本基础只有性的对立，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相关知识卡 性知识、性的东西与驱力的代位

因为弗洛伊德本人在许多文本中都这样表述：我们为男性—女性的对立给出各种等价项、隐喻和平行项——主动与被动、观看与被观看，还有某位著名蠢女人〔M. B.〕钟爱的穿透者与被穿透者；但我们并不知道男性和女性是什么。弗洛伊德承认并肯定这一点[注9]。

> [注9] 参见 S. Freud：《精神分析新论》《精神分析纲要》。

相关知识卡 性知识、性的东西与驱力的代位

那里究竟是什么，才使知识……

我指能够说明自身、知道如何表述主体的知识；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知识

能够赋予无意识以地位：脱离这个视角，无意识什么也不意味着……这项知识里究竟有什么，使人一旦接近它，就会发生一种单向运作，即朝着能指彻底消隐、消失的方向？不仅是那个奠定主体的 Verworfen〔遭拒斥者〕，而且还有 Verdrängt〔遭压抑者〕，即一切哪怕从远处接近它的东西都遭到压抑；这向我们见证主体在无意识中的在场，而无意识主体正是避开性之知识的主体。

相关知识卡 性知识、性的东西与驱力的代位

这件事——我们承认吧——有那么一点令人惊讶。况且，为了让各位稍事休息，它也使我们能够回望，并指出一件也许有人已经注意到的事：在我试着利用自己的安息日时光为各位阐发的这条道路上，我忽然拍着脑袋说："可是……希腊语里没有指称'性'的词！"

由于手边只有希法词典，我只能到作者们那里去寻找。

在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中——这让我做了一些不能算发现的事情，因为我非常喜欢这部《动物志》[注10]——我能够确认，亚里士多德说到底已经说出动物学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东西；但关于繁殖——先不要说性——仅仅关于繁殖，他的观念必然有些摇摆：当时缺少显微镜技术。

> [注10] 亚里士多德：《动物志》，巴黎，Belles Lettres，第1、2卷，2003年；《动物的生殖》，巴黎，Belles Lettres，2003年。

σπέρμα〔sperma，种液〕这个共同术语，指某种流散出来的液体；由此出发，雄性与雌性被同等赋予 σπέρμα，唯一差别是雌性把它流散在自己体内，雄性则流散到体外。这个区分从现象学上看相当有效，但在我们看来，也许恰好足以使人意识到：数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于繁殖究竟从根本上是什么，确实可能何等窘迫。

至于性，就更不必说了。这一点能够向我们解释很多事情。

带着几分顾虑，我给此刻坐在我左边、从不拒绝帮我这种忙的人打了一个电话，问他在法希词典中，"性"用希腊语如何表达。

他给了我几个小词，说它是 γέλος〔gélos〕——种类，φὐσις〔physis〕——自然，有时则是〔……〕，也就是雄性与雌性之间的差别。你们看看这番迂回说法！

这些事情非常有趣；我们不能太过责怪柏拉图完全误认了这个维度。这个维度也许本可帮助他处理《智者篇》中的窘迫与疑难。

不过，他并非对此毫无觉察：对于以"是"与"非"为特征的对立，柏拉图表现出对 ἐναντίος〔 enantios，相反者〕这个范畴的恐惧；这恰好证明，这里接近了"一个谜"，而最恰当的做法当然是绕开它。〔柏拉图：《智者篇》，257b。〕

拉丁人当然有 sexus；我这里只顺便提到，如果我们能够为 sexus 指出一个来源，那就是 secare〔切割〕这一边。各位稍微接近了弗洛伊德真理……不过，这仍然走不了多远。

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关于性，我们知道得多得多——我所谓知道，是指科学研究所得的知识。

只要考察所谓原生生物〔单细胞生命体，或为动物性的原生动物，或为植物性的原生植物〕以及邻近生物的层面发生着什么，一件事便会引人注意：每位博物学家不仅知道，而且能够清楚表述。我不会向各位列举作者，不过，自从我们借助显微镜知道得更多以来，几乎所有研究过性问题的人都曾说出并注意到它。

我们知道，却没有由此得出后果：性根本不是某种同繁殖有关的东西。首先，因为有些机体以无性方式繁殖；而那些处在中间位置的机体……

介于无性繁殖与有性繁殖之间；换言之，它们依物种谱系分枝所处的层级，有时以无性方式繁殖，有时又做某种让我们想到有性繁殖的事情。[注]之所以让我们产生这种想法，是因为在这些基础机体中——我不想把报告塞满，所以不会卖弄学问，在这里说出它们的类别——当我说有性繁殖时，发生之物的关键与其说是受精本身，不如说是受精的反面：即一次减数分裂，也就是染色体缩减。此后可能发生结合，但不一定就是繁殖；它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返老还童，甚至性结合的根本也许就在这里。

> [注] Staferla 底本原作 l'étape du rejet de la lignée；ELP 1965年5月12日速记影印本清楚作 l'étage du rejet de la lignée。这里 rejet 还有植物"萌蘖、旁枝"义；Cormac Gallagher 的独立英译也读作 "the stage of the shoot … of the line of descendance"。正文据影印本校为 l'étage，并以"谱系分枝所处的层级"保留这组生物学隐喻；其口述句法仍有不确定性。

换言之，性分化同死亡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以含混的方式变得明显而可触。

在这里具有真正关系之特征与这项根本脉动的，是同死亡的关系：性既——

- 是死亡的符号；
- 又是同死亡本身展开斗争的层面，但不是在繁殖层面。

相关知识卡 魏斯曼的种质连续性与种系—体细胞区分

繁殖在这里仅仅是一个后果：当生殖系相对于体细胞体系取得自主性时，作为有性细胞而比其他细胞更加专门化的细胞，偶尔得到的一种用途。但从本性上说，没有任何东西表明性起初是一种繁殖机制。

相关知识卡 魏斯曼的种质连续性与种系—体细胞区分

如果我们停留于染色体缩减这个根本现象，也就是所谓减数分裂，并关注它所造成的排出——在中学课堂上，谈到性细胞形成时，人们把排出物称作“小极体”——我们便会在具体的物质中看到另一种极性的表达：机体同某种剩余之间的关系。这个东西是恰好在减数分裂中失去、缩减之物的补充；它或许可以用来照亮失落客体的幻想功能。隐喻地使它具身的那些客体，同这种从生命机体中排出的残余形态之间，也许并不始终只有一种完全外在的关系。

相关知识卡 魏斯曼的种质连续性与种系—体细胞区分

我在思辨、在做梦……Schwärmereien〔遐想〕。但奇怪的是，精神分析场域中从来、从来、从来没有人作过这种遐想！关于性的所有发现……

而且它们十分丰富，到处涌现，每天都在增加……染色体确实令人着迷；对所有真正研究任何一种生命体繁殖的人而言，它都是激烈讨论的对象……可对精神分析家来说，它严格说来却是一纸空文！

我从未在任何精神分析或准精神分析期刊中见过一篇文本，对现代生物学关于性的发现或它提出的问题表现出哪怕一点兴趣。这里有一种我们不能不加考虑的现象；况且，它为精神分析家相对于什么东西的立场提供了未必不正当的指示？那个东西正在取得越来越强的形式，

也就是作为无意识主体的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换言之，被假定知道那件无论如何都不应当知道之物的主体。

这足以向我们表明，如果把精神分析家设想成必须提供并负责那个独异能指的人——因为这个能指在它同另一个能指的关系中欠缺——会产生何种失衡与悖论。

因为，如果这项根本关系包含原初遮蔽、Verborgenheit〔隐蔽〕，包含对某种构成其最终纽带之物的根本排除——依照分析学说本身，这就是雄性与雌性无论何种对应关系究竟是什么——那么一切都清楚表明，分析家的立场受到排除，绝不亚于在他以前任何已经建立起来的主体。正因如此，分析仍然完全处在认识主体的传统之中，唯一条件是我们必须清楚看见：很久以来，认识已经被远远抛离主体；这里所涉及的主体，只是同欠缺能指处于关系中的主体。

反过来，经验教给我们的、而且确实在这个经验场域中涌现的，恰恰是这项隐喻。我刚才向各位提到它同性最根本的现实之一可能存在对应，并不是没有缘故；这里所说的现实，就是某个小东西的丧失，而无意识主体同幻想世界之间最紧密的关系也在这项丧失中建立起来。

分析经验事实上正是在这里错失了精神分析家；这使我们现在能够提出一个问题：在这个点上，是什么向他发出召唤？这个侧向偏离点指示着一种同“性”的关系；无论如何，它只能覆盖我们为雄性与雌性之关系塑造的一幅神话图像。

这就是神圣文本中显出的东西：“他把他们造为男人和女人。”身披新教传统的 Ernest JONES 先生也毫不犹豫地重新采用这句话[注11]。

[注11] Ernest Jones：《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菲勒斯阶段”，同前，第412页。

。

我们是否正是在这里把握到：对其他思想传统而言——例如道家，我用它作说明——它们整体从一种能指领会出发；我们不必追问这种领会对它们表示什么意指，因为对我们来说，那完全是次要的。意指总会大量滋生：只要让两个能指彼此面对，就会生出一堆小意指，而且它们未必都很漂亮。然而，如果起点本身就是阴与阳、雄性与雌性的对立，那么，即使它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单凭这一点也会同时包含一项独特幻象：仿佛这里有某种更贴近不知什么根本底层的东西；而且，它同时也可以为一切通向真正知识的尝试何以彻底失败提供理由。

正因如此，如果以为可以期待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探索重新汇合、呼应或印证这些传统所产生的东西——让我们给它们分类、贴上那个我厌恶的“东方”标签——也就是来自并未阐发主体功能之传统的东西，那将是一个巨大错误。

误认这一点，会导致各种混淆。如果我们终有可能在真正整合精神分析家必须拥有的知识这条道路上有所收获，那一定会沿着完全不同的方向。

下一次，我会围绕精神分析家的立场继续这番论述。

第19课 · 1965年5月19日

就像 mourre、morra 猜拳游戏，或“剪刀、石头、布”那样，胜负在环中无尽循环：石头砸坏剪刀，布包住石头，剪刀剪破布。各位可以用一则无疑蕴含更复杂内容的类比，来陈述我最近几次论述——尤其是上一次——在各位面前竖起的三个术语，它们分别列在以下标题下：



- 主体：我最用心为各位的理解磨利的术语；

- 知识：这是我试图赋予全部分量的第二个术语，关系到所谓无意识之下涉及的东西。无意识是一项知识，而其主体始终未定。在无意识中，谁知道？

- 最后是性。上一次，我清楚标出弗洛伊德学说的意义在于：性是三重关系围绕其旋转的一个阻碍点；这既非偶然，也不是匆忙之举。

在这套经济中，每一项都按照一种关系把人从自身引向另一项；初看起来，这种关系似乎正是我用来向各位引入它的循环支配关系：

- 主体在知识中变得未定；
- 知识止步于性面前；
- 性则赋予主体一种新的确信。主体的位置曾由 cogito〔我思〕经验规定，也只能由它规定；如今，随着无意识的发现，随着一切人类欲望在根本上、彻底地具有性性质这一点得到发现，主体取得了自己的新确信：它栖居在性的纯粹缺陷中。

这项旋转支配关系，对于奠定我的论述从一开始就涉及的东西至关重要：经由分析操作在主体那里重新生成的，究竟是何种主体地位？

而且，既然只有分析操作赋予它地位，那么在这段导论之后，今天的问题就不是把这种通过三个术语逐一转移的支配确认成世界中的一项事实；而是要重新表述它，并以它在我们这里得到实施的形式，使人感受到其效应——这个形式严格说来就是游戏形式。

我认为，即使今天是第一次来这里听我讲话的人，对弗洛伊德的了解也足以使他们认出：知识与性之间的关系，在他的教导中构成何等关键的项。

无论涉及弗洛伊德的接近方式，还是他对精神分析动力的发现，主体都——

- 知道得比自己以为的更多；
- 说得比自己愿意的更多；
- 并通过自己的动力，证明这种含混的知识形式：它仿佛恰在承认自身的时刻又否弃自身……弗洛伊德正是以这些术语引入无意识的动力。

而当他进行理论化时，一切都是围绕性问题这个摇摆点、围绕认识论驱力、围绕知道性究竟是什么的需要引入的。在儿童历史的生成过程中，此后将在他的个人形式、性格、症状中充分展开的一切——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令我们感兴趣的全部材料——都由此进入。

不过，我在谈到知识时坚持向各位表述真理的辩证差异，正是在这里发挥作用。

这项知识位于哪里？它的地位在何处？

- 在我们构成它的地方；
- 在它并非无意识、而是从外部面对我们，并在科学中奠基的地方。

在知识建立以前，真理位于哪里？

我已经提醒过各位，这个问题并非昨天才出现；它同最初的逻辑表述恰好同时代，已经存在于亚里士多德那里：所涉及的是真理在知识中得到证实以前，其偶然性的地位。

不过，弗洛伊德的表述向我们证明的，是这项真理同知识的一种分岔关系。知识若迟迟不来，真理便在知识尚未构成时保持悬置；显然，任何人在牛顿公式出现前三百年说出这个公式本身，都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这项真理无法嵌入他的知识。

弗洛伊德结构向我们揭开并解除这个谜的封印：真理的方向、那个得到发现〔得到揭示〕之物，并不朝向一项知识，哪怕是一项未来的知识；知识相对于某个 x 点始终处在侧向位置。从根本上说，我们必须作为真理、作为 ἀλήθεια〔alētheia〕、作为海德格尔式揭示带到光下的东西，会为存在问题赋予一种对我们而言更丰满、即使未必更纯粹的意义。这个问题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表述，而对我们、对我们的分析家经验来说，它叫作：性[注]。

> [注] 原文是 le sexe，不是表示社会身份分类的 genre。Jacques-Alain Miller 编定本（Seuil，2025，第287页）的公开引文同样保留“真理……叫作性”（s’appelle… le sexe）以及“真理须就性而言说”（La vérité est à dire sur le sexe）。故本段统一译“性”，不译“性别”。

要么我们的经验是错误的，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好；要么就必须这样表述，而且必须在这里这样表述：真理必须就性而言说。

而且，正因为这不可能——弗洛伊德的文本已经说过：分析家的立场不可能——正因为不可能完整地说出真理，知识中才由此产生这种长

久悬置、虚弱与不连贯；笛卡尔恰恰揭露并表述了它，以便从中分离出主体的确信：

- 主体由此显现为这份知识欠缺的信号、剩余与残余；
- 主体由此重新接上那个把自己同性之中拒绝被知识把握之物联结起来的东西；
- 主体悬系于这项东西之下，仅采取欠缺的纯粹形式，也就是作为去性化的实体。

因此，一项知识在某处藏身；我们为何不把它称作原初羞隐之处？因为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的只是古老道路：一切知识都在一种无法逾越的恐惧中，相对于那个性之秘密所在之处建立起来。

所以，提醒以下一点十分重要——人人都能知道，却很容易忘记：关于性的级联效应，我们知道许多，哪怕只是现存生物的多样性；可是，如果把性当成一种工具，并以其效应的目的论来证明它，便是在遮蔽并偷换问题。

性作为根本差异的本质，始终未被触及，并拒绝知识。

无意识的引入彻底改变了知识的地位——而且是双重改变！——每当我们在构成主观秩序的三个极点[注1]上重新展开问题时，“双重”都必须重复出现。

> [注1] 即主体、知识与性。参见这期研讨班最初拟定的标题：“存在的主观立场”。

无意识的知识之所以是无意识的，是因为在主体一侧，它被设定为主体的未定性：我们不知道这个被推定为知道的主体，栖居在能指的哪

一点。但在另一方面，这项知识即使是无意识的，也以一种根本禁令为参照；禁令面对那个在知识功能中规定它的极点："这项知识中有某种东西，这个主体不应当知道。"

这是根本构成，而非偶然构成，尽管这项主体串联所联结的每一条链始终都是独异的，并奠基于这次最初的攫取、包含[注2]；后者构成它的全部逻辑。我们必须奠定这套逻辑，才能把握它如何得到走遍，也才能把握我们分析家自称以它游戏时，身处何处。

> [注2] 此处伴随手指围成半球的手势。

最近有一次考试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里这样的环境中，这类考试代表着某种显著标志；其中提出的问题，完全可以说是时下议题——人们问那些必须越过所谓教师资格会考这道障碍、这场越野障碍赛的人："人能否给自己表象一个没有人的世界？"

我不会在这里说明自己会建议考生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而只会说明我本人会沿哪个方向处理它。这里所说的"世界"从来只能作为一项知识的组成部分得到把握；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我们很容易注意到：表象只是一项为这项知识的诱饵提供担保的术语。

人本身在自己的全部传统中，也是按照这些诱饵的尺度制造出来的。因此，如果我们继续让表象为这个世界提供担保，显然就无法把人排除在这项表象之外。

不过，问题涉及主体；对我们而言，主体既然能够是无意识的，就不是表象，而是表象〔Vorstellung〕的代表项〔Repräsentanz〕：它处在

欠缺之表象的位置上。这就是弗洛伊德术语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代表〕的意义。

相关知识卡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代表

不要拿这一点反对我们：自古以来，我们用来覆盖世界的这个人——作为大宇宙的 macranthropos〔宏人〕[注3]——当然一直被塑造成有性的。但恰恰因为无法说出他属于哪一性，他才同时具有两性；全部问题正在这里。即使说我们在高等脊椎动物身上发现了双方各自的一点痕迹、发现了性征的混合，也没有增添任何东西。

> [注3] 参见 Alexandre Koyré：《帕拉塞尔苏斯》，巴黎，Allia，1997年，第23页："……人是小宇宙，是世界的中心、形象和代表，是一本包含并可以从中读出大宇宙——即宏人——之秘密与奇迹的书。"

我们必须从中出发的主体，是一项以无知为条件的知识所欠缺的那一片；至于主体本身，如果我们必须经由它找到人，那么它相对于自己的表象，始终处在废料的位置。在这个限度内，可以说，直到精神分析以前，人们始终把世界表象成一个没有真正之人的世界，未曾考虑人作为主体所占的位置；没有这个位置，就不会有表象——极其确切地说，正因为那样一来，表象在世界中就不会有它的代表项。[注]

> [注] 此段连续使用 se représenter （给自己表象 / 设想）、représentation （表象）与 représentant （代表项），并与上文弗洛伊德的 Vorstellung / Repräsentanz 呼应。中文无法保留同一词根的往复，故正文用"表象 / 代表项"标出概念差异，而不一律顺译为"想象"。

相关知识卡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代表

正因如此，我在黑板上用刚才已经陈述的特征，标出了这三个极点：



- 作为无意识的知识：它也许什么都知道，唯独不知道是什么推动自己；
- 主体：它在确信自己欠缺于知识时建立起来；
- 还有第三项，恰恰就是性：在这个球体〔主体的球体〕中，它一开始就遭到排斥，而“人们对此什么也不愿知道”恰恰由此显出。

现在我要问各位：“今天我们要不要玩一场？”

我不再多说；我没有对各位说：“你们要不要同我一起玩？”

因为说到底，从我讲话的位置——也就是分析家的位置——来看，同我游戏并没有说出人们在同谁游戏。我也没有告诉各位，有某种东西正在被拿来一搏。即使我们都是分析家，也仍身处历史之中；如果物

理学奠基于“没有东西会消失，也没有东西会被创造”，那么我要问在座任何思考过历史的人：历史观念的基础，严格说来难道不就是“没有东西被拿来一搏”吗？

对所有曾有时间体验在我们时代写成历史的东西中仿佛有什么正在被拿来一搏的人，对所有曾有时间看到某种纯粹游戏在历史中崩塌的人来说，事态的进程难道没有显然赋予我刚才“没有东西被拿来一搏”这句话以真理吗？

如果历史有一项真理——例如马克思主义真理——那么人们从某个视角恰恰会责备它这一点：如果历史主体确实位于人们告诉我们的地方、位于经济基础中，那么一切都已经预先决定。但每一个转折都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只需把所涉及之物放回那些人以为自己掌控游戏的地方。不过，游戏依然拥有自己的地位，并位于某处。

我们现在就要进入我刚才为各位画出的三项之间；我会在其中继续面向分析家的论述。即使事实证明，无论我替他们主导何种游戏，他们总会在风险最小的地方押上最大一注，而在风险最大的地方押下小注。

但为此，问题在于知道这些术语意味着什么：无论在哪个层面运用“游戏”这个范畴，游戏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

“游戏”这个术语外延很广，从儿童游戏，到所谓的机会游戏，再到那种令人迷惑地被称作“博弈论”的东西；我指那套仿佛始于 VON

NEUMANN[注4]及其合作者著作的理论。今天我会试着告诉各位，从具备一切游戏特征的分析视角看，我们能够如何接近这个语域。

> [注4] J. Von Neumann、O. Morgenstern：《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普林斯顿，1944年；法译本，图卢兹社会科学大学，1977年。

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形式，游戏都把一种简化替换到这三个项〔知识、主体、性〕的辩证关系中；这项简化首先把游戏建立为封闭系统。游戏的独特性质始终是一条规则——哪怕它受到遮蔽。这条规则把某个点作为禁令排除在外；恰恰在性这一层面，我把这个点指给各位，作为无法进入的点。换言之，它就是实在被定义为不可能者的点。

游戏把这个圆环还原为主体同知识的关系。

这项关系具有而且只能具有一种意义，也就是等待：主体等待自己在知识中的位置；游戏始终涉及这样一种关系、张力与距离，主体借此在距离某种已经作为知识存在于某处的东西之处建立自身。

在我仍相信有什么正在被拿来一搏的时代，我曾让当时由我执掌牧杖的小群体练习了至少一个季度的奇偶游戏；那正是为了试着把这个真理注入他们的血管。〔参见1955年5月30日。〕

手里握着弹珠的人知道弹珠数目是奇数还是偶数。况且，他是否知道并不重要：他手中有知识；而游戏的激情来自这样一点——我在对面把自己建立为将会知道的主体。

无论以赌注还是弹珠本身的形式，占据位置的现实都失去了这个三角形、这个三极结构中的不可能知道之物；但在游戏中，由于这项不可

能受到排除，它会下降为赌注那纯粹而简单的现实。赌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遮蔽风险之物。说到底，没有什么比游戏更同风险相反。

游戏给风险戴上兜帽。证据在于，博弈论的最初步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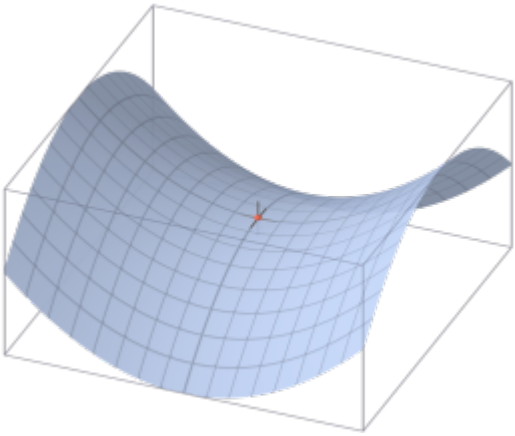
并非发生在 VON NEUMANN 的层面，而是 PASCAL[注5]的层面……始于赌注分配理论〔Pascal 致 Fermat 的信〕。这意味着：在一场游戏的每一时刻，都可以设想对所赌之物作出公平分配；可以计算期望值。所以在中途停止游戏，并不只是让每位玩家收回自己的本金——那会不公平——而是要依照……来分配赌注。

> [注5] Blaise Pascal：《全集》，巴黎，Gallimard，七星文库，第1、2卷，1998、2000年。

这句话说出来分量巨大，却恰好给出了事情本身的结构……依照玩家期望值的计算。我不会进入这里所涉内容的细节，只把各位引向 PASCAL 以及其他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文集；从那以后，它们有最充分的理由成为准则。

这意味着什么？对于道路已经由这套“博弈论”开辟的我们来说，它证明所谓“策略”向我们显示……

某种东西完全可以计算；在足够广泛的一批情形中，这可以成为围绕大量博弈实践作出一切阐发的起点：当一个玩家可能作出的各个行动同另一个玩家的全部可能行动之间的关系已经知道时……就会存在一个称作“鞍点”的点，正如人们说马鞍那样：



两个玩家为了共同并且无论如何都把损失降到最低而必须作出的行动，会在那里交叉并严格相同。这表明，游戏的本性远非玩家之间纯粹而简单的对立；恰恰相反，从游戏一开始、从其可理解性本身来看，就存在达成一致的可能性。

每一场游戏中，作为一个人的玩家所寻找的，始终是某种包含两个主体本身之结合的东西；而事情真正的赌注，就是这个作为分裂主体的玩家本人。他以那件小客体、那份我们分析家十分熟悉的残余的名义亲自作为赌注介入其中；我曾用一个小写字母、用第一个字母为这个客体命名。

如果说有某种东西支撑一切游戏活动，那就是分裂主体作为主体同某种东西相遇时产生的东西；玩家借此知道，自己是某件在别处已经被拿来一搏之物的废料。

这个“所有风险都在的别处”、这个他从父母欲望中掉落的“别处”，恰好就是他转身避开的点；他朝相反方向前去寻找主体同知识的这项关系。

为了以最粗略的形式为各位描绘我指出的根据——游戏从根本上是主体同知识的关系——我要唤起一幅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图像：一个大约三岁的小女孩发明了这样一个游戏，而这项练习恰好是跑去亲吻父亲，绝非偶然。她先走到房间另一头，然后迈着缓慢、逐渐加快的步子靠近；同时用三个词给自己的前进打拍子：“要发生了，要发生了，要发生了！”

这幅根本图像包含着一切形形色色的所谓“游戏活动”，直至最复杂、最有秩序的形式：

- 通过规则隔离系统，由规则规定游戏的进入与退出；
- 在游戏内部，则是主体的实在之处，以及那不可能触及的实在；如果可以这样说，它在赌注中得到物质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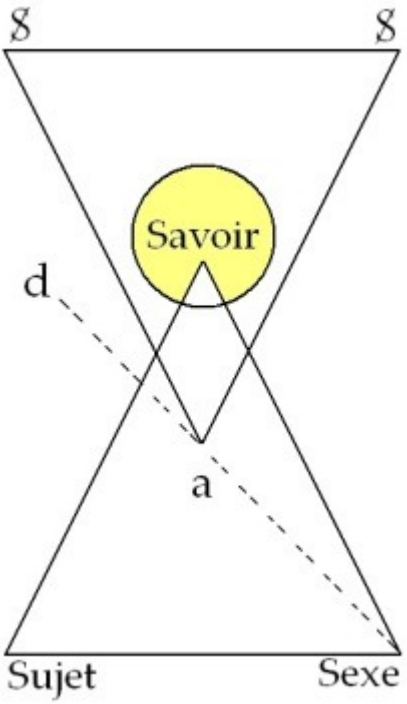
正因如此，游戏是一种适宜、典范、进行隔离并可以隔离的欲望特殊规定形式；欲望无非就是这项赌注、这个构成玩家之存在的 (a)，显现在分裂主体的间隔中——主体在自身欠缺与自身知识之间分裂。

请注意，在这场游戏中，如果现实被还原为性的废料形式、还原为无性形式，那么游戏的另一项益处就在于：由于作为不可能者的现实极点受到取消，真理关系也随之受到取消。

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追问：科学真理在得到肯定以前是什么；也可以追问，无意识在我解释以前是什么。游戏的独特性质就在于：游戏开始以前，没有人知道它会产生什么。

游戏同幻想的关系正在这里。游戏是被变得无害、却保留着自身结构的幻想。

这些评论对于引入我今天想为各位表述的东西至关重要，也就是分析游戏究竟是什么。既然分析具备游戏的一切特征，它便是一场游戏，因为它在一条规则内部继续进行。问题在于知道分析家应当如何主导这场游戏，也要知道为了正确地把游戏引向这项操作，他的立场应具备哪些可以要求的性质。我们先说这幅图式有什么用：



它告诉我们一件无疑已经知道、却远未在所有情形中得到表述的事情——这幅图式也说明了原因：分析中表面上有两个玩家。我曾试着为各位把这些玩家之间的关系表述为误解关系，因为从一位玩家占据的位置看，另一位玩家——主体——就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但如果各位相信我的图式表述，那么主体——如果我们能够谈论这个极点的纯粹构成——只在摆脱一切关于它知道的猜疑时才得到隔离[注6]。

> [注6] 左侧的 S 代表分析家：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即使他什么也不知道，也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右侧的 S 代表受分析者：他摆脱一切关于自己知道的猜疑；他无疑知道，却不知道自己知道。

这两个极点之一同主体极点的关系，是一种谬误关系；但也正因此，它接近游戏：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把这个主体极点同知识极点结合起来。主体必须首先知道，在知识层面不应假定一个主体，因为那里是无意识。由此产生什么？

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两个极点，那么从游戏视角看，也许有两个玩家——在 VON NEUMANN 先生的博弈论中，所谓玩家只是简单的施事者，彼此仅以偏好次序区分。但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情形中，这些施事者甚至无需相识，就能在 VON NEUMANN 用来证明这一点的一张纸上达成一致：双方只有同一个行动可走。这个事实证明，他们完全可以指示同一个人。

而且从某个视角、直至某个限度……

如果分析家在纯粹而原初的立场中，只能采取我用笛卡尔方式定义的主体立场：这个人无论如何都肯定，即使自己一无所知，他也是那个思考自己一无所知的人〔分析家〕；这完全足以确保他面对另一位玩家时的立场，后者无疑知道，却不知道自己知道……那么十分清楚，

只要我们不是用这项参照、而是用共同利益来定义，这两个极点便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有效地构成同一个人。共同利益就是所谓治愈。治愈意味着什么？

恰好就是 PASCAL 在某个可能点停止游戏，并在当时以令双方满意的方式分配赌注时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从主体与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彼此相容这个观念出发，治愈就绝对没有不同于在过程任一点分配赌注的其他意义。

“今日精神分析”学派的所有分析家，都借用心理学的虚假语言，把这叫作“同自我的健康部分结盟”；换言之：让我们一起自欺吧！[注]

> [注] Trompons-nous ensemble 中的反身动词 se tromper 既可指“弄错、受骗”，也可指“欺骗自己”。在“结盟”这个语境中，它还让“一起弄错 / 共同受骗 / 相互欺骗”的意味同时响起。正文取“一起自欺”，以保留拉康对分析中共谋性误认的批评。

我试图重新引入某种东西，使分析家能够抵达不同于把未定主体认同于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也就是欺骗主体的结果；因为我要提醒，他们即使持有这套理论，在实践中也知道：这里有一个第三位玩家，而这位第三位玩家叫作性差异的现实。

面对这项性差异的现实，知道的主体——不是分析家，而是受分析者——早已在自己的游戏中构成。这场游戏一直持续，从开始直至在分析〔……〕中达到顶点，必然需要两个主体：

- 分裂主体：一边是主体，另一边是知识，但两者不在一起；
- 还有那种使他只能把握自己已经从现实中掉落并被废黜的东西；关于这个现实，他既不愿也不能知道任何东西；
- 人始终不得不逃避性现实之不可能的那个东西；
- 作为性现实之游戏性补充、同时也作为防御的那个东西；
- 我们以幻想中得到揭示之物的形式认识的那个东西；
- 那个东西，其原因在于主体以客体关系的这个客体形式被投入游戏；它被投入两个对立的主观术语——主体与无意识知识——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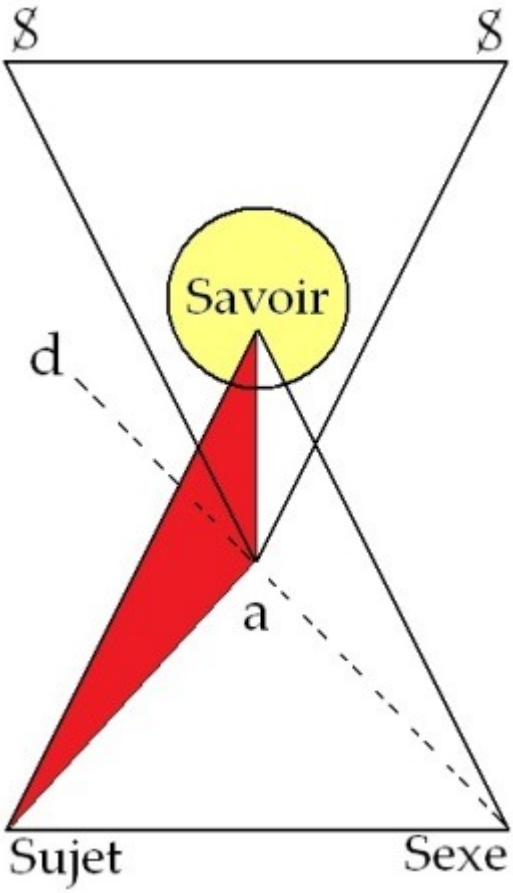
把 (a)、把废料客体、掉落客体替换到所涉及之物——性关系的现实——的位置上，正是这件事为分析家同受分析者的关系提供法则。因此，分析家远不能满足于某种“赌注的公平分配”；他所面对的东西，会使自己确实处在同伙伴相对立的位置。

就像游戏中无法达成一致解的所有情形一样，他面对一个处于防御中的伙伴；然而，这项防御危险而占据上风，因为它不同于许多人所想，并不是针对分析家。它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针对另一个极点，即性现实的极点。

它恰恰在这里不可战胜：既然因此没有解决方案，游戏主导者的诡计——如果分析家配得上这个称呼——就只能是：使这项防御抵达并从中抽出一种越来越纯粹的形式。这就是分析操作中分析家的欲望。把患者带到他的原初幻想，并不是教给他任何东西，而是向他学习如何去做。对象a以及它在特定情形中同主体分裂的关系，正是患者知道如何处理的；只要我们促成这一点，我们便处在结果的位置上。

分析是这样一个场所：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在那里得到根本验证，因为分析显示了两者的严格重叠。

不是因为分析家的欲望被口授给患者，而是因为分析家使自己成为患者的欲望。



红色小三角形向各位表达的正是这一点。它显示欲望点位于大他者一侧的哪个虚拟空间——这个位置由分析家占据——也就是说，它处在与性之现实的不可能性所在之处严格相反的极点。

不过，分析诡计的最高处正在这里，而且只能在这里重新抵达。只有朝向这个目标，并且只有分析家对它变得绝对柔顺，某种构成严格说来唯一可设想收获的东西才能通过。知识把自身构成为对性现实之拒

绝的守卫——但请以“仆役”的意义理解它——这一过程走到极致的点，也就是这项最内在的 αἰδώς〔aidōs〕、这份根本羞隐走到极致的点；恰恰在那里，这份羞隐能够泄露自身。

只有把这项守卫推向最完美的点，才可能让某种失守通过；因为性之现实本身并没有被假定知道。我会把最后的主观立场问题摇摆地留在这里：“这份最高羞隐，究竟知道，还是不知道？”

有些人相信它知道。但如何知道它知道什么？

除非在大他者层面；那个无所不能的能指、那个至高之名、那个无所不知者的阴影将在那里涌现。对那些需要相信的人来说，它始终是陷阱，也是捕获的特许场所。

人人都知道“相信它”是什么意思：它可能意味着、也始终意味着——相信的人自己也这样肯定、这样说，这就是信仰主义理论——人们只能“相信”自己并不确信的东西。

至于那些确信的人，他们恰恰并不相信它；他们不相信大他者，而确信原物〔La Chose〕。这些人就是精神病者。

正因如此，完全可能……

这不同于本学派某个人围绕 Michel FOUCAULT 的《疯癫史》所写的东西；

对 FOUCAULT 只能责备一件事：他没有给出关于精神病的这项表述，因为他没有参加我关于 SCHREBER 总统的研讨班〔1955—1956年研讨

班《精神病》，巴黎，Seuil，1981年〕……存在一种完全连贯的疯癫话语；它以这一点区别自身：它确信原物知道。

现在两点钟了；我就把各位留在今天带你们抵达的这个点上。

分析家的这份欲望必须是什么、能够是什么，才能同时维持在这项最高共谋、这项敞开的共谋之点？向什么敞开？向惊异敞开！游戏自身、游戏本身在其中构成的等待，其对立面就是意外。

意外不是风险。人们会为意外作准备。请允许我暂时回到那幅准欧拉式结构草图；我曾试着把它交给各位，作为至少对某些概念而言必不可少的东西，也就是反转的八字，以及那个外部场域由一条必然穿越它的莫比乌斯带构成的小片区。

各位会看到，意外在这个小片区上找到了极其出色的应用。

因为，意外不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吗：只有当它到来时，才显出自己原来已经受到等待？

事实上，意外穿过受到等待之物的场域。

围绕这场等待游戏，并面对焦虑——弗洛伊德本人已经在关于这个主题的根本文本中这样表述——围绕这个等待场域，我们必须描述分析家的欲望究竟具有什么地位。

我会在两周后重新讨论它，因为下一次我们将举行闭门研讨班。

第20课 · 1965年5月26日

LECLAIRE AUDOUARD KAUFMANN

在我的闭门研讨班刚刚起步的阶段，事情当然不可能立即取得自身的形式、风格与方法，某些东西也不免继续悬置。我们的朋友 LECLAIRE 认为，这里没有人对 Jacques-Alain MILLER 写下并已交给所有人的文本作出任何回应——我是说公开回应——十分可惜。

因此，我先把话交给 LECLAIRE。他会就此提出几点评论；其意义不只是礼节性地标明 Jacques-Alain MILLER 这篇文本的重要性，而且会为它带来一项严格意义上的分析回应。

LECLAIRE 的发言会很简短。Jacques-Alain MILLER 若认为适宜且时机恰当，可以作出回答。

这也不能太过侵占今天整场聚会；我要提醒各位，今天的主题是我要求大家关注《智者篇》文本。AUDOUARD 会先就此发言，然后是 KAUFMANN；两篇发言同样充实，所以我们的安排非常紧凑。

Serge LECLAIRE

我会尽量简短，但仍要回应 MILLER；为立即亮明立场，我会试着说明，精神分析家的立场在何种意义上无法还原为任何其他立场。我甚至还要更进一步：它不仅不可还原，而且严格说来，也许不可设想。为此，我会以 MILLER 二月二十四日的文本为支点，更确切地说，以构成其迷人完美之处为支点。

MILLER 从事一项令人着迷的事业：追问逻辑——他所谓“逻辑家式”逻辑——的基础，并从拉康著作中汇集能指逻辑的要素。进行到这里，他向我们呈现了一篇极为出色的论述；我不会向他掩饰自己阅读时的满足，因为种种情形使我没有机会现场听到它。

我认为，MILLER 的尝试意在像它的客体一样，成为逻辑论述，甚至成为他所谓考古学论述；尤其是成为一种能够包含另一番论述——源于分析经验的论述——的论述。

然而，为了抵达 MILLER 试图作出的这种论述，可以说必须牢牢守住那个使逻辑论述的表述成为可能的点；他本人把这个点呈现为一切论述的弱点与关键点，也就是缝合点。

MILLER 提醒我们，必须理解：缝合功能并非哲学家所独有。他还提醒、甚至坚持说，重要的是让各位确信：逻辑学家与语言学家也都在自己的层面缝合。

我完全确信这一点：很明显，MILLER 自己——无论作为逻辑学家还是考古学家——也在缝合。

但差别恰恰在这里：分析家无论愿不愿意，即使试图围绕分析作出论述，也并不缝合；至少，他应当努力——怎么说呢——防范这种激情。我本可以停在这里，这当然是最简短的形式。不过，我还是想再多作一点论证。

“缝合”说来容易。它究竟涉及什么？人们所谈的这个缝合点由什么构成？

MILLER　文本中有一个受到强调、并构成一条轴线和一个枢纽的命题：“赋予非自同一概念的数是零。”逻辑论述正是在这项决定性陈述中得到缝合。

我绝无意质疑这项评论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它对分析家与逻辑学家同样有用。不过，我想走得更远，追问　MILLER　为什么对“非自同一”概念感兴趣。

在他的文本中，“非自同一”概念是在同样根本的“自同一”概念之后引入的；后者围绕 FREGE 得到提出，同时唤起 LEIBNIZ 的命题：“若一个东西可以替换另一个而真理不致丧失，两者便是同一的。”……由此才抵达 MILLER 文本中另一个受到强调的命题：

“真理是：每一个东西都同自身同一。”

我在这篇文本中非常仔细地重新提出了东西的问题。这个同自身同一的东西是什么？

MILLER　并没有对此保持沉默，恰恰相反。在第六、七页，他向我们精确说明、或试图精确说明概念、客体与东西之间的关系：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客体就是作为一的东西，而概念则归摄客体的存在。每个东西都“同自身同一”，这使客体——作为一的东西——能够落到一个概念之下。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枢纽性命题。

“若一个东西可以替换另一个而真理不致丧失，两者便是同一的。”

东西必须同自身同一，真理才能获救；我认为，我们会在这里找到这篇文本最重要的重音与关切，也就是：拯救真理。

这同样未必是一项同分析家根本无关的关切，但我认为，它既不是分析家的根本关切，尤其也不是他唯一的关切。我说过：分析家不缝合，他没有同样的关切，也不必然关切拯救真理。在“真理是：每一个东西都同自身同一”这个命题中，分析家——至少我本人——很愿意说：“真理也是如此，但现实也是如此。”对分析家而言，现实就是设想东西并非一，设想“非自同一者”的可能性。

我不是说 MILLER 没有这样做；但他立即用能指、用数 0，把“非自同一者”——“非自同一”概念——封闭起来。

我会试着以更生动一点的方式说明。如果我们暂且放弃拯救真理——大写的真理——会出现什么？出现的是根本差异，换言之，就是性差异、两性之差。我们能够在弗洛伊德著作中找到极其精确的参照：在“狼人”病例[注1]中，他讨论原初场景的现实，关注阉割问题同肛门色情的关系；此刻，他想出了“无意识概念”这个奇特表达。

> [注1] S. Freud：《狼人》，同前。

他为此道歉，并不太清楚它来自哪里。它来自无意识。他提出一个“无意识概念”；这个概念涉及什么？当然涉及一种统一性，即概念的统一性；但这项统一性覆盖着并非同自身同一的东西。在他的例子中，它覆盖粪便、孩子或阴茎；为什么不能再加上手指、被切断的手指、鼻子上的小疙瘩，乃至鼻子本身？

这里引入了“无意识概念”、无意识概念的观念；而弗洛伊德首先想到的例子，是某件可以同身体分离的小东西，但更确切地说，是一件无差别、其自身并不独异的小东西。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某种非自同一之物的概念，还是它的现实？

我不会走到断言这一点的地步。我只想重新回到分析经验，再为各位举一个例子：在这类情形中，作为基础的自同一与非自同一参照会令人困窘。

仍在“狼人”的经验中，有许多时刻，他的经验发生枢转、倾覆，某种东西根本改变。Ruth MACK-BRUNSWICK[注2]提供的《一例儿童神经症病史补遗》中，她逐字标出一个世界围绕自身轴线转动、世界结构与秩序仿佛消失的时刻。狼人因鼻子上这个疙瘩而忧虑，询问了一位皮肤科医生；医生告诉他“无能为力”：疙瘩会保持原样，不会改变，无能为力，既无须治疗，也无须移除。

> [注2] Ruth Mack-Brunswick：《弗洛伊德〈一例儿童神经症病史〉补遗》（1928），载《狼人：他的精神分析家们与他本人》，巴黎，Gallimard，2005年，第268—313页。

各位会对我说：那么，这个疙瘩恰好就是这种同自身重合的东西？

这是否意味着它是同一的，能够被定位为同一？我完全不这样认为。证据在于，他去看了另一位皮肤科医生，让人移除了疙瘩；而且就在疙瘩被移除时，他体验到一场强烈的狂喜。

他暂时得到了解脱。

把他同世界隔开的帷幕再次撕裂，他又重新在场于世界。但这当然没有持续下去。

取代疙瘩的是一个洞。当然，他的妄想性关切——说到底，妄想并不会吓倒我们——会变成：人们能拿这个洞、这道瘢痕、这条小痕迹怎

么办？旁人看不见它，但他拿着镜子，不断查看自己的鼻子，能够看见这个洞。

决定性时刻——另一个决定性时刻——这一次促使他开始新一段分析，是有人告诉他，瘢痕永远不会消失。这里又是同一件事：无论涉及疙瘩还是疙瘩的瘢痕，它们是不同的东西，却又是同样的东西。对他而言也是如此〔原文如此〕，世界在这里围绕自身轴线转动；他再也无法这样活下去，实在无法承受。

MILLER　的表述必须说对我的思考帮助很大；但我认为，也许还缺少一段关于各个 0 之同一性的问题。

当我们至少意识到，0 的概念恰恰是“最相似的东西”，而某种属于 0 秩序的东西显现时，我们恰好在那里找到同一性的根本，那么，一个　0 凭什么同另一个 0 相似？

为什么？因为它恰恰向我们呈现这种根本差异。

我说分析家不缝合，是因为在他的经验中，甚至　0　也绝不能用来向他遮蔽这种根本差异的真理；归根结底、在最终现实中，就是性现实。

因为，如果他不缝合，会看见什么？他能够看见什么？他恰好能够看见这项根本差异：由根本阉割支撑的性的现实。

他能够设想生成之谜……

不只是数列的生成，而且是人的生育……这样，他也许可以从一个极其确切的侧面瞥见真理，也就是死亡一侧。

换言之，我不认为分析家能够以任何方式从根本上相对于真理定位自身。

这是他的差异之一，也是他的维度之一：对他而言，诱饵或欺骗的维度同样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像人们所谓“非逻辑的”那样，把另一方置于优先位置。可以说，分析家的领域更是一种必然“非真确的”领域，至少在他的实践中如此。

我已经告诉各位，分析家拒绝缝合。事实上，他并不建构一篇论述，即使他在讲话。

从根本上说——分析家的立场正是在这里不可还原——分析家处在倾听中。

人们对分析家所说的一切，包括他听到的那些论述，都可以照亮他。他在倾听什么？

他在倾听患者的话语；在患者话语中，他感兴趣的恰恰是知道这个缝合点如何为患者打结，患者的这处特殊缝合点如何在其话语中打结；逻辑论述确实必然在那里得到缝合。

从这个意义上说，MILLER 带给我们的一切都极其珍贵。如果MILLER——他在十分可喜的导言里这样告诉我们——为了向我们讲话，把自己定位在一处既不敞开也不封闭、因此既非外部也非内部的二维拓扑点上，那么可以！更何况，他确实占据那里，我们也承认这一点，那就如此吧！

可是分析家即使说话或努力说话——始终倾听大他者的话语——也更像拉康式话语的主体；也就是说，他没有位置，也不能有位置。他会在死亡真理一侧或主体一侧，也就是必然消隐、没有位置、永远不真正占据任何位置。

我可以理解，分析家的这种立场或无立场，会使逻辑学家、真理的热爱者感到眩晕。

因为在自己的行动中，他确实见证另一项同样根本的差异：可以说，在一个进行缝合者——一个受到缝合的欲望者——与一个拒绝缝合者、一个不进行缝合者、一个“欲求不缝合的人”之间的差异。

我很清楚，这种立场在某种意义上无法承受；不过，我认为，无论怎样处理，我们都没有结束这项尝试——MILLER，您也没有结束——去把、或者像人们所说重新把分析家放回他的位置！幸好如此；因为无论分析家因疲惫而自己走进那个位置——这种事确实发生——还是别人试图迫使他进去，只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分析家进入自己位置的那一天，分析也就不复存在。

拉康

我不会在这里指出，也不会提醒：过去两堂课中开始讨论的东西，显然已经能够预先为 LECLAIRE 在这里极为切题地提出的问题提供某些指示。

可以说，因为我们各自的工作，我事先没有时间“把琴弦调到一起”。MILLER 最近几周非常忙。因此，我没能像本应做到的那样，充分重视 LECLAIRE 想要发言的计划。

所以，MILLER　此刻可以自由选择立即回答或推迟回答，因为他并没有预先准备发言。为了不让回答拖得太远，即使只是权宜之计，我也愿意在下一次这里的聚会、下一堂课开始时把话交给他；下一堂课将直接取代我们原定的谈话。

换言之，MILLER，您想在八天后回答，还是现在就回答?

Jacques-Alain MILLER——八天后对我方便得多。

拉康

我理解。那么，您没有任何理由对已经提出、而且值得极其严肃考察的命题即席发挥。因此，下次您第一个发言。

我立即把话交给 AUDOUARD。

Xavier AUDOUARD

- Ναί：是的。
- Μένει：说定了。
- Ἔστω：就是这样。
- Ταῦτ ἔσται：同意。
- Τὶ μήν：毫无疑问。
- Μάλα γε：完全如此。
- Σαφέστατα：显而易见。
- Λέγεις ἀληθέστατα：你说出了真理。
- Λέγε：继续说。
- Πως γέγεις：你怎么说？
- Πάνυ μέν οὖν：我完全赞同。

这就是 THEAITETOS 的话；哦，SOCRATE，这个从你的圈子里挑出的“幸福青年”，负责为异乡人的助产术话语提供回声，用自己的欲望回应异乡人的欲望。今天，我被迫在各位面前扮演一个多么古怪的“幸福青年”；提问者的鱼钩尚未钩住我，大师的鱼钩已经先把我钩住。

听着 THEAITETOS 的嘴像阀门一样一开一合，各位难道不会无法抗拒地想到：一条鱼在渔夫手中窒息时怎样吸吮空气？

一个异乡人来到 SOCRATE 前一天约定见面的圈子。他来自 ELEA，来自 PARMENIDES 与 ZENON 的弟子身边。放到今天，他无疑会从美国来到我们这里。

也许他今天就在我们中间？也许他今天就在我们之中，为什么不呢？这个他者会来到我们的圈子，围绕《智者篇》向我们发问；智者已经使真理落入狼狈境地，因为他让真理失去了自身基础：它不再以真理为参照！

柏拉图对话的开头没有明说，却向我们给出证明：在这场关于钓鱼者定义的对话中，没有人会知道谁是鱼、谁是渔夫。THEAITETOS 的嘴在异乡人抛出的鱼钩上开合。然而，异乡人反倒更像鱼，因为他的论述所从事的事业，就是逃离智者张开的罗网。不过，应当抓住并装进鱼篓的，不正是智者本人吗？沿着一连串二分法把他钓上来，最后才能抵达他的定义。那么，渔夫到底去了哪里？

依照所采取的视角：

- 鱼 THEAITETOS 会事后从异乡人的嘴中钓出他想把握的真理；
- 或者异乡人会从 THEAITETOS 的同意中，钓出智者的投降。

又或者，更确切地说，智者是不是用一连串诱饵钓住了谈论他的两个人？因为说到底，异乡人与 THEAITETOS 会陷入一场巨大诡辩的游戏：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相遇中试图获得的东西，用作这场相遇的

根本基础——即参与、共同体 κοινωνία〔koinōnia〕，会在“存在者”与“异者”的游戏中，为 φαντάσματα〔phantasmata，拟像〕提供一种可接受的地位；而智者坚持说，这些拟像纯粹而简单地属于非存在。

不过，正如：

- 鱼才是真正的渔夫；

- 渔夫反倒变成自己那条鱼的鱼；

- 渔夫进入鱼中，鱼也进入渔夫中……同样，各位会认出，异乡人追寻智者定义的方法——叫作二分法——让起初作为谓词的东西变成主词；它由此首先设定一个此后不知如何处理的主体，因为它始终留在起源处，独立于自己产生的各个主词与谓词。

这个主体起初是钓鱼者，后来会变成智者；我要援引文本来说明它：“异乡人

- 那么，我们可以提出什么既容易认识又微不足道、却拥有一种定义，而这项定义的困难丝毫不亚于任何更重要的题材？例如钓鱼者，不正是一个众所周知、无需我们给予过多注意的题材吗？〔218e〕

THEAITETOS——是。

异乡人

- 不过，我希望他的定义所包含的方法，

会为我们正在追求的计划带来益处。

THEAITETOS（幸福青年）——那会再好不过。

异乡人——好吧，我们这样接近他。他拥有一种技艺吗？或者我们不把它称作技艺，而承认他拥有另一种能力？

THEAITETOS——唉，否认他拥有技艺，恐怕是最不能接受的回答。

异乡人——不过，所有真正的技艺说到底都归结为两种形式。

THEAITETOS——哪两种？

异乡人

- 农业，以及一切用于维持有死身体的照护；一切涉及组合、

塑造并被归入动产名下之物的工作；最后还有模仿。这一整体不都确实有权获得一个共同名称吗？

THEAITETOS——怎么说？什么名称？

异乡人

凡把先前的非存在后来带到存在中的东西，带来就是生产；受到带来，我们可以说，就是被生产。

THEAITETOS——好。

异乡人——刚才列举的一切技艺，都具有这项能力。

THEAITETOS——的确。

异乡人——所以，必须用生产这个名称把它们汇集起来。

THEAITETOS——就这样。

异乡人

- 随后是所有采取学科与知识形式的东西，还有赚钱、斗争与狩猎。这些活动确实都不制造任何东西；它们有时通过言语或行动捕获已经存在、已经生产之物，有时又保护它免遭想要捕获者夺取。因此，最好的办法说到底是用获取技艺这个名称把所有这些部分汇集起来。

THEAITETOS——是，这样确实很好。

异乡人

- 既然获取与生产涵盖全部技艺，THEAITETOS，我们应当把钓鱼者的技艺放在哪个标题下？

THEAITETOS——显然在获取之中的某处。”

我不会为各位讲完钓鱼者的整套二分定义；只会指出获得定义的风格。评注者把它概括为：技艺要么属于生产，要么属于获取：

- 获取技艺，要么通过交换，要么通过捕获；
- 通过捕获的技艺，要么通过斗争，要么通过狩猎；
- 通过狩猎的技艺，要么针对有生命类，要么针对无生命类……

这就是二分法；正如我刚才说的，它把真正的主体留在了起源处。人们从他开始进行二分。

同样，我们可以参照另一串二分法：它将成为对生命体、因而也是对有生命类的狩猎；有生命类分为行走者与游泳者，游泳者又分为能够飞翔者与留在水中者。随后是捕鱼，捕鱼又通过设置障碍或击打猎物进行。

说到底，在对钓鱼者、以及更进一步对智者定义的初次逼近中，他会以何种面目显现？请看：图式会是通过净化，筛分相似者或更好者的技艺。

筛分更好者的技艺，会施加于身体事物或精神事物；更确切地说，是精神事物。

好吧，或者说筛分精神事物的技艺，因此要么是纠正，要么是教学。教学又要么教授手艺，要么进行教育。教育则要么是训诫，要么是驳斥……可是，异乡人究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重新接上什么？那件东西已经在那里，却一在那里便已经失落。这个智者之所以无法把握，难道不是因为他被设定为我们将围绕他作出之论述的纯粹起源？

论述一旦开始，每一个论述主体难道不都会立即受到窃取，因为它被论述本身包裹起来？

顺便指出，智者恰恰就是躲在自己论述背后的人；他无法通过承认来签署论述、使论述为真，于是把别人包裹进去，也任由自己受到包裹。异乡人恰恰对此提出抗议，指出那位他认为是真正教育者之人的揭示、净化与 κάθαρσις〔katharsis〕性质。我还是忍不住要为各位朗读异乡人试图定义这位真确或真正教育者的段落。他谈到智者：“异乡人〔230b〕

- （所以，智者）向对方提出问题；对方自以为回答得有价值，实际却一无是处。随后，他们轻而易举地检验这些游移意见的空洞，把意见汇集在自己的批判中，使它们彼此对照；并通过这场对照，证明这些意见围绕同一些客体、从同一视角、在同一关系下彼此矛盾。对话者看到这一点，会对自己产生不满，对别人则变得更加温和。这种处理会去掉他们关于自己的所有傲慢而僵硬的意见；听众在这场切除中找到最大魅力，患者则得到最持久的益处。我的年轻朋友，实施这种清除方法的人受到一项原则启发：

正是这项原则使身体医生说，身体内部的障碍（以及其他东西）尚未排出时，它就无法从人们提供的食物中获益。因此，他们对灵魂也形成同样观念：在人们让它经受驳斥以前，在这场驳斥使它为自己感到羞愧、摆脱那些堵住教学道路的意见以前，在它被带到明显的纯净状态、相信自己这一次只知道恰好知道的东西而不再更多以前，它不会从人们能够灌输给它的知识中得到任何益处。”

“相信自己只知道恰好知道的东西而不再更多”：这难道不是一项同义反复最醒目的表达？我们还必须回到它。这里将开始一段逻辑进程，请各位全神贯注；我不想不断援引原文，使说明过于沉重，所以只作概括：

1）要就一切事物教导青年，就必须认识一切事物。

2）然而，无所不知不可能；所以对智者而言，那只是一场假象。

“怎么？当一个人宣称自己知道一切，几乎不收费、又几乎不花时间便会把一切教给别人，难道不应认为他只是在游戏吗？”〔234a〕

这场游戏就是模仿术；它会用仿制与幻象取代现实。于是，我引用〔234b〕：

> “所以，一个人自称能够凭借一门技艺生产一切；我们知道，说到底，他只会制造现实的仿制品与同名物。他凭借绘画技术，从远处向青年中最天真的人展示自己的图画，就能够使他们产生幻觉：他想做的每一件东西，自己完全有能力创造其真实现实。”这种模仿也可以通过论述带来；而我们这些人——异乡人继续说——已经借助经验战胜了 φαντάσματα〔phantasmata，幻象〕。我引用：
>
> “THEAITETOS，对大多数在这个年纪听见这种论述的人来说，随着足够多的年岁流逝，年龄增长，事物从近处受到接近，各种考验迫使他们同现实清楚接触；他们难道不会不可避免地改变当时接受的意见，把原先显得巨大的看作渺小，把原先显得容易的看作困难，以至于词语所携带的拟像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消失吗？”〔234d〕

好青年 THEAITETOS 回答：

- “是的，至少就我这个年龄能够作出的判断而言如此；不过我认为，自己仍是那些同它相隔遥远的人之一。”

“词语所携带的拟像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消失。”各位难道没有听见精神分析家向“痊愈”的患者指出一扇窗，他终于通过这扇窗看见现实；而且，如果患者终于真正理解，他一定会亲自从窗口跳下去。说到底，这就是径直从美国来的异乡人，也就是从我们的“惯例”中来的人。

这样，借助我们的经验、智慧和对现实的热爱，我们理解了智者是魔法师、幻术师。他制造什么？拟像：φαντάσματα〔phantasmata〕。那么，拟像是什么？

它们不是摹本：同摹本不同，它们是把观察者的角度纳入其中的构造，使幻觉从观察者所在的那个点产生。我引用：“异乡人

- 我在模仿术中区分的第一种技艺，是摹写技艺。若要最忠实地摹写，就应当从模型借取长度、宽度与深度的准确比例，还要给每一个部分加上恰当的颜色，以此完成模仿。

THEAITETOS——怎么，难道所有模仿者不都试着这样做吗？

异乡人

- 至少，那些必须塑造或描绘大型作品的人不会如此。如果他们按照真实比例再现这些美，各位知道，上面的部分在我们眼中会显得太

小，下面的部分则会显得太大，因为我们从远处看前者，从近处看后者。

THEAITETOS——完全正确。

异乡人

- 那么，艺术家实际上不正是抛开真理，牺牲准确比例，转而在形象中放入能够制造幻觉的比例吗？

THEAITETOS——完全正确。

异乡人——那么，第一种产物既然忠实摹写客体，把它称作摹本〔εἰκών，eikōn〕不正恰当吗？

THEAITETOS——是。

异乡人——模仿术的这个部分，不应当采用我们先前赋予它的名称，叫作摹写技艺吗？

THEAITETOS——正确。

异乡人

- 但是，对于位置不佳的观看者，某种东西看起来仿佛摹写了美；可是，对能够充分涵盖如此广大比例的目光来说，它会失去这种所谓摹写的忠实。我们应当如何称呼它？某物如此假装成为摹本，实际上却不是摹本，

它不就是拟像吗？”〔235e〕所以，智者制造幻觉，但恰恰从对话者所在的视角制造。他创造“表象的代表”、拟像的摹本，即“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代表〕”。他的技艺就是幻想的技艺。人们本可以认为，对话的关键问题由此引入：应当赋予拟像中的非存在——那个欠缺存在之物——何种地位？

然而，我们引入问题的方式，反倒使人想到：重音实际上并不落在非存在的地位上，而落在这道微小偏差、摹本实际呈现的图像之轻微歪斜上；它取决于观察者观察……占据的特殊视角，并构成建造拟像、智者作品的可能性。

因此，非存在真正向我们提出的是主体问题。因为 φάνταsμα〔phantasma，拟像〕之所以可能，源于主体相对于普遍而全视的主体所占据的特殊位置。我们有理由认为，关于非存在地位的对话，可以转写为关于主体地位的对话。

“好吧，开始吧。告诉我：对那个绝对不存在之物，我们有胆量以某种方式说出它吗？”

THEAITETOS 机敏地回答：“为什么不呢？”〔Πῶς γὰρ οὔ〕

但是，异乡人遵循自己万无一失的逻辑；直到很久以后，它真正的裂缝才会向我们显现：

- “非存在不能归属于任何存在者；由此可见，以任何形式‘思考它’都不可能。”

不过，“它”是多余的，因为这样已经把它变成一个统一体，并把存在归摄到统一概念下。智者满怀讽刺地等待自己的患者——各位已经看到，这个词出自柏拉图——陷入这条车辙。

“异乡人〔239d〕

- 所以，如果我们断言他〔智者〕掌握拟像的技艺，采用这样的公式就会让他轻易反驳。他会轻易地把我们的公式反过来对付我们；当我们称他为图像制造者时，他会问，我们说到底把什么叫作图像。因此，THEAITETOS，我们必须寻找怎样回答这个家伙。

THEAITETOS——显然，我们会用水面和镜子中的图像、绘制或雕刻的图像以及其他类似东西来回答。

异乡人——THEAITETOS，很明显，你从未遇见过智者。

THEAITETOS——为什么？

异乡人——他在你看来会是一个闭着眼睛、或者根本没有眼睛的人。

THEAITETOS——怎么说？

异乡人

- 如果你这样回答他，谈到镜中形成之物或双手塑造之物，他会嘲笑你这些为看得见的人准备的例子。他会假装不知道镜子、水面乃至视觉本身，只问你应当从这些例子中抽取什么。

所以，这条车辙就是：

> “如果我们把拟像领域交给智者，把欺骗当作他的作品，断言他的技艺是幻象技艺，那么，我们会说自己的灵魂由于他的技艺而形成虚假意见。”

由此可见，我们灵魂中有并不存在的存在者，也有存在着的非存在者。我们把自己钉进矛盾：

- 如果说智者成功实施了骗局，我们也就在同一时刻说，非存在能够存在，因为他确实成功了，甚至成功定义了它；
- 如果我们想让非存在消失，就必须让智者本人及其技艺消失。

但如果我们让智者及其技艺消失——愿意的话请相信我，柏拉图正是在这里把我们引向这一点——关键便会失落！为什么？因为这样做会使我们回到我们话语之父 PARMENIDES；他的神谕始终回响：“你永远不能用强力迫使非存在成为存在；倒应让思想远离这条探索道路。”

这样一来，一切通向弒父的道路都会封闭，一切拟像都会遭到禁止；说到底，为了让父亲存在，非存在、也就是主体的位置必须由这句禁令填满，甚至不宜回应它：父亲是不可侵犯的巨石，而人是一枚无法从中脱离的潜在石块。

幸福的智者借助拟像的恩典，使我们有可能成为“诸神、桌子或脸盆”。

但异乡人在这里害怕了：“异乡人——那么，我还要向你提出一个更加恳切的请求。

THEAITETOS——什么请求？

异乡人——不要把我看作弑父者。”〔241d〕

不过，既然异乡人害怕，他究竟是谁，不就是弑父者的拟像吗？接下来我想尽量简短，像个好经院学生那样概括贯穿对话构成的学说；它试图把智者纳入一种不必等待黑格尔才出现的 Aufhebung〔扬弃〕，由此取消智者。我们还必须追问这场扬弃。

我引用：“异乡人

- 所以，对于哲学家、对于任何把这些善置于一切其他事物之上的人，那些主张一或主张力量之多的人，似乎都由此为他规定一条绝对准则：不要让人把整体的不动强加给自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让存在朝一切方向运动的人，甚至不要侧耳倾听；而要像孩子在愿望中那样，同时把一切不动者与一切运动者据为己有，并说存在与整体同时是两者。”〔249c〕

因此，柏拉图尝试调和 PARMENIDES 与 HERACLITUS：

- ὄν〔on〕与 γένησις〔genesis〕：存在与生成；
- ἀκίνητα〔akinēta〕与 κεκινημένα〔kekinēmena〕：不动者与运动者……由纯粹思想抵达的真正存在，以及由感觉抵达的生成。

他在存在与非存在之间采取一个中间立场，因为生成并非无物：

- 如果说存在确实存在，那么非存在不存在就并非严格为真；
- γένησις〔genesis〕、生成不是“存在”，却也不是“无物”。

在场的不是存在与非存在，而是存在与异者；异者之所以是这个存在者的非存在，是因为它参与自己尚未成为的存在。[注]

> [注] 此处 l'Autre 是柏拉图《智者篇》"五大类"中的"异者 / 差异"（希腊文 θάτερον），不是拉康意义上的"大他者"。正文用"异者"标出这一哲学语境。

相关知识卡 **柏拉图《智者篇》：五大类、他者与非存在**

κοινωνία〔koinōnia〕，即参与、共同体这个范畴由此构成。

的确，如果各个种类之间没有 κοινωνία〔koinōnia〕，就只剩下禁止一切思想的纯粹同一性。

反过来，如果 κοινωνία 是普遍的，一切就会处在一切之中，运动也只是不动。但如果 κοινωνία 受到限定，并非任何东西都同任何东西发生关系；正如有些字母组合无法发音，另一些则能够发音，而且恰恰凭借某些使音响结合成为可能的字母。

哲学家由此显现为这样的人：

- 在多中看见一，也在一中看见多；
- 把联结看作对立，把他异性看作联结；
- 看见非存在对存在的限定奠定了整体的可能性。

这说到底就是异乡人的胜利："**异乡人**〔258a〕

- 所以看来，当异者本性的一部分同存在本性的一部分彼此对立时，这项对立——如果允许这样说——丝毫不亚于存在本身。因为它表达的不是存在的相反者，只是不同于存在的某种东西。

THEAITETOS——显而易见。

异乡人——那么，我们应当用什么名字称呼它？

THEAITETOS——显然，它正是非存在；就是我们为了智者而寻找的非存在。”

由此很快会产生一个关于智者的新定义；它不再是一项疑难，而终于使人有可能在线头末端抓住智者，把他带到判断的光下。异乡人以异者取代非存在，拒绝后者；他想要、也自以为证明了非存在只是智者的创造，因为智者拒绝赋予它本体论地位，狡猾地把患者引向一项无法接受的矛盾。现在，必须在智者自己的地盘上赢得战斗：在意见与论述、真与假的领域中。对智者来说，虚假不存在。我再引用：“THEAITETOS——我不明白，我们现在为什么还必须共同定义论述？

相关知识卡 柏拉图《智者篇》：五大类、他者与非存在

异乡人——如果你愿意跟随我，下面的思考也许最容易使你明白。

THEAITETOS——哪些思考？

异乡人——我们已经发现，非存在是其他种类当中一个确定的种类，并分布在整个存在者序列上。

THEAITETOS——正确。

异乡人——剩下要做的，是考察它是否同意见及论述混合。

THEAITETOS——为什么？

异乡人

- 如果它不混入其中，一切就必然都是真的。如果它混入其中，虚假意见与虚假论述便会产生。设想或陈述非存在者，说到底正是在思想与论述中构成虚假的东西。

THEAITETOS——的确。

异乡人——一旦有虚假，也就有欺骗。

THEAITETOS——是。

异乡人——一旦有欺骗，一切就必然充满图像、摹本与幻象。

THEAITETOS——自然如此。

异乡人

- 我们说过，智者说到底恰好逃入这个藏身之处，但他执意彻底否认有虚假存在。的确，依他所言，没有人设想或陈述非存在，因为非存在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丝毫不参与存在。”〔260b〕

因此，必须确立假的存在：

- 所有名称都能彼此配合吗?
- 不能！
- 能够配合的名称表达意义吗?
- 能够配合的表达意义，其他的不表达。

纯粹的名称序列与纯粹的动词序列都不表达意义；只有名称与动词的配合才表达意义。

为了不拉长文本，我不再引用。除这种配合以外，还需要另一种配合：所说意义与所谈主词之间的配合。由此可见，论述会为真或为假。虚假论述“说出的确实是存在着的东西，却把不同于相关存在者的东西说成它们。”

> “所以，一组动词与名称的组合，若针对一个主词，把相同者实际陈述为相异者，把不存在者陈述为存在者；我认为，严格说来，正是这种组合真正而确实地构成虚假论述。”

我希望各位已经认出异乡人的风格。论述、想象与意见，都可以接受同一项资格：生产幻象、图像与拟像。

不过，拟像 φάνταςμα〔phantasma〕又会被分为两种：借助工具制造的拟像，以及拟像制造者把自身当作工具提供。这就是模仿术：TISOT

把自己变成各位知道那个人的拟像。不过，TISOT[注3]知道自己在模仿；另一些人可能不知道，却仍然模仿他。

> [注3] Henri Tisot 是一位演员、喜剧艺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因模仿戴高乐将军的嗓音而广为人知，却小心地只把对方称作“Kivousavé〔您知道是谁〕”。

这种事每天都能看到。

“所以，”异乡人继续说，“我想，必须把两个模仿者说成彼此不同：一个不知道，另一个知道。”

翻译一下：

- 一个人拥有可靠参照；
- 另一个没有参照，只有一项 δόξα〔doxa，意见〕。

智者属于后者：他不在知道者之列，只限于模仿。

依照柏拉图在这里引入的新词，他是一位意见模仿者。〔δοξομιμητικήν，doxomimētikēn，267e。〕

他“在私人聚会中，把论述切成短小论证，迫使对话者自相矛盾”。〔268b〕

然而，他不是智者，因为他并不知道。现在该作结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该告诉各位为何不宜作结。柏拉图的对话确实在这里切断，却同时再次交叉。异乡人为了把智者紧紧封入定义，依靠的是这一事实：智者不同于智慧者，并不知道。他不知道什么？

例如，他不知道正义是什么，只有一项 δόξα〔doxa，意见〕，却仍围绕它作出论述。这篇论述并不依靠任何严肃参照。怎样才算这种参照？就是助产术道路；智慧者借此成功定义正义，从一次二分走向下一次二分——如果用希腊语书写，就始终向右走。这条道路为他提供关于正义本性的可靠参照，使他不至于创造拟像。

不过，问题涉及什么？是奠定探索并立即发生二分的正义理念，还是事后、a posteriori 包含全部二分、包含我们沿途经过的每一个岔路口的正义理念？

那么，谁知道？从起点出发的人，还是抵达终点的人？我们作为起点的主体，还是我们最终抵达的主体？

这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如果不是智慧者本人，又是什么？知道什么？知道自己始终恰好知道应当知道的东西。

至于智者，他则声称：

- 知道与不知道归于同一，因为拟像没有真理；创造拟像的偏差既使它区别于现实的摹本，也同样使它区别于现实本身；
- 唯有拟像通过把主体纳入自身、把主体变成这道偏差本身，才建立主体；
- 主体不是也不可能是参照，除非在二分过程的每一时刻照亮它是相对于任何参照取得的新偏差；
- 这个主体绝不会作为认识主体飞越它借以建立自身的全部偏差；
- 最后，有待认识的主体是一个拟像、一个幻想。只有从它向之揭示自身的主体所占据的特殊视角，才能认识它。

说到底，唯有智者阻止关于智者的对话成为一场巨大诡辩。请暂时把他从阅读中删掉，例如把他变成怀疑论者；后者不是把真理消解在论述中，而是在一切论述以前悬置真理。各位会看到，他完全可能受到异乡人向智者提出的同样异议。

各位知道，对智者而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一切存在者与一切非存在者的尺度。

智者把自身建立为计数将从中出发的零，也建立为支撑计数、使自己最终由计数获得的零。

例如，这会使异乡人的全部列举成为可能；哪怕抵达时的那个 0 会被异乡人在这里当作知识的一。至于怀疑论者，则宣布自己就是作为起点处一个可以指示的一的零。

异乡人可以轻易向他表明：他是智慧者，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什么，尽管他伪装成不知道。

因为异乡人的诡辩就在于：他代替那些没有知识或自称没有知识的人拥有科学。

他想成为一切知识的主体。而我们知道：

- 他每天在我们的诊榻上对我们讲话，也谈论我们；
- 当我们倾听那些说话的人时，他也在我们之中讲话……他是萦绕分析一切场所的强迫症式灵魂；至于智者——但愿他存在！——他在拟像的构成性偏差中失去自己的参照以后，绝不会少于分析家本人。

他的嗓音只会是这里取代他的 THEAITETOS 的嗓音：

- Ναί：是。
- Ἔστω：确实如此。
- Μένει：说定了。
- Λέγε：请继续说……

拉康

我认为，我们应当感谢 AUDOUARD 这篇极为精确、优雅的论述。它首先有一个优点：对那些尚未响应我的话、打开《智者篇》的人来说，这篇论述构成了最好的导论。

我认为，像 AUDOUARD 这样处理是正当的；也就是归根结底把柏拉图本人并未明确这样表述的东西记到他的功劳簿上：在那件被人不恰当地译作拟像、由希腊词 φάνταςμα〔phantasma〕表示的东西中，偏差具有根本功能。[注]

> [注] Staferla 底本与 ELP 1965年5月26日速记影印本此处均作 ce qui n'est pas pourtant respectivement énoncé；其中 respectivement 与句法不合。Gallagher 独立英译读作 "retrospectively enounced"，也未能消除疑点。正文依上下文处理为"并未明确这样表述"，同时保留这项转写不确定性。

显然，这篇论述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使人看见：幻想的地位在哲学反思中本可以何等早地建立。不过，我愿意相信这样说是准确的：柏拉图没有奠定它，正如他未能在艺术基础中奠定摹本——或者他认为是摹本的东西——之地位。

这也表明，如果我们取一篇柏拉图对话，正在进入的主题会何等令人动容；因为我们终究必须保留一些参照，说明柏拉图的功能在历史上是什么，尽管这项功能始终如此包罗广大，甚至对我们也是如此。

若有人为 AUDOUARD 今天提出的东西带来回声、甚至回答，我会很高兴。

也许——说到底，谁知道呢？——Jacques-Alain MILLER 下次回答 LECLAIRE 时，也会受到这件事吸引。如果我能够知道从现在到八天

后，在他结束个人工作以后，AUDOUARD 的论述已经或可能给予他什么启发，我会很高兴。

我不想再推迟把话交给 KAUFMANN；他好意让我预先一窥那些极其丰饶、而且类型与面貌都十分独特而不同的东西。不过，在剩下的二十分钟里，他无疑只能作个开头。

KAUFMANN，您是否有心情用二十到二十五分钟作个引入？

Pierre KAUFMANN

哦，有，何况随时可以中断。主要只是几条微不足道的参照。我大概没有时间展开，但既然人人都能取得这些文本，我只会提供几条参照；它们来自我围绕《智者篇》产生的一次观念联想。

各位知道，《智者篇》末尾谈到了数。我读这段时，忽然想到 POLYPHEMUS 的羊〔荷马：《奥德赛》〕，于是出于好奇，前去查看 POLYPHEMUS 一侧；这个参照在我看来相当有用，值得同各位谈谈。尤其是 POLYPHEMUS 带来的东西，证明钓鱼者的故事十分古老；况且，它的全部结扣极难理清。

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幻想问题，另一方面是各元素——火、空气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无疑一直在希腊思想中流传。我认为，《智者篇》对话必须从这个语境中抽取出来。

所以，我只会把自己查阅的几项参照交给各位。关于POLYPHEMUS，我们掌握若干文本。首先当然是诡辩问题的原型文本，即 Οὔτις〔outis，无人〕，这个重大问题。各位熟悉这段话：

- “他是谁？”
- “无人！”

说到底，这已经从另一个视角向我们提出《智者篇》将要讨论的问题本身：使用 οὐκ 会产生什么后果？柏拉图恰好会回答，为了正确解释 POLYPHEMUS 在《奥德赛》中的不幸，必须区分：

- οὐκ，即 ἐναντίον〔相反者〕的否定；可以说，是以同一律为基础的否定；
- 另一方面是 μή，即差异性否定；各位知道，它把我们引上能指分化的道路。

换言之，POLYPHEMUS 致命的错误，严格说来并不是停留于同一律——事情略微复杂一些——而是同时混淆两个平面：

- 一方面是语音平面；
- 另一方面，是 μή 与 οὐκ 之间的区别必须介入的平面。

不过，如果我们没有在神话史中见证神话得到渐进揭示，这似乎同幻想没有太大关系。因此，我们掌握的文本有：

- 首先是《奥德赛》；
- 其次是 EURIPIDES 的《独眼巨人》；
- 第三是 THEOCRITUS 的一首《牧歌》；
- 最后是 OVIDIUS 的《变形记》；

所以，柏拉图的文本必须定位在 EURIPIDES 于《独眼巨人》中对神话所作的解释，与神话在他以后、也就是在 THEOCRITUS 那里经历的演变之间。好吧，这场历险极有意思、也很有趣的一点是：POLYPHEMUS 的历险最初遮蔽的东西逐渐得到揭示；也就是幻想逐渐以 GALATEA 的面貌显现。各位知道，在 THEOCRITUS 那里，GALATEA 是 POLYPHEMUS 爱慕的宁芙。

所有常去卢森堡公园约会的恋人都知道，在美第奇喷泉〔巴黎第六区美第奇街卢森堡公园〕可以找到一座立体造型：POLYPHEMUS 发现他幻想般深爱的宁芙 GALATEA 与 ACIS 相爱。

各位也知道，这并没有给 ACIS 带来好运：ACIS 被一块巨石压碎。此事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只不过 ACIS 在这里同一条河有所关联；也就是说，ACIS 被重新吸收到一股水流中。这使人想到，他的命运说到底也许不像起初显得那样悲惨。

所以：

- 在《奥德赛》中：POLYPHEMUS 与 ULYSSES；
- 在《独眼巨人》中：POLYPHEMUS 与 SATYR，但 GALATEA 尚未出现。

POLYPHEMUS 囚禁着萨堤尔们。萨堤尔们怀念自己的 GALATEA，但她并没有进入故事。

正因为我们知道 GALATEA 此后会出现，才仅仅凭这一理由，能够在神话的不同阶段之间建立联系。反过来，在 THEOCRITUS 与 OVIDIUS 那里，我们看到 GALATEA 以有血有肉、即使未必有骨骼的形态显现。

我们还应当参照的最后一篇文本，是 GÓNGORA 的诗。它属于神话演变的同一循环，并围绕独眼巨人的诞生为我们提供一项指示；即使这里不知道事情如何构成，我们也多少可以把这项指示当成一个片段——它给出关于独眼巨人的解释，也就是说，事情重新闭合起来。

在 GÓNGORA 的诗中，我们听见 POLYPHEMUS 的歌声；只是现在朗读诗句略微晚了一点：

> “大海之女，你的双耳面对我的哀鸣，如风中的岩石；无论你在睡梦中，让成百棵紫红珊瑚树把你从我的怨诉中偷走，还是依着贝壳不和谐的节拍——这是海的乐器，即使并不悦耳——编织乳香的合唱；今天请听我的嗓音，即使不因它属于我，也因它的甜美。”

再往后一点，我们见证独眼巨人的诞生。他这样告诉我们：

> “一只海上翠鸟[注4]在飞行中，于卵的上方为一块高耸岩石加冕；那一天，湛蓝海岸成为蓝宝石之镜，被我的身影照亮。我照见自己，看见额头上有一轮太阳闪耀，而天上也出现了一只眼睛。水面保持中立，不知道应当相信谁：是人形的天空，还是天上的独眼巨人？”

[注4] 据 Plinius 与 Ovidius 等诗人所言，翠鸟是一种神鸟；它在一年中特定时节于高崖筑巢，当时海面格外平静，最适宜向独眼巨人反射和谐图像。这个说明引自 Lucien-Paul Thomas：《Don Luis de Góngora y Argote》，La Renaissance du Livre，1931年。

〔Luis de Góngora：《POLYPHEMUS 与 GALATEA 的寓言》，巴黎，L’Escampette，2005年，Michel Host 译：Sorda hija del mar, cuyas orejas / a mis gemidos son rocas al viento: / o dormida te hurten a mis quejas / purpúreos troncos de corales ciento, / o al disonante número de almejas / – marino, si agradable no, instrumento – / coros tejiendo estes, escucha un día / mi voz, por dulce, cuando no por mía.

Marïtimo alcïón roca eminente / sobre sus huevos coronaba, el día / que espejo de zafiro fue luciente / la playa àzul, de la persona mía.

Miréme, y lucir vi un sol en mi frente, / cuando en el cielo un ojo se veía: / neutra el agua dudaba a cuál fe preste, / o al cielo humano, o al cíclope celeste.

失聪的大海之女，你的双耳面对我的哀鸣，如风中的岩石；无论你在睡梦中，让成百丛紫红珊瑚枝把你从我的怨诉中偷走，还是依着贝壳

不和谐的节拍——这固然是海的乐器，即使并不悦耳——编织舞蹈；请有一天听我的嗓音，即使不因它属于我，也因它甜美。

海上翠鸟在卵的上方飞翔，为一块高耸岩石加冕；那一天，湛蓝海岸照亮起来，为我的身影化作蓝宝石之镜。我照见自己，看见额头上一轮太阳熠熠生辉，而天上也显出一只眼睛；水面保持中立，不知应当相信人形的天空，还是天上的独眼巨人。〕

这当然需要长篇评述，但它首先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独眼巨人的眼睛、诡辩术、语音学与 GALATEA 神话的展开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至于独眼巨人的眼睛，各位知道，它无疑就是被火包围的火山口。说到底，《奥德赛》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可以这样说：独眼巨人发出响声的腹部——可以说，是火山口内部独眼巨人的言语暴怒在那里轰响——同独眼巨人的眼睛、也就是火山口开口之间有什么关系？这声音同独眼之间是什么关系？最后，这个不幸的 POLYPHEMUS 为何如各位所知被 ULYSSES 耍得团团转？

换言之，为什么这个独眼巨人恰好注定无法理解 Οὔτις〔outis〕不是一个专名；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什么无法理解它既可以是专名，也可以依照所取视角成为别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奥德修斯的“无人”之名

Οὔτις，无人，在按照语音解释时是一个专名。我可以叫 Οὔτις，也可以叫“无人”。另一方面，也不能说 Οὔτις 不是一个专名。尽管荷马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听众似乎无疑明白，Οὔτις 意味着“不是众多者中的一个”。

相关知识卡 奥德修斯的“无人”之名

换言之，Οὔτις 恰恰在这个限度内是专名：人们无法把 Οὔτις 所指之物排列进一串可以彼此同化的一般术语。

Οὔτις 意味着 ULYSSES 把自身标示为并非“众多者中的一个”。例如，一把椅子却可以这样说：我们说某把特定椅子时，它就是其他椅子中的一把〔……〕；也许我们能够由此重新接上《奥德赛》中潜藏的算术关系。

这里，Οὔτις 把自身标示为并非“众多者中的一个”：Οὔτις。但它不只是这一点；既然它还是别的东西，我们就必须引入他异性范畴，也就是说，必须把 μή 引入 οὐκ 的位置。柏拉图的巧思恰好会在这里施展。另一方面，独眼巨人为什么恰好注定无法作出这种区分？

相关知识卡 奥德修斯的“无人”之名

柏拉图会恰好告诉我们：只有一只眼睛的人无法区分反射与表象；换言之，他不能在想象界的一般范畴内部，引入我们所有拥有两只眼睛的人能够作出的那些分化。这里的评述当然属于后来解释，不过我们只需关注观念间的联系。应当到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中寻找评述；各位知道，柏拉图在那里把倒置问题、左右问题，同镜子问题及拟像问题联结起来。

关于《奥德赛》，这些已经足够；我们可以转向 EURIPIDES 那里的独眼巨人主题。

我们在 EURIPIDES 那里见证的主要转变之一，是 EURIPIDES 的独眼巨人不再只是沸腾者，不再只是大吼大叫的沸腾者——POLYPHEMUS 的名字恰好表明这一点。

他不再只是沸腾者、不再只是火；固体元素与液体元素之间的分化已经开始引入，而这项分化恰好会处在 THEOCRITUS 为同一神话提供之版本的中心。我只会从 THEOCRITUS 的《独眼巨人》中为各位引用几个片段：

“洁白的 GALATEA，你为什么拒绝爱你的人？”

再往后一点，下面这段话为钓鱼者、钓鱼者的情境提供一个路标：

“多么不幸，我母亲没有让我生来就有鳃！我本可以潜水去找你。
我会亲吻你的手，

若你不肯给我嘴唇；我会给你带去洁白百合与娇嫩罂粟……”

再往后一点，诗人重新说道：“独眼巨人，独眼巨人，你的理智飞到哪里去了？如果你去编篮子，摘一些嫩枝带给自己的小羊，你无疑会明智得多。挤眼前这只羊的奶吧。为什么追逐那个逃离你的人？”

各位看到，在 THEOCRITUS 那里，幻想问题——也就是 GALATEA，以及 GALATEA 在液体元素中的位置——极其确切地同空间问题相接；就像柏拉图所做的那样，也同空间的维度与数目问题相接。这为我们给出幻想在一维空间中的定位；这片空间分成接近与逃离两端。而这恰好还必须同钓鱼者联系起来。

这个钓鱼者确实是所有这些关于诡辩术、以及哲学同诡辩术之关系的讨论所依托的一项素材；另一种语域向我们指出这一点，而我认为，它不可能源于偶然。这个语域涉及 ULYSSES 的另一个敌人 PALAMEDES。

我不会在这里长谈 PALAMEDES。况且这相当容易，因为我们掌握的 PALAMEDES 文本很少。

各位知道 PALAMEDES 是谁。为了先让各位对故事感兴趣，我要说，PAUSANIAS 的一篇文本告诉我们——尽管它不同于其他版本——PALAMEDES 是在前去捕鱼时遭到杀害的。

这只是一段简短记述：PAUSANIAS[注5]讲到自己参观那些恰好描绘 ULYSSES 敌人的画作。

> [注5] Pausanias：《阿提卡志》，巴黎，Belles Lettres，2002年；Maspero，巴黎，1972年。

好吧，这个小细节邀请我们关注 PALAMEDES。一旦关注他，便会看到 ULYSSES 以非常有意义的方式受到两面夹击：一面是大吼者 POLYPHEMUS，另一面是 PALAMEDES；正如各位知道、但值得提醒的那样，后者不是别人，正是“文字之人”。

PALAMEDES 是希腊军队的 DREYFUS。有人在军中传播一封信，信中说他提议背叛希腊人；另一方面，又有人把金币塞进他的口袋。这当然是不加掩饰地参照语言学与算术之间的关系。可怜的 PALAMEDES 就这样被判定为叛徒，并由希腊人用石头活活砸死，作为对这项罪行的惩罚。

这段悲惨故事由 ULYSSES 一手造成；PALAMEDES 与 ULYSSES 之所以交恶，是因为 ULYSSES 不太热衷参战，曾在一些我不再细谈的情形中装疯。如果没有记错，他让一头驴和另一只动物拖着犁，自己则拿撒盐取乐。

说到底，他在说：你们看，我不适合服兵役；你们看，我完全疯了。

不过，PALAMEDES 为了证明他在伪装，做了一件极其简单、类似所罗门审判的事情：他把小 TELEMAKHOS 放到犁前。于是 ULYSSES 停下犁；ULYSSES 就这样被揭穿，人们看到他并没有发疯。

PALAMEDES 之所以能够战胜 ULYSSES 对妄想的伪装，恰恰因为 PALAMEDES 是文字之人。

我们凭什么说 PALAMEDES 是文字之人？不仅凭我刚才提醒各位的那些使他受到诬告的情形，也凭极为多样而混乱的传统。

SOPHOCLES 曾写过悲剧《PALAMEDES》，可惜已经失传。依照某些说法，PALAMEDES 被视为若干字母的发明者；而更有意思的是，他还是字母表、也就是字母次序的发明者。这项次序使言语能够构成为文字。

PALAMEDES 使我们在这里理解到：文字没收言说主体。换言之，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是柏拉图《智者篇》含蓄提到的若干巧思；它们涉及言说主体同陈述主体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智者篇》中，它们涉及名称同动词的关系，以及那场意义滑动中发生的事情：作为潜能的名称在那里于动词中现实化。

PALAMEDES 重新接上我们在这里珍视的主题，因为在他为正义事业作出的所有贡献中，有一项是在日食发生时安抚希腊人。这里的消隐肯定不是无缘无故介入的。

况且，他也是西洋跳棋的发明者。我没有时间查找希腊人到底怎样下这种棋，也没有查找他们是否像我们今天这样吃子、又如何吃子。

至于同算术的关系，我还要提醒各位：依照某种传统，ULYSSES 根本不是人们以为的那位可怜 LAERTES 之子，而是那位永远重新开始的 SISYPHUS 之子。各位看到，我们在这里已经走上通向柏拉图二元组问题的道路，因而也将能够在《智者篇》内部，再次把算术问题同语言学问题表述在一起。

说到底，问题在于理解计数的一进入数以后会变成什么，同时还要理解……

如果我们把它同 PALAMEDES 的主题、同字母之间建立的次序联系起来……这里提出的是专名问题，也是序数到基数的问题。

不过，时间已经过去，而我想提供的几项参照也已给出；我想可以结束这些评论。

拉康

我不会对各位说“让我们回到羊群”〔回到正题〕，因为我们的朋友 KAUFMANN 恰好已经把你们安放并挂在羊毛上，而且事先没有警告。他用来把我们从《智者篇》带向 POLYPHEMUS 的根本联想，在得到进一步通知以前仍会逃离我们；这完全不重要，因为多亏他，各位已经平安走出洞穴。

我在这次发言中得到的最大满足之一——完全是个人满足——是看到我们的朋友 KAUFMANN 仿佛盛在盘子里，给我端来一篇我曾以为只

有自己认真研究过的文本；因为多年以来，人人都在传播一种说法：我的风格取法于 MALLARMÉ。

这是错误的；直到那时，真正塑造我的恰好是 GÓNGORA 的《POLYPHEMUS》。KAUFMANN 今天凭借非常可靠的罗盘，在这个点上重新找到我；我丝毫不认为这是偶然。

这并不是说从来没有人把我同 GÓNGORA 联系起来；那完全出于偶然，而且这个人无疑从未读过《POLYPHEMUS》。

以后我们还会重新找到这些东西。各位在这里获得了极其丰富的路标；他还为各位强调希腊语否定中 οὐκ 与 μή 的根本差异，这一点极其关键，而且早已进入我们的论述。我绝不认为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

不过，我们以后还要对此作出进一步展开。从现在到再次见面，我祝各位思考顺利；尤其请各位尝试凭自己的办法，重新回到 KAUFMANN 已让其在此发挥作用的那些主要文本。

Pierre KAUFMANN

我可以只补充一句吗？有一点涉及幻想问题。弗洛伊德在世时曾出版一本插图版，它为我们提供关于幻想问题的一切必要资料。我不知道人们是否十分熟悉它。这幅图像向我们呈现人的处境。

幻想理论的全部要素都可以在这幅插图中重新找到。

特别是就洞穴而言，这会令我们感兴趣。

第21课 · 1965年6月2日

MILLER MILNER

LACAN

在一些我很少涉足的地方，人们把“对话”一词挂在嘴边——总之，这是一阵一阵的风气。

人们让一些严格说来“来自不同阵营”的人彼此“对话”，还不知期待从中得到什么。只要男人与女人之间还没有更可靠的对话——我是说，在他们分别作为男人与女人的领域，在他们的性关系这一领域——就请允许我对对话的种种德性保持怀疑。

这个立场就是分析的立场。正因如此，精神分析不是一场对话。

在分析所要施行的场域中——人们之所以发觉这一点，是因为在那里“它显而易见”——对话什么也产生不了！

这个首要真理，这扇我所撞开的本来就敞着的门，一直以来都为人所知；它同所谓“柏拉图的对话录”绝非毫无关系。我不知道各位是否注意过：那些文本从来不是对话。我的意思是，它从来不是两个分别真正主张所涉两项论点的人彼此交换意见。

其中总有一人代表两项论点之一，却出于某种缘故自行回避、退缩、宣称力有不逮；于是人们找来第三个人，由他同意做某件事。乍看之

下，他扮演的是傻瓜角色，但无疑又是一位非常有用的传话人，因为人们会试着经由他传递某种并不总是对话、而更常是对立的东西。

《智者篇》就是这样开场、这样展开的。事情发生在埃利亚的异乡人与那位开启此事的人——也就是苏格拉底——之间；但其精巧之极在于，它以另一个苏格拉底、一个游移的小苏格拉底，即青年苏格拉底收尾。

今年某个时刻，我感到有必要作出关闭研讨班的姿态，好让我或许……能够同人们多谈一点，也让他们来同我说话；这件事中也可能有某种类似之处。

这里有一项第三者功能；但第三者功能的特点在于，它们终究必须回到圈内。

因此，今天虽是为我的课程保留的一天，我仍认为，让某种东西在这里以回应的形式涌现，并非不合时宜；它所回应的，正是在我的闭门研讨班中酝酿出来的东西——而在座很大一部分人也参加了那个研讨班。

所以，在我上一次闭门研讨班中，Serge LECLAIRE 针对 Jacques-Alain MILLER 关于 FREGE 数论所作的研究说了一番话。Serge LECLAIRE 一再坚持，不应让这件事以某种方式搁浅或悬而未决，并向他提出了几点意见。MILLER 今天会回应 LECLAIRE 的发言；我想各位将会看到，这个回应会在我随后要衔接的内容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许是今天，或许是下一次。另一方面，各位可以看出，我们今年的课程总体上把我们带向——或者说，它根本上意在——从精神分析家自身逻辑的奠基处把握精神分析家的功能。

我们试图沿这条道路抵达自己的目标，即界定精神分析家的立场；为此所用的手段是什么？

这不仅不是、也不可能只是以下这一点 [···]；把问题仅仅界定为 [···] 界定对精神分析家而言，他同例如真理与知识这两个项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一种误解。

如果不以更为彻底的方式关涉我们得以接近的那整个先于分析而存在的经验，就不可能准确定位有效的精神分析家同这两个项的关系——这两个项对于规定知识者的位置至关重要——尽管可以说，这恰恰是精神分析家在经验中最容易感受到的东西：他立刻就能在这一点上表明自身、提出问题、给出回答，而一旦答偏也会受到纠正。

真理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里，我们被带入逻辑的领域。逻辑可以在它最终得到阐述之处被把握，即在 FREGE 这位极为重要——也许比通常所承认的更重要——的作者那里；同样也可以在它的起源处被把握，即在柏拉图某些阐述中、特别是在所谓晚期柏拉图那里，某种或许被过于笼统地称作“辩证法”的东西开始并得到阐述之时。

那么，在这种逻辑凝结为那个穿越数世纪流传、被包裹在形式逻辑之名下的形态以前——这个名称在《智者篇》的层面其实只标示了最外在的一项特征——我已经指出了它最初的步伐。在我的研讨班中，也有人愿意为它开辟最初几条通道：正是在《智者篇》的层面，最为灼热的问题围绕真理与知识这两个项得到阐述。

因此，在那些最紧密跟进我今年刚刚开始阐述之内容的人中，有一位会紧接 MILLER 之后发言，就《智者篇》向各位提出几点意见。我认为，在接下这个环节之后，我才能在随后两个星期三的两堂课里——

也就是我希望借以充分收束今年开题的两堂课——继续展开论述。各位若还记得，我在第一次研讨班开场时便已围绕意义与非意义的问题着手了；严格说来，我当时以两条被认为毫无任何意义的能指链为中心，却向各位指出：它们仍然承载着意义，无论这种意义多么晦暗，理由仅仅在于它们合乎语法。

参加过第一堂课的人，在我继续自己的课程——也就是今天聚会结束时以及往后几次——以前，请回头参看那里。

我把话交给 MILLER。

Jacques-Alain MILLER

首先请原谅我这篇几乎未成形、颇为省略的发言。我向各位道歉，尤其向 Serge LECLAIRE 道歉。

在座也许有人还记得某个类似“一封信”的东西：我曾在一次献给能指逻辑第五季的发言中把它插进去，明确寄给一位天赋格外出众的女性分析家[注1]——它确实像一封请求回信的信。然而，这封信在途中——我们只得这样相信——遗失了；它之所以遗失，是因为信并不去我们想让它去的地方，而是去它自己想去的地方。也许它被偷了：那仍然是信自己想要被偷，以便去它想去的地方。

> [注1] 参见前文：1965年2月24日课次“致 Piera Aulagnier 的问题”。

倘若它最终落到 Serge LECLAIRE 手里，那是因为那里就是它的最终目的地：因为信想让他成为终点，也因为他愿意成为终点。我要感谢他由此使我今天在各位面前发言这件无从辩解之事获得了辩解。

于是，便有机会以此为一段通信标上日期，而 LACAN 博士也乐于充当这段通信的邮政。

这无疑是一场交换，却绝非对话。Serge LECLAIRE 和我都不想要对话：

- 我们说话，只为拒绝自己处在彼此对等的位置；
- 我们侧耳，只为在论述中倾听它对自身隐秘的那一部分。

依 Serge LECLAIRE 之见，我作为自己的论述所说出的东西，必然是性现实在我们看来未能缝合之物；而分析家由于在其言语中就是分析家……因为 LECLAIRE 说：

> “分析家并不建构论述；在他的言语中，分析家不作缝合。正如我告诉过各位的，分析家拒绝缝合。事实上，即使他说话，他也不建构一番论述。从根本上说——而立场的不可还原性就在这里——分析家处于倾听之中。
>
> 至于人们就此对分析家说的一切——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他所听到的种种论述，都可以给他启发。他在听什么？
>
> 他在听患者的论述；而在患者的论述中，他感兴趣的恰恰是：这个缝合点对患者而言是如何系结起来的 [···] 从这个意义上说，Miller 带给我们的一切都极为宝贵。”

我希望各位像我一样欣赏 Serge LECLAIRE 引入自己论点时的那份微妙。

我的论述对他很宝贵？多谢了！但像躺在他诊榻上的受分析者之言那样宝贵？敬谢不敏！

我今天要捍卫的，正是在这里说出这句“敬谢不敏！”的权利；至于 Serge LECLAIRE 阅读我的文本时产生的误认，我先前谈得过于简略，也未尽其意——尽管他的阅读极其准确地指向我所阐述内容的枢纽概念，也就是缝合概念。[注]

> [注] Staferla 与 ELP 速记本都保留了口述句法的悬置，et comme je l’ai dit… la méconnaissance produite… 并未形成规整主句。若把后半句与“我要捍卫”并列，会变成拉康也要“捍卫误认”。正文依论旨作最小断句：他捍卫的是拒绝被当作受分析者来阅读的权利；“误认”则是此前尚未充分谈完的批评。

相关知识卡 雅克-阿兰・米勒《缝合》与零一一序列

无论如何，我希望自己的回答不会让 […] 消散；他作为分析家使用过我的论述，这件事的崭新性质当然不会令我无动于衷。我希望它还可能有另一种用途，在我看来，不同于把它当作受分析者之言的用途 […]；他并未避免区分我所拆解的逻辑学家——FREGE——的论述，与我从 Jacques LACAN 出发阐述的论述，即能指逻辑。

他忽略了：正是从这项被我承担为自身论述的能指逻辑出发，FREGE 论述中生成的数列才可以被说成是经过缝合的；而这种逻辑具有足够的普遍性，完全有资格被称为能指的逻辑。

相关知识卡 雅克-阿兰・米勒《缝合》与零一一序列

我的意思是要向 Serge LECLAIRE 揭示：他以分析家名义持有、并同我的论述相对立的论述，已经被预先设想到，甚至事先包含在其中。

事实上，我们并不处在一种相互对等的情形中，但并非如他所想的那样。现在我只能照着非常匆促的笔记念，请各位原谅。很明显，他对我的文本产生兴趣，只源自在差异中突显两种立场这一契机。我概括一下他的分析：

> “逻辑学家缝合，而分析家不缝合，因为后者延缓真理所要求的缝合。逻辑概念在其范围内摄取的是与自身同一的对象，而无意识概念汇集的是与自身不同一的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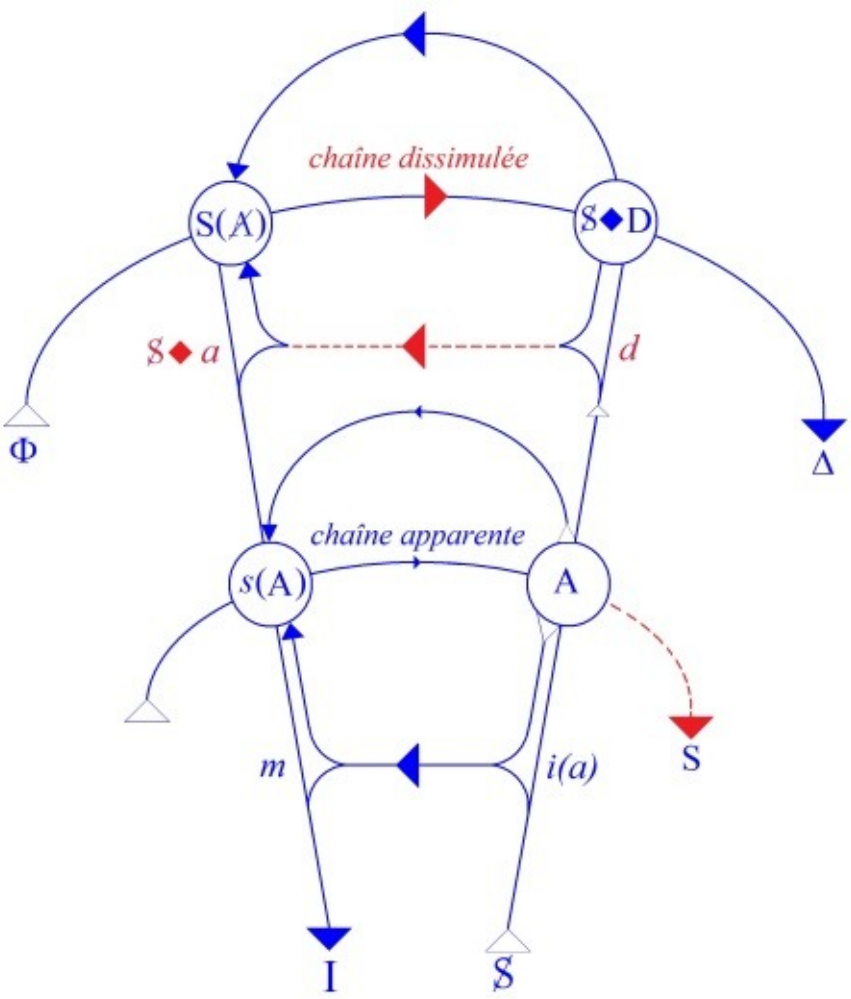
先看第一点。Jacques LACAN 那里的缝合是什么？这是一个非主题化的概念，供他在分析场域中使用。

我对它的引入预设了什么？引入它的用法，预设了那些范畴的运作——它们的效力在自由言语的场域中得到保证——在我们称作论述的这种受约束言语场域中仍然适切。

然而，当我们引入“缝合”时，引入的是什么？我说，我们引入的是这样一种结构：它设置一个场景、一条链，主体在其中以第一人称产生；这就是主体的言语之链或言语场景，处在同“另一场景”、同另一条链的关系中。在后者那里，主体不可能有任何可设想的反思，因为主体在那里仅仅是一个要素。

因此我要说，一番经过缝合的论述分布在：

- 一条显现的链，
- 与一条隐匿的链之间；后者在某一点［s(A)］显现。这个点既是非情感性的又是主题性的，而它至关重要的隐蔽正是论述得以开启的条件。



但这意味着，并非一切缝合都是对性现实的缝合；也就是说，“另一场景”并不是——至少我并非这样使用它——唯一的另一场景。

我试图阐述的论述理论，就其作为缝合结构而言是形式性的；它由此开启一种可能：把无意识的或缺席的原因推广到分析场域之外。

分析家同缝合是什么关系？请看 LECLAIRE 的表述：“分析家不缝合；至少，他应当努力——怎么说呢——防范这种激情。”

那么，就把分析场域理解为自由言语的场域。受分析主体缝合他的存在之缺，后者是欲望的转喻效应与隐喻原因；分析家则不缝合。这是真的，因为他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因为他持守这个位置，并从这个位置说话。

倘若他变成——LECLAIRE　当然完全同意这一点——姑且说，一个把自己假定为知道的主体，也就是说，如果他把自身立场定型为确定性之点，从而给自己的知识一种内容，那么他便自称与实在相适切，成为受分析者认同的模型；并由此作出缝合，也就是：缝合那个使他成为欲望主体的欠缺。

所以，正是分析家的欲望使他的言语未经缝合。凭借这项欲望，他覆盖了精神分析家伦理的维度；LECLAIRE　赋予他的不缝合义务，正标示着这个维度。

然而在我看来，可以确定的是：当分析家试图就分析进行论述时，他并不处在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位置。

至于我，我为了论说理论而缝合自己的欲望，那么我的理论论述是否经过缝合？

因此，这里的缝合要求人们能够把我的论述关联到我的欲望之法则，从而显明：这项法则依照一种并不覆盖我赋予它之秩序的秩序来规整我的论述。我要对 LECLAIRE 说，这一点仍有待证明。

但反过来说，LECLAIRE 以某种方式想要、欲望我的论述经过缝合，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也许他欲望自己面对的只有患者的言语？正因如此，他才会对我所阐述的能指逻辑视而不见；倘若他认出它，便会看到它标示的恰是他自己认为完全必要之物，也就是一种非自同一者的逻辑。

因此我回到第二点；请原谅，所有这些都说得很快。我引用 LECLAIRE：“对分析家而言，现实就是把事物看作并非一个 [⋯]。

我不是说 Miller 没这样做，而是说，他立刻用数字零把非自同一堵住了。”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数概念中的零、后继与一

如今我在他面前指出这段文字，我不禁要问：Serge LECLAIRE 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个惊人的口误——他把我自己针对 FREGE 所说的东西归到了我头上？为什么在那个本该要求出现 FREGE 之名的位置，排进去的却是我的名字？

而我的关切恰恰是要在 FREGE 那里显明非自同一者的出现；我曾说，FREGE 论述的缝合点就在这里。那么，为何会有这项混淆？为何 Serge LECLAIRE 想让考古逻辑学家成为一个逻辑学家，想让我的关切变成拯救真理，而不是以某种方式——而且是以分析家的方式——也去拆解一处缝合？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数概念中的零、后继与一 ・ 雅克-阿兰・米勒《缝合》与零—一序列

于是，LECLAIRE 向我们解释了无意识概念是怎么回事；他非常恰当地把它同逻辑概念对立起来：

> “在《狼人》中，弗洛伊德向我们提出一个无意识概念。它确实是一个统一体——因为它是概念——却覆盖着彼此并不自同一的事物［…］譬如，为什么不包括切断的手指或鼻子上的小痘呢？这里引入了一个无意识概念。在弗洛伊德最先想到的例子中，恰好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东西，它自身并不具有单一性。”

这段文字中令我感到奇特的是：我认为这些小东西没有一次被定性为能指。然而，依照拉康的正统说法，它们就是能指。

作为能指，它们是主体的代表［1］；作为能指，这些能指就是“与自身同一”的能指［1］，而它在根部由“非自同一者”——即欠缺［0］——构成。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数概念中的零、后继与一

因此，我们在 LECLAIRE 文本的后文中看到，《狼人》里的那个人先是被鼻子上的小痘占据，等那颗小痘消失以后，又同样被只有他自己看得见、取代小痘的那个洞占据。这还能意味着什么呢？无非是说，能指作为一种欠缺而构成……它始终不过是被划杠的菲勒斯［0］的代表［1］，即被划杠主体的代表。

“与自身同一”的能指［1］，就是那个被称作主体或欠缺的“非自同一者”的能指［0］。

再说一次：

- “与自身同一”的能指不可切分、不可还原；
- 它之所以“非自同一”，是因为它不可定义；只须参照索绪尔式定义，

即始终以能指不是什么来定义能指，便足以显明这一点。

在我看来，LACAN　博士已经在关于《认同》的研讨班中这样做过。［1961—1962年研讨班］

所以，就目前而言，我看不出——甚至完全看不出——这种能指逻辑如何关切“拯救真理”。

既然它并非受分析者之言，我仍在等待，看它究竟对什么作出缝合。

在我看来，结论——它还不完全是一项结论——应当是接受四个场域彼此的主权及其越法关系［παρά νομος，paranomos：违反法律］：

- 陈述的场域：逻辑场域；
- 消息的场域：语言学场域；
- 自由言语的场域：精神分析场域；
- 最后是言语的场域，一门论述理论尚有待为它建立。

我甚至可以说，能指逻辑中或许更为彻底的要素，可能是一种点的学说。这篇文字尚未完成，所以我要以一段在我看来发人深思的引文收尾，至少给各位留下某种真正完成了的东西。

《点·线·面》中写道[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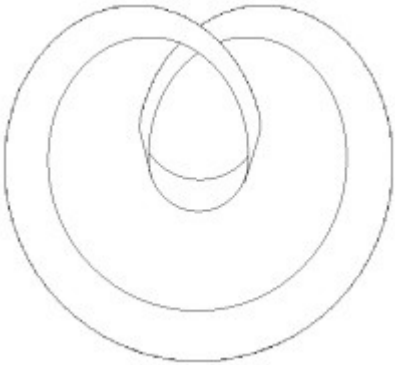
[注2] Wassily Kandinsky：《点·线·面》，巴黎：Denoël，1970年。

> “几何学上的点是一种不可见之存在。点近似于零。然而，在这个零中隐藏着诸多人类的性质。随着人们把点从其惯常角色的狭窄圆圈中解放出来，它便成为沉默与言语之间最终而唯一的结合；正因如此，它最初的物质形式是在书写中找到的。它属于语言，并意味着沉默。”

LACAN

我要请他尽快把这篇文字——照原样也好，按他的意思修改也好——交到听众手中，时间要赶在我今年的课程结束以前。我认为，其中就缝合的功能说出了非常重要的东西。正如 MILLER 极为恰当地指出的，在我的教学中，这项功能并未主题化：它虽始终处于问题之中，我却没有以这个名称明确指定它。

反过来，我要向 MILLER 指出——他那天或许不在场［1964年12月16日］——关于点，可以说，我在今年开头的某一次研讨班、一次课程中已经标点出了它的过渡点，而且恰恰用了这个名称。但我并不满足于此，因为我还试图突显另一个点的功能：它不是一个圆的缩减，而是这个小小的内八字。



今天我不想再多作展开。那些听得清楚的人，会自行在需要的地方加上问号。我希望在后续内容中不会让这些问号中的任何一个继续悬置。

我把话交给 MILNER。

Jean-Claude MILNER

能指之点

存在与一种计数之间一直有着继承下来的联系；古代意见志便足以显明这一点：它在转述关于存在的各种意见时，只会把它们陈述为一些计数；而要列出清单，它也只能遵从数字的序列：

- 例如，据 ISOCRATE 转述，对古代某位智者而言，有无限多个存在者；
- 对 EMPÉDOCLE 而言，有四个；
- 对 ION 而言，只有三个；
- 对 ALCMÉON 而言，仅有两个；
- 对 PARMÉNIDE 而言，一个；
- 对 GORGIAS 而言，绝对一个也没有。（ISOCRATE，《演说集》XV，268；引自 Diès 版第345页。）

不过，这段轶闻所描述的联系，的确圈定了支撑柏拉图在《智者篇》中那一运动的假设；他希望确定非存在究竟是什么。由于他置身于各种意见的序列中——因为他意在终结这个序列——处在以下两者之间：

相关知识卡 柏拉图《智者篇》：五大类、他者与非存在

- PARMÉNIDE 的“一”，它概括一切正数计数；
- GORGIAS 的“绝对一个也没有”，它抹去一切计数；……所以，他只能去枚举非存在，通过一次计数使它涌现。

那么，先设定诸种类，也就是那个有待计出的集合之要素；非存在必须从这个集合中经由枚举涌现：

> “……在诸种类之中，[…] 有些可以彼此结合，另一些则不能；有些只接受同少数几个结合；最后，还有一些贯穿一切，找不到任何阻止自己同所有种类结合的东西……”[254b-c]

混合与不混合、能够结合与不能结合之间的这项对立，界定出一项区别性特征；借此，人们可以在诸种类中引入秩序与类别，也就是一种等级结构。

既然枚举集合的程序如今已经明确——把一个给定种类归入某一类别，并将它置入秩序中——柏拉图便能够任意从中划出一个序列，从诸种类的集合中抽取一定数量，即最大的三个：“存在、静止、运动”。仿佛柏拉图并不想在一个给定集合中寻找非存在——他无疑确信在那里找不到——而是想通过一个反向运动，在一个被建构集合的诸状态序列中生产出它。

相关知识卡 柏拉图《智者篇》：五大类、他者与非存在

所选集合表面上任意，实际上却由形式属性支撑：在抽取出的三个种类中，“静止”与“运动”不能彼此混合，而“存在”却与两者都混合。柏拉图由此构成了足以支撑“混合”与“不混合”这项二元对立的最小序列；而这项对立正是整个集合的法则。

事实上，起点是二：“混合”与“不混合”。然而，只要一个项就足以代表“混合”，却需要两个项才能支撑“不混合”。假设只给出“运动”与“存在”：那么，依定义同一切混合的“存在”会同“运动”混合；“运动”逃避

“混合”的区别性特征便会在自身秩序中被取消。序列中将只显现混合。

所以，要显明“不混合”，除了“存在”之外，还需要彼此排斥的两个项：“静止”与“运动”；也就是一个由三项构成的最小序列［254d］。三项刚一设定，它们的三位一体便要求两个附加项来支撑自己作为一个序列；在其中，“每一项都异于另外两项，也同一于自身”[注]。这两个项就是“同一者”与“异者”。

> [注] Staferla 文本作 chacun d’eux est autre que les deux qui restent et même que soi，字面会落成“每项异于另两项，甚至异于自身”，与随后引入“同一者”的论证相反。ELP 1965年6月2日速记影印本及 Gallagher 独立英译都删去 et même que soi；柏拉图《智者篇》254e—255d 则明确区分“异于其余者”与“同一于自身”。正文依柏拉图论证校正，并在此记录 Staferla 异文。

相关知识卡 **柏拉图《智者篇》：五大类、他者与非存在**

为了阐明“混合”与“不混合”的二元位置，必须构成由五项组成的最小序列：“我们绝不可能同意把这个数目再行缩减。”［256d］但这个最小序列无法重新闭合成一个饱和循环，因为它受“混合”这项二元法则支配，又在这项法则自身的运作中显露出一种不对称：除了一项之外，所有项都同时落在“混合”与“不混合”的法则之下。

每一项都有一个与它形成特定“不混合”关系的项相对立：“静止”对“运动”，“异者”对“同一者”。只有“存在”毫无阻力地同一切混合，摆脱了同一个限制它的项配对。在这种不对称中，我们必须辨认出非存在的位置。

在所有项中，唯有“存在”必须通过功能交替的双重性，支撑那项奠基对立的二元性：它同一切混合，由此实现那个把它界定为可归入“混

合”类别之项的特征；然而，就在同一个运动中，它又不再作为原本应由这项已实现特征界定的、可被圈定之项而存续。

“存在”扩散到整个序列之中；它正是序列展开的要素，因为所有项作为项都是存在。但通过这种扩张，它只是显明那个使自己处在“混合者”与“不混合者”二元对立中的区别性特征。简言之，通过自身扩张的模态，“存在”又成为可在其单称凝聚中被圈定的一项。

“存在”在铺展中把自己设定为存在。然而，“存在”一旦设定自身，单凭这一点，它就落入“异者”的界域：它通过自我设定成为序列中的一项，同时把自己不是的一切项设为自己的异者。“由此可见，异者有多少，存在就有多少次不存在。因为存在不是那些异者，而只是其唯一的自身；反过来，在异者数目的全部无限性中，它们也不存在。”[257a]

当然，序列中每一项都分有“同一者”与“异者”：

- 它聚合于自身，因而分有“同一者”；
- 它在聚合时把自己设定为“异者”，因而分有“异者”。[256b]

但只有“存在”由于无限扩张而使自己的功能一分为二，才能在这种双重分有中，唤起一个新项作为自己的异者——而它又不能拒绝这个异者：非存在。通过作为扩张的“存在”与作为项的“存在”之间的摇摆，通过“存在”与“异者”的运作，非存在从此被生成：“既然已经证明……异者有其本性，并且它在所有存在者彼此的关系中逐一分布，那么，对

每一份与存在相对立的异者，我们便大胆地说：这本身就是真实的非存在。”[258e]

相关知识卡 柏拉图《智者篇》：五大类、他者与非存在

然而，柏拉图虽把非存在确立为一个新的单位，却没有把它加进去，也丝毫没有说必须把支撑原初二元对立所需的最小数目从五提升到六。我们必须同时坚持：诸种类是“存在”打结的点——关于“存在”的论述不得不让其阐述经过这些点——但也是“存在”消失的点。通过由“异者”命名的经过操作，以及由“同一者”命名的打结操作，非存在以一种独特方式在诸种类的序列中涌现：在那条必须展开、以支撑“混合”与“不混合”之对立的序列中，除了在那些弯折点上，它没有获派任何位置；正是在那里，圈界显露为经过。

由于序列无法不经摇摆而继续，它从此被确认为一条链，其中各要素维持着不能还原为简单次序的关系。一些依存关系在其中显现：它们从序列的线性次序出发，勾勒出一个深层空间；在那里，诸循环依照受到规整的交替，设定并取消“同一者”“异者”“存在”与非存在。

“存在”每从一项经过另一项——“异者有多少……”——并确认自己的扩张功能，它就否认自己作为可圈定之项；每一次经过，它都使非存在以重复形式涌现：“存在就有多少次不存在……”

反过来，当存在被这种扩张能力所界定，并聚合于自身而成为一项、一个可计数单位——它是其唯一的“自身”——它便否认自己的扩张，拒绝其他项，并把它们抛进非存在，如同抛进一道使一切链与一切计数都消失的深渊：“异者不存在”。

通过一个与之相关的运动——平滑的陈述把它说成“形式之数中的一个整合单位”，从而遮蔽了这个运动——非存在一分为二：它既是抹去所有项的深渊——“异者不存在”；也同样是在每次计数诸种类时一再出现的项，是隔离出被计数项的圈界：“存在就有多少次不存在”。

作为链中之项，它是没有固定位置而不断重复的圈界，是存在之坠落发生位移。

反过来，把它固定在一个位置，就是放弃让它成为可圈定之项，因为一旦固定，它只会变成取消一切项之序列的深渊。因此，把非存在计作“形式之数”中的一个单位，就是不得不在链中把它计作那个抹去一切计数的东西。

现在，我们可以标出非存在得以枚举的循环节奏：

- 作为项的“存在”，由它能够通过扩张同任何项混合而得到界定。
- “存在”作为扩张发挥功能，把自己赋予所有项，这些项由此开始存在。
- 开始存在的各项否认作为项的“存在”（“异者”的时刻）；非存在在所有项之下出现，成为没有固定位置的项、不断重复的圈界。
- 作为项的“存在”拒绝所有其他项（“同一者”的时刻）；非存在固定为吸收所有项的深渊。

到这一点上，循环可以重新开始，因为“存在”只是凭借它的扩张属性才成为有别于其他项的一项。

于是，非存在通过扩张与项、位置与重复、深渊功能与圈界功能之间的摇摆运作而得到展开：

- 作为项，它是没有获派位置的重复，因为它由“存在”的铺展所规定；
- 作为位置，它变成吸收与抹除，因为它由存在设定自身为项并作出拒绝所规定。

因此，非存在每次都是“存在”某项属性的倒置重演，也就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双重效力：

- 它既是链中之项，而作为项——一切链的崩塌——只不过是“存在”之分裂的反面；
- 它既是项又是扩张，而作为链中之项，它在链中指示出一切链的可能性。

也许在这里，我们应当继 Jacques-Alain MILLER 之后承认链的力量：只有链这一空间能够支撑摇摆的运作，也同样能够诱发它们。事实上，任何把某个作为要素却又越出序列的要素重新置入一个序列之线性中的运动……

- 无论它必须定位这个序列的奠基性位置，
- 还是必须勾画其消失之地，……都会在序列中诱发这种我们称为“摇摆”的双重形式依存，并由此追溯性地把这个序列界定为一条链。

然而，这项线性化运动还能参照什么呢？只能参照能指之未知秩序的某种强势；“存在”与非存在会重演它的特征，因为这两者正是通过自身配对来确保真理，并让论述成为可能。能指秩序展开为一条链，而每一条链都带有其形式性的特定标记：

- 要素的摇摆：这是能指某项独特属性的效应。能指既是要素又是秩序，只有借助另一面才能成为其中一面；它要求一个由链支撑的空间来展开，而这个空间的法则是生产与重复。存在与非存在以反向对称重演这种关系，分别置身于项与扩张、圈界与深渊之间。

- 原因的摇摆：在其中，“存在”与非存在不断彼此溢出；每一方只有在显露为另一方的效应时，才能把自己设定为原因。

- 最后是概括上述一切的越界之摇摆：那个把一切项的奠基性位置定位为一项——并由此越出序列——的项，召来另一个项；后者将把越界本身重演为一项，成为使一切链失效的作用项。

一个形式系统由此构成，现在可以进一步明确它的种种解释。

我们怎能不在它们的双重依存中读出：

- “存在”是能指的秩序，是一切计算的彻底界域、一切链的集合，同时也是能指之“一”、计数的单位、链的要素？

- 非存在是主体的能指：每当论述在延续中克服一处弯折，或在某处确认自身的离散性质，它便重新出现；它也重演主体取消一切能指链的独特力量？

但我们是否也可以依照这种模式来形式化对象a？对象a被描述为一种停滞，是一场坠落的循环重复。

一切仿佛表明，我们在这里掌握了一种逻辑，它能够定位一切经受裂分操作之项的形式属性——请允许我们用这个统一术语汇集主体的裂分、对象a的排落、存在与非存在的诸种分割，以引入它们形式上的同型关系——却不能标明它们的特殊性。

不同于 FREGE 把链还原为其最小配对的阐述，一种概括程度较低的形式系统，其解释或许并非单义的[注3]。我们在这里或许触及——以某种裂分系统的形式，却无法进一步明确它们——能指逻辑的轮廓，以及误认这种逻辑所诱发的一切幻象效应之源。

> [注3] 参见 Jacques-Alain Miller：“缝合”，《分析笔记》第1期，S.E.R.，1966年1月，第43页；或第1—2期，Seuil，1969年，第37页。

我们甚至可以看出：这种误认必然为其效应召来幻象的对称性；而这项必然性使我们可以赋予每一次摆动以指标的效力。“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带有它的全部特征；这项关系有充分理由成为能指得以定位的临界点。

如果我们注意到，柏拉图本人似乎正以此为支点把对话推进到终点，那么，把对非存在的演绎认作一个形式系统，就不会有任何令人抵触

之处：另一些链仿佛叠加在诸种类之链上展开；在其中，他可以阐述：

- 智者的身份：他必须被论述圈定，而恰恰就在同一个点上，他否认论述有能力圈定任何东西；
- 以及论述本身的身份：为了圈定智者，并由此确认自己的真理能力，它必须向非存在之陈述、向智者的“说谎”敞开。

由此建立起双重关系：

- 主题关系：柏拉图通过谎言与错误的中介，把非存在主题同智者主题连接起来；
- 同型关系：每个主题都在自己的界域中要求一次摇摆，才能设定自身；智者及其“说谎”与非存在具有同型关系，似乎只能通过抹去一切位置来安置自身。但要勾画这种同型关系，就必须把它将在其中运作的诸链构成为链。

对话的客体是智者的 ὄνομα［onoma，名称］；而智者已经被发现的确凿指标，就在于智者必须停止扮演智者，必须从其定义所画出的圆圈中逃脱；当 ὄνομα［onoma］把握住他时，他便不再存在。

从对话的后续进程看，智者随即出现在对话得以继续的各个点上：他从一个定义被推往另一个定义，并克服其间的弯折。如果他是我们所谈论的人，那么，依照对话交换本身的规则，他的在场无疑应当是一个“他”，面对“我”与“你”——后两个代词专门指称言语的参与者——但这还不足以定位他在对话中的位置。事实上，我们必须强调，一门语

言在这一点上需要受到多么细致的分析：面对“我”与“你”，它用同一个符号代表那个被谈论的人，而不论：

- 他能否通过某种装置作为参与者进入对话；
- 或者他不能这样做。

在语言学层面并不相关的、进入参与者游戏的可能性，在这里却至关重要：它使我们从参与者的“他”那里分离出另一个具有不同属性的“他”。柏拉图给了我们一项表明他作出这种区分的指标：在 246e，他着手反驳两个相互对立的哲学学派，并要求 THEAETETUS 通过一种使它们在场的装置来处理：“请他们回答你……并由你来转述他们所说的东西。——……τὸ λεχθὲν παρ’ αὐτῶν ἀφερμήνευε。”

这种 ἑρμηνεύειν［hermēneuein，转述］，这种 HERMES、传令官、借自己的口让另一声音说话的传话人位置，正应当表明：这个“他”、这个人们所谈论的缺席者，是那种偶尔可以插入对话并在其中取得自身位置的人。

而智者被排除在这种 ἑρμηνεύειν 之外。无人把自己的口借给他，他被排除在应答之外；然而，他又在每一次阐述中在场，因为异乡人在每一层次都把他确立为定义的裁判。智者正是另一个“他”：他既是论述的借口，也是衡量论述的砝码。

在对话中，他的位置处于一条链的水平维度，位于各个过渡点上；他的功能只是形式性的，并不需要任何一轮发言来支撑。但如果智者是对话的形式形象，那是因为他把论述的一项属性做成了自己的 τὲχνη［technē，技艺］，而这项属性必须反过来界定他。

对智者的每一定义由此都向一项论述定义敞开；后者将在论述中定位“存在”与非存在可能的结合。不过，这项主题关系只能由一种同型关系来支撑：

- 如同诸种类之中的非存在，
- 如同对话中的智者，……非存在的陈述也只能通过一次弯折的可能性进入论述。

这条路径与第一条相反，并可以成为一项印证：

- 我们曾从“异者”被引向非存在；
- 现在则从已经给出的非存在，被引向在论述内部安置他异性：把论述界定为不可通约的词类之组装（σὐνθεσις［synthesis］，263d）。

当然，为此建立的序列并不会像诸种类序列那样展开。因为柏拉图在这里仍紧紧抓住最小值：既然依定义，论述必然是一些在其中受到区分之要素的交织，那么其中涌现的他异性就会服从混合，只用两个项便足以支撑它：“名称”与“动词”［262a］；

- 不需要像先前那样使用三项，
- 尤其不需要对论述作穷尽分析。

由此可见，若在这里寻找柏拉图关于词类的教导，并想象他在《智者篇》中设定了两个词类，那会是荒谬的。借助这个数目，他告诉我们的只有论述可以被划分，却小心地没有进行计数。

事实上，词类理论之所以成为语言学的典范，恰恰是因为它是一种遗忘自身起点的换位：在那份封闭而可逐项列举的清单中，人们得以计数论述的要素，而遭到误认的主体也成为其中一项（明确说来，就是代词）。

在柏拉图那里，我们处于这场计数的起源，而它的出发点仍然清晰可感。我们已经知道，非存在还不像其他要素那样是一个要素；它的情形是：

- 如果使它涌现，论述便消失；
- 如果使论述涌现，它就只以弯折的形式继续存在，既是圈界，又是从一项到另一项的经过；也就是论述借以被界定为组装［σύνθεσις］的他异性维度。

或许正因为一项误认尚未完成，主体在这里才不能由一份清单中可枚举的项来代表。我们在其中读出主体显现的非存在无法在这个序列里占有位置，于是序列也不可能结束：必须让它坠入下层。

但此时又有一项新的操作展开，而对话的序列似乎在其中遭遇一个退行点。

事实上，如果问题在于能够陈述一番虚假的论述、能够说出“不存在之物”，那么只有对着“存在之物”来说它才可能，因为论述始终以一个“存在者”为对象：

“……若它不谈论任何人〔任何对象〕……论述便根本不是论述。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不可能有一种不以任何对象为题的论述。”[263c] [注]

[注] 这里的 sujet 是“论述的题目 / 对象”，不是拉康意义上的主体；前面的 personne 则字面指“任何人”。正文保留二者的衔接，避免把柏拉图的命题误读成“任何论述都必须谈论精神分析主体”。

柏拉图这项看似任意的选择，其真正含义也许正是在这里显现：他用来显明虚假论述之可能性的例子，是一个关于专名的陈述——“THEAETETUS 飞翔”——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263a]

当名称同那个指称并不存在之行动的动词联结，并来到“存在”必须为非存在提供述谓支撑的位置时，它似乎必须固定为专名。毕竟，异乡人完全可以用第一人称说：petonai，“我飞翔”，即 Cogito 的颠倒版本。 [THEAETETUS 飞翔：Θεαίτητος ... πέτεται → 我飞翔：πέτοναι]

在这项对语法人称的回避中，我们应当认出专名本身的强势：它之所以能够标记非存在消失的位置，是因为它把主体指称为不可替代者，因而——用 Jacques LACAN 的话说——能够前来缺席；同时，它又恰恰把主体标定为并未缺席。

在词语序列中，围绕专名旋转的非存在似乎回流到自身并凝聚起来：主体固定之后获得一种充实的性质；词语序列一经被设为链，立刻又变回没有摇摆的序列，因为作为论述一部分的名称立即被专名所吸收。在对语法人称的回避中——无疑在人称范畴尚未历史性地被界定为范畴、尚未能把主体固定在一项误认中以前——我们已经见证了摇摆受到覆盖。凭借“THEAETETUS 飞翔”[Θεαίτητος ... πέτεται] 这项陈

述，借助专名的充实，借助非存在的非存在，论述把自己确立为不受扰动的知识之统治。

一切仿佛表明，在《智者篇》结尾处，人们必须折返，在论述中抹去非存在本身，尽管此前为了奠定论述的真理属性，必须让非存在在其中临现。“存在”与非存在的循环由此获得“假设”的地位，而它们注定要沉默在自己所支撑的陈述之下。

必须用一条覆盖路径的图像，取代对同一形式系统诸种解释的叠加；那些同型关系只能为了破裂而展开：链重新变回序列，刚刚启开的能指界域又再度闭合，而那个承载一切缺失效应之原因的项，本身也归于缺失。

复归的“存在”通过把论述的属性凝聚在一种从此得到保证的真理中，揭示了它同论述的关系；与此同时，化身为虚假的非存在，围绕专名固定了它曾在其中获得定义的诸种摇摆。

它一方面成为用来定位那个应被承认为能指逻辑之锚点的界域之点，另一方面又因此成为必须标出对此逻辑之误认的点。但实际运动恰好相反：能指及其逻辑曾经可以成为一把钥匙，却以接受我们的评论在一个圆圈中运作为代价；为了定位支点，这番评论必须在一篇平滑文本中辨别出一些闭合的指标，以便把它们作为误认与缝合来发挥作用。

这里所需要的不是读出一处缝合，而是发明一处缝合，好让一项陈述变得可读。链的形象被用来援助我们：

- 诸种类之链；
- 对话之链；
- 词类的消隐之链；……每一次，人们都能瞄准一个可以读出能指逻辑的点，直到认出那个必须体验以下事实的界限：若要引入能指逻辑，就必须转身回返；也就是在《智者篇》的序列中，恢复那个被能指的一次蚀隐所覆盖的突转。

无疑，从起点处通过那段轶闻引入存在的计数，就已经把一切都预先给定了；古代智者的算术为链的模型提供了直接支撑。尤其就柏拉图而言，这更是发明了一切，因为他不是误认，而是根本不知道零的结构。但这仍不算做了什么，除非它揭示出：当柏拉图谈论存在时，他所瞄准的是自己的论述本身及其可能性，因为真理能够约束这番论述的离散阐述。

如果柏拉图在演绎存在时，以真理为中介，把断言的命运同断言所针对之物的命运连接起来，那么，存在之所系就在一番要求真理的论述中，把一个使论述能够成为真理断言的场所之法则逐一展开。

若要显明那是能指的一道衍射反映，就必须设想柏拉图把一道盲目的目光投向某个点：那个点的唯一性、位置与有效性，只有在与这道目光本身相异之处、在一项误认之前，才能存续。

BRETON 告诉我们：“要定位那个使客体活起来的点，就必须把蜡烛放在正确的位置。”

LACAN

这里有没有人想提一个问题，同时尝试作证表明这些东西无论以何种方式已经传达过去？

我希望终究会有人接下这项挑战……KAUFMANN

就柏拉图主义而言，你把“善”放在哪里？

一方面有智者问题，另一方面有柏拉图主义问题。

MILNER——我已经把它从自己的论述中除斥了。

KAUFMANN

关于 logos，你如何理解名称与动词的关系？

我重新阅读《智者篇》时，一直关心 ὄνομα［onoma］与 δύναμις［dynamis］之间的关系问题。

另一方面，你刚才就普通名称与专名所说的东西，难道不牵涉“名称”与“动词”的关系吗？

MILNER

关于“名称”与“动词”的关系问题，必须明确指出，它并不是一种词类理论。

必须到别处去找。在《书信》中。

KAUFMANN

关于名称—动词问题与幻想问题，我有一点自己的想法。我很重视文本中出现的一个词，我不太确定它究竟在哪里：παραφέρειν［parapherein，带往一旁］。

关于幻想，若要同 AUDOUARD 所说的内容联系起来，其方式是一个[…]。就斯多葛派的幻想而言，这可以非常简单地得到呈现。你知道在斯多葛派那里事情如何发生吗？我向前走，绊了一下，这就是“柏格森的电梯”。有一个“原地不动”，而当我走得太远时，就会形成一个凹处：那是波谷。

在斯多葛派那里，幻想就在其中涌现。只需用 Trieb［驱力］替换[…]。我们处在某一条线上。

到那时，我们便有了同 AUDOUARD 所提问题相当的东西。它与柏拉图的差别在于：在斯多葛派那里，事情这样发生，而幻想在这里到来。我们走得太远，波谷中便出现电梯里的精灵，就在［…］这个事实中涌现。在柏拉图那里，它不是线性的，而是 παραφέρειν［parapherein］：它向一旁偏去，也就是说，在这条轴线周围有一束非存在。你同意吗？

MILNER［……］

KAUFMANN

这里我接上 LACAN 博士的一项论述。当我错失述谓时，在动词内部便发生向行动的过渡，[…] 而我在这里得到幻想。因此，我认为《智者篇》包含着更多统一性。

LACAN

我认为，他已经就《智者篇》谈了很多。MILNER 刚才告诉我们的内容，仍然非常鲜明地带着他作为语法学家的专门印记。在柏拉图那里，ὄνομα［onoma］与 δύναμις［dynamis］的差异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界域中提出的。

你们同意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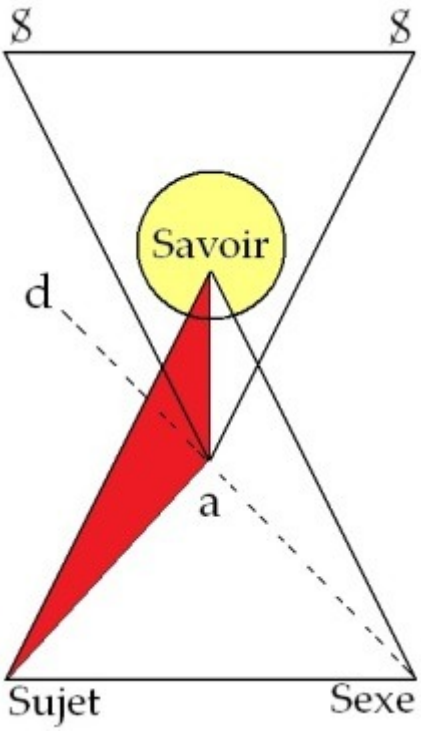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在此之后是否还有必要做一点什么；无论如何，由于无法把它推进得足够远，它只会以一种多余的方式啮合上去。

为了给后续论述作准备，我是否应该提醒各位，我目前把它集中在哪些东西周围：三个极点、三个项——主体、知识与性。它们当然是本质上从我们的分析经验中提取出来、并因此可以受到追问的三极结构。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某个进程的一个阶段，而且是一个重大阶段；这个进程最初建立在我的术语上，也就是把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作为原初范畴彼此对立……

自从我引入它们以来，我可以说，它们有点像一门真正以锤子敲出来的哲学的术语。

我的意思是，至少从我们的分析家立场内部来看，我们似乎可以满足于把它们当作某种关乎经验诸地平线的不可还原残余；……因此，人们很容易让另外三个项——知识、主体与性——同它们彼此对应、彼此叠加。



对于这三个项，我想我不必以一一对应的方式加以指点——除非有人明确要求我这样做。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已经走过一段路，甚至是非常漫长的一段路；任何一项都绝不能摆出成为另一项内容的姿态，第二个三元组的三条边也绝不能填充第一个三元组的三条边。

就此我想指出——因为正是在阐发推进的尺度上，一种既不能认同于这一项、也不能认同于另一项的内容才得以建立——例如实在界，人们曾长期说我几乎把它变成一个被排除的项……为什么我表面上会把它变成一个被排除的项？这无非源于一项严格说来是这样的幻象效应：精神分析家由于自己的位置——各位在这里看到，它同 MILNER 今天围绕《智者篇》极好地勾画出的东西汇合起来——精神分析家由于自己的位置，以极为独特的方式被排除在实在界之外；他的技术本身禁止他采用任何接近实在界的手段。受到排除是一种关系，而正是这种排除造成了他持守自身位置的全部困难：无论作为理论家，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如此。

直到某一点，实在甚至可以……甚至可以被他视为危险，视为呈给他思想的一种诱惑；当他进入作为自己主要参照的实在场域——也就是性之实在——当他走向那个有某种东西被他拒绝、而他自己也从中受到排除的位置时，他太容易、以一种过于容易的方式屈从于这项诱惑。

他会建构一个实在，而那必然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其他类似人物的实在；这些人在那个不仅暧昧而且杂种、名叫“人文科学”的界域中自有其有效性，而精神分析家若想继续做精神分析家，就恰恰必须防范这种东西。那么，实在的这个位置对分析家而言是什么？我们尝试并指示通过逻辑这条悖论道路来建构这个位置的可能性，这种方式又意味着什么？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随着逻辑在历史中推进，直至它抵达所谓 FREGE 理论的那个点——在 FREGE 那里区分了意义、Bedeutung［指称］与意指——我们到达一种参照的耗竭。于是 FREGE 表述说：如果我们

必须为某种叫作判断的东西找到任何参照，那么到最后，它只能是真与假的双重值；值严格说来就是所指对象。请各位听清楚：判断没有其他客体——这处在一种逻辑思想的尖端，而对我们而言，它又是某条道路走下去会生出何种悖论的范例——到头来，除值以外没有任何参照：它或真，或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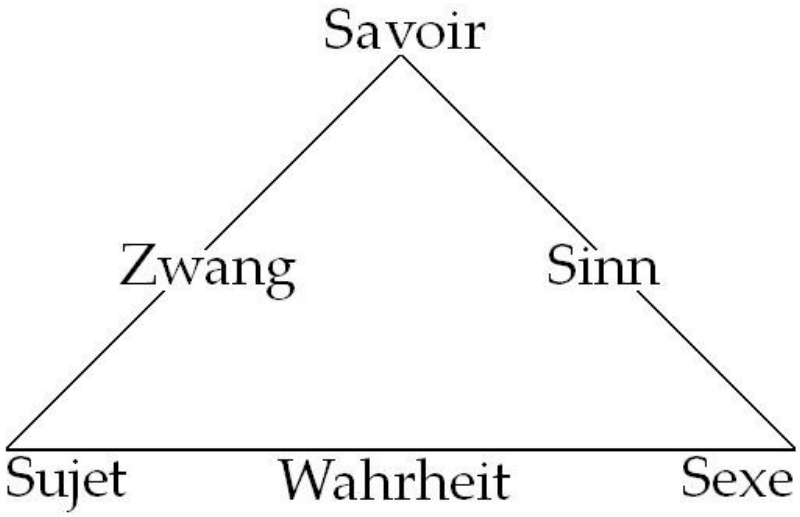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的 Sinn 与 Bedeutung

很明显，对我们来说，这种耗竭实际上必须被当作某种症状。而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这条踪迹追寻的，就是究竟什么制约了逻辑思想的演变，究竟缺少了什么，才使实在界的位置未获指称。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清楚感到，那个如此以欠缺形式受到圈定的东西，同实在界对我们分析家显现的方式有某种关系。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它为我们明确导向同 FREGE 沿自己的道路抵达的区分相同的区分：符号与意义的区分。

今年，我正是由此尝试让各位感受到它同意指的区别。

意义存在于非意义的层面，并且分量之显著不亚于它在任何其他得以展开的场所——那个被称为意指的场所——所具有的分量；后者是一种表面上的实在。



意义同这个可以说是实在界盲点的点之间的关系——这个绊脚点、终结点、撞击点，以及性现实中的疑难点——要求我们组织一种逻辑；在其中，知识、主体与性这三个彼此不同的极点，使我们能够在它们的关系中，把某种东西定位到它的位置，并由此让某个悖论显现出来。首要的是 Sinn、意义本身的位置：它处在知识与性的关系中，主体以某种方式从这项关系中被提取出来；而严格说来，意义维度建立其间的那些项所具有的双重异化，正是向主体自身开启分析经验中置于主体与性之间的这个极其独特的［维度］：Bedeutung［指称］的维度；同时也是那个对主体构成问号、构成真理敏感点的维度。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的 Sinn 与 Bedeutung**

位于知识一侧的，严格说来是最晦暗的东西，也就是我今年论述开头引入的那个真正敞裂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体现为 Zwang［强迫］概念。主体正是在知识一侧接收到那道分裂标记；它铭写在症状之中，

而我用这个在此提出、从 FREUD 那里重新取来的术语 Zwang 来使它符号化。

时间已经很晚了。我已经给各位搭起了今年论述收尾部分的脚手架。

我希望先把它预告给各位，这样等我不得不更深入地阐述这些内容时，各位就不至于过于惊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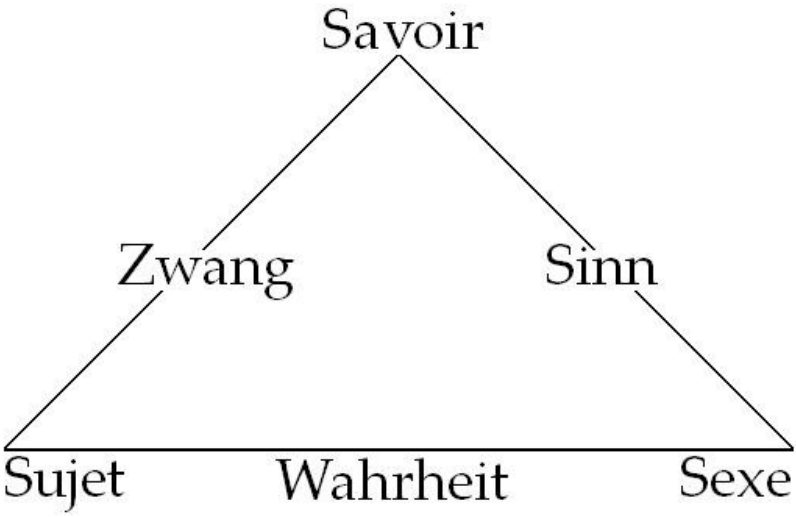
第22课 · 1965年6月9日

我们继续讨论我带给各位、用来收束今年“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这番论述的那个点；它由我在三四堂课以前引入的三元组构成结构。

上一次，在某场“对话”提供的各种要素结束时——我在上次课开场时已经对这个词作出了一切必要保留——我以某种方式引入了实在界这一极点，因为它构成了严格说来属于精神分析家的某项困难。我希望各位还记得我在结尾指出的东西：这是一个主题的引入；今年我无疑无法穷尽它，但若命运允许，它会在明年延续。

在这个或许过于匆促、甚至直到某一点被突然抛出的引入中，我指出了我们必须设想这三个项之间关系的位置；今天我会重新阐述它们的功能。

我以某种方式汇集今年全部论述的意义，把三个项用德语写在这里；理由同这三个项的历史阐发有关，因为其中两个指向用德语写作的作者的思想与工作。



Sinn［意义］严格说来是一个 FREGE 式参照：FREGE 在阐发他所谓数之存在的概念时，把 Sinn 同 Bedeutung［指称］对立起来[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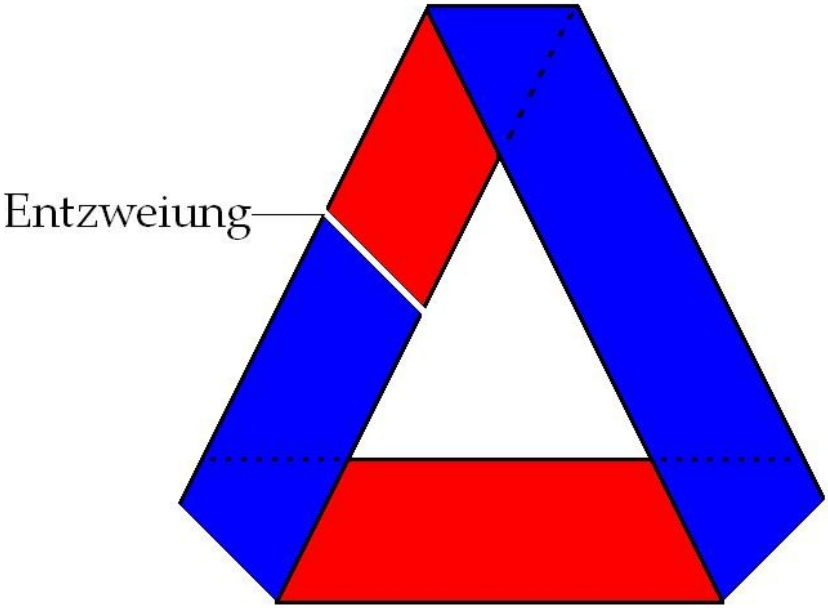
> [注1] G. Frege：《算术基础：关于数概念的逻辑—数学研究》，Seuil，1970年；《逻辑与哲学文集》，巴黎：Seuil，“Points”丛书第296号（“意义与指称”，第102页）。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的 Sinn 与 Bedeutung**

Zwang［强迫］：之所以应当在这里定位这项功能，是因为它：

- 严格说来就是弗洛伊德的发现；
- 它为那种在整个十九世纪逐步阐发为精神临床、并以现象学形态呈现出来的东西，赋予一种新的、焕然一新的意义；
- 它还为这种呈现赋予一种地位；今天，我打算让各位辨认出：正是这种地位，严格说来为我们借助对笛卡尔的评论所强调的——现代意义上的主体与知识之间的根本关系——提供了理由。

如果存在 Zwang……如果症状中有某种以晦暗方式显现、从字面上说在迫使主体的同时又分裂主体的东西，那么使用 Zwang 一词便十分重要，因为 Zwang 关联于 zwei［二］。正如各位在旁边这个小图上看到的——我还没有向各位揭开它的谜底——这里确实涉及一种 Entzweiung［分裂为二］：弗洛伊德不断追索、发现并标画的东西，直到他的最后一篇著作在主体的 Spaltung［裂分］观念中达到顶点；后者本质上就是一种 Entzweiung。



这就是各位看见黑板上所写内容的理由。

Wahrheit［真理］一词同样用德语书写，只是为了同另外两个项保持一致。

今天，我打算同各位一道从第三个项 Wahrheit、即真理重新出发：从Wahrheit、真理在精神分析经验中显现的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从它在使这项经验成为可能的根本结构中显现的方式重新出发。

但我也要从我们上一次共同的论述中抽出一条线索；我们很快会再次找到它，这就是 KAUFMANN 向 MILNER 提出的问题。MILNER 为我们作了一份结构极其严密、内容当然也非常丰富的报告；它是一篇工

作文本，也是一篇评论，同时还是《智者篇》的摘要。从今天起，我想自己完全可以正当地引用它。

总体而言，据我所能收集到的反应，这篇论述没有落入聋子的耳朵；人们至少承认了它所提供的那个维度——这个维度当然未必是每位听众最熟悉或最感兴趣的维度，它也可能让习惯于医学思想的人在某些时刻感到游移。

不过我认为，它已经足以使我们今天能够作出我马上要说的参照。

KAUFMANN 追问 MILNER 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在所有这些东西中，你如何处理柏拉图那里的‘善’、‘善’的纯粹理念？”

我要提醒各位，MILNER　把重音放在《智者篇》达到顶点的那套辩证法上；它本质上意在证明一件事，而这正是柏拉图思想的顶峰：柏拉图在他借以向我们说话的所有论述中……

那终究始终是一番本质上谜一般的论述，谜一般到了有时变得令人迷失、诙谐可笑的地步；非常清楚的是，若看不出他在某些转折处甚至是在嘲弄我们，那就真是聋了。

……柏拉图区分出理念的世界之后……

因为理念恒定不变，不像感性世界中的事物那样服从变化；后者以某种方式接纳理念，却只能近似地受其影响、反映理念。

……柏拉图在《智者篇》的层面被引向——也把我们引向——这样一项证明：如果说理念的行动只能以分有方式来设想，那么这种分有就不能被设想为发生在思想中的效应，不能被设想为这样一回事：我们

凭借辩证法上升到对最原初理念的构想，并由自己的辩证法让这种编织、这种［…］运作起来，借以认出运动、变化的世界中有什么是由分有理念来支撑的。

诸种根本理念本身，也只有在这种分有运动于它们彼此之间运作时才能成立。

而 MILNER 已经提醒各位：

- 我们如何发现运动与静止都分有存在；
- 但运动与静止又如何彼此不同，而且只有在它们也彼此分有时才可能不同；
- 因而，在柏拉图为向我们表明某种必须承认、必须设想为甚至在理念层面以运动、行动和受动方式运作之物所选的三个项之外，还必然需要另外两个项，即“同一者与异者”；一个五元体、一种原初 Fünfheit［五性］的项便由此在这里被充分推进。

相关知识卡 柏拉图《智者篇》：五大类、他者与非存在

我不记得 MILNER 如何回答 KAUFMANN 的问题了。我希望他的回答是：他谈的只有善——柏拉图意义上的善——因为对柏拉图而言，善严格说来就是这种数的运作。

相关知识卡 柏拉图“论善”讲座：古代证言与重构边界

可以说，这不是我自创的评论。今天我能够更加从容地提出它，是因为一次研究中的好运——这项研究由对《智者篇》的思考所启发——

让我碰到了一样东西。它也许远非无人知晓，但我很高兴从中找到历史印证：柏拉图曾讲授把善构想为理念之理念的一课。

相关知识卡 柏拉图“论善”讲座：古代证言与重构边界

是 SIMPLICIUS——ARISTOTE 的注释者，因而不仅晚了三代，而是晚了四代——为我们作证[注2][注3]。在留有证据的材料中，SIMPLICIUS 证明 ARISTOXENUS 曾向后世声称自己听过这一课，ARISTOTE 确实也在场，并且由 ARISTOTE 作了记录、笔记，留下一份油印稿。这堂课令在场听众惊讶的，恰恰是柏拉图只谈了数。

> [注2] Simplicius：《亚里士多德〈范畴篇〉注释》，Belles Lettres，2001年。
>
> [注3] Aristote：《形而上学》，巴黎：Vrin，2000年。

相关知识卡 柏拉图“论善”讲座：古代证言与重构边界

所有人都期待讨论善究竟是什么：是财富、健康、好心情，还是好的知识。甚至有一部分听众大失所望，中途离场[注4]。

> [注4] Diogène Laërce：《名哲言行录：柏拉图》。

相关知识卡 柏拉图“论善”讲座：古代证言与重构边界

我们确实必须如此定位柏拉图对某种东西的参照——我们可以说，它在柏拉图那里发挥绝对理念、关于世界的一切思考之不可动摇基础的

作用——这对我们十分宝贵。因为各位将会看到，正是它使我们能够检验以下两者的意义：

- FREUD 在我们的思想史中带来的东西；
- 以及 FREUD 所带来的东西如何为我们开启一种视野，以高于此前一切把握的方式，把我所谓真理定义在事实上遭遇的暗礁、疑难与困难协调起来。

对我们精神分析家来说，必须在经验最为关键的层面把握这一点。

在一本我已经投入数年写作的著作中[注5]——我不会告诉各位书名——我曾在第一版草稿——各位不会看到它——中这样开头：“这里所选的标题——就是那个我不说出的标题——包含另一个标题：《真正精神分析的道路》。这正是我们要谈的东西。

> [注5] Jacques Lacan：《文集》，巴黎：Seuil，1966年。

精神分析沿哪些道路推进？检视这些做法，将是我们用来确定精神分析实际上是什么的方法。

我们将由此把握，精神分析的存在系于真理的效应。如果到此为止，我们便会把它描画成一座漂浮在自身展开中的孤岛。

《恰当中道的方法》便会成为副标题，它的远东腔调［《道德经》］会颇有成效地戏仿这一意图本身的成功。

但这座 Cythère 岛牢牢铆接在世界上，因此我们描绘的地图更像航海图：带注释的海岸轮廓，把内陆区域留作灰色。

人们沿哪些道路进入精神分析？这就是我们要让读者的兴趣围绕它发生深层转动的锚点；这里也就说明了我们认为什么样的读者会感兴趣。从意图上说，《真正精神分析家的指南》就是它的标题。它显然写给医生；医生在这里既像一个使对话加倍的参与者，也像公众中等待真正精神分析家的见证人。人们会在这里辨认出近缘文学所刻画的一句套语的回声：《The Complete Angler》[注6]，即真正的垂钓者。这是英国文学中的名作；在这里提到它，是出于柏拉图以同样参照开始界定"智者"的同一个理由。《The Complete Angler》只使很少一部分读者成为娴熟的垂钓者；书中宣示的只是筛选读者的意愿。

> [注6] Thomas Westwood：《The Chronicle of the Complete Angler》，Kessinger Publishing，2007年。

此外，若有人打开这本书，是想从中寻找完美受分析者的道路，也请放心：他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程度，会比在其他找来参阅的著作中低得多。这里不但没有任何东西会用那些由亲切呈现的观察所携带的隐含承诺来哄他入睡，也不会给他机会把自己的焦虑转移到一种新的心理规范负担上。他既找不到精神分析的温情地图，也找不到借以追踪自己的材料。这甚至不会妨碍他踏出精神分析中的第一步；因为这本指南不以引导他为目标，而是要引导他可能的向导来阅读他。他只会客观地感到其中关乎自己，至多把自己视为利益受到捍卫的人——无疑是当事方，而不是裁判——但他若不想只记住一点，那就是保证必不可少，而本书正在呼唤这些保证。

或者更确切地说，本书在它所写给的人那里，要求以另一些更可靠的保证取代现存保证。事实上，这就是我们赋予它重音的第三个主题。精神分析沿哪些道路推进？这就是作者在一项将近十年的教学中——

我在这里给出几项标出日期的参照，而它们已经被远远超越——试图阐述的东西。

要阐明这项区别，是否有必要枚举现代医学用来支撑其做法的一切科学？是否有必要指出，医学以这些科学的结果为基础，就等于信任每一门科学的原理，可以说，是向它们借取已经定型的产品？然而，对精神分析方法而言，这绝不可能。精神分析家当然会在这一点上异口同声；而且各位将会看到，我们始终十分重视这项一致——它若不总是一种可靠的和声形式，却不只是一种让别人听见自己的方式。不过，我们先前使用孤岛隐喻并非徒然：因为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岛屿状态以某种可称为反思性、外在的形式生出了一个不祥客体，也就是精神分析共同体赖以维持的科学隔离处境。

问题在于，精神分析的道路并不能在其中得到维持；而当精神分析家承认这一点时，我们会用同样平静的齐声合唱来予以印证，以便探索其中的二律背反。我们在这里发现的悖论，揭开的根底多于遮藏的根底。因为，即便我们确实想说，只有一种技术形式主义还在精神分析家之间维持经验的共同性，也不要以为我们所揭露的学科迷失位于某个观念的最高天[注7]。它触及的正是治疗若要真实，就必须从中寻找的道路。“真实”在这里首先具有治疗有效这一朴素意义，但条件是治疗的效应回应其手段；这些手段从自身性质上超出了对医生最通常的参照——这种参照让医生把自己在几乎一切干预所共有的心理位移余地上能够造成的效应称作暗示，哪怕这些干预只是模拟。而“真实”在这里又获得加倍的意义，因为精神分析的手段就是真理的手段；我们由此回到自己的争论。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些手段的使用总会因为没有得到敞开而败坏——没有向批判敞开、向问题敞开、向一种在此获得特殊形式的歧义敞开。因为，对于这里唤起的真理，任何愿意

接受精神分析考验的人都不会怀疑：它对这个人具有其自身真理的意义。

> [注7] Empyrée：四重天球中最高的一层。

然而，如何在主体的这项真理与科学建构教会我们以真理之名辨认的东西之间建立关系？

我们不要把这位同行参与者送回那趟令人失望的漫游——作为法国人，他的中等教育至多让他以哲学之名走过这趟旅程——更不要把他送回从中保留下来的、已经积满尘埃的认识论。理由很简单：弗洛伊德以无意识之名，把一类事实引入我们的经验；它们为如此提出的问题开启了一条实验道路。正是在这里，我们的听众同我们的意图一起取得形体；现在我们要说清楚，想让谁听见它：正是那些人，精神分析经验的持有者直到现在对他们只会宣称，对于没有分享过这项经验的人，这项经验不可交流；只不过最近他们又在这个秘密之上摊开一块没有消化好的“沟通功能”陈词滥调奶油派，还附带几场关于医患关系的装模作样。

因为我们的主张是：精神分析应当接受一项研究；这项研究要考察它的程序，直至它的迷途，并能够阐述它的界限；换句话说，要从中提取所谓结构。

为了检验这项工作，我们向所有在各自科学中使用结构概念的人发出呼吁。此外，我们还期待他们同我们一道，从这项工作中演绎出训练条件，使一位精神分析家能够恰当地引导一场分析。正是在这一时刻，我们同医生展开的示范性对话获得其悲剧意味。你因为梦想成为精神分析家而打开这本书，务必当心！因为当你成为精神分析家时，

精神分析的价值只能等同于你的价值；它所能到达的地方，不会超出它曾把你带到的地方。”

精神分析作为一门科学，必须参照某种确实能够实现的特定关系；这项关系联结于真理在现代知识辩证法中重新涌现的一个特定位置。不同于柏拉图的理念，我们实际上能够以精神分析之名谈论的东西，正是依赖这里。

而且，恰恰就精神分析而言——它在我们的历史时刻中被经验、临现并实行——它包含着某种对其真理根基之探究加以引导的方式，也包含着某种阻抗；FREUD　早已预见、指出并标明这种阻抗。正因为如此，我不仅认为自己有权，而且随着这项阻抗的强度，我有义务使自己的教学进程发生偏转、弯曲；在探索一项只有跟随其实际效力才可能得到界定的真理时，我也无法越过某种界限——也就是跟随它在此时此地、在实际操作中投入运作的东西，跟随其全部程序投入运作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真理进入某种戏剧性；它的界限由以下事实充分标明：那个能够在某一点揭示这项真理的人，有权把它悬置起来，甚至予以拒绝。这不仅毫无新奇之处，而且在精神分析本身中获得最大程度的

正当性。我告诉各位，历代许多思想家确实采取过这个立场，把它当作一种公开承认的立场选择：他们白纸黑字地写下了它。

- 笛卡尔告诉我们，他不会给出某个问题的解答；他的借口是，不想给某位会声称自己也独立发现了它的竞争者太多机会，只想表明那些人确实没有能力抵达解答——但这只是借口……

- 同样，GAUSS 在 RIEMANN 之前就已经看出让人能够进入超欧几里得空间的现代数学形式，却拒绝把它传达出去；他有自己的理由声称：任何真理都不应以某种方式抢在人们所能承受的知识之前——这也只是借口。

我说过，这套辩证法之所以获得正当性并取得形式，是因为精神分析第一次使我们得以揭示真理与知识的关系，并从彻底性上设定它们。人们可以用一种颇为抽象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这一点很容易指出，我顺带做过——采用一种悖论式、当然并不严肃而是滑稽的形式："如果牛顿公式由某人在两百年前提出，那么构成这个公式的知识，其真理会是什么情形？"

这个公式被引入知识，标志着真理与知识关系中的一个结构性时刻——我们还会回到这一点。[注]　这个公式是否提前出现了？它究竟有没有某种真值？

> [注] Staferla 底本此处作 des rapports de la vérité ou du savoir… ET (!) du savoir，句法重复且带有编录者的惊叹号；ELP　1965年6月9日速记影印本的断句近于"真理（或知识）与知识"，Gallagher 独立英译则规整为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 truth and of knowledge"。正文依本段持续讨论的"真理与知识之关系"作最小校读，同时保留异文。

这只是一场思想游戏、一项人为疑难。真理问题其实以更为彻底的方式被提出，而弗洛伊德经验正是围绕这个问题运作的。

正因如此，只有从作为笛卡尔主体地位的主体地位出发，它才可以被思想、才取得意义。

今年开头，我如此用心地重新处理 cogito［我思］的辩证法，并把它当作使我们得以定位弗洛伊德主义之意义的根本辩证法，是因为笛卡尔式 cogito 的特点在于：它标出了一个界定主体与知识之关系的特定时刻何其重要。

也许，围绕 cogito 所代表的这个关键时刻作出的种种评论，并未把这一点完全照亮。

笛卡尔在瞄准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一个 fundamentum inconcussum 时寻找并找到的东西，我们能否说：

- 他借助 cogito 得到了它？
- 那个不可能从对“我思”的把握中剥离的存在，是否奠基于存在之中？

无论如何，有一点非常清楚：我曾在各位面前以一种方式阐述它——必要时不顾既往评论，但绝不是不顾笛卡尔的文本——而这种方式超出了评论在 ergo sum［故我在］时刻不得不止步的地方；评论若必须承认，在那里笛卡尔所依靠的……

至少当他亲自充当自己的评论者时……就是一个清楚而简单观念的自明性。

然而，对处于科学效力之当前阶段的我们而言，清楚而简单观念的这种自明性，笛卡尔本人所提出的这种 simplex intuitus［单纯直观］，究竟有什么价值？它无疑承受了整个科学发展的反作用——也就是笛卡尔进路以后发生的发展——而这项发展足以让我们重新审查简单观念相对于［？］直观的优先地位。

我曾在各位面前把"我思：'故我在'"表述为用冒号开启引号；由此得出的完整公式严格说来是："我是那个思着'故我在'的人。"而我所谓这种分裂，是从

意义的"我在"到存在的"我在"的分裂；它把我们引向 Entzweiung，真理问题将在那里以另一种方式为我们定位。

笛卡尔的 ergo［故］确实指示某种属于必然性秩序的东西，这个事实正是在这里取得价值。然而笛卡尔本人又着重拒绝：绝不能依据一种落入逻辑必然性过程支配之下的必然性来解释它。那种解释可以表述为："一切思者都存在；而我思；所以我在。"

笛卡尔本人在一篇文本中恰恰谨慎地拒绝了这一点[注8]。这里的"所以"是一项阐述，当然标明了因果参照的位置；但这项因果参照属于让某个临现之物付诸行动，从而抵达"我"的这种析离、这种 Entzweiung。它是意义之"我"；而在另一处，笛卡尔甚至不再用 cogito，而干脆用 dubito［我疑］来阐述它［《第二沉思》］。

> [注8] René Descartes：《著作与书信》，同前，"第二组答辩"，第375—376页："然而，当我们察觉自己是思维之物时，这是一个并非从任何三段论中抽取出来的第一概念；当某人说'我思，故我在或我存在'时，他并不是凭某种三段论的力量从思想推断自己的存在，而是把它视为一件自明之物，通过精神的单纯审视看见它。因为，如果他通过三段论作出推演，就必须事先知道这个大前提：一

> 切思者都在或存在。相反，他之所以获知这一点，是因为他在自身中感到：若自己不存在，就不可能思想。”另参《与 Burman 的谈话》，第1355—1357页。

意义发生摇摆，怀疑直抵最彻底之点：ergo sum；这里所涉及的存在，已经从 dubito 本身分离出来。

那么，如果我们仅仅坚持从笛卡尔根本阐述的这项分析中必然得出的东西，笛卡尔会是什么？

无非是一种自洽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能保护自己不受人们历来反对它的东西影响，也就是：至少怀疑主义的真理是真的。

而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笛卡尔的进路不是真理的进路。标明这一点、而且在我看来尚未被充分如此阐述的，是他的进路何以富有成果：恰恰因为他为自己提出的目标、目的在于确定性；至于真理，他却把它交托给他者、交托给大他者，说到底就是交托给上帝。

真理内部没有任何必然性：甚至“二加二等于四”的真理之所以是真理，也只是因为上帝乐于让它如此。

正是把真理从主体与知识的辩证法中排除出去，才严格说来构成笛卡尔进路之丰产性的神经。

作为思想家，笛卡尔还可以暂时保留“永恒真理”的传统保证之躯壳——它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上帝愿意它们如此——但通过这种方式，他也摆脱了它们。科学经由这条敞开的道路进入并推进，建立起一种不再需要为自身真理基础所累的知识。

我再说一次：笛卡尔那里没有给出存在的任何本质性奠立。

一项进路、一个行动抵达了确定性；它以什么为参照？以已经存在一种知识为参照。如果此前没有伴随知识而来的那堆庞大争论积累，笛卡尔的进路一刻也不能成立；到那时为止，知识仍被系住，仍像脚上缠着一条线，因为有这样一项关键事实：知识的出发点关联于构成真理的可能性。

我要把这种笛卡尔以前的知识称作知识的前积累状态。

从笛卡尔开始，知识，也就是科学的知识，依照知识生产的方式构成：

- 正如我们所谓“社会”——其实是形而上学——的结构中有一个关键阶段叫作资本主义，而它就是资本的积累；
- 笛卡尔主体同其中得到肯定的这个存在之关系，也同样奠基于知识的积累。

从笛卡尔开始，能够用来增加知识的，才是知识。这同真理问题完全是两回事。

主体就是知识所欠缺之物。知识以其临现、其体量，以受到某些法则规整的自身增长——这些法则不同于直观法则，它们是象征运作的法则，是数与一种首先作为知识之实在的实在之间紧密交合的法则——存在着。

为了赋予科学这一历史时代的主体以地位——真正的地位——我们必须分析的正是这一点。

正如全部现代心理学都是为了解释一个人如何能够在资本主义结构中行事，对主体身份的研究，其真正神经也在于弄清：主体如何在知识积累面前维持自身。

FREUD 的发现撼动的，恰恰就是这种状态、这种极端状态。这项发现意味着、也说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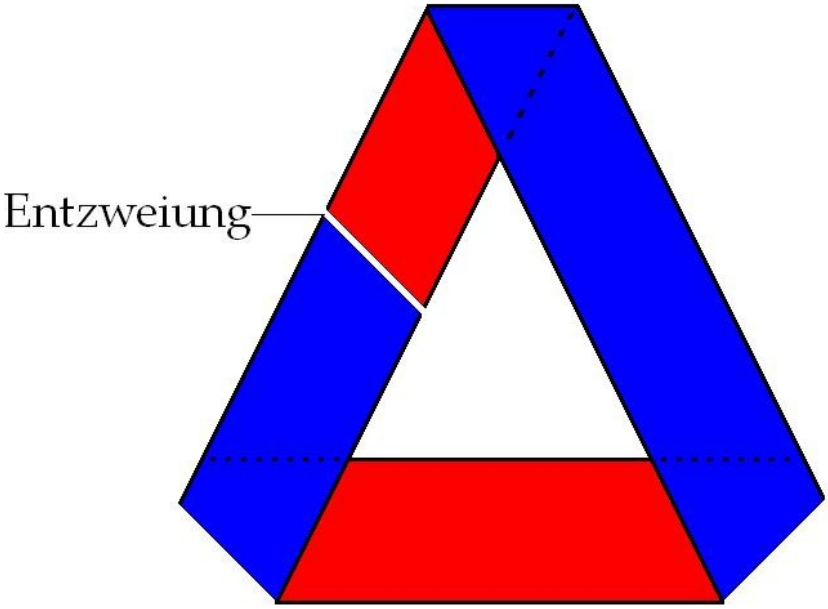
- 有一个“我思”，它是不知道自己知道的知识；
- “我思”同“我在”的关系，其纽带被撕裂，并在同一时刻发生翻转。

一者同另一者发生了 entzweiet［分裂为二］：

- 在我思想之处，我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
- 宣告我的存在之所是、宣告存在之“我在”的，并不发生在我论述、我作出阐述之处；我是在这番论述的绊倒处、间隔中找到自己的主体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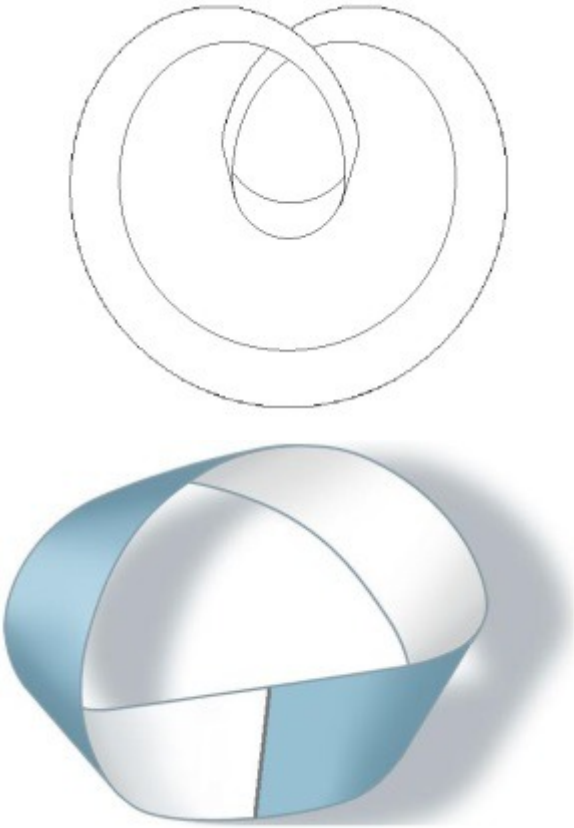
真理正是在那里向我宣告自身：在我没有留意来到我言语中的东西之处。

真理问题重新涌现；真理在经验中返回，而且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并非我同知识相对抗的道路，也不是我可以尝试在这场对抗中征服确定性的道路。恰恰因为我了解到这场对抗无效：我凭借一个极其丰富而复杂的症状结构预感、绕开或猜到某处暗礁并躲过它；我显现为症状的东西证明，我知道自己面对何种障碍。可是与此同时，我的思想、我的幻想不但仿佛对此一无所知，甚至仿佛根本不想知道。这就是 Entzweiung。我放在右边的这幅图像，其意义在于：



……各位很容易把它做出来，因为这是用一条纸带就能非常简单地制作的结构。它仍然是莫比乌斯带，但可以说是一条受到挤压、被压平的莫比乌斯带。我想，各位会在其中重新找到我已让你们熟悉的那个轮廓：内八字中莫比乌斯带打结的间隔；也就是那条只转过半圈便重新粘合到自身的带子。我已经告诉过各位，这个曲面的属性是没有反面也没有正面；二者完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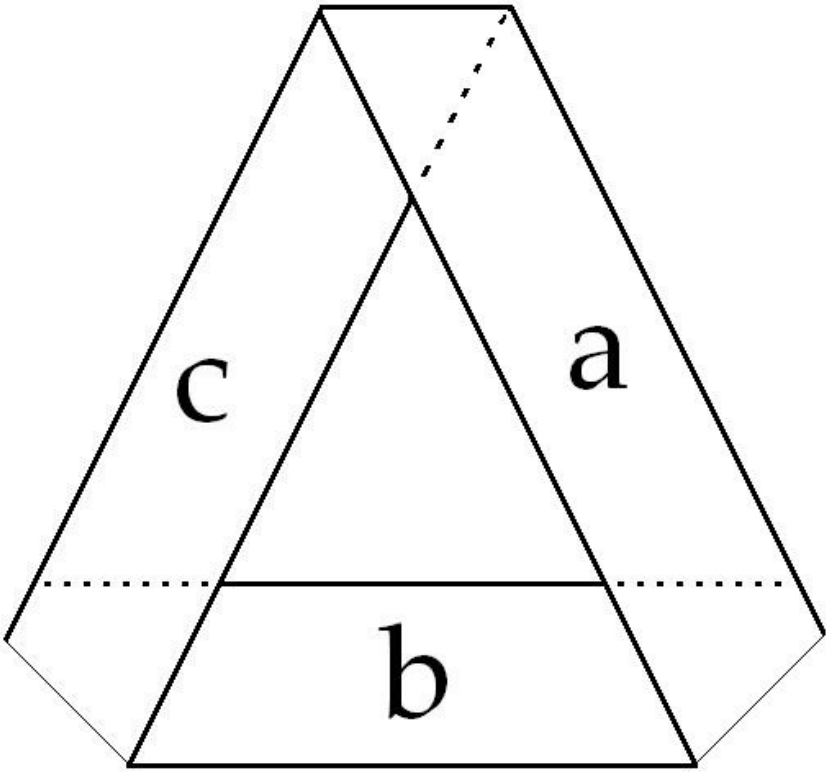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莫比乌斯带：不可定向、单一边界与拉康的拓扑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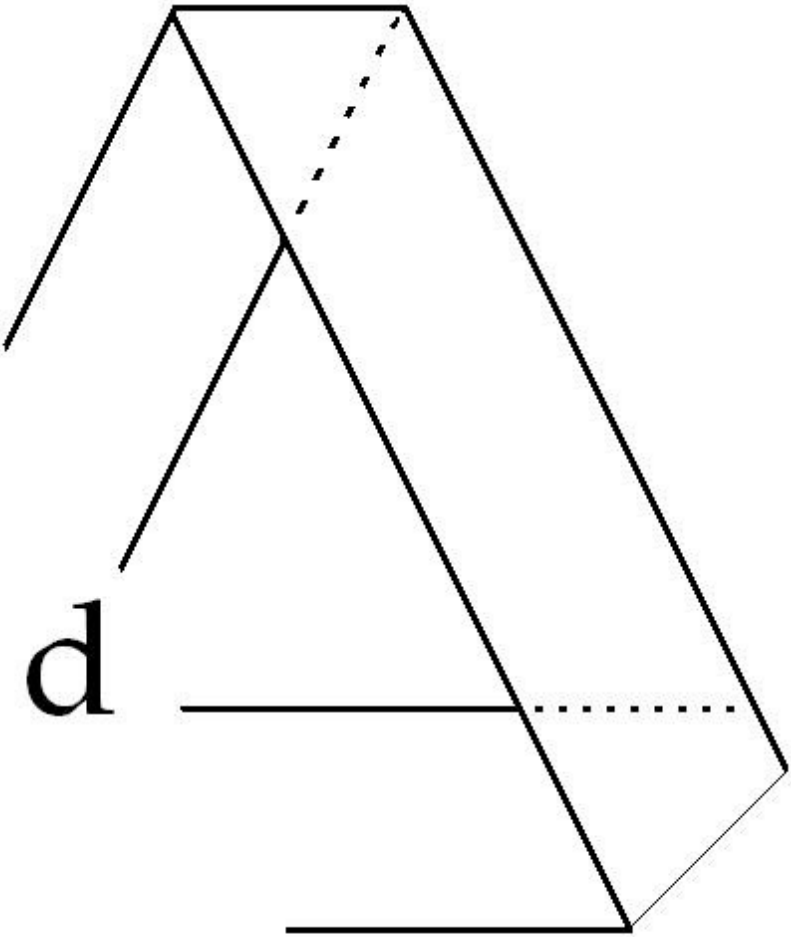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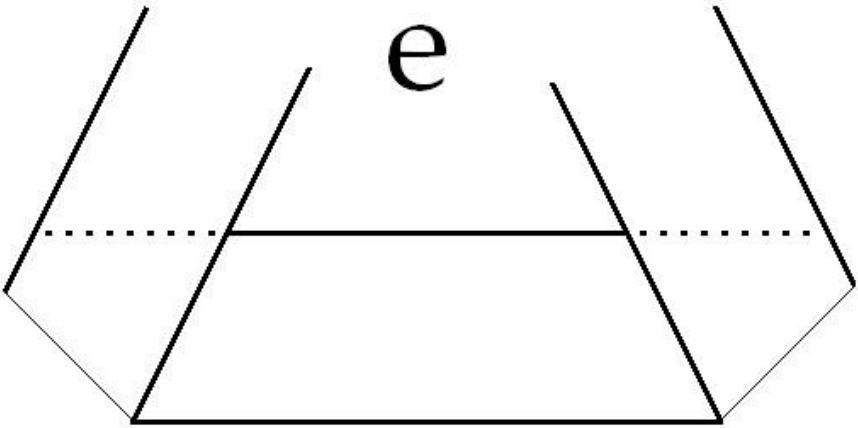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莫比乌斯带：不可定向、单一边界与拉康的拓扑借用

这里各位看到的是它最通常被再现的形态，也就是用一条简单带子、一条腰带制作，而没有取得这里这种压平的外观——后者在其他方面对我们展示某些东西十分有用。简言之，这条莫比乌斯带也可以由一条以某种方式折叠三次的纸带做成。

相关知识卡 莫比乌斯带：不可定向、单一边界与拉康的拓扑借用


c
a
b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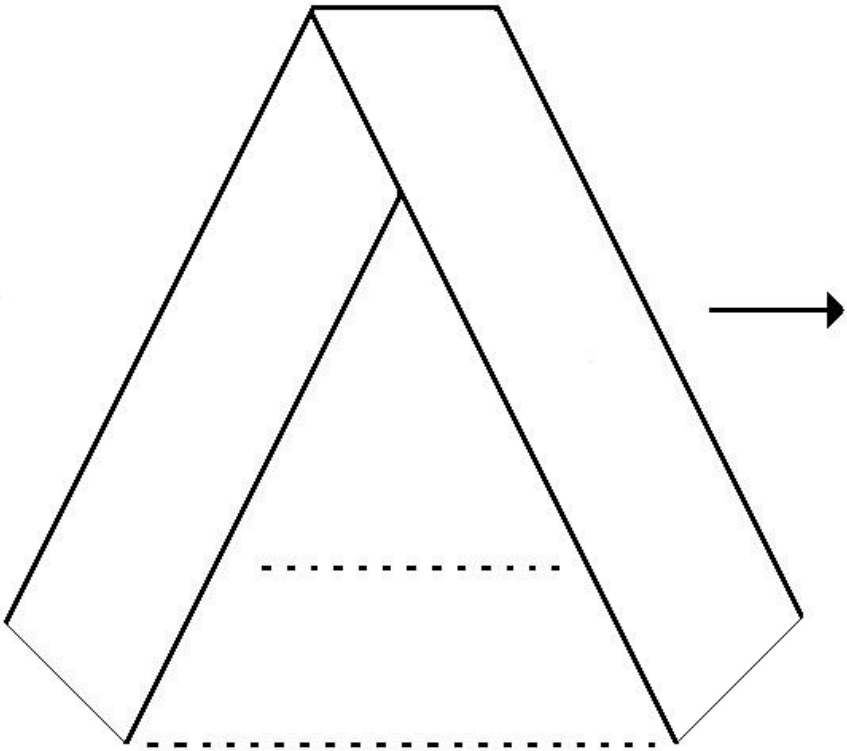
这种呈现方式向我们显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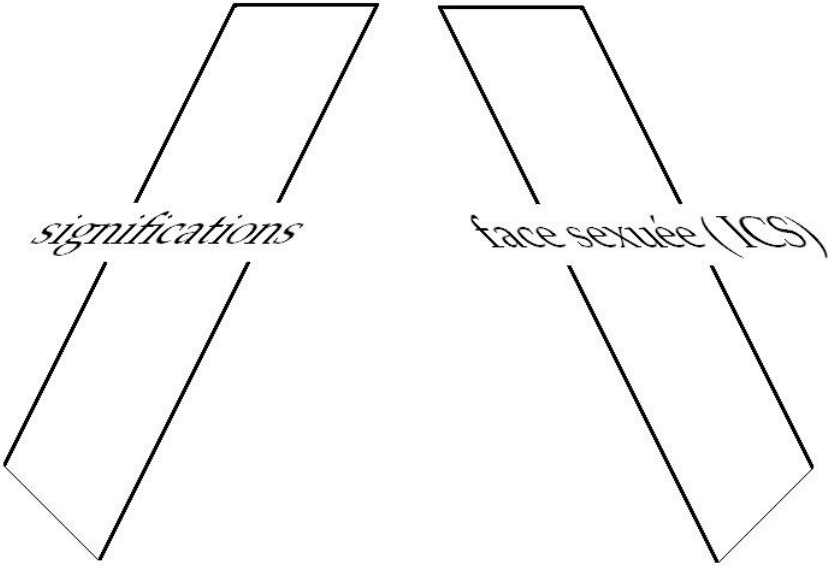
- 可以说，在这个三角结构的右上边［a］存在对称。纸的两个再折叠［d］相对于纸面上显现的那个折叠以对称方式发生。

- 同样，在这里［b］，在下一次再折叠［e］中，各位会看到第一条带先像这样以对称方式折回，随后进入下一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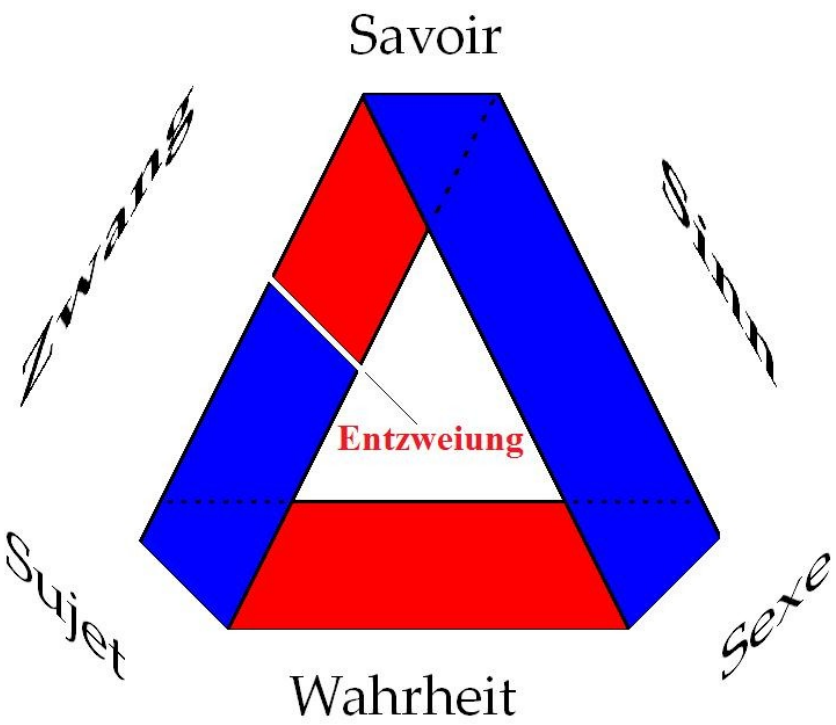
- 然而，从它们打结的方式看，各位会看到，在这里［c］，也就是第三条边、上侧，再折叠以不对称方式发生。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设想意义关系是怎么回事：在无意识知识的这一层面，能指阐述同那个代表……不，同那个就是性化存在的谜样之物之间，建立起某种结构的沟通；如果我们把下一个面符号化为诸意指的面，性化存在的晦暗核心通过这些意指来到主体层面，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有了两个场域。它们不仅以某种方式彼此自主，也可以相对于彼此定位，恰如这幅图中实际所示，成为正面与反面：





但有一个点，正面在那里同反面接合；这种连接只能以 Entzweiung 的形式发生，因为从第三条边的一侧到另一侧，显现的是另一种东西：这条边把主体同知识连接起来。



这里远非一种确定性关系——那种关系只奠基于主体相对于知识的消隐——而是那个被称为症状的现实：无意识一侧所宣告之物，以一种异质的方式对抗构成为主体身份之物，由此产生的冲突现实。

主体与症状的分裂[注]，正是这个层面的体现：在那里，真理重新取得其权利，而且以这种不被知道的实在、这种不可能穷尽的实在形式出现，也就是性的实在；直到现在，我们只能通过以下方式抵达它：

> [注] Staferla 与 ELP 影印本都作 La division du sujet et du symptôme，没有可决定句法的逗号；它既可读作“主体的分裂与症状”，也可读作“主体同症状之间的分

> 裂”。Gallagher 取后者。正文保留较贴近字面的“主体与症状的分裂”，不把这项口述歧义伪装成定论。

- 通过种种伪装；
- 通过种种替补；
- 通过把男性—女性的对立转置为例如主动—被动、被看见—未被看见等对立；也就是说，严格说来，转置进那个曾令辩证法的奠基者如此困扰的功能，即二元体的功能。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已经完美地察觉了这个二元体功能。他们察觉到，无论从哪条道路探讨这个问题，二元体都是建立存在与一的障碍和止点。无论是在：

- 《巴门尼德篇》的层面；
- 《智者篇》本身的层面——我刚才已经作了足够说明；
- 还是 SIMPLICIUS 所给出的 ARISTOTE 注释层面；这篇注释反映出 ARISTOTE 从我刚才用来开场的那堂著名柏拉图课程中整合了什么。我们发现，在这种无疑反映柏拉图课程的亚里士多德思想顶峰处，数的地位最终是：

数，就是数 2。1 不是数。

对我们来说，1 是一个数；它之所以是数，是因为 FREGE 式辩证法使我们能够借助刚才所谓主体缝合的道路，让它从 0 中产生。然而，在主体与知识的这种关系尚未以任何方式构成以前，要作出这样的演绎，除了在 2、在 zwei 的层面建立数的开端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而这个 zwei，恰恰同我们在性的区分中遇见的那个二汇合起来；性的区分完全超出柏拉图式辩证法的能力范围。尽管如此，这种辩证法仍然瞄准了某种东西；可以说，它在自身赋予二元体演绎的那些形式中背叛、转译或反映出这一点。

当然——请各位回到文本就会看到——他们并没有把 zwei、性的二元体当作既定之物，恰恰因为他们没有性参照；况且，把它当作既定之物也不是解决办法。

不过，ARISTOTE 试图让这个二元体从一种三项关系中涌现，即“一”“大”与“小”的关系。

2 的诞生可以从一种恰当尺度来设想，也就是当“大”与“小”的确切差异变得等于 1 时[注9]。

> [注9] Aristote：《形而上学》，同前，I，5。

- 很明显，这项演绎相当脆弱，因为它预设了比例与尺度。
- 很明显，它还要求同一个……同一个发生变化的比例，才能使其他所有数涌现。
- 很明显，它暴露出二元体的两个单位之间一种根本不对称；而对作为性化存在的存在作出任何真实把握，始终涉及的恰恰就是这种不对称。

正是同一种不对称，在知识与主体的悬殊中前来打结，也就是在以下事实中打结：

- 主体是欠缺的；
- 主体迫使、促请我们建构一种比分析经验迄今提供给我们的想象性——即自我形象从中涌现的想象性——更加彻底的想象性；主体作为欠缺的这种想象性、这种绝对单一性，反映并转译着以下事实：主体无法从一种性同另一种性的二元对立那里获得配对。

性中的 2 关系是一种不对称关系；而我们的经验在本应把握这种性差异的位置上使之涌现的，却是另一种结构。我的讨论由此开始；我们对分析经验当前状态——在实际精神分析此时此地的状态——的全部批判也将围绕它展开；这就是对象α。

凡是主体找到其真理之处——我们的经验已经走到这里——他都会像 MIDAS 王把自己触碰的一切变成黄金那样，把找到的东西变成对象α。在存在与性化存在之效应发出的那个位置，我们遇见了什么？性化存在被拒斥在知识之外，而主体相对于它是那个仅仅标示差异之不对称的单一者。每当主体在那里找到自己的真理，他就把找到的东西变成对象α。

这正是分析经验把我们推向的、绝对前所未有的戏剧性。因为在这里我们意识到：当柏拉图追问是否也有一种泥浆的理念、污垢的理念时，那绝不是微不足道或次要的问题。

分析经验揭示的是：人在分析经验中抵达自己的真理之点时，把他所触及之物变成的远不止黄金，而是许多别的东西。

把废物引入为对象a一种可能支撑的关键项，这就是我所谓前所未有的指示。对象a的这种地位处在那个被遮蔽、而且部分无法揭蔽的第三项的位置；这个经验事实把我们带回知识之外有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相对于主体，那里有一项真理。

下一次也是我的最后一堂课；我会继续并结束自己对此要说的内容。

第23课 · 1965年6月16日

原则上，今天是我今年的最后一堂课。不过，这还不完全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恰恰相反，八天后举行的闭门研讨班将给每个人一个机会，就我今年向各位讲述的内容中仍然晦暗之处——无论关于文本还是关于意图——向我提出一些问题。

上一次，我在以下几句话处停止阅读一篇为正在写作之文本准备的前导稿［Lacan：《文集》，巴黎：Seuil，1966年］：“因为精神分析的价值——我对那个要求成为分析家的人说——只会等同于你成为精神分析家时所具有的价值；它所能到达的地方，不会超出它曾把你带到的地方。这不是要让我们共同受骗，听一番关于你在实践中所负责任的可嘉训诫——我继续对同一个人说——你很清楚，一切权力的运用不仅容易出错，而且可能达到误认的极点：在错误中行善。如果不接受这个人类迷宫令人难以置信的效应，我们又怎会接受成为医生？

我必须告诉你的，是你同精神分析的命运结成这桩婚姻所带来的风险。因为你在这里投入赌注的东西，同一种普通精神分析的观念毫无关系。人们让你把结束所谓教学分析时达到的“完全受过分析”当作目标；这个术语同人们对这场分析之目的所下的定义一样，既有欺骗性，也不充分。因为，依照经典公式，“完全明白自己同患者的关系”还不够；你还必须能够承受自己同精神分析本身的关系。因为，如果精神分析教会我们：真理会回应一项针对它的过失，换句话说，回应一次压抑，并从你存在所栖居的身体本身索取赎金，那么不要以为，在一个声称追随真理踪迹却不认识其断枝路标的行动中，真理会对那项始终迫近的致命过错更加宽容。

以言词为手段的行动会在谎言中绊倒，而真理总会连本带利地兑付其汇票。

因此，你的位置确实同所有这些被称为精神分析家的人的命运相连，因为精神分析并不在别处。如果我们不能期待从精神分析中得到多于放入其中的东西，那么我所要求的，就是穿透一种建立在精神分析家团体本身内部的阻抗背后究竟有什么。自我的教学出现以来，这就是根本的质疑：它完全而纯粹地把自己置于同某种实践理论化的卑劣状态相对立的位置；后者的共同分母就是心理学化。这种心理学化极其鲜明地自行暴露，因为它公开承认，自己就是某些倡导者的目标。

在心理学之中寻找精神分析所面对的实在，是一种根本偏离的原则。一切把精神分析还原、所谓带回或穷尽在某种心理主义中的尝试——无论这种心理主义以何种方式构成——都是对精神分析的否定。我早已表明，心理主义由种种错误信念编织而成——就直呼其名吧——其中首要的，就是那些被称作“自我”的直观同一性。我想自己已经走过足够长的道路，足以向各位展示这条道路还能以何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划出。除了某种无知主义——我曾带着幽默，颇为无端、但无疑并非毫无理由地把它归给牙医——从来没有人胆敢把这种直观错误的起源归于笛卡尔。”

关于 cogito 中建立起来的 sum 地位，我上一次已经提醒过各位，今天不再重复。

我从这里重新出发。不过，对上次不在场的人，我仍想指出：我所强调的是，sum 在 cogito 中的这项奠基并不是第一奠基。

我们必须记住，cogito 的这种涌现处在我所分析的分裂中：从存在的“我在”到意义的“我在”，到那个思着“故我在”的“我在”。如果不把握这项进路相对于什么来定位，它就是不可设想的。它把自己定位为对某种已经构成之知识的有方法、而且更为彻底的怀疑。主体与知识的这种关系极其关键；从它出发，我们会在结果中重新找到某种东西——我在这里重复它，以便从中看出一项可以重新展开并继续推进之思考的开端——即笛卡尔进路的结果，是使我继他之后称作知识积累的东西成为可能。

科学知识的基础、目的、标记与风格，首先就在于它是一种能够积累的知识；而自此以来的全部哲学……

我说的是我们可以保留下来、认为最好的哲学……无非是在界定一个主体面对这种可积累知识时的可能性条件。然而，这正是哲学的错误立场；它把哲学家放在同一种仆从位置，就像心理学家在那里向我们提供主体在一个由资本积累支配的社会中的可能性条件。

主体必须把自己构成为使这种知识积累成为可能之物；我们可以指出，这正是康德式进路本身——在这个问题上最稳健的进路——的标记。然而，我们必须站出来揭穿某种东西，而它的起源正在这里：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并不是我们感兴趣的东西；问题恰恰在于笛卡尔……在笛卡尔那里，我所谓知识的异化已经完成，因为他把永恒真理交给神意的任意裁断。

正是这里的动力使这个新开端、新进路成为可能；但它从根本上误认了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的返回构成弗洛伊德发现的本质。

如果笛卡尔把永恒真理卸给神意的任意裁断，从而使车子摆脱它们——它们当然原可以是别的样子——那么，我所强调的重要性就在这一时刻的决定性；但我们还应当沿着它继续推演。

- 所以，没有任何东西，甚至“二加二等于四”也不是必然的。
- 一切就自身而言都是可能的。
- 如果一切皆有可能，就没有任何东西是可能的。

从此——这正是我们对笛卡尔起点的哲学式领会所遗漏的关键之处——从此，实在就是不可能者。一切皆有可能，唯独那个从此只奠基于自身不可能性的东西除外。

“二加二等于四”之所以不可能，只是因为上帝愿意它如此；然而，这就是唯一的理由。

接受也好，放弃也罢：必须经过不可能者。

NEWTON 凭借他那不可能的超距作用、凭借至今仍未解开的引力场之结，获得了开辟好的道路；而笛卡尔则可以凭自己的涡旋理论，允许自己成为叛教复归者，复归到可能者一侧。

相关知识卡 笛卡尔的广延与牛顿引力的超距难题

由此很清楚：对哲学家——甚至对康德谱系的哲学家，我说过，那是最好的一支！——而言，对知识之可能性条件的分析是一种偏离。好像人们还等着他们来做这件事似的！因为在此以前那整个时期，人们寻找使知识成为可能的道路，而事实已经证明，这条道路不可能找到。

突然间，人们可以知道那种在首先寻找真理时不可能发现的东西；我把它称作科学。而现在，当人们不再寻找它时——因为人们已经把它卸给上帝——人们如此渴望发现的东西竟自行强加了进来，却以一种完全不同、丝毫不对真理作出裁断的方式出现。

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家如今只能沿一条完全在别处经过的道路，为解释学评论捕捞几样琐屑！

因为我试图为各位构成的，并不是精神分析的可能性条件，而是精神分析的道路如何从 FREUD 始终阐述为其不可能性的基础上划出。

“不可能者”一词——我今天以一种各位或许会觉得匆促、甚至有所偏斜的方式来阐述——无疑值得我们多说一点。［参见《晕厥式的言说》（1972），“不可能之墙”：不一致、不完备、不可证明、不可判定］

为了从两个侧面把握实在，从而让我们领会它同可能者的关系——对我们的整个分析家进路而言，准确标出这种关系至关重要——我能否暂且提醒各位：

- 偶然者作为实在，是“可能不存在的东西”；
- 至于必然者，倘若我们错误地把它奠基于实在，而不是奠基于它真正的基础——一种象征关系——那么实在就是不能不存在的东西，抱歉……必然者是“不能不存在的东西”，倘若我们从中看到实在的基础。［参见《晕厥式的言说》（1972），四种论述理论与模态逻辑：四种模态——不可能、偶然、可能、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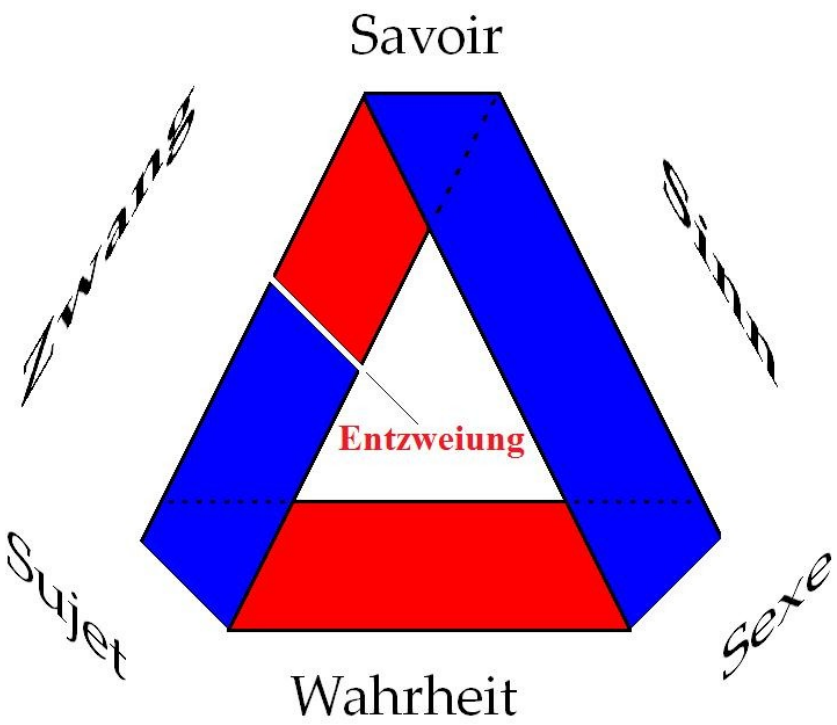
可以说，各位只须对“不能……的东西”与“能够……的东西”这两个公式进行操作，再作一次减法。

正是在把“能够”转化为“不能”的过程中，在不可能者的建立中，实在的维度实际涌现出来。

我曾经……去年我向各位宣布，今年会讲授存在的主体位置；后来出于谨慎——而且我也听取了别人的劝告——标题只采用“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我的选择是对的；这当然不意味着最初意图遭到放弃。存在的主体位置已经在黑板上放了四堂、也许五堂课：就在主体、知识与性这三个项之下。

精神分析辩证法所涉及的，确实是一些主体位置：

- 主体的存在，笛卡尔的“我在”；
- 知识的存在；
- 以及性化存在。……如果不把这三个项结合起来，其中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设想。



这三个项之间的关系由一种关系标记，也就是我……

在这里用红色写出的术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黑板上 Entzweiung 的标题……我试图让各位理解，它在构成主体地位之物的关系模态中得到建立并扎根。一整年来，我们始终围绕构成主体的某种特殊一划打转：这个 1 的公式是我们从 FREGE 那里找来的，因为它就是在欠缺的定位中建立起来的 1。

这个独特的 1，我们必须在某处寻找某种东西，使它相对于知识的身体处在这种 Zwang 或 Entzweiung 关系中。性化存在的 Zwei［二］对于想象主体的这个 1 而言始终不可消解；正是 1 同性的 Zwei 之间的这种

关系，我们在这个三元组三极之间关系的所有层面都发现它在起作用。

因为，这种 Zwang、这种 Entzweiung、这种东西，就是我上一次——我不再回到它，不，更确切地说，我必须回去——认为应当铭写在这张拓扑图式中的东西；稍后我还会再谈这张图式的重要性或适切性。它的标记来自以下事实：这种拓扑结构是这样一种曲面，以至它的正面会在某处同真正与它对立的反面发生接合。当然，在我们的分析家经验中，这正是主体同他关于自身的知识之间那种被称为症状的极为特殊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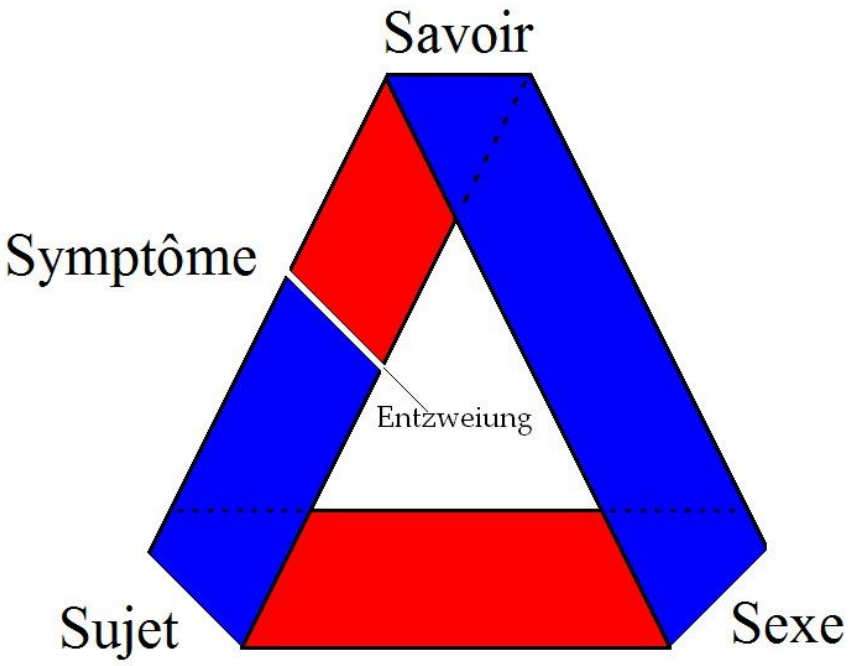
主体在某种经验中把握自己；在那里，他并非独自一人，而是受到一种知识在某种程度上的教导与引导。即使是表面上最符合我们临床医生习惯的症状——例如强迫症者的症状——我们的经验也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它只有在同大他者的某种关系中才会完成、取得完整构成；FREUD 已经强调过，这有时可能就是精神分析的第一个阶段。

这种分裂、这种 Zwang，这种主体同从知识一侧来到他身上的东西之间的对立，就是主体同自身症状的关系，也是精神分析的第一步。我只为说明自己为何在那里标出分裂、标出 Zwang，才提醒各位这一点。

然而，如果分裂在那里，而这张图的理由在于所涉及拓扑关系的象征薄片是一种三元关系，它也自有其意义和重要性——我很快会谈到——那么很明显，这样形成的莫比乌斯带……各位也许思考得还不够：为什么？这是偶然的吗？还是并非偶然？

相关知识卡 莫比乌斯带：不可定向、单一边界与拉康的拓扑借用

……它被画成这个样子：一条三次折回自身的带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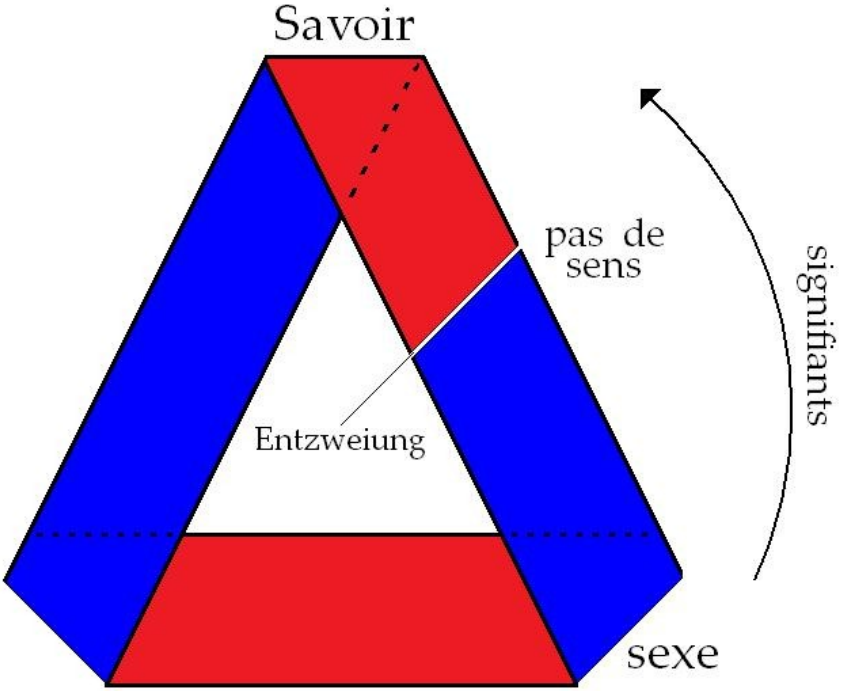


这条莫比乌斯带——我是指它根本的半扭转——构成其拓扑属性。它所包含的 Entzweiung，恰恰在于并不存在两个曲面；同一个曲面作为自身反面来同自身相遇。这就是 Entzweiung 的原则；当然，它可以在莫比乌斯带的所有点上显现。

相关知识卡 莫比乌斯带：不可定向、单一边界与拉康的拓扑借用

而我们在经验中发现的正是这一点：Sinn［意义］——也就是构成分析经验力量、构成它引入世界的那种本质上歧义之物——使我们认出，在一条能指链最晦暗的层面，某种东西，这种形成意义的东西，

始终或多或少卷入那个仍未解决、从性那里发出的两极性之中。无论如何，正是它在那里形成意义。



但我在今年开头不是也曾向各位表明：意义的这种本性恰恰就是“意义之不 / 意义之步”的本性吗？我们越是尝试阐述、塑造、接合一些能指——唯一条件是尊重最低限度的语法结构——就越会形成这种“意义之不 / 意义之步”，并且越发显出它的凸起与独创性。[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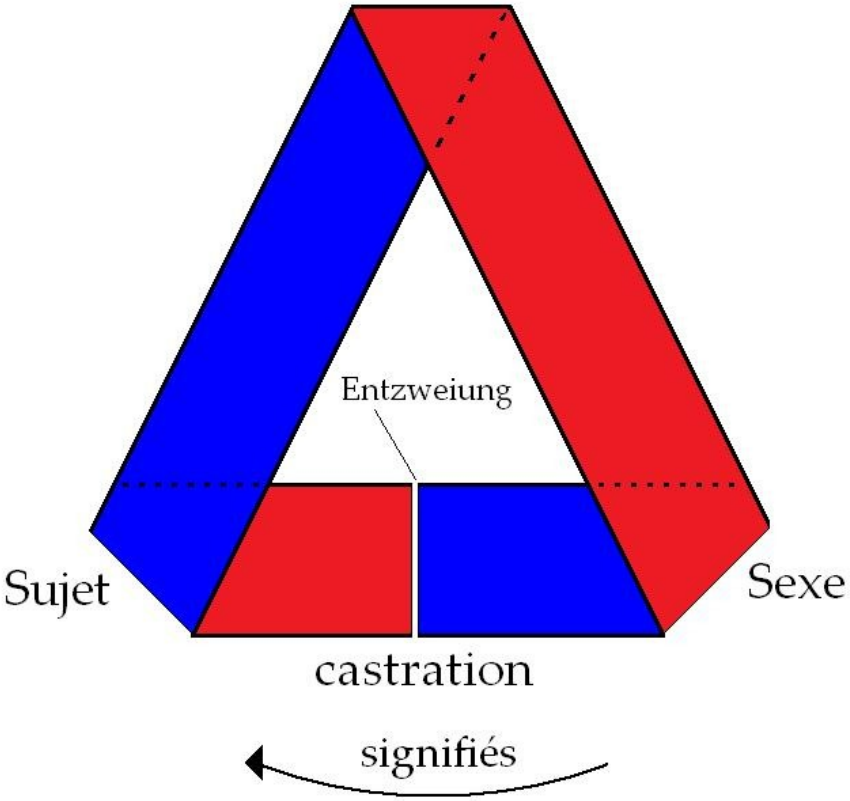
[注] 法文 pas de sens 通常是否定式“没有意义”，但 pas 同时也是名词“一步”。拉康在本研讨班开头已利用这项同音双关，把意义的生成同“跨出一步”并置。单译“无意义”会抹去后者，故正文并列作“意义之不 / 意义之步”；它也不同于下一段 Unsinn 的“非意义”。

Sinn 从根本上带有 Unsinn［非意义］的裂隙标记；正是在那里，它以最纯粹的形态涌现。

那么，在我们称为 Wahrheit［真理］的主体与性相连接的场所中，我们要到哪里去寻找与这条神奇、逃逸而理想、无处不在又不在任何地方的 Entzweiung 之线相对应的东西？因为分析所涉及的就是它。

如果 Sinn、也就是具有意义并可被解释之物，从知识一侧，在论述的绊倒处、能指的踉跄处来到主体，那么如此到来的所指却来自别处：它从下方来到这里，不绕经知识，而通过主体与性化存在的这种直接关系。

那么，这里的分裂在哪里？在精神分析家面前，我还需要直呼其名吗？精神分析把我们引向并界定主体同性之关系的经验是什么？无非是，不论这个主体属于哪一性，这种关系都以我们称为阉割的独特方式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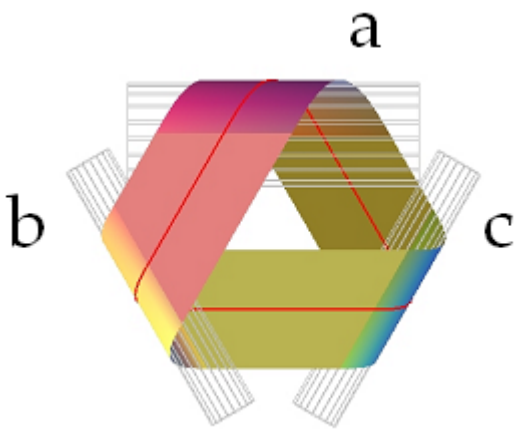
无论何种主体，都正是在作为系词、作为接合工具的东西遭到否定的限度内，整合进性的真理。而阉割之奠基的这种必要性，再次向我们显明这种独特 Entzweiung 的原则：它在那个总是消隐、又总被迫面对 2 的 1 所具有的不可化解之歧义上运作。

我已经告诉各位，理念之理念，在实在中建立、奠立象征界的一切行动之根，直呼其名就是柏拉图的善，无非就是数。上一次，我已经在 SIMPLICIUS——以及他对柏拉图某堂课的见证——那里给出了自己的

参照。我希望某位听众能从中取得材料、机会和借口，作出更深入的研究。

相关知识卡 柏拉图“论善”讲座：古代证言与重构边界

我把这条带子画成三次以某种方式折回的莫比乌斯带，并非只是因为它碰巧迎合我的意图；上一次我曾通过展示这里存在对称来强调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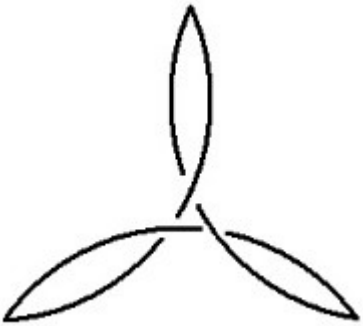


例如，插入带子中的这个卷环［a］，同图中位于这一层面的另一个卷环［b］相对立：存在一种对称。我的意思是，对身在这里的我们而言，它们都被带子遮住，并且可以轻易连接。同样，在这里［a 与 c］，连接另一侧的层面［…］也是如此，但第三处［b 与 c］不是如此。

这是一件怪事、一桩奇景；不过我请各位观察它、注意它，并使自己习惯这种经验，这种 experimentum mentis［思想实验］：事情不可能

是其他样子；若把这条带子布置在这种三角形平面化中，就没有任何办法阻止我刚才强调的结构在某处出现。这意味着……或者说，这同以下事实没有区别：它必然是一条莫比乌斯带。

只有另一种可能：同一件事在三条边上以相同方式发生；这就是采用所谓结形时发生的情形。



也就是说，带子会以相同方式把三个点倒转并折回，但它仍然是一条莫比乌斯带。因此，没有任何办法逃出这种拓扑。三元组意味着莫比乌斯带的这种拓扑；奇怪的是，直到某个时代，人们才察觉这一点。

相关知识卡 莫比乌斯带：不可定向、单一边界与拉康的拓扑借用

我久久停留、想要久久停留在一种结构上，各位或许觉得这是一道遥远的弯路，是任性，是对奇特事物的偏爱；但至少，各位可以预感到……

这是一种不熟悉的结构，因为我相信，对在座一些人——如果不是大多数人——来说，我刚才的说明仍然陌生：我们使用一个曲面，把它当作代表某种三元组最适宜的支撑；在这里，它严格说来为我们建立了主体位置。我要明确并坚持：当我说存在本身的主体位置时，我清

楚自己在说什么……这项支撑在自身中携带着某种关系的必要性；莫比乌斯带使这种关系获得形象，但我早已提醒各位，带子只不过是它的图像。

相关知识卡 莫比乌斯带：不可定向、单一边界与拉康的拓扑借用

请允许我提醒各位：这个曲面之所以成为莫比乌斯曲面，并不是因为它仅仅是一个曲面——说到底，不是因为它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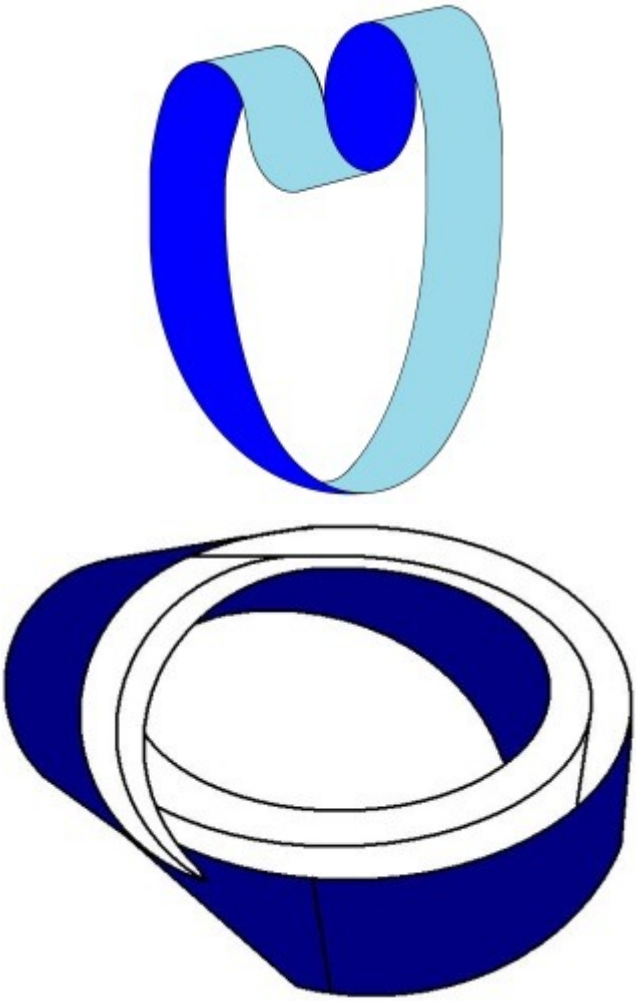
各位可以从中取下任意多的碎片：只要连续性仍在，它就始终是莫比乌斯曲面；推到极限，它只剩这道中线切割。请记住，这道切割把曲面变成一个确确实实单一的曲面：中线切割不会把莫比乌斯带分成两条，而会把它变成一条只形成所谓环路的带子。 [参见视频：实验2]

相关知识卡 莫比乌斯带：不可定向、单一边界与拉康的拓扑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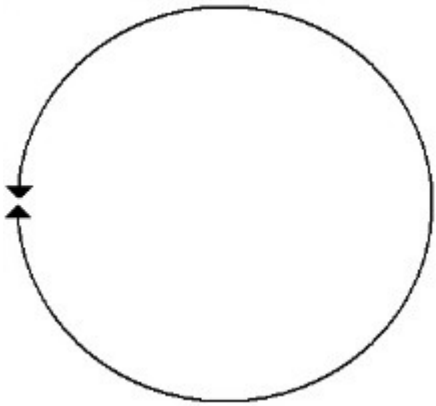
然而，这条带子的特性是它可以……

我以前已经向各位演示过，可惜今天无法再演示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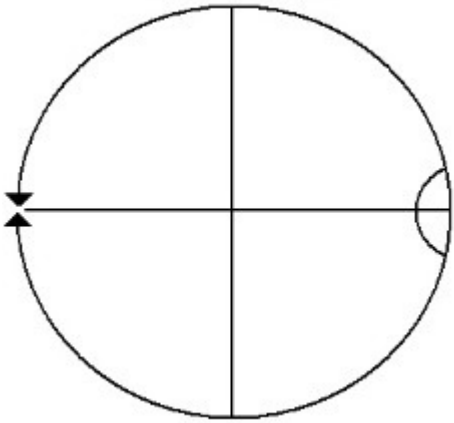
我忘了带剪刀和胶水，在秘书处也没能找到替代品……但请记住，这条带子能够以某种方式覆盖自己，重新取得一条莫比乌斯带的确切形态。这时，重新折成莫比乌斯带之带子的双重边界，就是各位在黑板上看到的这个间隔；人们可以证明，它同样包含这个半转，本身就是一条莫比乌斯带。



这意味着什么？依照拓扑学，如果我们认为曲面必须始终由一条边界来定义——曲面没有其他拓扑学定义——那么，一条像这样定向的边界：



就是我们所谓球状曲面的符号：



球面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人们可以在其上开一个会以所谓边对边方式消失的洞，也就是说，洞的两条边可以同向缝合。为了避免混淆，也避免各位陷入对体积的想象——这里丝毫不涉及体积——可以把我称作第一种曲面的东西叫作球体；球体的拓扑仅由这条边界的二重性来界定。

边界以内与边界以外严格等价；即使这是一个无限球体，即使它因此是一个平面，也同样如此。

我已经告诉过各位，POPILIUS 之圈以外的东西也是一个圆，正如它以内的东西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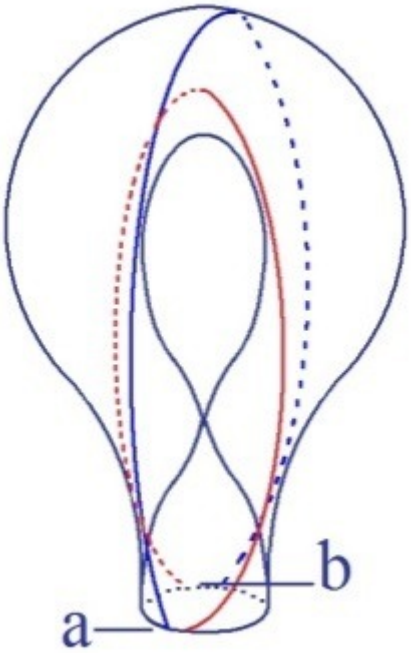
所谓球体曲面的特性，在于一道闭合切割会从中分离出一块。

并非所有曲面都如此；在环面或圆环上很容易看出，某些闭合切割虽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但另一些只会切开环面的内胎，仍让它保持为完整的一块。

同样，只要两道切割彼此交叉，一次双重切割也不会把一个环面分裂成两块。

我说的是“只要它们交叉”。对刚才提到的内胎稍作想象，各位就能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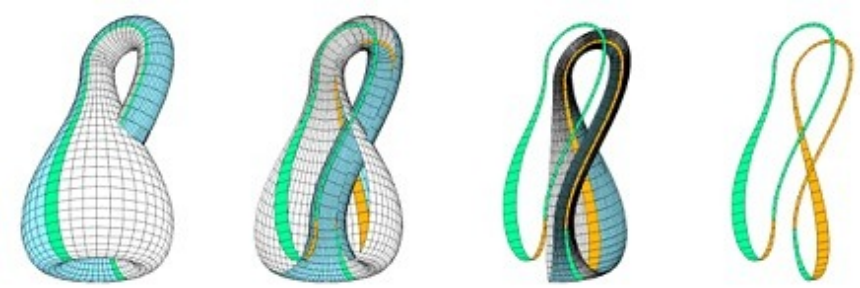
今年我引入了克莱因瓶；它的特性在于，其上可以有两道彼此不相交的切割，而它并不会因此分开。我在这里用一幅小图示意：一道切割在这里，另一道位于相反一侧，也是一道闭合切割。我请各位自己弄清结果是什么。


b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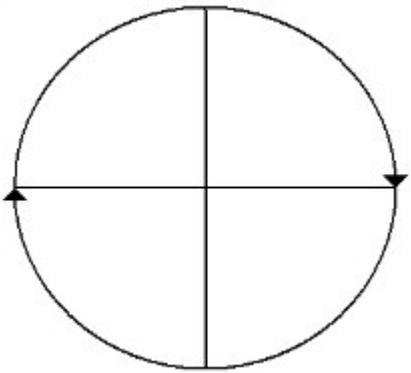
结果是一条在自身上形成双环的单一带子；也就是一种同从中间切开莫比乌斯带时所发生的情形相似、却不与之混同的东西。这并不奇怪，因为克莱因瓶由两条莫比乌斯带构成；因而存在一条具有特殊形态的线，可以说，它以这种方式绕“中央空洞”两周——这是很糟糕的说法；当我们对曲面作思辨时，甚至不必谈这个空洞，我只是为说得快才这样讲。各位会立即而轻易地看出，这个曲面由此被分成两条莫比乌斯带。我为何在这里重新提起克莱因瓶？各位马上就会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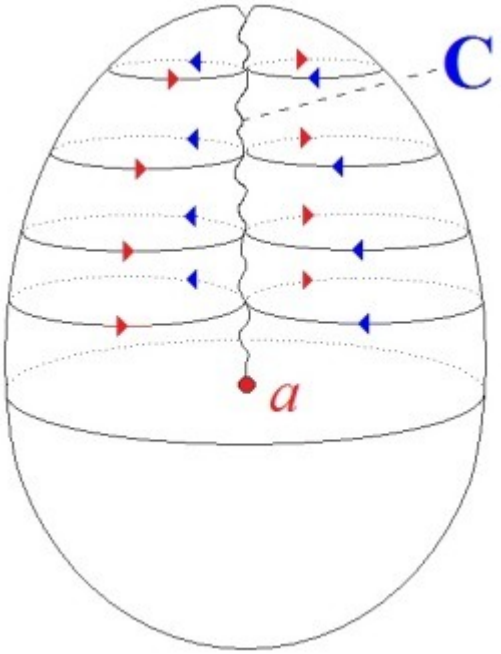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莫比乌斯带：不可定向、单一边界与拉康的拓扑借用



还有第四种可以由边界界定的曲面。为了在各位面前说得快，我曾把它称作 cross-cap［交叉帽］，因为它在这里以这种形式得到标记；严格地说，它在理论上叫作射影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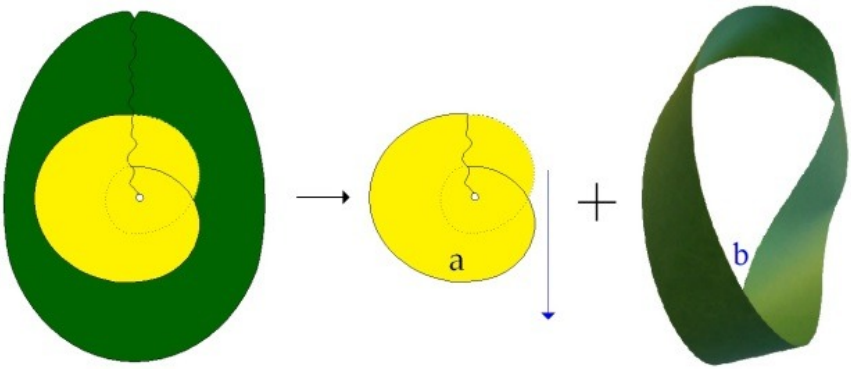
至少对各位中的大多数人，我想自己不必再重述射影平面。





其他人则请暂且想象：这里这条线［c］显示一处交叉。我们先像刚才那样打开一个球体的边缘；边缘打开以后，让它们通过彼此交叉的方式重新接合。也就是说，不让每个点同相对于面对它的某条线而对称的点缝合，而是同相对于一个点而对称的点缝合。

这样，我们就得到——我再说一次，这里用形象化方式画出——那个构成我暂称 cross-cap 或射影平面的东西。这里的一道闭合切割，某一类型的闭合切割，具有何种特性？有一道闭合切割产生同球面上的切割相同的效果，但有一点不同：它切出的两块碎片在性质上存在差异。



- 一块就是这里以所谓内八字或小部分［a］形式描画、呈现的东西；今天我要换一种称呼来叫它，它非常重要；
- 另一块则是一条莫比乌斯带［b］。

相关知识卡 莫比乌斯带：不可定向、单一边界与拉康的拓扑借用

请原谅这段漫长展开。它是为了设定并引入以下一点：这个中央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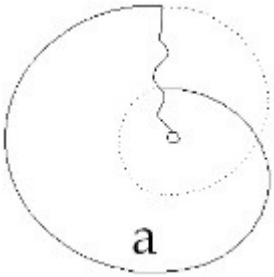
相对于各位在这里看到以莫比乌斯带形式画出的东西，不妨按其本身来看它……这个中央要素补足并闭合莫比乌斯带，也就是我刚刚称作小部分的东西；从拓扑学上说，它补足了我们必须就存在的主体位置说出的内容。

在克莱因瓶中，莫比乌斯带由一条同它对称的莫比乌斯带补足；后者以某种类似环面的东西这一外观把它闭合。在这里，与此等价的却是某种不同于莫比乌斯带性质的东西。

这个另一种东西，就是拓扑学上同对象a相对应的东西。这个对象a对分析辩证法至关重要。

我听说……有人转告我，我的一位听众用托马斯主义的术语谈论对象a：对象a据说就是本质上的 esse［存在］，就是存在得以完成自身的那个东西。

当然，在这幅拓扑图像出现并让各位感觉到问题所涉为何以前，这种误解完全可能发生。所涉及的是 Entzweiung 的闭合、不可能者的隐蔽、不确定性的耗尽：我刚才谈到的不确定性，正是 Entzweiung 之线的位置，也是在掩蔽分裂中建立的确定性之虚假保证。这个客体的功能就是如此；我要说，它如此不合乎一种良好形式，因为各位只能把它想象成这块圆片：它的周缘在某处接合不良、下垂而带有缺口，进而像最右下方图形所示那样覆盖自身。



然而，它并不是某种不同于普通曲面的东西。不过，我再说一次，正是它这种同良好形式相抵触的一面，使我把它称作褴褛：这块褴褛就是一种形式；在存在之主体位置这一层次上，它以分析中所谓客体的四个界域显现，即乳房、粪便客体或排泄物、凝视与嗓音。

对象a的功能正是以这种形式、这种拓扑形式来设想。

于是，对象a可以等价并替代同大他者的接合；这种接合标志着某种世界，即曾经支配到世界某个历史时刻的微观—宏观宇宙世界。在那里，人折回自身，同一个预先成形的大他者之现实焊接起来；这个大他者按照自己的形象制造了人，使人的形象既相似又颠倒。历史中的切割，同时也是主体本身地位中的切割，就发生在对象a的功能取代这位参与者的时刻。

正因为我就是 (a)，我的欲望才是大他者的欲望；因此，我同大他者、大写 A 之间关系的全部辩证法都从这里经过。去年，我用异化关系为各位界定了它。(a)　在其中作出替代，使我们得以进入另一种关系模态，即分离：我在其中把自己建立为坠落者，把自己建立为已经被还原为褴褛角色之物；我的欲望正是由大他者欲望的这个结构所决定的。

我的主体关系的缝合、焊接……我作为存在者的主体位置，能够在对象a中被找到；主体对大他者、尤其对大他者欲望的依存之真正性质，正是从这里经过。

因为，幻想无非就是主体的 Entzweiung 同 (a) 的这种接合；借助它，一种虚假的完整性前来覆盖实在之不可能性。

幻想相对于实在所具有的覆盖性质，不能、也不应以其他方式来阐述。分析必须穿过把自己作为主体重新放置到我曾为大他者欲望所是的这个(a)中的狭道；如果不重新经过对象a，我的欲望之谜就不可能得到任何解开。

不久前，在我的一场分析中，有人谈到另一个人时使用了一个说法；从个人品质角度看，分析似乎没有给那个人带来很好的结果：

“所以还是有……”我的受分析者这样对我说，这次他充当起反对者，

“……分析性的流产。”

我相当喜欢这个说法。我自己想不出来。确实，分析中有一个转折点，主体会危险地悬置于在对象a中遇到自己的真理这一事实。他可能会停在那里；这是看得出来的。

我明年的课程：

- 因此会讲授存在的主体位置所欠缺的东西；
- 我会讲授对象a的本性。

如果我用英语对各位讲，我会说：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bject Small (a)［对象小a的意指］。

如果用德语，我会说：Die Bedeutung des Objektes kleines (a)［对象小a的意指］。

不过，我正用一种更接近那门——比一切语言都更鲜活——名叫拉丁语的语言同各位说话；所以我会从 De natura 某物……rerum［论物性］那里获得灵感，告诉各位：De natura objecti (a)［论对象a之本性］，也许还会加上 et de consequenti［及其后果］。

借此机会，我只能为圣母教会放弃拉丁语感到遗憾；这门语言有一项巨大优势：在仪式进行时，用它解释仪式，就能让解释绝对密不透风。当解释用拉丁语给出时，我们有机会明白它不可理解；这才是关

键。请放心，我明年不会用拉丁语给各位上课。不过，谁知道呢！我或许会上一堂，好教教你们！

在离开各位以前，我仍想稍微说明一下所有这些是什么意思；因为也许有人以为，我讲这个故事时已经远离临床。我们确实会面对若干非常具体的主体位置；即便我们没有察觉，在症状中也始终必须寻找：

- 知识在哪里；
- 主体在哪里；
- 但不要过快确定，我们所面对的是哪一种性。

然而，在分析中有大他者；我们会察觉欲望问题如何相对于大他者、大写 A 得到设定。今天我不再回到以下分布：

- 要求；
- 大他者的享乐；
- 以及大他者的焦虑；它们分别对应于决定以下三个侧面的三种意向：
- 神经症；
- 倒错；
- 精神病。

神经症既是我们经验的起点，也是日常而根本的经验；主体的欲望在其中相对于大他者的要求而构成。说它“相对于”大他者的要求，并不违背我的命题：“主体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但它所瞄准的——因为这也是主体把自己维持在神经症位置上的原则——就是大他者的要求。

大他者所要求的，当然不是它所欲望的。我想，我已经对这种彻底的 Entzweiung 强调得够多，不必在此再次说明。此外，请重新阅读我就《梦的解析》某些点留下的所有评论［参见《客体关系》……：1月9日、1月16日、1月23日］，再把它一直追索到女性同性恋的结构［参见《自我》……：2月9日、2月16日、3月2日、3月16日］；各位便能亲手触到这种 Entzweiung。

- 癔症者让第三者负责回应大他者的要求。就她自身而言，她把自己的欲望维持为未获满足。正因如此，我们通过癔症者的症状学及其演变，最迅速地抵达阉割事实——但这同时又部分遮蔽它。阉割在癔症者那里太具工具性、太过充当中介，也太容易抵达，因为大多数时候，癔症者已经就是受到阉割的客体；这不能不向我们遮蔽阉割。

- 强迫症者作为神经症者也处在相同情形中。他以不同方式处理大他者的要求：他把自己放到大他者的位置，并为它呈上一场表演——一场挑战的表演，向它显示这项要求在他那里唤起的欲望是不可能的。在某些确有成果的强迫症病例中，他会向大他者证明，其他一切皆有可能；他不断做出丰功伟绩。

所有这些同阉割也有很大关系；如果他这样斥退、贬低、嘲弄大他者的欲望，原因我们很清楚：为了保护自己的阴茎。他从大他者的位置，穿过自己承担的一切精心计算的风险，把自己体验为得到保全的菲勒斯。正是在这里，无私奉献性如鱼得水：他把一切都作为替代品奉上。没有谁比真正的、大型的强迫症者更加无私奉献。他越是乐于奉上一切，就越是因为各位知道，他所奉上的一切都是屎。

那么，如果强迫他接受：

- 向强迫症者解释口交幻想——它确实可能出现，而且通常会在他的分析中出现；
- 想象支配他的是对阴茎的贪欲；
- 把阴茎变成共融的客体；……那么，这实际上是分析家的一项误认。它源于分析家把失去的菲勒斯同粪便客体相混淆；分析家使接受分析的主体卷入“触碰”与“不触碰”、“接触”与“不接触”的辩证法，恰恰证明了我所说的真理，因为强迫症者的这种治疗辩证法严格说来——可以说——并非所有权（propriété）的辩证法，而是清洁（propreté）的辩证法！[注]

> [注] Propriété（所有权 / 属性）与 propreté（清洁）词形和发音相近。拉康借这一近音把强迫症的“占有”问题翻到粪便客体的“干净 / 肮脏”辩证法上。中文不能复制其语音回声，故保留法文词形。

接受分析的主体通过这种道路、这种方法，受到邀请，依照我所界定的对象a功能，在具有粪便形态的对象a中找到自己的真理。严格说来，这当然正是填满强迫症者的东西，因为他所求的只有这个。

各位可以看到，这项理论有实际后果，它让我们能够针对某种事物阐述异议，而且是有结构的异议；那种事物并非没有临床效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益处，因为全部危险恰恰来自满足我们看到在神经症者那里显现的要求。

等我重新处理可能者与不可能者的辩证法时，会向各位表明，它归根结底无非就是 FREUD 向我们揭示的对立：快乐原则—现实原则。但我不会问：“神经症痛苦怎么可能是一种快乐？”

尽管这一点显然已得到证明，如果不靠一些花招，我无法证明它如何可能；但我可以通过把自己放在使隐藏在这种痛苦之下的要求不可能获得满足的位置，来让它显现。

今天我不会进一步讨论临床细节，因为我必须作出结论。

我也不会告诉各位，恐惧症者如何归入同一个条目；那里所涉及的始终是同大他者要求的关系。

关于欠缺的能指，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我以此收束并结束今天必须告诉各位的内容。FREUD 对无意识现象的全部辨识真正达到顶峰之处，就在于他谈到最后栖居于梦中的欲望：那才是大他者的真正欲望——大他者欲求我们继续睡下去的欲望。

梦正是在抵达这个顶峰的时刻，凝固成一幅静止图像；对我们而言，幻想的本性及其覆盖现实的功能最贴近地体现于此，这绝非偶然。

请想想狼人之梦：如果幻想把我们唤醒——而且在焦虑中唤醒——那是为了不让现实显现。

但愿各位足够醒着，从现在起就能被“醒着”这个词在我即将展开的意图中所具有的意义触及。[注]

> [注] 原文 ce mot 是“这个词”，最直接回指上一句 réveillés（醒着），又接续此前“大他者欲求我们睡下去”以及幻想在焦虑中唤醒我们的论述。若译成“这句话”，会抹去“睡 / 醒”在词语层面的回扣。

我不会让大他者摆脱它的知识，也不会让它摆脱它的真理。

分析的终点，倘若它就是我写入符号 S(A) 的东西，就可以表述为：大他者知道它什么都不是。

第24课 · 1965年6月23日

MONTRELAY LACAN MILLER

LACAN

今年最后一次聚会，我坚持把它安排成所谓“闭门”研讨班；也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或场所：今年，我曾在此表达愿望，希望听到若干对我在课程中向各位提出之内容可能作出的回应。

事实证明，今年这项尝试并不太过冒险。不过，在最后这次聚会中，我们几乎没能得到我期待某些人给出的全部内容；他们曾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发言出席我今年的一次研讨班，却像精神分析家常有的情形那样——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有点措手不及。好吧！

不过，我因此得到一个惊喜：最后关头，有人给我送来一篇关于某本书的文章——各位马上就会知道——而我认为这本书非常、非常重要[注1]。各位会看到我为何认为它十分重要；不只因为我们可以极为中肯地谈论它，把它关联到我相信今年已经在各位面前充分澄清的、关于所谓欲望的某些坐标。

> [注1] 参见 J. Lacan：《向 Marguerite Duras 致敬：论〈Lol V. Stein 的迷狂〉》，载《其他文集》，巴黎：Seuil，2001年，第191页。

相关知识卡 杜拉斯《Lol V. Stein 的迷狂》：洞词、专名与客体—凝视

然后，各位还会听到一位曾经发过言的人的介入；他属于新的一代，这一代总是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而较资深者的习惯也许慢一些。

那么我不再耽搁，马上把话交给将为各位评论这部作品的人；在她谈到以前，我甚至不先透露书名。

MONTRELAY 女士愿意给我这个惊喜。

Michèle MONTRELAY

相关知识卡 杜拉斯《Lol V. Stein 的迷狂》：洞词、专名与客体—凝视

在假期前夕，向尚未读过 Marguerite DURAS 最新小说《Lol V. STEIN 的迷狂》的人推荐这本书，也许不算太轻浮[注2]。这本书去年出版，并非一直受到评论界的善待；人们指责它过于微妙、难解。

> [注2] Marguerite Duras：《Lol V. Stein 的迷狂》，巴黎：Gallimard，Folio，1964 年。

相关知识卡 杜拉斯《Lol V. Stein 的迷狂》：洞词、专名与客体—凝视

书中仍然可以找到 Marguerite DURAS 一贯的风格：缓慢的节奏、歧义的纹理，以及对词语充满激情的理解力——那同时也是心的理解力。

《Lol V. STEIN 的迷狂》同 Marguerite DURAS 先前的叙事走在同一个方向上：寻找一个失去的时刻。这个完全偶然发生的瞬间使叙事主人公着迷——请回想《广岛之恋》的剧本——因为她的确定性正是在那里铭写。这种确定性在 Marguerite DURAS 的风格中也极为可感；它令许多人烦躁，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它越是逃避，就越是坚持。它似乎同记忆重合，或者更确切地说，同 Jacques LACAN 所谓一种记忆重合。我提到后一个术语，并非只是为了确认它构成小说的动力。

这个断言同样适用于 PROUST、BUTOR、SIMON 等许多人的作品。它对 Marguerite DURAS 的作品也许更为真实；在那里，记忆与其说构

成叙事的动力，不如说构成它的客体，而且奇怪的是，叙事由另一个人作出。

我的意思是，在这里格外清楚地显现出：我们同主体 Lol V. STEIN 一道生活在另一个人的欲望论述之中，生活在那件把她囚禁起来的事件中。

不言而喻，这部小说是第无数个以第三人称讲述的故事。令人惊讶的是，第一人称讲述第三人称时具有一种不寻常的凸显；这个凸显就是第三维度，主体 Lol 在其中涌现，其在场与扰人程度远远超出单独使用第一人称所能表现的范围。

Jacques LACAN 今年向我们标出的、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维度——尤其是他上周称作同大他者之关系的辩证法，即作为异化关系的东西——恰恰为 Marguerite DURAS 的小说赋予结构。现在该为各位概述故事了。

十九岁的美国女孩 Lola Valérie STEIN 即将结婚，却在一场舞会结束时突然被分离；与其说她同未婚夫 Michael RICHARDSON 分开，不如说她同由未婚夫和 Anne-Marie STRETTER 组成的那对情侣分开：后二人在舞会期间彼此认出，一阵同样突如其来又不可逆转的激情将他们联结起来。

我认为，事情必须这样讲述。Lol 看见那对情侣单凭——我要借用 Serge LECLAIRE 的术语——凝视回路开始彼此相爱；她也在看，而且不想停止观看。我们必须立即强调 Lol 性格的奇异：冷漠、缺席，这是她朋友第一次向我们作出的描述：“上中学时，”她说，而且不只她一个人这样认为，“Lol 身上已经缺少某种让她得以在——她说：在那

里——的东西。她给人的印象是，在一种平静的无聊中忍受那个自己有义务显得像是的人，却一有机会就忘掉这个人。

一种温柔、但也冷漠的荣光……”[《Lol V. Stein 的迷狂》，巴黎：Gallimard，1964年，Folio，第12页]

Lol V. STEIN 如此冷漠，自然是因为她不能很好地区分自己与周遭事物。

相反，显得完全明确、确信自己的 Anne-Marie STRETTER，我想，使 Lol 能够借助她区分一个女人——也就是 Lol V. STEIN 这个女人——与 Michael RICHARDSON 的欲望。

于是，这项欲望对 Lol 获得一种此前未曾料到的能指价值，以至她不再爱自己的未婚夫。

Lol V. STEIN 以遗忘形式承受这个能指的标记。Lol 的遗忘、她的否定，终于会构成她的存在之欢悦：那对情侣的在场与她自己的在场，或者说“在场之现在”——请允许我如此颠倒 HEIDEGGER 关于焦虑的一个公式，以说明焦虑的反面，即满足——在那里，“在场之现在”获得绝对价值；舞会那段凝固的时间代表着它，文本说，这段时间被封闭在夜间的光线里。

然而，比关于舞会多个面向的叙述更吸引 Lol 的，是舞会的终结；更确切地说，是她刚刚看见黎明，而那两个人尚未察觉的时刻。此时，Lol 在慌乱中预感到某件事即将发生，“它就要发生”。

我重新采用 Jacques LACAN 最近引用的术语，是因为它们的歧义在我看来完美表达了 Lol 对自己身体成为废物的预感；或者更确切地说，她的身体将作为一件被抛弃的废物、一份剩余而到来——与其说是被那对情侣抛弃，不如说是被黎明抛弃。我更详细地引用这段话："她知道，"Marguerite DURAS 写道，"他们还不知道。"［第47页］

稍后她又补充："恰在这个时刻，本应尝试一件事——但是什么？——而人们没有尝试。"［第47页］

Lol 的诱惑是这样的：她享有一项知识的短暂特权，并感到自己即将使用它；首先为了圈定、延续这场共同的着迷——倘若 Lol 突然发现自己拥有一种施咒的力量，这便可能实现。但这不是关键。Lol 在占有自己那项短暂而脆弱的知识时所欲望的，是说出那对情侣实际上为何逃走。而这绝对不可能。

如果存在能够圈定她眼前显现、上演的性之现实的词语，那对情侣就会留下。

Lol 确信这一点，而我们也分享这种确信。在短暂的一瞬，我们完全悬于其中。

我们保留着对它的怀念。我无法在这里读出把我们带往那个瞬间的两页精彩文字。

我只引用这一句话，来道出 Lol 的这份遗憾、这场哀悼：

> "正如我爱 Lol，我愿意相信，如果她在生活中保持沉默，那是因为在一道闪电的时间里，她曾相信这个词可能存在。[…]

那会是一个缺席之词、一个洞词，在中央被一个洞凿空；所有其他词都会埋葬在这个洞里。”［第48页］

相关知识卡 杜拉斯《Lol V. Stein 的迷狂》：洞词、专名与客体—凝视

Lol 很清楚，她无法阐述这个词。因此，Marguerite DURAS 接着这样写：

“人们不可能把它说出来，却可以让它回响。巨大、无尽，像一面空锣，它会留住那些想要离去的人；

它会使他们确信不可能者，使他们再也听不见除它自身以外的任何词汇；它会一次把他们命名——

他们、未来与瞬间。”［第48页］

Jacques LACAN 不久前问道：“谁能够使人确信不可能者？谁能够说出现实的真理——首先是性的现实之真理——若不是上帝？然而，上帝缺席了。”

Marguerite DURAS 接着说，Lol 不是上帝。她谁也不是[注]。［“但 Lol 尚非上帝，也非任何人。”第49页］

> [注] 法文 personne 在肯定结构中是“人 / 某个人”，在否定结构 ne… personne 中则是“无人 / 谁也不是”。DURAS 与拉康在这里借同一个词把“作为一个人”与“被抹去为无人”叠在一起；中文无法由单一词形同时保留两层。

一个词缺席了，上帝缺席了；从这种缺席中只剩 Lol 的身体——令人恐怖，难以承受——也就是从此必须设法取消的对象a。该怎么做？必须让构成 Lol 第一次遗忘的那次掷骰重新发生，却可以说要一石二

鸟：一对真实情侣对 Lol 的遗忘，必须同被体验为对象a的她的身体之取消重合。

只有到那时，这场事件才会成为 Lol V. STEIN 的 ravissement［迷狂 / 被夺走］之降临，而且同时实现这个词的双重意义。[注]

> [注] Ravissement 既是进入欣喜若狂、神魂被摄住的“迷狂 / 狂喜”，也是被带走、被夺去的“劫持 / 夺取”。Lol 既被舞会场景摄住，也在其中被夺去情人及自身位置。书名常译“迷狂”只能保留前一层，故正文并列两义。

相关知识卡 杜拉斯《Lol V. Stein 的迷狂》：洞词、专名与客体—凝视

Lol V. STEIN 如何把自己的幻想栅格覆盖到周围人的现实之上——而这套幻想无非就是对第一次偶然的逆向重构——我稍后会告诉各位。现在先作几项说明，首先讨论这个在叙事过程中显现的对象a。

第一点：在 Marguerite DURAS 那里，像在 FLAUBERT、MAUPASSANT 以及“新小说”中一样，客体构成叙事的这种可感、可触材料；它严格说来只有通过另一个人的欲望介入才会成为事件。

在《Lol V. STEIN 的迷狂》中，客体是身体、凝视；但它尤其是欠缺的词。这个词虽有欠缺，却仍以最恐怖的方式存在，因为它的存在已经被提出、受到质问。

相关知识卡 杜拉斯《Lol V. Stein 的迷狂》：洞词、专名与客体—凝视

这个“洞词”、这个“血肉之洞”、这个——我引用原文——“血淋淋的未完成”、这条“海滩上的死狗”［第48页］，已经多少次在各位耳中回响？这个词就是 Lol、Lola，一个何其女性化的名字，末尾有其小(a)，有其性化性质。

它以一种奇特方式同 Valérie 的少许残余——一个 V——以及姓氏短促的密度粘合起来。

LACAN

MONTRELAY 女士，您有没有勇气跳进水里？

您在这部作品、这篇文本中定位得如此出色，请尝试把它传达出来。当然，您的笔记可以作为支撑——其实那不是笔记，而是一篇文本——但别照着念。因为我仍然认为，倒不是说它传达不了，而是说，比起您直接“说下去”，照读的承载力要弱一些！

即兴讲吧，照您绝对有能力做到的那样把事情讲出来，因为我认为这很重要……Michèle MONTRELAY——我没有准备即兴发言。

LACAN

不必即兴，但请说出您要说的。总之，这可能是一个故事、一个心理故事；人们确实可以一直追溯到 Lol V. STEIN 的童年。［《向 Marguerite Duras 致敬：论〈Lol V. Stein 的迷狂〉》（E.L.P.）］不过，大家知道，美国人惯于用一个首字母……用首字母表示第二个名字的存在；这让其中的独创性有所减弱。

第一个名字是缩写，它是 Lola。这个 Lol V. STEIN 绝对不是心理学。我的意思是，人们会谈到她也许一直以来的奇异；但关键在于某个独一时刻发生在她身上的事，而她始终——如果我们作心理学，也许会说从外部——钩挂在它周围。

她始终钩挂于这样一个事实：某个美好的夜晚，她同当时的未婚夫在一起，一位第三者、一位迷人的女人走进来；未婚夫看见她，事情就此完成。他们会在晚会结束时一起离开，而一切真真正正发生在所有人眼前，不只发生在 Lol 眼前。

Lol V. STEIN 此后一生中将要发生的一切……

特别是向我们讲述的事情，由一位我们不认识的叙述者讲述。

到了书的中段，距离受到跨越，叙述者显露自己。

距离受到跨越：是我——是他在说话，并追上自己进入 Lol V. STEIN 生命的那个时刻……同这个人物将要发生的事——这个人物如何被遇见——显明了 Lol V. STEIN 围绕那场创伤场景停留在何种状态。

从那以后，她本质上是什么，正是 MONTRELAY 女士要尝试向各位解释的。今年我能够就主体及其支撑说出的东西，真正在那里得到说明；这种说明没有一刻声称自己是结构主义的或分析的，它只是用更具照明力的词语陈述事情，结果结构本身就在那里被写了出来。刚才，MONTRELAY 女士为各位读了一段其中出现“洞词”的文字。这个就在文本之中。

文本中还有许多别的东西；这篇文本似乎……

Marguerite DURAS 与我都没有做过任何事来彼此相遇……却同我今年向各位提出的主题本身相契合。

请按您的意愿、按您能做到的方式重新开始；声音稍微大一点，节奏再稍微鲜明一点。

如果可以，就放下您的文本。我会很高兴，因为您一定还有许多话可说。

或者，适时读几段 Marguerite DURAS 也可以；一定要让它传达过去。

Michèle MONTRELAY

也许最好是我先读完手头这份东西，然后再看……我刚才说，这个客体就是一个词，就是 Lol。我还说过，Lola 失去了 Lola 中的 a，失去了性化性质，于是变得匿名。不过反过来说——我想我还没说到——Lol V. STEIN 这个名字让人满口都是。

总之，在这个语词序列中，我认为我们重新找到 Serge LECLAIRE 围绕秘密公式“POOR (d)J'e-LI”所强调的那些特征。

这些特征在我看来如下：

1. 公式涌现时的短促性，它恰当地呈现了我们先前遇到的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某种东西”之出现；

1. 以颠倒形式呈现在中央 V 中的顶点：一个叉子、一个未完成的三角形；

1. Lol 一词所具有的自然翻转，其正面等同于反面；但这样一来，我们究竟还能谈论翻转吗？这是另一种东西。

1. 最后是这个公式的魔法性质；至少它在小说中显得“具有魔力”，因为它代表着 Lol 本应说出的主导词，从而永远闭合意义回路。

这些都只是推测。不过，正如 Marguerite DURAS 强调的，当 Lol 说出一个专名时，她没有能力命名——我稍后或许可以找回那段引文——那么，这个既在场又缺席的词，很可能远非在此支撑象征秩序，而只是在试图证明不可解释者的正当性，也就是出生之谜。

第二，我们可以非常简短地指出，Lol 的女性气质在叙事中以何种歧义、何种不连贯显现。人们很容易认为，被那对情侣遗忘、被算作什么都不是的 Lol，表面上也没有受到父母欲望；她不知疲倦地重复这项经验，因为它可以使她为他人、尤其为自己阐述她那谜样的女性气质。在这部小说中，坐标的缺席、菲勒斯能指的稀少令人震惊；Lol 的性结构似乎远在俄狄浦斯结构以前，处于 PERRIER 与一位合作者在《精神分析》第七卷中谈到的那种同空无的关系里[注3]。

> [注3] F. Perrier、W. Granoff：“女性的倒错问题与女性理想”，载《精神分析》第7期，第141—199页，PUF，1964年；后收入《欲望与女性》，巴黎：Flammarion，2002年。

但在结束这次报告以前，我们也许有必要概述小说的后续情节。

舞会之后、危机之后、随后的疯狂时期之后，Lol V. STEIN 结了婚，有了三个孩子，在一座美国小城中十分循规蹈矩地生活。婚后十年，她回到故乡；一个个下午，她不知疲倦地像牵着孩子散步那样带自己的身体散步，并遇见另一对情侣：昔日的朋友和一个男人。她选中了这个男人，决定以最奇怪的方式爱他。

事实上，这个男人必须尽可能频繁、尽可能彻底地同一个女人一道遗忘她；尤其是，他会、也必须把这个女人视为女性气质的极致。这个女人曾参加那场舞会——同时也是属于她自己的舞会——当然是整件事之魅力不可或缺的条件。

Lol V. STEIN 出于如今很容易定位的理由构想了这场巨大幻想；Tatiana 的情人试图一点点解读它："我渴望，"他宣称，"像口渴者那样饮下从 Lol V. STEIN 言语中流出的雾蒙蒙、淡而无味的乳汁，成为她所编造之物的一部分。让她带走我 [⋯] 让她把我同其余东西一起碾碎；我会俯首听命，但愿自己同其余东西一起被碾碎，俯首听命。"[第106页]

叙述者 Jacques HOLD 接受的就是做这件事：在城边一家旅馆同 Tatiana 见面，而与此同时——

Lol V. STEIN 躺在一片黑麦田中，看着、看着⋯⋯看什么？

先看有时从窗边经过的情人们；接着，窗边自然再无一物，只剩对 Lol V. STEIN 的遗忘，而 Jacques HOLD 全力将这场遗忘进行到底，使三人组获得最大满足。

什么秘密意图攫住了 Marguerite DURAS，驱使她锻造出这样一个令人惊骇、如此疯狂、每个细节的不合逻辑又如此合乎逻辑的故事？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就叙事中的人称用法作第三组说明，尤其是第一人称——Jacques HOLD 的人称——所获得的那种不同寻常、奇异的广度。首先由此得出：

- 第一项说明：由于我们唯一的知识建立在一种欲望中——而欲望本身又被捕获在一套幻想的网中——这种知识永不固定，始终是相对

的，是诸多可能、诸多故事中的一个。我认为，某些当代音乐作品，例如 STOCKHAUSEN 的作品，也以这种方式显现。

- 第二项说明：大他者的欲望制约小说的空间，换句话说，制约它的结构。这个空间向八面来风敞开，其中一人的欲望——姑且说是外部的——能够在所有点上同另一个被假定处于内部之人的欲望相交。一人的欲望如何能够同另一人的欲望缝合？这取决于对象a；我们很快会再次找到它。

- 第三项说明：如果不在另一个人的欲望论述中，就绝对不可能说明主体 Lol，不可能使她以这种存在性质、这种有时“令人窒息”的真理涌现。换句话说，如果不在另一个人的欲望论述中，就不可能在她欲望的零点把握 Lol。

- 第四项说明：我们远在 cogito 以前把握这个主体。关于她的任何东西都从未以一、唯一者的形式得到表述。她的情人这样谈她：

  “这是我对她的第一项发现：对 Lol 一无所知，就已经是认识她。在我看来，人们还能知道得更少，对 Lol V. STEIN 知道得越来越少。”［第81页］

顺便说一句，这个爱的定义在我看来并不坏。不过，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是：这个雾蒙蒙、淡而无味、没有观念——一个观念也没有——的主体，却是小说中唯一的主体；她思想、操纵自己的世界，追踪并摆布那对情人，直到哪些地方，我稍后会讲。

这是因为必须从大他者的欲望与对象a之间永恒的分割中把握主体。这个客体又出现了，而且在小说后半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在场。那

双凝定、大睁着、吞食并吸收一切、决定一切的眼睛，那道迷失在黑麦田刺起麦秆中的巨大凝视，就是这个令 Jacques HOLD 着迷、把他拖入幻想——拖入他的幻想，或小说的幻想——的对象a。

LACAN——我想是在上周——告诉我们的东西，我逐字引用："正因为我就是对象a，我的欲望才是大他者的欲望。"

所以，在这篇叙事中，第三人称实际上是第一人称；第一人称必须被当作第三人称来把握。这是一场句法与欲望的游戏；十八世纪某些小说已经表现过它，我尤其想到小 CRÉBILLON 的《心灵与精神的迷误》："侯爵夫人暂时被逐出局；她五点钟离开。"

从 FLAUBERT 开始可以定位的新小说，在说话者与客体的繁茂、增殖之间留出一个间隔、一处欠缺、一次停顿、一片沉默；这就是主体。

不要弄错：善于让沉默被听见的 Marguerite DURAS 也用第三人称说话。

LACAN

各位刚刚听到的是一篇非常重要、非常有意思的文本。我们会设法让各位能够读到它。

这里有没有人——我知道，在我身边已经有不少人没有错过 Marguerite DURAS 的这篇文本；如果他们能就我们刚才听到的内容发表意见，我会很满意——有人对此有话要说吗?

为了让各位感受小说的基调，我要亲自读一小段自己选出的中央章节。

只要刚才发言者的声音已经传到各位耳中，我想各位对小说的情节织体就已经了解得足够清楚，这个章节也能因此取得价值。那个年轻女孩、那位年轻女人很快嫁给一个利他型男人；他把她当作一件残骸，以某种方式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十年以后，这件残骸相当好地浮在水面上；她回到自己的原初地点，回到名叫 S. Tahla 的故乡——人们本可以警惕那里对她构成的危险，尤其是所谓"记忆"的危险，而对于遭遇哀悼的人，人们应当避免唤起记忆——并重新住进这座城市。

正是在那里，某天她游荡时，将遇见一个早已在她视野的地平线上显现过一次的人——不能说是在一场相遇中：他进入了她窗口的场域。那就是叙述者；他既是一个实体、典型的情人，又是她所跟随的人，是那个即将占据这处洞、这道裂口之位置的人；她作为主体的全部存在总体上就是围绕这道裂口组织的。

她跟随他，在街上遇见他之后，等待他所等待的东西，也就是那个她预感、猜想他约好见面的女人。

"她果然来了，从一辆挤满乘着暮色回家之人的公共汽车上下来。

> 她一朝他走去，就以那种圆转、非常缓慢、非常柔和的摇摆步态行进；在她行走的每一刻，这种步态都使她成为她对自己隐秘、绵延不绝的爱抚与奉承之客体。Lol 一看见那团蓬松而干燥的黑发，看见下面那张很小的白色三角脸被一双巨大而澄澈的眼睛占据——那眼神有一种荒凉的凝重，来自身负这具通奸身体那不可言说的悔恨——便向自己承认，她认出了 Tatiana Karl。"[第58页]

也就是见证过最初那一幕的女人。

“直到这时，她才相信，那个数周以来远远地、到处漂浮的名字终于在这里：Tatiana Karl。

> 她谨慎地穿着黑色运动套装，但头发打理得非常精致，别着一朵灰色花，用金梳盘起。她费尽心思固定这款脆弱的发式：一条又长又厚的黑色发带从脸侧经过，为澄澈的眼神镶上边缘，使它更加辽阔，也更加哀伤。本应只让一道凝视触碰、不能任其留在风中而不遭毁坏的这副头发——Lol 猜想——一定被她囚禁在一层深色面纱中，这样到了那个时刻，就只有他能着手打开并摧毁它那令人惊叹的轻盈；只须一个手势，她便会沐浴在垂落的秀发里。Lol 突然记起这副头发，并清楚地重新看到它同眼前这副头发并置。”[第58—59页]

于是，她看见他们汇合：

> “他们相隔一步走着，几乎不说话。我想我看见了 Lol V. STEIN 一定看见的东西：他们之间有一种惊人的默契；它并非来自相互了解，恰恰相反，来自对了解的蔑视。他们带着同一种沉默惊愕、恐惧和深切冷漠的表情。越靠近彼此，他们走得越快。Lol V. STEIN 窥伺、孵育、制造着这对情人。他们的步态瞒不过她。他们并不相爱。这对她意味着什么？至少其他人会这样说。
>
> 她不同，但她不说话。另一些纽带把他们置于一种控制之下；那不是感情，也不是幸福，而是另一种既不慷慨赐予痛苦、也不赐予欢乐的东西。他们既不幸福，也不痛苦。他们的结合由无感构成，是一种他们暂时把握到的普遍方式，一切偏爱都被排除在

外。他们在一起，像近距离交错而过的列车；周围血肉与植物的风景相同，他们看见它，他们并不孤单。人们可以同他们结盟。他们沿着相反道路抵达同 Lol V. STEIN 相同的结果：他们不停地做、说、试图欺骗自己、离去又返回、说谎、失去、赢得、前进、再次返回；而 Lol 则凭借什么也不做。”［第59—60页］

正是在这里，她跟随他们来到那家旅馆——城里人人都可安心庇护秘密恋情的旅馆。

“Lol 熟悉这家旅馆，年轻时曾同 Michael Richardson 去过。”——就是抛弃她的情人——“也许她散步时有时会走到这里。Michael Richardson 正是在这里向她许下爱情誓言。那个冬日下午的记忆也沉入无知之中，沉入 S. Tahla”——这是城市的名字——“在她脚下缓慢、逐日发生的冻结。”［第61页］

所以，正是她从这里走向那场著名的赌场场景；那场景从她那里撕去了某种东西，随后终其一生留给她的，便是这个洞——这个如今只有一圈谎言取而代之的洞。[注]她抵达的正是这里。

[注] Staferla 与 ELP 1965年6月23日速记本都保留了断裂句法 qui lui arrache celui qui reste ensuite… ce trou；其中阳性代词 celui 没有清楚先行词。Gallagher 的独立英译也基本逐字保留这一断裂。它不支持把 celui 补成“某个人”；正文只作最低限度的句法重建，把它后指为“留下来的东西 / 这个洞”，并明确标出不确定性。

“我看见她如何抵达。她很快来到黑麦田，任自己滑进去，坐在其中，继而躺下。前方有一扇亮着灯的窗户，但 Lol 远离它的光。她没有闪过关于自己正在做什么的念头。我仍然相信，这是她第一次毫无置身于此的念头而待在这里；如果有人问她，她会说自

己在休息。休息那抵达这里的疲惫，休息随后会来的疲惫，休息不得不再次离开的疲惫。无论活着还是垂死，她深深呼吸；今晚的空气如蜂蜜般甜，是一种令人精疲力竭的柔美。她不问那种使她躺倒在田野中的奇妙软弱从何而来。她任它行动，任它填满自己直至窒息，任它粗暴、毫不留情地把自己摇进 Lol V. STEIN 的睡眠。黑麦在她腰下沙沙作响，那是初夏的新麦。一个女人双眼钉在明亮的窗户上，倾听空无——以这场并不存在、不可见的景象为食，吞食它；那是一间有别人在其中的房间之光。

某种记忆的回忆从远处伸出仙女般的手指，悄然经过。Lol 躺到田间不久，它便轻触她；它在夜深时分的黑麦田里向她展示这个女人：她凝视一扇小小的矩形窗户，一方狭窄、如石头般受到限制的舞台，尚无任何人物在其上出现。也许 Lol 害怕，但怕得如此之少；她怕自己可能同其他人发生更大的分离。尽管如此，她知道，有些人会挣扎——昨天的她自己也会——只要一点残余理性让他们惊觉自己身处这片田野，他们便会跑回家。但这是 Lol 最后一种习得的恐惧，是今晚其他人若在她的位置就会感到的恐惧。

他们会勇敢地把它囚禁在胸中。可是她恰恰相反，她珍爱它、驯服它，用放在黑麦上的双手爱抚它。

旅馆另一侧的地平线失去了一切颜色。夜晚来临。男人的影子穿过光线形成的矩形。

先是一次，然后反向再一次。”[第62页]

正是在这里，她如在一场影子戏中跟随情人们的整场周旋。结尾是她回到家：

> “她丈夫在街上忧心忡忡地等她。她撒了谎，人们相信了她。[…]对她丈夫而言，Lol 曾对 Michael Richardson 感受的爱情，是妻子忠贞最可靠的保证。她不可能再次找到一个完全按照 T. Beach 那个人的尺度制成的男人；否则，她就必须发明他，但 Jean Bedford 相信，她什么也不发明。”——她的丈夫［第65—66页］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 Marguerite DURAS 在其中运作的那些维度与界域，并非没有某种侧面的幽默。

至于这里得到证明、并可以展示的东西，正是 Lol V. STEIN 这个存在。我们可以围绕她重新提起今年的许多主题，甚至包括刚才所做的，对专名功能与用法的讨论。这项功能在书中不同时刻、几个特殊点上得到阐述，而且恰当得简直可以成为一项疑问的客体；但通过今年的工作，我们已经知道，专名的这项功能同主体这个中心座位的一切内容深刻一致。这个座位在这里以最为清楚的方式，由“洞”一词、由欠缺的词、由“洞”这个词或“洞词”来代表。

相关知识卡 杜拉斯《Lol V. Stein 的迷狂》：洞词、专名与客体—凝视

这个存在由 Marguerite DURAS 小说标题中的专名来指称；而它只有作为那种核心客体、那种对象a的形式存在，才在小说中真正得到明确、体现与临现。某种作为一道凝视存在的东西——但那是一道被隔开的凝视，一道客体—凝视——我们在多处看到它。这一场景不断重演、受到节奏切分、一直重复到小说结尾：即使她已经认识那个男人、接近他，并实际上钩挂在他身上，仿佛由此同那个从她自身分离出的主体汇合——只有她能承受这个主体，而在小说中也正是这个主体支撑她；正是对这个主体的叙述使她得以在场。这里唯一的主体就是这个

客体：这个孤立的客体，以某种方式自我放逐、受到禁逐、坠落在根本场景的地平线上；它就是 Lola Valérie STEIN 所是的那道纯粹凝视。

相关知识卡 杜拉斯《Lol V. Stein 的迷狂》：洞词、专名与客体—凝视

然而，它又是小说中唯一的主体，所有其他人物都围绕它得到支撑、转动并存在。正因如此，刚才有人向各位指出小说发生的这种转向——从古老、传统的小说……

刚才用小 CRÉBILLON 那个主题和门房小说的套语“侯爵夫人五点钟离开”给各位作了非常漂亮的说明——某种小说曾一度认为必须排除这种规则与模态，向我们表明，事情只有以某种独白的形式才能得到引入和激活，而这番独白像“传物”游戏中的物件一样从小说的一位主人公传到另一位主人公……这里重新找到的，无疑是一个以第三人称说话的人物，但他无处不在；他滑动、经过，以某种方式从外部看见事情，而且违背 POLITZER 的原则，确实在说话，并用第三人称讲述故事……

恰恰因为采用这种方式，才得以在某处让客体以一个坠落的客体、一个脱离的客体、一份存在的废物之形式临现；后者就是我们看见以如此高度的在场体现于一部小说中的那个根本存在——在我眼中，我想也在已经读过它之人的眼中，以及以后会在这里读它之人的眼中——它以最疯狂的形式呈现某种配得上主体性之名的东西。

总之，这就是 MONTRELAY 女士为各位引入……愿意为各位准备的东西。

如果有人对此有一句话要说，请马上说。

André GREEN——您能提醒我 Jacques HOLD 的名字怎么拼吗?

LACAN——H. O. L. D.

André GREEN

好，那么我们有 Lol V(alérie) STEIN；然后有 Michael RICHARDSON 与 Tatiana KARL；还有 Jacques HOLD。我只是围绕专名功能，以及某些在这里不断重复的能指所产生的效应，想到几项说明。

这里欠缺的 a 无论如何无法被忽略；这个 a 在 Tatiana 这个名字中异常地重复三次，也恰好出现在她的姓氏中，构成这个姓的中央元音。

所以，这已经是第一个完全值得定位的要素。

另一方面，在 RICHARDSON 与 KARL 之间，我们也有某种让两个音素片段相互对应的东西；它处在连接两位主人公的纽带中。这里已经欠缺的东西可以在名字层面定位，即那个恰好从 Lola 的名字中被截去的音节 a。这个 a 一方面在 KARL 那里重新出现；我们看到，它同 RICHARDSON 名字里的 a 相对应。另一方面，当然也可以追问，-son 这一词尾显然牵涉一条子嗣纽带的生成，在何种程度上……[注]

> [注] 英语 son 同时是“儿子”，而姓氏 Richardson 依构词即“Richard 之子”。法文可以直接保留 -son / lien filial 的词形回声；中文只能在译注中补出这一双关。

最后，HOLD 这个名字的中央元音，恰好保留了 Lola 层面被截去的东西；这当然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就是这几项说明；对刚才通过主体性向我们呈现的东西，它们也许可以成为研究客体。

Michèle MONTRELAY

关于 Lol，我还有一件事没有说：如果用小写字母写，它就是“一、零、一”：l、o、l。

LACAN

好，Jacques-Alain，轮到你了，老伙计。你进入这条道路稍晚了一点，那么冲吧。

总之，我想各位会在假期里读这本小小说。

两个半小时就能读完，但可以重读二十遍。

请宣布你的主题，因为刚才我没有替你宣布。

Jacques-Alain MILLER

我唯一的任务，是向各位介绍一篇刊登于《Diogène》、题为《美国的精神分析》的文章，作者 Norman ZINBERG[注4]。

> [注4] N. E. Zinberg：《美国的精神分析》，《Diogène》第50期，巴黎：Gallimard，1965年。

Jacques LACAN 希望各位了解这篇文章；我自己也直到几天前才看到。看来，他找到的那些人中，没有谁愿意承担这项所谓有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所以，这是一篇无人接手的文章，而我只会简单概述它。

但不要以为我这样说，就表示自己对即将让各位听到的内容缺乏兴趣。向各位介绍 Norman ZINBERG 先生所描述的美国精神分析，至少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提醒说话的我自己，以及听我的各位中的一些

人，所有战线都有战斗需要进行——政治的战斗和理论的战斗一样；而我们首先正是在美利坚合众国遭遇对手。

当我揭露美利坚合众国给精神分析带来的瘟疫时，只是在追随一种警觉；据我所知，

Jacques LACAN 从未停止宣示：面对美国由 FREUD 出发阐发的东西，面对其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甚至这个国家的大学也过于频繁地向它低头——这种警觉势在必行。

Norman ZINBERG 的文章价值在于，作者显然参与了他所揭露的美国精神分析。这不是某个受到大师话语煽动的拉康派，为了支持大师的主张而前来提供一份迎合其目的的描述。

这篇文章从两个方面证明了美国精神分析的状态：

1. 它毫不含糊地说出在那里肆虐的瘟疫；

1. 它表明，知道瘟疫正在肆虐的作者本人，仍然受到感染。

证据只需看他对弗洛伊德学科所下的定义：他把它称作最为包罗广泛的一般心理学理论，因为它据说从适应的角度考察个人同自身及环境的关系。

此外，ZINBERG 先生并未显现出特别出色的理解力；说到底，他在智识层面颇为不足。等我为各位读出这段滑稽的精神分析认识论，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二十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两套思想体系，是 Herbert Spencer 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 Karl Marx 的经济决定论。粗略而言，而且极度简化，Spencer 的哲学把人的本质理解为斗争与竞争——

人人为己，自然选择排除相互协助。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要求每个人帮助他人，为社会更重要的目标放弃个人诉求；它体现在这样一种观念中：每个人的身份都消散于国家、甚至工厂之中。精神分析作为哲学，处在这两个概念之间。第一种社会理论似乎过于接近原始人类不受约束的攻击性；第二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对人闪耀着乐观主义，却似乎过于恐惧个人诉求。精神分析考虑人的根本本性同其环境之间的冲突；尽管它对本性深处颇为悲观，却不放弃解决问题的希望，因此为二者提供一项折中。”

这就描画了 ZINBERG 先生，足以描画他；但也正因如此，他本人对“美国的精神分析”所作的描画更加有价值。简言之，那是一场灾难。精神分析即将死亡，几乎已经死了，分析家也一样。如何治疗？机会很少，得到“第二次机会”的可能性极少。

这正是 ZINBERG 先生自己的说法；文章结尾，他提出一种治疗办法，但全文已经清楚表明，除非美国社会发生彻底颠覆，这种治疗绝不可能成功。ZINBERG 先生的这句话是：

> “我们必须抵制对自己学科的推销。这样，也许我们会有第二次机会。”

那么，美国的精神分析死于什么？美国精神分析为何失去了第一次机会？ZINBERG 先生借用 Eric ERICSON 的一个说法作答：“它死于一种伦理疾病。”

什么是“伦理疾病”？美国精神分析死去的这种伦理疾病究竟是什么？

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它死于自身的成功。

不过，这一点……我们都知道，美国生活中没有任何领域不受精神分析影响。我只引用文章中证明这一点的一段话：

> “报纸证明了大众传播媒体如何吸收并散布精神分析观念。大型新闻机构甚至会在新闻中报道普通口误，暗示说话者由此泄露了一种不同于、通常也相反于他原本想表达的感情。最好的例子来自1960年政治竞选，因为 Nixon 先生当时常有 lapsus linguae［口误］。谈到自己的竞选搭档 Henry Cabot Lodge 先生时，他把后者称为‘我尊敬的对手’。新闻分析家若被剥夺‘情绪氛围’‘攻击意图’‘个人野心’等许多说法，恐怕就不会谈论这个世界。人们不断使用最初来自精神分析的观念，而其中不同寻常的一点，是如今不必再指出它们专属于精神分析；它们已经受到完全接受，成为语言的一部分……”

LACAN

趁你刚刚谈到它，我现在就想钉住一点：Eric ERICSON 在《青年路德》中说的并不是侵袭精神分析的伦理疾病，而是这样说：“恰在我们试图——这里用的是未完成过去时——以完全科学的决定论，为少数人发明一种治疗方法时，我们却被带去在大众中传播一种伦理疾病。”

也就是说，Eric ERICSON——先不管应当把他放在哪里——无论如何比例如更偏文化主义的 SULLIVAN 更接近根本的弗洛伊德环境，不是吗？

所以，Eric ERICSON 写道，他把分析的结局视为美国社会身体上的一种伦理疾病。

Jacques-Alain MILLER

您在一个非常确切的点上纠正了我，也就是这段引文发生了简单错位：把精神分析本身理解为一种伦理疾病。但在我看来——我刚才谈的恰恰是这一点——这种伦理疾病不能被说成只侵袭社会身体。倘若它侵袭社会身体，精神分析家就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他也会受到这种伦理疾病侵袭。

因此，ERICSON　这段引文实际所说的是：“精神分析传播了一种伦理疾病。”

而现在看来，精神分析之所以能够传播它，是因为自己也受到感染；反过来，这种瘟疫的扩散又侵袭精神分析。精神分析不仅服务于日常语言，也为一些仍以某种方式保持碎片化的实践提供了统一语言。例如，对社会科学而言：“约在1930年　Laswell　的著作出版以后，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与人类学家开始关注个人及其人格同环境的关系。于是，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精神分析。等社会人类学家加入前述群体，功能与兴趣的大规模重叠便开始了。此外，人们试图摆脱思想的两极化，即理论与经验主义的二分，走向 Merton 所谓的中程理论。”

换句话说，ZINBERG 说，精神分析在这里为社会科学发挥了必要联络者的作用。

现在再看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例如电影；ZINBERG 先生也承认精神分析在其中发挥相同功能：

> “作家与精神分析家在一种简化、无菌化的精神分析中，找到了他们所寻求的广泛人类主题。”

所以，无论社会科学还是电影，我们都看到如此受到扭曲的精神分析充当统一语言，把碎片化实践汇集起来。然而，精神分析的成功与传播还不是伦理疾病。

精神分析传播了何种伦理疾病？它本身变成了何种疾病？

精神分析——这一点我们也早已知道——在美国前来支撑误认阶级斗争的功能。

对阶级斗争的这种误认，如今已被包含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之中。

我们知道这一点，也读过《现代》杂志中许多揭露它的文章。这里，我只引用下面一段，因为它仍然来自看起来、也确实受到这种瘟疫感染的 Norman ZINBERG 先生，故而具有价值。

“每当人们有组织地努力弥补 ZINBERG 先生所谓的社会缺陷，就会求助于精神分析家——以及精神分析取向的精神科医生——要求他同少年法庭、刑事法院、监狱、感化院协作。社会机构、教会和教育机构——从幼儿园到大学——请他担任顾问。工业界越来越多地请求他协助处理人事问题，并依照工人的力量与能力进行职业指导。有时，人们会就更广泛、具有国家或国际重要性的问题寻求他的帮助；今天，他也成为许多联邦机构的成员。”

但这还不是精神分析的伦理疾病。要知道它是什么，也许必须指出这句话："一旦人们承认接受分析是一件得体的事，那么有能力负担这种治疗，本身就是一项胜利。"

这是什么？无非就是 ZINBERG 先生本人所谓那种支配美国金钱关系的炫耀。

自 TOCQUEVILLE 以来，每一位本土或外国观察者都注意到：人们依恋金钱与物质财产，并渴望展示、炫耀性地使用它们。只不过，如果受分析者前去接受精神分析，是想炫耀自己负担得起，那么分析家本人——ZINBERG 先生告诉我们——所追求的则是维持自己的"科学身份地位"。

换句话说，在这种分析关系中，我们是否应当标明，精神分析本身具有一个对象a的地位？这或许可以汇集在一句话中："美国的分析，就是用来炫耀的分析……"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精神分析的病确实是"推销"，正如 ZINBERG 先生在文章结尾所说：停止"推销"精神分析，离开炫耀，离开身份地位。

精神分析已经变成这个对象a；那么，它对整个美国社会发挥何种功能？

这里还必须找出 ZINBERG 先生说的一句表面寻常——至少对他而言寻常——的话："对美国'新富阶层的动力物质主义'来说，一切都可以修复。"

事实上，误认阶级斗争不过是这种普遍缝合的一个特殊规定；美国社会……美国社会给自己设定了实现这种缝合的目的，而且它以一个铭刻在宪法中的名字为人所知：“追求幸福”。

追求幸福，追求人同环境的适切，追求适应；也许这就是乌托邦。

无论如何，它在根本上要求诱饵，也就是对象a的功能所具有的诱饵。这个诱饵使可修复性成为可能，使完整性成为可能。看来，精神分析已经在美国前来支撑它，而这一点在这篇文章中得到承认。这样，各位便能理解精神分析的死亡；它只来自精神分析的颠倒。

美国发生了精神分析的颠倒；如果精神分析只有服从不可修复者才可能成立，如果精神分析的终点——假定这个词有意义——是承担那个在拉康代数中名为存在之缺的不可修复者，那么，精神分析家的慌乱又有什么值得惊讶？

关于什么的慌乱？关于他的欲望！我们仍可在 Norman ZINBERG 先生那里读到这一点：

> “精神分析家围绕自己的工作存在某种身份问题。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试图改善人类的健康状况吗（无论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还是相反，他们在使用一种使研究精神机制成为可能的技术、工具？或者，他们借助日常经验，正在建构一套旨在同时解释健康与疾病的广泛心理学理论？”

问题是：精神分析家想要什么——这里的想要，就是欲望那种独特的意欲？分析家的欲望是什么？

而我们很早就已经知道，这同另一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精神分析是哪一种科学？

在美国精神分析的这幅图景之外，还缺另一幅，但内容不会太多：社会主义阵营的精神分析。不过，我对此一无所知，所以不会为各位画这幅图。我只引用 Jacques LACAN 在1955—1956年某次研讨班中的一句话——我没有更确切的参照——Jacques LACAN 当时说：“我们认为，精神分析在东方遭遇的防范是有根据的。”

是的，Jacques LACAN 无疑是对的：与其要这种精神分析、这种染上瘟疫的精神分析，不如不要精神分析。

但你们，拉康派、拉康派分析家，必须知道——而你们无疑也知道——自己是 FREUD 得到复归之真理的守护者；你们人数越少，这份守护就越可贵。Norman ZINBERG 先生向你们所有人许诺，精神分析最美好的岁月仍在未来；他在文章开头告诉你们：

> “某些迹象表明，精神分析在美国的影响已经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开始衰退，而它在欧洲与日本的流行无疑才刚刚开始。”他进一步解释：“在西欧与日本，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一个富裕而不可避免地崇尚物质、正在同传统社会决裂的中产阶级，开始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

在文章结尾，他本人也警告你们：

> “保持耐心很困难”——他对美国人说——“但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例子帮助欧洲与日本正在萌芽的精神分析机构避免我们的错误，并让他们的国家免遭如此多的恶劣笑话。”

各位知道，这是你们的任务，也是 Jacques LACAN 让你们承担的任务。各位看到 Norman ZINBERG 宣告，帝国主义国家中正在准备一种可以称作“干部文明”的东西。换句话说，你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一座堡垒，也就是正在受到围困。不过，如果这能让各位安心，我们难道不都知道，美国人的理论同他们的炸弹一样，归根结底只是纸老虎吗？[注]

> [注] Cadres 既可指企业或制度中的管理、专业层人员，也是政治组织语汇中的“干部”。Jacques-Alain Miller 在同一句群中紧接着使用“帝国主义国家”“堡垒”与“纸老虎”等毛主义语汇，使“干部”这一层被有意激活；正文因此取“干部文明”，但不排除“管理阶层文明”的社会学含义。Gallagher 的独立英译作 civilisation of officials，也显示这里不宜只限定为企业“管理层”。

LACAN

人能听到些什么呀！好，很好。

当然，我不会哪怕一刻站出来缓和这些呼吁；天哪，它们恰好向那些人发出……我无法预见，他们会如何处理我这些年来带给他们的东西。如今岁月已经很长，而且开始实实在在地层叠进过去。我希望各位读一读这篇文章，就像刚才有人向各位介绍的那本小小说一样，希望各位了解《Diogène》中的这篇文章。不论我们确实可以在作者某些言论中看出什么限度，它仅凭极其丰富的资讯，就具有很大的文献价值。

作者显然非常、非常接近分析界最核心、最坚实的圈子，尤其非常接近执行层。例如，最近一任代表、如今已经去世的 Maxwell GITELSON 先生就在文章中被提到；文章恰恰谈到他如何掌舵这艘以独特方式卷入某场冒险的船。

各位愿意在长短不一的时期里跟随我的教学，并信任我的话；对各位而言，这篇确实极为客观的报告之意义，就在于让各位察觉：对一个真诚试图定位精神分析、为它作出总结的人来说，分析实际上是什么这个问题如何得到提出。我认为，即使完全撇开文章所揭露的某些过度现象——人处在现场时总会对它们感受得格外强烈，不是吗——这一点也自有其意义。某种风格……我记得有些人第一次去那里以前，只得到我提供的资讯；他们回来时多少真的感到恼火，却并非惊恐。因为在那里，人们通常、平均、在所谓环境氛围中就是这样做的，仍然会看到这一点。对我的普通听众，我想自己只期待他们从阅读这篇文章中得到一点：我不要求人们逐项向我致敬；但至少要知道，提出问题的某种方式，应当使所有人——尤其是在座的分析家——在运作其职能、或思考这项职能时，真正有更可呼吸的空间。

即使我只发挥过这种作用与功能，我也不认为它们无足轻重。

使某种精神生活成为可能，使它不卷入若干死胡同或虚假的二律背反……例如，把生物主义同一种所谓文化主义对立起来；我们知道，这恰恰是美国精神分析的发展中最值得质疑的东西——我说的是文化主义。对此，这篇文章呈现得非常清楚，格外清楚。

对于我已经教给、或继续教给各位的东西，可以说，我必须始终把它进一步推进。我的意思是，譬如，假若我在《罗马会议报告》时就向各位交出某种可以对应于那部我终有一天会完成并交给各位的著作的东西……而我非常有意地没有这样做……那么，各位现在会在其中看见一些东西。天哪，我甚至不能说自己可以把它归功于我传播的东西；即使承认，从我一直特别专注的那个小圈子中有波纹传到别处，也太容易把它们看成回声——回声并不总是我们发出之声的回声；回

声来自别处。说到底，如果今天，就连那些从上一场战争结束以来为资产阶级情结调味的文化涂饰办公室，也在几年间回响着以或多或少恰当的方式使用能指一词，我也不会把这项功劳算在自己头上。

只须说，我使一群人、一个环境，也就是医学环境——在科学问题上，不能说它总以特别领先著称——及时意识到，在别处、在语言学一侧有一些东西；如果他们想跟上时代，就仍须把这些东西考虑在内。

可以说，所有这些都是易逝的一面……但我并没有因此少费力气。如果我让一个环境维持在一种从我刚才非常有意称作“可呼吸”维度来看足够良好的氛围中，那么，这当然是最偶然的一面；天哪，随着时间过去，它只会令那些研究时代轶史的人感兴趣。真正重要的，当然是某项建构的棱线与神经；它缓慢地显露出来，而我相信自己可以依靠以下东西来支撑它：

- 合格的例子；
- 经验的一项明确取向；
- 以及某种不易被置于关切首位、不易被带到某些能够知情讨论问题的论坛前景中的东西。

我能够从这种使用中分离出来的东西显然具有更困难的面貌；而有些我只能用代数字母指称的东西，也恰恰不容易传播。

那些愿意听我说话的人，我召请他们投入的工作之锋芒与效力就在这里：不要把我的话当作悦耳的音乐，用来从远处、近处或别处接收回

声；而要把它当作要求实际努力，要求把我论述所涉及的这种理论实践付诸操练的东西。

此外，不要有人因为这里所说的东西而惊慌——况且，我们唯一的支撑是一篇本身来自美国的文本——不要因我们对美洲当前事态未来的机会以及可能的曲折作出的评论而惊慌；这些东西始终极难衡量。

至于我，到目前为止——天哪！——还没有时间和闲暇亲自去那里看看游戏如何进行…… [Lacan　将于次年前往] 尽管某些人可以说以某种方式在那里代表我；而且天哪，我也惊讶地看到，一些我从未料到的人对我的写作发生兴趣。

我自己认为，事实上，美洲什么都能听进去；只要人们愿意付出努力，甚至那套各位好心、亲切地称作拉康式的学说，有一天也能在那里产生一点自己的效应；它并不因此注定在那里承受某种神秘瘟疫的效应[注5]。同样，我们也不要落入另一个偏差，赋予这种瘟疫过于本质的实体性。

> [注5] 参见《一位精神分析家解释自己……Jacques Lacan 希望精神分析“重新成为瘟疫”》，《费加罗文学报》，1966年12月1日。

对于所有这些，未来的岁月会给我们答案。

今年，各位愿意以热忱、在场和友谊来支持我；在祝大家假期愉快以前，请让我向各位致谢。

《贵妇人与独角兽》 [课次目录](#Table_des_seances)

视觉



味觉



嗅觉



听觉



触觉



献给我唯一的欲望



三只鸟

THEOCRITUS

《牧歌》第十一首：独眼巨人（E. CHAMBRY 译注）

NIKIAS[1]，在我看来，要对抗爱情，除皮埃里得斯诸缪斯以外，再没有其他药方、油膏或粉剂。

这种温和而愉悦的药方掌握在人手中，却不容易找到。你是医生，又特别受到九位缪斯钟爱，我想你很清楚这一点。无论如何，当我们那里的独眼巨人、古老的 POLYPHEMUS[2] 爱上 GALATEA，在胡须刚

开始遮蔽嘴唇与鬓角时，正是这种药方使他的生活最可忍受。他表达爱情，不是送苹果、玫瑰或一绺头发，而是真正陷入狂乱；在他眼中，其余一切都无关紧要。

他的羊群常常从青翠牧场独自回到圈里，而他从天亮起就一动不动地待在铺满海藻的岸边，唱着 GALATEA，为她憔悴；强大的 CYPRIS 把箭刺入他的肝脏，使他的心受到深深创伤。但他找到了药方：坐在高高的岩石上，双眼望着海面，这样歌唱：“洁白的 GALATEA，你为何拒绝爱你的人？在我眼中，你比凝乳更白，比羊羔更柔，比牛犊更活泼，比青葡萄更有光泽；为何甜美睡眠把我抓住时，你到这边徘徊，而甜美睡眠离开我时，你也离去；为何像看见灰狼的母羊一样逃走？

姑娘，我第一次爱上你，是你同我母亲来山里采风信子的时候：我曾为你们带路。从那以后，我再次看见你，就再也不能停止爱你；但凭 ZEUS 作证，你对此毫不在乎。

可爱的姑娘，我知道你为什么逃避我：因为一道毛茸茸的眉毛横过我的整个额头，从一只耳朵延伸到另一只耳朵；我只有这一道长眉，额头上只有一只眼睛，嘴唇上方还有一只扁鼻子。然而，我虽是这副模样，却放牧一千只母羊；我挤它们的奶，饮下其中最好的乳汁。无论夏天、秋天还是严冬，我从不缺奶酪；我的奶酪架始终堆得满满当当。此外，我会吹排箫，胜过这座岛上的所有独眼巨人；甜蜜、心爱的苹果啊，我为你、也为自己歌唱，经常一直唱到深夜。我还为你饲养十一只小鹿，每只都带有新月标记，另有四只小熊。到我这里来吧，你不会损失什么。让灰蓝的大海朝岸边咆哮；你会在我的洞穴中、我的身旁，更加愉快地度过夜晚。那里有月桂，有挺拔的柏树，有黑色常春藤，有结甜美果实的葡萄藤；还有冰凉的水，那是神圣的

饮品，由树木覆盖的 ETNA 山从皑皑白雪中送给我。谁会宁愿要大海和波浪，而不要这些美物？如果你觉得我毛发太多，我有橡木柴，灰烬下还有永不熄灭的火。我甘愿让你焚烧，直到烧进我的灵魂，也烧掉我唯一的眼睛——我最珍贵的宝物。

多么不幸，我母亲没有把我生得带有鳃！那样我就会潜到你身边；如果你拒绝让我亲吻嘴唇，我也会亲吻你的手。

我会给你带来白色百合，或者带有红色响片的娇嫩罂粟；但前者生于夏天，后者生于冬天，所以我不能同时把它们都带给你。不过现在，亲爱的，是的，就从现在起，我要学习游泳；只要有陌生人乘船来到这里靠岸，我就能学会。到那时，我会知道你们在深渊居住究竟感到什么乐趣。

走出波涛吧，GALATEA；一旦出来，就像如今坐在这里的我一样，忘记返回。答应同我一道放牧羊群、挤奶、加入酸凝乳酶使奶酪凝固。只有我的母亲(3)对我不好，我责怪的就是她。她从未替我向你说过一句好话，尽管她眼看我一天比一天憔悴。我会告诉她，我的头和双脚都在抽痛；既然我悲伤，也要让她悲伤。

唉！独眼巨人，独眼巨人，你任自己的理智飞到哪里去了？如果你去编奶酪架，去收集嫩枝带给羊羔，无疑会明智得多。挤你手边(4)这只母羊的奶吧，为什么追赶逃避你的人？你会找到另一个 GALATEA，也许更加美丽。许多年轻女孩夜里邀我同她们游戏；只要我答应，她们都会放声欢笑。显然，在这里，我也算得上一个人物。”

POLYPHEMUS 就这样用歌声喂养自己的爱情；这种做法让他感觉更好，胜过花钱购买药物。

(1) 这首诗写给 Miletus 的医生 NIKIAS；他也是诗人，也许同独眼巨人一样受到不幸爱情的折磨。他以一首诗作答，我们保留下它的开头："THEOCRITUS，确实如此；爱神常常把先前不识缪斯的人变成诗人。"我们也保留下他的九首短诗。THEOCRITUS 还把第十三首牧歌献给了他。

(2) HOMER 在《奥德赛》第九歌中讲述了 ODYSSEUS 在 POLYPHEMUS 处的历险。ODYSSEUS 进入巨人洞穴后被他扣留，并眼看他吞食六名同伴。后来，ODYSSEUS 把他灌醉，刺瞎他的独眼，从而复仇。

(3) Polyphemus 的母亲名叫 THOOSSA；她同 GALATEA 一样，是海中宁芙。

(4) 这是一句谚语，相当于"满足于你手边已有的东西"。